藏外道書

3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

第三册

李一氓 七日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圖書館藏

已為書訖

南華真經評注	一
南華真經正義	一七一
南華真經識餘	三一四
莊子評議	三六一
淮南内篇評議	三九五
列子評議	四四〇
陰符經發隱	四五〇
道德經發隱	四五九
沖虚經發隱	四六二
南華經發隱	四九〇
莊子章義	五〇〇
老子約	五四三

道德經白話解說	五七五
黃帝陰符經注	六二〇
解黃帝陰符經	六四二
陰符經疏略	六五一
黃帝陰符經玄解	六五七
陰符經真詮	六六五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	六七九
廣成子疏略	七〇四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八洞仙祖合注	七〇九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七一二
太上老君清靜經圖注	七一五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原旨	七四五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七六七
太上老君說黃妙真經	七七八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七八一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七八七
太上說平安寵經　七九六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注　七九九
終南八祖說心印妙經解　八〇六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　八一七
太上道德大天尊說道元一氣經　九〇四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九〇五

莊子序

宋本六本十卷一函共六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字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列子遂意為附會之書不知此以言乎說劍盜跖等篇則可耳至於敘事汪洋恣肆雖要渺抑塞詭譎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大要出於老氏也彼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雄守雌不足求足不足大求大天下後世言道術者不外焉老氏

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他遊譚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旨意粹然無謬於九經而爽慌宏綽足為天下萬世詔閒有

試訾孔氏而陰竊實尊崇之何其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浩淼非有踳沫搖漾之勢而千靈萬聖淵孚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地莊子則其中澖滃澈澹澹澹澹洪濤層起而迭態橫出如屋帘鐙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

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莊生之謂矣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模九經之意而變其刻畫不在一字一句之奇也後世學莊生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嚴之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紗

者得其句法章法而莊子也歟哉之理未臻也得為莊子也歟哉

夫文不程古不登於上品見非卑絕則傖古人之藩籬乃壯夫

熙朝固可寶愛而飄風震雷揚

耆負靈秉睿符彩琪瑤竭生不
精力以從事於著述乃不能棲約
恬敏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
立千載之下與古人並驅齊駕
而徒傷藩籬拾咳嘕以為也又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
而論之莊子者九經之糜子老
子遂有鶡冠子士貴詘稱鶡冠
子遂有子華子華子家語云子

求傳其言亦可悲也余故以為
尤能擴大之信可為百家冠矣
莊子而外則多偽書也列子載
凡倉子遂有元倉子家語云子
民之忠臣也老氏於禮也猶曰
亂首元其說詐為儀秦慊為申
韓流汚為卿愿莊子不失其派
特立之難云

中山蔡毅中題

南華眞經評註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猶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瀾落之功未加。而矜奇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序　馮夢禎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爝火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嬙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環肥燕瘦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竝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而單宗郭氏。廻頭六宮無色。昔人云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不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沈面濡首。廢寢酬者幾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忤。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氷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南華真經評注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南華眞經評註目錄
卷之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卷之二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卷之三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之四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卷之五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卷之六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卷之七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山水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游第二十二
卷之八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卷之九
莊子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之十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南華眞經評註 卷之一 逍遙遊
晉 郭 象子玄 輯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內者對外立名

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

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北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馬以飛也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

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

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異大故耳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弟乃失乎志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

逝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

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已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趣足以自勝而

隔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

之厚

之外事不任力勤不勝積則強垂天之翼不能無待也起之飛不能無風也積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天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基遠也風不積

則天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

九萬里而南爲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適斯有餘矣故小

大雖殊逍遙一也

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

則聚糧須多故其翼則積氣彌厚也之二蟲又何知 二蟲蜩也對大

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及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下爲也

此消遙之人意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

有待皆知年知壽跂尚之所及滅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

以相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逍彼忘我冥此冥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

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鄒大鵬之與斥鴳亭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鄒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

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鎮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鄒擇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

能無待也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秋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

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類也比於衆生眞蛇

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增減夫物未嘗以大微小

而必以小羨大故寒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

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釋矣夫悲生於累累

紀則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湯之問棘亦云

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由哉若開拙默之談所以見乘於言意當墜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哉由之也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猶天而不測。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
實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況萬物之間其
故至人之不嬰乎物。非詩之也。推理而前而
自然與 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古今 也。故夫世事之名目。寫名者非名
肯以物爲事。 也。故夫堯舜者。世之所高。而堯舜而已哉。
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傳
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 人之堯之無用天下爲。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夫堯而堯未嘗有
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窅遊心於絕冥之境。雖

寄生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
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
堯也。自逍遙冥冥內與物同波。名失其所以逍遙也。
之與堯。堯遂識其冥跡。將未已。而於海外而擯
堯。堯所見。內謂與物同波。名失其所以逍遙也。
然未知至遠之所願矣。近而至高之所會者。
又下也。若乃屈然自高。而不夷乎俗者。
斯山谷之上。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
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
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
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
若哉。夫小大之物。皆大其極。而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

鵬鯤大者學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

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楊用脩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趣直發端耳得其所以遊者則此書無往非逍遙篇也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雖異

而彼我二字乃眼目

同于人均彼我彼外無與為敵而塔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無情非夫作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何有大眞而已矣

何所有哉彼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生若死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于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忘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繫

哉故都忘然內境俱得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簫也天籟者萬竅怒呺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使其自取焉則天下參差百族

其實莫不自己而已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隱氣者實有物焉生也莫不現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風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也而獨不聞山林之畏佳乎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大風之所扇動也

鼻似只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此皆衆竅之所似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此略舉衆竅之音殊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嘌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清止也烈風作則衆竅盡虛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分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實及其止則衆竅盡虛寅緣則同名實則異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之刁刁乎

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後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使生物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生生我則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生生此非造物之主宰而何以明其自然也豈蓄蓄而成者謂天籟而成者謂人籟則比竹是而已矣天且不能爲物況人乎故曰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爲使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爲使則道之與物其不同明矣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動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消有如此者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有如此者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發若機栝此蓋恐其發若機栝之興其司是非之謂也其殺如盟其留如詛此蓋動其殺如秋冬之興者

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此蓋事變之興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也物雖不同而刁刁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自然而然形骸異自然則同也

樂出虛蒸此蓋性情之興者喜怒哀樂之情自虛而出蒸而生非自然而然乎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生我自然彼自然彼自然者師我之故自然者師我之故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凡物云云皆自爾非他物爲使也故但非他物爲使也故但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萬情雖舍不同有若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跡而無從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

而存焉莫不皆有也吾誰與爲親存耳自汝皆悅之有情而無形形不顯見也情當其物故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寤言此蓋寤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之乎其有私焉不能賅而存矣故曰不偏則是有所私也存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曰不偏則不能賅而存矣故曰不偏則不能賅而存矣故曰不偏

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眞僞是非之紛然而起道惡乎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小成榮華自隱于道而止于實當見于小成而滅于大全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信其所是非也今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以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物皆自是故無非物皆自非故無是物皆相彼故無非物皆相彼則無非彼無非彼則不見自彼則不知自知其所知自知而知其所不知則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也皆不見其分吾所不能與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夫憑空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而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迹不當者適明其天然而無所由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彼亦自是而非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無是非而是非自彰故能應夫是非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指窮於為非指非指窮於為指非指明無非指馬窮於為非馬非馬明無非馬若反觀相喻與彼我同于自是之與我既同于自是又復相喻與彼之與我既同于彼指復為非指矣此均于指非指均于馬非馬則天下無非指非馬何以明其然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

得復有非之者也今是非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自得而莫能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莫是莫非也可乎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不可已者不可于已者謂之可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夫莛施所橛以爲支楹施所橛以爲柱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一爲彼或毀而彼以爲成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夫成毀者生于自見而不見彼與非也唯達者知通爲一爲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于自得也因是已而不作自得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緣物自得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于一也勞神焉若橛其所不行衛有異之者也今是非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自得而莫能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莫是莫非也以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之謂兩行任天下自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所以成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緣物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于自得也因是已而不作自得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道通爲一也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一爲彼或毀而彼以爲成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夫成毀者生于自見而不見彼與非也唯達者知通爲一爲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不顯其盛故能久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所明自以殊于衆人欲使人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到牛鼓鼻彼竟不明故已之通衛終于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幸不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唯好其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也則彼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彼相與無成而任之各異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

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于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據故滑疑之耀而一之使歸圖域之狹悟怪則是則已不用于物而萬物自用矣物皆自用則莫知其所宗衆人不失其所則就是就非故曰放蕩之變原可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嘗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至此無窮無言言則與有始也者有始也者謂無終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知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非好惡猶未離惑有未始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于無有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都然隨斯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謂乎猶然無經芥于胸中也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形相對待則大山亦可謂小矣故曰大山不得大其大而性足爲大則大山與小豪等矣以性足爲小則小豪與大山等矣故曰秋豪不得小其小而大山足爲大小豪之足未有過于秋豪者也大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此言性足者有分大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矣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無爲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則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同未免于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既已爲一然則將大不類乎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既謂是非又遣其遣之又遣之以至于無遣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後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則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無也者是猶未離惑有未始有無也則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于無有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都然隨斯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謂乎猶然無經芥于胸中也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形相對待則大山亦可謂小矣故曰大山不得大其大而性足爲大則大山與小豪等矣以性足爲小則小豪與大山等矣故曰秋豪不得小其小而大山足爲大小豪之足未有過于秋豪者也大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此言性足者有分大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矣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夫以無爲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則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同未免于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既謂是非又遣其遣之又遣之以至于無遣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後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

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與形同于自得其得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物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夫名謂生于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一與言爲二二與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萬數其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志一者無自一而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夫以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於三況尋其末緒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于各止其自一

已無適焉因是已于各止其自一而有言則至於三況尋其末緒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于各止其自一而無言也則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萬數其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志一者無自一而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夫以一無言也

之所安無適也旦達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遑況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顯而代之乎日者進乎日者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遑況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顯而代之乎進乎日者乎艾之顯而代使已乎至道皆弘哉不釋然神超其若乃物幬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適也深信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宜而我無不怡也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然則物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吾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乎知之都不知乃聽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所謂不知者前是不知其正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明萬物之所正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狙以明美惡之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于彼有或害于此而天下之後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適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其極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其妙其不知後我湯然俱得其極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妙其不知後我湯然俱得其極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其

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固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聽之者。恍惚。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惑。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于所有。而不知歸于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夫其始不推明也。今罹鵷于方閒。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彈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言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虛死。故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予嘗爲女妄聽之。奚若。正論妄言之。復爲大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旣聽妄言之。又以妄聽之。奚旣聽妄言之。又以妄聽之。奚旣聽妄言之。又

王夫之曰有是非

故謂之弔儻卓詭而不識其懸解。解者是旦莫遇之也。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既使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莫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故當付之自正。故當付之自信。以其與物對也。對對終日雖鬧至竟莫能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若而皆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闇。吾誰使正之。使正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王夫之曰齊物論

王夫之曰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

王夫之曰齊物論

王夫之曰齊彤景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然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是非是非死生同死生忘義故彌貫生死而爲一。斯至理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生死而爲一。斯至理也。故曰。至理暢于無極。

皆歷然莫不陽見矣故門弟子之所制而弄景之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開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與得庶幾無遠若乃貪此近因而忘其自開宗物于外喪主于內而受尚生矣譬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于胸中何暫之得有哉

王敔洲曰齊字妙

結宕川曰若若影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而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明而言不知周也而不知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反其夢

王敔洲曰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其適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

結宕川曰若若影

未必非夢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今之不知胡蝶與昔之不知周也而各適其適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

自明而言不知周也

故解覺其非說

一時之志則無異于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其適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開眼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無異于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也今之不知周也而各適其適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所以自驗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駐而今不逝存沒陣之夢于今化矣死生之變言其開義方爲此則不知後夢爲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與于其開義而分心于其間然自以爲知生者病然是也而愚者竊竊然知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爲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

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興廢出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

齊爲上

楊用脩曰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而知也無涯夫舉重構輕而神氣自若氣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脅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

郭云川曰二句起論比自養過近致

郭云川曰首下連言生之過只是虛下文乃實指事

生于矢當而滅于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上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困于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眞大殆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物之自為冏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違己而全生順中以常也

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緣循也督中也尚得中而冥順則事無不可也夫養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

非未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郭云川曰即如萬刀必皮盡未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音節文惠君曰譆善哉

理之具自然牛理又合音節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直寄道理于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所好者非技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但見其閒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官會也司察之心而順理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

郤際之處因其固然而批之令離導令殊窾空也節解窾空皆順牛之體技之妙也常遊刃于空未嘗經槃于

而況大軱乎

軱股骨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

割傷

族庖月更刀折也

折力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不中其理閒也

忧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忧大貌也

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其行遲其動刀甚少

郭象川曰虛
通是容張
自得之謂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
郭象川曰介點
人與自然大定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介偏刖之名
天與其人與
知之所無奈何天
所知人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
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
何若以右師之
內因而形骸外
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無所奈
郭象川曰安命
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人之貌有與也
而足其行曰有與有
非人也
以有與生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
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蘄畜乎樊中
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
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
自得之場
又何求乎人籠乎
養生之妙處也
神雖王不善也
始夫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人弔亦弔
人號亦號
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
怪其不得戶觀
化乃至三號也
曰然則弔
焉若此可乎
至人無情與衆號
耳胡弔斯可也
始也吾以
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嫌其先物
施惠不住

理上往故致此其愛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天併所受名有不成
古之人天而生
不可逃亦不可加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感物大深不止丁當遁天者也
適來夫子時也
定戰
自時
適去夫子順也
理當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郭象川曰夫子即老子通形尸解之說
入也
夫哀樂生于失得也今去通合變之上無
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哉死執生
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
縣解而解
以有係者爲縣解
生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
生之要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窮盡也爲薪猶前薪
命雖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不知
其盡也
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
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
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
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莫知其盡而更生哉

養生主

陸龜山曰逍遥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楊用脩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諸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

焦澹園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感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羣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傷其眾也　三十字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夫君人者動必輿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言而不可輕也而輕用之死者以國量死者以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勝數視之若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以救彼患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宜正得其人雖則百醫守病適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化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于暴人之所行也雖故知其故以養眞寄妙言于聲才幼名歸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揚出者爭善故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凡此二字介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如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名者。相出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必有反眸之怒。無故加諸人之軀。則會與己爭名而反害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鄙。義而服便。爲明君也。苟辱明君。將必有人菑。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與逆錯也。命之曰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與逆錯也。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鄙。義而服便。爲明君也。苟辱明君。將必有人菑。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與逆錯也。命之曰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與逆錯也。而目將熒之。使人眯服。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于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已以從彼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溢也。順始無窮。未肯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雖厚爲害。且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拑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拊之。是好名者也。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而一。言通而不二也。則可乎。曰。惡。可。言未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而采色不定。言衛君充陽之性。充盛于內。而采色不定。如其不屈不伸。至也。采色不定。依人而動。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強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容與其心。而乃抑挫之。以求合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少多也。而一則可乎。曰。惡。可。言未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而采色不定。言衛君充陽之性。充盛于內。而采色不定。如其不屈不伸。至也。采色不定。依人而動。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強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容與其心。而乃抑挫之。以求合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少多也。將執而不化。故守其無固。隋之端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三條也。顏回更說。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

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無所求于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推已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一命若嬰兒之直性也外形委曲隨人之所當爲也成而無疵爲是之謂與人爲徒一事之所當爲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于今而上古書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謫是常教有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寄言于古故雖是責之旨也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雷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異也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蜱天不宜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易之者輕未見其難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于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使心齋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故心自得之場入則鳴不入則止寄言于實而止

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理盡于斯絕迹易無行地難能也無爲則幾欲爲而不踐地不可一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符也體至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

歸藏川曰以上結心

不會干經底蘊以應生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敘來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夫使耳目閒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物物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徒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徒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徵爲聖可以得賢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核見見以見自而求夫之明見耳而責

唯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而不思慮明其所假偷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假偷薄而內熱飲冰者熱發事之難非美食之爲吾未至乎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于內而刑網羅于外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解開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于人爲主不以天下之變應乎世世之師者求之有也

之變應乎世世之師者求之有也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夫事無小大不言以成爲懽者且此神之所儐者不成則怒成爲懽者且此神之所儐者不能免也事若不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道之患理然者且懽成若任之于後而莫足以患心者

混世事見定心則又曉世情則可以出使

順則欲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有所求也戒解若君可逃而救可解則不足成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是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者如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解開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于人爲主不以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解開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于人爲主不以

死夫子其行可矣。（陳無不通救當世欲不可無陰生虛靈不昧自然不測乃信道不篤而惡死之患）

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習接故以其信驗況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遠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甘傷之者反生其怒若過苦傷之者反生其喜兩不失中故難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傳者妄作）妄則傳其不信之也。莫則傳言也。（乳傳過言以丁說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損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體閒歸時之謂言而勿傳也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實則近于全也）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陽好勝也）常卒乎陰。（陰非彼言設）大至則多奇巧。（奇巧不循理）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治與亂對）常卒乎亂。（亂流為酒池）大至則多奇樂。（奇樂非雅樂）以哀有別者始乎悲。（悲哀有別故以其悲哀服也）常卒乎淚。（淚出于悲）凡事亦然。始乎諒。（諒閒歸時之謂）常卒乎鄙。（鄙非常情而要其誠實則近于全）其作始也簡。（簡事起于簡）其將畢也必巨。（夫頃生于簡）其收拾之勢也必至。（夫言者風波也故必至之勢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行之則實喪矣）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安而失其實則安可危）故遽伯玉曰。為人臣者。（為人臣者引之執制則非自吹）無門無毒。（無門無毒則視邦若無人）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一宅心等物以為意也）則幾合矣。（合者合其常情而要其誠實也）何作為報也。（為為作作意于其間）何作為報也。（為為作作意于其間）莫若為致命。（致命盡其實也）此其難者。（難者非彼言設）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殺與之為一）與之為無方。（無方引之執制則自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有方無度則視邦若無人）則危吾身。（危吾身其實已喪）知其所以過。（不知民從之由已故）而不知其所以然。若然者。吾奈之何。（罪過不自吹）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戒慎之正女身哉）正女身。（正女身所以為正身）形莫若就。（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和形全而不同
入者還與同和不欲出者自順世形就而
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
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不小
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
怒臂非不
之道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心而
其決之之怒也則
其怒心知其所以
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與類生愛
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之愛焉之至也

有命而侯絕然而指之不知指之不
回欲衛毀首碎胸
而缺其不
者自順世形就而
大蔽牛犂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
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
不輟弟子厭視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
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
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
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故能若是之壽
之狙狖矣以
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
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
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若此
天而中道夭自掊擊於
是物
之
今匠不明之耳

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
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知散木。以戕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
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曾不趣取于無用而已。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
不知己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
爲社者。且幾有翦乎。爲社亦幾不近于翦伐之
害。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以無用爲保。而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義譽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不可以適河。巫祝知此二者。必
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不可以適河。巫祝知此二者。必
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不可以適河。巫祝知此二者。必
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不可以適河。巫祝知此二者。必
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不可以適河。巫祝知此二者。必
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能無
以生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故解之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無
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樹爲不材。而
幾死之散也。夫無用者。治然不
當則不材之所至。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
不讁。宋
之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三閭四閭。來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
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

與遊其門曰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時眼前盡乎會通之旨耳世之衰盛自是自然不是強扶曰何如德之衰盛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此當盡臨其衰盛之時而求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暇遑成而不敗亂自未生故忘生而不死不知福輕乎羽莫之後而畫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福輕乎羽莫之知載間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忘其性內而無經於外此無為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道莊傳此無為之至易而如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

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道莊傳此無為之至易而如性心以欲忘湯與彼有為之至易而如彼乃得此無為之至易而如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道莊傳此無為之至易而如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御曲無傷吾兄曲盡其自然之妙山木自寇也自伐其材膏火自煎也自取其膏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自明明與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福輕乎羽莫之知載間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忘其性內而無經於外此無為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道莊傳此無為之至易而如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

林疑獨曰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

王荊石曰文機員妙與養生主同而段數轉折更多

德充符第五　德者成和之脩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亦將不與物遷而不得與之道所系者也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之化也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而非我矣故生爲我願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存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晝夜而觀其一時脫然無係爲物之化而待其所不化也

彼爲已以其知知之知也而自得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鑑於止水故莫之能定止衆止也唯止能止衆止也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正正生生之主也

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其所同天下莫不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喪而喪之則物與我無非喪者也

耳謂孔而受命於天8唯堯獨也正之自然者至
命也子首則唯爲然不首則唯爲桎且名當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拘大各自正則兩忘其趣之
幸能正生8以正衆生8幸能正
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
且并爲且反8夫保始之
且并爲且8夫保始之
且并須臾且8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8直寓六骸8所謂
命也而況官天地府萬物8直寓六骸8所謂
象耳118人明日并須日日亦用一8
且并須臾且8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8以不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8失合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應死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8
之乾坤而後人者也8笑且終始
田虧坼不止8止則不明也8欠與賢人處8則無過8
令予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8而猶
過乎8申明師命諸語各之命子產曰子既若是矣8
猶與兌爭奪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形骸者是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陰與陽
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申徒嘉曰8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應死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8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應死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8
之乾坤而後人者也8笑且終始
田虧坼不止8止則不明也8欠與賢人處8則無過8
令予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8而猶
過乎8申明師命諸語各之命子產曰子既若是矣8
猶與兌爭奪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形骸者是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陰與陽
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申徒嘉曰8
敖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者命也8并右之
吾不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敖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者命也8并右之
吾不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之乾坤而後人者也8笑且終始
田虧坼不止8止則不明也8欠與賢人處8則無過8
令予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8而猶
過乎8申明師命諸語各之命子產曰子既若是矣8
猶與兌爭奪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形骸者是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陰與陽
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申徒嘉曰8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應死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8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應死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8
敖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者命也8并右之
吾不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之乾坤而後人者也8笑且終始
田虧坼不止8止則不明也8欠與賢人處8則無過8
令予之所取大者8先生也8而猶
過乎8申明師命諸語各之命子產曰子既若是矣8
猶與兌爭奪8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形骸者是
自願者而欲輕棄在陰與陽
計子之德8不足以自反邪8不言
申徒嘉曰8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應死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8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8多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8默然應死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8唯有德者能之8遊於8羿之8
敖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者命也8并右之
吾不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敖中8中央者8中地也8然而不中者命也8并右之
吾不知命之自爾8故免乎外誘8而正乎自然8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子知先生洗我以善耶。道能那我盡能自反邪形而遣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忘形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

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生斯直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

自生護而務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今吾故五藏相攻于內而手足殘傷于外也則一足未足以盡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吾來也猶有情足有情則一足未足以盡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吾

是以務全之也自生斯務全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天不為覆地能常覆故能為天地無不載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及天地也吾以夫子為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學其方彼聃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存之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而師其師人者乎。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遁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

不冥也雖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遂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而名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熟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者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則名遂斯理也則名

可遣名遂可遣則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

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貴食而但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和而不唱。非招而知不出

乎四域（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人樂就之）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人樂就之）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視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言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不至）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委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之）悶然而後應（應辰反不足貌）氾而若辭（氾而若辭，人離寡而不足以濟其材）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寡人）鄒然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是何人者）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狶子食於其死）

母者（食乳也）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眴，驚視貌）不得類焉（失故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不得類則雖形存而不為之親也則天下之不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滑和之固當則不與國而物無害心情苟類在則雖形不足以滑和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終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丈夫）不以滑和（滑和者，武所賢也）戰而死者（戰而死者，武所賢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和豫通而不失，國言開心也）於兌（兌者，無武也）使日夜無郤（郤閒隙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

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爲主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與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形骸忘情故也

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衛靈公說音悅脰頸也甕盎瓦器癭頸瘤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益生也

於天又惡用人內保其明外無情爲主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成和之脩也事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與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形骸忘情故也

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衛靈公說音悅脰頸也甕盎瓦器癭頸瘤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益生也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二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二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知自知耳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夫者

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骸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

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于不爲矣

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爲宗

是故眞人遺知而不爲而爲自然而生

而得彼知循絕而爲名去彼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

故雖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

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

其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

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

而舉恨與斃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蕩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溺也知與不知圖相與會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圖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然有患。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動無非自然也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凡寡皆不

逆則所順者衆不雄成。不侍其成而處物先不暮士。從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慮以致之若然。過而無留而以得失經心非過耳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于道者若此之遠也非謀慮自全非思議而非逃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死也故與眞人陸行而不以濡爲溺水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超火不以濡爲溺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豈有緊意于所遇哉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安也其食不甘。理當食且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氣不平暢其耆欲深

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氣不平暢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深限寧極然欲反一無欲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爲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奉然而任之修然而往修然而來而已矣。有常之至理故不雜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在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所起意也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極不逆也忘而復之。復之不已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安其志其

容寂。雖形而無傷于靜。其顙頯。大朴妻然似秋。寒物非爲一之貌與物有宜而

煖然似春。生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大體通合變同寒暑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于物故不拳物不宜故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因人心之所欲而仁之故不爲愛人自日登天大台照臨非愛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衆澤者不然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真之塞而物自通非聖人也。直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天時。非賢也。時之自降故即遠而自合之賢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淫。而就利害。則傷德而累窮矣

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身不眞。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若狐多矣。安能役人

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已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貞石自處。時人莫知。其狀義而非朋黨。而不足也。下之

若不足而不承。而無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于衡而非固守。張乎其虛而不掔

也。曠然無懷。卻若不足也。下之乃至于實。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

和適。故似喜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不以物傷已也。與乎止我德也。與物無所

滀乎進我色也。滀。故積之極。無所超也。厲乎其似世乎。人

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謷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自得

連乎其似好閉也。綿連深遠。吳見其門。悗乎忘其言也。不漠不知。而天機自

發。故忘言。以刑爲體。刑者。物之成也。體非體之所以爲體。然也。以禮爲翼。翼者。世

之所以行也。以知爲時。知者。時之所不得已也。動非我唱。以德爲循。德者。自行耳。

非我制。以知爲時。知者。時之所不得已也。動非我唱。以德爲循。德者。自行耳。

非我制。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故雖我而寬。以

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爲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爲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小爲下相受。不可逆之流

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淫。而就利害之極者。美爲先。任時世之知。委蛇而已。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固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于本也。自事德之自循。與有足者至于本也。本至而已矣。

而人眞以爲動行者也。凡此皆自彼成之。不在已。回歸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識言之在口。而

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

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相忘而自得乎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堯桀皆生于不足

歐陽公曰兩忘字已怪夜半又曰兩忘則其言益走倒其許多

故生足者憩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喪我之所在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死生老皆我也使形為我有而死為我息四者變我以善吾生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

歸震川曰一段不之多

不知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情但

王夫之曰三四猶宇宙論緯係

化而無係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與無以超新負山假以全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而自以為舊矣而自以為舊故舟日易矣而舊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謂之若舊

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有常無情故無為也可傳而不可受可傳而不可受古今而受之莫能受而有之莫能得自古而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有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帝

王夫之曰孔子以有太極名道猶是此之名義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無

尾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然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言語非常之極上下無不俻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

所不在也故在高爲無高在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彊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以明其自得耳自得不能爲得人也此言道無能得之于道乃所得之矣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外猶遺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都遺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而安之忘先後斯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殺生者不將也生者不迎也

任其自去故無不送

其爲物無不將也

任其自來故無不迎

無不毀也

任其自毀無

不成也

任其自成

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物榮而榮不榮而榮故榮而榮不榮而榮矣故榮而榮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階各以至無者必得無于名表故雖參寥亦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于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疑始者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以至遠所相以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適無物。擬耳。子祀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晦塞。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怛之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未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罪焉。死生晝夜耳。未足爲違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損有不聽之心。適足持逆于理。以速其死。其死由子我。指非死之違由子我。故以死爲救。夫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人且人且。唯且皆知金之不祥。故明己之無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敢爲人也。亦猶金之踊生非敢爲時。自生耳。若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不能自解。則係其物。物其結之矣。故不可解。可解則無所而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死生。而惡之。猶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彼而

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夫醫天地冥變化者醉手足與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于無相爲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于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通于運其股肱以營五藏照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固就矣。役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于其間也就能登天遊霧撓桃無極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無所窮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莫然無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寓諸明渾然者化

何方之傀千頁不見其所問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
也世豈之哉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爲桎梏明所
者依內雖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
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生志而後能應務矣
之全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
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
與汝其之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
共之耳明已恆自在外也子貢曰敢
問其方問所以遊外
共內之急外
造乎道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8相造乎平水者8穿池而取給相造乎道者
無事而生定8所造雖異其于由無事以得事自
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
莫不皆然也俱不自
知其故成無爲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8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
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
敢問畸人畸向之所謂方外而不
構于俗者又安在也曰畸人者畸
於人而侔於天8夫與內冥者遊于外也獨能遊
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後天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以自然言之則人無
小大以人理言之則
小人也8
于人之君君于天之小人也8
君于天者可
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
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魯國皆以其善而
顏回察其心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
知矣8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
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得8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以生死槃意而不知就先不知
自之自化也
爲物不違
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隨乃忘其所知于當今豈
若所未知而係憂者哉且
方將化惡知已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之已時哉未化而生焉知
者耶夫死生猶覺夢耳今豈
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
知已死之後哉既無所
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
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
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且彼
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
有旦宅而無情死日所耳其情不以死
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哭正自是其所宜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
吾但失哉未始失吾吾何
遁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
所謂吾之乎帝所不吾也故玄同於朕吾
化日新登知吾之所往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言無往而
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明自
夢之

以爲覺則無知人之非愛罪亦焉知其非覺那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不與化俱往可通天矣

以爲覺則無知人之非愛罪亦焉知其非覺那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不與化俱往可足措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適皆適則志適矣故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像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移而與化俱往也安于推移而不與化俱往也自此以上至于予觀其致一也所載之喪異故歌哭不同也顏回曰回益矣以德之爲益也仲尼曰何謂也資者給濟之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迹意而子曰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骸自廢頑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韋革之束縛其形體之用繫著生之具忘其具來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其所以忘其所以忘其所以忘

奇

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化者乃任之天化者應為帝王也一言九十六字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治。猶世事之迹耳。非所以遊者。無所以遊者。無以天下為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知情信。任其自知。而未始入於非人。是非之不入乎其胸次。是以行不由德。而名不徇。不立乎巖。不入於兵。不出於非人。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于非人之域者。必入于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喪。無是無非。泰氏。其卧

翔弋之害。麗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會獸猶各有以自在。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而會二蟲之無知。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爲天下。則非遊也。起于大初。止于玄冥。玄冥。冥也。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自爲。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莽眇之鳥。飛翔之謂耳。乘羣碎驟萬物。故能出虛。常通。而無狹。希之也。以處壙埌之野。壙埌之野。物。故能出虛。常通。而無狹。希之也。汝又何帰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自得之場。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佯焉。則淡然靜于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淡。淡然靜也。順。公也。心徹公而乃全也。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皆以六藝之末。治六藝之粗。猶狙公賦芧。而不知其同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擾。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而不能係累其身。非治國以明王之治。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天下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故似非功。在無爲。而理自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無爲。而理自成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開。而莫知恃賴于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名。使物皆自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途。以爲得而喜。立乎不測。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者也。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故能不能遊虛。故無有者。無物。則遊物不暇。何暇遊虛。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猶人到夫子。猶未盡道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未盡道。而以道與世亢。有心。方以必信于世。故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物同。其不華實。均于寂。機此

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干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試應不以心而呼自失祥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彼且相者所測耳直應帝王之大意也

曰壺子曰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

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地文也

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彼發而善上之機。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居人中之極洁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

曰。吾鄉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彼發而善上之機。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居人中之極洁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

水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流水

行捨之則止行止唯異而玄默一也。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活潑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來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深根寧極變化無常也吾與之

虛而委蛇無心而化不知其誰何所從流然無係也因以爲

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觀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然後

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

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雖遇所

去華取實堪然獨以其形立。外飾也紛而封哉。雖動而不散

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爲名尸。因物之當其名也無

爲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任名自任

爲知主。任物故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無見得。見得則不

知止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足。任葉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

情不將不迎。來即應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

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著雖之累

南海之帝爲儵。北

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爲者
羅勉道曰此篇所以應爲帝王之用帝王而
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又曰篇中無雄矣卯者如參同契云牝
雞不獨卵蓋言其一偏之術則不能
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寔地文者山

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
動搪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
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
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
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
見也杜德機者閉藏之中却有機變覺
與昨日所見不同也杜機正與杜
德相對

褚伯秀曰南華一經其言也湍激籟號跃宕
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
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
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
終與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
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
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事物
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

爲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
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
斯道之所以欽之一身不爲有餘散
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夫眞人之所造
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
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
篇求之思過半矣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以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多駢於足者漫於仁義之行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淫僻於仁義之間而敝躭攀無用之辯多駢於辯者淫於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明之用也使天下皆以其耳聽則天下不喪聰矣皆以其目視則天下不喪明矣

逍自多方耳而少者攜便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于離中也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然情欲之所滿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于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與方俱全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自耳目多方困也所困常在于柔靜若聰則與是亂耳目之主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夫曾史性長于仁耳而慕之是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曾史而仁仁已多於慕曾史之分故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性有長短雖小大長短各適其性不長者續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大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性有長短雖小大長短各適其性不長者續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大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性有長短雖小大長短各適其性不長者續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大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

楊用修曰罪德二字疑當作非德

王介甫句字疑當作耳

已夫會史性長于仁耳而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曾史之分故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性有長短雖小大長短各適其性不長者續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大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性有長短雖小大長短各適其性不長者續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大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

繩鉅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辯非天下之至正也多駢於辯者淫於知於堅白其柰天下何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以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多駢於足者漫於仁義之行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淫僻於仁義之間而敝躭攀無用之辯多駢於辯者淫於知於堅白其柰天下何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以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多駢於足者漫於仁義之行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淫僻於仁義之間而敝躭攀無用之辯多駢於辯者淫於知於堅白其柰天下何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

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彼正正者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然不以有用故然也多駢於辯者淫於知於堅白其柰天下何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以枝正合乃駢合爲駢而枝者不爲跂

以合正枝乃謂枝爲歧

長者不爲有餘。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不爲不足。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是故鳧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止。不可以相續。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之自然。而任之。則無所憂。而憂自去矣。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情之情性。但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爲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舉舉品萬殊。無得憂之地矣。唯各

海東俊曰繼而當之情性。但彼仁人何其多憂也。知其性分之自然。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情之情性。但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爲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舉舉品萬殊。無得憂之地矣。唯各

自得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之患。兼愛之道。可尚之迹。而尚之。則天下之目亂矣。以爲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于難。而後休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之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夫貴富乃無可受任。豈有決已放彼。以饕腐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之性。固以異夫

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之患。兼愛之道。可尚之迹。而尚之。則天下之目亂矣。以爲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于難。而後休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之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夫貴富乃無可受任。豈有決已放彼。以饕腐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之性。固以異夫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與物無二。而自覺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使天下惑其所以生。同焉皆得

敎食鳥行而無章者何謂而不殉哉故與世常異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趨者或時有擊喪悲哀之聲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捽屈尺伸而神氣無變于昔軍喪而居形者不慢則喪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世同殉也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同非也而曾史是之所以然者蓋由哲人興而天下亂也

且夫趨利者備生也今夠之太甚其俱殘生也則所殘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乃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爲善今均于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

夫生爲殘性死爲殘骨生則殘性死則殘骨生死一也則何貴於生且夫臧穀亡羊而均于殘生伯夷殉名而同于殘骨若是則臧穀不得爲盜伯夷不得爲名非吾所謂臧也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聽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明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聽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知也屬其性乎仁義者皆緩若深厚不可

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經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葉橫生首尾救應自爲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但論筆意亦大宗師也

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歸震川曰通篇只一意

馬蹄第九 五百五十九字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馬之眞性非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惡乘但無羈鞅之苦耳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馭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也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舊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畫策在于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渴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

陶匠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若乃任聾瞶之力濟趨疾之分雖則是遂揉之人揆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開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閑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陶匠之能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于治也揉曲爲鉤屬爲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小異

而大同。故曰之不可去者。承食地。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

虞舜曰。齊物者。無為一而不黨。名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于內。無所求及之謂。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謂。利。故止于一。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則與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之欲。故物全。是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無害。故物馳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俗與萬物並。

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雜道。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

素樸而民性得矣。無須乎知欲也。

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蹩躠為仁。蹻蹼為義。而天下始疑矣。蹩躠。蹻蹼。皆勉強之貌。

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分。背相蹻。馬知。已此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

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木柴未。其于天素有

殘廢矣。世睹貴之。非其貴也。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

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

之迹。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頭相靡。怒則

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御其馬之路可至。而羈馬

之失。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民能已此矣。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

之過也。

劉須溪曰。此篇雖短。淺亦有機軸。老筆遒逸。

皆不費力。

茅鹿門曰。死字活開創法門。

胠篋第十 七千二百九十九字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未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先有之哉成迹以與乎後之人也夫足迹之所出非履之所爲乎是尚而非履之具也

故曰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

故曰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信哉

脣竭則齒寒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

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于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眞僞苟效聖法則天下亦舉而以成其大盜者也掊擊聖

人竊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大聖人者天下之公盜也所尚而守其末以招擊聖人而求絕其盜賊故曰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也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賊去仁義而民樸鄙矣掊斗折衡而民不爭矣大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矣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所得器資故不可示人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明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所以資其盜賊也故曰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加刑而自息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積者則無以行其姦巧掊斗折衡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大盜者又迭而竊之則及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者必行以仁義平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聰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目

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蚳蛸之知而治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

同而所貴不敢異則若巧而拙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

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

之行鉗楊墨之口擲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去其亂華之辭則天下各好之則有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急則獸舍矯巧則姦詐不可勝之以知而救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人知詐也 故天下每每大亂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善其所善 是以大亂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夫悟淡無爲而恍夫惇惇之意惇惇已亂天下者是已 舍夫種種之機而恍夫役役之佞釋

之外至治之道致斯譬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上謂好知而好之則有上誠好知而無道斯發矣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煽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各從其好之則失我我由而故之則失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若夫法之所用則彼爲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悖也 故天下者是已 舍夫種種之機而恍夫役役之佞釋乎千萬世而止其所知者見之謂之知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故天下皆知非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其所不知此乃知其分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善其所善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夫悟淡無爲而恍夫惇惇之意惇惇已亂天下者是已 舍夫種種之機而恍夫役役之佞釋乎千萬世而止其所知者見之謂之知

矣（寧嗛以已詩人也）

楊川脩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爽快透徹當時不課聖人之法安在何怪非生之奮詞

汪南溟曰此篇直叙中間排比大約以盜形容聖人末言去知所以去盜論雖不經然文氣雄渾淘瀉可法

歸震川曰至聖至知反爲盜資絕聖棄知天下自安通篇一意

在宥第十一

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在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爲而自然之謂）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也之所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在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不亂治）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桀雖治亂雖殊其于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譬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長久可）人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幷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言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門生之凜則寒暑之和賊四時之節差百度皆亡萬事失落也）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善故賞乃

不能供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爲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罰而賞自善性命乃大是羊大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賞罰也故理至則過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何何爲而安哉遂競終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慮慮之慮則致淫悖之患

矣何助此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在無所住其所住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鶩卷愉囊而亂天下也此八者乃始鶩卷愉囊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者則不能綏任自然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當面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非面過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百若是何哉此乃珍貴之如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也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待

已者排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懷抱抗住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之則身且不能存安其如天下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則擢則傷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心無爲而處語默常無其神動而天隨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動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愼無攖人心攖之則傷也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擢其自然也人心排下而進上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擢

蕩也上下因殺無所排進乃安全耳淳約柔乎剛強言能淳約則剛強者矣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意想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全其性則何冰炭之有哉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解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騁如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故解而通若而係之則故而憤驕憤驕者不可制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非黃帝之攖也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故駭者自世世猶駭其迹愈拙之與妙自堯之喪教耳迹者當常改其迹哉故聖人一也天有堯舜湯武之興明明興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多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是以雖有於堯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于自得大德不下大治五帝以降也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

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曲禮以接槢爲笞而接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曲禮以接槢爲笞而接槢者非生而槃紂之器不循其迹則民思也遠罪則民思遠罪則民思也遠罪則民思遠罪則民思也遠罪則民思遠罪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隆而不治天下。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地天莊老之所以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自生耳。自生耳。并發
也。又何有爲于已生乎。無
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此告率性而
動故長生也
慎女內。全其
眞也
閉女外。守其
分也
多知爲敗。知無崖
故敗
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極陰陽之原。乃遂于大
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也
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但當
任之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取于老性命之極。極長生之
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
爲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有極。我獨遂之。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與光同
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都任
之也
當我
而今夫
萬物孰不比方。而我獨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猶且又曰一並
俗平。達我昏乎。物之大者皆不
識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乎已。明無往而非
千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
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
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
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而自得
所求也
猶狂不知所往。而自得
所往也
遊
者鞅掌。以觀無妄。夫內
自正也
朕又何知。以斯
而已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則情不遂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解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愛害也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遠使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

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忘任物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離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後復知乃是離之離則失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

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欲出乎衆揭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揭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爲心故所以爲出乎衆爲心者以出爲心故所以爲出乎衆也若我衆人也若我衆人則與衆經矣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好于衆而爲衆主也固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之所治多故四衆經矣若不同一人之所治則不如衆技衆矣固衆以寧一人之所治也而欲爲人之國者此爲之哉四衆皆不以有損而不見其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而欲爲人之國者不見已爲之患也猶二王之所伐猶豈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舊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已皆通哉故一身自不成而萬方有待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用物而爲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者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則物不爲物用矣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爲故馳騁萬物而不察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

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能大同也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物無已者有已也已已復有之視有者昔之君子能名者其物生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信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是以任賢者貴因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夫事繫于彼故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迹兪可以述麤而不陳妙事也違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若偏故廣乃仁

因而乳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者夫爲以足爲故爲成自虧也不明不明自爲而德不備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已者爲而德不備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以治物則事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以自爲爲累者能率其自德也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君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

泰少游曰此篇自無爲說創有爲復自有爲而返於無爲抑揚開闔變化無窮洵掌以下字起三峰而不離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

江南溟曰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養身者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爲主耳

歸震川曰以至道全身以無爲治天下則吾得長生之秘人安性命之情矣因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爲而實無爲也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卷十七百四十九字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平不爲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無心者主也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爲原無物不得謂所以成自得故得而不謝任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自然之理物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爲君非事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也各當其分則上有爲位下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言各當其所能則治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上有爲位下萬物之應備。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故通於天地者。道泛觀而德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所由而得矣上治人者。事也。使人自得其事能有所藝者。物自得矣技也。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乎脩之相包援一身和則百節皆

適天道則下本作則適 故曰古之高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無爲而萬理都舉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 自心則累其自然而去之 無爲爲之之謂天 無爲言之之謂德 不爲此爲而後出其言乃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任其性命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則萬物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彼能物有物故自容故有萬不同之謂富 能物有物故

執德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德成之謂備 夫道非物而偏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內自得之物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自得之物不利貨財 乃能不也 不樂壽 不哀夭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 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 忽然不營之在身顯則明 不顯則默而已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貌然無所在也夫子曰夫道渾渾 無形貌其居也淵淵其深也 其在物而不形 夫道在物而不見其形故金石不得無以鳴 非道都舉夫子曰夫道於大不count於小故萬物備 無所不在故萬物皆以道爲用 知之所由知乎道之所在故萬物一也 是以得眞人之所由眞故萬物一也 失眞命也 是以有生有死 聽明也 默而已 志不定分 劉貢父曰此即孟子西銘不愧屋漏之意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不和而通故能物萬物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闇昧而不和而通故能物萬物 又神而能精焉 極至而通而後能盡物故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萬物皆待無而後能供其求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皆其天之自然而成王德也 故其德廣 德廣生立德明道 廣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廣則不狹小 廣則不狹小 厚則不薄也 厚則不薄也 高則不卑也 高則不卑也 明則不昧也 明則不昧也 故曰至人之德 忽然無心而應之貌 忽然出無心而應之貌 動出無心 有形故能有形 天地萬物從之 萬物從之 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 而萬物從之乎 此謂王德之人

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遂迷其玄珠 此寄言以喻道之不可得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言用知不得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喫詬多力也 離朱善視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失眞愈遠 乃使象罔 象罔無心 象罔得之 玄珠遂其所 玄珠道也 赤水在昆侖山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遂迷其玄珠 此寄言以喻道之不可得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言用知不得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喫詬多力也 離朱善視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失眞愈遠 乃使象罔 象罔無心 象罔得之 玄珠遂其所 玄珠道也 赤水在昆侖山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遂迷其玄珠 此寄言以喻道之不可得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言用知不得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喫詬多力也 離朱善視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失眞愈遠 乃使象罔 象罔無心 象罔得之 玄珠遂其所 玄珠道也 赤水在昆侖山下

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明得而有者非用心也象罔即冥冥也）克之師曰許由許由
曰遽缺遽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啮缺啮缺之師曰
（陸秀夫曰啮缺王倪許由皆古之賢人）
（領耳而聽賢于虛亦猶堯之于許由以見傳之之且）
聞於許山曰遽缺可以配天乎（猶言吾孰與王倪）吾孰與王倪
以要之（要而使之）許由曰始哉汲汲乎（以許由言以下皆
也）遽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敖其性過
人（聰能聽人明能燭人叡智之深傷于人也知能以數人）而又乃以人受天（知能以數人非
自然）日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于知而知
設知以禁之其過日無過在于知不在于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
方且本身而
異形（夫以萬物爲人則非其形斯迷也將泽然君子也天生萬
物固有形）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迷後世與後世
方且顧人分之則何事之有（故曰至人）
且爲緒使（事物之緒使後世與後世方且爲物絡（物絡者當時之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事物之閒也故曰無人爲物絡而無
方且顧而物應（不爲者非不閒也）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氣之聚不之三思莫至（身常無迹則何歷之有（封人
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也）堯治天下（此皆當時之有也
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今日受其德而明
（唐剛川曰事之大凡如此也）
（財老衆曰真知行能火馭欲遠最大病）
（陸秀夫曰啮缺王倪許由皆古之賢人領耳而聽賢于虛亦猶堯之于許由以見傳之之且）

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倨手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流後世。故史籍無所載。伸尼不能明。其人則堯三聖故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堯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倏然歸啓。夫至公而居高者。付天下乎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倏然而來。是以受非毀于摩師之土。而名列于三王。未足旌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無聖乎。寄逸進上子高使棄而不治。將後世之無聖而反一。遺知而宰。任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宰。任子高使棄而不治。將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遺秀堯發之輕。宜倏爲堯而啓。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無所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有一名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本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生一。非起于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待生之雖而待上不肯于知。于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管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生。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明變名。其于自得之合又如上合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而自得之。同乃虛。虛乃大。乃大。乃同于初而中通有爲。則其德小矣。合喙反。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已。合喙反。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已。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若性情也。

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首趾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抱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此言動止死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上。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天物皆忘。非忘己。復何

所有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賊乃不識不知而冥于自然將聞蒉見季徹曰譬君謂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公也曰請嘗薦之吾謂譬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志儉而儉也拔去聲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親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于本性之分而矯以附之投迹者衆充足投迹不行之貌言示人以安其本步也蒉聞蒉聞諸夫子曰事其所以迫乎其所不得已者而幾矣驚曰蒉也汝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皆進自進教成俗易閒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豈兄堯舜之教民滀滀然弟之哉滀滀自貴之貌弟兄堯舜而排之爲兄也若然者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于外也心不易

也吾非不知蓋而不爲也純備而恒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汪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之心也。子貢問其假修之說而鄙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見沒于此人。師莒列子之心酣于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見沒于此人。師莒列子之心酣于

劉須溪曰能非毛非于儻渾沌氏之術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事故知其非與渾沌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眞渾沌。猶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眞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于世俗而我然無迹。豈不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爲彼。在此爲此。渾沌氏之術。非孔子所識。故曰何足以識之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解大神曰。偶於語亦曰可通。漢文李安世此人也）滑滑然。（滑滑然。亂也）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械。機械也）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後重前輕。以其後者重。故知其非與渾沌也）挈水若抽。（挈水若抽。言其指麾而民從之也）數如泆湯。（數如泆湯。言其指麾而民從之也）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此假脩之說而鄙之。同乎世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孔子門人。通稱儒者）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於以盈虛。（於於。自得貌）以賢覺民。而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見沒于此人。師莒列子之心酣于

子其自反邪。（自反。猶自拔也）子貢卑陬失色。（卑陬。猶慚貌）頊頊然不安其所以。（頊頊然。猶惕而民從之也）曰。子奚方之。（方。猶術也）曰。其人。（其人。指爲圃者）方將忘汝所以。（所以。猶自拔也）而安得反汝情。（情。猶心也）吾所以不欲爲者。（所以。猶自拔也）汝所謂。（汝所謂。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而民從之。猶明明而民各至其性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居無思。行無慮。猶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于胸中）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無自拔也）共給之之謂安。（無自拔也）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之容也。故曰實）願聞神人。（願聞神人之所以進也）曰。上神乘光。（乘光者。乘光而行。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滯者。非閒塞也）與形滅亡。（與形滅亡。形盡命至。天地樂矣。萬物無事矣）萬物復情。（情復而混冥。無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赤張滿稽。猶言其指麾而民從之。猶明明而民各至其性也）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相傳之與用師而見時與耳。未有勝負千其間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均治則雖各是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均哉。許無鬼之言是也。）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不使能。（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故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準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用其自動。使而不謝。）是故行而無迹。（主能任其自行。物無迹也。）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于彼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悅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嘗不可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術。猶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我有求術。至道之備存。不可得。）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棄之。故變容狩湯武。隨時而已。）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俗情。）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

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年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郎同之不推誰其比憂趣今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前相與照況作輔全書不無憂于一世矣自此文實衆三昧法也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憑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及其爲惡民迫于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風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棄也反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慘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鴟鵂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以柴襴外重纓繳睆睆然在纓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唐荊川曰言道本自然不可雜以機巧人不肯曉而反以亂道

歸震川曰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性而脩是謂至德在去知與累而已

天道第十三　玄子著百字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豚然無不靜者矣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皆之性而無所事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豚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爲故十上不爲賞故靜也乃靜而無傷乎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靜乃日得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鏡也夫有其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不平不至者生乎有爲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夫無爲也則俞俞俞愉也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自得之貌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非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王之道也此皆無爲之至歸而無其間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故退則樂許由之流進則伊呂之倫也夫無爲之聽大矣天下所不爲焉故十上不爲賞故靜也乃靜而無傷乎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靜乃日得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則此無爲也而尊自然爲物所尊奉也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夫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者聖人樂是矣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鏖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仁者偏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偏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壽者明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巧者爲之妙耳皆自耳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是故曰

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其靜也虛其動也公其心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矣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疲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天樂而已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富有之謂也有餘者有待以治物也無爲也者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以無爲爲治則用天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用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須用之無爲而天下成得而無爲之理至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者也有爲者爲千用者也上無爲爲千親事而有爲千能親事主能用臣臣能制末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矣臣事主矣故各司其任則上無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有爲於人矣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一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因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取道焉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不失其分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通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當其實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各物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末極下斯言事於畢才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窮民也不廢窮

其名名當其實故曰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天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九至實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不失其先後

之序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天下之道順序之道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事此事於畢才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窮民也不廢窮

民恒加愚也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雖出而自然不為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

日然則膠膠擾擾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合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奚爲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

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人之常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私

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私天地不仁而愛人天地無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事不須於學不恃於辯不用於知天地之德而已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所名萬物之所苟有

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受譽循名實也

一實一名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恒服

之謂也不以變變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吾非以服有服則不能恒

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出貌而顙

顙然高露之貌而口闢然張貌然跋跋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志在馳動而持不能自

似繫馬而止也志在馳動而持不能自發也機趣也發也機

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視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功於見

奉則抽於抱朴凡以爲不信而蕩夫眾器皆非正人也夫子曰凡此十者以爲不信性命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亦知汝所行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用世故不大也天下奮棄而不與之偕歸而之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自而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也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其心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其所恒在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善易者言意而忘象御馬者言意而忘轡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貨非所謂制也畢智窮辯而忘反者非所謂制也畢智窮辯流於物而忘返者非所謂制也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言古之事已成陳迹之糟魄耳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糟魄與今不合也

劉須溪曰每讀每歎能言者不能加矣

陸秀夫曰此篇排比德則主靜治則無爲是一篇主意分爲兩段所以不覺碎

湛甘泉曰讀此篇看他排比轉換文法不同便知他筆下不窮

陸平泉曰天道篇辭理俱到有爵然之文蒼

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歸震川曰虛靜無爲精神流通則人官效能事理得序端默而天下治矣名迹知巧言語記誦皆粗末也

天運第十四 式千五百三十六字

天其運乎不運而運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處自止也日月其爭於所乎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皆自爾孰居無事推而行是事然則無事而無事推行是者謂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爲雲乎雨乎雨者爲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爲各自爾也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激自爾之

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賊之此謂上皇祒其自爾故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淸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脅膚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均等無擇而未有親愛于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藏六府賢愚遠近不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親親哉不

宰曰湯問之無親則不愛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之地然後至仁忘矣）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于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生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維見而冥山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若天不我愛不愛則無以我爲也（道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其爲物自適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曰至樂者所以自適也（適意而已耳自得而已耳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適其適哉各自忘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王前公曰勉強以仁義忠信樂爲役于名與亦偷身富者之難什爲辭哉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混然適常）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天下江湖乃思濡沫）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幷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于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國財幷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幷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已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

王前公曰勉強以仁義忠信樂爲役于名與亦偷身富者之難什爲辭哉

非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乎吾終身不得其道也以惑言之故曰默乃不自得（不自得乎志之謂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有其樂矣以此著爲主又有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者由此觀之知大至樂者非自樂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乎心而通乎性然後樂之以曲直應之以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不奪則至樂全矣）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化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閻然去志貌化去儻然立貌化去孔子再

規矩方圓不失其理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化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閻然去志貌化去儻然立貌化去孔子再

規矩方圓不失其理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化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閻然去志貌化去儻然立貌化去孔子再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且
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期于合時宜其應治還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狙梨橘柚狙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爲惡而惡以爲惡然彼皆適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舉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
（虞川曰其說公第九有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二　竹三　馬藏書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經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
主而不止（心中無主雖聞道而無益也
中無主則外物來無以止之已者也故未嘗通也（中無主則外物來無以爲惡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
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
由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

（虞川曰其說公第九有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三　竹三　馬藏書

無主子中則無以爲聖道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不可多
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陳舊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之人
（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道有時而生而見則偶生而見則偶生而
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
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
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
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虞川曰前說無爲非仁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四　竹三　馬藏書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經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
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
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
主而不止（心中無主雖聞道而無益也
中無主則外物來無以止之已者也故未嘗通也（中無主則外物來無以爲惡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
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
由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

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乎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貨之國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非操之不能不慄也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故守不變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孔子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教而知謂之人之惡也未孩而能言謂之慧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謂誰人之意也其實難成也則人

始有天矣（不徒同彼我則心競于殺矣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隱逃殺之也故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予需今之變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天下必有斷亂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之（以女爲婦而上下皆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于此）故無所逃言（生理所有逃理所無）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蠭蠆之尾觧覛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子貢木謂老子陶紀三王五帝千載歟同三王五帝千載耳今又見老子通數五帝上及三王則失其所以爲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斯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眞性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之人事爲履六經爲迹）夫白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鷴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成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逢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苟可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鶄鵒（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傅沫細要者化（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鯤

有弟而凡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名曰同帝之懸解（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黃山谷曰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爲人已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合也合有機有意謂行乎天下遇猶合也

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

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有弟而兄啼人情物理達之世態人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丘瓊山曰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人總不必拘拘法則只要効造化以化人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五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六百六十字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一好在各自得爲能脩所不脩故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自然所謂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自之則不能有也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能無極而衆惡生若遏已過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其平而衷其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休乎恬淡寂漠虛無之謂也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易恬淡矣憂患雖生于前十憂雖後乎易恬淡交相成也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正

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勤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所欲其魂不罷有欲乃夢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乃與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無所於忤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不可變也虛之至也其心豁然惟虛無爲也則有所受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純粹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忤一無所欲其魂不罷有欲乃夢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乃與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眞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眞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連叨貴守之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荀以不虧純純則參備乃至純也荀以不離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儻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離乎外靜則躁犬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諸伯秀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覬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孔孟之爲脩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高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一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能偏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

丘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子中最近時好

繕性第十六 六百三十六字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于俗學。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
以俗學欲於俗思。以求到其明。已亂其心于欲。
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滑欲。若夫發蒙者。必謂俗
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愈遠。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
思之愈精。失之愈遠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
知爲。而後治。治而後知。知不淆而性
生而無以知爲也。知爲而無以恬養知。知爲而不淆。
知。則無以復其初。夫無以恬養知。
其性。知而非爲。則無書于恬。恬而自得。則無傳
知而非爲。則無書于恬。恬而自得。則無傳
其性。知而非爲。則無書于恬。恬而自得。則無傳
知而非爲。則無書于恬。恬而自得。則無傳
知而非爲。則無書于恬。恬而自得。則無傳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隱也何由而與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伸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時命大謬。不得已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寄去則不樂）今寄去則不樂。（悵然自失一無所有之貌）而人不能不去。（不及古之人乎皆有之）

不知夫則人得而知矣則世修之滿之故也而已不以知窮天下之情也不以知窮德（窮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遊于坦塗）德固不小識。（堪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陶冶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儻來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寄去則不樂）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黃寧極確乎其不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視非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湛甘泉曰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去以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加不加窮居不

損意同議論醇極無疵

秋水第十七 二萬六千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

才伯通其也一云姓名子之妻

水生於百川故以

不能自大則理分布素故尚之情無爲乎其間非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

尾閭泄海水

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發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生之厚。其實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未央也。故雖小者。猶為無窮。質小者。猶仰大而失己。況乎其自小者乎。故曰。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海。海環于天地四旁。有若虛也。此言量也。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不跂。跂猶知時無止。終始無故。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多無窮。寡有量。時無止。死生有分。終始若一。盡一虛。則知分之不可為。故遠而不悶。遠。常也。悶。惑也。掇而不跂。掇猶短也。跂。企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可為。故遠而不悶

大者不論當中
窮天之類是也
自大視細者不
明所謂為原及是
地

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予大圍有
所不盡于細則有所不明而是目之所不逮
也庸詎知夫精小之微也垺大
之殷也故其便便大小異
便不得同也此勢之有也若無形而
不可圍者則無形而不可圍也
夫精粗者則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
不可圍圍無此
其便之勢也
故不得無形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
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
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
無形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
無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
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解大神曰堂堂而行人皆信之
多仁恩無愛而不恩自多其恩動不為利
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于所見
非由賤之故據之斯賤
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焉不借人各使自
自行不多食乎力各使
不賤貪汙聖人無欲自
見而已不賤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
可所以與俗殊
不多辟異自然理而
自殊為在從衆從衆之所為不賤俊詭
自然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正面
分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外事不擾于心知是非之不
故玄同也
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已物名歸物矣故不問至

德不得得者生于失也物名大人無已而
無失則得名去也
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
極于無形而不可
圍者為至
河伯曰
不然請問不
小之細
不大之
大
小無
垠
不
可
窮
曰
以
道
觀
之
物
無
貴
賤
自
貴
而
相
賤
此
因
俗
錯
而
之
貴
賤
不
在
己
而
在
所
謂
而
也
以
差
觀
之
因
其
所
大
而
大
之
則
萬
物
莫
不
大
因
其
所
小
而
小
之
則
萬
物
莫
不
小
知
天
地
之
為
稊
米
也
知
毫
末
之
為
丘
山
也
則
差
數
觀
矣
所
大者是也所小者無
非也故曰
因其性是
以名夫則秦
末丘山
不得異其名因其無
所殊其猶若夫觀差而不
可
以
功
觀
之
因
其
所
有
而
有
之
則
萬
物
莫
不
有
因
其
所
無
而
無
之
則
萬
物
莫
不
無
知
東
西
之
相
反
而
不
可
以
相
無
則
功
分
定
矣
天下不
可相無而有其
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
功而不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
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
相與為彼我皆欲自為彼我
也然彼我相與為扉畫扉畫者未嘗相為而扉
畫之自為清我之功弘矣斯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
功而忘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
下失業而情性淫矣故以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
故玄同也
物名歸物矣故不問至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自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非矣無不然則無非者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者各受天素不能有為而非其不能相為也則天下之物其造物者其造之迹者其所以造也。山此觀之爭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王之賢相孝無為而治堯讓而帝之賢臣科伊呂而公作亂而死皆者堯舜讓而帝。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踵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性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地之理萬物之情以治矣和為亂然物無定極從我之所是則俄不得非此知其俄以得我為非彼知其俄以道觀者于是非無當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將奚去哉。治亂互有也將奚適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

若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不下門不辭五帝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而動不窮于道厲乎若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于其自化矣河伯曰。

然則何貴於道耶。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哉。之後哉。達乎期理者。必能遺忘分之知。遺忘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薄心所安。亦不使犯之。言察乎安危。察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已。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爲害。故其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爲也。知天人之所爲者。天素也。人任知。則萬物而常不失其所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自得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蹢躅而屈伸。與機會相應。有斯變也。反要而語極。知歸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窮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舉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眞在性分之內。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而行。豈知行而行哉。故非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所論吾心則備矣此乃聖人可以爲大勝也
印之間似無所住之外也
謂之力

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得。時也。（時明時命之間當故有之求諱）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有所安各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適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鼈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樂與。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埳小鳥自足於埳井之樂東海之鱉亦自足於東海之樂）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明大之不盡於小非樂然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以小笑大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蚷馳河也。（各有分不可相兼故）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黽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

之所及）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鼈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樂與。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蚷馳河也。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黽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

所得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往參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往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棘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全矣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惟此篇深言之禪書寫卷曾不出此其平生命脉細究便見主於文字奇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

歸震川曰一論大通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論達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

至樂第十八 一千四百十字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而後樂足樂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今至樂無樂將以爲無樂邪）

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入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往其所適者乃全耳）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

（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愈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疏視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列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

德爲故夫子胥擧之以殘其形不擧名亦不成
然
誠有善無有哉故當從經旨也今俗之所爲與其所
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那果不樂那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羣趣者譁譁然如將不得已卑羣趣其所樂
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
也無適而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無
爲之樂無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擧俗以純錄爲擧樂其實爲擧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
然無爲可以定是非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南華眞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二十六 三槐藏書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言
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
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
後等至理以遣之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
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
毋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南華眞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二十七 三槐藏書

伏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未有生(種)而有幾(變化種)。歡不可計。得水則爲鼃。得水土之際則爲蝒。得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蟫蠐。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

鳥。止於竈郊。竈侯御而臛之於廟。奏九韶以爲

食醯頤輅生乎九猷肹筍生乎
麋蠙幸災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
生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變化而無死生也
朱樂圖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
徙古殆難湊泊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爲只因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逢生死之
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耶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七 共九千六百六十六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六千三百四十字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達生之情者知生之所無以爲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知之所無奈何者命
也事表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有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生物太甚
生之所足矣有餘則傷也
故生必先無離形形
非我所能悲夫世之人以
爲養形足以存生故滿養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養之薄厚則生死地彌生則世冥足爲
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分各自爲
理
形者況如棄
形也其去不能止非爲有惽于其間無

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貴之遺棄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爲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爲故）合則成體（與化俱也）散則成始（在所爲物）形精不虧是謂能移（俱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處於能御事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適於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干常遊干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受止于所分）而藏乎無端之紀（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歸則一矣）養其氣（不以物）合其德（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自造于一所然之）此謂全人之生（知用者從感而求物不厭而已斯賊在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動則人民幾乎以其眞（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于知）生（知用不在于性動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緡音昏）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于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之）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遺彼取此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潛而後能耳若乃夫沒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潛而後能耳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淵若陵而中處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饑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于方
內矣而又入之無出而陽之此過于入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立其中央若橋木之無心而中選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之。自爲謀。則取之。所以異鵝者。何也。（欲照則身上理常俱見不）

（閒人猷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誘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鮭蠪川曰人名）

（鮭蠪川曰延龍壽生）

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人有偏能而任之累生者不明也惡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鮭蠪川曰順性命之自然）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者猶無敵于外況自全乎）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此章言人有偏能而任之者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已。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鏤成。見者驚。猶鬼神。所作也。（不似人）

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鏤。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警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吳視其公朝若無見之心純矣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中必取材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是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魯以君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倕工之巧適足屨之失也忘要帶之適也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于不適耳不適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百體皆適則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則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未嘗不適者適有孫休得臂於郰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時也無公朝吳視其公朝若無見之心純矣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中必取材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是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魯以君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倕工之巧適足屨之失也忘要帶之適也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于不適耳不適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百體皆適則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則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未嘗不適者適有孫休得臂於郰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時也無公朝吳視其公朝若無見之心純矣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中必取材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是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魯以君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倕工之巧適足屨之失也忘要帶之適也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于不適耳不適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百體皆適則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則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未嘗不適者適有孫休得臂於郰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時也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闇然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眞性皆塵垢也）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爲而不恃（幸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聲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

德譬之若載雖以車馬鼓鐘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過而至矣）

蘇老泉曰總是要完其精神

歸震川曰養生先要棄世次全神守氣要志專要能忘次論昧所養者然又在祛疑在能斂順其自然忘其巧力又論至人至言

山木第二十 二千七百字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累猶不免山中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才不能無有與世相同）

此謂德之郵也

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忘其國。故雖憂猶行。而患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尚）睢睢盱盱。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澡心（洗）而入於大莫。（莫。無也。）之國。（寄之南越。卑其身。若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卑其身。若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謂去國捐俗。謂除其胸中也。）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所謂去國捐俗。）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其謂敬使之南越。）市南子曰。君無形。（形。儀容。）倨。（倨。傲慢之謂。）無賁。（賁。音奔。奔走之謂。）以爲君車。（形與物化。斯心與物化。斯物與心。）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足則無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有其身而忘其國。故愈往而不知其所窮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反。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乎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爲人者。（見有天下。皆爲人所寄之百官。委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因民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而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刳形去皮。澡心而入於無人之野。（欲令

事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還用其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純已儻乎其怠疑無所疑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所說也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從其曲傅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窮也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拔言故無損而況有大塗者乎素然無說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理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于好惡聖人無好惡也任曰吾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似無能引援而飛既弘大針綫又心無常係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衆處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物而已是故其行列不斥與衆同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于貪知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千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遣意故因陳蔡以託意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情功名以爲己成者未之嘗全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衆成道流而不自明其所居顯行而不自明其所處故曰全身遠害之道在去知故而捐功名

不明昧然而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此彼皆居然自得非由名也侗迹捐勢不爲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是故無責焉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寂然無情任彼成彼故無責於人人亦無情乃至人也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收于棄人之好也入獸不亂羣入羣亦羣也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所不畏鳥獸不惡而況人乎任曰吾嘗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信爲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孔子問子桑雽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之璧以喪其天下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也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道也）小人甘以絕（飾利故親也）淡道者（合故親也）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天屬也合之也然則有故而合）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去飾任真故也）異日桑庚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緣則不離（率情不惰之以利也）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其自爾也）不求文以待形（直前也）固不待物（物之所來不可禁禦）而足（無始而非卒也）莊子衣大布而補之（因形而形不假故常全）正緳（情不矯故常適）而肘（帝之則也）過魏王（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故即古之善射莫之能害）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非貧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睨也）雖羿逢蒙（旁通皆安不以損爲損）不能睨也（故即古之善射）莫之能害（高大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勞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殘）

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何（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無（始）而非（卒也）（于今爲始者于）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然皆自）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餽（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迷也）言與之俱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而不受其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威應旁通爲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皆可以）（御高大也）而取之（非已求）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知所（不）知（止于形）賢而已（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故曰烏莫）知於鵠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

之而走。避隅之途。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人而入人間。此鳥之所以猶知也。社稷存焉爾。況之至人而入于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于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照明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莊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設仲尼顏回上指擊于三皇。下痛痏其一身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者無時而不遇之道。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

參看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

逐物不恃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

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遊安

貧順分勿逐物勿矜已此全身遠害之道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四字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無假也）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眞。（虛而順物故眞不失）清而容物。（夫清者患于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無道正。（容物無道正）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驗然清虛正已而物邪自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眞（非眞物也）夫魏直爲我累耳。（知至貴者人爵爲累也）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不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嘗見我。今也又請見我。

是必可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哉。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蟄蟄其步進其諫）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餘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義往意已達無不待言情而道存也）顏淵問於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遠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日出東方。而入於

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成見功況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唯以見爲存不見爲亡耳）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隱）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一受成形則化盡無物也）一無窮化。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也）薰然其成形。（薰然自成又笑寫哉）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曰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就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

（今人未言以此爲哀笑何哀死邪）女待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無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得也人之生若過隙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若見者是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安得有之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忘連也言女去忽然恩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服吾謂同耳不問賢之與聖求有得停者雖然女奚患焉。（不忘者存猶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隨俗經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寂泊

之至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無其心失而後外物去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未初有而後有故遊于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來之于言意之也）嘗爲汝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發向之無形耳）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紀之所由）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未嘗不改而莫見其功）生有（自開故）所乎萌（萌聚也）死有所乎歸（歸散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孔子之蘁之至人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常也（死生大變也）大常也（死生大變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其小變而不知其大常）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畫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不介）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貴在於我而不失（貴在我者我也）而遺於物（物之貴在我者我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物物變與變俱故無失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紛錯解）孔子曰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不脩不爲而自得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中之蠛蠓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于天地猶甕中之與天地矣）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哀公曰一國盡儒皆爲之何如曰魯國儒者少矣

南華眞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六 藏外道書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一內自得者外事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全也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德充于內者不隨于外者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爵祿可以慶人也泰山不崩乙不休不以得失經意自得者也非以有爲爲也有爲爲者不足以定天下之殉也

南華眞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二十七 藏外道書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辱以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內足者神自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身退乃可以天下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矣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滿也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放可措之杯水也發之適矢復沓矢去也前適方去未至的已復寄去後矢也沓也方矢復寄後矢未至的已復寄杯于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之至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之跡也而後可以天下也

陸西星曰今尹之貴在今尹則我無預焉在我則與今尹無涉

陸西星曰達存失忘爵祿

顧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揮斥猶放也夫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消息自得也）今女怵然有恂日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喪多矣豈唯射乎）扃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無係乎彼我則在彼非獨亡也在我非獨存也）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名不足以友千人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

陸鴻漸曰不假言說不假脩爲要眞有所存歸震川曰全德之人體道無迹循委順之理遊無爲之境然知德者鮮矣無累無緊無事爲先定其神志得失達存亡至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武子六百七十七字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而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闗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聞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可言致者也德不可至不可德德者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生也死之徒

無爲而無不爲也 華去而朴全則爲也今已爲物也

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難 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 生也死之徒

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爲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則未知孰死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俱是聚也但是散也 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 生患死生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臭腐自能復爲神奇然我之所惡彼或愛之故所美彼或惡之故

通其神奇通其臭腐 自然非其耳死生彼我豈時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 今子問乎若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似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之也是以先聖不言之標而後賢繫乎可得而見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故曰天地有爲也不爲而無不爲也萬物孰能定之

其跟必愧于知 使其就必勞于辯

陸放翁曰語意頗似老子

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于微無言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任其自爲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爲之而後有焉莫知其始也莫見其終也日新也有根者有莫知其根者有莫見其終者有焉而後有焉猶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爲之猶然若存昭然若存則亡矣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垠之中則陋矣秋豪爲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猶天

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則亡矣猶然不形而神挈然有形而不知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

觀於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

目聰明其川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而精神定）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天地棄知慧而自然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之而不知（使各得其正分而已）淵乎其若海（容恣無量）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魏魏）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于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

（陸德明曰物字是兩字故下標言）所與王之所起也（如斯而已）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乃不足惜）忽然而已（注然勃然）渙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承上）生又化而死（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人類悲之（死不哀）解其天弢墮其天袠（倒脫紛糾也）紛乎宛乎（變化網緪魂魄將往）乃身從之（無為用心不形之間也）乃大歸乎（不形乃成若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賊其形矣）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則不論（憒然不覺）乃至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聞不若塞（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弃而棄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問東郭）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每下愈況（循大泰也（夫監市履狶（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言無所不在而方彼怪此則不及質也）正獲之（從而任之）聖人遵之而不違（順所過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過）調而應之（調偶而合之謂也）帝之道也（偶而應之）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于下賤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逃物不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之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憂彼無窮也 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陸德明曰寥已音料共至玄之詞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無爲故也寥凡吾志寥空虛無往而不存 寥已吾喪我 天地之往古今之來 宇宙也 不徙 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而不存 萬物之所一也 萬物自一耳 視乎冥冥 冥冥而視 聽乎無聲 無聲而聽 冥冥之中獨見昭昭 昭昭之中獨聞眇眇 眇眇之中獨有精神 精神之極入於天倫 天倫自然 淡然無極而衆美從焉 衆美從焉而萬事理焉 萬事理焉而動以天行 動以天行而萬物化焉 萬物化焉而生生不窮 生生不窮而死死不止 死死不止而與天爲一者 與天爲一者 天地之往古今之來 宇宙也 不徙 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而不存 萬物之所一也 萬物自一耳 視乎冥冥 冥冥而視 聽乎無聲 無聲而聽 冥冥之中獨見昭昭 昭昭之中獨聞眇眇 眇眇之中獨有精神 精神之極入於天倫 天倫自然 淡然無極而衆美從焉 衆美從焉而萬事理焉 萬事理焉而動以天行 動以天行而萬物化焉 萬物化焉而生生不窮 生生不窮而死死不止 死死不止而與天爲一者 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其動其靜 天地之常 常理也其有終乎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爲罔者虛無之謂也人知遊乎馮廓廣漠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與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故冥也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其際然自有所謂際者也 不際之際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不際者也下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之不際者也下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既明物物者無物人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物之者誰乎哉皆忍然而自爾也 奚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奚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投杖而笑 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投杖而笑也曰天知予僻陋慢詘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自看吾已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達杖之使莫足與言也 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 今於道秩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秩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明夫知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冥冥而論後非道也明道之無名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 亦有數乎曰有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小可以大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許石城曰只是形容道不可見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由于知也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問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道者。不聞道。聞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道也）道無問。問無應。（絕學去辯歸于自然）無應應之。是無窮也。（所謂真空）無窮。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有也。有亦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不得一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無者無物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已矣。光曜問乎無有曰。子有子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知道。（雖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而終不問也）是問窮也。（所謂真空

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于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顏淵問
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以心順形而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形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
化與不化者任彼自爾無心也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悉其自化耳非將迎也
化而悚然入於宅寧
而處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而止猶韋氏之囿黃帝
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去無心而順化乃聖聖之所遊處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鑒也而況
今之人乎聲色也夫儒之師天下之難和者稱能和之而況其凡乎聖
人處物不傷物物也順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故至
樂與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然而
樂與山林皐壤未善下我而我樂也故而樂也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哀不足哀也哀樂之
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
旅耳爲不能坐忘自得而哀樂所寄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之所不遇者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道者即不知也知能徧
知所不能者不能強能而不能所不能
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其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有生者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爲
皆得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也
薛頼濱曰此章人名地名皆假爲之者大旨
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聚訟紛老子知
者不言等意
泚甘泉曰以不知爲眞知以有窮觀無窮
歸震川曰通篇以無知無爲無倫立論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七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八 共八千四百五十七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共一萬四百五十三字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然飾知挈然矜仁灘腫之與居擁腫鞅掌之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呂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南華眞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一 竺塢藏書

道經明日以人名篇

郭注漢日語於能言曰無不合道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子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寫物像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然弟子曰不然畏壘反此彼不擇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呂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南華眞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二 竺塢藏書

歐陽公曰此下理不續而語甚奇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于利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是其於辭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混然一之無所治爲乃濟舉賢則民相軋舉賢相推其性以特其所任知則民相盜眞不足而以知繩之則僞生非盜如何之

庚桑楚擁腫不材之木也以其無所可用故得終其天年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夫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萬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無所復顧吾語女大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後以致斷幹）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趎音鳴）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全其分也）抱汝生（無攖乎其生之外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開之而物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骸非我之難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快三言而來故）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其後以致斷幹）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趎音鳴）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熟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捷閉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拘生其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于外則心術塞于內欲惡韄于內則耳目喪于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韄猶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聰惑于外而心術流蕩于內雖繁手以執之猶繆以捉之弗能止也）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
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能勿
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能止乎止于分也能已乎無逆故述能舍諸人而求諸己
乎舍捨棄而彼能脩然乎無修飾也能侗然乎無知貌也能兒
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
知終日握而手不捉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行
非係于色也

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趨行無所趨居不知所爲縱體而
委蛇順也而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
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
之德曰奚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非自爾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與物共不
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
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猶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曰未也吾固告
女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爲不至也但能閒而
學者自至耳尚不自至則雖

閒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言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
也禍福生于失得人災由于愛惡今槁木字泰然無自而來
也純厖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字泰然而定
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發乎天
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人物則自
然而定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恆人之所脩以常泰有恆
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戎然獲助也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
天民此二者其

以泰然而自得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
非爲而得之也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
不能辯也凡所能者能知所不能知至矣所能知不
必說理不能備物以將形順其成形而滅不虞以生
心自生耳非慮而出虞者意謂欲之心也廣者德之廣也
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有窮通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成之若命故不可
者爲而致惡人也

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者謂有持

不動于物耳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其實非持也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乃發而不持也持則不持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乃發而不當成何由而當業入而不舍事不易其分內每更爲失其分內每更爲失而不自知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有斯形者尚能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窾然自生入無竅窾然自死出無本窾然自生入無竅窾然自死以爲物也行乎無名者券外者志乎期費者有形者也有實而無平處有長而無平本剽有所出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入無竅者有實而無窾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有實而無窾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有長而無本剽者有長而無本剽者有長而無本剽者有長而無本剽者有乎死有乎生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門之天門蓋云象妙之門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門之天門蓋云象妙之門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門之天門蓋云象妙之門也

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其散而聚之乎也以死爲反也還融也是以分已雖微均之然已分矣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公族昭景若藏以封而昭耶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族也

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有生賊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族也披然曰移是既披然而移之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之移已言之矣已著于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有臘胲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隱謂屏廁爲是舉移是以寢廟則屏廁則以偃溲嘗其然沒則寢廟之是移于屏廁矣彼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

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所以知則同也因以乘是非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物之名實各自有因以已爲質質主也物各謂已是足以爲是非之主使人以爲已節人皆謂已是故莫通因以使償節當其所守非眞脫也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不能隨所之移是今之人也古之人無非何移之有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同其所同蹪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以遨言遨謂之無所辭滯大親則已矣親則忽非足故曰至禮有不人不人者親人若已親人若已也至義不物各得其宜物物也至知不謀謀而後知非自然知至仁無親無所偏親至信辭金金玉者小信之貨至信則除矣徹志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動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知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動以不得已之謂治動而放則動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名

得其實則願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善中取譽矣理常俱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天而拙乎人者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

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于天即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俍于人矣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即是能天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部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物必逃之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逸情安在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故聖人以斯爲道覽求無爲于恍惚之外哉

王元之曰此篇問答體而自分兩截滔滔中時出奇句

劉須溪曰逃名養生以無爲爲宗使人不得而名之

歸震川曰首論至德之人次言脩身俟命次舉生死學術之辨次言去累完德末言遺毀譽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也

也介者拸畫介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以好醜在儀故拸而棄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無賴故不畏死夫復謂不飢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忘人因以爲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彼形骸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無不能無有不能爲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已之類聖人之道乎至緣于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此故是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

徐無鬼第二十四 參予四百三十九字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耆欲好惡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其言）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超然驚貌）（嘗嘗也）（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眞人之言何避哉物所好之可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竭以說故悅耳故悅）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知其所好則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踉位空貌）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跫然足聲）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眞人之言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眞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欬其側者乎（得所至樂則大悅也）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眞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耶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爲君而恣之無恣）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久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說興說興則爭爭則凶器也造兵則禍生于後禍生于後者乃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可以偽成之乎前偽成于前則偽生于後偽生于後者乃惡器也且偽哉偽成則毀偽成則虧毀虧則有患有患則憂憂則反菑菑則兵兵則人有形偽必作形偽必作則禍至禍至則身死兵出而無名出而無名則殺人之民以資己之私以出無窮之求而應無窮之欲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鶴列成兵也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虐兵走馬無以戰勝人拿其實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則失耳無以巧勝人拿其技而技各有所能則平無以謀勝人以道應物指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則彈壯非吾己情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能已則莫若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吾所以能使民之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吾所以能使民之道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

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焉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無帝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暫病有長者教予曰今日出而遊日出而遊今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事焉各自若則無帝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然而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圃於物者也不能自得于內而物迷矣歸欲之而物迷矣歸欲之而不可得乎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事焉各自若則無帝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然而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圃於物者也不能自得于內而物迷矣歸欲之而不可得乎

中民之士榮官飾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隘士之不同若此易其農夫無草菜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方事則不比能同則事非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做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情錢財不積則貧者憂物得所者樂也權勢不尤則奪者悲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事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隘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

爲五果孰是邪若皆是也則五子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鬱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夫或吹之而橫自以爲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常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二十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魯遽以此爲其弟子然亦無異同應同其事能爲其事也且若是

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非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莊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鎭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也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以此爲至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

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鎭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以此爲至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其求鈃鍾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者自投于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器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俱得止而不能自投于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非謂謬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安中者非非而自是者非惠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

闔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言若此而非莊子自況豈與斯義）送裴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堊白土）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隨目所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間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尤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則事鍾于已而舉下無所措手足故遠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狙青組有一狙焉委蛇攫搦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敏疾搦按也給續也）搏捷矢（捷速也矢往疾而狙猶能搏）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貴若有道之人）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伯子基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山穴屬禾田禾屬穀）睯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慕爲榮）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益遠矣）仲

尼之楚，楚王饗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于會同，百姓之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是以有梁三尺，未足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荀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荀所言爲不言，以言爲未之嘗言，則雖言出于口，故爲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才能忘言，今將于此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鄙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樂，其用心甚可哀，而言之辯，此二子，謂不道之道，彼謂之道，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止于言，仲尼謂：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廣，無方，然總于一也。）知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不能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明受之無所不容，故大。）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汎然都任，是故生無爵，（有而無之，）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有，）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名不立，（功非已爲，故名不在物，）此之謂大人。（若爲而有矣，）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賢出于性，非言所爲，）而況爲大乎！（夫大愈不可爲而得，）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德乎！（唯自然乃得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知其自備者，不合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已而不窮，反守我理，自通，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大人之誠，（不爲而自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梱也將與國君同死。子綦曰：歸，女無言！女不祥！吾與汝遊於天地之一氣耳。今汝以人之形離，則唯人之言是懼。且人特以天地爲一大物，吾與汝皆在其內，一氣之變，安寧之極，而同乎無有，今汝喪其知以離其形，以與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撄斯不也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斯須頃耳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僨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僨之何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吾以是泣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泣之無幾何而使狶之於燕益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者也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留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尚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將且假夫禽貪者器械其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穫其志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際制不止乎一人譬之猶一覩也覩劃也萬形而以一劑劃之則有傷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不偏有

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老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于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反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自至耳非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好而致之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于民則衆淳于舜則形矜以目視目以耳聽之所以有天下出于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

郭象川曰無智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而自平）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玄會）古之眞人以天待之（居無事事斯得）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事愈荒）古之眞人得之也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于生爲或復爲失未始有常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屏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鵙目有所適（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適其分則大均也）大方體之（體之以大定斯不待也）大信稽之（稽之以太極則明無所作也）冥有樞（冥之則有極但當至理有極而不見其極）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解之也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夫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雖頡滑不同而無方）而不可以無有實（萬物各自有實也）古今不

郭象川曰物物

郭象川曰吹噓

郭象川曰扇形

郭象川曰見得一邊迷得一邊

郭象川曰無常

郭象川曰無智

郭象川曰以後論大觀地說

郭象川曰以明世道明矣

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其反也緣功（反實不作而成）其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已寶有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身之禍）不知問（爾之所由生平）故足之於地也（不知問爾之所由生平）有心而情心以救禍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虛）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眞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大目視之（用萬物之）

代各自有故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推而揚之有大限也圖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而惑若此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異名也

眞西山曰勞人損已騎人損已近君反爲災人歸反爲苦總不爲物所攖爲眞不惑

陸放翁曰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爭奇獻怪遊涉此者即可新耳目長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歸震川曰忘形去累不徇物不拘方黜聰明巧知收斂忘言不求福不阿世聖人狀智道無常尊局識見徇物變則損已惟達觀道則至矣大矣

則陽第二十五 武子五百二十五字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不谷聞之曰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劉須溪曰待人必待其所欲人名篇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能言之此從夷節師上生得故名但言彼師不若公閱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擁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揚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顓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非相助以德相助以道也

尚進故德薄而名消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無欲樂以修廢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窮之可苦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不以爲其物自若通彼而不喪我故惑不言而飲人以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喪我

和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閒其
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歸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閱休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
人達綢繆所謂通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洞照而不知
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天爲
師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役命而師師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非此
赴名而高其迹師往而動其名也憂乎知而所行恆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
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物無
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
人鑑之聖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于人生便
有見物之美而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人
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于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能之可喜由其無
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
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人之好之亦無已人
性也若性所不好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
豈能久照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若人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若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
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若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
與物化終始無幾無時忽然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故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
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試舍其所爲乎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
人由乎聞知則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安性之所
有時而衰也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死丘陵
草木之緡緡合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
聞聞者也見所當見聞所當聞而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乎以十仞之
臺縣衆閒者也衆之所目耳鼻口所當閒而猶
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故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
也若之何無乃冥合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
傳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從師而不固也任其自聚非固之
爲事也若之何雖司天猶未免於殉夫足事滑
之也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
所以名寄于物而功不在已之名嬴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
非通足也故曰嬴然升心者寄于群司則其名迹竝見于彼仲尼之盡慮爲
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何思何慮然不動感以盡矣若有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若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
與物化終始無幾無時忽然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故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
也若之何無乃冥合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
傳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從師而不固也任其自聚非固之
爲事也若之何雖司天猶未免於殉夫足事滑
之也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
所以名寄于物而功不在已之名嬴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
非通足也故曰嬴然升心者寄于群司則其名迹竝見于彼仲尼之盡慮爲
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何思何慮然不動感以盡矣若有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若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

輔萬物之自然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今所以有歲而有日者寫有死生故也若無生無死則歲日之計除也 無內無外 無內無外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輔霖川曰瑩心誠敬孔也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輔霖川曰日日依成虞淳全難分有內方有外內外相忘而三件都是一箇道理道本大同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 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劉陽 三十二 竹三堂藏書

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有兩角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迷所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君曰然 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 王與蠻氏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彼天地共在無窮之中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自辯所爭者細惘然如也況魏中之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劉陽 三十三 竹三堂藏書

猶一吹也 會不足問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 與民同 自藏於畔 違不榮華退不枯槁 其聲銷 損其名也 其志無窮 規是也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心與世異 是陸沈者也 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是其丘之著於已也 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

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梁逸曰得逍遥也）夫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鹵莽滅裂輕脫也未盡其分）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今立人之所聚（其分無所不至）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夫遁離滅亡以衆爲）

（梁川曰養其深遠）

之所致也若各到其極則何患也）故囷菌其性者欲惡之孽爲（形井欲惡害禾理性雀蓋性兼陂始萌以扶吾形（形井欲惡引性）尋擢吾性（以從欲惡引性）並潰漏發不擇所（神氣傷）出漂疽疿癰內熱溲膏是也（此囷菌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梁川曰養其至分）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相矩學之人）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梁川曰化先正已）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梁川曰有分別盡無分別）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殺有則辟

（梁川曰有分別盡無分別）

戒以莫爲其榮辱立然後視所可得已乎（榮辱立然後視所經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奪其所（梁逸曰得逍遥也）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奪馱之間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視所爭（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今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失爲在已（君莫之失則民自正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驕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而愚不識（反其性理用其性則皆識也故爲物所蔽則皆愚）大爲難而罪（大爲難而罪之人）不敢（爲物所蔽）重爲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遠則皆勝）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以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主日典僞士干例詐）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君莫之失民自得矣）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上當責也）十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于彼我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順物而變然也）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萬物有平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忽用自然故莫見也）

郭象川曰不能知而自然之出乎自然也

郭象川曰道無分則

郭象川曰因性自爲此答得之

哪無其生止其出者爲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通知其窮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知任我知知之所知而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不能用寄身無地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即是無道之名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濫一作監也

大史官名大弢人名伯常騫狶韋皆人名

郭象川曰言靈公生成爲靈

此無禮也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鰌爲賢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爲無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善故仲尼問焉

猶韋曰夫靈公不冯其子不馮其子謂無子靈公殯未葬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爲者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之在已不亦妄乎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乎自然也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無私天下之風一也是以自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其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并天下一萬物而爲羣異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珠含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所廢而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脩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文武則皆偏而有時而闕矣豈能常然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各止于實故無爲各自爲故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而福淳淳流行反覆不窮

所宜于此爲美于彼或以爲宜自殉殊面是不能離也

正者有所差正于此者或差于彼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無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也此之謂丘里之

言言于天下可知則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者以數之多者說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者說道而及那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形之名大以號而讀之則陋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乃將得比哉無可得而比非乃將其不及遠矣今名之域而況其實乎是遠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名者名其實者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同氣者或之使起于陰陽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猜之可志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事故之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然非無所生之道能生之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然非無所生之道能生之大公調曰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之自然也隨此以往至于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及處物之所起皆發起自

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就正於其情就偏於其理季真曰道其爲也接于曰道或使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大公調曰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物有自然非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而不爲或之使莫之爲者未爲而過去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或之爲而過去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此而生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爲則虛無使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可言其實至虛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于言意味生不可忌然自生制不由己死不可徂怎然我不能禁也理不可覩通于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爲之相代也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此二者世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但使不爲而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皆常自然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卓一陽曰如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之大則足言意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有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爲而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于自爾非言默而議也）

曾南豐曰此篇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陸儼山曰人當求道不可以名利役役大道

歸震川曰一言至德感人二叙道本統同二

混然不必求起止不必言有無

指見道息爭四指得道避世五言學

深造六言化先正已七言道本無分

別八論靈公末陳至言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外物第二十六 七十五字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

三年而化爲碧（猶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通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紘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行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所遺而陷于憂樂左右無宜也）蠭蟜不得成（於之愈重則所在不得成爲難莫知所守故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奉殷者（商而開也）慰昏沈也非清夷平簡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故也）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

於是乎有僊然而道盡唯僊然無拴通貌自得道乃盡也莊

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

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邊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大何益任公子爲大鉤巨

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

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

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術小大各有所適也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髮壁其

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禮

者先王之陳迹也門井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焉則迹不足情也老萊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

上而趨下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耳却近後視而上僂視若

瞀四海視之偏然以爲君子瞀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臣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斯爲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仲尼揖而

退設其不進也敬然改容而問曰棄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之

可進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驕萬世

之患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故不可轉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

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寘而皆自有略無那及之事也惠以歡爲驩終

身之醜惠之而歡者衆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矣然

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開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者閉

閉塞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順之則全靜之則進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藏故遁而弗有也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而無以相賤所以爲人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不逆於元君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無遺筴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有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無知然雖有至知萬人謀之而不用其知乃平泯也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高時應務所在爲正順人而不失己本無我隨時因物何生何化天下莫足以傷之故能與化俱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卑而學者尊古今無所尊古今失其原矣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高時應務所在爲正順人而不失己本無我隨時因物何生何化天下莫足以傷之故能與化俱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卑而學者尊古今無所尊古今失其原矣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高時應務所在爲正順人而不失已

之有知者恃息凡恨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其不殷非天之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情息不情知也然知欲之用

罪

耗之由人非不得已之旨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通理有常運人

則顓塞其竇無情任天胞有重閬閬空也心有天遊

遊遊不滯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爭虛心也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攘擾通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自然之理有深故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避其實

名溢乎暴名美于禁暴則謀稽乎誅誅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知出乎爭平任則知無用

知生乎守柴塞也官事果乎衆宜

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乎始脩夫事物之生皆有始

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也皆誠可以

休老非不也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謀有故佚者超然

不顧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

卽聖人也聖言其內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

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東城門名

劉須溪曰其駁其台語不淺次否有深意

轉昌黎曰此言庶之爲用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衆實而孝夫無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狄爲傷性逆至于此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十忘聖無意乃知無所

不知大道

歸震川曰徇外則伐生損道則有釣利者有盜儒者去矜泯智無爲高行貴在得意忘言也

寓言第二十七　九百三十一字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于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循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見有吾連叔之籍皆所以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　互相非也　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三異同處而二異說其所取是必不論者俱異而獨信其所是故借外論十信其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艾　耆艾以其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俱非所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

期年者是非先也　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俱非所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　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其信之此俗之所以爲安故而習常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曰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不言則齊　誰能定之哉故曰無言　言彼耳　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論之　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論之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　互相非也　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三異同處而二異說其所取是必不論者俱異而獨信其所是故借外論十信其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艾　耆艾以其

而已若使人心服不違以定天下世人之矣乎不可謂是者不能及也

知而不復其本鳴則生亡矣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爲擧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我也

心服而不敢蘧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譬猶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及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何人也邪仲尼曰夫子山林之鳥也自山林而入於庖廚夫子不忍見而生之不食其肉不殺其身不窮其命不絕其理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猶無係也天無係者親

惡同故無往而不安此言久閉道而天道自然將忽然自忘則被累日去汲汲至十無日生

有爲死也生而有爲則喪其生勤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適無不適而果然惡乎求之自足皆已莫知自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哉

自也夫生之陽運行其終始不由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由有也而忽然獨頓非由有也而忽然獨頓非由有也而忽然獨頓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面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睢睢盱盱跋扈之貌）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人將良難而頭洼）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者送）

（陸德明曰以事名篇）

（陸宣公曰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性總重養生上）

讓王第二十八 玄千七百六字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善卷人名）

（陸德明曰善卷不知何許人此則隱者之名稱）

（綠老泉曰孟子論不爭地以害人此則隱者之節故不受事之始終不貴韜斂）

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蔭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擭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豈又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荅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供靡衣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大下也。王謂司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吾知其賢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

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飤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真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然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舊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子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繩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

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荒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卒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昏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于胡不立乎昏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匿兵而保威脅民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卓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節以終始此爲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使貪冒之人乘天關入紫庭病時俗之士徒足以激貪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蜂不得入爲其事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于蒙埃塵者乎其事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遺遂至乎之嗜也伯夷之風使虛暴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徒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

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鄙恐爲人所竄易

歸震川曰此篇歷引溥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者

盜跖第二十九 本七百〇二字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縲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餚之膾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搤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貢比干伍子胥子貢皆不足貴也

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貢也世謂忠臣也然卒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子貢皆不足貴也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荒荒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閒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妄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寓言也子張問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寓言也子張問君猶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既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巽行不任則不利故觀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利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盜蹠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盜蹠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既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巽行不任則不利故觀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利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盜蹠窮爲匹夫今爲宰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舟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言尚行則行矯賢士則士偶故虔行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貴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悵惘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及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討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禍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侯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縱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聲色貨利知足者所不爲

常足

韓文公曰讒佞刻聖戲劇夫子蓋效貍莊老而失之者

王荊公曰語鋒略與史記日者傳相似其文肆而逸

陸秀夫曰此章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

歸震川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矯行傷生以求聲名富貴有激之談也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十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八字九字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之自王有則猶以至下絕建邦諭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剛強故匡諸侯而天下服

楊升菴曰為民者觀其所以死鋒行鋒缺者命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已

續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背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旁上法圓象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一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意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

服斃其處也

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雖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生所作

歸震川曰舉大明小諷諫之例通篇一意

漁父第三十一 七千五百十四字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拳而引其船顧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賊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刦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戕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而哀強怒者雖嚴而威強親者雖笑而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借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韓昌黎曰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熟讀莊子者不能辨

孫莘老曰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歸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眞而道存矣○通篇一段問答

列御寇第三十二 七千五百八十九字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飾形諜成光）（舉動便辭而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鑿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夫賽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于人）而利也薄其爲權也重（權重利厚可以動人）而人莫之知也（不知其爲權）而況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乎（泛無其能有心遨遊）

夫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自以爲未始學道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炊）（爲其妻執炊）食豕（飼）如食人（飼豕如人）無貴賤（無貴賤之別）於事（於事）一視同仁（一視同仁）（無貴賤之別）自以爲未始離（離道）也（自以爲未始離道）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詠之謂）祇三年而緩爲儒（祇適也）（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墨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相與辨其父助翟（翟）（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之助弟（助翟之弟）故應（應）（故應）自後（後）死而見（見）爲儒（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已）化而不能順已（順已）以良師而便（便）怨死（死）（良師而便怨死）稍誠之至（誠）故爲狄（狄）相之實（實）（稍誠之至故爲狄相之實）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皆承上文而言報報其性不報其性）其爲也（爲）（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學習之功）成性而已（成性而已）豈爲之哉（豈爲之哉）彼故使彼（彼故使彼）夫人以已（已）爲有以異於人（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彼自美其儒）（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者乎也（者乎）鬬（鬬）胡（胡）（鬬胡）嘗視其良（良）既爲（爲）（嘗視其良既爲）積學之功（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不知其性之自然）者（者）不報其親也（不報其親）無其身（無其身）以平性者（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貴賤不失其倫）也齊人之井（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捽）也故曰（故曰）今之世皆緩（緩）也（今之世皆緩也）

夫穿井所以通泉（夫穿井所以通泉）泉（泉）（泉）所以給（給）人（所以給人）無所窮（無所窮）而世皆忘其泉（而世皆忘其泉）（泉）性之自然（性之自然）

（褚寥川曰惜泯分別至死不悔）

徒識穿鑿之末功固微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綠之篤以爲學文故能任其自然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以爲已功者遁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褚寥川曰怠言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不安順百姓之心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人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知雖落天地未嘗隔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褚寥川曰怠言）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周初支離皆人姓名泙音平單音善）

（褚寥川曰怠學）

（褚寥川曰怠學）

（褚寥川曰混初）

（褚寥川曰混初）

（褚寥川曰怠學）

（褚寥川曰怠學）

（褚寥川曰怠學

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當時也）難治也（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施之非物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位以王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爲內刑者動與過也（靜而當則內外無刑動而過分則皆內刑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陰陽食之物而過分則皆氣傷于內金木之宵人）離外刑者金木訣之（不由其道而妄用金木以訣人之生命）其人之生也（非眞人未有能之）自非眞人孰能止其分者（止其分者以安外內受刑但不問上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險外而幽隱以深爲凶）

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釬（言人情狀之反有如此者）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爲難分耳未爲殊絕）故其就義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徵不肖難期然觀其所以觀其所安按之不窮其所由察其所安按之不窮幾可知也）

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于受役也然天下所長自困）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枝物而行者也偃佚不能備執者也畏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得達也）知慧外通（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性而解乃厚其身耳）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悟之貌）達於知者肖（肖失散也）達大命者隨（泯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住乃悟也）人有見宋王者錫

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其珠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夫取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爲其所有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

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使物各歸其根根無師已無師已無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名一人而已無師已無師已無不離於生成也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

百家之類皆自以爲知之極

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此四名之類皆出於古之人君子而賢人君子少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

所服膺也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

曲畛所判

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民理顯然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本數明故末不離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所以備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確外也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

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循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用其迹而迷於迹故也賢聖

道德不一

百家

天下多得一

察焉以自好

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

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雖

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以其偏任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況一曲者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全人難故也

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道術將爲天下裂

裂分

道術將爲天下裂

離也道術流弊逢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不侈於後世之大體則天地之純也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物儉則庶故不聊也）以繩墨自矯（矯厲也）而備世之急（急謂不給也）作爲非樂命之曰（度衆所能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許石城曰當以矯治爲宗旨爲是）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已之大順（解大神曰生不歌死無服不惟無服不歌死無服不惟皆勤儉各有偏救以闕爲非也）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夫物不足則以鬬爲是今墨子令百姓自以爲是則欲令何制其所以不鬬也）其道不怒（但自以爲是則欲令可怒皆異意也）不與（不與物皆同乎己也）毀古之禮樂（苦圖不若莊子）

先王同（先王則志其異然同爲也）皆得（得而不知所以得也）而不知所以得也）又好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爲是則欲令皆異）不與（物皆同乎己也）不合（不足則以鬬爲是今墨子令百姓自以爲是則欲令皆異）不與（不與

陸儀山曰詞語何等明快

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于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衆適性爲上今墨反之故爲下）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爲其眞好重聖賢不將求之不得也無奈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爲眞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忮逆也）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爲始（不欲令相侵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以聏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請欲置之以爲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其于以活民爲急也）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而調）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聒音括）（聏調之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不辱）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不用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曰我必得救世之士哉（揆斤高大之貌）曰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乃周）教則不至（其于以活民爲急也）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遍之（遍都用乃周）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自然故薄之而

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于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功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終身無譽忠生于譽譽生于有建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曰德天之理故曰德不肖無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愚知俱宜賤富位豐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以常無有則所謂建之者自建也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萬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師所謂主之以太一也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物來則應隨而不藏故功隨物去形物自著故物形各自彰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常無情也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情全者不失所得也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者不自是而要萬物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非知過分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自是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時而成之常與道俱無費也無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為以偽神器不可為以偽成物為物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物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道也其自生邪故古人不問無崖之分內守其分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錞然而有餘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皆物之所動以為用己獨取虛守沖泊以待擊而不應故其身日受天下之垢雖辱後之所歸人無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歸然而有餘立無為

於各隨物故物也以深爲根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爲之淺也以約爲紀去甚也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全違無爽也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違逆則敗斯正理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鏃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以天下爲沈淖不可與莊語累于形名以莊語爲莊而不儻故不與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萬物其言通至理正書萬物之性命也不譴是非比眾是非故以觭見之物而行以與世俗處形骸于物其書雖瑰瑋

而連狂無傷也還與物合故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上有也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

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施惠之能其猶一蚤一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蘇老泉曰序古今之學問猶孟子末篇意自列其書於數家中而序鄒衍於總序前便見學問本來甚正

丘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爲經精神命脉隱中自見史遷稍湊泊班固便遠甚

歸震川曰先叙道術根原後別諸子而莊生自爲一家末歸恩子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十終

天籟何聞火傳何指飛鵬何自夢蝶何因道德之旨
微矣逍遙之說繼焉揆厥大端其說有二乾坤其運
旋乎日月其推行乎化者其圖南乎知者其遊北乎
聽以氣乎息以踵乎泛泛乎其無所止乎郰郰乎其
若有喜乎能兒子乎能抱一乎是皆載營魄解天弢
示綱維明竅妙辨祭祀之非齋擬鉦鍾而有造忘適
之適無適非天不言之言有言皆道上士勤而行之
下士聞而大笑此其說之一端也有睽妹者有濡需
者有堅而緩者有綏而釬者雉之奇於樊者鮒之困
於轍者彼之悅夫役役者貪者憊

者惴者佚者漸毒諫滑喬詰卓鷙樹卷傖囊佝僂終
日是惟醒其醒覺其夢啟其幽昏疏其壅哽穀音以
解之俾相忘於是非螳怒以規之使各長其壽命曲
給甚憂以悚物聽又其說之一端也綜斯二說達以
三言寄之無端寫言以悟之假之無忤重言以昌之
彌之無迹卮言以曼衍之亦虛亦實亦隱亦彰亦奇
亦正亦詭亦莊恍兮惚兮不主故常自非耳目內徹
言象俱忘將指履而跡誤問影而形藏不且驚若河
漢而致歎望洋也哉僕本小夫窺聞大理腐鼠在地
嚇者奚來驪龍有珠探之未獲望北方賢者故國永

懷問南郭畸人眞君何處噓噓傲精神乎蕙茂我何
能無慨然化糟魄爲神奇是自其所以乃
光緒十有三年歲在丁亥孟秋之月宛平陳壽昌序

南華眞經正義
內篇目錄
逍遥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凡例

一太史公謂莊子之言本於老子漢書藝文志列莊子於道家自是定論是編發明本義語不離宗一洗援莊入儒之弊雖明心見性之旨間亦證以釋家言然派異源同故非淄澠之强合也

一莊子之言有三曰寓言曰重言曰卮言其實重言卮言即在寓言之中而寓言中又有寓言自來註莊者都未道及是編層層解剝不主故常或即愚者之一得也

莊子以文載道神明變化不可方物讀者但賞其文猶皮相耳是編即表測裏略文采而揭心傳以意逆志庶幾近之

一是編於字句中尋常疏解大半采自前人然詮釋雖同宗旨自別識者辨之

一是編凡語本老子者句下加口語見列子者句下加○合音處句下加•間有合音復見列子者句下加⊙俾閱者開卷了然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冥者海也。不曰海而曰冥。以不窮兮冥兮。其類從也。易云離爲雉。飛鵬之象。可類推焉。魚化鳥者。陰盡陽純。所謂坐生羽翼也。海運者。精足而氣自動。化者自化。徙者自徙也。釋南冥以天池者。天爲純陽。以喻元精非凡水也。漆園開宗明義。寄喻精深。鍊精化氣。取坎塡離。大道盡在是矣。齊諧者。書名。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摶飛而上也。扶搖。風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於時陽氣大動。鵬乘此氣息而去。後天爲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之。引齊諧以證前言。藉明精足化氣之理。在天爲風。在人爲息。皆氣也。水擊者。水中有氣觸盪也。漸充漸滿。聚而上行。故曰摶扶搖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天地間有氣息相吹。其紛紜蓊鬱。浮空無定者。野馬塵埃是也。蒼蒼非必正色。仰觀如是。俯視可知。彌綸上下之間。亦積氣之厚故耳。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坳。窊下也。則芥爲之舟。芥。小草也。置杯焉

斥澤小鳥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謂大知小知之分類如此也又引湯問以爲齊諧之證蓋謂陰消陽長皆於氣辨之易例凡坎在上卦稱雲雲猶大也水氣絕則坎變爲乾卽道所謂精化氣氣化神也至於魚鳥同在天池可知眞精眞氣皆不離元關一竅彼斥鴳之笑亦猶下士之聞道耳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如斥鴳之自以爲至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猶然笑貌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內則榮衛外則榮辱竟通境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謂世人能如彼雖然猶有未樹也不能超然自樹於塵垢之者不多見也

外猶未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順利無凝之意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乘虛策空隤然自得於清飈致福中求之如彼者亦不多得匪但世俗也此雖免乎行無行役之勞猶有所待者也非大之至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六氣六時之氣辯變也以遊無窮者點遊字彼且惡乎待哉至大者如此故曰至人無已不爲我相神人無功不爲世用聖人無名不求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爝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鳥之小者偃鼠鼠之大者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言君天下者美名之歸子則無需此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此證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一往直陳更不回顧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謂言辭詭異若別有逕庭非尋常出入之所經也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點神字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淖約好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宜汝不信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時是也謂此聾盲之言猶之言猶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孰旁礴猶渾同也蕲求也亂治也弊弊經營之貌

此其文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粗迹。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此證神人無功意也。抱朴子云。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一曰太元。一曰長谷。皆取象於身者。藐姑射當亦如之。藐幽渺也。山。艮象。人身中之土也。神人者元神也。淖約若處子。專氣致柔之謂。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呼吸元氣以求仙也。乘雲御龍。形神俱妙。以此言遊。則四海曾不一瞬。何逍遙也。龍乃靈鵬合象。取義尤精。本魚所化。如鳥能飛。又屬純陽之體。脩證至此。合精氣神爲一物矣。至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磅礴萬物。以爲一世事。豈猶玉之潤水。珠之避塵。純任自然。并不見其灌溉滌除之迹。神也。效如此。卻非弊弊以天下爲事。

者妙萬物而爲言。其妙可窺。其神正未易測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資貨也。章甫殷冠名。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舊作許由。缺王倪。被衣。汾水之陽。此既見而返也。窅然喪其天下焉。窅然。茫若自失之意。

此證至人無己意也。四子。水火金木也。山。土也。五行以土爲歸。張紫陽所謂四象交加戊己中也。水北曰陽。歸至汾水之陽而喪其天下。喻人至陰盡陽純。則得一以清。六塵不滓。覩形覩物。惟見於空。身且外之。何論天下。其棄如敝屣也。不猶越人之視章甫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匏也。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實。子也。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堅重難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落。廓落。言大而無用也。非不呺然大也。呺。音虓。呺然。虛大貌。此原其始之辭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掊。擊破也。

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猶言茅塞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山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卷。通拳。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人皆厭聞。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狌。生。狐屬。嗜雞鼠者。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跳則跨空。似梁。之不避高下。中於機辟。辟。法也。機以法於。故曰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斄。犛。山獸。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忠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廣莫、猶廣漠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點逍遙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道以無用爲用。方成大用。以不用用之。方是善於用大。小而無能者生。卽狸狌豫牛而無能者生。卽狸狌豫牛。其天獨全。元之又元。衆妙之門。蓋別有藏身地矣。彷徨無爲。一念不起也。逍遙寢臥。一念不起也。逍遙用之。故能無老死。無苦集滅道也。

杜下傳道。致虛而已。南華則揭精氣神爲始基。而心有天遊。其源清而不滓。故雖有之爲利。終以無之爲用者。示人以象帝之先。此逍遙之大旨也。太史公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信哉。

之竅穴。似鼻。南竅。似口。一竅。似耳。竅斜入。○三似。杻上橫木。似枅。羅杜橫木。似圈。屈木所方。似臼。擣粟器。竅淺。○以上分。凝竅形。激者。聲也。謞者。聲疾。叱者。聲止。咬者。聲細。叫者。聲高。而聲相。吸者。入而聲揚。謞者。下而聲實。深而聲留。咬者。出而聲虛。漏而聲窮。前者唱于。聲輕。而隨者唱喁。聲重。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風清則相和之。聲小。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厲風。暴風也。濟。過也。虛。寂也。此蓋合衆竅而言。而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調調。樹枝搖動貌。刁刁。不閒。其可見者如此。○前後小大。自有之無。風勢不同。聲形亦異。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比竹。簫之屬。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己也使聲由出成其自取有是窾郤有是聲是怒者其誰邪言數之鳴風使之風使之怒又誰使之邪可知其自取聲本竅之自取也

何厲也此不咎之咎也○此蓋以風聲形物論也聲由風生候起候滅論由心造何是何非必無風而後

眾竅怒呺必無心而後眾論息此漆園欲齊物論而先喪我也○引子綦之言止此大知閑閑廣博也小知間間分別也大言炎炎光眩也小言詹詹詞費也所

知所言之事理不無鉅細故知言亦別大小非於此分優劣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相接爲構營構生日以心鬬縵者竟心窄者深心密

巧且慧也其司是非之謂也司主也日是日非以己爲主其留如詛盟詛往盟來拘且爭也其守勝之謂也好勝之念留守於中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言心鬬者神勞精鬬已如秋冬之衰殺猶復奔馳索死不肯暫休沈溺日深元氣不可復矣其厭也如緘

者心細小恐憂憂大恐縵縵迷漫失精其發若機栝張機省栝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閽者老

而爾丁其藏身亦日固眞宰汨沒有如滿溫將涸之水無復生氣也喜怒哀樂慮多思歎多變反熱慘悽姚美好佚縱逸啟開態修飾樂出虛蒸成菌

悲變復熱慘悽姚美好佚縱逸啟開態修飾樂出虛蒸成菌喻人種種情態皆自無而有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循環一來

一往其往者又若預此於不知起於何日人之歷逆起環生亦猶是也已乎已乎息心語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謂此日月推移必默有主張是者人能於旦暮間求得其故則知天之生人以此人之生心亦以此也芒昧也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也固若是芒乎芒昧也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神依形立形不盡則神不亡然第循分待終亦可傷矣苦之何相刃相靡者更自速其死也眾生顛倒覺

者其誰。推至人超然物外。薪盡火傳。其斯爲善知識與。○此蓋曲繪物情以明物論之所由生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人非能自得師。無以復其明。然師外求也。卽此天理純全。無少缺欠之心。從而師之可也。誰獨且無師乎。人人俱有。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不待知相代之化。能自領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失其成全之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嘗實到。全是虛度之詞。此當時辯上語。取之以爲妄言之證。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人惟眞君迷失。故强立是非。生物論起矣。夫言非吹也。天籟自然。非言可比。言者有言。生生是非。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是非無定。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

矢日而道。何有何無。其以爲異於鷇音。鷇。初生之鳥。亦有辯乎。其無辯乎。異乎不異。○此言物論辯乎。異於人心。本不足據也。道惡乎隱而有眞僞。何所隱蔽而有眞僞之名。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何所隱蔽而有是非之辨。道惡乎往而不存。觸處皆是。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言一道。本不須辯。言惡乎往而不存。偏見道隱於小成。偏見之人。言隱於榮華。浮誇之說。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墨二家。乃起而是非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彼所非。而非彼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正是非者莫若明。能明則道言俱無所隱矣。○此言物論有齊之之法也。○明字一見。物無非彼。物皆相彼。故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於無非之中。彼忽創一說而自以爲是。於是或不知有人。但知有己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之私見耳。彼是方生之說也。

謂之然。或不謂然。多少是非。皆由此起。故曰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隨起隨仆。方死方生。隨仆又隨起。方可方不可。有是有非。卽有因是。因非因是。相因而起。議論愈多。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物論紛紜。無中生有。聖人知其如是。故超出物外。而以包括衆有。無言之天照之。仲擾擾衆生。一歸其篤於對越下也。亦因是也。盡因物論有是。故以如是者照之也。○照字一見。以因之以天。循善用其明也。此蓋以因是爲以明之用也。○因字一見。是亦彼也。在此者是。亦爲彼。彼亦是也。其非也如彼。彼亦自是其是。彼亦一是非。自是相非。彼一說。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其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彼是之有無。故未能果定也。是非無定。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

樞。去道遠矣。惟能渾彼此是非而一之。物我兩忘。樞混沌不鑿。斯可謂會其元極。而得道之要樞也。樞。要也。夫彼者此之到也。樞要忘偶。不足體此圓相。若夫圜而又得其中。則空虛不倚。離種種邊。以之應物。不爲物所窮矣。離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非無盡。故曰莫若以明。照之以天。一應亦如之。變也。○此亦申言以明之旨也。○明字再見。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謂以吾指喻彼指之非指。不如卽吾指之非指。卽吾指與彼指。復爲非指非馬義同。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地之多。卽此一指一馬之說。推之莫不如是。可見世情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是是非非。本無定論也。

而成。道必躬行而後有成。物謂之而然。今之物論。不過虛說而遽謂之實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然否不並無眞見。但以爲否者否之。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當然而然。當可而可。在物有定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皆可謂之可。皆可謂之然。在人無定論也。故爲是舉莛與楹。莛。梁也。楹。柱也。一橫一直。厲與西施。厲。惡也。西施。吳王美姬名。一醜一好。恢恑憰怪。恢。大。恑。詭。憰。異也。道通爲一。以道妙觀之。其分也。成也。分。此則成彼。毀。譬之引水灌池。其成也。毀也。此成則彼毀。譬之築室伐木。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自物理觀之。成毀相因。主名莫定。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絕去私見。寄於大同。惟不自用。故能因人以爲用也。庸也者。用也。因以成其用也。用也者。通也。能因人之用以爲用。故通也者。得也。無窒礙也。故自得。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止此不用而用。用而通。通而得。得適然而得。庶幾近道。因是已。已。止此不用而用。用而通。通而得。得適然而得。庶幾近道。因是已。已。止此不作者也。○因字再見。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已。既已得此。而又實出於無心。故謂之道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南華眞經正義

夫至道虛靜。無念無爲。若勞役神明於爲一。而不識渾同之妙。是猶眾狙之怒朝三也。豈解人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賦。付與也。芧。山栗。曰朝三而暮四。狙。猴屬。狙公。養狙者。賦付與也。芧。山栗。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均此七數。而或怒或喜。所謂不知其同也。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在狙公則因是其喜怒以自善。其不用之用。猶名實兩無所損。特因其喜怒亦因是也。○因字三見。聖人之因物付物也。故曰本無所謂。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惟聖人勘破物情。脩然自得。外則和同乎非各執之偏。內則休息乎天君。優遊於均平自然之境。應俗悖神。通行不悖。故非勞心者比也。○此再三申言因是之旨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無極。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生太極。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其次以爲有封焉。分陰陽。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渾然之體傷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偏好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皆由後起。若自未始有物觀之。正無從區別也。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昭氏。名莫定。復通爲一。唯成一調而眾調反虧。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即鼓琴以喻成虧。有無之顯判者也。以下更即雖成亦虧者。歷歷言之。以示世情迷於幻妄。其日成日

南華眞經正義

虧。均非眞見也。昭文之鼓琴也。昭。姓。文。名。師曠之枝策也。枝。柱也。曠。名。○三子雖並論。而意在寓聲於寂。無成無虧。杜策以行。而不見如見。故於鼓鐘之類。善擊考也。惠子之據梧也。據。槁梧。三而吟。據梧而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幾。盡也。殫精竭慮。皆擅盛名。○三子雖並論。而意在惠子。故載之末年。載。事也。從事於斯。老而彌篤。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自以爲異於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且欲以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此專責惠子也。堅白。當時辯辯之名。而其子又以文之。句。綸。緒也。終。盡也。終身無成。口辯勝。乃餘緒已盡。卒無成。就。是惠子非特自誤。且誤其子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無所謂成。熟非成。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本無所謂成。是故滑疑之耀。滑。亂。疑。不明。貌。耀。者。不明中之明也。聖人之所圖也。聖

圖務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謂必如此乃可謂照之以天也。○此亦申言以明之旨也。大道本於虛無。自無而有。自有而分。愈分愈有。道之渾然者虧矣。夫虧此成彼。勢本相因。溯厥由來。皆歸幻相。世之圖成而終虧者。始皆昇所明而強明之耳。故惟冥心應迹。遊於無端。卽以不用者藏其用。庶成虧但徙。純純常常。宇泰定而天光生。性修反德。德至而同於初也。○明字三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是猶是不類乎。此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無論與此類與不類。其爲類則同。蓋自此視彼爲一類。則與彼無以異矣。向爲類則自彼視此亦一類也。則與此與彼無以異矣。又何事雖然。請嘗言之。請卽無彼無此未成類之先。試爲推闡言之。有始也者。始也。有未始也者。無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並此無始之也。有有也者。有也。有無也者。有無之也。有有始也者。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也。有未始有無也者。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亦俄而有矣。俄頃之間有無如是。其果孰有孰無之名。今忽有此無。則俄而無。孰無。固無從測度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我者自謂之辭。今於傾類之中。忽謂之我。則有我卽有謂也。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有謂無謂。在謂不謂之間。亦無非。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此極言物論不足深辨也。謂此小齊天。皆可任意顚倒。至人生之後。始見大地。卽謂之並生也。可。人亦萬物中之一。卽謂之一體亦可。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言無論所謂爲一者非是。卽使辯者之說理果不誣。然既已爲一。則當觀我觀人。眞宰默契。何必有言。且既謂之一。已非無言。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雖歷家善算。亦莫盡其數。而況其凡乎。故在一。因是已。所說之一。與說一之言。與道體本然之一。合而驗之。由一而二。由一而三矣。自此以往。巧

道本一。而心卽止於一。故亦曰因是已。因是已。則在我。故自無適焉。心止於一。因是已。則定中生慧。已覩破物。論萌芽之處。彼後起之是非。彼亦申言因是之旨也。上言古人之知。是眉眉順推而下。以見後起之紛乘。此言有始有無。是眉眉逆溯而上。以示先天之不淖。至於無中生有。肆口而談。此等物論。伊於胡底。極而言之。大小壽夭。不難顚倒其說。天地萬物。敢爲附會之詞。證諸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等語。可見當時好辯者流。往往爲此不經之說。以駭人聽聞。漆園故仿其語意。以明辯言亂道。但是而實非也。惟以何有

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愛無私也。大廉不嗛。嗛。快也。不自足也。大勇不忮。無客氣害人之心也。道昭而不道。道昭晰者非言○此五者之圓也。道員常無照以天與。○此蓋引古劉寄言於問答問也。下二章同。為辯而不及。曉曉申辯。必見有不及辯者。仁常而不成。有常愛則不周。廉清而不信。外示皦皦。中不可知。勇忮而不成。恃力必屈。五者圓而幾向方矣。圓則靈明四達。方則滯迹一隅。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五者皆良知也。知止之地也。養中閉外。於道最為上乘。孰知不言之辯。其所不知。蓋謂藏其知於不起知識。則似無所謂辯無所謂道。不道之道。夫既云藏其知之道。知之者其誰乎。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包括萬有。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不盈不涸。復矣。深之又深。神之又神。此之謂也。○此亦申言以明之旨。而以相忘於大府所藏。其象如此。此之謂葆光。葆。藏也。照之以天而藏之以府。善蓄之道。知之者其誰乎。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曠然虛空。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不盈不涸。復矣。深之又深。神之又神

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三問三答。皆曰不知。非不知也。不欲用其知也。至曰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則眞不知者矣。

彼仁義是非之發剌。恆情亦猶是也。若夫形神俱妙。乘空策虛。死生且忘。奚有利害。是直無所用其知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子也。聖人不從事於務。務。世故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本無所求。詎以爲喜。不緣道。無往非道。何事攀緣。無謂有謂之言。不言而言。有謂無謂。言而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浪。不着實也。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熒也。熒惑也。言雖黃帝聽之。亦熒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方聞言而遽擬詰行。見卵而求時夜。詞。夜。見彈而求鴞炙。雖由卵生。鴞以彈得。然甫見卵者尚無雞。何得遽期司夜。甫見彈者並無鴞。何得遽言炙。計之太早。亦此類也。予嘗爲女妄言之。請此妙道固未可遽見詰行。即言亦非易也。故曰姑妄言之耳。女以妄聽之奚。是聽我如是言。汝即以如是聽何如。奚何之聲也。旁曰月。挾宇宙。旁。依也。挾。持也。謂日月合明。宇宙在手也。爲其脗合。脗。口也。置其滑涽。滑涽。未定貌。是非以棼亂。置之不問。以棼相尊。自匿於卑賤。而以道術相高。眾人役役。勞動。聖人愚芚。無知。參萬歲而一成純。事閱古今之變。而得一以蓋了無間。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聖人平視萬物。知此顚倒眾生。是是非非。不過如此。而獨以大道之妙。蘊於心。以超出死生之外。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齡失其故居。謂之

弱喪。說生惡死。蓋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艾。地名。封人。掌封疆之官。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匡。安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蕲。祈。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牧。圉賤者。固哉。分貴分賤。何其陋也。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弔。音的。至也。詭。異也。名曰弔詭。說。實則大有妙道存其中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沙界迷漫。皆塵垢也。至人游心物外。與道合眞。斯爲大覺。哀彼羣愚。年命川逝。生死皆在夢中。曾無醒時。又烏知妙道之行乎。今古悠悠。火傳將盡。解人不遇。感慨係之。○以上三章引古賢證日德。日神。曰妙。特爲知道者曲示本源。果其光越離明。游心於四海塵垢之外。則蕩蕩超然。物論之有無。曾不足當其一盼。故不言齊而自齊。并此齊之之見亦不存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黮。黑甚也。闇。暗也。言我與若既不相知。若人益不能辯。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必仍是說。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必仍是我說。是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必將別立一說。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必將兩存其說。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更無可待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爲化聲。彼不生此不滅。故日相待。後者方來。前者已過。故又若其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和。調和也。天倪。天然發見之端倪也。因之以曼衍。曼衍。猶優游卒歲。如是而已。以見是非之待正者。本無可待。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優游卒歲。如是而已。以見是非之待正者。本無可待。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化聲五句。舊在此。何謂和之以天倪。因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無辨者。非茫然無辨也。明明知其爲是。則亦無庸辨矣。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忘年忘義。能如是則不特窮年。且忘其年。不特忘年。且忘其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其因天倪以游衍者。鼓舞於無窮。故亦自寓於無窮也。

此蓋於證古後自述其本旨也。是是非非。無從辨正。卽辨其非是。而是非益生。因天倪以游衍之。無彼我。無同異。無是非。亦無於不齊之謂齊。齊物論者。如是而已。相忘

罔兩問景曰。罔兩。影外微陰也。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無挺立之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主。須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亦不能自主。更有待也。吾待蛇蚹蜩翼邪。蚹。蛇腹下齟齬也。蜩之行隨乎蛇。蛇之行隨乎蜩。吾之有待如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蓋本旨既明。特寓言以暢元理也。夫有待而然。然與不然。任之可也。至非影非形。別有眞宰。能游心於物之初。則緒言餘論。皆可作罔兩觀矣。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忻暢之意。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蘧。驚視貌。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以本眞論。分別。此之謂物化。物化。眞我自在。

此蓋以寓言者現身說法也。意謂爲蝶爲周。忽夢忽覺。任已者且無以辨。又何論外來之是非。於彼於此。曷有已期。在已者且無以辨。又何論外來之是非。於彼於此。曷有已期。在已者易無。勘徹物相。同歸於化而已。至知其必有以分。終不以幻化者迷其眞宰。蘧然大覺。得一以靈。卽則陽篇所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又寓言中之寓言也。

物論紛紜。是非之門。一入其中。迷不復出。幾若此外別無天地。故夫閱世益深。去道益遠。得失榮辱。迭起環生。或卽勉作達觀。終非眞覺。譬之披覽圖畫。日炫神移。但見五色。不見本質。以絢掩素。誰復知丹青煌煌。爲後起事也。夫未始有始。未始有無。物且未形。論於何著。滌圜特揭斯義。用醒羣迷。蓋冀由喧返靜。山靜生定。及至大定。其視物論。猶一映耳。故雖曲繪聲情。盡態極致。而揆其本旨。實以宏斯接引。非好與辯有口者爭短長也。徐文長云。是篇蓋爲闢惠子輩而作。以道觀之。尙非解人。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生者。生身之元氣也。有涯。有盡也。知者。即識神。傷生者也。以有涯隨無涯。與之相靡。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言既已危殆而猶自以爲知。馳騁不休。則將終身於危殆中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近名近刑。善惡之迹也。緣督以爲經。緣。順也。督。督脈。經。徑也。督脈下貫尾閭。上通泥丸。鍊氣開關。以此爲徑路。可以保身。形骸無朽。可以全生。眞元無喪失也。可以養親。存養受生始氣。莫庶經所謂道父道母也。可以盡年。不以中道天也。

督者生身之主。循其道以爲養。與熊經鳥伸者異矣。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推牛。肩之所倚。以身就牛。

足之所履。以足踏牛。膝之所踦。以膝壓牛之形。○四句解牛之聲。砉然嚮然。皮肉離析。砉然嚮應。奏刀騞然。騞。裂理大開。莫不中音。中平音節。○三句解牛之聲。合於桑林之舞。湯禱桑林時樂也。手足肩膝之容似之。經首。堯咸池樂章名。會音之聲也。首然嚮然。嚮然者似之。文惠君曰。譆善哉。歎而美之。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言久之并非技。亦是道。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牛身自然之腠理。批大郤。批。開。陳。批開所在。導大窾。引刀而入。窾。骨節空處。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肯。著骨肉。綮。結也。言我之奏技。直未

嘗觸著骨肉之結處。而況大軱乎。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而刀割。良庖經過也。而況大軱乎。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而刀割。良庖經過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折。斫也。中骨則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發。磨也。硎。礪石也。彼節者有間。節。骨節。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筋骨聚處。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警心。視爲止。注曰。行爲遲。手。動刀甚微。微妙。謋然已解。謋。判。解貌。謂倏然解落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善刀。整好其刀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借庖丁解牛。曲示緣督爲經之義。言人當善惡兩忘。由定生慧。則元關發現。自有門徑可尋。於此有得。分明從容下手。即偶有扞格之處。亦勿忘勿助。純任自然。盤錯迭經。虛靈自耀。及至積漸成頓。大通不礙。四大皆空。仍須存養眞元。葆光塗御。以妙神運虛之用。蓋神爲人心之主。庖人之用刃。與道冥之。有神。其義一也。悟得此旨。即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無不可。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公文。姓。軒。名。宋人。右師。官名也。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特也。謂一足。天與。其人與。天生如此。抑人刖之。曰。驚疑之後。自悟而自解也。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與。道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介足歸之於天。可見非爲惡近刑者比。又以喻善養生者。恪事眞君。自不以假合之身爲得失。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樊。籠也。神

雖王不善也。言雖恒未應機之善故以澤中之飲啄爲常。神氣雖旺。初不自覺其善忘適之適如此。

飲啄忘其爲善。可見與爲善近名者異。又以喻善養生者。超然物外。自不以日損之欲入撲籠。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其不情。曰然。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其人。猶言衆人。指弔者言。而今非也。人方疑死者非己之友。此轉言弔者非死者之友。不答之答。措語極妙。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彼。謂弔者。會聚也。必有不蘄言而言。哭中哀痛之詞。不蘄哭而哭者。言衆人會弔於此。或言或哭。如此之本意。是遁天倍情。謂違其自然之

天。而益以人情也。忘其所受。受於老子者。謂無受於人。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之猶也。適來。生時。夫子時也。謂老子。適去。死時。夫子順也。安於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人爲懸死生。猶如倒懸之解。用私智名也者相軋也。軋。傾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且德厚信矼。矼。堅貌。未達人心。已雖不爭名。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術。通述。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以美形惡。菑人之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若不悅賢惡不肖之君也。惡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乘。而輸乎澤。若蕉。草芥也。死者相枕藉。填乎澤如草之多。所謂老弱轉乎溝壑也。民其無如矣。將無所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爲救民計也。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則。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愈也。仲尼曰。譆。歎聲。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謂汝之往。蓋自取戮辱也。夫道不欲雜。心中未定。則雜。雜則多。頭緒紛多。則擾。神明憧擾則

川而求有以異。其國何患無賢焉。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汝惟不語。則已。語則人君將乘汝之間。先以言鬬。汝以求勝。而目將熒之。目炫不敢仰視。而色將平之。色沮而強爲和。口將營之。吻欲吐又吞。容將形之。容屢變而不安。心且成之。且釋已以就彼。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始欲救其虐。今且成之。是相助而益增也。順始無窮。以爲姑順於始。恐將來無盡期。若殆以不信厚言。明知不信。猶進言不止。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龍逢比干。忠於桀紂者也。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拑人之民。以下拑其上者也。偃拑。謂曲身撫摩以將其愛也。上不愛民而我居其下。從而偃拑之。是即以下拑其上矣。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擠。拑也。是好名者也。不欲

令臣有勝若之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叢枝胥敖。有扈。三國名。國爲虛厲。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三國日事干戈。自取滅亡。皆貪得無厭之心所致。求實謂求實利也。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求名求實之輩。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聖才不能勝。徒以道勝。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以持之具。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道恐其雜。而虛。端正以取虛。勉而一。道恐其多。而一。則可乎。曰惡。勉強以取一。則可乎。曰惡。默聲惡可。斷其不可。夫以陽爲充。孔揚。強陽之氣充於內而發揚於外。采色不定。顏色閃鑠。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常恆也。案未能自然。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常恆也。案未能自然。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常恆也。案未能自然

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形而心則藴於不覺。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形骸不隔覺識胥融。故曰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以虛爲齋。是故師心之糞。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教誨之時。實自回也。猶曰忘我。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汝能忘我。有回也。有我。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忘我。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其義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藩籬而無感其名。勿觸其有過之名目。入則鳴。不入則止。語默因其受不受。無門無毒。不開一隙。一宅而寓不發一藥。一宅而寓

人間世

南華眞經正義

絕迹易。一切屏絕。不見行蹤。無行地難。神動天隨。不行而至。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天與人之分。有心無心而已。以有心感物而成化。是物爲人所使也。此更難以僞爲。聞以有翼飛者。事實處。尚未到行而既有陰陽之患。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得已。於則幾矣。言於虛已應物之方。庶幾得之。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

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由事親事君推到事心任哀樂之紛
華。而此心之設施。確然不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非衰颯之謂。蓋惟看得透徹。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惟行事之實不爲身計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心安理當。何二患之足言。上請復以所聞。請卽所聞者復爲陳說也。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相親順以信行。遠則必忠之以言。相爭契以言語。言必或傳之。必託伊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人君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溢過也。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多不實。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疑辭。莫則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庶可自全。蓋示以傳言避患之方也。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陽則明伸。捕擊。陰則暗算。來勝。泰至則多奇巧。泰至。過甚也。奇巧則傷人。卽陰之謂也。以禮侠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治者初筵秩秩。亂者載號載呶。泰至則多奇樂。卽亂之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誠信也。鄙詐也。其作始也簡。先僅。細故。其將畢也必巨。後遂釀成大事。○變本加厲。凡事皆然。不愼其始。流弊益無窮矣。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南華眞經正義

者殃。兩邊歸咎。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庶可自全。蓋示以傳言避患之方也。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陽則明伸。捕擊。陰則暗算。來勝。泰至則多奇巧。泰至。過甚也。奇巧則傷人。卽陰之謂也。以禮侠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治者初筵秩秩。亂者載號載呶。泰至則多奇樂。卽亂之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誠信也。鄙詐也。其作始也簡。先僅。細故。其將畢也必巨。後遂釀成大事。○變本加厲。凡事皆然。不愼其始。流弊益無窮矣。故法言曰。無遷令。遷。遷就也。令。君之命也。無勸成。勸。勉強之意。謂有心速其成。過度益也。過度。逾常格也。格。外求全。故謂之益也。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相親順以信行。遠則必忠之以言。相爭契以言語。言必或傳之。必託伊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人君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溢過也。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多不實。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疑辭。莫則傳言者殃

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招忌致災。彼且爲嬰兒。無知。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崖。無町畦。町畦。皆田區也。亦與之爲無町畦。始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入。使彼無逃。病可尋。是寓有方於無方中也。此蓋示以兩全之策。

女不知夫螳蜋乎。有斧之蠆。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是自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厲矜伐爲之美行以犯人。幾矣。幾。殆也。此喻用已則致禍也。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決。分裂也。皆恐觸動其性。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人也。順其性故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喻順物受福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

以蜄盛溺。蜄。灰泥之器。適有蚊宝。僕緣依也。而拊之不時。蚤宝。皆飛。蟲之蠶人者。僕。附也。拍也。不時。謂出馬不意也。則缺銜毀首碎胸。決裂口銜。毀碎胸首之飾。馬驚而逸。故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所及偶疏。將平日之愛盡棄。可不慎邪。上言虎至暴而順之則驕。此言馬易馴而驚之則暴。以見謹防於平日。尤不可暫忽於一時。

無方者危。有方亦危。擾擾哀中。幾無從插足矣。惟至人與物大順。而不用己。人君天君。事之者一。無入而不自得。道之所謂圓而神也。

匠石之齊。石。匠名。至於曲轅。曲。道也。見櫟社樹。櫟。似樗之木。社。土神。

封土以祀之。傑生其上。其大蔽數千牛。樹身可以隱牛數千也。絜之百圍。絜。量也。一抱曰圍。其高臨山十仞。高出十仞。上故日臨。而後有枝。於山之爲嬰兒。無知。亦與之爲無町畦。町畦。皆田區也。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嬰兒。彼且爲無崖。無涯際也。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一切始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入。使彼無逃。病可尋。是寓有方於無方中也。此蓋示以兩全之策。

匠伯不顧。伯。長也。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

不合於用。爲散。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樠。樠然汗出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相。音尊果蓏之屬。蓏。似梨而酸。果。實蓏。草實。實熟則剝。剝。擊落也。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洩。漏其氣。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以材自取害。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言爾近死之人。既不材。又不壽。則子之得大壽而隱於不材者。爾又惡足知之。而竟以散木視予邪。

匠石覺而診其夢。診。占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言僅既急取無用以全身。則何必又託於社以自存邪。曰。密。閉口。若無言。勿再言。社特欲借此爲不知己者詬厲也。詬。詈也。厲。病也。言彼之寄跡於譏議之地。以自掩其眞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翦伐

也。言豈與賴爲社以自存邪。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未可以常理桶也。

和光隱耀。寄跡人間。不苦其生。謝斯永矣。無所可用。乃得大用。彼幾死之散人。其亦知木猶如此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駟一乘而四馬也。隱將芘其所藾。芘。通庇。藾。蔭也。謂其枝所蔭千乘可隱而芘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軸解。木紋旋散也。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咶。通舐。以舌取也。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嗅。以鼻取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不材。以用也。用患。

南華眞經正義　人間世　三

宋有荊氏者。荊氏。地名。宜楸柏桑。楸。梓類。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繫猴之橛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謂高門名家也。麗。通儷。屋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樿。旁梢之邊全者。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解。巫祝解除之說。與豚之亢鼻者。亢。仰也。與人有痔病者。痔。後病也。不可以適河。適。往祭也。巫覡。往往將人沈河以祭。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因其無用。故巫祝目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藉以全生。祥。善。莫大焉。

無用於世。自不戕於人。觀壽天之故。祥不祥從可知矣。再言神人。以明仙凡去取之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通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髻也。髻在頂中。頭低故指天。五管在上。背屈則五藏之管向上。兩髀爲脇。髀。股也。脇。腋下兩脾也。脾。陛也。脅。肋也。故大挫鍼治繲。挫。鍼。縫也。繲。破也。鼓筴播精。筴。音頰。小箕也。精。米之粲者。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可免徵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斗曰鍾。與十束薪。獨受厚賑。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常人以身涉世。最難者得所養而終其天年。若更進而上之。此是何等修行。何等自在。引而不發。而特啟以微詞。深園覺世之意深矣。

南華眞經正義　人間世　三一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能。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謂傲物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喻愎行也。迷陽迷陽。多刺之草。無傷吾行。吾行郤曲。行。擇隙地不敢直前。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自伐。膏火自煎也。自熬。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漆木之液。可飾器物。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成能者用。全生者體。用不行而體自立。道所謂至樂活身也。彼昏不知。求利達於人間。而卒罹世患。

可不謂大哀乎。

善處人者。用人而不爲人用。善處已者。無用以成其大用。致虛則不毀。養生則常存。其逍遙於人間者。入世猶出世也。此之謂神人。此之謂聖人。

魯有兀者王駘。（駘足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各得其半。立不教。坐不議。（王駘都無言論。）虛而往。實而歸。從者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以心相感。成於不覺。）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猶特也。）丘將引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奚假猶何但也。）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讖稱人師。）其與庸亦遠矣。（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眞常不易。）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遺失也。）（一得永得。）審乎無假。（認定眞宰。）而不與物遷。（隨處不離。）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王駘物化。而執其樞紐。）以上言其用心處。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就形質而論。一身亦各有主名。）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即眞元而觀萬物。）彼且奚以知吾所以觀之哉。（物質其此主宰。）夫若然者。（指王駘。）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德者得也。和者元氣也。）人所得之於天者。爲最之哉。最尊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言惟止水善能止衆之求鑒者。皆止於此也。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言其不凋。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能自正其生。性而物性亦皆受正。○皆陶驅之得天獨厚。故人自從之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人能善保始氣。則動之微。是不必如倘氣者專言不懼。而已得其實矣。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死亡不懼。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將求勇名而期於必成者。尚能忘其生而況官天地。官。猶官骸。府萬物。府。藏聚義言體之也。直寓六骸。以六骸爲吾寄寓。象耳目。以耳目爲吾迹象。一知之所知。心不用而心未嘗死者乎。至人心如死灰。而死灰中卻全是生氣所謂不生不滅。彼且擇日而登假。假。通遐。待時至而升於高遠也。人則從是也。人自不能舍之。彼且

何肯以物爲事乎。爲已而已。

得其常故不死。天下事莫大於死生。舍己爲人。有心者當不如是。

申徒嘉。申徒。氏。嘉。名。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今子不止。止。避也。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乃論德之地。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恥與偕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恥與偕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

以善洗我。以善洗濯我之怒意。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在我並不自知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形骸。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遊於先生之門。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跡象。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蹙然。立不安貌。子無乃稱。慚謝再不必如是言。

形骸之內。眞宰存焉。申徒嘉遊心於此。正其善造命處。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叔山。氏。無趾。故趾。因以自名。踵見仲尼。無趾。故以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歸者。不可復續。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吾是以務全

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賓賓。文貌。學子。猶學人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諔。猶奇也。蘄。請也。謂非常名譽也。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桎。足械。梏。手械。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無死無生。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曰天刑。可見非別於人者比。

人刑可見。天刑不可見。陽之貪。視金木之訊爲倍毒矣。哀哀眾生。其如此無形之桎梏何。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醜。曰哀駘它。哀駘它。其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常和人而已矣。惟威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聚祿。人之財賄。望。望飽。滿之義。又以惡駭天下。無敢人之色貌。和而不唱。無動人之言詞。知不出乎四域。無過人之智慮。且而雌雄合乎前。卽所謂丈夫之恩。婦人之請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數之不至一月。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賓賓。文貌。學子。猶學人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諔。猶奇也。蘄。請也。謂非常名譽也。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桎。足械。梏。手械。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無死無生。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曰天刑。可見非別於人者比。

人刑可見。天刑不可見。陽之貪。視金木之訊爲倍毒矣。哀哀眾生。其如此無形之桎梏何。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醜。曰哀駘它。哀駘它。其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常和人而已矣。惟威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聚祿。人之財賄。望。望飽。滿之義。又以惡駭天下。無敢人之色貌。和而不唱。無動人之言詞。知不出乎四域。無過人之智慮。且而雌雄合乎前。卽所謂丈夫之恩。婦人之請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數之不至一月。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賓賓。文貌。學子。猶學人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諔。猶奇也。蘄。請也。謂非常名譽也。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桎。足械。梏。手械。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無死無生。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曰天刑。可見非別於人者比。

人刑可見。天刑不可見。陽之貪。視金木之訊爲倍毒矣。哀哀眾生。其如此無形之桎梏何。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醜。曰哀駘它。哀駘它。其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常和人而已矣。惟威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聚祿。人之財賄。望。望飽。滿之義。又以惡駭天下。無敢人之色貌。和而不唱。無動人之言詞。知不出乎四域。無過人之智慮。且而雌雄合乎前。卽所謂丈夫之恩。婦人之請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數之不至一月。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賓賓。文貌。學子。猶學人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諔。猶奇也。蘄。請也。謂非常名譽也。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桎。足械。梏。手械。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無死無生。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曰天刑。可見非別於人者比。

人刑可見。天刑不可見。陽之貪。視金木之訊爲倍毒矣。哀哀眾生。其如此無形之桎梏何。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醜。曰哀駘它。哀駘它。其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常和人而已矣。惟威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聚祿。人之財賄。望。望飽。滿之義。又以惡駭天下。無敢人之色貌。和而不唱。無動人之言詞。知不出乎四域。無過人之智慮。且而雌雄合乎前。卽所謂丈夫之恩。婦人之請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數之不至一月。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無爲愛之。資給也。刖者無足。皆無其本矣。戰以武爲本。此皆無之。○喻無本者無足。故於屨無所愛。屨以足爲本。愛則有本者之必爲人愛。可知。爲天子之諸御。如嬪妻。子之具。資刖者之屨。武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以遨。至尊之盼。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復入應官役。逸其形以結新婚之歡。形全猶足以爲爾。使人愛之。而況全德之人乎。全德。卽有本之人。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滑亂。天和。不可入於靈

府。虛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豫悅流通而不失其自得之意。兌即悅也。使日夜無郤。郤。閒也。而與物爲春。郤。閒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溫然生氣。心與天通。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水平中準。內大匠取法。保之而外不蕩也。蕩。溢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滑故成。修此者即爲德。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一水之停也。飲和者必視受乎德。猶取下者必師法乎水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恐傷民生。吾自以爲至通矣。通達治術。今吾聞至人之言。才全德不形之說。吾無其實。無才德之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充符

人亦不能爲此言。

閉跂支離無脤。閉。曲也。曲城曰閉。跂。企也。謂脚根不着地也。支離。形不整也。無脤。謂無脣也。總諸般醜形以爲號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細辣貌。甕瘦大癭。甕。瓦器。癭。癰瘤也。項下生瘤大如甕甕。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形宜忘而不忘。而忘其所不忘。德不宜忘而忘。此謂誠忘。是眞有善忘之病。故聖人有所遊。遊心於和。而知爲孽。智計之巧。乃支孽也。如草木之旁出者。約爲膠。約。束之禮也。乃膠漆也。非自然而合者。德爲接。德。續也。如中斷而復續者。郤。閒也。是接而生時乎心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郤。閒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溫然生氣。心與天通。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水平中準。內大匠取法。保之而外不蕩也。蕩。溢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滑故成。修此者即爲德。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一水之停也。飲和者必視受乎德。猶取下者必師法乎水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恐傷民生。吾自以爲至通矣。通達治術。今吾聞至人之言。才全德不形之說。吾無其實。無才德之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充符

閉跂支離無脤。閉。曲也。曲城曰閉。跂。企也。謂脚根不着地也。支離。形不整也。無脤。謂無脣也。總諸般醜形以爲號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細辣貌。甕瘦大癭。甕。瓦器。癭。癰瘤也。項下生瘤大如甕甕。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形宜忘而不忘。而忘其所不忘。德不宜忘而忘。此謂誠忘。是眞有善忘之病。故聖人有所遊。遊心於和。而知爲孽。智計之巧。乃支孽也。如草木之旁出者。約爲膠。約。束之禮也。乃膠漆也。非自然而合者。德爲接。德。續也。如中斷而復續者。郤。閒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郤。閒也。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溫然生氣。心與天通。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水平中準。內大匠取法。保之而外不蕩也。蕩。溢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滑故成。修此者即爲德。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一水之停也。飲和者必視受乎德。猶取下者必師法乎水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恐傷民生。吾自以爲至通矣。通達治術。今吾聞至人之言。才全德不形之說。吾無其實。無才德之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充符

非自然而合者。德爲接。德者。得也。既失而得。乃接工爲商。工者巧也。惡揣而巧。乃商賈也。如居奇而求售者。聖人不謀。無思慮。惡用知。不斲。自然。惡用膠。無喪。亡失。惡用德。不貨。本非貿易。惡用商。四者天鬻也。鬻。養也。天鬻也者。天食也。呼吸元氣。故曰天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不食人間煙火。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形爲萬物中之一物。所以屬於人也。謬乎大哉。獨成其天。謬。大貌。情累盡捐。眇特配天。且浩浩而自成其天也。

德不形故形忘。形忘益以有無供遣。則死灰槁木。且爲神其德。蓋至即色即空。太上之忘情矣。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舍人而言天。乃覺層樓益上。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蓋以人之靈性爲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益生者。謂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爲參之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以爲生須人事滋培之。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馳驚其神。勞乎子之精。疲困其精。倚樹而吟。行之倦也。據槁梧而瞑。據枯木以爲几而瞑。坐之疲也。天選子之形。天於萬物之中。特授子以人形。子以堅白鳴。不能因任自然。徒以口辯爲堅白鳴也。

火生焚木。情熾傷身。身也者。貌與形之所託。神與情之所居也。惟能性命雙修。不生不滅。斯在天在人。兩無負矣。

上德不德。充於內。自符於外。此中有人。殆未可以貌取也。觀於師弟之契。朋友之交。君臣之合。妾婦之從。道且如是。則夫父子兄弟之本以天屬者。無待言矣。夫官骸之蔽。撒之所以忘形。智能之矜。蹈之適以敗德。惟內視外觀。無心無物。情來歸性。斯庶幾耳。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又曰生而不有。又曰或益之而損。然則天鬻天食。所謂元德之充符者。固不在尋常世法中矣。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謂精氣神。知人之所爲者。鍊精鍊神。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精氣神皆由天生。然生之故。非知道者不知。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涵泳性靈。漸充漸滿。以至於知天知人而無不知。方謂之養。並非恝然妄於不知也。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言未可空知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養到知人知天。方爲了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待於天。其所爲了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待於之究竟尙頗未定。養則知雖頗定。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元精元氣元神。天也。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人也。天人之際。極精極微。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可見眞知非僅從冥悟中來。何謂眞人

古之眞人。不逆寡。寡者。少數也。道雖少而不逆。順以生之也。呂氏春秋所謂凡生長也。順之不雄成。成者。全數也。道雖全而不雄。雌雄不相勝也。不雄成以守之也。老子所謂守其雌也。不謨士。謨。謀也。不謀事。士。事也。不謀事者。無思無慮也。若然者過而弗悔。過。失也。當而不自得也。當。得當也。一意情修。失得不計。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外物不能害。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升也。假。音格。至也。

言其如此眞知。故有如登高至遠。於道無不明。無不行也。○眞人一解。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世味淡也。其息深深。息。調息也。深深。所謂不聲不滯。神氣相依也。眞人之息以踵。呼吸通於湧泉。踵。足根也。眾人之息以喉。喉。咽喉。屈服者。所屈服者。議論爲人所屈者。其嗌言若哇。嗌。聲之入。言聲之出。哇。吐也。言爲人屈。則喉閉吞吐。有如欲哇之狀。息以喉者。類此。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妄念憧擾則眞息不調○眞人二解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翛然無累貌視死猶生之後忘其死而復歸於天常自得忘而復之忘其死而復歸於天常自得不忘其所始知生之源不求其所終死之歸受而喜之受生之常自得忘而復之忘其死而復歸於天常自得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勿忘勿助捐棄也是之謂眞人若然者申贊之其心志志者專一之貌其容寂靜也其顙頯額也顙大朴貌頯額也顙大朴貌凄然似秋凄冷淡也暖然似春神氣和喜怒通四時生殺無心猶四時之行也與物有宜隨事合宜也而莫知其極極至也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亡國亡人之國也借聖人治世之無心明眞人之無心用兵是自然之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愛人有心

義利澤是自然之仁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無不通而非逐物以求通故樂通物則非聖有親非仁也仁無不親有親非仁也有不親矣故非仁天時非賢也賢者接而生時於心泥於天時故曰非賢利害不通看得不透未免趨避非君子也行名失己也己實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奔馳索死無當眞性徒爲人役馬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期皆徇彼傷我亡身不眞者也○眞人三解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宜而無私若不足而不承欲若不足而不承非卑以承人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與容與觚方也安然自方而非固執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恢然清虛而有實詣邴邴乎其似喜乎邴邴喜貌似喜者崔乎其不得已乎不可指爲眞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乎惟乎動貌不得已者非好動也滀乎進我色也滀水聚也水聚則有光澤色以充而潤也

與乎止我德也與與猶適貌德以靜而安也厲乎其似世乎厲高放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連捨括之意悅無心貌有意緘默實則無心渾忘似以刑爲體

以德爲循循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邱土之高者不行自至一若刑爲體者然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與世無忤攸往咸宜一若禮爲翼者然以知爲時不得已於事也相時而動者然以德爲循循德而行者然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自然於勉然託寓然故其好之也一其所好而好之也常情類然眞人獨視之若一不見其可好也其可惡而惡之也常情類然眞人亦視之若一不見其弗好也其一也一其視本無可惡一其不一也一其視顯有可好可惡不一者亦一也一其視本無可好顯有其不一者固一其於一者循其自然而爲徒已所謂與天爲徒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其於一與天爲徒已所謂與天爲徒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其於一與人爲徒不一者因物付物而已所謂與人爲徒也天與人不相勝也凡物偏用則相勝眞人任天順人妙協中和性無偏故曰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眞人四解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死生定於命猶夜旦之運於天人之有所不得與言人無所逃其力皆物之情也言凡物皆然無如命何也○川其力皆物之情也漆園言外之意正是教人於無可著力處著力蓋惟道能造命惟得道者能超出死生之外人果棲心至道自有不與物同盡者故下文形容道妙特借能制人生死之君作襯以示超越衆形主宰萬化至親至尊道固無可比擬也

特以天爲父。彼謂君也。以天爲父者。天子而父母斯民者也。而身猶愛之。謂其仁如天。君真生我也。而況其卓乎。卓然於人上者。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有君得君也。愈勝也。已。故我也。而身猶死之。謂事君以忠。不敢愛其死也。而況其卓乎。夫卓者。眞者何。道也。即大宗師也。惟道造命。固當舍生忘死以求之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呴口相向也。溼水氣也。相濡以沫。濡潤也。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人離道而相譽相非。猶魚之失水而相呴相濡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道謂分是分非之道。惟於卓者眞者求之。斯是非渾忘矣。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佚逸也。息我以死。人生不過百年。自始至終。造化安排。若有成局。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催生時善養生主。即死亦必異於常人。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藏舟於山谷之閒。而山又謂之固矣。然掩藏於澤中。而非外露者。又謂之固矣。若有成局。故善養生主。即乃所以善吾死也。催生時善養生主。即死亦必異於常人。夫藏舟於壑。藏小於大。宜也。猶有所遯。言生必有死。譬諸藏物之道。重不自覺。所謂寔莫大於陰陽也。若藏之物。與藏物之區。此言欲善其藏。必所遯。此外更無餘地。庶可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

也。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襲合也。氣母元氣也。維斗得之終古不忒。北斗爲天綱維。故曰維。坏神名。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河伯名。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堪坏襲入也。崑崙山名。肩吾得之以處泰山。肩吾山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玄天之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禺強北海神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穴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年八百歲。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箕尾二星。居東方七宿之數。維持東方。傳說一星。實臨其上。若控御者然。故曰乘東維騎箕尾上與列星比也。○歷引得道者

不齊。或短而夭。或壽而老。或植基於始。或正命以終。但有一端全其性善。常人爲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也。所資始者。此蓋謂大宗師也。至人得此。則生死不足言矣。夫道有情有信。有情靜之動也。有信動之符也。無爲無形。無爲損之又損也。無形元之又元也。可傳而不可受。心傳未絕。而受者殊難其人。可得而不可見。得心得見目見。自本自根。道爲事物之根本者。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未有天地先有道。自太古以至今日。道固

無往。神鬼神帝。鬼者造化之迹。帝者主宰之也。生天生地。一陰一陽。在道也。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極屋柱名。元氣爲天地之極。故曰太極。太極之先。謂無極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六極六合也。六極之下。即佛書所謂風輪持之。乃九地之最幽者。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以爲
證。

道不可名。故强爲之容。虛以擬之。實以語之。滿視
溺。而道之無外者見矣。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基。卽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卜梁。姓。倚。名。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難之詞。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言得其可告而後告之也。參
日。而後能外天下。不知有世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
日。而後能外物。不知有人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

後能外生。不知有身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平旦清明。朝徹
而後能見獨。獨。卽一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分今古。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心死則身
所謂人發殺機也。生生者不生。能長生者心如死灰。卽
生。陰符經
也。敖造物與以形。曲僂發背。曲僂。曲背。脊
骸將爲己累也。曲也。贅。頂腫。發背。瘡也。
癭陊隱於齊。通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句。句曲也。
指天。皆極寫曲僂也。陰陽之氣有診。診。氣隔也。其心閒而無事。不
病累心也。跰。並足貌。躃而鑑於井。躃。蹲斜行貌。曰嗟乎。夫造物者
將以予爲此拘拘也。上敖有身爲己累。此又敖有
病爲身累。字句同而意自別。子
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
爲雞。浸。漸也。假。設也。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
爲彈。子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
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言卽乘卽駕。更不他求也。且夫得者
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卽生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為物情所累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能全其天。至其不可。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喘喘。氣促貌。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怛。驚也。叱其妻子避去。恐驚垂死者之神。使不得化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適。化。作。何物。以汝適。化往何處。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皆物之至微者。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近猶迫也。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

大冶。鑄匠。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古良劍名。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至人形全精復。與神為一。宇宙在手。其名為同帝。病如子輿。子來。似逆來順受。一聽命於造物之天。

然體雖憊而心則閒。神雖往而無不可。可見與化推移。即歷盡劫灰。我之為我者自若。蓋在天之天。

氣數也。在我之天真宰也。人果得其真宰。雖不必爭權於氣數。而究非氣數所能傷。不然。死生亦大矣。是誠何心。而直以時順安之。寧覺例之乎。從可知輕視死生者。必別有不生不死者在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以無心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撓挑。猶宛轉也。無極。太虛也。相忘以生。不悅無所終窮。不知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莫然無言。俄之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次歌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為人。猗。歎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之意在反眞。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所修所行。以無為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命。名稱也。彼何人者邪。叩其人品。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入世法。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有人形。無人情。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混沌一氣之中。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疣。瘤也。以死為決疽潰癰。疽。疫病屬。癰。壅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四覺經地風水火。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身也。視死偶然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死死生。往而無不可。可見與化為一。而遊乎萬物之祖。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係貌。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憒憒。亂貌。以觀眾人之耳目哉。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言夫子何故不遊於方外。而惟方是依也。曰。丘天之戮民也。自謙方內猶帝縣未解。雖然。吾與女

其之子貢曰敢問其方（方內之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生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水不必多亦足自養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相安即止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江湖水也池水亦水也魚無異性得水則安江湖人并不辨其爲池爲江湖也）故曰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方內方外遊者不同其爲道術則一也）方內方外之故又以明外內之不相及者實相通也）子貢曰敢問畸人（方外獨行之人）曰畸人之（畸異也）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畸異也侔合也）故曰天之小人（拘拘器量褊狹）人之君子（稱爲有禮）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南華眞經正義　大宗師　三

有尼山之道（乃可遊於方內而非拘）有漆園之道（乃可遊於方外而非蕩）譬猶春秋冬夏四序不同其爲天時則一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孟孫氏三桓後才其名也）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一猶常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較知喪禮者更進一解）唯簡之而不得（簡者略於事也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然無涕不感不哀是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生之自然無與於己）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數有修短則生死有先後之俱忘也）若化爲物（若己亦造化中之一物）以待其所（惟死生之無與故）不知之化已乎（順其所已化以待將來所不知之化如是而已）且方將化（且方將化言化與不化其理本不可知）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言化與不化其理本不可知）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邪（言吾與汝皆在大化不自覺知其夢正以見孟孫之獨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謂孟孫也雖有駭形而心無損耗）有旦宅而無情死（其視生之於死猶旦而外出夜必自歸其宅非實死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特覺人之居喪皆哭則己亦哭耳）是自爲鳥而厲乎天（厲高飛也于天于本屬幻境非眞）夢爲魚而沒於淵（淵本屬幻境非眞）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其夢者乎（其覺者乎）

南華眞經正義　大宗師　三

然則今之有言於此者其覺其夢尚不可知（安知非夢爲鳥爲魚之幻境乎）○此蓋以夢境迷離反形孟孫之大覺也以覺覺夢其視人哭亦哭亦造適不及笑（造適不及笑之大覺也以覺覺夢其視人哭亦哭亦造適不及笑）猶鳥之厲天魚之沒淵皆非眞我也（造至也排安排也言譬猶常人之情既已適既動發而不待笑而已適意之境則不及笑之容則不及排而已笑爲適笑只在當境之須臾耳彼入夢者之不及覺亦猶是也）安排而去化（外則安於世故之推排即所謂人哭亦哭也內生不知死也）更能屏去物化之見（即所謂不知生死）乃入於寥天一（寥虛也謂入於寥而不雜天而不人）一而不二之域（即所謂大宗師也）

原壤母死而歌（實有其人孔子過而弗問所以爲不屑之教誨孟孫母死不哀未必果有是事）引之作證蓋以明無變於死生（新盡火傳有無一視此中眞諦幸勿徒以世俗之見衡之）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女（資教也）意而子曰堯謂我女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只爲奚來爲言何必來爲職見我職語助詞）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

女以是非矣。顰蹙額。劓割鼻。謂累以世法。如加之以刑然。女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遙蕩。橫也。恣睢。縱放也。轉徙。變動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諫言雖不能遵途。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無莊。美人。據梁。力士也。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鑪。鍛器也。喻以道化人。能使人脫其本質。況在外之刑傷乎。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言雖受黥劓之傷而我之此來。安知非天欲息我補我歸於完全。使我乘之以隨先生之後。而受鑪錘之益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女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萬物而不為戹。蠭碎而調和之意。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言吾所教汝以當遊者。如此而已。至道可道。非常道。重言吾師。而詠歎不置。抱此遐想。殆即陶隱居所謂仰青天。視白日。不覺為遠者乎。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私好。化則無常也。渾同視物。色相俱空。變化從心。大通則一。大通。切放下。此謂坐忘。仲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曲喻無心成化之何事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妙不必泥其所問爲也。

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藏猶懷也。要人。要結也。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則猶繫於物。是未能超然出於物之外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不見己之有異。其知情信。情則不虛。

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不見己之有異。其知情信。情則不虛。其德甚眞。眞則不僞。而未始入於非人。泰氏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也。

心普萬物而無心。道所謂偶而應之者也。

南華眞經正義　應帝王　羨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日中始人姓名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常。皆所以正人也。人孰敢不正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己出則未能忘己。謂人不敢不聽。故斥其非眞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聖人豈爲此。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正者。各正其性命也。既得其正。所行自合於法制。確然如素。能其事者。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初非揮之於外。我用我法。而外言以己出也。且烏高飛以避矰弋之害。結緻於矢。以矰弋繳射也。

飛鳥。謂之鵷鶵。鵷鶵。小鳥。神鼠。深穴乎神邱之下。鼷鼠。小鼠。神邱。社壇也。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若治其外。則民非其性命所安。將視爲患害。必有避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彼君人者何竟計不及此。

視百姓之有知。皆不若二蟲之無知。而漫云執敢不聽耶。

帝王之治。務內不務外。老子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故知強令之小成。不足語襲明之大化也。

南華眞經正義　應帝王　幸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殷陽。殷山之陽也。蓼水名。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人。皆寓言。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言無以先之。而不有。爲而不恃。下於天下。則天下治。

又重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淡。漠。其息深深而歸於至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趨事甚勇。能也。物徹疏明。爍物甚明。智也。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是於聖人也。是猶言此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係。言如技藝之係累。此身休憂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因有文彩。致人來獵。狡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斄。通狸。猨狙。獨狗。因技巧。致人繫縛。藉。繩係也。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言智能皆招累之。豈足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

而似不自己。忘其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民忘其化。有莫舉名。使物自喜。蕩蕩難名。而天下欣悅。而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所存者神。而所行無事。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全眞返朴。上下各適其天。曾得此旨。便如陶靖節北窗高臥。想見羲皇上人。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既。盡也。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有雌無雄。無以生卵。以喻有文無實。不得謂之道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

言欲即所能。與世相亢。是有意炫露求己之必伸也。信。通伸。夫故使人得而相女。嘗試與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涇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陰。純萌乎不震不正。不震不動也。正。音征。猶詩噂噂鞠訩所能。而莫識其主名。因以爲弗。廢。因以爲波隨。隨順之貌。不拒不迎。不知其誰何

得其一爲事畢。應以無心而使人莫得其朕。去知返朴。其脩混沌氏之術者乎。

無爲名尸。聲響之歸。無爲謀府。鬻度之門。無爲事任。衆務之責。無爲知主。聰明之總。體悟也。朕兆也。體之盡故無窮。遊於虛故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上德不德。亦虛而已。始終不外致虛之至。人之用心若鏡。無心而自明。不將不迎。將送也。迎逆也。應而不藏。過而不留。鏡無蓄影也。故能勝物而不傷。應萬變而不傷本體。

恬惔虛無。恬惔虛生明。至虛至明。不用爲用。應物之妙如此。此之謂至人。

南海之帝爲儵。火德屬心。心主知。其萌也儵然。北海之帝爲忽。水德屬腎。腎主智。狐疑也忽然。中央之帝爲渾沌。土德屬意。黃庭是也。有意無意之間。

南華眞經正義　應帝王　室

南華眞經正義　應帝王

陰陽所渾。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心爲炎。炎以意爲媒。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知識淫邪。交相爲祟。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認賊作子。宜其死也。

水流火通。祸及中宮。益其識適以戕其生。報德者其謂之何。

大道以無著爲眞常。以有事爲應迹。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夫亦應之而已。豈容心哉。

內七篇以南冥北冥起。以南海北海止。鯤鵬物也。化則相生。渾沌帝也。鑿之乃死。其於五行之妙蘊。三寶之眞元。發揮殆盡。作者以道爲文。讀者因文悟道。蓋東來之新幾。證南華而大火傳矣。

吳縣黃興元校

南華眞經正義
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佺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
外篇目錄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駢拇枝指。大指與次指連合爲一。謂之駢拇。出乎性哉。枝指。拇指旁又生一小指。謂之枝指。出乎性哉。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贅疣亦出乎形。而以視生理之常然。則爲剩餘矣。附而侈於德。侈者。剩餘之意。言此豈非出於生性哉。附而以視人生之所同得。則爲剩餘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多方。猶多端也。列於五藏哉。五性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枝者若是。多方二字可知。

而淫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亂。紛也。淫。過也。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離朱。帝時人。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師曠。晉樂師。擢德塞性。拔擢僞德。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笙簧。管中金薄葉也。簧鼓。喧擾之意。不及者。謂法從後起。本不足用也。非乎。而曾史是已。曾參史鰌。言仁而義在其中。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纍瓦。喻砌詞之巧。結繩。喻串說之工。竄。逃也。句。剡屬。竄句。喻通達。音別。跂。音屑。舷跂。猶蹩躠也。跛而用力之貌。謂竭盡心力。徒以此無用之言。稱譽自喜也。非乎。而楊墨是已。聰明言辯。皆仁之助。故類及之。義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上正字義近眞。正者。猶諺云眞正也。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跂。足多指也。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脛。膝以下骨。喻本然之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率其本然。則自無憂。何待於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非人性命之實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呱。決。剔開也。齕。齧斷也。二者或有餘於數。枝者多一指。有餘也。或不足於數。駢者合二指。有餘不足皆病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以駢枝攝決齕之憂。蒿目者。愁視則半閉其目。睫毛蒙茸。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饕。貪嗜也。上言有餘不足。此言仁與不仁。亂性則一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囂。擾不安貌。以仁義故。仁義之所以喧擾。則以駢枝故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鉤。曲也。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約。束也。是侵其德也。侵。傷也。屈折禮樂。道體純任自然。目禮樂爲屈折。故呴俞仁義。呴。呼。俞。應之意。道妙渾於無言。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故以仁義爲呴俞。

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附。依也。離。通麗。約束

不以繩索纆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生不已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常然不可虧也。不可以人爲損。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連連相續貌。使天下惑也。求明適以惑世。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招。揭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

二人。男曰臧。穀良家子也。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筴。竹簡也。問穀奚事。博塞以遊。博。局戲也。塞。通賽。亦謂類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東陵。名。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實既相同。稱謂又何取相異。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五味爽口。五色迷目。五聲亂耳。其非天屬之眞。

適仁義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皆求其有得於己也。夫不自得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淫過也。僻偏也。余愧乎道德。性命之實。自然者也。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仁義淫僻。雖分美惡。而同屬駢枝。故均非求道者所取也。

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且强名。何論仁義。

漆園以駢枝目之。自是解人。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陸。通踏也。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義。通儀。義臺。儀門之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烙鐵之印之。剔之。剔其毛。刻之。雕之。雕。通絡。連之以羈。羈。絡首曰羈。絡。絡足曰羈。編之以阜。阜。馬槽。棧。編列也。阜。馬槽。棧。編木爲之。以待馬食者。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馬嚼曰橛。馬纓曰飾。而後有鞭筴之威。筴。馬箠也。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範土爲陶。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

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言猶治天下者。矯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人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渾一無偏。命曰天放。任天自放。○此言上古之民。順民性如是。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重遲。其視顚顚。專一。當是時也。山無蹊隧。蹊。徑也。隧。道也。澤無舟梁。梁。橋也。山澤之間。跋涉者少。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各就所居爲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物相忘。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蹩。蹩。旋行貌。躠躠。躠。足行貌。爲仁。躠躠爲仁。躠。躠。足行貌。蹩躠爲義。蹩。躠。足力貌。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澶漫。淫衍也。摘僻爲禮。摘僻。拘牽也。而天下始分矣。此言末世之亂民性如是。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中斷。聖人之過。以工匠視。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己。止也。夫加之以衡扼。衡。軛。端橫木。以駕馬者。扼。通軶。乂馬頸者也。齊之以月題。題。額也。馬額上當顱如月。故曰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介。獨也。倪。睥睨也。閽。曲也。閽扼。曲頸以拒人也。鷙。悍。鷙。曼。突梁。詭銜。竊轡。馬獨立而怒視也。而能至盜者。盜智。伯樂之罪也。上言有伯樂而馬且生。此言有伯樂而馬且亂其性。夫赫胥氏之時。上古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於馬曰知。於民曰能。以。通已。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如懸物相示。跂。足以視也。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相競逞其私智。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重申聖人之過。

以伯樂觀。

至人治身。治民。皆以順其本性爲主。七竅一開。則

渾沌立死。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漆園意蓋本此。特推廣以言之耳。

胠篋

將爲胠（隔）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胠。從旁開也。則必攝緘縢。攝。結也。緘縢。皆繩也。所以約囊者。固扃鐍。決。鏡鉸曰扃。鏡舌曰鐍。所以鎖匱者。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揭。舉也。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不乃猶無乃也。此言備小盜者不足防大盜。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上單言知。此知聖並舉。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竟。通境。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盜其聖知之法。即以爲守身之具。○以上言聖知爲盜賊之利。竊財之盜小。竊國之盜大。證以田成子事益信。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剖心而死。萇宏胣。胣。刳腸也。子胥靡。靡。爛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自害者。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竊聖知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以上言聖知爲天之害。故曰脣竭則齒寒。脣以蔽齒。齒轉因脣竭而寒。是因利而生害也。魯酒薄而邯鄲圍。邯鄲趙都。魯趙同朝於楚而獻酒。乃魯酒薄。致趙受圍城之災。是無辜而得禍也。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以弭盜。乃大盜轉因之而起。是求治而滋亂也。○三者皆不期然而適相致者也。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無聖無盜。

天下自治。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而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斗斛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權稱錘。衡桿梁。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符節璽印也。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矯揉也。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鉤帶也。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逆取順守。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相率而趨於盜也。揭諸侯。盜之後。顯然昭揭。以諸侯自命。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利之所在。皆竊有。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以上申言聖知爲盜賊之利。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持以制勝之器。不可爲人示。示人則彼聖人者。聖人創法。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示人。示人則爲盜藉。彼聖人者。聖人創法。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明示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擿擲也。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質而無文。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盡去也。天下之聖法。殫殘。盡去也。而民始可與論議。可與論道。擢亂六律。擢亂。抽棄也。鑠絕竽瑟。鑠絕。焚而棄之也。竽形似笙。瑟似琴。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工倕之指。擢。折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鉗。刖也。攘棄仁義。攘。棄去也。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爚。火亂也。法之所無用也。以上申言聖知爲天下之害。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

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贏擔負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竟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小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知者知外求知不知已所知者謂已知者仍多昧也故天下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非人之非己所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烟火之施墮四時之順也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蜂蠆之屬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百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厚毒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

害也頡說之脣也滑亂之種也謂此頡者滑者皆以堅白鳴者也解辯之嘶也垢語之汚也謂此解之垢之皆以同異互訟者也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辯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知者知外求知不知已所知者謂已知者仍多昧也故天下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非人之非己所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烟火之施墮四時之順也中墮四時之施墮萬物皆失其性反覆申明務使絕聖棄知恬淡無爲復命歸根以全其所受所謂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也然則漆園意中所急欲止者又豈僅在盜財盜法者哉讀者既未詳審其本文又不精求其眞旨而輒捕風捉影妄肆牴悟

是眞聖者之論音。盲者之辨色也。逍遙遊云。豈惟形骸有聖盲哉。信哉斯言。

在宥

問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者。如自在之意。宥者。寬放自得之義。使天下各遂其眞。非有心治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自在則淫。不自得則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又何須更治之。昔堯之治天下也。以有心治天下。便非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性上不可添一箇樂。樂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痒痒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性上不可添一箇苦。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毗。偏也。由苦樂生出喜怒。由喜怒推到陰陽。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不順時而治。

寒暑之和不成。不至故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陰陽中人偏之爲害。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半途而止。不成條理。言使天下人心偏如此。鍥轉相因。皆有心爲治之弊。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喬詰。意不平也。卓鷙。行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攻亂如此。故堯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畢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安也。不何爲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習於伎也。相習於伎偶。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淫蕩。說聖邪。

是相於藝也。相習於藝。多能。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察求疵。○
凡有所說則失其自然。執跡成弊。害有甚焉。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
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
邪。言非特一過而不留也。乃齊戒以言之。鄭重而
致恭盡禮。相傳授也。鼓歌以儛之。儛足蹈也。吾若是何哉。若狂
從聲覺。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
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貴以身
身為至貴。更貴於為天下也。貴愛義同。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謂中無係着。不
起知識也。無擢其聰明。擢。抽出之意。尸居而龍見。安坐不動。而神采隱然。
淵默而雷聲。抱一無言。而神動而天隨。情神方動。而天機自起。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如炊氣積累而熟。吾又何暇治天
下哉。

在宥者無為之用。無為者在宥之體。徹始徹終。只是令人安其性命之情。而天下更無餘事。呂氏春
秋云。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
治天下。篇中不曰不治。而曰何暇治。可知所謂貴
愛其身者。聖
相傳其揆一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
無攖人心。攖。引也。人心排下而進上。遭排抑則降下。上
稍進步則亢上。上

罷也。被笞辱者又如是。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離跂。企足。攘臂。舉臂也。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木儒墨所致乃猶揚揚得意於其間。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桎梏之用者。爲知揚揚得意。非無恥乎。甚矣吾未知仁義之不爲桎梏之用者。爲知桎梏之用者。爲知桎梏。桁楊也。以成桁楊之用者。爲知鑿枘也。
鑿。音漕。孔也。以木納孔中曰枘。凡器物有枘者。與此義同。以鑿納枘。鑿枘。圜鑿方枘。道體如是。謂窈冥兮。冥兮。其中有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道體如是。老子所謂窈冥兮。其中有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此言安外養內。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以養內。閉女外。多知爲敗。內外交養。識神自除。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遂往而徑至也。原。始也。遂於大明之上。所謂上神乘光也。與日月參光。吾將爲女配天地之精。吾將爲女遂於陰陽。使二氣各得其職。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問至道之精。所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問至道之精。所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問至道之精。所

王。誰能得生身之主宰乃能主宰乾坤。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則生見光。死而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百物也。人皆不得道則與物何異。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不生不滅之境。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昏皆無心之謂。言物或當我而來。或遠我而去。任其自然。而我無與也。人生盡死而我獨存乎。

至人小天下而大一身。聖相承。皆以治身爲本。然得其本而末自賅。姑射有神人自然物無疵癘自信見道之微言也。世人不明道德之歸。狃於流俗之見。以聖智爲能事。盡在此矣。是猶執昭昭之多。而日九重之高遠。皆歷然在吾目中也。噫。揆其去無目者幾何哉。○此章爲滄園正義。如於星斗燦列之中。偶示

北辰之處。所由此參觀互證。可見全書中所謂治天下者。多出寓言。

方將拊髀雀躍而遊。拊。拍也。髀。股也。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贄然。拱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

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已。猖狂。不知所往。而已。自適貌。放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執掌。紛汨貌。遊於舉世紛汨之中。以觀眞機之發現。放也。人皆不得。此也。人皆不得。朕又何知。此外非所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放。釋也。言百姓皆釋其自然之性。而從我之教。是我之過也。不知治身。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歎其受害已深。僊僊乎歸矣。僊僊。輕舉貌。嫌雲將治物爲禍。故示輕舉而勸其歸休也。已將復命歸根之義。默示於言外。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默。息也。息其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有心爲治。則元天弗成。於人心病其攖。已心亦失其所養。處無爲而物自化。乃俾芸芸者衆。各復其根。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道術治術。可於此會其微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以爲己之聞見。高出衆人。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窺所聞。因衆人之聞見以己之聞見。不如衆技衆矣。不如衆人之能多矣。而欲爲人之國者。然且欲以己之聞見。治人之國者。此攖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以聖知仁義爲利。而不知其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一事無成。而遺患無窮。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方且以爲賢而用之。良可歎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大物。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不能物而不爲物用。是亦物耳。以物治物。安見其可。物而不物。治物者超出物外。故能物萬物。因物付物。爲萬物之主宰。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今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與造化伍。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合乎眞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致。大人。卽獨有者。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因物而起。不持異同。響通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配。對也。不爲主而爲配。卻於感而後應之際。曲盡其忱。

配乎無響。寂則虛中。行乎無方。動則感化。挈女適。攜天下以適其適。復之搖搖以遊無端。搖搖。自動也。一陽萌動。旋復其根。以遊於未始有始之天也。出入無旁。與日無始。無依傍。無終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頌論言也。

世去其依傍終始之跡。則希言自然。我相不著。隨時隨地。合乎大同而已。太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虛極靜篤。已亦無有。至於無已。又何有哉。麗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者。亦此意也。

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所謂聖。觀無者天地之友。於無而曰觀。可見無中別具神妙。特非與天地合德者見不及此耳。

世俗之人。愚而自用。徒亂人國。丟道日遠。遷至無所宜知。亦至有。觀有觀無。精粗判焉。兩者並舉。總道之士。從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在宥天下。長久吾身。皆以無爲爲本。無爲而無不

爲。無有而無不有矣。自古聖神。躬求而得。其所謂獨有者。悉自視無中來。由無極而太極。此中消息。學者正當以身驗之。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爲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得爲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治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根乎心得。而純任自然。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玄遠也。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天德。卽道也。德宰乎萬。以道觀言。名稱於一。而道散乎分。職分。而君臣之義明。貴賤位分。天下之君正。上下名正。以道觀分。職能。才能。而天下之官治。器使各當。以道觀能。而天下之應備。泛應不窮。故通於天地者德也。德育萬物。俾行之各得其宜。故曰道。道猶導也。道在天地而通以神明。故曰德。德者得也。行於萬物者道也。道猶義也。上治人之餘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統也。合二爲一之義。自然者天。故曰古之人各事其事。則事治。能有所藝者技也。藝能。技者道術之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自足。無爲而萬物化。自化。淵靜而百姓定。自定。皆其善法天者。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卽天也。無心得而鬼神服。言所謂通於一者。非有心也。無心而心得。斯爲眞得。至鬼神皆服。則純乎天矣。尙何事之不了哉。

道出於天。不容雜以人爲。無是教人復命歸根之義。

夫子曰。門人記莊子之言。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刳。剖也。去知覺。則虛可入道。無爲爲之之謂天。於無爲中勤而爲之。斯合乎自然。無爲言之謂德。希言自然。乃有心得

無爲言者無容心
焉言而言之也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
大平視萬物行不崖異之謂寬寬然自得有萬不同
之謂富無中包羅萬有故執德之謂紀紀條理也執其心得
渾然之中各有條理德成之謂立卓然樹立循於道之謂備順其自然衆善具備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全其所受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爲萬物逝也爲萬物所歸往
之大也韜包容之意事心猶存心也沛乎其爲萬物之一府死生同狀府藏物故曰一府死死生生共此輪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
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
私分私分者自私其利以爲分所應有也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
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故曰同狀言當其顯時已將此理看破

南華眞經正義　天地　三

故能解心釋神離外景而獨完其天也
能剖心乃能事心於道中各求實得而損之又損內重者外自輕視身世皆浮雲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不動漻乎其清也澄澈不淆此言道體之靜寂已立應物之本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考叩也雖有聲必待叩而後鳴雖有
得此理無以應感者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考叩也雖有聲必待叩而後鳴雖有
道必待感而後應萬物孰能定之言當未叩未感之先渾然默然其所以肆應者誰能
定之夫王德之人德盛曰王素逝而恥通於事游心太素立虛靜無爲立
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抱一爲式不用知若神故其德廣得於心者無不該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出猶應也採猶感也有感斯應其心本湛然也故
形非道不生道即本原也生天生地皆是此道人身可知生非德不明既已

敬形若非有得於心將存我之形必先究
則不明此生身之理存形窮生將存我之形必先究其生理而不爲物蔽
立德明道欲立我之德必先修其道術而默與天通非王德者邪蕩蕩包羅萬有之象
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蕩蕩包羅萬有故執德之謂紀渾然之中各有條理眞機發越其出動
一本自然萬物從之即所謂通於一萬事畢也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不可窺測而自成造化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不可窺測而妙契眞元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虛而
能應時騁而要其宿徂而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因應從心不滯於一
形聲之外別有見聞深之又深神之又神所謂道
德上通而智故悄滅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赤者南方明色其北則玄境也登乎崑崙之丘
玄之境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南者明察之方已遊玄
境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南者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
珠亡故玄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詬索之而不得也知多知識者離朱善觀察者喫詬有口辯者觀乃使象罔
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也以上四人離朱外皆寓名也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道喻元珠無心乃得使象罔而獨不言索其旨微矣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配天爲天子也堯蓋欲讓天下許由曰殆哉圾乎
天下圾通岌危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敞知給數以敏其
敏

誰足以應煩數。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惰其才知。誤以之本性。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載人心以用事。而汨其天真。方且本身而異形。我相未忘。分彼分此。方且尊知而火馳。尚知巧而性急。如火方且爲緒使。爲紛事所役。方且爲物絞。絞纏束也。言爲物所拘。方且四顧而物應。應接不暇。方且應衆宜。事事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屢爲物變。而無恆性。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有一族必可以爲衆父。合一族之衆而推尊之。謂之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合百族之所推尊者而推尊之。謂之衆父父。以名位言。則爲萬姓之君主。以道妙言。則爲萬化之大宗。治。亂之率也。有心求治。適以倡亂。此面之禍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不行。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闔。猶盍也。無落吾事。落。荒廢也。倪倪乎耕而不顧。倪倪。低首貌。

立爲諸侯。偶而應之也。耕而不顧。修德以就閒也。至人之出處如是。

泰初有無。但有無耳。無有無名。雖有有無之名。未立何有於始也。一之所起。一。卽太極也。萌於無之中。故曰起。有一而未形。雖有肇端。尚未

昭物得以生謂之德。此未形之一，在物得之以爲生之本，德之爲言得也，故謂之德。此是於生物之先，預言其理。未形者有分。當其未形，已寓分陰分陽之朕兆，且然無間，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具體而微，皆存之人。形雖動而神自止，形雖死而神自生，形雖廢而神自起，與勞心憔形者正相反，此又非其所以也。以持也，言此又非有心爲之，但順其自然而不自持也。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無我，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與天爲一，既曰忘己，又曰入於天，天人之形無人之

將聞茷見季徹曰，魯君謂茷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試陳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和輯

者，譬之善汨，惟忘於聞而後能入於淵也。

形與道俱，惟無不存，故無不忘，有人之形，清是之謂人貌而天。

忘己。無我，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與天爲一，既曰忘己，又曰入於天，天人之形無人之

時見爲治，亦在人而已，在人者因人而治，不參己見也。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無我，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與天爲一，既曰忘己，又曰入於天，天人之形無人之

人所捕，故自山林中來，此蓋喻勞心憔形，多能適以病已也。仁，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具體而微，皆存之人。形雖動而神自止，形雖死而神自起，與勞心憔形者正相反，此又非其所以也。以持也，言此又非有心爲之，但順其自然而不自持也。有治在人。放有

無間者多，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無形狀者道也，形與道皆存，世人所希有，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承上言此

實則無知無間者多，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無形狀者道也，形與道皆存，世人所希有，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承上言此

人所捕，故自山林中來，此蓋喻勞心憔形，多能適以病已也。仁，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具體而微，皆存之人。形雖動而神自止，形雖死而神自起，與勞心憔形者正相反，此又非其所以也。以持也，言此又非有心爲之，但順其自然而不自持也。有治在人。放有

往，投迹者眾，身爲物累之喻。將閭茷虺虺然驚曰，茷也汩若縣寓，堅者石之質，白者石之色，於其本合而能離之，詞義昭著，不煩懸之天宇也，此當時辯士矜尚之語。若是，其精晰如此，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猶云其略。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其風也。其

德。言欲行此言，以求治天下，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高自表著之喻，多物將往，投迹者眾，身爲物累之喻。將閭茷虺虺然驚曰，茷也汩若縣寓，堅者石之質，白者石之色，於其本合而能離之，詞義昭著，不煩懸之天宇也，此當時辯士矜尚之語。若是，其精晰如此，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猶云其略。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其風也。其

於夫子之所言矣，汩，通忽。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其風

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搖蕩，猶鼓舞也。賊心，知巧之害心者。

獨志見獨之志也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滀滀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教民有爲者也滀滀郎雲將篇大同乎滀滀之義無爲者也言豈以有爲讓堯舜而自以無爲者遜謝不敏哉蓋其心並不從教民起見只欲同乎泰古渾穆之德使此心各安於其居而已所謂心普萬物而實無心也

有心治民民即爲吾心之累蓋天下之治在聖人只自得其心之所安並無教民之見存於中也昔張靈隱爲宋眞宗講還元篇有云風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此還元之大旨也然則漆園之所謂心居者從可識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出井水灌溝中隧水溝也抱甕而出灌出井水灌溝中

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搰搰用力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挈引也數如沃湯數疾也沃溢也言取水疾速如湯之沸溢也其名爲槔槔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曲不純故不白也不白日見轗軻則神之生也不定神不定者道非載道之器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瞞然目無精采貌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

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誕現獨之人也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誕現獨之人也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誕現獨之人也

而不治其外。一者天地之精。自然者無為復樸。自然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女將固驚邪。狎於世俗之常。將見所驚也。且渾沌氏之術。予與女何足以識之哉。言非特汝不識。予亦不足識此也。

機巧不生。渾沌不死。入素復樸。道心見矣。

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諭言重複曰諳。芒通。苑風。東方之風。義取長養。以為牧民之喻。是二人者。皆寓名也。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側目而待治者。願聞聖治。諳芒曰。聖治乎。不滿之辭。官施而不失其宜。官人施政。皆得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於事之可為之實。莫不而行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皆非為人而人自化。手撓顧指。指揮顧盼之閒。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顧聞德人。

德人較聖治乎。較。量。日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卽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為悅為安。但以順人之情而實無戀於己。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知所依。招乎。不知所往。財用有餘。而亡意貌。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所往。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皆付之無心。此所以無事故不傳。

不識不知。渾渾噩噩。至德之世。其猶至人之心乎。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詔其君臣子之盛也此是正理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惡其諛也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諛也蓋明於貴臣如是而未知此其必然邪無有不然者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明明導諛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道導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導諛君親則責之導諛世俗則安之豈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也卻又甘蹈其名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卻不知人情則怫然作色頗惡其名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以此招其實合譬飾辭廣喻令人易曉修詞令人喜聽聚眾也以此招人附己是終始本末不相坐罰其實初不認其罪故曰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

南華真經正義

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人是亦是人非亦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世情於名之醜者則昭其實而不居其名於名之美者則又好其名而不務其實迷漫顧倒終其身於道諛中雖復巧言以動聽飾觀殫精勞形徒自苦也似智實愚良堪歎息知其愚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不悟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此以惑於所行為喻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子雖顧往誰與從之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花皆古歌曲也則嗑然而笑問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不相入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

二缶鍾惑缶盆類瓦缶俗音也鍾通鐘之二缶之音亂之則鐘聲莫辨故曰惑也而所適不得矣此皆以惑於所聞為喻而今也不得謂聽者無所適從也適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執己強求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推推又成一惑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推推求不推誰其比憂比鄰也誰其比憂其詞也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厲醜也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此又以厲人之不得不視喻己之不得不推也夫子果似己雖視何益人皆異己雖推何損其無益而猶視明知其徒勞而猶推則其於斯人者實聖實覺世之婆心得已而不已者也

塵俗日迷性真日汩解人罕遇憂從中來憂大道之無傳憫物情之終惑長言嗟歎若惜若規暮鼓晨鐘良足發人深省

南華真經正義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斷已斷之餘也木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謂瘨薰香鼻腐也困慢中顙困慢衝逆也氣逆故從鼻上中於顙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厲病也爽失也五曰趣舍滑心趣取也滑亂也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鴟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乎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木枝亂塞於胸中皮弁鷸冠搢笏紳

所以約其外。皮弁以鹿皮爲之。韝氣以鶡毛爲之。捕長也。內支盈於柴。支柱也。盈充塞也。外重纆縛。纆繩也。皖皖然在捆。捆束也。竪木以立捆也。外重纆縛之中。而自以爲得。皖皖目視而身不能動貌。則是非人交管。管。關。其自爲也。眛然無所注。氣即聖。聖。通。其自爲也。眛然無所注。氣即聖。聖。通。其自爲也。眛然無所注。氣即聖。聖。通

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
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
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鑒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
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

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
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
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
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
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嫡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
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
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
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
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

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蓄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
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
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蓄下也昔

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
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
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
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
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欲將所修之書。藏於周之府藏。子路謀曰。由聞
周之徵藏史。徵藏。藏名也。徵藏史。猶今之秘書官也。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
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
說。悅也。曰大縵。猶言太泛。願聞其要。孔子
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意。通噫。幾乎後言。猶失言也。夫兼愛不亦迂
乎。言與道相違也。無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爲私。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

偈。猶偈偈。用力貌。揭仁義而
仁義。偈偈。用力貌。揭仁義而
治之。是連其亂也。意。通噫。夫子亂人
仁義且亂人性。其他可知。欲名安其性命之情。非
以虛靜求之不得也。
士成綺。人姓名。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
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猶言求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百舍。猶言百日。
旅宿也。重趼。足起厚皮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鼠穴糞土之中。謂之鼠壤。妹。通。棄妹者。謂遺棄末學也。於物有養而於人倦於教
非愛人之心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謂生物熟物不盡於前而
仍貪取無厭也。老子漠然不應。以不答之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正卻。猶退聽也。何故也。爲
老

子所移而不知。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脫然不居。無心於盛名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馬。喻不仁。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猶言又一過也。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服。行也。言吾之行常如此。並非以行邀名。而有心於行也。此正毀譽不計之意。士成綺雁行避影。側身而行。履行遂進。踵走而前。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異貌。而目衝然。突視。而顙頯然。顙。額高亢。而口闢然。張口自辯。而狀義然。嚴毅自矜。似繫馬而止也。身雖閑而心坐馳。動而持。欲動而強持。發則如機。發機之速。察而審。伺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恃知巧而見於外者。有驕泰之色。凡以爲不信。凡此十者。皆不實之徵。邊竟有人焉。竟。通境。其名爲竊。邊境禁人竊伺。則以盜竊目之。有機心者不可與入道。識神爲用。則眞性日滑。滑。亂。圖傳其狀貌。而醜其聲稱。壽曰婆心。正爲此輩作

南華眞經正義

當頭棒喝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包羅。無於小不遺。入無間。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形。耳目之類。德。聰明之類。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鮮不爲世情所惑。夫至人有世。撫有天下。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退。後也。寶禮樂。寶。不以爲

主也。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於道體見得精。自於世情看得微。常人迷於幻相。而去道日遠也。

日假爲眞。宜其神動精搖。而傳道之書故也。書不過語。止言語耳。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隨。猶向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不知道不可以言傳。而貴其言。因而傳其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言所貴者。非當貴者。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書之言。譬則此類耳。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彼。卽不可言傳者也。情。實也。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

南華眞經正義

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輪。車輪。扁。匠人名。斲。斫也。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糟。魄。猶爛爲魄。糟。猶糟粕也。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輪言。徐。寬。疾。緊也。寬則甘滑而不堅。緊則苦澁而難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數。分數。猶分寸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書以傳言言不盡於書故求糟粕而已。道實西來不立語言文字。證以楞嚴之說。自是不二法門。

天道無爲以虛靜自然爲本。人心失其自然。即以害道。惟至人之心。不爲物累。不與利遷。如如自在。乃得大定之境。所謂定者。即虛靜之始基也。此中眞訣。不可言傳。世人第即傳道之書求之。而至道之精。終不可得。有志於道者。仍當致虛守靜。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庶得古人不傳之秘也。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安靜不已。地其處乎。不動。日月其爭於所乎。同道。

相逐。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居無事。猶行所無事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有使之然者耶。凡物之發動處曰機。收束處曰緘。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其亦自然者乎。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雨升而爲雨。雨者爲雲乎。而孰隆施是。隆。興也。謂雲。

雨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爲淫樂。

風起北方。北方土商陽九一西一東。有上彷徨。或東或西。

有時而上。故多風。

彷徨乎。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至成紹曰。紹。繼。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六氣五行。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九疇。洛書。治成德備。鑒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上皇。配天立極之稱。六極於無形之中。由無形形而垂象。乃有九洛之事。順以承之。治成德備。天下歸心。觀於聖帝明王所興。興爲不敢逆者。則天地日月爲雲雨爲風之主宰。從可識矣。

妙道之行。不外造化自然之用。爲神爲聖。皆不外此。似無而非着空。似有而不着相。眞如冥合。方可謂順其自然。稍有勉強。去道遠矣。

商太宰蕩。商。宋也。太宰。官名。蕩。字也。一云名盈。字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所謂親。正無所不親也。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仁至者德全。孝固不及孝之言也。謂太宰未能知至仁之待言也。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有過而無不及。故爲此顚倒之說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郢在南。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已過冥山遠矣。安得回首而望見耶。以喻至仁則過於孝。不言孝而孝已在其中也。故曰以敬孝易。敬見於外故易。以愛孝難。愛發於中故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者不自知其爲愛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忘我者。忘親亦使親忘相忘於夢也。使親忘我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忘天下。使親覺四海之大。皆在親愛之中。則與天下相忘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忘我者。使天下相忘。親愛並不覺其爲我。忘我易。兼忘天下難。

不能及也。非可謀慮故不能知。非可瞻望故不能見。非可馳逐故不能及。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儻然。無依貌。倚於槁梧而吟曰。舊作目誤。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三句卽所吟之詞。形充空虛。其形雖充。而神馳於樂。乃至委蛇。四大無着。躁氣胥除。女忘其身。故曰空虛。委蛇故怠。惟虛與委蛇。故若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也。若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因體之頑放也。故若混逐叢生。混然調之以自然之命。天命流行不已。卽所謂無怠也。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相逐。叢林樂而無形。林然共樂。布揮而不曳。曳施帶然無形。布揮而不曳。曳施帶散揮灑而不施曳。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若未有聲。動於無方。用不可測。居於窈冥。體不可窺。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人莫得而定之。行流散徙。不主常聲。奏所拘。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人太和在心。故稽於聖。可爲不知樂者。釋其疑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遂順也。天機不張。元神不動。而五官皆備。官自效職。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聖心自然。故有焱氏爲之頌曰。焱亦作炎。謂神農也。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苞通包。六極。六合也。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接故惑。精神入於恍惚。有若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情移神悚。若有鬼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形氣惰緩。神若出舍。卒之於惑。惑故愚。惛悅自失。情若無知。愚故道。無知則近道矣。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乘道而往。妙合自然。

聲音之道。貴感甚微。太和自在人心。故以樂中條理。曲示入道之序。始言儻者。作遲疊疑。傺然神驚。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師。魯太師。金。其名也。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刍狗之未陳也。刍狗。結刍爲狗。巫祝所用。盛以篋衍。衍。笥也。巾以文繡。外包覆之。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草也。刈草因名爲蘇。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眯。夢覺也。不夢則已。夢必數眯。蓋精氣鍾於廢棄之物。則更致他怪。所謂妖由人興。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刍狗。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商周。皆以地言。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喻過時之陳跡。不可復用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行昔之周道於今之魯國。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傳。轉也。無方之傳。謂與世爲轉移也。應物而不窮者也。此喻陳迹之不足用者。以古今時事之異宜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此喻違時宜者有殃。惟因時俯仰。則無咎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此喻惟能因時而變。故各適其宜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挽裂。齕。齧也。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此喻不因時宜。必致毀裂也。故西施病心而矉。矉。通顰。蹙額也。其里之醜人見之。其里二字衍。而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富人當是婦人之謂。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貧人當是丈夫之謂。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此喻非美也。所以美者人耳。此喻不適時宜。但知法古。是欲襲其美。而適以取惡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日月推遷。江河日下。於古今異宜之故。反覆指陳。正爲勢形休心者。喚醒塵夢。

天運 至

南華眞經正義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中無主而不止。中不虛而失其主宰。則道以外入故不止。外無主而不止。扞格而難入。難入故外無主。中不虛。外無輔而莫可就正。則道以內窮。窮則內不通。而不行。外無輔而莫可就正。則道以內窮。窮則內不通。而不行。外無輔而莫可就正。則道以內窮。窮則內不通。而不行

者正也。因其所當正而正之。至人本無心也。其心以爲不然者。若不能以至人之存心爲心。天門弗開矣。瞷於世情。靈府閉矣。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不可以言語傳。不可以摩見。測。能游心太虛。積精累炁。以得其眞。斯出日入月呼吸之間。而天門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僻僻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嗋。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

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孰熟。以奸者七十二君。奸通干。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抑道之不易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遇之則必爲彼所笑。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譬則人所履之迹耳。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此喻大道不在粗迹。夫白鴿之相視。睥子不運而風化。鷁水鳥。睥子不運。定睛注視也。牝牡相誘曰風。風化者。蓋相誘而化生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傳聲類自爲雌雄故能相誘而化生也。○此蓋喻物之相感不同。萬物各以其類。自爲雌雄故風化。而化生也。傳聲類自而孕。類自而孕。物各以神運。以示因物付物。未可徒循其粗迹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眞常者。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其變化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馬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鵪鶉。瑞也。交尾而孕。魚不交。但傳沫而生者。魚子。此卵生者。細要者化。要。通腰。蜂取桑蟲。祝爲己子。此化生者。有弟而兄啼。有弟則兄失乳。故啼。此胎生者。不與化爲人。安能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能與造化合一。不與化爲人。安能

南華真經正義。夫交尾傳沫及祝爲己子。物類各有所宜。有弟兄啼。宜於此或不宜於彼。此造化之自然也。化化人。物而不順其自然。安能強化哉。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道本於一。而一不可執。神而明之。無感不通矣。

陰陽運行。皆以道爲主宰。而入道有序。則以不知不識爲始基。求道者。覓有於無。須索之迹象名言之外。因其自然。有定而至無定。庶幾變動不居。倏乎與化爲人。

吳縣黃興元校

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峻刻其意。離世異俗。高論怨誹。誹謗也。高論怨誹。大言愼世也。爲亢而已矣。謂一切。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非世。輕世也。枯槁。赴淵。沈淪不返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修。儒也。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整齊世道。誘掖末俗。或居。隨在皆學。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無爲。猶言閒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吹。卽呼。呴。卽吸。吐。出一入吐濁。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若熊之攀樹而引氣。若鳥之伸頸而運體。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極。如皇極之極。不立主名。而衆美自不能離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特舉聖人。以見得天地之眞者惟此。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平。定也。謂定理也。質。實也。故曰聖人休

爲。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襲。侵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以心性言。物以形質言。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波。流動之意。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知者。自用之私。故者。有心之爲。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無心於露。炫信矣而不期。無心於取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罷。通疲。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惔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天一生水。水之得於天者。其象如此。故曰純粹而不雜。象水之清靜一而不變。象水之平。惔而無爲。動而以天行。象水之清而流。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干。吳縣名。越。越山也。皆出善鐵鑄爲寶劍也。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劍猶知寶。況神鋒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可得而遠象之。其名爲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神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

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形神俱
倒。妙與道合眞。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精足則神得其養。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
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虛無無爲。性功也。養神貴精。命功也。性命交修。道
不遠矣。

繕性

繕性於俗。繕。猶治也。道貴率性。率性於俗。滑滑亂也。道本無
動。道。○郭伯琮云。滑。古猾字。滑欲於俗。俗
學以求復其初。愈
於俗。思以求致其明。愈思愈惑。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
治道。猶
學道也。以恬養知。定能生慧也。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知養恬。不用慧而益定。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
者。天和。理
者。性理。夫德和也。道理也。和理醞釀。積
久自成道德。德無不容。仁
也。非爲仁而
仁自溥。道無不理。義也。非爲義而
義自宜。義明而物親。
義。善
仁。善
忠也。不言忠而
忠自大。中純實而反乎情。得其本性。樂也。不言
樂而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謂中形外。禮也。不言
自謂。信。自然節文。禮也。禮而

禮自立。○玉者
皆自和理中出。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後世襲述忘
而天下自
此多故。本。制作紛紜。
彼正而蒙已德。欲人各正。而未
能先明己德。德則不貳。
不足
蓋。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強冒之
則致亂。古之人在混芒之
中。混沌
未鑿。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
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
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物
自然。故
至一也。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爲治
也。是故
順而不一。使人知順帝則。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一。而純一者已漓。德又下
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苟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
天下。興治化之流。失其源也。澆淳散朴。澆。漓
也。離道以善。善。
者

造適以矜美故善見而道之自然者離險然後去性而從於心性天性心與心識猶心知而已人心不足以定天下雖逞其私知究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多文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世風浮蕩廢棄無爲之道道術紛更變之世是世與道之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喪道則有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喪世則皇古之風不復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故不自隱時勢使然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者培其發生之本寧極者安於不動之天復而遊之以觀其復而轉移無跡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以恬養知不以慮窮約以知養恬不以無爲求志其自得也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猶巍然也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遊於大塗德固不小行傷道傷德傷道所謂倣識之魂然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所謂倣精神乎淺塞也故曰正已而已矣道之眞以治身也存身而身存其志得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至樂活身無可加益樂至於無可加乃可謂之得志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圉猶禦也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彼此兩忘其自得之樂一也故無憂而已矣有終身之樂故無一日之憂古之由存身而得志者如此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非樂之自得者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不明內外輕重惟其蒙蔽是以倒置

塵俗勞形去道日遠樂在軒冕憂在性命矣蒙蔽之民倒置之民皆天之戮民也循天以求志其惟深根寧極者乎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黃河。涇流之大，涇，通也。兩涘渚涯之間，涘，岸也。渚，洲也。涯，際也。不辨牛馬。遠而莫辨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河伯，馮夷也。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欲容態之狀。望洋向若而歎。洋，海灑。若，海神。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僅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不以所聞爲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始信所聞不虛。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

虛，古墟字。拘於虛也；虛通墟，墟，地言。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尾閭，海水出路，在百川之下，故稱閭。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以比江河，其大不可限量。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稊米之在大澤乎。稊米，稊，草似稗，米而細，號物之小之一分。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自解。五帝之所連，謂以揖讓相連。人處一焉，人，謂中國人盡九州之內之中國，因計及中國之人。五帝之所連，所生所通地言。人處一焉，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小者未必極其小。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大者未必極其大。○二次問。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無外是信情乎？河伯又舉至精至大者為問。蓋其心猶泥於大小之跡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故謂其無形。夫精，小之微也。小之微者，曰精，垀大之殷也。大之盛者，曰垀。言大而又小，小而又大也。殷，盛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由此觀之，大小之異便，其勢有如此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非真無形，即有形狀。既有精粗，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今精曰無形，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大曰不可圍，非真不可圍也。但大之盛而數有所不能盡耳。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總之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者，皆局於物之形，而有精粗之別，非其至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物之至精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至於不可言論，意察，則真無形，真無形，則亦不可以精粗言矣。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九

是故大人之行，大人蓋能體無形之道妙者。不出乎害人，不多貨，不賤門隸，不多辭讓，於世無爭，亦非故為謙遜，事焉不借人，非故為廉潔，事不假力於人，亦不重勞乎己。濟然無欲，非苟貴清廉而不相無，則功分定矣。其實大小無常，若於大地為稊米，知毫末之為巨，由此觀之，則萬物莫不無。物各有所有，有所有者，自其所有而有之，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其實有無無常，若於無東西之無，有不可謂西，有西乃以名東，相反而不可相無，功用之所竭，並不能定其果孰有果孰無也。明乎此，則知功用中無常之分，亦無事區別而可以類推矣。以趣觀之。趣，志也。因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十

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莫不各然其然。固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各非其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暗矣。其實然非無常。譬之堯以桀爲非。桀亦所屬。並不能定其孰果然孰果非也。明乎此。則凡志趣中無常之操。亦無事區別而可以想見矣。○功分之義。故論及之。並取以爲證也。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燕王噲讓位於燕相子之。國人不服。三年國亂。之噲皆稱公。白公勝楚平王孫。封於白邑。由而王。白公爭而滅。僭稱公。起兵反楚。楚葉公滅之。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貴賤無常。小大可知。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梁麗。屋棟也。棟梁大木。可作攻堅之具。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撮。捉也。蚤。跳蟲。蝨人者也。察毫末。畫出瞑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此舉物理以爲貴賤大小無常之證。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常言如此。不知有是即有非。有治即有亂也。蓋通蓋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皆偏見也。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愚者不知。誣則妄言。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差不當也。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義不義只視乎時。何常之有。默默乎河伯。戒勿輕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之門。從無貴賤開也。小大之家。從無小大成也。人能觀有而會其無。自無事區別矣。○四次問答。義在洗

滌識神。以深其本。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圓者皆趨世大端。常人所不能廢。　吾終奈何。河伯又言道既無事區別。而可以想見矣。○功分別已將何所適從也。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者。高卑之勢。勢分未忘。故不能定其孰果然孰果非也。明乎此。則凡志心於平而反之。則無貴無賤。與道通矣。無拘而志與道大窾。大窾者。未能情未泯。故不免逐物以施行。謝之則無少無多。與道渾矣。無一而行。一。執也。與道參差。參者。未能渾合自然。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乎若祭之有社。繇。即悠悠也。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泛泛。流通之意。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短長。無方萬物。心普萬物。其孰貴賤。孰短孰長。無方萬物一齊。孰

狗無私也。惟無私故能視萬物爲一體。而知其各足。並無或短或長之異。道無終始。蓋皆示以死生。不恃其成。有死生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虛滿遞乘。則形無定位。　年不可舉。已往之年。莫再來。故不可舉。時不可止。未來之時。方長。故不可挽而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謂示以妙道之行者在是。非常言也。無私無方。無終無始。蓋皆示以至道虛通。未可措意於何爲何不爲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迄無常局。何爲乎。何不爲乎。道既莫測。物亦無常。果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乎。　夫固將自化。夫由變而化。物理之自然也。能與道大適因而任之。則無所適從之中。自有適從。爲不爲俱不爲。見參矣。○五次問答。義在大通自在。以解其懸。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謂既無爲不爲之分。而一聽其自化。則又何取乎道。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輕也。)言察乎安危。寧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人之得於天者爲德。故曰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位猶居也。)在天在人。默具眞知。則其行一本於天。道故能常處於得而無失也。蹢躅而屈伸。(蹢躅者。往來貌。)屈伸者。或隱或見。反要而語極。雖復和光同塵。而能自反以得其樞要。動不乖寂。亦語不乖默。漠非虛通之極。則此惟知道者能之。

何言道不足貴耶。○六次問答。義在守純養和。以遠其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落。通絡。)穿牛鼻。是謂人。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有心曰故。命。天性也。)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守此三者。乃能性修反德。德至而同於初也。)

七次問答。義在深根寧極。以全其天。

七問七答。精義層出。語大者入道之基。反眞者得道之效。(徹始徹終。允爲元理中無上妙諦。)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之獸。蚿。多足之蟲。蛇。無足。)

蚿相愛其行之速也。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音卓)踔而行。(踔踔行下貌。)

常羊無如矣。(言世更無如我之簡易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疑其勉強。)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爲珠爲霧。雜然而下。)不可勝數也。(噴者。實出無心。亟非有意。)今子動吾天機。(純任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言亦此天機。不能相易。吾亦任天而動耳。安用足乎。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像也。謂有可見之形像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蓬蓬然。塵動貌。)而似無有。(並無形像可見。)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信如子言。然而指我則勝我。鮹我亦勝我。(鮹。通蹢。蹢。跡也。)惟無形似。故任人手指足蹢。皆若力勝於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此證無以人滅天意也。凡物之動。各有天機。而不離形似。惟風並形似而無之。純以天行。斯爲大勝。

彼猶於人爲者徒役役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至於心目二者。運行尤速。然以近在吾身。故可不言而喻。人能於心目之間。求得其大勝。則更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矣。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宋當作衛。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知無得失。時有窮通。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汝且止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陽虎曾暴於匡。故也。今非也。請辭而退。

心付之耳。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能合能離。操縱自我。然不然。人不謂可。不可。人不謂可。而我可之。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沱焉異之。沱然自失之意。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喙。口也。敢問是何方術。而使我至此。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苦感反。鼃。音黽。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跳梁。跳踉也。井幹。井垣也。入休乎缺甃之崖。甃。側救反。缺甃。井中累甎。甎。音專。有缺處。故若崖也。赴水則接腋持頤。赴水則以兩腋拍水而頤出口也。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背曰跗。還虷蟹與科斗。還。謂回顧也。虷。虾也。井中赤蟲。科斗。蝦蟆子也。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跨。跳越也。跱。止也。此亦至矣。其樂已極。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不能蹶動。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崖。岸也。夫不爲頃久推移。頃。頃刻也。不以多少進退者。多少。謂雨水也。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竟。境。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冀以口舌爭長。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馬蚿蟲。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利口。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彼。謂莊子。跐。踏也。黃泉。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奭。猶釋也。釋然達於四方。而淪於不測之地。豈分南北。無西無東。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立於無極之先。反而歸於大通之道。豈分西東。○東通韻。舊作去。無東無西。誤。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規規。求索之貌。察。小明辯。小言。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子且歸矣。而思之。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壽陵。燕邑。餘子。未丁壯者。邯鄲。趙都也。未得國能。未得彼國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匍匐。以手據地而行也。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呿。張口貌。舌舉而不下。乃逃而走。

此與下二章皆證無以得殉名意也。戰國好名之士。競以口辯爲先。不務眞修。而徒誇虛譽。是求得而轉失也。故首及之以爲殉名者戒。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楚王威也。曰。願以竟內累矣。竟通境。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巾蓋以巾也。笥藏衣之器。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國爲殉名者所羈。故又以此證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鳳屬。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怒向物聲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富貴浮名。至於搏奪之甚者。故又以此證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名。梁。橋也。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鯈。魚小也。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言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請理端也。語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言子明知我能知魚之樂。故如是問也。我知之濠上也。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此證反其眞意也。常人迷失眞性。劍漆園惟能自得其樂。故能知魚之樂。夫魚之相忘於江湖。猶人之相忘於道術。觀物觀我。妙契眞機。道圓而通。洋洋乎得大自在矣。

至人訪道精益求精。時命不計。名譽不爭。昏昏默默。惟希自適其樂而已。昔鐵腳道人和雪嚥梅。而讀此不輟。其殆別有會心者乎。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者之實際。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此實至樂活身之理。但未知人之趣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以此能招所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以此能招所苦。故下之。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本冀養形反以傷生。計亦惡矣。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爲國位計也。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精神惛闇。久憂不死。壽則憂久也。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稱名。其善未足以活身。殉名受禍。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杜推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救人之危。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卑身也。言諫君而君不聽。當身循君。勿與爭善。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身受誅戮不爭名亦不成。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無有哉。言不足爲善。○以上極言天下尊此四者之誤。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證然。如將不得已。證證。專確貌。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云不樂者言耳。其心殊不爾也。果有樂無有哉。言不足爲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故曰至樂無譽。是非雖定。

然無爲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爲者有樂。苦樂分則是非定矣。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庶幾身可長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芒。通荒。芴。通惚。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於天地之分處驗無爲。則清寧有常。即天地之合處驗無爲。則化生莫測。萬物職職。多品皆從無爲殖。生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有爲者實本於無爲。天地如此。在人可知。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

亦未之不樂也。云不樂者言耳。其心殊不爾也。果有樂無有哉。言不足爲樂。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故曰至樂無譽。是非雖定。然無爲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爲者有樂。苦樂分則是非定矣。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庶幾身可長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芒。通荒。芴。通惚。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於天地之分處驗無爲。則清寧有常。即天地之合處驗無爲。則化生莫測。萬物職職。多品皆從無爲殖。生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有爲者實本於無爲。天地如此。在人可知。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長育也。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然。槩。通慨。察其始而本無生。生。謂知覺運動。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偃。息也。偃然而寢。以天地爲巨室。死者不自知其死。而我噭噭。叫

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妻者偶也。莊子之喪妻。猶南郭之喪偶耳。誠盆而歌。非卽心如死灰之證乎。

支離叔與滑介叔。支離忘形。滑介忘心。皆寓名也。觀於冥伯之丘。冥伯死者之稱。丘崐崙之虛墟。通黃帝之所休。黃帝所曾息處。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瘍也。柳多癰腫。故以爲瘍癰之喻。其意蹙蹙然惡之。蹙蹙不安貌。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人以四大假之而生身。又假之而生生。不已。如瘍癰之類。亦是。塵垢也。暫湊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觀冥之邱

物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以假合生。自以幻化滅。不生不滅。黃帝之所休也。能得此大休息。則色身之生滅。不足言矣。

南華眞經正義　至樂　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頭骨。髐然有形。空枯之貌。撽以馬捶。撽旁擊也。馬捶。馬杖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諸猶凡也。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從通縱。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顰曰。瞑恨張目也。瞑蹙皆愁貌。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極言死者之樂所以明生者之憂也。人能於生之時求得其至樂。活身之道。其庶幾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匹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綆索也。夫若是者。言管子之爲是說。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命稟於天而各成其性形。

受於天而各適其宜。此蓋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者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

南華眞經正義　至樂　三一

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疑人之妄言。惑則死。將以別加人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爲名爰居。止魯東門之外。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御迓通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水中沙渚曰壇。陸壇與渚通。浮之江湖。食之鰌鱓。皆小魚名。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與眾俱。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譊譊喧雜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故樂聞也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知其異故任之名止於實不設其實義設於適不違其宜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蓋謂條理通達而能持也

以人養物且當酌其宜而況其眞乎

列子行食於道從旁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言不以死生爲憂樂種有幾種

予果歡乎言不以死生爲憂樂種有幾種

南華眞經正義　至樂　三

化機不可慮得水則爲蠙得水氣若連其名爲蠙者相繼續也蓋水苔欲生之得水土之際水氣土氣相交之處則爲鼃蠙之衣苔也生於陵

足之根爲蠐螬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蝶亦名胥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無皮其名爲鴝掇鴝掇乾骨

于曰爲烏其名爲乾餘骨之沫爲斯彌乾餘骨烏甲中蟲斯彌蟲

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斯彌復化頤輅蟲

頤輅之蟲又從食醯而生黃軦生乎九猷頤輅蟲化爲九猷蟲黃軦之蟲又從九猷化生

瞀芮生乎腐蠸黃軦蟲化爲腐蠸蟲瞀芮又從腐蠸化生羊奚比乎不筍人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比連於竹青寧蟲

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蟲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程或謂青寧三句俗本多誤姑具錄之藐寤

經旨殆謂蟲臂肩肩肝聽之造物百昌既反於土則由臭而腐由腐而化感於所遇以形相禪者復轉禪轉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無以爲雖爲
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無奈何雖知之所無
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而天
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外强而中
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人以存生
爲要。既失此要義。世間事尚何者足爲邪。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
不免矣。既在世中。習俗難廢。夫欲免爲形者。欲免動作之勞。以安此形之所以爲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心正氣平。正
南華眞經正義　達生　壹

平則與彼更生。天地之氣。自外而入。故曰彼。更生則幾矣。近道。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謂棄世者忍而不取也。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陰盡陽純。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先天氣也。能合能散。坐在立亡。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迴顏補腦。故曰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本爲天地所生。轉以贊天地
之化育。道所謂宇宙在手也。
世人非不自惜生命。而動之死地者。不達其情故
也。遺棄世事。乃更生之門徑。由此而精之。積累成
天。人道盡而
天道通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適甲無礙。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躁虛不懼。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

是純氣之守也。善守純陽之氣。故成身外之身。非知巧果敢之列。知巧
果敢世俗所尚。至人之守。不在此列。居乎語。夫。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相去不遠。夫奚足以至乎先。至乎先者。由後
天。先天也。是色而已。圖於物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
所化。物。卽老子所謂恍惚中之物。造乎不形。形。無色也。止乎無所化。不變滅也。夫得是而
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得。是道而窮盡之。則形神合一。自非外物所能禦。此陰盡
陽純。所以能不熱。不慄也。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念止於規中也。謂得道者。淫。
過也。而藏乎無端之紀。神休於祖竅也。紀。緒也。遊乎萬
物之所終始。物之成終成始。陰陽之進退爲之也。遊。行而得其所則心息相依。歸根復命矣。
壹其性。不雜。養其氣。不傷。合其德。不離。以通乎物之所造。至。求
南華眞經正義　達生　貳

乎先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純陽之氣。守於身者。得其渾全。其神無卻。隙
而不慴。雖遲鈍於物。而其神不動。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
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藏神於自然之天。故莫之能傷也。復
讐者不折鎩干。鎩。鎗干。將吳良劍名。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鎩干
飄瓦俱以無心。故不招折怨之傷。○上言爲物所忤
而不慴。此言有忤於物。而物亦不以爲嫌。蓋皆卽淺
形深。藉喻守氣之道。須純
任自然。方無戕賊之害也。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
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由此道則均平可致。
以喻自然之妙用也。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鑿混沌之竅。而開虛靜之門。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得於天。故曰德。不厭其天。勿忘。不忽於人。勿助。民幾乎以其眞。能反乎氣無形而附於形。能並形氣而即神也。神氣合一。是爲眞人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痀謂持竿黏蜩。承蜩而化之。期出有入無。即猶掇之也。如手拾物之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手顫則竿頭易動。學至二丸而不落。則失者錙銖。其承蜩所差者。不過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愈精。則失者十一。所失五六月拈蟬之時。能累五而不墜。極精。猶掇之也。乃不復失。吾處身也。若橛株拘。橛。豎也。株拘。枯樹椿也。吾執臂也。執。堅持也。

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志專如此。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其志不分。其神自合。不學承蜩而學承蜩者之專。則道也。進乎技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名。津人操舟若神。便捷之極。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習則能。所以云可學也。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能鶩沒於水底者。不待見舟。而便操蓋謂其不學而能也。吾問焉。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不特與水相忘。且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舟覆於水。猶車之退卻於坂也。覆卻萬方。端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爲神舍。明之舍。惡往而不暇。神定則隨在而暇豫。以瓦注者巧。注射也。射而賭物失。無動於中。故其中若巧也。以鉤注者憚。鉤帶鉤。憚。恐其不中也。以黃金注者殆。殆則心智昏亂。賭益不中。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矜惜。

鉤金。神外。凡外重者內拙。雖巧亦拙。

入水不濡。形神俱妙。惟利害忘於外。斯精氣固於中也。世人貪生孤注。岸遠津迷。曾亦知汎汎中流。固有此游行自在者邪。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拔篲。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性命雙修。道無偏廢。有所後矣。故急須鞭向前也。威公曰何謂也。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潔清自守。以畜精神。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也。簿。簿籍以敵門。小家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以求溫飽。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不

藏於內無出而陽。不偏於外陽者向外之義。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孤立。無心而得中也。內外適中。則亦無所謂後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功全德備。至人矣。身名俱泰。何患之有。以下二備。備禍至人矣。身名俱泰。何患之有。以下二備。備禍蓋即患之不可不防者。為學人曲示也。夫畏塗者。險阻之路。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相戒勿由。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所當取以為畏者。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祝之官。玄端。禮服。牢。豕。室。筴。音策。木柵也。說莅曰。效矣。惡死。吾將三月犧女。說。食。莅。臨。犧。純色牛。曰犧。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尻。脊骨盡處。彫。鏤。則俎彫鏤之俎也。則女為之乎。為莅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

中。錯。置也。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滕楯之上。聚偄之中則為之。滕。通案。畫飾也。楯。通輴。畫車也。聚。取積也。偄。通蝡。音柳。楯之橫飾。以木業楯而致飾於外。故曰聚偄。偄。蓋謂常人生死不顯。但使不失富貴則為之。滕。聚偄之車。畫龍為飾。故曰滕偄。若死之具。死而有知。此處極樂。與配神之性。高下雕俎之上。事正相類也。為莅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莅者何也。此言患之明知而故蹈者。學生之功。不容偏廢。傷生之處。不可不防。蓋養生者取諸益。遺生者取諸損。世人昧於養生。非偏於內即偏於外。其不能遺生之故。則又以社稷之上。飲食之間。軒冕之尊。念茲在茲。不以為畏途而指為樂境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詒。神魂不安而譫語也。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神搖故也。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結也。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水窟。有聲。戶內之煩壞。糞除後積土處也。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亦作彷徨。澤有委蛇。蝯髮。雷霆。陸阿。鮭。蟹。泆陽。罔象。峷。夔。方皇。委蛇。皆鬼物之名。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也。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轂。車輪之中。大可容軸者。其長如轅。轅。車前曲木。可上鉤衡者。紫衣而朱冠。其為

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然而笑曰。瞿然。大笑貌。此眞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而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見怪則病生。不以為怪則病去。怪者心之魔也。常使此心見如不見。則道日進而魔日退焉。

紀渻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已可鬬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虛憍。容氣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嚮。通響。聞聲影。猶動心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餘悍未消。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聞他雞之鳴。而不為之動也。望之似木雞矣。精神凝定。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養雜猶養氣也而數氣者心心不動則神凝神凝而氣益足老子曰弱其志強其骨能如木雞則弱而實強矣

孔子觀於呂梁呂梁地名在彭城縣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流沫四十里從極高陡下遥遥遠遥故流沫最遠遥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水至急故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並流沿流行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塘下堤岸下也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而安於陵故也習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成乎命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

從水出入而不爲私道之所以法自然也緣督以爲經有志於養生者可以悟矣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也梓慶削木爲鐻梓慶大匠名慶者爲之鐻簴成見者驚猶鬼神削木爲鐻也梓慶魯人削鐻成者鐻簴也以懸鐘鼓者梓慶削鐻爲神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齊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忘我

輒然忽然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忘勢若不爲公家削之也其巧專而外滑消外物滑心之事盡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生質形軀至矣然後成鐻木質宛然恰可爲鐻乃因而成之見鐻然後加手焉恍有一成鐻在目乃取而削之不然則已否則輒削則以天合天純任自然以神遇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誠至精通技成若神求得乎自然而不爲巧者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東野姓稷名進退中繩直也左右旋中規圓也莊公以爲文弗過也雖細織之文弗能過使之鉤百而反鉤曲也驅馬旋回如鉤之屈百遍而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密默也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力竭則敗馬猶人也世之奔馳索死不肯暫休者可以猛省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謂但以手運而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神凝而無拘束之苦忘足履之適也忘要腰帶之適也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而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外俱忘境會之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凡人於適意之端初意以爲甚適及相習日久視爲固然遂並當日意中所謂適者亦與之淡忘矣

忘適之適道之真境湛然常寂和豫通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詫怪問也。扁姓。慶子字也。休居卿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死。而田原不遇歲。非君不過世。窘於卿里。窘通損。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何以遇此。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墮肢體。遺其耳目。黜聰明。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道日損。而了不自矜。今女飾知以驚愚。飾知以驚人之愚。修身以明汙。修身以明人之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過於炫露。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言炫露如彼。宜招禍患。

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之也。何罪之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任其自止。浮之江湖。任其自游。食之以委蛇。任其自食。委蛇。自得也。委則平陸而已矣。陸。道也。言平常之道以養鳥者不過是也。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款。小竅也。啟。開也。如窺之開。所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非平常之道。譬之若載鼷以車馬。鼷。小鼠。小鳥。樂鴳以鐘鼓也。鴳。小雀。下土聞道。不笑則驚。無以益其明。而適以滋其惑。此傳道者所爲長太息也。

精氣神三寶。闡發無遺。是參同悟眞之嚆矢也。長生久視。道盡於此矣。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亨之。亨。通享。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旦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有材而不以材自見。所謂材與不材之間也。將者。審度之詞。材與不材之間。不材之間也。將者。審度之詞。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非道也。故不免於

累。蓋累於心也。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屈伸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上下無常。一視乎自然。浮遊乎萬物之祖。遊心於末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通乎鬼神造化之故。則物且繫之爲物矣。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私情。人倫之傳。常人所傳習者。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有成則有毀。廉則挫。廉則見挫。尊則議。尊則招議。有爲則虧。爲此必賢則謀。忌其賢故謀之。不肖則欺。知其愚故欺之。胡可得而必乎哉。由是言之。則材不材皆不免於累。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外更無樂地。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作。耕作。藏。蓋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所謂眞欲使之南越也。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自卑而與物化。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能忘物也。不市南子曰。少君之費。算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性淡泊則內養足也。君

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超然物外。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見有賴者也。則必憂人之憂。故堯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忘帝力於何有。吾願去君之累。不有人。除君之憂。不見有於人。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猶廣漠。以上皆所謂虛已而游也。方舟而濟於河。方。並也。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惼。狹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欽之。張。開也。欽。收也。呼他撐開收攏。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邪。著力之呼聲也。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故。向也虛而今也實。實故怒也。然則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建德之國。大莫之國。即道德之鄉也。其要止在虛己。致虛之極。去人日遠。去道日近矣。彼第視爲防害計者。於此隔一塵。

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爲號。奢。其名也。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斂民之則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爲壇以祭。因爲壇於其所。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鐘架有兩層。故言上下之縣。縣。懸鐘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慶忌。王子慶忌。王旗。周大夫也。曰子何術之設。言此三月之中。朝夕從事。勞神明之地。毫毛不損乎。想因見其從容藏事。略不動心。故發此問也。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純任自然。抱一而已。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樸。旦所謂方術者。皆雕琢性靈之後。復還其太朴之自然。更何術之敢用哉。言此外別無方術也。奢曰。吾方欲人於術而又不敢。大塗猶設矣。大塗。則益無待於設矣。大塗猶大道也。奢既曰其非術。而況有大塗者乎。有大道自生。讀此可以道自居。故謙言如此。

至人之心。常應常靜。小術不用。大道自生。讀此可悟抱一虛中之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太公大夫稱任。其名也。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謂試言不致犯患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意怠。鷁也。其爲鳥也。翛翛。翛。疾貌。翛翛。猶翛翛。皆弱飛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羣飛乃棲。迫脅而棲。羣棲乃棲。迫脅者。脅相接也。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從容處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飲啄隨行。不敢越次。是故其行列不斥。斥。卻斥候之斥。不斥。不戒備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以上言鷁以不露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二者皆才之害。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隳。毀也。終名成者虧。虧。損也。終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名藉衆而成。還。還其自然之初。而已無與焉。道流而不明居。道會其通。彌自

細晦未敢顯居也得行而不名處德踐其實不求聞達非以虛聲處也純純常常純一其心乃比於狂如狷狂之無知削迹捐勢迹形迹勢利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聲聞于何喜哉何喜於自見而招禍孔子曰善哉解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毛布也食杼栗序杼通苧栗之屬故曰衣裘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世路顛危聖且難免其他可知然亦如意忘之謀生亦苦矣撫襲人間何如鴻冥物外世有抱不死道者吾知更在東海之東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國名亡貨也赤子之布寄矣身價遠不如璧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逃亡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布錢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倘佯也絕學捐書弟子無所用心絕學捐書所以爲無爲也顏回無所用心則坐忘之義也仲尼曰奚謂坐忘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虞又曰舜之將死眞冷再曰冷曉也謂以眞言曉示再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緣因也形之動緣因其自然情莫若因因其自然情莫若因因其自然情之發莫若率率其天眞緣則不離不離本性率則不勞不勞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飾即誠即形又以待形何待哉形者形於外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足於己自無待於物物者何學與書之類皆是也

有待於外則世患頻仍求屬於天則道心不凝至人即光同塵無人不得皆自形緣情率中來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神農之詩有其具而無其數有擊木之具而無其節有其聲而無宮角有歌聲而不主音律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雖無節奏音律而開解也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宅心於虛因物之所不得已而遊其樂也成固有所毀而全固有所虧故神者不虧其所受而況人乎

造哀也廣己謂恐其高視於我而不在規矩之中愛己謂恐其切念於我而有動於性情之際

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天損。只安之。仲是不方是不受。故易。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在人在天。同此無定之局。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悟徹天人之故。則不回未能忘情於我之歌。回抑思今之歌者果爲誰乎。蓋言猶是不受損益之故。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行之大數。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發泄難已者。言與之偕逝逐流。正所以盡性至命也。

之謂也。吾惟順化。與爲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君命。理不敢逃。順。故處窮而恬然不傷。此所謂安之便是無受天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進也。初進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以窮。不得不

人益。物之所利。然不過借外乃非己也。於性分無與也。吾命如此。物以爲利。

窮。吾若取之何哉。虛卽閒祿。無異盜竊。君子賢人之所不爲者。吾何取哉。此所謂去之不傷吾廉也。故曰鳥莫知於鵵鴠。鵵鴠。無目之所不宜處。不方是無受人益也。故曰鳥莫知於鵵鴠。鵵鴠。無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不待周視。雖落其實。口啣之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而不知誰爲繼禪之端。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會之際。我以爲方來者。轉盼而又

而留之。留。伺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翳。蔽也。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逝則不集於林。殷。廣也。目大不覩。覩則不覩。覩。見也。感人類。遂。蹙。蹙。疾行也。執彈

爲過去。此所以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夫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上下同流。神明默契。此所以與天一也。

於造化推行之故。勘破眞源。則人世遭逢。不啻電光泡影。尙有何物足爲我累。天人合一。妙契自然。所謂體逝而終者。非謂隨波逐流。正所以盡性至命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陵名。樊。藩也。謂游栗園藩籬之內也。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圍一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感。觸也。栗林。栗木之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

俗。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逐於外誘。失其本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致虞人肆其諑詈。以辱之人。吾所以不庭也。人於方寸之中。偶萌一念。便有無數倚伏之機。見於前。害乘於後。相召相累。輾轉不窮。卽蟲鳥以借觀。其顯焉者也。漆園三月不庭。現身說法。非徒慨入世之難。正以喻洗心之不易耳。

陽子之宋。陽子。陽朱也。陽一作楊。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以爲美。彼自以爲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彼自以爲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不自以爲賢。安往而不愛哉。

人人有一我見。隔扃中。去道乃日以遠。此見一障。則溺志虛心。無入不得。天門從此開矣。

塵網彌天。憂患百出。志道之士。必於此關參破。方能安身立命。悟入性眞。譬海上之有神山。欲造其巔。先求航濟。否則烟波淼淼。嘆渡無人。雖復方丈蓬瀛。羅列彼岸。其如可望而不可卽何。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方之名。稱道數當。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居東郭因以爲號。順子。其稱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貌雖人而虛緣而葆眞。虛己順物。清而容物。物心則天。不待言。使人之意也消。不肖之心自消。蓋眞意所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言。使人之意也消。不肖之心自消。蓋眞意所貫。徹也。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自失之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儻然。口鉗而不欲言。不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

喻所學之粗也。夫魏眞爲我累耳。言以勞形國事。未得與子方遊也。

土梗土人也。

眞道甚大。體之者惟眞人。世情迷於假合。所學皆土梗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我。是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斬見我。今也又斬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我。猶起予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容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
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
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蓋徒知飾貌飾言。
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
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目觸之而已。亦不可以容聲。知道在其身。亦不可以容聲。測
以測之也。
目擊道存。以眞遇眞故也。俗儒那得知。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此喻迹之可循者。夫子奔逸絕塵。瞬息千里。塵塵無迹。此喻以神運者。而
回瞠若乎後矣。瞠。直視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其跡若可循。其神不可及也。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此即亦步亦趨亦馳及奔逸絕塵而回
之喻。而質言之也。
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期人信。而人信之。不比而周。不期
人親而人親之。無器而民蹈乎前。不設規矩而
然而已矣。索解不得。欲從末由。仲尼曰惡。歎詞。可不察與。夫哀莫
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陽氣盡則心死。所謂近死
而身亦旋亡。故曰次之。○言外有死
者不可復生。生者須早自策勵之意。日出東方而入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比。從也。從日之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存定方向也。有日有趾
存亡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不化猶
而動。效。猶感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時無間斷。未
然其成形。蒸。薰也。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
日徂。知命之不可知。未曲規畫於未來。故曰無一息
之停。吾之與日俱徂者。亦不暫停。未嘗以天定
勝人。自委於命也。○此蓋
曲示所以奔逸絕塵之故。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與。就其不暫停者而論。則吾之於汝。雖復
終身相與。直不啻甫交一臂而遂相失
也。挽留無術。伊可哀矣。夫子
取神及時征邁。否則過此以往。與日俱徂。吾之爲吾。

更不能緩
以待汝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但明於吾所顯著
等是
也。彼已盡矣。彼所著者已過而
不留。了無餘蘊。而女求之以爲有。
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虛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
亦甚忘。服者思存之謂。言吾與汝本無
可執。撫今思昔。過即成忘矣。雖然。女奚患
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去日不停。則由新成
不忘處。體認則雖奔逸絕塵。終
乎後之慮哉。此又於不易及者示以求及之方也。
惟恍惟惚。大道之眞。非幻相。亦非粗跡。學道者急
起而直追之。譬之觀人走馬。瞬息已過。而其人之
聲音笑貌。已歷歷默識於心。是於相忘之中。別有
不忘者在也。於其不忘者精以求之。斯道之眞境
得
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被。散也。乾。曬也。懃然

似非人。憨然不動貌。孔子便而待之。便聽其自便也。少焉見曰。巳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掘通不物貌。向者先生精神。若不屬於形體。掘若槁木。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其信然與。向者先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浚井是也。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帝禪。

則祿死生。不入於心。皆以完其眞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受命也。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在外者。皆極言眾史之迂緩矜持也。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儃儃閒貌。舒解貌。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般礴。箕坐也。贏露其形也。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道之眞以持身。得其眞則如如自在。畫史其易見者也。

南華眞經正義　田子方　四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而其釣莫釣。又倒釣。意不在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頎。通鬢。乘駁馬而偏朱蹄。馬色不純而蹄偏於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謂此夢兆乃先君王靈神之所致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與法無更。未嘗變一法。一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

南華眞經正義　田子方　五

羣。不復樹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功。斟酌不敢入於四竟。鈐斟四斗。斛十斗。恐大小異式。故不敢入境也。○皆無爲而自治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鈐斟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琛月峰曰。三句疑是註語。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以示有心爲政。則政不可爲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安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特循一時之耳目。以成用人之功。心普萬物而實無心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臧丈人蓋善全其眞者。

南華眞經正義　田子方　六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謂滿鎛也。措杯水其肘上。前手直而平。可置杯水於上。言定也。發之。適矢。一矢方去。復沓。第二矢已復在弦。第三矢又已寄在弦上。皆言其便捷也。方矢。第二矢方矢。第二矢方去。而第一矢已復沓。第三矢又已寄在弦上。皆言其便捷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如木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自後視之。稍若逡巡。三分其足。一分退至崖岸。二分垂在空際。境之至危者也。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揮斥。縱放之意。神氣不變。女怵

然有恂目之志。心怯故目動。恂猶瞬也。爾於中也殆矣夫。

不射之射。射之眞也。至人守氣凝神。其效如此。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栩栩和適貌。以踵之證也。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若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我邪亡乎彼。若在我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匿思遠矚求道之眞。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介。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濡。溼也。處卑細而不憊。憊。病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孫叔敖少得眞常之旨。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凡君坐。凡。國名。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俄頃之間。三傳國滅。蓋楚以凡國弱小。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眞存者無一亡也。眞亡者無一存也。以國哉。

萬物皆幻相也。惟道爲眞。能與道合。斯眞人矣。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知。識也。登隱弇之邱。知本不足與於道者。寓名。登。隱弇。山名。知。識也。玄。水者。玄地。隱弇之邱者。隱然弇起似有邱而無邱。遊於此。登於此。則知較進矣。所以遭妙人也。而適遭無爲謂焉。寓名無爲謂者。道妙本無爲無謂也。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服。事也。何從何道。則得道。道。由也。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不無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白水南方昔昭著之處。求不得反於知之故處也。登狐闋之上。狐闋。寓言。狐疑歎闋也。而覩狂屈焉。狂屈。不拘放屈。亦寓名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慢應聲也。予知之將語若。幾。落名言。不如無爲謂之渾也。中欲

言而忘其所欲言。究竟不可名言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宮。帝宮者。主宰之宮。寓言方寸也。見黃帝而問焉。黃者中央心居人身之中。見黃帝而問。寓言求諸心也。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謂無爲謂與狂屈也。其孰是邪。四者孰是。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道之本然。狂屈似之。庶幾近道。我與女終不近也。以有知故。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道德純任自然。致之至之。皆近勉強。故曰不可。仁可爲也。仁主愛物。適啟人爲。義可虧也。義在裁制。適見虧廢。禮相偽也。禮尚往來。更相浮偽。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已。落形質之中。欲復歸根。欲反於未生之前。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如春草之榮。死也生之始。如圓果之落。軌知其紀。生死循環。其綱維。是者究不可測。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若果有聚散而無窮盡。則雖或生或死。此氣常存。任之可也。故萬物一也。本無二理。是其所美者爲神奇。以生爲神奇。而美之。其所惡者爲臭腐。以死爲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爲神奇。氣盡神奇復化爲臭腐。故也。神奇臭腐。一。惟聖人實貴此氣。故能知幽明之故。通天下之一氣耳。通天下之生死之道也。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故聖人故貴

一。惟聖人實貴此氣。故能知幽明之故。通天下之一氣耳。通天下之生死之道也。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故聖人故貴於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利及萬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氣候明分。不須擬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
不待辭說。聖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
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物
之化觀之。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如此異變。如
此異象。卻不
測其所
以然。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但見日變月異。萬
而更無盡時。扁音
幡。幡然變易之象。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
之成體。大無外。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
變化
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
以此不爽。惛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油然。所
所係也。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
南華眞經正義　知北遊　壹

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道者。自木自根。觀於天而益見。人能以自然者法
天。則歸根爲不難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齧缺。神凝。天
和將至。則神和自復。攝女知。心欲。一女度。氣專。神將來舍。則神
明自
歸。德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自然有此驗。女瞳焉如新生
之犢。瞳焉。無知直視之貌。而無求其故。無庸推測既往。言未來。
寂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
其實知。不使此實知。迷於幻妄也。不以故自持。有心故。媒媒晦晦。
晦也。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殆未可以
常情測矣。

是乎
傳矣。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委者遺順之意。孫子非女有。是天
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故曰蛻。言此皆天地遺順之
和順皆以氣言。
物人倜得之。未可據爲已有也。○生理
性命。賦於身之初者。孫子皆於身之後者。因
委形而遞推之。皆以發明汝身非汝有之義。故行不
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不期然而然者。
故不知也。○在屬
南華眞經正義　知北遊　弍

足。持屬手。味屬口。三者又即身中小體而言。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
而有邪。言此皆受形之初。一點健動之陽氣使然若
此氣一息則將不得行。不得處。不得食矣。又
馬知所往所持所味乎。由此類推。舉凡
附在吾身者。更何者可得據爲有邪。
大道非有非無。執著此道以爲已有。便不是道。佛
書云。人法雙忘。乃成空到此。西土微言也。不意早
南華眞經正義　知北遊　弍
被南華
道破。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宴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
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
澡雪。滌其舊也。
掊擊。去
之也。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女言其崖略。窅然。深
遠際。略。
相略也。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
於道。此先天者。性
所自出也。形本生於精。此後天者。命
所由立也。而萬物
以形相生。以形相禪。
生生不已。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人
之生
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不知所出。
不知所歸。四達

之皇皇也。大通滂博。○道之物物者如此。邀於此者。邀如邀諸路之邀。此謂道也。
四枝彊。枝。通肢。思慮恂達。恂。通也。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
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都少此不得然。又純任自然。
擬議之詞。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常人之博辯無與道中之知慧。
聖人以斷之矣。早有定論。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道。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
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深大莫測。故爲無窮之藏如此。則君
子之道。彼其外與。以視君子之有爲。猶在外者也。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蓋所謂不匱者。物自往而資焉。無爲者也。此其道與。言此乃天地恆源自然之道也。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渾乎陰陽之際。處於天地之間。泯乎天地
之分。直且爲人。彼直姑且爲人耳。將反於宗。究將遊於物初之宗。自本觀
之。生者喑醷物也。喑醷。聚氣也。言人生不過偶爾聚氣之物也。雖有壽夭。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同在俄頃
之中。又何足分是分非。果蓏有理。木實草實各有倫理。種類不亂。人倫雖難。能齊
所以相齒。其所以相序次。聖人遭之而不違。順其當然。無意
在。任之自合。
必過之而不守。蘧其自然。調而應之。調和其間。
應德之及於人也。偶而應之。道也。應道之純乎天也。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即帝王也。是興起。亦以此應迹之道應之。非有心也。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郤。猶隙也。白駒隙。日所照也。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興起貌。莫不出焉。生。油然滲然。歸虛貌。莫不入
焉。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對死者言。
曰生物別乎物曰人類。解其天殘。墮其天袠。襲弓曰殘。襲衣曰袠。惟至人能解墮
之。墮。猶紛乎。宛乎。紛。繪。宛。轉。皆魂魄將往。乃身從之。
脫也。紛乎宛乎。適散之貌。○以上言生死無
乃大歸乎。即道家尸解之說。不形
常。惟眞得道者乃能復命歸根也。不形
之形。自有之無。即
已化而生也。形之不形。又化而死也。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均此
之言。而無至之實。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求道於
相值。辯不若默。道不可問。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焉。

於道得矣。
南華眞經正義　知北遊　三十

萬物形形相禪。無往非道。然可見者道之粗。非其
至也。惟能不落言詮。不參色相。獨於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者。躬身求之。庶幾默默昏昏。得其一萬事畢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者指其所在也。莊子曰。在螻蟻。曰
何其下邪。曰在稊稗。皆草之例穀者。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甓。甎也。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道無在無不在。言在已非。言期更誤。莊子特即下者
言之。正欲由此引伸。以開其悟。東郭未達。故瞋而不
應也。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
履狶也。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猶行家
牙人之類。狶。大豕。履者。踏之。驗其肥
瘠也。每下愈況。況。比較之意。言子之不應。以問時先有
成見。故不復質。謂獨不觀司市之官。且

問及監市之履狶乎。夫狶之肥瘠不可知。惟履其股脚之間。難肥之處。則通體皆可類推。是每於近下之端。益有便於況比也。猶之道無不在。但自下者推之。而高者自見矣。女唯莫必。無乎逃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天下豈有逃乎道之物哉。至道若是。本無不在。大言亦然。汝以我前四言爲瑣小。不周徧咸。皆就大言之。理亦如是。

名同實。文異義同。其指一也。言說到周徧咸三字。則如天地載。無物不在。其中與物之不能逃乎道外。隨在皆可見。至道本無不在。小言之亦如是。大言之亦如是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此更即道之無所底止者乎。嘗試與游於虛無之中。同合而論之也。謂汝果看破物相。曷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曰天者。尊之詞。言老龍吉知予不足傳道。故棄予而死。則死者長已矣。其吉知子之不可言傳。無所用其發予之大言而死乎。

悟。曰天知子僻陋慢訑。僻陋偏僻孤陋。慢訑。弛縱之意。故棄予而死。則死者正以啟子也。弇堄弔閒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謂神農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猶能默識老龍吉歸眞之意。又況夫體道者乎。此言抱道之人。即密若無言。自足啟發人心。而爲道中人所宗主。如今之神農。於道本無所見。譬之斯欵。毫之末爲萬一。尚未得處其一。特以老龍默爾大謚。發其深省。遂有契夫藏言而死之眞。以彼淺見。且生其覺悟。深造可知。信乎言藏而道益顯。其維繫於道中者眾。其啟迪於言外者多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自是道體。而見於所際。際而見於所際。際各有邊際者。謂之物際。不際之際。若道則本無際際。則可。不可以言道也。

之不際者也。雖有際而實則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此皆際也。彼爲盈虛。彼。謂道也。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四者皆道爲之。而道實不與也。是以觀。可見道雖主乎物之中。物出乎物之外。非論於無。亦非著於有。無不在而實無在。胡可得而期。期即端。益有便於況比也。猶之道無不在。但自下者推之。而高者自見矣。女唯莫必。無乎逃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天下豈有逃乎道之物哉。至道若是。本無不在。大言亦

至此。則吾之志寂寥無感。色相空矣。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夫志者心之所之也。志已寥然。似無所謂往。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即或見爲往而來。不知其所止。是則純以神行。或往或來。亦未能測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是則純以神行。或來或莫。能測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但覺徜徉於馮大閎曠之處。雖有過人聰慧。入於其中。亦無以窮其涯涘。物物者。主宰乎物者。與物無際。與物冥同。不見邊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之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自是道體。而見於所際。際而見於所際。際各有邊際者。謂之物際。不際之際。若道則本無際際。則可。不可以言道也。

之不際者也。雖有際而實則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此皆際也。彼爲盈虛。彼。謂道也。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

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謂神農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猶能默識老龍吉歸眞之意。又況夫體道者乎。此言抱道之人。即密若無言。自足啟發人心。而爲道中人所宗主。如今之神農。於道本無所見。譬之斯欵。毫之末爲萬一。尚未得處其一。特以老龍默爾大謚。發其深省。遂有契夫藏言而死之眞。以彼淺見。且生其覺悟。深造可知。信乎言藏而道益顯。其維繫於道中者眾。其啟迪於言外者多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自是道體。而見於所際。際而見於所際。際各有邊際者。謂之物際。不際之際。若道則本無際際。則可。不可以言道也。

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子無窮無
問無始亦寓名。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
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惟深得而忘言。故屬內。知之外矣。惟淺猶滯言詮。故屬外。於是泰清中
而歎曰。聞未竟而遽歎也。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
名。無始曰。語畢又申言也。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無可問。問無應。無可應。無問問之。無問
應之。是無內也。所謂門內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
是問窮也。所謂門內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
面語也。

南華眞經正義　卷之六　知北遊　空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至高。過此然後
道體蘊於虛無。而體道以自適。方能遊乎太虛。
未至終日談玄談妙。總屬頑空。不過乎崑崙。則不
游乎太虛。蓋見委務積神。日役身形。徇塵勞。
大非激厲至精。不足語斯上通九
光曜問乎無有。曰。離名絕慮。
問答。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孰。通熟。官然空然。無無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有曜無質。是道有歸空而
之後所有者。惟此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尚未能合曜與質。
忘并此無者亦遣之也。而況能至此哉。何從至此冒然
字之內。是爲無所有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至此冒然
空然之境哉。

虛極靜篤。有無俱遣。有然空然。如是如是。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鉤。劍也。行
年八十矣。而不失豪
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有守者。不妄
用其神也。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
用之者。技。假不用者也。神。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況此以不用爲用之
用故能長得其用也。而況乎無不用者乎。況此以不用爲用之
物孰不資焉。資。不用以成其用。萬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不用爲用。大用出焉。物物者可知。萬物而物莫能離。非天下

南華眞經正義　卷之六　知北遊　空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古
猶今也。言未有天地。其時古矣。然自古至今。其所以
爲天地者。總是這箇。並不以有無而異也。
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
冉求失問而退。鄧。少有領會。卻不出故失問也。明日復見。曰昔者
然也。神者先受之。鑿。光作露。今之昧然。復迷。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
昭然。若解。今日吾昧然。且又爲不神者
求。邪。轉念。又猶於迹象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此卽古猶今之
意而申言之也。
通天地者。並無古今始終之別。未有
天地自有之。無其所以爲
乎。子孫。皆繼體之名。觀於未有而有天地不從可知
蓋所以生子孫。生天地者。同此太極。太極
又同此無極。自無可以之
有。視有亦可會其無矣。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應矣。喝止
其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言汝欲知此所
於物之生死。可知矣。夫物之生死。天地爲之。有生必
有死。有死必有生。生死固對待者也。然物自相生。推

此生生者獨不由生而死物無不死惟此死死者獨不由死而生無死無生既有天地之後如是未有天地之先亦如是也死生有待邪皆有對待則其或死或生既有對待則其或死或生皆不過後天地之軀耳有先天地生者物邪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豈猶得以物目之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物之愛人亦其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念念輾轉相續不絕與物之生生不已者同非其虛靈之體本如是也是則即後天以觀人物舉所謂未有天地之先湛然而長存者可以悟矣猶其有物也蓋以既落後天猶猶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而推之則自一至萬生生不已所謂以形相禪盈天地間皆物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猶之聖人其有物也無已言由此有物而推之則自一至萬生生不已所謂以形相禪盈天地間皆物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猶之聖人

有天地及天地間千變萬化皆不外此於此認得眞看得破則滌除元覽直悟本根一刹那間已超出聲聞界矣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將送也無將迎者與回敢問其遊問何以遊心至此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物肆應而心不與之俱也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無主而物轉多滯礙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申言古之內不化者常此無心也常無心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純任自然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豈復有心將迎而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無心之省事耳道所謂和光同塵常應常靜也猶韋聖人游息之區蓋之宮湯武之室應舉君子之人

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鑿和也言難能遊心於此則雖儒墨之師是非鋒起猶不能傷所難以物我渾忘者和之又況今之蚩蚩者乎聖人處物不傷物即所謂與物化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即所謂一不化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順物物不將不迎而妙於將迎也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徒以身為外境哀樂之寄寓不能外化而內不化以妄為眞深堪悲歎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彼但見閒所及便謂之遇而不知於無所見閒處求所不遇以為眞知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之能而不能於無可着力量所及便謂之能而不能以為眞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知於不必求免者務求其免勞苦終身究竟何益是亦大可哀矣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必欲於知之所知齊之使無所不知是以有涯殉無涯也豈深造乎道者哉

若知之能而論則有知即有不知即有不免者也夫務知卽有能卽有不能此固人情所不免者但不必求免者也若第卽尋常之知能而不能卽有不能此固人情所不免者也夫務知卽有能卽有不能此固人情所不免者也若第卽尋常之知能而不能卽有不能此固人情所不免者也夫務

不將不迎心於自然矣外化而內不化可以全身所謂抱一為天下式也

道不可名故強為之容元之又元眾妙之門開矣

陸方壺云讀此則莊子藏木康莊衛卿而解言哉

鑑古齋
鑑古齋書畫

南華眞經正義
雜篇目錄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讓王
南華眞經正義 目錄
盜跖
說劍
漁父
以上四篇舊本在列御寇前今從東坡先生
說離附於後

南華眞經正義　卷十一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役。猶徒也。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偏。獨也。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用智而明於經畫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用仁而善提挈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擁腫。呆笨之意。鞅掌。委頓之意。二者正與畫然挈然相反。居三年。畏壘大壞。歲大熟也。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洒然。微驚貌。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乍無可喜

久而自益。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而。語詞。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快弟子異之。弟子曰。異於子。夫吞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吞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得其自然者而任之。大道已行矣。不期行而自行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謂隱處不出。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相忘於天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音嫡。標的也。喻高自表著。如揭木爲標以示人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物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人反此。故不快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尋八尺。常倍之。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溝之淺者。本不足居巨魚。而鯢鰌專擅矣。制。專擅也。步仞之丘陵。步六尺。仞七尺。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邱陵之小者。本不足居巨獸。而不居則妖狐之藏身之妙用。然無此道。則民恣縱爲非而罹於罪。可已。隱。處也。有此道而民受其福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必先取以善化民。以利之人。民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民之報德。正是古之道。夫子亦聽矣。置之可也。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介。獨立也。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洫則不能自容也。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洫則致禍。巨獸陽而失水。陽。流蕩也。則蟻能苦之。喻顯身則巨魚承前語轉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皆以深藏自全。夫全其形生之人。

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言道貴深藏。且夫二子者。且事分辨。如先將善與利之類。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凡事善與利之類。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凡事有意分辨。如堯舜其妄如此。簡髮而櫛。簡。擇數也。櫛。理髮也。搴裳而涉。搴。褰也。褰裳而涉。爲其濡足也。遭市人之足。則辱己。遭。觸也。市人。衆人也。觸己。則辱。

身之說。與桑子曰。全女形。貿抱女生。氣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日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目有形而盲者不能自見。有目不明。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耳有同形而聾者不能自聞。有耳不聰。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心有同形而狂者不能自得。有心不靈。形之與形亦辟矣。昭然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言解物欲既同此形質。即當同此性靈。乃欲聞之。不能自得。今雖勉聞至洫。只是從耳根入者。未足及化。蓋欲請益於前言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言我所告子者。已盡。曰奔蜂不能化藿蜩。螟蛉。細腰土蜂。能化桑蟲。螟爲己子者。藿。豆也。豆蟲大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北居而使之南也。南榮趎攘。擾也。攘。擾也。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眾偕來。卻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懼然。驚然也。猶然也。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言聞老子之說。未得其解。茫茫然無從置問。欲問之語。而亦失也。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朱愚。猶頑愚也。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愁我者。謂非我身之道。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踽踽於三言之中。而成交戰之患。願因楚而問之。借庚桑楚。爲先容而進問。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趎復自言。益見其不謬。若規規然若喪父母。規規。神失貌。揭竿而求諸海也。揭竿者。豎竿以求所失也。所失未漢而規規於三言之中。所失本根。故規規然。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失所歸。南榮趎請入就舍。請假館而卒業。召其所好。欲求其是。去其所惡。欲離其非。十日自愁。未即能之。故又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灑濯。熟。通

鬱鬱乎。然。見其用力自克。如熟物之氣。蒸鬱於中者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惡猶未盡去。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攝。以束物。皮曰韄。捉。持也。揵。閉也。人心偶着一物。則謂之內揵。欲求無着。而未能。覷破色相。但期物物以持之。是於紛紜之際。繁而捉也。捉之不可。將容感日深。神明亦因之閉塞。此由外而累及內者也。內韄者不可縿而捉。將外揵。人心偶係一念。則謂之內揵。欲求無係。而未能降伏識神。但冀念念以止之。是於纏結之餘。縿而捉也。捉之不可。將虛靈日汨。耳目亦失其明通。此由內而累及外者也。外內束縛如此。將何能任意而行去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則凡人受病既深。則神明昏暗。不復以病爲病。若尚能自言其病。是其疾痛此病之心。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今我欲聞大道。而不能自言受病之處。雖承明教。愈增困惑。猶之飲藥以加病也。趨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言更不敢別求大藥。近之言而未知大道。正不外此而精之。其去至足矣。○趨之言衛生者。本以防病。而病反加。今我欲聞衛生之經。所謂治未病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止猶息也。能已乎。已猶定也。能已乎。定也。所謂大休歇也。釋氏能舍諸人而求諸舊作吉凶誤。

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獨往獨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獨往獨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獨往獨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之川意看物。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獨往獨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極精。蓋人之精神其初澄澈如水。略無凝滯。乃一入世俗鑪錘。便成窒結。能先將此等積習。澡除淨盡。便足全其生初之理。雖曰窮神達化。未足比德至矣。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與物同適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曰然則是至乎。然則我將性力於是而求其至乎。曰未也。言汝之學力。尚未足講求到此。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功教至此。衛生之道已盡。由此而精之。其去至人不遠矣。

道莫愛。衛生者何。養其身心而已。惟道集虛。故藏身不厭其深。眇。惟道日損。故洗心必絕其紛營。至身心皆得其養。則與道大適。無思無為。即能赤子之所能。即至人亦可馴而至。世之言衛生之方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之意。○一失吉謂。能止生者幸勿忽此常經。外身心而別求捷獲也。

能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累。能侗然乎。無心。能兒子乎。專氣致柔之謂。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嗄。聲乾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拘。拘。手筋急也。共其德也。共。通拱。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瞬。瞬。闔開數搖也。偏不在外也。謂不若人之用心偏着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冰解凍釋。設喻

者。惡。災也。皆天也。天而非人也。非我之致之。不足以滑成。以損成德。不可內於靈臺。不可困而擾吾之方寸。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心有定主。持而不可持者也。有意於持。反害吾心。以不持持之斯得矣。○以上言誠身無咎。善養其未發之中也。不見其誠。已而發。君未誠也。其身而妄發於外。每發而不當。則每發皆不當理。業入而不舍。雖明知不當。然業已入於其中。未能決然舍去。每更為失。每欲自飾其過。而更形差謬。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其失如此。是所為皆不善也。抑知人誅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人知幽明之可畏。則能慎獨矣。能慎獨故能獨行也。而但有不可倖逃者乎。明乎鬼之誅。幽明之中。固有不可倖逃者乎。

南華眞經正義　庚桑楚　七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契也。契合乎內者。實欲肆求在己也。券外者志乎期費。契合乎外者。貪多務得。求在外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庸。常也。常而發輝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如商賈之貿貨。人見其跂。跂。舉踵揚高貌。猶之魁然。魁。大也。猶之大也。魁然。麤然一物耳。與物窮者物入焉。窮。利也。言券內者與物約。於取求。則物亦樂為親附而歸其運籌中矣。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苟且也。言券外者苟且不自容。況他人乎。不將到處瑕疵。一身且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謂心死也。人理已絕。所以兵莫憯於志也。憯。傷也。鍥鉔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天人之際。相感甚微。夫天能厄人之身。天不能厄人之心。心死而身亦次之。皆人心之自賊耳。非獨厄於天也。萬物皆以是死。夫以是死。果能勘破此關。而思以道力自勝。非其心之必誠。必徹陰陽格天。又烏足與氣數爭權哉。

道通其分也。分則有畛。域道無畛域。故通乎其所分也。其成也毀也。即如日毀。本屬分途。而以道觀之。則通為一。惟其通。故無礙於分也。所惡乎分者。其有以備。但據分之一面。自謂全備。所以惡乎備者。其心全着於有。故據分之一面也。故出而不反見其無也。故出而不復。反也。心神外馳。死期近矣。出其鬼。夫分出於合。有出於無。但知於分者有者求之。是既出而不復反也。心神外馳。死期近矣。出而但有形骸。鬼之一也。與鬼何異。○以上深言不以有形色相之害。不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惟能觀有如之始。斯見道眞而紛擾絕矣。

出無本。入無竅。本。根也。竅。孔也。○以下直揭道體。皆從無形之義推闡而出。有實而無乎處。實有此理。卻無所之可求。有長而無乎本剽。剽。生不生。生不己。卻不見其何始何終。本剽猶終始意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九字衍文。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上下四方曰宇。有實而無處者。道無定所。上下四方皆是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古往今來曰宙。有長而無本剽者。道之往來。千萬年常如是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生死出入。皆有所自。入出而無見其形。入出者。入於所出之地也。是謂天門。眾妙之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有不能生。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并所謂無有者亦無之。即齊物論中所云。未始有無也者。聖人藏神於此。則與道合眞。元之又元。純乎先天矣。

道非形相。形相皆後起也。迷而不返。近死之心。不可復陽矣。至人憺然塵外。遊心於虛。即色即空。故

不生不滅耳。嗟乎。重濁者墜。輕清者昇。鬼
窟天門。惟人自取。昇墜之幾。可不愼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弱喪以死爲反也。反歸是以分已。此已分
生死者。其次曰始

之人也。古人渾同不如此。是蜩與鸒鳩同於同
也。則辭以放驁。辭謝以肆自引罪。兄則以嫗語
若兄蹍弟足。則不必辭謝引罪。但煦嫗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踏子之足。則并不須煦嫗。可見情益親者益無文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親人卽己。至義不物。待物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十

無別。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不須以金爲質。辟屏也。○此皆言有

心爲之者。非至也。徹志之勃。徹去也。勃動也。解心之謬。謬繆也。去德

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顯耀威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

動。容貌動作。色理。顏色文理。氣意。名氣私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

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

爲而無不爲也。此詳言入道之功效也。道者德之欽也。道法自然。天德

之所貴也。故生者德之光也。道實生人。創之曰德之欽。

生者德之光也。德之所昭著。故曰德之光。

嘗言移是。舉之試言之。是以生爲本。以已之生爲師。

以已之知因以乘是非。因此相乘而有名實。如確

有名實之可非。因以已爲質。凡事以已爲主。使人以爲已節。使人皆

見以爲行已之度。因以死償節。不死不休。若然者。以用爲愚。以徹爲名。徹通也。以窮爲辱。皆生於有已見也。移是今

故曰失。○此言由鄙而動。漸失其眞也。知者接也。知者謨也。外交於物曰接。內慮於心曰謨。二者相生相應。此情欲之知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如睨者不必瞠視於物。已無不見。此德性之知也。○知在爲先。故特於此補出。動以不得已之謂德。此性之動。非妄動也。不得已而後動。動罔不吉矣。非卽德之謂乎。動無非我之謂治。且此率性之動。雖動亦靜。物來順應。罔非眞治。在外名雖不同。實則相成。非卽治之謂乎。我名相之自然。性功之密。事功亦成。治在內而治之密。事功亦成。非卽治之謂乎。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德在內而治在外。名雖不同。實則相合也。○此言雖動猶靜。不滯其眞也。

道者無而有。有而無者也。故凡有心作爲。便非極詣。惟卽此有爲之心。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斯有無兩遣。而聖人之能事盡矣。

南華眞經正義　庚桑楚　十

昇工乎中徵。而拙乎使人無已。昇。工於邀譽。卽所謂工於人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通天道。謝人巧。夫工乎天而倨乎人者。倨通良。謝人巧。正是過人處。唯全人能之。唯蠢能蠢。唯蠢能天。自安於蠢。卽自全其天也。全人惡天惡人之天。惡在爲天。惡在爲由人之天。謂皆不知而任之也。而況吾天乎人乎。況於天人之間。自致其區別乎。全人必不爾也。雖純乎天。故能相忘於天也。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卽所謂工乎中徵也。威也。人力也。非天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然以人力取雀。雖得無多。計必張大其力。以天下爲籠。庶幾雀無所逃。而皆爲我得矣。

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觀湯與秦穆以庖氏之職進尹。以五羊之皮贖百里本有志於王霸之業。故得投其所好以爲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若能笑拔自縲臣。授以大政。可謂善於籠者矣。然亦因伊尹之人。皆人而天者也。不開人之天。其斯爲妙道之行歟。

南華眞經正義　庚桑楚　十一

全其天而一無所好。介者拸畫。介。甲也。拸。執也。介謂甲冑。拸畫。飾也。多畫者。形質已殘。無心飾容也。外非譽也。非猶毀也。謂其去飾之心。近於外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胥靡。徒役之刑人。已罹於罪。故不復動心也。遺死生也。於遺死生也。○果能外之遺之。夫復謂不飽而忘人。習也。夫不受牢籠。超然物外。其反復所服習者。純乎天道之自然。絕無人事贈投之故。是眞太上之忘情矣。忘人因人之形。無人之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得天之和。相忘於順逆也。出怒不怒。有人則怒出於不怒矣。卽或發而爲怒。怒以無心。雖怒不怒。蓋其所謂怒者。本自不怒而出也。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抑或發之於爲而爲無心。雖爲無爲蓋其所謂爲者。本自無爲而出也。欲靜則平氣。息無不調。動而亦靜。欲神則順心。存者自神。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南華眞經正義　庚桑楚　十二

相忘於天。體道之妙也。不見可欲。出世烏得而籠之。譬之魚忘乎水而安於水。船以涸轍。魚豈至哉。曰全人。曰聖人。皆人而天者也。不開人之天。其斯爲妙道之行歟。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管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好惡引去也則耳目病矣我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言嗜欲好惡習與性成縱之不能內外交困所以可勞武侯超然不對超然超想之貌不對則必自思所以免此者矣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詞博於求飽得飽則止猶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狸性捕鼠無大志也若有遺亡心以目交注凝神而神不外散斯為極致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面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動合度也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成材生而如此也而若卹若失若喪其一卹憂也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

見其一之意也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捐狗馬之喻純是凝神守中性命之旨說之至極矣因收視返聽耳目之用不復因外境而大說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哉吾所以說吾君者儀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太公之兵法也此書實為治國之要故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曰金板猶曰金匱石室之書意也奉事而大有功者文可經邦武可定亂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吾所以說吾君者儀說吾君有儀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曰金板猶曰金匱石室之書意也奉事而大有功者文可經邦武可定亂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吾所以說吾君者儀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言君何故獨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爲仁愛民爲義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其可乎愛民而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無所書何必言愛無所言偃有心而爲之事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謂有心而流於僞也形固造形形皆由造作而成非形之自然也成固有伐此形一成且不變固外戰既有伐之心變固外戰既有成心則已益敗人益不服一變而爲外戰君亦必無盛德矣甚矣爲出有心揖讓即兵機也君亦必無盛德

列於麗譙之間門樓喻近處也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錙列陣名麗譙徒步兵驥騎兵錙壇祭壇險密處此蓋喻言勿動心兵也無藏逆於得無藏億逆之心於貪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心兵之戰造傷其心何者爲善又何在爲勝乎君若勿已矣言爲君計亦勿爲此等戰傷之事則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撄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存誠順應則民已脫於死亡矣果能不動心兵又何待偃兵哉

兵莫慘於志須於方寸之地斬去根株人欲不萌天和自至養身養民莫先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大隗寓名喻大道之隗然空寂也具茨山名具備也茨聚也特舉此山亦有隱喻道妙備聚於是也方明爲御在左爲御昌寓驂乘在右爲驂張若謵朋前馬爲導昆閽滑稽後車車後爲從

寓名然命名即以見義約略擬之曰方明者方求道於昭昭未能守其黑也曰昌寓者昌大也大宅中未能損之又損也曰張若者意涉矜張未能虛其心也曰謵朋者其人猶習於言未能塞其兌也曰昆閽者昆後也閽昏也表光曲飾未能宅心於虛寂也舉光之也曰滑稽者跡近俳諧未能宅心於虛寂也六人以爲黃帝輔蓋喻六識未泯猶以知見能解爲聖也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襄城亦寓名襄除也詩獵狐于襄是也除去城府之野即所謂廣漠之野也七聖遊方之內者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童子心地也問途焉故至此皆迷也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童子心地也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若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目前之境即襄城之野也相忘於廣漠而天下自治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瞀病瞀目眩也遊於

方內斯有瞀病矣○童子又自言少時遊心於無城府之野以治瞀病者工矣今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止是除害於馬非有事事之旨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更不必求見大隗而二二而一者也

大道集虛。六識未除。終迷於往。惟能離形去知。臺蒙卽聖功矣。天門宏開。日輪遙馭。將所謂具茨山者。不行自至。何事問途邪。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祭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淩。鑠誶。讓也。皆囿於物者也。

招世之士興朝。招世。招搖於世以自見者。興朝。志在奮興朝事也。中民之士榮官。中人以官爵爲榮。筋力之士矜難。多力故以矜難自矜。勇敢之士奮患。負氣故遇患則奮。兵革之士樂戰。久於行陣。樂試所習。枯槁之士宿名。宿。如信宿之宿。宿名。欲名居於此而不去也。

教之士敬容。修飾貌。仁義之士貴際。際。猶遇也。仁義之士。於有關出處處。

尤爲不苟。○以上十二種人。皆士類。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非其業之所在。則意氣有所不注。故不相親比也。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得所藉則精神鼓舞。○合上十二等人計之。士農商賈工皆備。而人類盡矣。

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貧夸以性情言。出眾曰尤。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勢物。卽勢利也。勢物之徒。卽所謂貧夸者也。樂於更變。私冀逢時。故能動而不能靜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言此皆順比歲時之序。以期發榮滋長於其間。碌碌因時。圄於形器。不能神其物而自居於變易。不測之地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之往。終身不反。悲夫。馳神逐物。不死不休。顚倒衆生。

良堪惻惻。

萬物各溺於所向。情狀不同。而同歸於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以磬鎮壁也。以名而求其聲。猶以壁服。而求其聲。是則何如矣。○蓋謂人皆見我可以魯遽此也。莊子曰。齊人踊跀。不以完其求鉏。

之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道類矣。子已亡。求之而不出。

亦不知愛子者。故連頸小鐘也。古者以刖守門。欲其眞道。惟於四子之中。求以詞辯相勝。終無以償其失。

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鉤。逆意。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比。數之。又一閒人之過。終身不

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言病甚也。可不謂

不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多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

走。恂然。走怖貌。逃於深蓁。蓁。棘叢也。有一狙。自

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矣。才敏足以應給。故

命相者趨射之。相者。左右之人。狙執死。見執而死。王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

言楚有病足爲閽之人。附寄於舟。以求歸者。忘舟人之載之之德。乃欲於無人時與之鬬。殊不知此時尚未

登。爭端已起。不以爲恩。適造於怨。而足以造於怨也。又卽踦閽曲設一喻

南華眞經正義 徐無鬼 十

使之自爲界畔也。正與鉤君逆民者相反。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

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勿已。則隰朋可。

惠子偯於才而未聞道者也。漆園反覆指陳。冀其於國有不見。於家有不聞。察察有不問。滯於世情之卽所以修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

端若蠅翼。郢。楚都。堊。白土也。使匠石斲之。石。匠人名。匠石運斤

成風。捵也。聽而斲之。若不經意。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質者。施技之地也。郢人是也。

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劒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樂者。驕氣之賊。去之。此三年中工夫。正非易易。

見功速禍。其人昔但類也。若顏不疑者。可謂勇於不敢則活矣。

南伯子綦。郎齊物論篇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郎顏成子游。夫子物之尤也。言其出類拔萃。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曲君也。齊而齊國之眾三賀之。以得見子綦。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賣。買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我必先之。彼故鬻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賣。買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見人逐外喪真。從而悲之。是悲人人也。吾又悲夫悲人者。見人悲人。又從而悲之。是悲人之悲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輾轉相生。悲曷能已。以人悲人。其後而日遠矣。惟恐已亦同其可悲。則所以為己者自與人大同。均不免於自喪也。其後而日遠一日。所以布此槁骸死灰之象也。

人情迷於幼妄。雖婢竭心力而無得於己。且適以喪其眞。成子云。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若子綦者庶幾近之。

仲尼之楚。楚王饗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謂於此識會之際。以言相勉勉也。此楚王乞言之詞。稱古人。意在孔子。曰。已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不與子西白公勝之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鄧人投兵。甘寢文舞之所執秉羽也。言此二人解難御兵。皆不在言也。上願有喙三尺。喙。鳥嘴也。凡鳥喙長則不能鳴。○閒否此。以下則莊子發明也。彼之謂不道。道之道。彼謂楚王道導也。使此之謂不言之辯。此孔子。故德總乎道之所一。總。歸根之意。道之所一。先天之樸。有一而未形也。而萬物歸根於此。而失道而後德。由後天而返先天。故仍歸於此。無可言矣。此無可言處。即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故休乎此。非見德者知之理之至精。至微者也。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所能同。非善辯者名若儒墨而凶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所能舉。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矣。以名相標。凶德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無爵而死無諡。無諡而自傳也。實不聚。名不立。實與名。二者皆非其所居。故不聚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德乎。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為大乎。實。尚不許。況大之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有心為大。大者且不可為。而況為德乎。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夫天地大備。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澹然無求。則非末之也。有於失。無所棄。謂無所謂得。何取。何有於棄。不以物易己也。惟全其在己者而已。反己而不窮。理無盡。循古而不摩。不事揣摩。大人之誠。得道蘊於一。不在語文字之末。何有名。推辭以不辯為以無為。斯道之渾然自然者見矣。淨然者何。大是也。自然者何。誠是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子綦。郎南伯子綦。召九方歅。郎九方皋。善相馬者。

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同食者同食也）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之祥梱者盡於酒肉之間夫酒肉固入於鼻口矣若所以致此者必有故。汝不知也。吾未嘗爲牧而牲生於奧。（牲牝羊奧室西南隅）隅曰奧。未嘗好田而鵴生於宍。（天。謂南隅爲宍。鵴鵴鵴室東邪。言汝不以爲怪。何反以爲祥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

之邀樂於天。（順天自適）吾與之邀食於地。（鵴地自養）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撄。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皆言其無心而純任自然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今乃不期然而然得此飲食之報。是不牧而牲生不田而鵴生矣。是可怪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徵於前必驗於後。怪行猶怪事也。殆危也。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罪非自取。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怪徵之驗。）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爲街正者。買梱以自代。故梱得肉食終身。

常人之所謂祥。皆至人之所謂怪也。然則求合乎至人。當以見怪於常人爲大祥。

醮飲過訂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畜畜育物之意）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凡愛人利人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凡愛人利人之出。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天下之相忘者少。利仁義而藉以行私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舍貪者器。（從而貪得無厭。假之以弋取之器。益有以濟其貪矣。以愈仁義之用。本非至誠以之治民。適以資其要結之其貽害將無窮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梱也。

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不自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天下事無利則無害。見以爲利。害已乘之矣。治術如此。道術可知。

有暖姝者。（溫柔嫺雅）有濡需者。（偷安）有卷婁者。（拘攣伽庳）所謂大圉。（疏蠶之毛）長之毫。（奎蹄曲隈。乳間股腳。兩股之間曰奎。曲隈曲脈之處。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以炙之而燎其毛。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進退爲境）退

所圄。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鄧邑名。虛通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自取勤苦。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言非好而致也。眾至則不和。不和而不利也。此和也。眾聚則不和。不和而求其和。彈精勞形。故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煬。融也。以順天下。此謂眞人。一稱。於蟻棄知。蟻猶有知也。於魚得計。魚則相忘矣。於羊棄意。羊猶有意也。

南華眞經正義　徐無鬼　三五

者其平也。繩因物而無所私曲。其變也。循。順物而無所作爲。古之眞人。再稱。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純任自然而不雜以勉強。古之眞人。三稱。眞人。以贊作收。恰與篇首三稱眞人以贊作收。恰與篇首三峯遙遙相映。章法既符。古韻亦合。明眼人當自辨之。

聖知適以傷生。與窮心復心。乃全其神。神全而氣自充。所謂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其眞人之謂乎。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此言對症之藥。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此言不對症之藥。藥也。皆謂之藥。其實堇也。烏頭。桔梗也。雞癰也。芣苢。豬苓也。是時爲帝者也。各其異。用何可勝言。藥有君臣佐使。各因症候以一味爲君。其詳不可枚舉也。○藥爲眞道所需。故即以藥設喻。示末可偏主一說也。句踐

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所知無幾。亦必恃有不盡之知。以養其知。乃能知造化之自然。而辨先天之眞藥物也。知大一。一氣之初。知大陰。至靜之象。知大目。陰陽五行。知大均。物一太極。知大方。兩間。知大信。眞實無妄。知大定。一念不起。至矣。此言道之本然也。大一通之。達其氣也。大陰解之。釋其紛也。大目視之。明其類也。大均緣之。因其性也。大方體之。全其量也。大信稽之。考其有也。大定持之。防其失也。此言道之當然也。

盡有天。盡淨之中而有天倪。循有照。循而有覺照。冥有樞。冥默之中而有應變之際。始有彼。太始之地而有彼端。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自然之悟能似其人也。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自無期許之骨。而委婉以妙乎交人之術。固顚冥乎富貴之地。顚倒昏冥。貪而迷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夷節談汝於王。且吾又不若夷節。不若者不能取信。何況我乎。言不能取信。何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不若者不能似其人也。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自無期許之骨。而委婉以妙乎交人之術。固顚冥乎富貴之地。顚倒昏冥。貪而迷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夷節談汝於王。且吾又不若夷節。不若者不能

則陽游於楚。則陽。字彭陽。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此子宅也。以此子宅而問者。曰。此子何如人也。乃爲安居也。陡引公閱休及詳其人如此。高尙未免令求薦者。爽然若失。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言夷節談汝於王。且不能取信。何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不若者不

未能援人以德。適足以自敗者。敗人名行而已。○直言夷節之品。貪鄙如此。未免令求薦者惡然汗下。

夫冻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喝。中暑病也。病寒則宜假衣於冬。病熱則宜反風於夏。今皆不以其時。於病何益。以喻不擇人而求薦。雖薦亦不足動聽也。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此言楚王暴厲可畏。未可易動也。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佞人善於逢迎。正德使物自化。或皆能不畏暴厲。此外更無敢撄其鋒者也。故聖人。即正德之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爲卑牧。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與物適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使人於己。不啻父子之相親。甚言其飲人以和也。彼其乎歸

居。使謝公閑休其音記其乎。皆語詞。而一間其所施。忽拔人公閑休有化人之德而閒閒無非性眞矣。以十仞之臺縣衆閒甘自居江山。乃閒其所施而不用。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無其德者且欲輕犯

也。昔佛圖澄與諸石游而觀若海鷗鳥。其卽得此道者耶。此節透脫玲瓏。以文妙論。亦最上乘也。

聖人達綢繆。達。解脫之意。綢繆。事理糾纏之處。周盡一體矣。一。卽道之體。

道以知希爲貴。無聖人之德。而欲出而問世。徒自辱耳。抱道若公閑休。庶使王公大人。降尊而聽己。

故待彼也。謂必若公閑休。始可化楚王之暴。而薦人於王前也。

暴厲以貪富。則甘自退。而豈不與人心相夫之遠乎。故曰待。公閑休。非我所能

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聖人動靜皆依乎天所謂不知其然

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

南華眞經正義　卷陽　三

而不知其然。性也。順其自然曰性。復命搖作。搖。猶動也。靜極

自動。

也。而人則以爲非聖人不能耳。憂乎知而所行。

舍止也。謂人胡不體此眞空。而止於是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中也。與物無終。終。始如一。無幾無時。幾。先幾也。無幾。卽所謂不得其朕也。

於一時也。曰與物化者。外一不化者也。內。閱嘗舍之。

無時不拘。

舍之。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人則從而命之也。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不告則不知。

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亦惟渾然相忘。故其德常在。

亦無已。性也。性。猶安而能久。性之孚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人亦常好之。

可喜也終無已。惟渾然相忘。而精氣不消。潛修不輟。所

故其美常在。人之好之亦無已。

○從事於環中之道者如此。

泊。淪也。從容肆應。而精氣不淪。

象外。恰在箇中。與世偕行而不替。居處猶人。而

不淪。

○言人之能合乎此者。果若也。又問。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調御者

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爲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美不自見。待人告之。故曰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有天地。何有始。何有物。

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可喜也終無已。惟渾然相忘。而精氣不消。潛修不輟。所

不淪。泊。淪也。從容肆應。而精氣不淪。

○從事於環中之道者如此。

象外。恰在箇中。與世偕行而不替。居處猶人。而

之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人則從而命之也。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何。言人之能合乎此者。果若也。又問。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調御者

爲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有天地。何有始。何有物。

爲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美不自見。待人告之。故曰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

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可喜也終無已。惟渾然相忘。而精氣不消。潛修不輟。所

不淪。泊。淪也。從容肆應。而精氣不淪。

○從事於環中之道者如此。

象外。恰在箇中。與世偕行而不替。居處猶人。而

之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人則從而命之也。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何。言人之能合乎此者。果若也。又問。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調御者

爲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有天地。何有始。何有物。

有始。何有物。

不問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故其德常在。

亦無已。性也。性。猶安而能久。性之孚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人亦常好之。

可喜也終無已。惟渾然相忘。而精氣不消。潛修不輟。所

故其美常在。人之好之亦無已。

○從事於環中之道者如此。

泊。淪也。從容肆應。而精氣不淪。

象外。恰在箇中。與世偕行而不替。居處猶人。而

不淪。

○言人之能合乎此者。果若也。又問。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調御者

之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人則從而命之也。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何。言人之能合乎此者。果若也。又問。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調御者

爲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有天地。何有始。何有物。

有始。何有物。

喻與聖人居。則見見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且聖閒閒無非性眞矣。

超然物表。如懸高空於衆際。一望可知。更無外物之蔽。人有不樂而安之者乎。

聖凡同此性。而以凡人不能盡性。故聖人其實。聖不自聖。惟以循其自然者。

歸根耳。自然者何。天也。卽道也。以是知人事之勉強。皆非吾性中所固有也。動以人人所固有。斯由

迷生見。親見本來矣。

存不惕然意得者乎。

冉相氏。上古號。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眞空之義。虛而

中也。與物無終。終。始。無始。無幾無時。幾。先幾也。無幾。卽

如一。時也。曰與物化者。外一不化者也。內。閱嘗舍之。

舍止也。謂人胡不體此眞空。而止於是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純任自然者。謂之天。環中之妙。全在無心。若一有心名爲師天。則不得師天。究歸於逐物矣。其以

有心名爲師天。則不得師天。何論人。未

南華眞經正義　卷陽　三

爲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有天地。何有始。何有物。

有始。何有物。

不問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故其德常在。

亦無已。性也。性。猶安而能久。性之孚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人亦常好之。

可喜也終無已。惟渾然相忘。而精氣不消。潛修不輟。所

故其美常在。人之好之亦無已。

○從事於環中之道者如此。

泊。淪也。從容肆應。而精氣不淪。

象外。恰在箇中。與世偕行而不替。居處猶人。而

不淪。

○言人之能合乎此者。果若也。又問。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調御者

之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人則從而命之也。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何。言人之能合乎此者。果若也。又問。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道之調御者

爲事也若之何。言人之從事於此者。當何如也。故作問詞。夫聖人自然之妙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未有天地。何有始。何有物。

有始。何有物。

冉相氏。上古號。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眞空之義。虛而

中也。與物無終。終。始。無始。無幾無時。幾。先幾也。無幾。卽所謂不得其朕也。

於一時也。曰與物化者。外一不化者也。內。閱嘗舍之。

舍止也。謂人胡不體此眞空。而止於是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純任自然者。謂之天。環中之妙。全在無心。若一有心名爲師天。則不得師天。何論人。未

有心名爲師天。則不得師天。究歸於逐物矣。其以

南華眞經正義　卷陽　三

心法。從而師之耳。○湯與仲尼。能合乎環中之道者如此。容成氏曰。除日無歲。容成。古語以爲證也。無日則歲無內則外。於何附。可見黃帝之臣。其語止此。無內無外。此引古語以爲證也。無日則歲無內則外於何附。可見環中之道。內必無心。以握握。故外能隨在以成化。若一落名相。則內先亡矣。外何能合道哉。

太空太虛。太元太極。揭列聖之心傳環中之義盡之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瑩。魏王。田侯。齊王也。田侯牟背之。魏瑩怒。

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犀首。官名。公孫衍爲此官也。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而使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使其君憂懼內熱。然後其國可拔。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忌。田忌。齊將也。因其大將出走。乃得扶持其背。折其脊。折裂其脊。所謂增不去羽不亡也。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罪人之役夫者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齊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營心於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且不足言。況騁怨乎。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子。聞華子求道之言。故引戴晉人見之於王。戴晉人。梁國有道人也。君知之乎。曰然。君曰。有所謂蝸者。蝸。寓際之家。其鄰有夫妻也。戴晉人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觸者。爭也。蠻者。亂也。皆寓名也。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地也。月數也。旬日也。皆二氏自見其然。君曰意通。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以遊心無窮者。而反視海內相通之境。眇然似有似無。君知之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梁。魏都。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此時回想刺客駭怨。眞堪失笑。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嘄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嘄。孔穎大。吹之猶有嘄然一聲。劍首之環孔甚小。吹之咉然氣過。無甚聲可聞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吠

吠也。其細曾不足問。

怒者火也。一念忿憶。百脈沸騰。雖以情理喻之。終根轉而不可釋。戴晉人以片言解盛怒。是於火氣方升。而撲之以水也。世人爭利爭名。皆此熱中之火爲之。但能通盤一算。則索然意盡。炎炎者不覺冰冷矣。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邑名。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極。屋棟也。升屋之極。蓋覆屋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稷。通穉。禾聚束也。當是指其束草覆屋。因問此何如人也。仲尼曰。是聖人僕。猶徒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田畔。其聲銷。逃名。其志無窮。志大。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忘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遠俗。是壺七者也。不須避人遊世。而已成大隱。如無水而自沈也。是其

市南宜僚邪。夫子素人。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巳之著於巳也。著。猶知也。知巳之適楚也。以巳為必使楚王之召巳也。彼且以巳為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僚必逃去。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巢遁。

在陸而沈。寓大隱也。聖人猶不得見。其人可知。昔許宣平因太白來訪。題詩去之。其末句云。又被人來尋討着。豹庵不免更深居。當卽此意。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長梧。地名。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不精細也。滅裂。不均平也。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南華眞經正義　卷二　則陽　三三

予來年變齊。齊。音劑。耕法也。深其耕而熟耰之。耰。摩也。鋤其禾黍。

以滋。子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以眾人之事。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孽。人

蓺蓺。蓺。獲之堅者。蓺蓺。獲也。四者皆生污下之處。喻心地之荒穢也。始萌以扶吾形。壽擢吾性。擢。引也。欲惡既萌。與官形並表裏相助。而因以亂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漂。通瘭。疽。病也。四者皆外症。內熱瀆

胥是也。瀆。煩也。胥。和氣傷而諸病作矣。

內熱之功。至猶至寒以卤適滋其病矣。漆園卽封人之嫩結者。

則陽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彼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孝人焉。已伏孝人。推而強之。令其正臥。解朝服而幕之。幕。覆也。號天而哭之。曰。予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予獨先離之。言天下人行且盡罹於菑。子其先焉者也。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又言不是為盜乎。不是為殺人乎。不是為殺人乎。指其所坐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榮辱相形則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貨財不通則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究其源而歸咎於上之人之招之也。又言天下之人行且盡罹於菑。子其先離之。言天下之人行且盡罹於菑。子其先焉者也。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又言不是為盜乎。不是為殺人乎。指其所坐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榮辱相形則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貨財不通則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究其源而歸咎於上之人之招之也。

古之若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自處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自處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自處

且同於昔之非乎。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舉此以證是非不可知之理。物之生出入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言人皆尊其智之所及知。而不知所謂知不知之地。而知識以開自謂聰明。終諸於大哉是無所逃也。則所謂然與然乎。既在迷惑之中。果然乎。可見是非無定。未可據已見以爲知也。

大道希夷。雖以智索。猶於識神。失之遠矣。○引伯常騫不是美其進德。只是取爲是非無定之徵。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猶韋曰。三人皆官太史。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湛通耽。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賓。有靈公者何邪。說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亦曰靈。

者禍之而善者自福是有所拠者
中實有所宜而無私之非公也自殉殊面有所正
者有所差若專以己見自殉如與人殊其面向則於
不當也比於大澤百材皆度此有所正者於彼必有所差蓋不公因而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木石不同而同生於壇此之謂
邱里之言邱里之言其合異而已少知曰然則謂之道名之
爲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明明借邱里之言發出渾同
爲然何哉蓋道可意會不可名稱名之曰道只就道
之近似者名之耳然則太公調意非謂渾同者不足
見道特謂以道名之也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
未足盡無名之妙也
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
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道爲天地陰陽所公

共不可指之爲形不可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爲無偶也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
可也譬之於物曰萬是因物之不可數而約略號之以便於稱謂也若遣道之大更無從指稱故亦强
爲之名如萬物之約略號之耳豈眞以有可名者名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既有道之名便不可與無名比川若以斯辯譬猶狗焉其不及遠矣
如子云謂之道猶是道之名焉則道猶狗之名狗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
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疑既不可名爲道則
爲本邪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相蓋相蓋者相
掩覆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四時之氣嗣續生剋循環
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
橋起人在陰陽四時之中蘊斯情慮欲惡去
就不啻憑虛而起橋者駕虛之象也雌雄片

合於是庸有片通胖儀禍夫婦胖合謂合其半以成
夫婦雌雄即夫婦也庸有常有也夫婦
既合則子孫常有猶陰陽
四時之合而生生不已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終急
相摩聚散以成此數者皆人事也亦此名實之可紀
精微之可志也就人事之名實精微而論隨序之相
其可紀可志者不過如此隨序者自然相依之序
理也有此序而人事得以相理橋運之相使橋運
化運行若橋之駕空而自分升降也
有此運而人事之進退若或使之窮則反自有而
之無也
終則始自無而有也此物之所有物理盡於斯言之所盡知
之所至極物而已觀物理者即使言到盡頭知到至
處終不能超出物外故曰盡物而
已觀道之人是不僅從物理研求者不隨其所廢冥會於已廢之後不
原其所起涓悉於未起之先此議之所止觀道者離物觀空心通造化此種境

界直是不可思議故曰議之所止也言此以明道先
乎物但即萬物之生究其所始心已着於物矣奚足
語道哉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讒孰
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莫爲者若或使之也或使
者若或使之爲也莫之爲而爲也或使
旨不能離物觀空故又舉二子之說
以求折中冀得人情物理之至當也太公調曰雞鳴
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
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雖智
者不能以言語解讀其自化之妙又不能以意度其所
將爲所將欲爲之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
不可圍斯剖析也詩斧以斯之是也一鳴一吠尚不
能明其所以然若將此理分析到極處小至
莫破太至莫載豈可
復容言讀意測耶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
以爲過二說皆從物上起
論故終不免於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太實
太虛

所以爲過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太實則滯於有豈知有名不可謂道之有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太虛則墮於無豈知無名無實是就物之空虛處論不可言可意言而愈疏盡大道非有非無即有無在物可以言詮可以意測者言道則愈言而愈遠矣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强存徂也死生之理本在非遠也死生之理本甚遠理不可覩但欲見而不可見耳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皆疑假借此以立論耳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欲即此理以究其終則已無窮不知何始也吾求之末其來無止吾欲即此理以究其終則無窮無止不知何終也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既以無便是與物理融合爲一處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彼或使莫爲二說其物上見道道不可有不知未能離物立言本旨始終期於有乎有不可無一有於有乎有不可無一有以眞實而觀宇道日有名以假名以行於世便不能無矣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泥物而在於一偏夫胡爲於大方安得謂之大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合元道也如其執言日言而盡物故日言未嘗言書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道物之極道之不可名稱物之超乎色相者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讓有所極唯於似言非言似默非默洗惣中求之庶此不可名稱超乎色相之眞差堪擬議也道妙如是彼或使莫爲皆落邊見其說烏足取哉

大道渾同竅綸六合一物也然道可因物而見不可即物而名惟能離物觀太極萬物均此太極

空乃得不落言詮不可思議之妙滑淨經云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又云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蓋至心滅性見俱見於空斯大道之精得矣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善不可爲。惡來死。紂之佞臣。桀紂亡。惡不可爲。○善惡均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何於蜀藏其血。句三年而化爲碧。弘忠於周。遭讒被放。剖腸而死。蜀祭器。碧碧玉也。○主欲臣忠。而忠遭主戮。不可必二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二人皆遭後母之變。故有憂悲之事。孝已。殷高宗子。○親欲子孝。而孝被親疑。不可必三也。木與木相摩則然。同類之火。金與火相守於柢。柢本也。金見火則鎔。故有此患。於是乎有雷火以銷之。銷鎔。鑠也。於是乎有雷火。○此皆以火患喻人事也。火之爲火。不同。而同此焚如之威。以比人之善惡忠孝不同。而同罹禍害。觀火患之難防。益見人事之難必。何也。以物之在外。故也。惟能不務外而務內。斯死生無變。操之自己矣。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甚憂。憂之極也。世人不知外物之難必。而營求不已。故其心若有甚憂。每兩陷於利害之中。而無所逃也。螷蜯反覆不安之意。既無所逃。螷音蜯蜯音蜯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螷蜯反覆不安之意。既無所逃其憂。又求成而不得。慰愜不動也。人情於憂不可故心若懸於天地之間也。慰。愜。快也。沈。機深而不可見也。賢。閔甚多。衆人焚和。慰。愜也。賢。閔也。沈。機深而不可見也。解之事。抑鬱煩悶。既難驟見分曉。又無術以轉移。利害之念。膠轕相摩。生火益多。天和盡滅。故謂之焚和也。月固不勝火。月。喻性。中清明之氣。於是乎有僨。然而道盡。僨然猶顓然。終日煎熬。生氣盡矣。○上以火患喻人事。此則直指人心之火也。外物難必。內火徒炎。惟先於見聞之地。勘破幻塵。斯取坎填離。天和至矣。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汗下。

非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之官。監河者。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封邑之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鮒。小魚。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相與者。謂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者。謂如此便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大道以活身爲急。務稱涉因循。則命非己有。人在氣中。猶魚在水中。時借暨於失水之魚。不覺惕然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任。國名。鉤。釣鉤也。巨緇。大黑索也。任公子以大鉤爲釣。巨緇爲綸。五十犗以爲餌。犗。健牛也。以五十健牛爲釣餌。蹲。踞也。自會稽之山。而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久而無所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銜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大鉤幾爲所牽而陷沒。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鬐。魚口邊也。水處也。驚恐其鬐。呼吸波浪。其聲而展開其鬐。呼吸波浪。其聲如雷。鬼神。憚赫千里。震蕩。聲伸。可畏。雞干里之高若山。海水震蕩。聲伸。鬼神。憚赫千里。遠。皆聞其聲。而畏憚恐懅也。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離。剖之也。乾肉曰腊。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厭。飽也。已而後世。銓才諷說之徒。銓才。小才也。皆驚而相告也。見小而不見大。故驚。

駭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累。繩也。鮒。小魚也。擔揭細小之竿繩。趨田中灌水之溝瀆。適得鮒鮒。雖獲大魚也。飾小說以干縣令。縣令。猶今揭示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小說。干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也。是以未嘗聞任氏之大達亦遠矣。大達。謂通達之大道也。言與經世之大達。相去其遠也。

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志大成者不期小效。至人超凡入聖。固自艱難勤苦中來。○上章言言大而迂。無俾急用。此言器小而溢。雜語遠謨。合而觀之。深圖遠慮。經世之心益見。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問天將明。發冢事何如也。小儒曰。未解裙襦。襦。短衣也。口中有珠。指死者。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地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笑其貪吝也。○又引詩以譏死者。確是偽者口吻。接其鬢。鬢。一作頰。拔也。頰。頤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口旁曰頤。頰旁曰頰。控別皆開也。無傷口中珠。手方取之。口又致慎。

家中發塚。無當元珠。託詩禮以名家。而顧爲此剽竊之行。儒之爲儒。其去道也遠矣。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採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其身上長下短。趨。音促。末僂而後耳。末僂。謂頭前而耳後。視若營四海。憂世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女躬矜。矜。持也。與女容知。智慧之貌。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驚然不顧。以犯萬世之患。患。猶忌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

大而明於小也。鵙鴝水鳥之食魚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石。通碩。碩與能言者處也。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寵以神稱。豈無靈異。乃卒同罹網之魚。不免刳腸之禍。則以其任知故耳。至人棲心虛寂。氣數無機。與嬰兒之無知而有良能。意境相似。學道者由此悟入。有餘師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墊。掘也。人尚有用乎。言苟以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側足而掘之。以下至黃泉。則餘地皆不可用矣。惠子曰善。

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可見天下事惟有餘於用之外者。乃有以成其用也。何獨於吾言而疑之乎。

與徐無鬼篇悖其所不踐意相發明。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脗然一塵不揜。自不爲世網所羈。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塵根太重。即欲謝絕世緣。亦不能自勝。夫流遁之志。逐物決絕之行。殉已意。通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夫流遁則不復。決絕則不疑。深入迷津。去道日遠。覆若智至德厚。心與天遊。自不爲此也。任猶爲也。

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遭覆墜而終身不反。急如火馳而更不回顧。此皆貪戀世榮之故。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殊不知有貴有賤。而名爲君臣者。特一時之假合耳。

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天門不開。則六根用事而奪性。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夫心之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勃。爭也。溪。空也。勃溪。爭踐之處也。謂室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天門不開。則六根用事而奪性。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夫心之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勃。爭也。溪。空也。勃溪。爭踐之處也。謂室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

學者之流也。流。輩也。初學淺見之輩也。且以狶韋氏之類。皆愛古而薄今也。夫孰能不波。若將眼界放高。從上古第一流人物以觀今日。則無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一流人物。

論學與不學。皆同此波靡耳。上言世榮不足貴重。此言世習亦不足計較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和光同塵。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

承意不彼。彼教固不徇而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顯分彼此。蓋既非留戀世緣。亦不鄙薄世習。

所以隨處逍遙。得大自在也。

至人心與天游。無人相。無我相。活潑潑地。直將大千世界。作戲劇觀。其此靈蘗。正所謂假饒不作仙。

亦證菩提道也。

目徹爲明也。徹。通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審於嗅味曰顫。口徹爲甘。得其正味曰甘。心徹爲知。眞知。知徹爲德。眞德。凡道不欲壅。壅

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躓也。則眾害生。壅。塞也。哽。噎也。噎。喑也。跲。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跲踐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足指。而上循脾胃。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眾害皆生。不特哽物之有知者。特息。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不當也。謂氣之行不得中和也。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竅以通息。天之穿人反以窒其竇。乃人喑慾塞其天之竇耳。胞有重閬。胞。腹膜中也。閬。空曠也。胞膜之處。心有天游。自然通天之有重重空曠之處也。

之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勃。爭也。溪。空也。勃溪。爭踐之處也。謂室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天門不開。則六根用事而奪性。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夫心有天遊。自然

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今見邱林之曠而喜者。由平日胸次逼窄。神明不勝

故也。○此心德溢乎名。德之溢外由於名彰。名之溢乎悪。名之由於名彰。名溢乎悪。外由於悪謀稽乎誸。誸急也。悪謀知出乎爭。爭而後悪謀稽乎誸。而後知出乎爭。聘智柴生乎守。梏塞生於執一。官事果乎眾宜。官猶司也。果固必之意。司事者未能虛中順應而安冀事之合宜。則卽此求宜之心已成滯相矣。○此六鑿相攘之徵。

道之大用。莫妙於虛。虛住世出世。皆以此得大自在。否則五賊未見。六鑿爭起。擾擾兩大之中。無往非累心之境矣。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銚鎒。皆田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到通倒。草木首地而生。能準乎自然者。靜然可以補病。靜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也。背嫉可以休老。故曰到植。此偷修道而背。目際滅也。老形之兆。發於目。背披。嫉容。故曰背嫉。可以休浴老。故曰背嫉可以休老也。竅可以止遽。竅定則心開泰。可以止追遽也。○此言學道而由勉強入者。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駴猶駭也。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學道之功。由漸而頓。勿忘勿助。純任自然。及其時至神知。自有超凡入聖之妙。若徒以養形爲務。雖勞勞從事。終非眞教中人。

演門有親死者。演門。宋城門名。以善毀爲官師。授以牧民之職。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窾。空也。水旁有空陳處。故踆焉。踆。存也。於此也。諸侯弔之。弔其哭也。他日見之。又哭他。是教哭者也。三年哀畢。

徒狄因以踣河。自投於河。狄又襲他之跡而加甚者也。得魚而忘筌。筌取魚竹器。所以爲此筌者。意在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蹄兔。足也。係其足故曰蹄。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事未可徒以跡襲。道未可徒以言傳。之以言。愈傳愈誤。不至戕生而不止也。必待忘言者而與之言。是乎傳矣。

寓言

寓言十九。寄寓之言。十居其九。重言十七。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卮。器名。盛酒之器。日出者。謂寓言重言中皆有此也。和以天倪。倪。不以己與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託一事以論此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喻藉外言之。非吾所不在者。天均者天倪也。

自述立言之旨。冀人之因文見道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强辯爲是。迷而不返。故莊子言孔子大聖。猶有昨非今是之境。所以籀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終也。惠子因謂孔子之均偏無所不在者。天均者天倪也。

南華真經正義　寓言　一

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子不能自省。因謂孔子之勤志而行其所知。故曰就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嘗言。謝去有爲之迹也。言孔子已無勤志服知之事。但聖不自聖。未嘗自言耳。孔子云。夫受才乎人。本復靈以生。孔子嘗言人之受才於造物。須使使虛靈不昧。心後天復其先天方於所知。故日就月將如此

萬物之中人最靈人而不靈蓋然一物耳至人宇宙在手萬化生心探諸稟受之原斯爲不負惠子以堅白自鳴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漆園特借聖言殺殺接引惜乎其終不悟也○凡漆園引聖言處只是借重者艾以伸己說若以儒書之義釋之轉失本旨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變易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祿少而樂六斗四升曰釜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祿多而悲六斛四斗曰鍾有洎不及養親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爲親而仕曰既已縣矣已懸係於祿養夫無所心無係祿之累也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者可以有哀乎哀專主悲言而樂可類推蓋既不以祿薄爲可悲自不以祿多爲可也夫無係者視祿之多少猶觀雀蚊虻之過吾前也豈有哀樂於其間哉觀通觀水鳥似鴻而大

哀樂不入斯帝之懸解道所謂養生主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其卽可以養親者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當卽齊物論篇南郭子綦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有返樸歸眞之意而功夫未純故曰野二年而從從順也由勉強而通形神內徹故曰通三年而通所謂養生主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其卽可以養親者乎四年而物於無中窺見眞有虛者實之象故曰物五年而來修持既久將所謂物者不求而自至故曰來六年而鬼入錄氣歸神故曰鬼入七年而天成由養天返其先天無少缺欠故曰天成八年而不知生坐在立亡非無非有故曰不知死生九年而大妙坐在立亡非無非有故曰不知死生九年而大妙散則成氣聚則成形變化從心故曰大妙

此頁道中自然火候可以身證未易以言傳也

生有爲生時處境不同各有所爲死也勸公然有生卽有死人至死也有何區別平日見人富貴利達輒謂造物之私至此方悟同歸於盡所以謂之勸公也以其有私至此方悟同歸於盡所以謂之勸公也以其以堅白自鳴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漆園特借聖言殺殺接引惜乎其終不悟也○凡漆園引聖言處只是借重者艾以伸己說若以儒書之義釋之轉失本旨

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夫以外爲私乎亦非也蓋既生死之理本自無異特以死者屬陰此氣自有而無清勢顯見在人則以爲有自生者屬陽此氣自有而無有胖兆難窺在人則以爲無自究之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生雖異其本於大公則一也而果然純任自然無適無不適斯隨在皆適耳天有歷數日月五星在天人據山河兩戒在地有人物之依據吾惡乎求之二者不必深求顯可測亦惟聽其自然而已以順人之有生死亦如是也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不意此物之始而忽始終而忽終終何來是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也自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幽明之故有時相應有時不相應是謂之無鬼不可謂之有鬼亦不可也

生者假借也陽長陰消莫之止亦莫之禦惟能遺棄生死別求不滅之眞於外其身而身長存眞冥之中獨見曉焉非獨委心任去留也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止何也被髮括束也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罔兩非一故疊呼之叟稍問也稍小也言何有而不知其所以言雖有此俯仰行止諸狀而不自知其然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影之附形若與甲蛻之者無異然甲蛻確有一定之質又有時解脫故日似之而非火與日吾屯也遇明則顯若煙屯而不散陰與夜吾

代也。遇暗而息。若受代之暫休。彼吾所以有待邪。彼謂形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又有待於使其形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氣之偏於動者曰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言此強陽之氣。無論我不及知。即我所附之形。亦不自知也。汝又何事多此一問乎。

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兩影形之外求之。斯齊物論所謂眞宰者見。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子居南遇。問老子時將西遊。思要於中途而見之。直至梁地始相遇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以盤水沃洗曰盥。漱。漱口。巾以拭面。櫛以梳髮。脫履戶外。

膝行而前曰。問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睢。仰目。盱。張目。而誰與居。傲則人遠之。大白若辱。常若不足。盛德若不足。

皆傲狠。而誰與居。傲則人遠之。大白若辱。常若不足。盛德若不足。

皆言自韜晦也。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送也。謂初往沛時。凡旅迎送也。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其旅舍之主人。與妻亦極致其恭敬。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煬。炊也。同止旅邸之中。而不敢與抗。故避之。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和光同塵。與人不自異也。子居一經訓迪。積習頓除。是眞能三化毛三洗髓者。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奚。何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家。十家皆先饋。饋。餉也。貢粟者十家。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內之成心。積而不化。形謀成光。即誠即形。有若問諜偵得機密。以外鎮人心。使人而洩之於外。其光不可掩也。是則女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內之成心。積而不化。形謀成光。即誠即形。有若問諜偵得機密。以外鎮人心。使人

輕乎貴老。敬已之德。而整其所患。整。猶醞也。言炫燿如此。乃醞禍之本也。大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其貨甚賤。多餘之贏。其贏無幾。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獲利既薄。則所以權重者。其心亦輕。而猶若是。

猶知敬我而以貨爲饋。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則權大者遠。以謀利其國。若於身勞智盡之際。見我之光耀。必將任我以事。責我以功。而勞形盡慮。且將及於我矣。豈非形諜之醞患哉。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美其有識。汝處已。汝可止而不遊矣。人將保汝矣。然即止此。人亦將保附汝矣。

無幾何而往。謂伯昏往沛時。凡旅御寇於家也。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音頓。竪也。竪杖抵頷。蹙。謂抵而皮皺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賓。通。列子提屨跣而走。跣。徒足也。出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也。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何用此感人惟心。自

爲表異乎。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名必表異感人無益。且有損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青。盡人毒也。言祇有毒之者。而無有藥之者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藥汝。汝又何事相詔。問而辨其誰何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示以解毒之方也。

學道須忘我相。何論衆生。稍溢於外。必損其中。故惟虛已以游。都無受想行識。世緣日澹。而道果漸成矣。

鄭人緩也。其呻吟裴氏之地。呻吟。詠讀也。裴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學成名立。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不使學儒

而使學墨。蓋恐其名出己上也。緩之居心。未免公私參半。夫心之公私。全在念頭初起處區別。此卽夙謂人之天也。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翟。溺愛少子也。弟習墨之教。故曰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子也。閻胡皆何也。夢中變謂以爾子之學墨爲優。抑思使爾子之學墨者。墓相已也。良音浪。塚也。言閻但拱秋責垂垂。爾獨何心竟不往而一視乎。蓋緩以其父助弟殺己。惡其忍而無良。故見夢時且怨且嘗也。○見夢之言止此。以下莊子斷詞。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言造物於人。惟窺其念頭起處。以爲報應。今緩不使其弟學儒。而使之學墨。惟恐其名出己上。是彼動念之初。原有此等念頭。故如影隨形。卽使之如彼以爲報也。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以儒道爲貴。有心表異於人。故特使其弟學墨。是以賤者自處。以賤其親。而貴者處其弟也。親。指兄弟之親言。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捽。持也。齊人。齊民。猶衆人也。捽者持其髮而爭也。故曰衆人同飲於井。不相讓而相爭。皆非情理之正。

今之世皆緩也。自我論之。可見一念之私。一時之忿。皆足致殺身之禍。而上干造物之和。今世之人。往往蹈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淨名不務私忿自損。此之類也。

惟無計較之私。乃能全其心德。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若以古人視今之世。則所謂緩之徒者。皆遁棄天理。得罪於造物者也。言外見緩之殺身實由自取。不得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謂天報之酷矣。

聖人安其所安。所安者屬天。不安其所不安。所不安者屬人。衆人反之。

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至人純任自然。常人動多勉強。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純乎天者道也。運知尙易。忘言斯難。非皆默默。密證密修。不足語希夷之旨也。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之天者聖之人者凡。趨向不同。語默自異。古之人天而不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天之人。安勉殊而聖凡別矣。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單。猶殫也。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龍不易屠。學至能成。神乎技矣。大道始於有作。終以無爲。此三年後所以不復用其巧也。

聖人以必不必。而猶以理之有可必者。故安之。以理之不必然者。而競以偏見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

行求。夠於爭端。故動兵恃之則亡。然兵不可恃也。

天下之兵起於爭。人心之兵起於必。於必之私。則來濟所欲。

滌除淨盡。則虛已養和。兵氣銷而道心定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裘曰苞。精曰苴。如以果實相遺。必苞苴之。竿牘者以竹簡爲書。相問遺也。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此皆破蹇淺薄。不足道之事。彼獨敝其精神。以此爲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其所見若是。則上下四旁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形累不知太初。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惟至人則歸其精神。以此爲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廿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其於迹可見。精神發洩之處。純乎太清。無少滯滯。至人之功用如此。悲哉乎女處乎無爲之地。甘美也。水流也。以美睡愉安處也。

常人所見者小。其知只在毫毛之末。不識無爲自然之理。有此大宜至靜處也。

太一太初太清太窅。皆先天也。求大道者欲覓源頭。須先放開眼孔。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蹙屨。槁項黃馘者。項。頸也。馘。面也。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商蓋以騙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癰。瘍也。痤。瘡也。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以舌取物曰舐。下漏病也。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列御寇

列禦寇

南華真經正義

列禦寇者。鄭人也。與壬子同時。壬子即子陽。

事有之。神者弗能。商真爲士類所不齒。雖偶有交易之事。亦只說爲周旋。神明中終不屬也。以喻施而不忘。其計較之私。與商賈正同。使之上民。又豈民情之所屬乎。

聖人所以駕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天事人事。志趣自不同。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妄動多愆。皆天之尊。

與。嘗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也。問離內刑者。陰陽之企。企。足也。蝕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外內者。刑雖乎免。惟至人宇宙在手。非五行二氣所能拘。故獨優而游之。得大解脫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貌若愿謹。內實盈溢。益。溢也。有長若不肖。內挾所長。貌若不肖。有順懁而達。貌柔佻而內通。懁。

敬。有堅而緩。貌堅剛而內疎弱。而有緩而釬。貌寬緩而內躁急。釬。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貌之不足信而情之不可測如此。○引孔子之言止此。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易欺故也。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易褻故也。煩使之而觀其能。煩則難理故也。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卒則難辨故也。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急則易爽故也。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財易起貪故也。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危易改節故也。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易亂度故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雜處易慢故也。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僂。正。考父。孔子十世祖。士一命而僂。大夫再命而傴。僂。傴。曲也。三命而俞。俞。俯也。循牆而走。鄭三命而俞。全身向下。且不敢當正路也。孰敢不軌。孰。敢。猶何敢也。如而夫者。謂彼不肖之人。

南華眞經正義　列御寇　卒

一命而呂鉅。呂。鉅。脊也。鈃之貌。再命而於車上儛。乘車而軒舞。輕浮自得之態。三命而名諸父。呼伯叔之名。諸。語極也。孰協唐許。唐堯許由。天下且輕之。夫豈受命而驕者所可同日語哉。

九徵至而物無遁情。三命加而人多驕態。至人以此靜觀。用心如鏡。自得之貌。

凶德有五。耳目鼻口心也。中德爲首。心也。何謂中德。中德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爲者也。彼。凡心有偏好之不同。爲此。嘗也。窮有八極。言八者。達有三必。言三者必達也。形有六府。形。著。表暴於外之名。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此六者。蓄藏於中。卽不免表暴於外也。美

歸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世俗所忌。緣循傍而行者。假。依。俠。俯伏而善周者。困畏。憐薄者。不若人。三者俱通達。世俗所喜。知慧外通。喪內。勇動多怨。仁義多責。多責者責備多也。○知慧勇動。仁義是謂六府。達生之情者傀。傀。大之理。任天則大。達於知者有。有。小也。用知者人之情。任人則小。達大命者隨。大命者。造化之原。小命者氣數之感。隨則聽其在遭。我。遭。猶限。於所遇也。○此蓋勉人研求大道。解心去睫。洞澈本根。庶不役役於入極三必六府中也。

有將除元覽之功。乃識無爲自然之妙。於眞教中得大自在。固非徒以委心任運。自謂達人。

而孩視人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蘆也。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言殘食無遺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鑿粉夫。研米使分曰粉。鑿。粉皆碎意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色純曰犧。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小牛曰犢。其可得乎。

此與秋水篇龜論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備裝也。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鴟鴞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之。而以不平平之。以不平平之。其平也不平。物理本無不平。我先恐其不平矣。自易測。我先防其不測矣。此蓋卽予奪之偏。推廣言之。以示逆億者之不測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私智。而愚者恃其所失其常也。卯者唯爲之使。爲之役。見外物而不待測。神者徵之。不待測而無不測。徵。測也。物理本然。

見入於人。凡事只知其功外也。不亦悲乎。究之功力爲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內褻迷而不悟。良可哀矣。

無則人有。解乃歸眞。抱道如琴。園豈復計及葬具乎。觀其指示及門之語。可見世情務外。雖復婦媚智力。終無神於性眞。咏歎長言。不特爲鑿石鋼泉之嘆。喚醒癡迷。並足使拔山蓋世之雄。淒然淚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術亦在道中。特局於一方。不可以道名耳。於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設問曰無乎不在。答。○涵。曰。旣答而復言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非蓋天地。曰。旣答而復言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非此道。則無以降出也。聖有所生。王有所成。言得此道乃有以生成也。皆原於一。一者道之根也。不離於宗。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形全精復。謂之神人。不離於眞。眞常不式。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三者皆以不測而以不測測之。則易測者亦以有爲爲體。兆見端也。兆於變化。兆於變化。以禮爲行。以樂爲用。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皆得其一而具有兩聖之德者。以法爲分。

以法度爲天下區別。以名爲表。以名器爲天下標準。以參爲驗。以參此合彼爲徵驗。以稽爲決。以考古準今爲決斷。○所以稽者。仍不外法與名也。其數一二三四是也。事物之來。如數一二三四者然歷歷不爽。無所雜也。百官以此相茵。以法度名器相茵序於是乎有定職。以事爲常。勤民事爲常。以衣食爲主。民事則以衣食爲本。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衣食既已豐足。尤以煢獨爲念。皆有以養。養其身家。民之理也。各得其養。民之所以理也。之者。業古之人其備乎。內外俱備。配神明。配。合也。醇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卑而末從也。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道之廣大如此。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

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搢多於大帶之間。故曰搢紳。）多能明之。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道之傳流如此。）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一端之見也。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判則不全。析則不合。）察古人之全。（若以古人之大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

焉以自爲方。（方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愈趨愈遠。）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裂。離之之義。）不侈於後世。（不示後。）不靡於萬物。（不事費。）不暉於數度。（不務光華。）以繩墨自矯。（處已以約。）而備世之急。（應人之窮。）此倫之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已之大順。（止也。大順。猶太甚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以愛人稱物。而爭鬬爲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句。）不異。不與先王同。（聞見既多。敢於自是。雖非有心立異。而學

術已戾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咸池。大章。大韶。大濩。及武。皆樂名。）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咸池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及武。皆樂名。）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經。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是拂人之性也。）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是自居於薄也。）未敗墨子道。（言今之學墨者。尙多。其教固未廢也。）雖然。歌而非哭。樂而非樂。（當歌當哭。當樂而皆以爲非。是果類乎。果近於人情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悎也。不調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不近

人情。）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湮。塞也。）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橐。盛土之器。耜。掘土之具。）而九雜天下之川。（九。通糾。糾雜。使川之縱橫相入也。）腓無胈。（腓。足之腸肚也。胈。毛曰胈。骨曰肉。）脛無毛。（脛。膝以下。）沐甚雨。櫛疾風。（櫛。理髮也。）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裘。裘褐。布衣也。）以跂蹻爲服。（木屐曰跂。草履曰蹻。此言其儉。）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此言其勤。）曰。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以愛人稱物。而爭鬬爲非。其道不怒。又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相里勤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居南方者。若苦獲已齒若鄧陵子等三人。

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故自名以別之。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以此別派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觭隻也。不仵不聖也。觭偶不相仵。此強辯之事也。以觭偶不仵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以巨子爲聖人。巨。通鉅。巨大之下。皆習墨而俾出者也。皆願爲之尸。皆願奉之爲主。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人欲教人儉約。亦是美意。其行則非也。但所行太過當。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腓無毛。相進而已矣。相尚也。猶進也。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天下之罪多。治天下之功少。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眞。將求之不得也。非之今世。無復此人。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雖極其枯槁。亦爲之不止。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不苟於人。不苟合於人。不苟於俗。不飾於物。而亦不忮於衆。而亦不拂衆心。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人人之安寧生全爲願。人我之養畢足而止。無人無我。皆願其以此爲心而自於天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平均。作冠象之。以自表飾也。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宥者。分別之中意多原宥也。語心之容。容。有容也。命之曰心之行。命。名也。行。猶用也。以聏合驩。聏。和也。蒸。烝也。以調海內。以蒸烝之意。合人之驩。驩。悅之意。以調和也。請欲置之以爲主。欲人皆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鬬。爭也。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謂時世好戰爭也。禁攻寢兵之說。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上以說之。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強以此說擾亂人耳而不止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人皆厭之。猶強欲以此表見。雖然。其爲人太多。其爲人之意太過。其自爲太少。其所爲太自苦。曰請欲。設爲問詞。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雖已不得飽。弟子雖饑而但謀活人。以圖做夫求乎救世之士哉。不期活已而但謀活人。以圖做夫求名求實。而藉口於救世者。亦猶豫讓日吾之爲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人爲人臣懷二心者也。曰君子不爲苛察。其說又曰苟合徇世。苟察。不以身假物。不以己故而不爲苟察。不以己故。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明之無益。不如不明也。不以禁攻寢兵爲外。於外無攻戰之事。以情欲寡淺爲內。於內無情欲之汩。寡淺猶減削也。其小大精粗。雖不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易。坦易也。決然無主。決去係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趣。趨也。隨事而趨。不生兩意。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於物無所決擇。惟與之順其自然而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其學以齊萬物爲首務。小大如一。不起分別也。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大道能包羅天地而無所分辯。此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也。知萬

百所不可。萬物雖皆在道中。然亦各有偏。吾人則當隨其材而用之。期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教則不至。物物各具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不及者矣。道則無遺者矣。惟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大成大小。成小無不徧不至之患矣。即所謂齊也。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棄智慮去己私。緣於不得已以應天下之物。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泠者不熱。汰者不渾。於物了無沾滯。以爲道理。當如是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若執着物理而自爲分辨。曰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則將迫於知而開即不免鑿殘混沌矣。譔髁卒近於自傷。蓋知識一開。譔髁不正貌。蓋圓轉不任職事也。圓而無任。譔髁不任職事也。圓而轉。縱放脫略。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行不事行檢。而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不事行檢。而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

椎則善推拍則應節輐去圭角斷去牽滯。皆所以與物宛轉也。舍是與非。苟可以免。蒙得不教焉。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非而已矣。無是無非。萬物之所以齊也。其風窢然。窢然。逆風動物之聲。以喻其惡可而言。言至人風教隨時過去。未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其師之言。常反人。人情妍論是非。其道猶以不聚觀。不聚觀。不相反也。人之視。而不免於魠斷。魠。猶乾也。言其所謂無是非者。無是非爲至。故常相反。乃以乾魠。尙不免宛轉遷就。意主於魠斷。是也。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言約略亦有所聞。但非道之至耳。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以無

極爲宗。太一。以太極爲主。以濡弱謙下爲表。表。謂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爲表焉。道虛而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謂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空虛無礙。則物物皆全。實者眞境。蓋謂道之體也。關尹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自著。尹之言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自著。物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

蒙得不教焉。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非而已矣。無是無非。萬物之所以齊也。其風窢然。窢然。逆風動物之聲。以喻其惡可而言。言至人風教隨時過去。未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其師之言。常反人。人情妍論是非。其道猶以不聚觀。不聚觀。不相反也。人之視。而不免於魠斷。魠。猶乾也。言其所謂無是非者。無是非爲至。故常相反。乃以乾魠。尙不免宛轉遷就。意主於魠斷。是也。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言約略亦有所聞。但非道之至耳。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以無

極爲宗。太一。以太極爲主。以濡弱謙下爲表。表。謂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爲表焉。道虛而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謂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空虛無礙。則物物皆全。實者眞境。蓋謂道之體也。關尹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自著。尹之言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自著。物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

形物自著。尹之言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自著。物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主其心。其動若水。故若水之動。其靜無心。其靜若鏡。若鏡之靜。其靜無心。其動無心。芴乎若亡。恍忽之際。若亡而實存。寂乎若清。虛寂無物。若同焉者和。與物同塵而和其光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白。守其辱。潔而不欲盈。故已得而不自得也。有知其白。守其雄。能而隱於不能。爲天下谿。處下待輸也。而不藏也。爲天下谷。居虛受盛。應而不藏也。其無水曰谷。人皆

蒙得不教焉。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非而已矣。無是無非。萬物之所以齊也。其風窢然。窢然。逆風動物之聲。以喻其惡可而言。言至人風教隨時過去。未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其師之言。常反人。人情妍論是非。其道猶以不聚觀。不聚觀。不相反也。人之視。而不免於魠斷。魠。猶乾也。言其所謂無是非者。無是非爲至。故常相反。乃以乾魠。尙不免宛轉遷就。意主於魠斷。是也。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言約略亦有所聞。但非道之至耳。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以無

極爲宗。太一。以太極爲主。以濡弱謙下爲表。表。謂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爲表焉。道虛而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謂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空虛無礙。則物物皆全。實者眞境。蓋謂道之體也。關尹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自著。尹之言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物自著。物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主其心。其動若水。故若水之動。其靜無心。其靜若鏡。若鏡之靜。其靜無心。芴乎若亡。恍忽之際。若亡而實存。寂乎若清。虛寂無物。若同焉者和。與物同塵而和其光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白。守其辱。潔而不欲盈。故已得而不自得也。有知其白。守其雄。能而隱於不能。爲天下谿。處下待輸也。而不藏也。爲天下谷。居虛受盛。應而不藏也。其無水曰谷。人皆

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有之以已。獨取虛，無之以爲用。無藏也故有餘，既以與人己愈有。歸然而有餘，因有餘而特狀其貌，其行身也徐而不實，從容而少事，無爲也而笑巧，無爲故哂。彼巧者，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微妙玄通，深根柢，以約爲紀，以治人事天，莫如儉嗇爲紀法。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削侵削也。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寂寞無形，清虛而無象，變化無常，往來而不知，不知所往來。死與生與，死生。天地並與，直與無造，化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同運，芒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大無不包，奠足以歸，奠當其歸宿。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謬悠，虛遠也。荒唐之言，荒唐，廣也。放曠也，無端崖之辭，端，起處。時恣縱而不儻，儻，儅也。荷不以觭見之也，觭，一端也。不以一端自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天下之人，沈溺五濁，以卮言爲曼衍，故以之言，優游而深入之，以重言爲眞，借重於古先，以寓言爲廣，寄寓言，欲人以爲眞，以寓言爲廣，寄寓言，欲人以爲眞，而不拘，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神與化游，不敖倪，猶傲睨也。不譴是非，譴，責也。和光同塵，故相忘於是非。以與世俗處，處，奇特之狀，連狂無傷也。瑑瑋，奇特之狀，連狂相從之貌，其書雖瑑瑋，而

於天。下請於天下物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何以雞三足。有足郢有天下。楚人命龜曰郢。郢之人也。南方有倚人焉。倚人畸。通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不思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適。猶宜也。弱於德。得於心。強於物。辯於外。其塗隩矣。辯者甚強。其塗隩。迂曲非大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無用。夫充一尚可。夫使不圖於一。其才何適就。曰愈貴道幾矣。果能情見乎詞。益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不能以此道寧一其心志。以求進於大上。忘言之域。散於萬物而不厭。而獨以其精神。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駘。驚。無所用。逐萬物而不反。逐於萬物而不知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智出於聲。欲窮聲而不知其本。是以謬悠之說。謬悠。猶荒唐也。荒唐之辭。荒唐。猶廣大也。廣大之辭。廣大。猶無極也。無極之辭。無極。猶無窮也。無窮之辯。辯。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惠施無他長。特故與辯士爲奇異。其柢不過如此。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前多其字。衍。地爲之埳氣。天施存雄而無術。言施但存此雄心。究無學術。南方有倚人焉。倚。通畸。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不思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適。猶宜也。弱於德。得於心。強於物。辯於外。其塗隩矣。辯者甚強。其塗隩。迂曲非大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無用。夫充一尚可。夫使不圖於一。其才何適就。曰愈貴道幾矣。果能情見乎詞。益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不能以此道寧一其心志。以求進於大上。忘言之域。散於萬物而不厭。而獨以其精神。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駘。驚。無所用。逐萬物而不反。逐於萬物而不知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智出於聲。欲窮聲而不知其本。是以謬悠之說。謬悠。猶荒唐也。荒唐之辭。荒唐。猶廣大也。廣大之辭。廣大。猶無極也。無極之辯。辯。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惠施無他長。特故與辯士爲奇異。其柢不過如此。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

南華眞經正義　天下　圭

南華眞經正義　天下　圭

此爲南華全部後敘。上下古今。光芒萬丈。以文妙論。自是得漆園之火傳者。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也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大於天下也今以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人君以國傷生者豈不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

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

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其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士之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顧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

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給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愀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以其辱行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忍數閒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

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嗟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害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道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

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劓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閒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收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
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
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
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
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
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
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
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

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

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上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駟駒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

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上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閭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上所謂無病而自灾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盜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

眞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則變蹥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爲天子未必貴也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

首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
簡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
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
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
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
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
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

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
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
孰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
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弃而天比于剖
心孕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
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
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
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
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
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
至重弃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
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
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
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

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乘人之
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盲國而嚴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
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
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
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弃天下
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
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侯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則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縱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之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訹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
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爲遲遬步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
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
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
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溺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
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
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
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
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

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
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
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南華眞經正義終

莊子爲道家言篇中人名地名以及鳥獸草木半屬寓言必欲切求故實轉嫌穿鑿雖然不可名者道也而道寄於文人地物事又爲文者之所寄也於其所寄者略爲攷覈以便循覽倘亦因文見道之一助乎

南華真經識餘

釋文補

內篇

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

陸德明釋文北冥北海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波百丈鯤大魚名崔譔云鯤當作鯨按列子殷湯篇有魚焉其廣數千里長稱焉其名爲鯤又爾雅釋魚鯤魚子註凡魚之子名鯤與此不合姑備一解

其名爲鵬

釋文崔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按玉篇鵬大鵬鳥也又太平御覽載崑崙層期國出大鵬鳥飛則蔽日能食鵄鴞人拾得其羽截以爲水柵

南華真經識餘　一　逍遙遊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釋文司馬虔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飄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釋文坳堂崔云堂逍謂之坳司馬云窪地令平也按廣韻坳音凹窊下也坳堂當是堂之凹處

蜩與學鳩笑之

釋文司馬云蜩蟬也學鳩小鳩也學又作鷽崔云學讀爲滑滑鳩一名滑雕唐釋成元英疏學鳩鵓鳩也卽班鳩也或云山鵲之似鳩者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釋文李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說文云地蕈也按爾雅釋草疏大曰中槚小曰菌

南華真經識餘　二　逍遙遊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釋文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籀音頌一辭天問彭鏗斟雉王逸注引神仙傳曰彭祖帝顓頊之元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又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釋文李云棘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按列子湯問篇作問於夏革張湛注曰革莊子音棘殷敬順釋文曰夏棘字子棘湯賢大夫

斥鴳笑之曰

南華真經識餘　三　逍遙遊

釋文司馬云斥小澤也本亦作尺鵜亦作鶗梗禽經鶗上有赤赤通尺謂鶗之上飛僅能尺也或謂尺亦作斥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釋文榮子司馬云宋國人崔云賢者也成疏姓榮氏子者有德之稱按皇甫謐高士傳楊榮敬則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游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期告以三樂且曰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是員有德者也此所謂榮子者殆其人歟德清俞氏人名玫謂宋榮子即宋鈃則是以宋爲姓氏矣

夫列子御風而行

釋文李云列子名御寇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按列子師於壺邱子林著書入卷得風仙之道後鄭穆公百年非同時也柳宗元辨之甚詳釋文蓋沿劉向之誤

而御六氣之辯

釋文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之氣是爲六氣支遁云天地四時之氣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

釋文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李云字仲武按高士傳栄簡文帝云陽城堯里人戴許由不受堯禪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貶耳於潁水之陽臼按偃鼠好偃河而飲水故名偃亦作鼴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釋文肩吾李云賢人也司馬云神名又見大宗師篇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連叔李云僊道人也接輿楚人成疏姓陸名通字接輿佯狂不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藐姑射之山

釋文藐姑射山名在北海中藐列子天瑞篇作列案姑射山山海經凡兩見其載在東山經者別是一山海內北經列姑射在海河洲中郭璞註謂即指此在海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按史記集解吳太伯世家應邵注云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又淮南子原道訓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

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釋文四子司馬及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藐姑射據江都秦氏列子盧注校刻本補釋甚詳引莊子以爲上文所稱者在海中此則臨汾之姑射見於東山經者即今平陽府西之九孔山也並引隋書地理志爲證秦莊子稱姑射以喻神居一篇之中豈容強分二處秦氏蓋未明下文汾水之陽句指堯既歸時言故不得不曲爲之說至貧山畢氏校刊山海經並謂海內北經所載姑射亦在山西則尤誤矣汾水之陽成疏汾水出自太原西入於河水北曰陽按堯都平陽在汾水北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界所謂汾水之陽即以帝都言也故上既云往此則不言歸而其義自見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釋文司馬云惠子姓惠名施爲梁相魏王梁惠王也按惠王名罃武侯之子未徙大梁時國號魏魏瓠成疏瓠類按瓠即壺也詩匏有苦瓠即壺也注壺瓠也

何不慮以爲大樽

釋文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所謂舫舟者是按樽猶壺也儀禮燕禮出禮法有以壺爲樽者左傳昭公十四年以罇以罍壺皆同物異名之證而用以盛酒禮用以冠子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也

子獨不見狸狌乎

成疏狸狌野貓也按狸同貍其類非一食蟲鼠者名貓貍狌亦作鼬鼠狼也

今夫斄牛

成疏猶旄牛也按山海經北山經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又中山經荊山其中多麈牛註旄牛尾黑色出西南徼外

齊物論篇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釋文司馬云居南郭因以爲號成疏楚昭王之庶弟莊王時爲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爲字子綦顺子之類也按又見人間篇作南伯子綦又俞氏人名攷云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即其人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

釋文李云姓顏名偃謚成字子游子綦弟子也按又見徐無鬼篇作顏成子

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洿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謼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釋文枅字林云柱上方木簡文云樞檻也圈郭音權枅圈也徐其阮反言如羊豕之闌圈也注者洿者

者司馬云若注曲若汙下也激者如水激也司馬云聲若激喚也謼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司馬云譹若謼也謼者叱叱聲若謼謼吸聲若叫呼聲若譹若謼者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宎宎然咬咬者司馬云深宎者也宎咬咬然也于嘑李云聲哀切咬咬然也于嘑者衆竅如魚口之喻也

其留如詛盟

按周禮春官詛祝掌盟詛註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

百骸九竅六藏

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言百以賅之成疏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藏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臟心肝脾肺腎也

狙公賦芧

釋文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猨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云狙獼猴也按列子黃帝篇亦載此詳其辭義狙公富是宋人以養狙而得名者芧成疏橡子也似栗而小按橡子即栩實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

釋文司馬云昭文古善琴者按列子湯問篇載鄭師文從師襄鼓琴事註曰師文鄭國樂師俞氏人名攷謂稱師者以宦言稱昭者以氏言師文疑即昭文也師曠按又見駢拇篇釋文司馬云晉賢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成疏曠字子野爲晉平公樂師

故以堅白之昧終

釋文司馬云堅白謂堅石白也又云公孫龍有泮劍之法謂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矛伐之說爲堅揲白馬之揲白成疏堅揲指其白馬之說故曰堅白又今本公孫龍子有堅白論堅以石之質言白以石之色言皆主石以立說也按堅白爲辯之名相傳已久似非創自公孫龍輩覩孔子不曰堅乎不曰白乎之語亦謂當時有是說也循名攷義當是堅則無以屈白則無以污皆善於口辯以與人者亦猶鬼谷子所謂縱橫捭闔之類是也

昔者十日並出

按山海經海外東經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淮南子本經訓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

鐫缺問乎王倪

釋文鐫缺未詳按淮南子齊俗篇高誘註鐫缺被衣皆堯時老人王倪釋文引高士傳云堯時賢人也按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

釋文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也按呂氏春秋精通篇載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若新剞劂高誘註剞劂刻也此則庖丁當爲宋人淮南子齊俗篇載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剞劂高誘註庖丁齊屠伯也則又當爲齊人此云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也則又當爲梁人夫以庖丁一人而籍錄三國理所必無而以三國之庖人皆以丁名亦事所罕有大抵庖丁者即圉丁畜丁畦丁之類丁猶人也必古有是人而以善解牛聞故競舉之以誇美也

麋鹿食薦蝍蛆甘帶

釋文崔云薦人名也按呂氏春秋精通篇載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剞劂高誘註庖丁齊屠伯也則又當爲齊人此云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也則又當爲梁人夫以庖丁一人而籍錄三國理所必無而以三國之庖人皆以丁名亦事所罕有大抵庖丁者即圉丁畜丁畦丁之類丁猶人也必古有是人而以善解牛聞故競舉之以誇美也

狙以爲雌

釋文司馬云狙一名獑狿似猨而狗頭憙與雌猨交也崔云獑狙一名獑狿其雄憙與猨雌爲牝牡向秀云獑狙以猨爲雌也

毛嬙麗姬

釋文司馬云毛嬙古美人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爲夫人一云毛嬙越王之美姬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

釋文瞿鵲子未詳證以下文當是孔子弟子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簡文云長梧封人也

按戰國策米策有梧下先生高誘註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田以爲號李云居長梧下倘即其人歟

見彈而求鴞炙

釋文司馬云鴞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按爾雅釋鳥梟鴟疏可爲羹鼲又可爲炙即青鴞也

女以妄聽之奚

宋王應麟云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

艾封人之子也

釋文艾地未詳按左傳晉獻公伐驪戎以驪姬歸則艾地當在驪戎境內今陝西臨潼縣東有驪戎故城

南華眞經識餘　養生主　九

養生主篇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

釋文崔云庖丁庖人丁其名也按呂氏春秋精通篇載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若新剞劂研據

老聃死

成疏老聃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按法輪經老子在天皇時爲通玄天師地皇時爲有古先生人皇時爲盤古先生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大成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帝嚳

時爲錄圖子帝堯時爲務成子帝舜時爲尹壽子
夏禹時爲眞行子商湯時爲錫則子後以商王陽
甲十八年降胎至武丁九年生在周西伯時爲藏
史號燮邑子武王時爲杜下史號育成子成王時
爲經成子康王時爲郭叔子又按葛洪神仙傳老
子者或云上三皇時爲元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
闕帝君神農時爲九靈老子顓頊時爲赤精子
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以後未詳餘與法輪經同

人間世篇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釋文向云蕉草芥也按乎當作平謂塡平其澤如
草芥之多也淮南子氾論篇道路死人以溝量可
爲以國量絕句之證

術暴人之前者

術通述按禮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註術
當爲述

禹攻有扈

釋文司馬云有扈國名在始平鄠即今京兆鄠縣
也按鄠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猶死不擇音

郭註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按左傳文公十七年
鹿死不擇音杜註音與蔭通謂蔭而走脫不暇更
擇庇蔭之所也

顏闔

釋文顏闔魯之賢人隱者案顏闔事見讓王篇又
漢書揚雄傳或盤坏以遁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
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盤後垣而亡

以蜄盛溺

成疏蜄大蛤也按蜄灰泥之器周禮春官瓬人掌
四方山川用塈器

至於曲轅

釋文曲轅司馬云曲道也崔云道名成疏地名也
其道屈曲如當山之西有轅轅之道即斯類也

匠伯不顧

釋文伯匠石字也崔木亦作石俞氏人名攷謂前
後皆言匠石中間忽言匠伯疑是字之誤陸氏以
爲匠石之字蓋臆說也按說文伯長也匠伯當是
諸匠中之長亦猶今之稱匠頭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釋文診古字通此蓋謂匠伯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夢也高郵王氏謂診當
讀爲畛畛告也郭註引曲禮曰畛於鬼神畛與診古字通也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

釋文李云南伯卽南郭也伯長也按大宗師篇又
作南伯子葵李云葵當爲綦聲之誤也商之丘司
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按睢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界

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釋文司馬云麗小船也又屋棟也按麗同櫪棟名
列子湯問篇雍門狄餘音遶梁櫪三日不絕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

解祭祀解禳也按漢書郊祀志古者天子春有解
祠一云解巫祝書名

支離疏者

釋文司馬云形骸支離不全貌疏其名也按疏亦
隔寫脫略之義又至樂篇有支離叔列禦寇篇有
支離益皆以解心忘形寓妙理於姓氏間也

迷陽迷陽

郭註迷陽猶亡陽也釋文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
詐狂按迷陽蝱草也詩召南言采其蘩注蘩似蕨

而差小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蒙胡氏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是

德充符篇

雄入於九軍

釋文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簡文云兵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

同師於伯昏無人

釋文無人雜篇作眥人按列子黃帝篇與此同殷敬順釋文無莫侯切蓋仍讀無爲眥成疏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蓋寄名也

遊於羿之彀中

郭注羿古之善射者按羿堯時人也夏初有窮之君慕其能亦以羿名今

不以翼

釋文翼扇也武王所造朱均云武飾也按禮櫓弓飾棺謂翼註以布衣木如櫓與疏鄭註喪大記云漢禮翼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

南華眞經識餘　大宗師　十二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釋文司馬云狐不偕古賢人也皇甫謐云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按史記伯夷列傳及漢書古今人表皆謂務光爲殷湯時人務或作晉又淮南子精神訓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按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姓墨胎氏胥餘司馬云箕子名見尸子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披髮佯狂按與今本同其子紂諸父封箕子囚之故稱箕子胥餘也今山西遼州榆社縣卽禮月令所稱其帝顓頊是也禺強亦云禺京按山海經海外北經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強西王母成疏太陰之精按山海經西山經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又據紹興王氏仙史西王母卽金母也生於神洲崔本作司

厥姓緱氏諱回字婉妗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周穆王八駿西巡覲謁見之漢元封元年與上元夫人同降帝廷少廣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彭祖解見逍遙遊篇五伯成疏昆吾篇爲夏伯大彭豕韋爲殷伯齊桓晉文爲周伯傳說殷相武丁殷高宗也按經星二十八宿分列於四維東方七宿箕尾二星與焉而傳說一星旁臨乎其上若控御者然故曰乘東維騎箕尾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釋文崔云子祀淮南子作子永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按今本精神訓篇詮作子求高誘註楚人也又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子輿子犁子來釋文未詳但云子輿本又作輿

我且必爲鎭銘

成疏昔吳人干將爲吳王鑄劍妻名鎭銘劍成因名雌劍爲干將鎭銘按吳越春秋鎭邪者干將之妻名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金鐵之類未肯淪流干將夫

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中使童子二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鎭邪而作漫理又列女傳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劍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釋文未詳按楚辭九章桑扈贏行洪興祖註謂桑扈卽桑戶又按山木篇作子桑雽一云三人卽子桑伯子孟之反琴子張也

應帝王篇

行以告蒲衣子

釋文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卽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被衣按漢書古今人表作被衣師古註被音披淮南子倣眞篇高誘註方回善卷被衣皆堯時隱士

有虞氏不及泰氏

釋文司馬云泰氏上古帝王也李云大庭氏成疏卽太昊伏羲也俞氏人名攷云帝王世紀天皇大帝曜魄寶地皇爲天一人皇爲太一此泰氏疑卽謂人皇太一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釋文李云殷山名陽山之陽也崔云殷陽地名司馬云殷衆也言向南遊也或作殷湯成疏蓼水名在趙國界內按趙國今直隸廣平府境

陽子居

釋文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成疏姓陽名朱字子居按又見寓言篇釋文云姓陽名戕字子居

鄭有神巫曰季咸

釋文李云女曰巫男曰覡季咸名成疏姓季名咸俞氏人名攷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說本國語楚語然韋昭註云周禮男亦曰巫張湛註殆引顏師古曰巫覡通稱玉篇則云神降男爲巫女爲覡按周禮春官宗人凡以神仕者疏男子陽有兩稱曰巫曰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稱

南華眞經識餘　應帝王

因以爲波流

釋文波流崔本作波隨司馬王氏云蛇何靡隨爲韻作波隨者是也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摩隨古音徒何反

淵有九名

按列子黃帝篇貌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深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泉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南華眞經識餘　釋文補　外篇　駢拇篇　宛平陳壽昌輯

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

釋文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按蒲州府界盜跖釋文引李奇註漢書云跖秦之大盜按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東陵李云謂太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按濟南卽今山東濟南府境

雖通如俞兒

釋文俞兒司馬云古之善議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滋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卽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俞兒亦齊人淮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爲臾按今本淮南子氾論訓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咍水而甘苦知矣高誘註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

南華眞經識餘　駢拇　十五

於世又曰今萬物之利擢取吾情皆其證也錄書手字或作十故搴字或作搴形與搴相

駢拇篇　馬蹏

翹足而陸

釋文司馬云陸跳也按陸通蹐郭璞駒賛曰分背翹陸作陸又江賦夔怖翹蹐於夕陽作蹐

雖有義臺路寢

釋文義臺一本作巍臺崔云猶臺也路寢正室也又羅勉道云廟詩農謂故書儀但爲義義臺儀門之臺也

及至伯樂

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伯樂天星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成疏伯樂秦穆公時人

夫赫胥氏之時

釋文赫胥一本作大庭崔云古帝王號也

則博塞以游

釋文塞博之類也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博塞也按說文博局戲六著十二碁也說苑行

釋文司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按漢書古今人表有赫胥氏又有炎帝神農氏

胠篋篇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

按周禮地官小司徒四井爲邑杜氏通典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又周禮地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五比爲閭五州爲鄉二千五百家閭二十五家爲鄽萬二千五百家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成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齊簡公名壬悼公之子

十二世有齊國

釋文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曰十二世

萇弘胞子胥靡

釋文司馬云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史記封禪書云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云晉以城成周之役忌弘以忠見害後人試方怪者託弘名爲高君子貴焉又按左傳周人殺萇弘時在敬王二十八年敬王靈王孫也又淮南子氾論訓云萇弘執數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車裂而死胞裂也一云劉陽曰胞子胥姓伍名員忠於吳王夫差夫差疑之以鴟夷革盛其尸而投之江事載史記本傳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革盛其尸而投之江夷當即以馬革爲之者蓋其形象榼其大固非榼比也

魯酒薄而邯鄲圍

釋文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之恭公不受命不辭而返宣王乃約齊攻魯深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以魯圍邯鄲又據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楚王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邯鄲趙都按在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界

擿工倕之指

釋文倕堯時巧人也按倕通垂書舜典帝曰俞咨垂汝共工當即其人

師曠之聰

釋文師曠晉樂人也

離朱之明

釋文離朱黃帝時人也

曾史之行

釋文曾參也史鰌也

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釋文司馬云此十二氏皆上古帝王按輿古今人表帝王世紀所載稍異然亦不同然古帝號每多重疊如伏羲又稱庖犧神農又稱連山烈山荒遠難稽原未可泥於一說至莊子隨意援引更無大

容膠也

執也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

按說文弓有臂者曰弩釋文李云弩牙曰機成疏畢小網其柄形似畢星故名

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

釋文鉤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罔網也成疏笱曲梁也按笱爲取魚之竹器

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

釋文李云削格所以施網羅者明陳鍇典云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按削音峭格用以格獸者其形峭立故曰削格落蕃籬也用以居獸者如漢書龍錯傳所稱虎落者是羅落謂森然羅列以竹蔑相遮落也罝罘釋器註猶遮也罝罘玉篇同爲罔罘異名而同用皆兔罝也一云罘通罦今驗車也

釋文淖李云淖濕之毒不覺深也崔云猶深害也頡滑謂難料理也崔云擾屈也李滑音骨滑稽也一云頡滑不正之語也解垢司馬云脣角也崔同或云說曲之辭又羅勉道云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爲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爲白同異者合異爲同皆公孫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爲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爲白而辨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按羅說頗有見地惟解下二句尚嫌迂曲句說辯按羅說頗有見地惟解下二句尚嫌迂曲窮謂頡者如羽之騰滑者如穀之炙解者如縷之分垢者如污之合一以狀論堅白者之便利足貽一以明辨同異者之罔罔無常也

在宥篇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釋文炊累司馬云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自動也又羅勉道曰萬物炊累謂萬物皆罔吾生有

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按淮南子俶眞調篇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高誘註雜累言成熟也

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

釋文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放讙兜於崇山三苗者緡雲氏之子卽饕餮也三峗本亦作三危西裔之山也今屬天水堯六十六年竄三苗於三危共工名卽窮奇也幽都李云卽幽州也北裔也堯六十六年竄三苗於三危共工名卽窮奇也幽都李云卽幽州也北裔也堯六十四年流共工於幽州成疏讙兜卽帝鴻氏之子混沌也按讙兜堯時司徒崇山在今湖南澧州永定縣東三苗國名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是也卽今湖南澧州諸苗其種不一故唐虞時卽號三苗三危山名在今陝西安西府敦煌縣南三峯聳峙如危欲墮故名焉工古之世官族也鄭樵曰共工氏自伏羲之後子孫承傳以至堯舜之世幽都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有共城括地志舜流共工於此

天地篇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成疏語見西昇經莊子引以爲證按西昇經蓋老子告尹喜之言

夫子曰

釋文司馬云夫子莊子也成疏老子也宋陳景元踱陶隱居眞誥序錄曰莊子受長桑公徵言撰內篇七卷謂夫子爲長桑公俞氏人名玫云此篇兩稱夫子下文夫子問於老聃釋文曰夫子仲尼也然則此云夫子亦仲尼矣按外雜篇非南華手訂之書皆門人所記載尊之以曰夫子亦猶魯論之稱子曰耳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陸氏以夫子爲仲尼蓋因老子稱名以告信而有徵故援以爲釋然亦當是門人述莊子之所述故亦以尊其師者尊之若必合異爲同謂道啟尼山淵源有自此特援

莊人儒之說并解人也

覩觀乎華

揮文司馬云華地名成疏華州也按華州在今西安府華州界

伯成子高

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按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見列子楊朱篇

離堅白若縣寓

按公孫龍堅白論有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藏見與不見相與離見相與藏故孰謂之不離又曰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又曰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

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大旨謂堅白石三者本不相離然堅屬石之質以手拊而知白屬石之色以目視而見手目合用則能知能見手目分用則有不見有不知其不知不見處即藏也藏故離也若夫未有此石堅白將何所屬其離而不合更可知矣且所謂手拊而知目視而見者是純從石之用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真離乎質與色迺天下之白而無不見也當時辯士所謂離堅白者其義如此

將閭葂見季徵

釋文將一本作胥葂字亦作菟音兔又音晚蔣閭莫人姓名也一云姓蔣閭名葂或云姓胥名閭葂也季徵人姓名也蓋季氏之族

危其覩臺

按觀臺上搆屋可以遠觀者也見左傳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注

遇漢陰

成疏漢水之陰按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嶓冢山至湖北之漢陽入於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按莊子中凡引孔子之言皆所謂重言特假之以取重耳三山林氏雲銘註謂若求可求成則將無所不爲豈夫子而有是說誠迂論也惟此言聖人之道下文又言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詞既重複義亦不貫按魯論有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天下篇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每以聖人君子老等據此下文明明以聖人之道推尊丈人則此句聖人二字當是君子之譌

苦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釋文李云望之謂茫茫故曰謂也一云妙有也或云霧氣也大壑李云東海也苑風木亦作大壑李云扶搖大風也又明朱得之云謂之云謂之者多言而渺茫無心之言也風出於地而無所不通故曰苑風苑風即扶搖也或云苑文貌詩秦風蒹葭有萇楚也以喻觀文成化者也按白虎通云苑園所以自東方謂養萬物東方物所生也博也是東方之風假借名字皆喻故其義之在海而特倦倦於黽日之民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

釋文司馬本無鬼作無門門姓無名也按藩李云赤張氏也滿稽名也勉或云姓赤名閭勉

以二缶鍾惑

釋文以二缶鍾缶應作垂鍾應作踵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

按周禮黃鍾作鍾漢書律歷志作鐘詩鎛鍾鍾古字通用以二缶鍾惑蓋謂鎛鳴而以二缶之音亂之則鍾聲不可辨也

厲之人

之字古人每如此用如齊物論篇麗姬稱麗之姬呂氏春秋眞諫篇楚丹姬稱丹之姬曹子建樂府桂樹稱桂之樹

而虎豹在於囊檻

偪閭也按淮南子主術訓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蓋居獸以偪如養之盛物故曰囊檻又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註土囊大穴也以囊爲土囊亦通

天道篇

於是繙十二經

南華眞經識餘 天道

釋文十二經說者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

釋文棄妹一本作妹之者不仁釋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棄薄不仁之甚也又宋休希通云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閒昧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爲不仁褚伯秀云取蔬之木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明焦竑云妹氏璞證於鼠壤老氏主於儉書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三山林氏云妹有餘而不養其妹故爲不仁按廣雅釋親妹者末也又妹喜見國語晉語荀子作末喜妹末二字古通用鼠壤有餘蔬而棄妹者蓋言於微物皆有以養於末學則倦於教是愛人反不如愛物故以不仁譏之也

天運篇

巫咸紹曰

釋文紹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殷相也紹寄名也司馬宣氏顯曰紹招字之誤謂招之來而語之也按集韻紹紹音義並同禮禮器有損詔註詔或作紹則紹紹詔三字古皆通用紹曰猶詔曰也巫咸殷相古之知天者故假之以立言也

天有六極五常

釋文司馬云六極四方上下也明陳治安云三才各兼陰陽故有六極分布爲金木水火土故有五常卽內經所謂五運六氣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釋文郢楚都也在江陵北故戴侗曰孔按江陵今縣屬湖北荊州府冥山司馬云北海山名

南華眞經識餘 天運

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集解徐廣曰年表哀公三年孔子過宋又按史記孔子凡三適衛皆以道不行而去削迹猶絕迹也又家語載孔子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弟子公良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一說削迹卽指適衛時言蒲自前其跡以防追也蒲衛邑在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界

圍於陳蔡之間

按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四年在陳蔡之間將應楚聘陳蔡大夫合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莊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又據發源江氏孔子年譜陳卽今河南陳州府蔡與陳相近間者兩地相去之州來在今安徽鳳陽府壽州北與陳相距數百里不得言陳蔡之間也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按莊子之文半屬寓言人物皆隨意援引時地亦不必盡合然其說事理處則娓娓動聽所謂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若謂鄉里之間偶見一醜婦人則富者閉門貧者移居天下斷無是事所云去之走者特去而不顧耳意正與閉門者同惟假貧富以立論則詞義殊覺牽強富人當是婦人之訛貧人當是丈夫之訛富婦同音既訛婦人為富人故下句不得不改為貧人試思挈妻子而去之義亦不類帝虎走非謂丈夫而何屬之貧人義亦不類帝虎魯魚別風淮雨古書傳寫之譌往往如是

乃南之沛

釋文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按漢沛郡相縣皆在今安徽鳳陽府宿州界

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釋文三蒼云白鴟鵠鴟也司馬云鳥子也按集韻鴟水鳥名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成疏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按左傳僖公四年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疏牝牡相誘曰風風化者當即相誘化生之義蓋眸子之注與下文蟲鳴之相應皆相誘之相也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釋文引山海經亹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按郭註類作物解謂物各自為雌雄也若謂牝牡以一身為之則與相誘之義不合

刻意篇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俞氏諸子平議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夫有干越之劍者

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李云干溪越山出名劍文案吳有鄧名干鄧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為名劍也

繕性篇

古之存身者

存身或作行身按上文古之所謂隱士者下文古之所謂得志者皆緊承上句說下則此句自當作存身方與上下文句法合

秋水篇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

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已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又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溶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又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據此則馮夷鬬又泄則河為國名伯伯爵也銚之以備一解

井蛙不可語於海者

高郵王氏云蛙當作魚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鱒介部七蟹多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又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以語於東海之大拘於隘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

尾閭泄之

釋文尾閭崔云東海川名司馬云泄泄處處疏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閭閭四萬里厚四萬里水出外者卑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焦亦名沃焦也

亡而滅而絕

成疏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之
卿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疏太子太子奔鄭娶鄭
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
俱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僭號
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按事載左傳哀公十
六年

白公爭而滅

鷓鴣夜撮蚤

南華眞經識餘 秋水 七

高郵王氏云鵂字訛釋文內鵂鵐而衍釋文鷓尺
夷反崔云鷓鵐鵐而不爲鵐字作音則正文內本
無鵂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鷓夜撮蚤

孌蜚蚿

釋文李云黃帝在位時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
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卽風雨日
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
鼓聲聞五百里成疏夔一足之獸山海經云東海
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聲音如雷名
之曰夔蚿司馬云馬蚿舉草馬蚿形如蚿蚓紫黑色
之卽側臥如環故又名刀環蟲也成疏百足蟲也按本

鎚我亦勝我

釋文鎚本亦作踏李云藉也按荀子強國篇
大燕鎚吾後楊倞註鎚踏也如蹴踏於後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

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子之卽蘇秦之間奔
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剋時與
虎俱後剋爲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剋又孔子容
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圍之按史記孔子世家事在
公孫龍問於魏牟

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說圍孔子
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剋時與
虎俱後剋爲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剋又孔子容
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圍之按史記孔子世家事在
魯定公十四年匡衛地在
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界

公孫龍問於魏牟

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說圍孔子
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剋時與
虎俱後剋爲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剋又孔子容
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圍之按史記孔子世家事在
魯定公十四年匡衛地在
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界

孔子穿鞮滅三耳者索隱謂卽孔子弟子誤據史記
公孫龍有二其載在孔子弟子列傳中者別是一
人非居趙而以善辨稱者也魏牟司馬云牟魏之
公子按呂氏春秋審爲篇中山公子牟高誘註子
牟魏公子也著書四篇又漢書藝文志
趙家有子牟四篇註曰魏之公子也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釋文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去
反燕邑也俞氏人名攷謂餘子爲官名引左傳宣

公二年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爲證按凡適子之
同母弟曰餘子傳所云亦爲餘子非謂餘子者蓋謂於餘子
中擇賢者而官之以敎餘子俞氏又引呂氏春秋離俗覽有平阿之餘子高誘
註餘子官氏也按氏者所以別子孫所自出釋餘
子爲官氏亦謂其官出於餘子耳非官名餘子也

莊子釣於濮水

釋文濮水陳地水也成疏屬東郡按陳地當是衛
地之訛說文濮水出東郡濮陽在今直隸大名府
開州南古
卽州地也

遊於濠梁之上

按水經注濠水出若邪山東北之溪若邪山在今
安徽鳳陽府城東

至樂篇

俄而柳生其左肘

宋呂吉甫曰柳瘍也柳多腫故以爲瘍癰之喻羅勉道曰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翣註謂障柩之飾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墟墓之間意想即俄有障柩之柳出於左手所肘遽不辭之徵也

吾者海鳥止於魯郊

崔文司馬云國語曰海鳥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又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樊光註爾雅云形似鳳皇

得水土之際則爲鼃黿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

崔文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緜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蠙之衣按鼃青蛙蠙蚹之別名衣謂青苔也生於水則爲水舄詩魏風所謂言采其蓫者是也屯司馬

云阜也按大阜曰陵山之無石者曰阜陵舄即水舄之生於陸者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殷屯化爲車前改名陵舄也按詩周南註采苢一物而有冰陸之異者即此

烏足之根爲蠐螬

崔文司馬本作蠐螬云蝎也成疏蠐螬也詩衛風所謂領如蝤蠐是也

胥靡爲食醯

釋文司馬云食醯若酒上蠛蠓也

程程生馬馬生人

釋文腐蠸司馬云亦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一云物鼠成疏腐蠸螢火蟲也羊奚司馬云草名似似燕雀按郎羊跳草也青寧司馬云蟲名羅勉道云萬載縣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

竹根朱化得非所謂青寧者乎程成疏亦蟲名陸長庚云程豹之別名筆談言近洲人至今呼虎豹爲程是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瓠瓜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其必無也又會稽徐氏旺傳云秦孝公時馬生人晉建興二年滿子亦馬生人又一解云馬爲牝人爲人參故作泥語以弄奇也

達生篇

子列子問關尹

釋文李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成疏姓尹名喜字公度爲面谷關令俞氏人名攸云漢書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爲關吏或以尹喜爲姓名失之又引呂氏春秋不二篇關尹貴清高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旂言唐崔曙詩云關門令尹誰能識亦一證也

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成疏觴深淵名在宋國其狀似栝因以爲名按宋國在今河南歸德府界

田開之見周威公

釋文周威公崔本作周威公桓公之子

死得於滕楯之上聚傻之中則爲之

釋文司馬云滕猶篆也楯案也聚傻器名也今承蜀中註爲之一云聚傻停也一云聚當作敔傻當作雙謂殊於敔耑雙翼之中也按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也敔塗龍楯以悼疏云敔讀也謂用畫龍之楯以悼疏云敔讀也謂用畫龍之木設楯而四面塗之故云敔塗龍楯以悼疏云敔讀也謂用畫龍之木設楯而畫龍爲龍也以悼君之柩者題湊敔木象悼之形也又云設葬翼註楯之飾有四周帷軸則無輴一作偏據此則滕楯即敔木象飾楯之牆者皆用以棊死之具也

沈有履寇有髮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

青倍阿鮭盤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
阿象邱有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莊文沈有履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也淵
神名髻蓮神蓍赤衣狀如美女倍阿神名鮭蟹狀
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憤大冠帶劍持戟泆
陽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阿象司馬本
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
水神名華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
足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按司馬本惟雷寢無
說成疏門戶內糞壤之中共間有鬼名曰雷寢又
藥地炮莊註引李軌曰髻寵神名赤衣如美女即
陰就傳注之郭禪也阮堅之曰窻額謂之髻諸皋
太陰雷赫太陽戶向陽故屬之耳倍阿培阿也鮭
蟹即白澤所云門室精謂之傑龍也彪曰蟹赤駁
蜪蝚也西北尤為陰方故曰泆陽說文夔神魅也
如龍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蝹孔叢子水石之
怪龍罔象肅楚望曰罔兩罔象方相皆一聲之
轉徬徨往來即白澤所謂慶忌也管子言俞兒

見者霸即委蛇也山有岑亦可安知岑非傳訛而
龍面龍會收之邪莊子隨意安名不必苦辯

紀消子為王養鬬雞

釋文司馬云王齊王也按列子黃帝篇云紀消子
為周宣王養鬬雞

孔子觀於呂梁

釋文司馬云呂梁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
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按離石在今山西汾州
南永甯州境一云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
澤中而下亦名呂梁又廣輿記徐州城東南呂梁
山下有呂梁洪注稱謝玄破符堅堰呂梁之水以通運道即此

梓慶

釋文李云梓慶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按左
傳襄公四年定姒薨匠慶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杜註匠慶魯大匠俞氏人名攷謂即此梓慶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莊文申野稷司馬云孫卿作東野畢莊公也按荀子哀公篇亦載此事莊公作定公下文顏圄作顏闔

山木篇

夜舄而亭之

高郵王氏曰亭當讀為享享與饗通呂氏春秋必
已篇作令暨子為殺鴈饗之是其證也古書亭字
作亯亯字亦作亭釋文蓋誤以原文亭字為亯故
曰舊多反若原文本作亯何須音釋而今本遂徑

市南宜僚

莊文司馬云熊宜僚也居市南因以為號李云姓
熊名宜僚按宜僚楚人白公勝將作亂見而說之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

莊文雽音尸本又作雩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
或云姓桑雽名隱按雽尸同音俞氏名攷謂即子
大宗師篇之子桑戶也再逐於魯按史記孔子世
家孔子周流列國凡三次返魯六十六歲以後遂不復出此云再逐當據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年五十六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言之也

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釋文李云假國名司馬云林回殷之逃民之姓名成疏假國名晉下邑也林回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假遭晉滅回故負子而逃

其泠焉曰

崔文眞司馬本作直泠音零曉也謂以眞道曉語
焉也泠或爲命又作令令猶敎也又明陽傾云眞
泠卽丁寧也一云是其命二字之誤高郵王氏云
高是乃命二字乃簡文作迺形似直故司馬本誤
作其神曉泠高誘註曉明也
泠猶了也據此則訓泠爲曉義甚確又宋史契丹
傳有我朝定眞泠語長洲汪氏琬云眞泠猶華言
死也按汪說未詳所據豈見是篇上文有將死二
字故援以
證陽與

三月不庭

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按下文闇且從而問之夫
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若至三月之久何以云頃
間則三月當是三日之訛不庭司馬云不出坐庭
中證以甚不庭何義亦未愜按詩小雅既庭且碩
疏云庭脩直也傳云直也凡物氣伸則直不庭猶
言氣不伸也蓋既逐物忘眞又致虞人之辱故鬱

鬱焉有此不庭之狀也

田子方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翳工

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也名無擇翳工賢人
也司馬本作雞工成疏文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
父也按文侯名斯

是求馬於唐肆也

釋文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李同又云唐亭也司
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
也又會稽徐氏云不壁之屋曰唐肆馬市也日中
則馬聚少頃則虛矣按唐虛也唐肆卽虛肆也妙
法蓮華經
福不唐捐

故飯牛而牛肥

知北遊篇

南華眞經識餘

楚王與凡君坐

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爲周
公之胤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有故凡城

知北遊

舜問乎丞

釋文李云丞舜師也一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
官名按列子天瑞篇亦載此丞作烝

正獲之問於監市

釋文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成疏
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市魁也則
今之屠卒也又羅勉道云
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

弇堋弔聞之

釋文李云弇堋體道人弔其名也成疏姓弇名堋隱
者也據成說則是因弔老龍吉之死而聞神農之

也

行守也

尚書王氏云凡九經及諸子中用訓之文道字皆道告字守即道字也達生篇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又秦會稽刻石文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亦一證也

南華真經識餘

釋文補　宛平陳壽昌輯

雜篇

庚桑楚篇

有庚桑楚者

釋文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桑亦作元倉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元倉子者張湛曰音庚桑

以北居畏壘之山

晉文李云畏壘山名也成疏山在魯國又焦竑云即今山東沂州境內有一聊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南榮趎

晉文李云南榮趎庚桑弟子也成疏姓南榮名趎古今人物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修務訓作南榮疇亦作疇按今本淮南榮疇高誘註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商郯王氏云吉凶當作凶吉吉與上二句一失爲韻下三句止已已爲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乎是其證

公族也昭景也

成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爲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耳按屈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語見王逸離騷章句諸解多以昭景及下文甲氏爲三族誤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故湯用爲庖人百里奚好泰而拘
秦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或云百里
即也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縉山人魏之隱士司馬本作縉山人
徐無鬼成疏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按武
侯名
擊

則以金版六弢

南華真經識餘 徐無鬼 三毛

釋文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識
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貞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崔文大隗司馬崔本作泰隗或云神名也具茨司
馬云山名也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按密縣
今屬河南
開封府

至於襄城之野

崔文李云地名按今河南許州有襄城縣

鄙人投兵

釋文郭莊也郭人漢書音義作饑人服虔註饑
人古之善鑿者施廣頯大袖以仰塗而頯袖不
沒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按
郭在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界饑人見漢書揚雄
傳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

鄙人投兵

按淮南子主術篇昔孫叔敖恬臥而鄙人無所害
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無所關其辭高
誘註云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譖奔鄭鄭人
殺之其子勝在吳伍子胥召之以爲白公請伐
鄭以報讐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
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
乞曰市南宜僚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
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動而弄丸不輟心志
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
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忍宜僚故曰無所關其辭
也此與哀公十六年左傳所載略同惟涉入弄丸
不輟數語據此則所謂兩家之難解者特謂宜僚
弄丸之時耳又焦竑云宜僚善弄丸鈴常入
大在空一丸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
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未知所據又按琊叔
敖在孔子前熊宜僚在孔子後莊子隨意援引皆
寓言也

適當渠公之街

釋文與云渠公齊之富室一云渠公爲街正者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人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

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

戚鉏句踐越王也會稽山名按在今浙江紹興府
境陘越大夫名釋文引吳越春秋云姓文字少禽
按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既敗於夫椒乃以餘
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使大夫種
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後又賂吳幸臣太宰嚭乃得
脫歸既歸苦身焦思不忘會稽之恥使范蠡治國

政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也鑿鎮撫國家親附百姓鑿不如種乃舉國政屬之大夫種遂得平吳循
[illegible]於時范蠡隱去自齊遺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之劍種遂自殺

則陽篇

則陽游於楚

釋文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也一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

釋文向云門尹官名登恆人名按司御門尹登恆皆寓名也

容成氏

釋文老子師也按下文除日無歲語當是黃帝時作歷者至胠篋篇所稱則又古帝王號非人名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

釋文司馬云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名牟恒公子約誓在惠王二十六年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成疏田侯卽齊威王田桓之後故曰田侯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按嘉定錢氏建元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之十八年也

犀首聞而恥之

釋文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元嘉本作齒首按公孫衍魏之陰晉人史記國策皆稱犀首其官也

忌也出走

釋文忌畏而走或言圍之也元嘉本忌作亡成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按忌事威王爲將宣王二年魏伐趙帥師救之破魏於馬陵係太子申禽龐涓蓋齊之善將兵者

於魏中有梁

釋文梁大都河東爲秦所逼徙都於梁在今河南開封境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

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司馬云孔子弟子名子牢

卜梓於沙邱

釋文沙邱地名成疏在盟津河北按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有沙邱臺爲紂所築史稱秦始皇崩於此當卽其地

李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釋文季眞接子李云二賢人成疏並齊之賢人俱游稷下俞氏人名攷云史記孟荀列傳有接子索隱云古著書人之名號

外物篇

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成疏萇弘遭讒被放歸蜀剖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匣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林希逸說同又左太沖蜀都賦有碧出萇弘之血句按蜀古國名在禹貢梁州之域秦時始隸中國謂之蜀郡其地距周甚遠據左傳周敬王二十八年周人殺萇弘則死於周非死於蜀可知又史記封禪書集解皇覽云萇弘家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其碑文已篇引此段全文獨無於蜀二字則以萇弘死爲句確有明徵於蜀屬下讀義亦順蜀祭器名見管子形勢篇抱蜀不言註又太平寰宇記載南陽縣西三十里有蜀山按南陽今縣屬河南南陽府春秋時於成周爲近邑死於蜀或指是山而言例以上文流於江句一水一山文義洽合雖無確證亦足補舊解之所未及故

並錄之

故孝已憂而曾子悲

按帝王世紀高宗有賢子孝已其母早卒高宗惑後妻之言放而死天下哀之又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蒸藁不熟出之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釋文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按文侯名斯

任公子

釋文李云任國名按唐書世系考黃帝少子禹陽受封於任因以爲姓

自涸轍以東蒼梧以北

按涸轍河卽今浙江蒼梧山名在今廣西梧州府界

老萊子

釋文楚人也按老萊子耕於蒙山楚王知其賢親造其廬將使爲相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投畚而去老萊子遂與偕行至江南而止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莫知所終事載高士傳

子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魚者余且得

釋文李云宰路淵名句曲宣氏云宰主也路淵名清江舊解未詳按清江一名夷江在今湖南施南府恩施縣界余且釋文姓余名且會稽徐氏云史記龜策傳作豫且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

釋文司馬云鋤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拔到通倒淮南子原道訓倒生柱傷高誘註草木首地而生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

按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尙脩脩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歿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大爵北乘駟馬後車百乘然猶北向而涕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寓言篇

列禦寇篇

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

釋文裴氏地名蔡水經渠水注沙水又東逕陳留縣裴氏鄉裴氏亭西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裴氏鄉白濕墓子羽家陳留今縣屬河南開封府又鄭氏通志載裴氏衛大夫食采於裴因氏焉據此則裴氏當是衛邑以禮檀弓篇證之說亦合鄭衛於春秋時本屬鄭境緩或鄭人而學於衛者與

宋怦漫學層龍支離益

釋文司馬云宋怦漫支離益皆人姓名一云怦當作汗又廣韻朱字註云莊子有朱怦漫郭象註云

墨翟禽滑釐

天下篇

釋文墨翟宋大夫向禽素禽滑釐墨翟弟子也成疏姓禽字滑釐按禽滑釐見墨子公輸篇至孟子註滑釐慎子名益別一人也

相里勤

釋文司馬云姓相里名勤按韓非子顯學篇自墨子死而有相里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釋文苦獲已齒二人姓氏也鄧陵子俞氏人名攻關即韓非子所云鄧陵氏之墨也

以巨子爲聖人

釋文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也按巨當作鉅呂氏春秋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高誘註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也又墨者孟勝將死陽城君之難特屬

宋鈃尹文

釋文宋鈃未詳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成疏宋子名鈃尹子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爲之名也按荀子天論篇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楊倞註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又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同遊稷下創氏人名攻云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疑即其人也

彭蒙田駢愼到

釋文彭蒙愼到未詳田駢齊人著書十五篇愼子云名廣成疏三人皆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各著書數篇按漢書藝文志道家田駢也史記孟荀列傳愼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愼子四十二篇名到曰黃繚

田子之學云賢人也又會稽徐氏云戰國策稷下先生慎到田駢之屬楚中善辯如黃繚譎爭爲詰難陳儿也

吳縣黃興元校

古無說書而矢口成文無心自合是編於莊子全書中字句合音處一一標識且以科書證之蓋以示天籟之自然亦冀世之但聞地籟但聞人籟者於此更進一解耳

南華眞經識餘　宛平陳壽昌輯

古韻攷

內篇

逍遙遊篇

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里息韻攝段氏六書音均表同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遊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楊朱顧去者下呂鼠野斧苦韻楊讀若揚史記楊里子索隱作楮里疾顧果五反詩魏風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老子其名不去以剛眾甫詩陳風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下後五反

齊物論篇

似注者似污者激諵者叱者吸者叫者謞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泠風韻激謞韻叱吸韻叫謞宎于喁韻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調刁韻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閒閒韻炎詹韻

與接為構日以心鬬

鬬韻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惴縵韻據段氏同部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

萌生韻

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眞盡韻據段氏同部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偶樞韻按說文偶禺聲樞區聲由阜東山蔽其明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論終終身無成

明經成韻蔡邕九疑山碑泰階以平人以有終
約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庸明韻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夜炙韻
道其滑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
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滑尊芚純蘊韻藴平聲
養生主篇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

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名刑經身生親年韻楚辭卜居正言不諱以危身
乎將從俗富貴以婾生乎莊子正篇愛之生之養
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楚辭哀時命邪穢襲
余之形體兮疾憎恒而弼生願一見陽春之白日
兮恐不終
乎庸年
人間世篇
天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跻
倚跻韻
艮庵歲更刀劘也族庵月更刀折也
劘折韻據段氏同部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爭韻
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

幾矣
止已矣韻
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
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妄殃韻據段氏同部言全韻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
令成韻管子輕重已篇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
令呂氏春秋貴信篇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
相輕賞罰不信則民
易犯法不可使令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久改韻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
下母又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
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於無疵
疵瑕孽韻兒畦崖疵韻

大長拆小枝泄
旦祕韻

鳳分鳳分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
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
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良迫韻放生刑韻羽載韻載子利反訓小狐愛言
載之下叶喜地避韻已殆韻孫子謀攻知彼知己
白戰不殆陽
行韻曲足韻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南華眞經識餘　古韻攷　五

伐割韻

德充符篇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長忘韻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
故是非不得於身
形情韻人身韻

夫宗師篇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
朋承韻

邮邮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喜已韻色德韻世制韻

日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根存韻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

南華眞經識餘　古韻攷　六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
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
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息韻川天韻宮終韻虞伯韻坡段氏同部丁星
韻

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
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
生迎成寧韻

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
求鴞炙

夜矣韻

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

與人韻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天淵韻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明通韻

爻邪刊邪天乎人乎

邪乎韻邪音徐反詩邶風其虛其邪下叶且

應帝王篇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徐于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

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已悟喜有韻老子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詩小雅終

善且有註有羽已反上叶喜欵等字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

波隨

蛇何靡隨韻

紛而封戎一以是終

戎終韻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

府主韻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故能勝物

而不傷

鏡迎韻藏傷韻

南華眞經識餘

古韻攷

外篇

駢拇篇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

馬蹄篇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

胠篋篇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在宥篇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常韻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憂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譈而天下衰矣

史起韻 疑欺非譈衰韻

天地篇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止起韻

天道篇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刻意篇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也其死也物化也

化韻 侯韻 侯洪姑反詩鄭風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史記刺客傳賈侯爭勢與遲皆誅兩軍俱辱將帥

侯

繕性篇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

知離韻 欲朴韻

知北遊篇

夫加之以衡枉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題倪韻

胠篋篇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

藏壯韻晉伏滔望濤賦宏濤於是鼓起重流於是迭驟起河亭而迅邁觸橫門而克壯和哀韻哀韻

君詩大雅何哀何筮之衰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窮終韻測極韻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上女野韻野上與切詩北風遠送于野上叶羽下雨光常韻滑昏存韻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

六氣之精以育羣生

結節韻精生韻

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遊求韻狂往掌妄韻據段氏同部

觀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經情成鳴蟲韻

吾遇天難願聞一言

翔言韻貌文帝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

願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

明與韻神魂云根韻知離之韻名情生韻德默得韻

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

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已有乎友韻

天地篇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欲足韻爲化韻靜定韻一畢韻得服韻

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大逝韻山淵按漢魏樂府豫章行燕歌行暨唐杜韓彭衙行劉昚行各章先劉韻皆通用

夫道淵乎其居也寥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清鳴聲定韻定唐丁切音庭詩小雅亂靡有定式月斯生逝事韻原神韻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生明韻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冥聲韻
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祖父韻
夫聖人鴻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
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彰昌韻閒僊韻鄉殃殃韻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名形韻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緡昏韻
執狸之狗成思狡狙之便自山林來
思來韻來陵之切詩王風牛羊下來下叶思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止起以韻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
色得韻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
之爲韻
佚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容韻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
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光亡曠情冥韻據段氏同部諧聲陽韻通
見韓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冥見史記龜策傳風雨
晦冥下叶黃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慢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明聰顙爽揚韻詩齊風匪東方則明注讀郎切下
叶光陳卿聰賦穆穆天子亶聖聰兮德音允塞民
所望兮易林元鼈黑顙東歸高鄉詩
小雅其德不爽注師莊切下叶忘

天道篇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成生韻

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處厲謂張御行韻已止韻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
方復韻吸拂韻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遽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惑默得韻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
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蟲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生經聲霆韻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
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
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
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
於無止
明長剛常阬量明韻紀止韻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
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
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
榮
聲命生形冥榮韻命剛并切太玄勢有恩劉有諸情也鴈角之吾不得命也

刻意篇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
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始起理韻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
浮休韻謂期韻詩衛風來卽我謀註謨悲切下叶期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清平韻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道守韻詩衛風不可道也註道徒厚切下叶醜失一韻
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
名精韻
繕性篇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神人韻
擾夭韻
秋水篇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

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
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以爲莫己若者
喜己海韻端歎韻百若韻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
理矣
涘海理韻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小大
外內大韻
南華眞經識餘　古韻攷　七七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
而滅
絕滅韻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
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
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
何
何
夫徒家韻家攻乎切詩幽風子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爲何韻楚辭大司命篇孰離合兮可爲上叶
何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
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
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
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
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
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
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
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自變韻施差韻德福域翼韻方長韻生成形韻止
始理韻馳移爲化韻化胡罔切逸周書謚保解一
得極韻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
勿失是謂反其眞
天命名眞韻天庸韻入一先眞先古通詩王風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命彌并反詩鄘風不知命也上
與姻信叶名楚辭九章哀郢篇
彼以不慧之僞名上與天叶
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西無東始於玄冥
反於大通
北測韻東通韻
至樂篇

今矣爲奚據矣避矣處矣就矣去矣樂矣惡矣
居處去聲韻老子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
不爭名亦不成
聽爭形成韻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
職職皆從無爲殖
勿出韻芒象韻老子執大象天下往職殖韻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古韻攷
南華眞經識餘 十九
丘休肘韻據段氏同部
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
爲何韻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
窒熱慄韻
不厭其天不忍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天人眞韻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
不得
得多知韻多章移反詩曾頗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側翼得韻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
藏陽央韻得極韻
山木篇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
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
南華眞經識餘 二十
古韻攷
純爲韻下祖韻
其長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
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狷狂妄行乃蹈
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
相輔而行
輔行韻
假欲韻藏將方葬行韻葬叶平聲荀子賦篇生者
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
途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
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貴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倨居車韻人鄰韻食至韻欲足韻

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疑來韻來陵之反詩邶風凱風寒泉在浚滋然肯來下叶思
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眾虧韻名人韻楚辭遠游篇野寂寞其無人上叶
榮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常狂名韻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渭水而迷於清淵
身淵韻淵一均反詩邶風其心塞淵下叶身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
忘眞

身眞韻
田子方篇
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
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矩虎父韻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木獨韻
雨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
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

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生形韻明功萌窮宗韻古孝經緯援神
契中
知北遊篇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
致至韻爲虧僞韻按說文僞爲詐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
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內體韻據段氏同部故序韻存神根韻
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
視至韻
日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
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骸灰持謀哉韻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冥形精生韻
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
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

房皇通明方廣行昌韻文子道德篇地道方廣故
能久長

果蹤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理齒韻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
得
值默塞得韻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
而不知其所窮
終窮韻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

形聲冥韻

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太虛
初虛韻

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將迎韻

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化靡多韻素問六節藏象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
其於萬物孰少孰多

而神氣不入邪邪不能入精神內守安從來之
古韻攷
攷韻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生成韻

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
形生營韻

雨濡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
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恩躬韻人身韻彼己韻

一夫古韻止已已韻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爲蛇波韻

見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
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災也
之枝灰來災韻

徐無鬼篇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失一韻

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車塗韻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撄吾與之一
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誠撄韻蛇宜韻

有睘妹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妹需婁韻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都墟家韻

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
以人入天古之眞人
循人天韻拔眞先古謂通

則陽篇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
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
和宜施韻吳子斜敵篇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滿堂未成禁令未施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時卹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戰萬反韻反爭絇反詩衞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根門韻

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
子里韻

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
皆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宜差韻澤度韻山壇韻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裏起韻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
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起有韻生成韻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
使始韻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
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

起止使理韻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
虛居疏徂韻覩假韻
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止理始韻
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名行方韻名讀陽切韓昌黎曹成王碑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極載默韻
外物篇
慰暋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摩多和韻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襦珠韻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陵陂爲韻
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耳洏子韻
寓言篇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
禪環韻
列御寇篇
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

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告青孰韻憂求遊舟韻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女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形清寧韻
有堅而纖有緩而釬
纖釬韻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傴僂俯走韻走子與切韓子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

唐許
鄘傅父許韻
天下篇
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服極韻
是故愼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
理
已已理韻
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斷轉免韻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
粗居韻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
一實韻居著韻居斤御反詩唐風自我人居居下
叶故易雜卦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
取虛無藏也故有餘
後垢韻虛餘韻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
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閱深閱而肆其於
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已友韻肆遂韻
其理不竭其來不蓄
竭蓄韻

莊列之旨一也精言微義往往互見惟字句間間有詳略之別是編標其篇目而詳其異同俾參觀對鏡不使副墨之子孤立而無援亦讀莊者之一樂也至全書之要皆本於老子其引用各語亦爲之附錄於後庶幾洛誦之孫不致數典而忘祖歟

莊列異同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內篇逍遙遊篇

列子湯問篇楚之南作荊之南餘同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同上

列子湯問篇湯之問棘也是已作殷湯問於夏革窮髮之北作終髮北之北未有知其修者作其長

脩焉名爲鵬下少背若泰山句餘同

南華眞經識餘　莊列異同　一

旦覩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同上

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窮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宙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焉

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齊物論篇

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爰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

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也聖人以智籠眾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人間世篇

列子黃帝篇女不知夫養虎豬乎作夫食虎者爲其決之之怒也作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也作故其殺之逆也餘同

南華眞經識餘　莊列異同　二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大宗師篇

列子周穆王篇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天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嘗試與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涇朕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子

幌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箄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至樂篇

列子天瑞篇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雚為鴝得水為餓得水土之際則為蠙螾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蝎蝎糜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之所生也食醯頤輅生乎酒酒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鞅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鷂之為鷹鷹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鴝鴝也燕之為蛤蛤也田鼠之為鵪鵪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蚿也魚卵之為蟲黿爰之為鼈也鼈之為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

南華眞經識餘　莊列異同　五

親而生曰鼅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溫蠕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

南華眞經識餘　莊列異同　六

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達生篇

列子黃帝篇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

南華眞經識餘　莊列異同　六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同上

列子黃帝篇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作五六月累二而不墜吾處身也若橛株拘作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乃凝於神作乃疑於神餘同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同上

列子黃帝篇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同上

仲尼曰語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謞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爲有若喪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問焉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而出鬼神所不能過見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同上

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同上

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而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同上

列子黃帝篇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嚮景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同上

列子黃帝篇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作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作而問雞可鬬已乎作反走矣作反走耳餘同

孔子覩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同上

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呂梁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而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同上

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呂梁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而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同上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山木篇

列子黃帝篇陽子之宋宿於逆旅作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陽子曰作楊子曰餘同

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寫當是時猶豫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逶迤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田子方篇

列子黃帝篇適矢作鏑矢當是時猶豫人也作當是時也猶豫人也嘗與女登高山作當與女登高

山餘同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知北遊篇

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曰作舜問乎丞曰舜曰吾身非吾有也作舜曰吾身非吾有食不知所味作食不知所以天地之彊陽氣也作天地強陽氣也餘同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同上

列子說符篇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天下焉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緐篇俗無鬼篇

列子說符篇天下之焉者若此者絕塵踰跡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間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昧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同上

列子力命篇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間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

於家有不見也
匆已則隱朋可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爲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
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
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寓言篇

列子黃帝篇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
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爲
南華眞經識餘　莊列異同　十一

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
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
女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卒問是以不
敢今夫子閒矣謂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
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輳其
所患夫賤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
其爲楮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
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女處已人將保女矣無幾
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
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
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
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
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列御寇篇

列子黃帝篇列御寇之齊食於十漿作吾食於十漿多餘之贏作無多餘之
南華眞經識餘　莊列異同　十二

贏而況於萬乘之主乎作而況萬乘之主乎列子提
屨跣而走作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曰先生既來曾
不發藥乎作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作而焉用之感也豫出異必且有
感搖而本性作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與女遊者
又莫女告也作與女遊者莫女告也餘同

附錄引老子語

眞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胠篋篇句本老子微明第三十六章

絕聖棄知

胠篋篇句本老子還淳第十九章

大巧若拙

胠篋篇句本老子洪德第四十五章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

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胠篋篇句本老子獨立第二十章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

在宥篇句本老子嚴恥第十三章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道生篇句本老子養德第五十一章

既以與人己愈有

田子方篇句本老子顯質第八十一章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知北遊篇上兩句本老子元德第五十六章末句

本老子漏用第四十三章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

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胠篋篇句本老子微明第三十六章

絕聖棄知

胠篋篇句本老子還淳第十九章

大巧若拙

胠篋篇句本老子洪德第四十五章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

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胠篋篇句本老子獨立第二十章

知北遊篇上五句本老子論德第三十八章

句本老子忘知第四十八章

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知北遊篇句本老子贊元第十四章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庚桑楚篇句本老子元符第五十五章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寓言篇句本老子同異第四十一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天下篇句本老子反朴第二十八章

寫錄新北市居仁堂藏
明萬曆吳興凌校
宋嘉泰會稽道藏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已矣

樾謹按釋文曰學本或作鷽音覺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鷽斯高下飛李善注曰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鷽鳩小鳥毛詩傳曰鷽斯鴝鵒居鵲巢也音學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鷽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樾謹按王本有闕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即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之二蟲又何知

蜩與鸒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稂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非大春或卽取之此後人訓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溟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樾謹按擇文惟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日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爲庶名是殆本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微也

吾將爲賓乎

樾謹按此本作吾將爲賓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賓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爲賓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哉庖人雖不治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故云吾將爲賓乎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則嘵嘵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之不治與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爲賓矣自氏養牧求人篇牧計由之言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則嘵嘵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楊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楊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爲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樾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由之或體說文土部由墣也蓋即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聲也吗訑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劇秦美新運初發郡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楊當從之爾雅釋天元楊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楊然大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楊字之義說之

攣縮之貌則是但不必以如龜爲說耳

樾謹按喪其楊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楊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楊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爲寓

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爲賓即是爲名兩文複矣

非不吗然大也

樾謹按釋文吗本亦作訑崔譔云訑然說文言部訑譌也

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籟然則大塊非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樾謹按廣雅釋詁閒視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別非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莛爲屋梁楹爲屋柱故郭注曰莛橫而楹縱然說文艸部莛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鍾文選答客難爲莛作筵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鞉鐘撞之以莛

豈能發其音聲哉筵與莛通是古書言莛者謂其小也莛與楹以大小言厲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文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爲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時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知者終即是以文之明終盡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尚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公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有論有議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鵲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曰瞿鵲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請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夫予者長梧子自謂也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即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

技經肯綮之未嘗發生乎

樾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是以技經爲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肎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綮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並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樾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哀元年左傳曰無折骨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樾謹按郭注曰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爲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新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燭

火也則刃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偏世

樾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有者有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有云賣也說文貝部賣衒也讀若育此有字即賣之假字經傳每以鬻爲之鬻亦育也以人惡有其美謂以人之惡鬻己之美也

是背脩其身以下偏拘人之民

樾謹按下字衍文脩其身以偏拘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大多政法而不譴

樾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譴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譴成光釋文曰譴使問也此譴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使問也李訓安崔訓問譴並失其誼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樾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之爲用止於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

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說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猶彼閴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樾謹按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俶眞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

止連文之誤

夫道不能不化

樾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既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安則莫信之而曰安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樾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讀為都鄙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鄙是其例也始乎都鄙是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鄙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旅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樾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為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戮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忿之說無由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用也下文歜死不擇音即申明此句之義無用乃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忿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為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乃足是可知其非矣

歜無由卻無用也下文歜死不擇音即申明此句之義無用乃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忿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為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乃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樾謹按益當讀為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

惡成不及改

樾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

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
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
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爲方古字通用尚書泉陶謨篇方施象
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前刑篇方告無辜于上
論衡變動篇方作旁竝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即
出入無方此本書段旁爲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
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爲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爲
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爲

方段字故語詞而誤以爲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
殆非也泄當讀爲抴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抴楊注
曰抴牽引也小枝抴謂兒牽引詩七月篇取彼斧
斯以伐遠揚即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即
此所云小枝抴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即小枝矣
猗乃掎之段字說文手部掎偏引也是與抴同義說

詳墨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亟視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駿具然
後敢用此說於義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刑
氏者宜歟伯桑司馬云刑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
是地名蓋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爲說也僖十五年左
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
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北所云解即其
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
人有痔病者爲不可以適河也

鳳今鳳今何如德之衰也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爲而而卽爾也蓋
指鳳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祓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
相對祓爲已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祓爲已以其知
爲句得其心以其心爲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
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
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

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則見故必若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隨改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樾謹按賓賓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疎也郭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未達古訓賓賓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頻守或作賓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口部作國步斯瞵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

理志作海濱廣潟是皆賓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訓頻頻比也楊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鴟梟皆可與此賓賓之義

彼且蘄以汝誖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汝誖不倫汝詭當讀爲弔詭齊物論篇其名爲弔詭正與此同弔作汝者古字通用哀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不汝是是其證矣

適見犯乎眞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按眴若猶眴然也徐無鬼篇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此云眴若彼云恂然文異義同恂恂並驚之貌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樾謹按弗悔當而不自得大宗師也止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自以爲得矣眞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揖崔云或作掾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訛揖即背字故郭注曰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偝也

高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郭注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是訓義爲宜朋爲黨望文生訓殊爲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爲峨峨與義並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卽峨然也朋讀爲嘤易復象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嘤嘤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嘤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卽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爲峨之假字於此文則訓爲宜於彼文

則曰踶跂自拘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然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義本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義本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不而況大轋乎釋文引崔云槃結骨疑此觚字卽彼轋字骨之槃結是至堅者也轋而不堅是謂眞人崔不知觚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屬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

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假字荀子榮辱篇僑泄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僑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忕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爲韵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爲證然則以世爲泰猶以泄爲泰也猛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崔本作巖巖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以德爲循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爲是說文彳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無義矣蓋字相似而誤陳氏以爲兩得非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汕爾雅釋器舆謂之汕詩衛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樔也箋云今之撩罟也藏舟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爲人所竊收藏之乃世俗

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樾謹按下云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則此當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爲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太

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崇朝而遠徹則當爲不朝徹矣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謨也若是子輿則與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謨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子因以求時夜

樾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浸假而化

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鴞炙蓋以彈求鴞乃可爲炙故曰因以求鴞炙若鴞則自能時夜既化子之左臂以爲鴞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即涉下句而衍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樾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幼官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失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聲萬物而不爲義

樾謹按聲即說文籟字其或體作簫古或以齊爲之

周官臨人職五齊七曰三物是也鄭衆注醴爲
酒類之物鄭荅曰酒猶云流行醴猶物也故天道謂云雨萬
物而不爲庾郭於北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酬故曰雜
是訓雜爲酬也鄭荅合衆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醋
酒也與諸味相酬成也故有相酬之義列異處篇使
人繹乎貳老而雜其所出釋文曰雜亂也亂與雜義
同然云雜萬物而不爲庾則義有未安矣知北遊篇
若儒墨者師也以是非相籍也此則當訓爲雜益備
墨而家是非錄也故雜也郭訓爲和義雖相通然言
固各有當矣

日中始何以語女應帝王
樾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
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昃中始何以語女也昃七升左傳日偏不蝕
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大公係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
傳曰起請夫環並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
爲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

何問之不豫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莊子惜誦篇行婞直而不
豫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

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
子之不憚煩也郭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
汝又何問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樾謹按問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冀又魚例反司馬
云法也一本作願以諸說參考之疑問乃冀望之誤
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即冀之義也然字
雖是冀而義則非冀當讀爲願願本從冀聲古文以
聲爲主故或止作冀也一本作願者破段字而爲正
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莫夢語謂之願無名人
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願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爲
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强梁之人也則字當爲
嚮疾又引李云敏疾如嚮也郭文云如嚮應聲之疾
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大公係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
則字當爲嚮嚮疾疑莊子原文本作鄉故各以意讀之
耳文選羽獵賦變化如神善注曰變習疾也變與嚮
同習與習同然則嚮自有疾義鄉嚮疾連文嚮亦疾也
白以作嚮爲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嚮疾嚮梁爲句
物徹疏明爲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徹字勌字絕句物
讀爲勿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

讀古籍住時則物有間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惚恍文中物不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徹去也

嚮疾强梁物徹者言嚮疾强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道不勌則物勿以大字爲一句因學者不知物爲勿之段字故失其讀矣

萌乎不震不正

樾謹按列子黃帝篇作非乎不誖不止當從之非讀爲非云山貌是也誖卽震之異文不誖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非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非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

作不誖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樾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引向秀注同然則向郭皆讀齊如本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

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樾謹按勝當讀爲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沖之極湛然泊心而元同萬方故勝負得屑其間也此泥本字爲說未達假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沖

諸子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

趙諫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而離朱是已

趙諫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師史而楊朱並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趙諫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蒲伯而蒙世之患

雖有義黼黻衰絰

樾謹按戈徐音俄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
書俄但爲義是後世古俄字也儀禮猶言容臺淮南
子覽冥篇容裔脈而注曰容裔行神容之皃俄與容異名同實基是行禮儀之皃故曰儀皃也

而衍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向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
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
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
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世有齊國也古書遇

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
寫者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
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聽加十字於
其上耳

脣竭則齒寒

樾謹按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柔豫說解
曰竭其尾故謂之豕是也豬竭之本義爲負垂竭其
尾卽舉其尾也此云脣竭者謂反脣其脣以向上
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益揭諸侯竊仁義云

云昔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能勘斧鉞雖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其說
逐罔大盜言失其旨并失其說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在宥
撻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并也然下文云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已不可通訓并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劉秦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劉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曰劉詩桑柔篇捋采其劉是也或止曰劉

言毗於陽毗於陰是也秦毛傳作燥燥鄭箋云捋采之則燥燥而疏然則燥猶剝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陽陰毗陽言傷陰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爲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折陽大喜墜陽遺德說未聞矣以訓爲之也釋文梱或作矜矜採也本如此說文矢部矜採箭也漢書嚴安傳有矜箭挖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盞梱也枷也矢也皆物也棲之鑿之矯之則皆人也棲字見說文木部云籀木也棲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棲梱者桎梏之梏也枷者桎

撻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泛言山之大皆不必東嶽泰山也毗當從釋文湛恩厖鴻李注曰湛深也湛嚴猶深嚴因其山巖言故變從水旁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嚴言其深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爲泰失之矣田子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亦不滿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甘甘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並作大山泛言山之大者後人誤讀

爲泰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梏拲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
撻謹按嚆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從口而爲之說推木作謂云蕭鳴可以爲箭此更曲說未聞矢以謂爲之也釋文梱或作矜矜採也本如此說文矢部矜採箭也漢書嚴安傳有矜箭挖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盞梱也枷也矢也皆物也棲之鑿之矯之則皆人也棲字見說文木部云籀木也棲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棲梱者桎梏之梏也枷者桎

梏之孔也言聖知爲桎梏鑿其
柄曾史爲桀跖爲其欠也淮南子有大者爲桂梁小
者爲梭閒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閒其鑿柄之說
則誤以梭閒鑿柄爲柄及止蠹
檢謹按止蠹即豕蠹也爾雅釋蟲白足謂之蠹無足
謂之豕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豕
直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豕
乎豕即止也此云柄及止蠹止即豕也

吐聰聽明
檢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檢謹按郭嵩燾曰下物物物五字爲句失其讀矣此當
讀不可以物爲句物物而不物爲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檢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
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
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
詁撓亂也事言之則爲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

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
之撓撓者而與之共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
撓以游無端二句本其一句郭失其解非失其讀矣
應於禮而不諱
檢謹按諱讀爲違違諱並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
違也韋昭注周語晉語並曰違避也是二字聲近義
通應於禮而不諱即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出
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天地
檢謹按此與下節並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

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聃曰則
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汝子齊辭曰巨予告若而所
不能問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者自是孔子故釋
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
子之言矣
老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檢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
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郭特牲篇
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竝
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呂氏

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

方且爲緒使

樾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脩飾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也下句曰方且爲物緒使緒物絞兩文相對言爲事作端緒爲物作絞東也君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樾謹按風當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

故得逼用

汝將固驚邪

樾謹按固讀爲胡胡固故並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眞涪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遨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爲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倘賢中篇故不察倘賢爲政之本也皆以故爲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爲胡猶以故爲胡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新嚮不可得也

之誤缶則仝字之誤仝下從止缶字俗作缹其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歎逝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閒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勢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爲

二句錬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四辟於帝王之德也聖道並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之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

審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資禮樂

樾謹按資當讀爲撰謂撰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遠牛篇曰資於鄉里遂於州部此卽假資爲撰之

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樾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句衍不字莊子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兩句一氣今之衍不字則亦隔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

用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兩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隔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足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　人選

樾謹按此承上緊兩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降谷鄭注曰降讀如降下之降降益降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降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降作降降猶策蒇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降降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樾謹按六種五常疑即洪範之五福六極也當與祥古字通義詳禮記緇衣篇作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祥是其語也說文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即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即謂洛所受之洛書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貧一賤所當無窮而一不可待

樾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得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庶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

合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

樾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雜卦傳衆以正也釋文曰衆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咼古曰取音如驟記聚聚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曰施病心而瞑其里其里之鄰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瞑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樾謹按捧兩其里字皆不當遽病心而瞑捧心而瞑文義甚明若作瞑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

樾謹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作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行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自內出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遂以正已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大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

樾謹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鴈以眸子相視鳴自鳴非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質也刻意

樾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諱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古通用至可爲質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即道德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檢謹按休焉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
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
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篇性
檢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
長上文練恆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練亦訓治益
二句義續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
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滑猶汩也說文水部汩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
曰川亦治字然則滑之與汩治之與拑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檢諱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
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
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吝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檢謹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
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矣文選辨亡論御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宇者作檐
樓也可爲衝車有樓之證

非是向本作賦尤非
人卒九州殺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坎水
檢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
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
人卒疑大卒二字之誤人間世篇卒然問之釋文曰
卒或作卒是卒卒形似易誤之證漁父篇卒誤爲卒因改大
爲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問之盜跖篇人卒未有
不興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
不可通矣大卒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
之閒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卒其義正同

梁麗可以衝城
檢諱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
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
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鑒于有備衝之篇鄉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
衝城其爲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舟列於
麗譙之閒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
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
矣文選辨亡論御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宇者作檐
樓也可爲衝車有樓之證

於是遂巡而却雷之淵曰夫子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
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曰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猶勿爭是樂
樾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爲然此不知何義殆不
得其旨而妄說也蹲循當讀爲逡巡古書逡巡字或
作遵遁逡遁退讓是也此又作蹲循者據逸周書
外物篇師弟子而蹲於竅水釋文引字林云蹲古蹲
字然則蹲循者踆循也漢碑作逡遁莊子書作蹲循
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謂人主不聽

忠諫則爲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爭不聽忠諫之君
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達蹲循之義遂
失其解并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
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樾謹按養當讀爲詵詵爾雅釋詁詵憂也若果詵乎字
猶鬼神即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
張湛注曰意勢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爲句方陳乎
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並也方之本義爲兩舟
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向
盡矣楊注曰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僊與僊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旨當屬
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爲蝶與下文鴽化千
日爲鳥前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
蝶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
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軦生
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
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

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達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
猶鬼神即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
張湛注曰意勢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爲句方陳乎
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並也方之本義爲兩舟
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向
盡矣楊注曰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僊與僊

誤
養傳訓養爲憂即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喜乃字之

詮兮師古注曰方謂放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
萬物竝陳乎前也今上句祇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
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御無多而猶不
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綜正文楚萬物故以多
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
子黃帝篇正作猒御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
趨謹按無不走猶云無不趨走乃趨之壞字文選幽通
至門奉貴富也亦殊迂曲

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趨謁
也字正作趨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
好恭門閭皆與伉禮然不終其辭內熟
淮南子人間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
閭粲粲必下顏徒馬閑閑皆與伉禮然不終其辭內熟
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寇有髻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汙泥也則當與水有罔象等句
相次不當與蘧有髻相次也沈當爲燖燖從甚聲沈
從尤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

天命靡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
且耽竝其證也燖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湛之通
作耽矣白華篇卬烘於燖毛傳曰烘溫也是燖溫同
類故以燖有履寇有髻竝言之耳鄭仲諶字蘧諶卽
燖之段字漢書古今人表作神湛湛亦燖之段字李
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又注答賓戲
曰湛古沈字然則以沈爲燖卽以湛爲燖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
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
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鰌此亦臆說今按
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
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
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鰌鰷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
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
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山木

樾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
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
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夔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韵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讒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爲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立政篇亦或以讒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又或以俄爲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制不傾我也謂君法傾我則當禁使不爲也儀禁不爲儀亦俄也謂君法傾我則當禁使不爲也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樾謹按崔譔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氏春秋慎人篇胖厲不居高誘訓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騰蛇乎其得柤梓豫章也攓蔓其枝而王長其閒

樾謹按郭注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爲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爲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猿狖自爲君長也故曰王長其閒擇文王往況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前面容物皆子方

樾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爲句始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而天虛爲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眞爲句與前面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淑眞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掜初一曰斷心滅劣失初一曰刺虛滅刃與滅劣同刺

虛與斷心同故殺初一曰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也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面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眞者順而葆眞也上綴虛字亦爲無義

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脫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驅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說竝未得植字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即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即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竝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

而鬼將守之而況人乎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遂於此者

三委字竝同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俗梨篇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儷偶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郭注曰無損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假借之旨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者不可縿而捉將

外揵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網縿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繁疑疑繁字之誤繁俗作緐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緐繞如淳曰緐繞猶纏繞也此以繁而捉縿而捉並言繁謂繁繞縿謂綢縿廣雅釋詁訓繁與綢縿並訓纏是其義一也繁緐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嗥而嗌不嗄

樾謹按釋文嗄本作嚘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傅奕本作歌即嚘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嚘一宋陸王本皆如是蓋以嚘與柔爲韵可知楊子所見老非皆作嚘也

終日握而手不捉

樾謹按說文無捉字角部觲訓此捉字曰疑即此捉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觲爲捉字之所以孳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捉謂手不拳曲也崔云交捉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耀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即遨也古字止作徼文二年左傳尊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遨食乎地遨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遨

者後出字作交者段借字詩桑扈篇攸交匪儆漢書
凡行志作匪儆匪敗即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
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
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
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
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
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外者志乎明貨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則欲其已以爲物也則既
言志又言明於義良矣釋文曰明卒也貨秏也卒有
所費秏也然志乎卒秏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
每用碎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碎色耳欲碎聲
楊倞注曰碎極也亦或作卒明議兵篇曰已卉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有坐篇曰碎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明與
碎通明貨者極費也費謂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
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明費之義與碎色碎聲
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明貨者惟貿人也

凡行志作匪儆匪敗即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
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
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
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
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
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外者志乎明貨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則欲其已以爲物也則既
言志又言明於義良矣釋文曰明卒也貨秏也卒有
所費秏也然志乎卒秏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
每用碎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碎色耳欲碎聲
楊倞注曰碎極也亦或作卒明議兵篇曰已卉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有坐篇曰碎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明與
碎通明貨者極費也費謂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
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明費之義與碎色碎聲
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明貨者惟貿人也

凡行志作匪儆匪敗即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
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
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
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
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
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外者志乎明貨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則欲其已以爲物也則既
言志又言明於義良矣釋文曰明卒也貨秏也卒有
所費秏也然志乎卒秏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
每用碎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碎色耳欲碎聲
楊倞注曰碎極也亦或作卒明議兵篇曰已卉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有坐篇曰碎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明與
碎通明貨者極費也費謂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
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明費之義與碎色碎聲
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明貨者惟貿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即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宛丘之且詩
詩且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也上
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
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
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即道
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司馬相如傳名以酸離師古注曰痤自放縱也卽此
拯字之義但六年穀梁傳以其盡我公羊傳作化我
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盡字之義蓋人既
朋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貍德也 徐無鬼無鬼
樾謹按庾注釋默貍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
是貍德也秋水篇曰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貍狌此本書以貍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
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貍狌尸子言貓狌一
也釋文曰貍德謂貪如狐貍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
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
疾也然則察有嚴詰之意故以淩誶爲樂李云察識
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戰國秦
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並曰縮取也枯槁之士
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
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

之假字耳
慶夫無草菜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樾謹按比通作比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
先鄭皆爲比是也國語魯語子將比季氏之政焉又
曰夜比其家事韋注並曰比治也慶夫惟治草菜之
事故無草菜之事則不比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
市井之事則不比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
以本字訓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
下文夫楚人寄而適閽者一例
子十九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
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樂賢者之類正義曰
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
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
失其詩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適閽者
樾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適當讀謫方言
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閽者謂寄居
人家而怒責其閽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
與舟人鬬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

曰但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淺殊不可通

王引之敏給博捷矣

撝謙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捷也是以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鄧炎傳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補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並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捷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博捷矣也捷讀爲接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弒其君捷穀三十二年鄭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公羊捷並作接人間世絳必將乘人而入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以本書諸者搏捷矣卽搏接矣訓以手搏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特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撝謙按此承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縣於衆人耳目之間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縝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郭注曰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此誤讀閒爲閑於義殊不可通蓋山不厭高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槃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樾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若既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廿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墓也明是以七仞愉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每擢吾性

樾謹按爲性萑葦蒹葭六字爲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稼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每擢吾性與始相對爲義每之言淺每也漢

書郊祀志寖每於蒸山矣晉灼曰每遂往之意也始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每擢吾性言淺每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王齊見辜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辜謂辜磔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也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樾謹按蓋當讀爲害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

舍人本作畫是蓋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
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爲援乎之或使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
予乃或言枚傳皆曰或有也禮記中庸義篇庶或襲之
孟子公孫丑篇丑未能或治之鄭箋注並曰或有也此
云季真之莫爲援乎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
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雨木相摩而然然雨木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
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
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
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
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
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
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圜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
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趙景真雪賦隱周遲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伏也相結以隱私猶說許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日將即將之義言
既不利爲將久五常攻大角
則不癉閟也
官事果乎眾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硜硜曰果成也眾
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鵝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高言
樾謹按崔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鵲蚊無虻

宇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崔字故元嘉本作鵲蚊陸
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崔字也惟鵲與蚊虻一
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
千鍾之名少此不然也夫涅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
肩肩於三釜三千鍾之名竟而必分別其爲鵲爲蚊
乎今按釋文云鵲本作覩疑是古本如此其文義自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覩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
真篇數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覩
誤作鵲則鵲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
鵲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鵲雀

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出之 譔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鄋然鄋之前無三世弒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鄋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鄋爲其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

聽得罪也聽即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哉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勢篇述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脫逸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當稱子綦

樾謹按卷字衍文此昭王自臥司馬子綦言當稱子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與從之二字作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

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降韋昭注曰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罷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罷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脫逸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

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
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樾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
治疑此文亦當同俾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矣邪
樾謹按極當作殛爾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
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鯀則殛死多上篇大詔殛
之偹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
于羽山釋文並曰殛本作極

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
爲別乎
樾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厤數然虵疏戚貴
賤長幼之義不相應始非也今按五紀卽五倫也六
位卽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
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
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
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羣僕之倫也主肅注曰
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樾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卽謂遊見離
日之陣仲子也下句言子不見父釋文云梁此事見
孟子不知由事放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說劍
樾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道所殺多
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
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
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
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劍

樾謹按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
劍猶治劍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戕也失
之迂曲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樾謹按楚辭九章歎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
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
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
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仁得過也若天幸然
樾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過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

先生食釋文過不亦作過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
義不可通釋文謂似得過失也則失之甚矣
閻朝隱嘲其良既爲秋伯之貢矣 劉卿錢
樾謹按釋文曰良或作浪案也此說近之浪猶螂也螂浪本
屬又云良或作浪案也此說近之浪猶螂也螂浪本
曼倩守應帝王篇以處壙埌之野是也故壙亦得謂
之埌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圍圍與埌同外物篇
肥有重圍郭注曰圍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綴之自美其德是自是也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行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
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喻爲已郭注所說殊未
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日以成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眞如字又云本亦作瞑又音眠當從之
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逢旦不瞑李善注曰瞑古
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
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
義一也竝謂安寢恬臥也釋文遺眞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真篇曰日與干涉淵之域卽本之此
橋項貢臧者
樾謹按臧者俘臧也非所施於此臧疑痕之良字說
文疒部臧頭痛也黃臧謂頭痛而色臧也良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世之染者謂之宵人釋文引
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
未爲塙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
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詩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宵字亦作肖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市呂肖矣徐廣曰
肖音消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
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
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樾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騁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騁
溢人是也謹愿與騁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緩有緩而釭
樾謹按緩者慢之段字釭者悍之段字堅強而又悍
慢紓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樾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視其忠視其敬云所觀者皆與美德言之此獨視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佖佖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卽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樾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爲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其有睫也而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也樾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察焉以自好一察謂察其全體今俗郭讀文句讀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不成義當從王讀惟王以一察爲察其一邊正不知全體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也得其一邊之謂察際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樾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並通以川也以之大馴謂川之太習熟也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樾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倫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遂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樾謹按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仏橋不舍也此求字卽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卽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郭注未得

鼈長於蛇

檃譯校此卽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鼈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眞爲鼈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

檃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而衍之字柢與坻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氐盡畔秦吏正義曰氐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卽有毛鴈三足以下皆是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憮憮覆也古訓或以撫爲之荀子王制篇憮世守之以快楊倞注曰撫掩也撫掩之義正與憮同義作撫者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山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珍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捄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舒之幬於六合高誘注曰幬覆也幬帳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分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邃邃經閨中既邃處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並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多以捄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捄抱引戾也故移捄字於下使捄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山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珍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捄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韵

動容爲韵作欲作容則借失其韵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搈動搖也容卽搈之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楊搉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卽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容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容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禮記竝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騶啄狗彘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越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

秋鶩於其師卽其人也俾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寒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時也曲士不可與語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越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取形似而誤

接萬物而無所前後

越謹按此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爲貴上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越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

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儷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蜩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補加雪字乎卽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韭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上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緬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冥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卽大海也

藏於不敢

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凝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凝悲則非其義矣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即憂也當出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是必處京臺章華

樾謹按京臺即漸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據文作彊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古書或作麖或作麢鹿或作麋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

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

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

樾謹按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乃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怵己惕然又何樂之有

乎怵猶頓爲說說文言部說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上言說然義正相應作怵者假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樾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請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詳以疏雜瘠以膲堉是殖有膲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膲瘠也盡即從肛得殖收之義

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曰充以壯曰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俶真

樾謹按範即犯之假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蕭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

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犯猶遇也遇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純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檮謹按高注曰舉猶持也算計舉也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筭自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筭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

此乾坤之筭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筭而今正文筭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而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檮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禍

檮謹按高注曰禍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懷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夫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俶真篇曰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

其所居神者臺飾以游太清

檮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壁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坫謂臺當作薹古文臺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飾即靈臺即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龍蔥邃巢彭澤而爲雨

檮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疏夫之矣周當讀爲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即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周雲之義

公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鋪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鋪今之金箔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鋪字之義未得鋪鮮連文若是金箔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鋪鋪謂鮮當爲鱻然鋪鱻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犧尊非所施也今按鋪從甫聲甫酺敬也謂以金敬犧尊酺敬也

布其上迫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鋪史記禮書注金薄珍龍案陸引劉氏曰謂以金薄鋪飾也薄卽鋪之假字也鮮詩洞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詩謂爲黍稷設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鋪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盡爲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鋪鱻

不知耳目之宜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行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喪乃淫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行衰漸以然與其有說也不若向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向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之簡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迸顆塊也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泂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淵楊君石門頌平阿淵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潦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迸顆說之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

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
鼎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
下加雨字以從所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
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
注引作流潦潦卽說文氾泉部鬻字之異文許君云泉
所化卽化矣是其證也
橫扃大壺之閒而不窬
樾謹按高注曰扃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
禮士冠禮鄭注曰扃所以扛鼎也正相對惟
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鼏鼎之扃長二尺是扃者
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扃橫木皆
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扃故以橫
扃並言
奎蹏曏而卻不能平
樾謹按卻猶志也禮記禮器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
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
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蚘指
而神不能濡高注曰濡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
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
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
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攻人心

也面蜂蠆之旅薄而螫頤之惕恒也言擾人心不言
擾人體因此不言以體言矣
雖欲勿棄其可得乎
懷謹按四語晉語將棄命焉楚語是無所棄命也韋
注並曰棄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擾吾性擾取吾情
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棄猶動用也於
辭意未合且棄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 天文
懷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
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
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
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
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倘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論有位賞有功
懷謹按呂氏有位又何論焉馬融有位之文殊不可通
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為文草書德字作㤅
與位相似故德誤為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論
有德功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
空中央為都

天關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而與而字相似故而誤爲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滿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滿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一義耳而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

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曰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曰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滿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脫字當讀爲升升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二陰一陽成氣三陽一陰成氣三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

樾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陰成氣二也三陽一陰成氣三也三陰一陽則二陰成氣二也三陽一陰成氣三也如四一三如三一三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二三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竅

樾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放字之誤尚書

洛誥篇乃惟孺子頒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放是布放即布頒猶言頒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衍字而刪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淵涼

樾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地形

樾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爲愷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

樾謹按萬一千里當城之高圍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客難有脫誤

考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間九純純犬五尺

樾謹按門間四里當有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純犬五尺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當門之廣也門誤爲間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樾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諸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川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大貉北方曰大寒曰寒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諸也具區也大夢也浩澤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殥八澤也殥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八殥八澤之實是兩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殥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數名也本作無通數名也蓋無通是數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數名未顯故必注之曰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數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窮土人肥

樾謹按下文墝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貴人柔柔亦肥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樾謹按高注曰蚍蜉之屬是也然蚍蜉之屬何慧之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虛辨注曰蚍蜉不息二字之誤其人而未僂修頸

樾謹按高注曰未僂者謂其脊也然則未僂者謂其脊句僂

也末上不當有而字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
復而後耳譌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末爲上
又以上爲頭故以末復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濰
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淄是汶水有
二一入濰一入淄淄即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
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

雜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塙指漢書地理志
曰泰山郡萊蕪石原山禹貢汶水山西南入淄今原
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
弗其二字疑即馬耳之譌弗與馬耳字形皆相
似
竅生海人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竅者生於庶人頑竅字皆當作
之譌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腜無胈韋昭曰胈戚中
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胈毳眉反也然則
凡胈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
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

之胈皆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
傳寫譌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
又以上爲頭故以末復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
竅矣管子修靡篇有鵰字伽寫字之譌墨子備城門
篇有贖字即竇字之譌說見本書彼蓋先譌穴爲肉
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爲鵰爲胈與此
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竅者生於庶人則與竅生
海人不相應伽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竅
生海人竅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

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
毛犢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僅舉脫去又涉下文介潭
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竅生海人竅下亦必
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
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
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
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並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黃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早字卽早字之訛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卽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

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遂湮矣

大禱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禰字之誤也禰之與禱猶禰之與禱說文分禱禰爲二字非是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禰字釋爲割字然其文云用勽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禰其左旁乃禰字蓋假爲禰而右旁又作刀豹氏

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用禰眉壽萬年卽用禱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著鐘鼎款識古文考釋中議未見及此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官篇作春行夏政閉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

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閉與奄通因脫閉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卽此可知其非矣

直而不爭

樾謹按爭讀爲綷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綷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綷故此曰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綷

挺詰拔移之言迪也說文足部迪蹇行也移亦有蹇義禮記玉藻篇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雁迪搖動也是其證也匡與框通說文車部輾車戾也考工記輪雖微不匡匡削輾字不移匡言不衰曲也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是也高注以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水經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而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禹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而偶與人同形則偶借作同字矣

視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雖也此說迂曲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累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即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鑽九鑽一言所視覩者多而所鑽鑿者少

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子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鍾謹按鞭當讀爲緶說文糸部緶交糸也段氏玉裁曰謂以兩二股交辮之也交絲爲辮交糸爲緶此云左右若緶言如兩股之交辮也左右若緶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木字韻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鍾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蜿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蜿之義奔蛇脇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蜿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鍾謹按高注曰準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非爲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壞當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改壞其典常也

耳此說極爲迂曲淮南原文本作爵於首路死者一旦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猶也是其義猶下注曰首猶也是其義也相攜於道爵首於路首民疲於役頓仕於路謹能搖頭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爵木不泄瀆攘極望句乃不雨則涸句枯澤受瀆而無源者

鍾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涸而枯澤者涸如枯澤也此言源水雖瀆攘極望然句月不雨則涸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澤(瀆而無源也與上

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示無已者昆河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因文義轉因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精神

樾謹按惟乃惘字之誤隸書罔象也文選思元賦薇沕惘屄相似而誤也惘像即罔象也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淖溟涬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為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樾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為塙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即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為九也

入之耳目鳥能久熙勞而不息乎

樾謹按熙當為勤勤勞二字連文古人當語主乎動而言之則勞亦動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為有勤勞於天下也王勞而言之則有勤於天下也王勞而言之則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老作死生則不類矣且

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眞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眞人之所游本作是眞人之游也乃結

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

眞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呴呼吸吐故

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蜮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眞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

故眞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眞人之道矣其謬

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

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

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

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句贅指天劒肩自閟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

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

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

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

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病而文義與今

本互易故以傴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

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機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欷天倫

之僻稻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

與永旅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

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本經

樾謹按快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

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

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

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陽而連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

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陽而連照

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似眞篇曰弊其元光而求

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

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

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蔭榛穢聚埒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蔭本聚曰榛積之於疆畝此注殊失其義蔭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楊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聚埒畝貌是也蔭榛聚埒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埒畝也下云芟野蔌長苗秀屋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蔭榛穢故芟野蔌聚埒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衝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其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榛槍榆題凑

埃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

樾謹按高注曰凑麥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凑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下句言菱阿遂改凑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故聖人者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山近而知遠以冀殊爲一同句氣蒸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兩讀之遂誤耳

遠字之下寫誤重以字一同與下句同例

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讀耳

萬文子下德篇作聖人山近以知遠以爲里爲一同

蒸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蒸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即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句也彼云

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㮚俗作

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野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常有一曰鵬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鵬鳥是其證也下文緻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豺子青丘之澤緻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緻繫矢射殺之緻遮之說以風言也緻射之說以鳥言也

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太平御覽引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命論曰鑿齒猶猪於疇華之野封豨修蛇猪於洞庭青丘之澤而曰疇華野澤者疇華之野也若本作疇華之野青丘之澤則與書所引殆未足據

燔燎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燔燎燔燎當作燔聚古人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古聚字

改撩爲攘攘聚同音義亦相近

萃象傳聚以許非也撩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

取茲爲禽師古曰聚前作取漢書五行志內

攘聚即撩取謂撩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秦苗篇原隰既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猪波怒潮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波怒水也激怒水也激怒水何以又云怒

瀕乎高說非也淢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其波也莊子天下篇其風窓窓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謂之淢猶風逆謂之飄

聚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節則禽獸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觸矣文義一律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絃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尚未有干鏚羽旄之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幾也

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尚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主術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扶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鄧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

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樾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為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拙工即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卻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樾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勘也勘字之義視權字為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為之也高注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樾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為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為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

樾謹按此本作以為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為社稷而非自以為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樾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絕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為罰當

詞與下句不儿對乎

夫寸生於稷稷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標爲標字之誤標與杪同其說是也州標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標標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桑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也因景字誤在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測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人莫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雖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下有脫文則尚未盡得此當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測賁不可使應敵因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宅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雖字之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測賁不可使應敵因

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山之獲率歲之收

樾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率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山之收率歲之收而蓋省率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山之獲率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山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長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長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

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眾愚人之所備

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證也眾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眾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眾字於句末轉爲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楹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

而可得爲也釋已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益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勞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爲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上令卽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爲正與非上使不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懷道而不

惟恐失仁義

楹謹按高注曰上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

楹謹按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懷字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藏情雖過無怨不藏其情雖忠來惡

楹謹按高注曰藏心所藏也此未得藏字之義藏當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載載也載之於頭也是藏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文載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楹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惡及當作良皆以形似而誤惡者惡之古文與德字通良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良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竝良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惡不能良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惡誤作克良誤作

及逆移注於上文又宜入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譏議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和元伯翳能議百物淡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見也淑真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

治亂分矣何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少以儀爲見而此又段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冶氏作戈戟矛夷矢殺矢鍭矢鍪矢之屬是也知上制如字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高氏以殊非其旨

羊羹不調而宋國危

說林篇曰夜行者掩曰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君爲之增戚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戚唱流涕狼戾不可止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銛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竝行文其說是也高解鈍字曰楚人謂刃頓缓為鈍是鈍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煖當為緩緩者緩之叚字也說文糸部緩縿無文帛語曰乘緩不乘革注曰幾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緩故曰其衣緩而無文正與其兵鈍而無刃同義緩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謾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緩也後人不知緩為緩之叚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為采

涕之出於口

樾謹按莊氏逵吉曰太平御覽引此曰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徙深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徙徂也徙徂傑與徂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徙網馬也高注曰徙猶但也但與徂同

絹以綺繒

樾謹按絹當為緧漢書司馬相如傳劉要嬰師古注曰緧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韋昭曰緧係取也緧以綺繒謂以綺繒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糸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繒殆由不得其義而臆改也

而臆改也

故天之圜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社宮壁

樾謹按跌社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衣社中宮壁疑本作跌社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社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益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泰王之時或人道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卽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淮南內篇三

可以劾可以明道應

樾謹按劾讀爲翮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黝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論篇並作若以石投水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即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復煩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主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飄風暴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猶是也之歌者即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雜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己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賞罰

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頤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閒故曰見徐馮於周塗猶周道也

爭者人之所木也

樾謹按木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木逆之至也彼作棄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是其證矣

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光為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為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于也

樾謹按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嗟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暫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隸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乃敢而譖謀中子

旦恭儉而知時若此何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律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樾謹案高注曰三玉為一工也五貝為一朋也然三玉為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玨注本作二玉為一玨也說文玨部二玉相合為一玨是也玨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穀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韋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即玨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

以玨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玨字闕壞而為工後人因改為工又改高注二玉為三玉以別異於玨耳至朋之訓互異本許諸書者莫能定鄭箋然正義曰五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百五種之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詁古者貨以二貝為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

朋貝以兩爲朋猶惽以兩爲朋也此云元玉百玉大貝百朋玨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玨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故以犯敵能威

樾謹按威乃滅字之譌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爲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盧敖仰而視之非見乃止駕止柾治悖若有哀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柾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柾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柾治也其實柾治即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柾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專一句心不怠即乃止駕心不怡也專者嘉字之誤駕之誤字也怠者怡之叚字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春秋

柾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柾治也其實柾治即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柾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專一句心不怠即乃止駕心不怡也專者嘉字之誤駕之誤字也怠者怡之叚字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春秋

棄劍而已

樾謹按已乃人已之已已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者全也

作棄劍而全已

孔子聞之曰夫善哉屠肉朽骨棄劍者全也誠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

樾謹按載當作哉聲之誤也誠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

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屠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之譌乎

扶宇之誤當于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筏子所謂鳥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筏子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爲正即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後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爲無用之事煩褻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髻而識之木

檢謹按高注曰髻被髮也木隆烏冠也加天文者冠

爲王氏引之以木爲冠字之誤此即鶡字也引匡謬

正俗鶡字音古亦有衛音禁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

證其說洵塙不可易矣惟木說隆字之義當當爲鏊

鏊者兜鍪也說文兜部兜鍪首鎧也從省言之則

止曰鍪氾論篇古者有鍪而絕頂高注曰鍪頭皆兜

鍪幅是也去其鍪而載之亦謂去其首鎧而戴之鶡

鳥之冠正與解其劒而帶之勞文義一律作胄者段

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

矣

夏后氏祭於階殷人祭於楹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檢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

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

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木禮記祭義篇其文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閒郊注曰閒昏時也陽讀

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

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

此郊祭也以朝及閒謂終日自事正義曰此郊之祭

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首冠夏正郊天然則此

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於圜丘何得爲壇而在堂

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閒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

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即朝朝者日出也

也因周人尚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閒而畢

故曰以朝及閒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閒二字者意在

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閒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

有取於閒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閒耳檀弓篇止言大

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閒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

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

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春持於文王滑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檢謹按滑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滑將不

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木文作而將不能勝之

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誤入正文而軼脫去

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醋丁雁商樸女重

檢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教工樸商愨女

擅卽淮南所本也竟與憧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得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得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疑皆治矣作慮然謀卽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當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暇更暬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滑汨若雨基黃雾微公孫丙相與算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算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算晉取恭王夫上文竝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卽云相與算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昌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樾謹按上云劒工眩劒之似莫邪者莫邪是長劒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閭主亂於姦臣小人之蔽君子孝然則見卑賢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劒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夫兒易牙淄

滬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
與此文正一律
故道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
攘也高注曰攘卻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 詮言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即不
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
急求名者必斁

樾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
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
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治未必不亂爲行未
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
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尚未牢固說之其義
轉迂
故常無福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尚通史記衛綰傳劒尚盛漢書尚作常
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尚作常並
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慺其
爲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
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
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
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
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
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俗作壐

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氾論篇盜竊金玉注曰
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雜
志彼璽誤爲金此璽誤爲全其誤正同
雖有聖賢之寶不過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
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傷
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旣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氾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
變者所以應時宋文義與此同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夫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樾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當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樾謹按先字衍文先倡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

智遽於事

樾謹按遽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遽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本作遽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樾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其旨矣

行成歟止成文

樾謹按成歟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曰獻古歟字之誤隸書歟或作獻形相似故歟或誤爲獻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歟注曰歟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歟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獻則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諫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謂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謂當作綢王篇多部綢丁幺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綢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閒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綢訓多亦訓大正其字亦或從大作爲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申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故不得不中絕焉哈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
險除據故人類不至於中絕則其誤久矣
義雅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狐貍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王褒僮約舉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則免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絜王氏引
之曰狼絜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獷犬屬也玉篇
獷公八切穢犬也獷與絜通犬能博兔而馬不能故
曰不如狼絜說見說書穢志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

狼亦當作狼絜蓋狐貍能食魚狼絜能博獸故狐貍
不可與池魚豬畜而狼絜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
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獷
與絜爲韵若作豺狼則於韵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
習聞豺狼罕聞狼絜故率意更改習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雨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
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雨以字文子上義篇同
有道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

誤作衛因改爲帥

是故全於伏戶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
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不相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
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
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
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
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察行陳解喧之數
樾謹按解喧當爲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
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曰山大解續是其證
則能禽缺
樾謹按則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博當作搏字之誤也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則能應躁後則
說文手部搏圜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元中次六曰
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圜此文搏缺對文之證
是故處於室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
知天下之寒者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正之與不處而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論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即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與疑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與當疑正也此未得與字之義與讀爲預預之與將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與鄭注曰頎與堅勁貌然則與疑猶堅疑也與上句漱學如秋一律若訓與爲當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俾字之誤俾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也俾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鬼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 說山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藥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不敢畜藥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而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昆卵面求晨夜

樾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即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卵而求時夜蓋古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樾謹按孫當讀為搡說文手部搡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為之高攻論篇不可救藥諱疾篇外傷作不可救攻毛用段字諱用正字也高注非是故處堂上之陰申竪俗嫗篇曰藥者療也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製布　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氏宇氏字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之製布也然則曹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

也然則禮者疑是小兒衣縫處之布故亦謂之褓

褓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緁小兒大緁也卽其類也禮文衣部褓小兒繈也字通作緁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褓布卽餘布言衣緁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蚑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烏飛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　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所生也哀與依古聲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依

同此作哀者叩依之段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

樾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鬬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卽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俎豆籩邊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俎籩邊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剉之段字廣雅釋詁剉裂也大庖不剉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鬬一

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樾謹按高注曰任者聲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駕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輈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輈也衡

任者輻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牖深四尺四寸軫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軫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假但吹竽使氏壓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戴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捻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

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壓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壓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察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廡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即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工或作互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氐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竅於之捷來乍

戴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疾而巧疾擊取之由明其義

穀中三十輻在穀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輻皆乘即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北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戴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戴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

王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

的的猶提提也獲狗射也兩句竟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皿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㝵故字作㫐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

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與已皿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得利而後扶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韵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貨匡無塾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匡謂大匡也方言貨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卽貨之假字言匡雖大而無塾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塹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匡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瀆水名非是

珍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珍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疑當作珍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大閒篇注曰趙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貪於敵

紓漢披楚唯生之續此即隨何稱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入開

樾謹按總一筦三字當作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周於八極下文所云

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

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說例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疒旦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疒部疒痈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疒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假疾爲疒疾行而疒

廢矣疒旦从即疾旦从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作疾將死將猶旦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疒旦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三沙石之地所以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是也句疑淮南

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問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恒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逃也陽虎逸即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即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

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大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虢虞相恃而存也今本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是也句疑淮南

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竝

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樾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
非連塞宇爲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
即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
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
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
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
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
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禍李賢

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
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孰文類聚太平御覽引
此文並作北塞上之人則爲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
反據以訂正推尋疏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
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諸類書所
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
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予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若有
義行也
樾謹按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
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樾謹按愈當爲偷古偷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
安則民不偷釋文云偷音偷是其證也偷利即偷利
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
今偷可後將無復
王其日之夜
樾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
正作王於期日之夜

侯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士
樾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侯人得志故晉
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即晉國之士淮
南一書通謂士爲武
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廷中而弒簡公於朝
樾謹按兵乃殺字之誤殺宰予弒簡公君臣異辭其
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予是其明證
郤公作難
樾謹按郤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郤公乃郤氏之誤上
文云郤氏介其雞是其明證也今作郤公者涉下文

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謂昭公不稱魯猶簡公

刷公字失之矣

西扃流沙北擊寧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朝鮮

樾謹按擊寧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朝鮮

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噴字之誤周易繫辭

傳夫地噴然示人簡矣虞注曰噴安也馬注曰柔貌

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噴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噴爲憤猶

彼誤賁爲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賁從貴之字往往

相亂詳見讀書襍志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神篇曰

當此之時得休樾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

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蔭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

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

之異穆天子傳齊俗通應訓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八篇

標目下無閒以題篇閒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

無端證故不別言之

子詭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威王而出奔

服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般宴樂也公事也

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謯人服矣楊注曰服本

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

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

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

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　脩務

樾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即疾

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圉令趙君碑扶字作扶

見倗伯顯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

雨櫛疾風朝暮兼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樾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

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

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

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台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竝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嶓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倫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贏糧潛行是其義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楙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楙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學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爲不然則淮南自爲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瑟者

楙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倫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楙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倫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衍乎脩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即淮南所本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楙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成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楙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楙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楚昭王出奔申包胥走秦乞師曰吾君失國寡人無罪而流離於草莽使臣告急曰君失社稷臣請以死繼之然而不存者人臣之節也存而不忘者人臣之義也

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齊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剌柱撓關解淵越而稱以楚莊之要側室爭鼓之

愜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廁堂也廁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向上爭鼓之向與上通向士即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劒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劒或絕側贏文韜飲卷雖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劒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劒或絕側贏文韜飲卷雖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貴

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尚爲上而向上二字誤合爲堂宇淺人因改則宇爲廁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宇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藂薛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廬棟

愜謹按高注訓廬爲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廬藂薛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廬棟

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也

爲廬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鄙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廬字而亦誤從木作櫨廬者柱上枅也若果是廬字何得以屋訓之木經篇標株櫨櫨高注曰櫨柱上枅即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枅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曰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櫨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曰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 案族

愜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啓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啓然又稱曰孔注曰啓然白巖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

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磬然之誤

能試爲而

案仲不能旅舊殿不能造

愜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稱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愜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

目上文故聖人者慨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
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歧字之誤巢歧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
孝王世家築隘引道俗文曰高罷立歧棚曰歧閣即
此歧字之義巢高故言歧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
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
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搥固而不
可令變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
分而不可令逃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
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故輕或重
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
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
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楊誠齋
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
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興字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商諸注呂

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
乃六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
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
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數破道兩道字
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
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
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

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
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
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
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楊誠齋
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
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興字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商諸注呂

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可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與字

乘衰而流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第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衰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樾謹按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

樾謹按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樾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所重也與天下大利也一律注上下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鬬

樾謹按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於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白姓邦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間無所繫屬

樾謹按繫屬當爲擊屬士術篇曲得其宜無所擊屬是也擊屬猶拂戾也擊者轂之段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樾謹按因乃因字之誤言因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妄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樾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爲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爲句而文義嗚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門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甚美則上帝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即木之上也木同上帝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

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作師曠撫止之論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並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繫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所鑒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

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要略

樾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基教也文選西京賦人基之謀辭綜注曰基教也是基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基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儃說文人部曰儃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嬗也高注曰嬗傳也終始之嬗即終始之儃

始之倚作壇者段字也

一盃酒曰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曰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曰酒而傳寫誤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白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爲酒白故臆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天瑞

樾謹按謂當作爲古書刑爲通川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自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云盡凶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樾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生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若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末並用平字而此是矣字疑其不協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平字說詳王氏經傳釋

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

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帰食醯頤輅生乎九猷

樾謹按頤輅食醯黃帰食醯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頤輅生乎食醯黃帰生乎九猷無此八字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樾謹按居猶皆也謂其先所爲皆得之財也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臧若形

樾謹按臧亦成也尚書皐陶謨篇乃賡載歌曰枚傳載成也是其義

贊正命　黃帝

俞樾按正當爲生古字生與性通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十子作註生爲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本作養生命益段生爲性雖得其字而未得古字亾矣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俞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師當從之周官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三曰帥以賢得民此師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師長見其無賢賤無賢愚也若作帥長則正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仲元本正作師長

主人潛行不空

俞樾謹按張注曰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閎者也其說甚迂而穆文曰空一本作窒當從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室

夫得是而窮之者爲得爲正爲

俞樾謹按爲古文作㠯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也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爲得而止爲可據以訂正

其神無卻

俞樾謹按釋文曰卻閑也閑乃閑字之誤詩閑閑也卻與閑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卻釋文曰卻本作隙是其例也列子原文作隙是也故卻行即隙之義禮記曲禮篇仰見於卻地曰會郭注曰卻閑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卻導大窾亦卻閑也並可爲證

符篇使曰夜無卻釋文引崔李云卻閑也

口所偏肥晉國斲之

俞樾謹按釋文曰肥皮美反說文字林竝作㠯又作圮广部㡀嘲也嘲與皆毀也字從其省然說文無㠯字疑本作肥音符鄙切與張讀正合施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鄙肥薄也疑本作肥音符鄙切與張讀正合施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鄙肥薄也疑本也泰氏思復校刻盧重元本以㠯爲肥字之誤夫肥字何得訓毀於義難通蓋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爲此說今正其字爲㠯其義爲毀其音爲鄙則皆得之矣泰說非也

潛於腸北蠶之

俞樾謹按腸北即室中矣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南亡開之矣必當在其室中商亡開安得更於腸北蠶之蠶

北疑當作北牖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傳曰向北出牖也是也二字在室中而上開於北牖外牆之正合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牖說詳考經不議衆昉同疑子華昉令狐昉始也穉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倣通穉謹按張注曰昉始也穉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方通尚書堯典篇方命氏族譜書傳訓詁傳注商傳並作放命氏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洗勺而酌也以水洗勺謂之脩亦脩除之義此文脩汝所以言汝故所以者宜脩除之然後可載吾言於其上也

唯恐誠之之不至即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引此文改誠爲信意雖是而非古義矣

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穉謹按無當作毋毋讀爲貫蓋貫毋本一字也爾雅釋詁貫習也毋其文言習其文也貫與慣同因毋字誤作毋後人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則此作毋彼作玩聲近而義同毋因毋字誤作毋後人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盧重元本作既其文未既其實則據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舊

列子入涕泣沾衿

穉謹按衿當作矜郎禁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涕沾襟

罪乎不誠不止

俞樾按罪當爲非說文山部作㠯云山貌是也釋文云罪本亦作昉昉乃俗人增莊子改之耳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俞樾按衡字說詳莊子

水之潘爲淵瀙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

俞樾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衡氣幾也嘗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吾

衡氣幾也下即當言嘗又與來乃與上文一律乃於中間羅列九淵殊爲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誤久矣

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繫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故略之耳然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蓋古書之錯誤久矣

夫巽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俞樾按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淺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爲利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

宿戒刪

舍者迎將家公飢席憂執巾櫛

俞樾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之爭席矣皆謂同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舍者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即謂之舍猶與市者即謂之市主農者即謂之田醫記王制篇注曰市與市者月令篇注曰主殷之官是其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據盧本刪

王之嬪御履惡而不可親周穆王

俞樾按履當作廋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廋臭也

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俞樾按故世莫傳焉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

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俞樾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俞樾按審度二字傳寫誤倒本作其陰陽之度審下

何云其得明之分察故一夜度與分對審與察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眞要眊矣

檢謹按此本作彼直眞要眊矣許字衍文盧重元本無首字

常甘以爲苦

檢謹按常道藏本作嘗然常嘗古通用禮記少儀篇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本亦作嘗爾雅釋詁嘗祭也釋文曰嘗字又作常故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爲嘗道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

榮汝之糧不若適跡也

檢謹按張湛盧重元注並曰榮棄也訓榮爲棄不知何據殆非也榮者對實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其義也古人之詞凡無實者謂之華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華譽虛聲也訓華爲虛則榮亦可爲虛矣榮汝之糧言其虛費而無實用也漢書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芝也蓋榮與實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鄭箋柔忍之木釋文並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而不能刃即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勝能而不能詘能能勇而不能怯能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子人閒篇亦載此事曰臣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盧木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檢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彖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昧昧謂之微二字義通

子列子亦眯焉故張注曰亦自
不知其數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雍者
謝讓按禪文曰在一本作存謂說之莊子天下篇施
存雄而無術亦行存雄之文可以爲證
舞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謝讓按與猶爲也上云川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
亦知故此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蓋
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爲字此文用與字文
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矣之身之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戊之游也觀之所變

不爲人持接也亦知自止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
爲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謝讓按觀之所變盧重玄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即其
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古高誘訓之爲其
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然因離以天下舜不
若選皆召舜因離以天下舜不離
謝讓按離近作詞釋名釋言語離別也說詳羣經平議益離猶文作
注引作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
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
注曰悅而願爲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
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盧本
作尚書大誥篇離其考我民離即嗣也嗣命篇恐
不獲誓言嗣嗣部離也說詳羣經平議益離猶文作
圖本與嗣同經故得通用堯典厥弟釐降二女釐
皆才倫也而無相位者

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本堯典作弗辭也孔謂舜讓于德者讓當爲攘禮記曲禮篇注曰攘古讓字然則古本堯典必作舜攘于德也攘者取也尚書微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攘鄭無得天下之心而天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曰來而取曰攘也故曰舜攘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申命之文而即紀元曰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帝矣賴列子此言可以見尚書之古義余作群經平議未見及此故具說之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樾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謂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是其證

帝怒流於西極失聖之居

樾謹按流於西極失聖仙聖之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存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一見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帝怒之存蓋涉下文帝謂字亦疑有誤五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倍興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淵海者天池也

樾謹按釋文曰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名下文曰西之洽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行髮字者蓋後人據莊子逍遙篇加之不知彼曰言窮髮之北此曰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皆據彼以增此則既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複沓矣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喪老哀苦

樾謹按孳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孳阜喜樂亡喪老哀苦蓋以喪老對孳阜哀苦對喜樂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樾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存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一見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樾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複矣請乃謂字之誤謂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當作四極

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
樾謹按盧重元本鉤作鈞當從之張注曰按指調弦
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據本亦作鈞故以調弦釋之
國語周語細鈞有鐘舊北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予
樾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梟卵之子不見來丹之
以翅擊己但見其垢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
招子釋文云一本作拈此乃字誤不當曲爲之說
仲尼之德不出諸矣之下而同於陳蔡力命
樾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圄於陳蔡亦困字

之誤盧重元本皆作困
北宮子之疾久矣一言而船瘳易怛也哉
樾謹按怛當讀爲旦詩氓篇信誓旦旦說文心部引
作信誓悬悬卽怛之或體是怛旦古通用也人之
疾者至平旦則瘳矣北宮子久疾而忽瘳故曰易旦
也哉釋文音當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
仲父之病疾矣
樾謹按疾盧重元本作病當從之韋子徐無鬼篇同
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樾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爲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
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盍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亡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若實名貧爲名富 楊朱
樾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偏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偏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撾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
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矣還死後是
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上之所產者無不必致之
撾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遥修遠無不必之則
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貨各在庭者日百住

撾謹按住當爲數聲之誤也貫帝爲鳥之至者百
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重元

本作往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撾謹按賦者計口出錢也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口
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是
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
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
引作藏之中野藏即藏字也緇木叔死無痺埋之資
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弗知雖毀之不知雖
撾謹按上文言雖山周孔曰雖毀之弗知雖賞之不
知雖勸之弗知雖罰之不知雖毀之不知雖譽之不
知雖勸之弗知雖罰之不知雖譽之弗知雖勸之弗
知雖罰之不知雖譽之不知雖勸之弗知雖罰之不
知雖譽之弗知雖勸之弗知雖罰之不知雖譽之不
知雖勸之弗知雖罰之不知雖譽之不

忠信備吾驅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俞謹按忠信字涉上文而衍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俞謹按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張注曰公卑得也自殺其證也
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
之義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俞謹按施衍字蓋即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慎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俞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共乃供之假字耳增纏益擔纏薪菜皆此人供之耳增纏
文曰　作供是也說文人部曰供設也纏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纏
薪菜是兩事擔纏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纏
乃纏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纏宋
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樑忘菜當爲采古字通用
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俞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
之謂怨儐之所處也儐曰爲怨府也處與妒惡爲韵
若作逮則失其韵矣益由淺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

改
子虛封我矣吾不受也
　　俞謹按張注訓敗爲急非也亟者數也言子數封我
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出貴其派也注曰亟數也此亦
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俞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觔步而去呂氏
春秋必己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
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即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
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

希出者實及怨往者皆來
　　俞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其鄰人遽而伐之
　　俞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行枯桴者此云其人
即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
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爲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
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

陰符經

隱微難見故名爲陰妙合大道名之爲符經者萬古常法也後人撰述如緯

黃帝公孫軒轅著

考古之家稱陰符經廣成子授之黃帝或稱黃帝所作或稱玄女或稱風后莫綜一是唐李筌得於嵩山石室一云驪山老姥授之李筌後人疑爲李筌所爲誠屬謬論純觀經意非大聖不能作上古鴻荒未開文教之興始於黃帝故老列莊所引用者多黃帝之言此經無論何人所傳其微言奧義必出於黃帝作爲正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

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三要既得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好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乎進乎象矣

下篇

此經四百四十六言向稱三百言者誤也閔氏刻本立三章名目殊與經意不稱顯係後人增置今不用之仍以上中下分篇學者須將正文熟讀深思體究古聖垂言之意先後脈絡一氣貫通然後披閱後之註解與自己見處是同是別方有意味若於經文未嘗措心即先閱發隱恐墮依他作解之訕想善讀書者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陰符經發隱

石埭楊文會仁山註

予幼時喜讀奇書，凡道家兵家以及諸子莫不購
置所得註陰符者凡四家，又錄其正文以爲讀本。
而莫知其義趣所在也。後專意學佛。一切雜學典
籍束之高閣二十餘年矣。頃因查檢書笥，得抄本
陰符經，流覽一週，覺立言甚奇，非超凡入聖者不
能作。遂悉心體究，而後恍然於古聖垂教之深意，
直與佛經相爲表裏，但隨方語言文似各別而義
實相貫也。因略爲疏其大旨，令人知所措心，若夫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且此經之可貴，有如
黃金，若作銅鐵用之，豈不可惜，故予直以甚深之
義釋之也。或曰：然則子之所釋者，亦有證據乎？予
曰：有。夫論道之書莫精於佛經，佛經多種，莫妙於
華嚴，悟華嚴宗旨者，始可與談此道矣。古人有言，
證入一眞法界，眞俗圓融，重重無盡，即世間離世
間，豈有心契大道而猶生隔礙者哉？所以善財童

深造玄微，是在當人妙契耳。

陰符經發隱

或曰：古今解此經者，非指爲兵機，即演成丹訣，子
獨以佛法釋之，何也？予曰：聖言如摩尼寶，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且此經之可貴，有如
黃金，若作銅鐵用之，豈不可惜，故予直以甚深之
義釋之也。或曰：然則子之所釋者，亦有證據乎？予
曰：有。夫論道之書莫精於佛經，佛經多種，莫妙於
華嚴，悟華嚴宗旨者，始可與談此道矣。古人有言，
證入一眞法界，眞俗圓融，重重無盡，即世間離世
間，豈有心契大道而猶生隔礙者哉？所以善財童
子參訪知識時，而天上，時而在神道，時而
而入毗盧樓閣，其傳授正法者，或爲天神，或爲人
王，或爲比丘，或爲居士，或爲外道，或爲婇女，和光
混俗，人莫之知，惟深入法界虛心尋覓，乃能見之，
則謂作此經者，即華嚴法界善知識可也。有疑之者，以爲
莫測生於釋迦之前千數百年，何得指爲華嚴善
知識耶？子曰：華嚴法界無古無今，去來現在，佛佛
道同，故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若以世俗情見求之，則去道遠矣。

或曰：論道之書與佛經相通者多矣，子獨高視陰
符何居？予曰：嘗觀關尹子而知非古書也，故於陰
符而特尊之。關尹規倣釋老，以文其說，顯係後人
臆作，況不及關尹者乎？陰符無一語蹈襲佛經，而
尋其意義，如出一轍，且字句險僿，脈絡超脫，豈後
人所能摹倣耶？凡觀內外典籍，須具擇法眼，方不
隨人腳跟轉耳。

上篇

觀天之道，眞智觀照法界緣起，執天之行。玄機在握，盡窮返本還源盡矣。豎窮橫徧

無欠
無餘

開章十字，爲全經綱領，中間出沒變化，不離宗旨，
至下篇自然之道靜二十九字結成觀天之道一
語，是故聖人至篇末一段文，結成執天之行一語，

而首尾四足矣。執字卽宇宙在手也。旣能執天之行則萬化自然生乎身矣。此卽先天而天勿違者也。○周易說先天二字最有深意。何謂先天。心超天地未生之先。禪宗所謂空劫以前一段光景。蓋一念起處。根身器界同時現前。此心已落後天矣。所以見不超色聽不出聲。總在無明牢籠之內也。先天而天勿違者。卽禪宗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者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有二釋。一就五行釋。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何以謂之五賊耶。蓋生剋相仍。乃流轉之道。今專就相剋而言。是以名之五賊。賊賊賊奪盡。卽顯眞空。實返本還源之要也。故見之者昌。二就五塵釋。五塵者色聲香味觸。皆從外來。殘害性眞。故曰天有五賊。若見其元。賊爲我用。故曰見之者昌。○釋氏曰。六爲賊媒。自劫家寶。此但云五賊者。以法塵不在於外。故非天所有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此的示賊之根元。以免向外馳求也。釋典云。內色

如外現。與此同意。懺會此義。則知篇首天道天行

皆不出一心。下文宇宙二句。亦從此出。所謂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一時向一毛頭上會悟得去。

宇宙在乎手（統攝無遺）萬化生乎身（無盡）

大用現前。人莫能測。釋典所謂身中現刹刹中現身。又云。轉得山河歸自己。轉得自己歸山河者。皆此意也。

天性（法界性）人也。（在人言人不必他求）人心（眞妄和合）機也。（無明不覺一念妄動）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以眞性伏麤細二惑）

指示入道之方。何等直捷。何等精微。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顯依報非常之變）

天地不自發。以人發而發。但見人發而不見天地發。是正報轉而依報未轉。尙在信位。○禪宗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曰。東山水上行。又云。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經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盡皆銷殞。何況天地依空建立耶。○孔子讚顏回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同此發字。

天人合發（依正全轉）萬變定基。（入初住位）

定者住也。基者。初發心住爲四十二位之基也。

自開章至萬化生乎身。統論道妙。以啟信根。天性

下從信起修是謂頓修。天發下卽修卽斷是謂頓斷。天人下卽斷卽證是謂頓證。上智之士一超直入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卽與善財龍女同流。以上爲根器極利者說頓中之頓法門。下文爲根器稍遜者說頓中之漸法門。宣示身心邪正之別。以判逆妄歸眞之路。觀兩可以字易如反掌。故知與下篇接機有別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此節屬心。妙智無住名之爲巧。業識著名之爲拙。巧拙由心。而云性者。從其本也。智現則業識伏。

識生則妙智藏。

識生則妙智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此節屬身。三要者。目口陰也。此三竅最易起邪。動則隨流。靜則返本。

火生於木。（喻心）起惑禍發必剋。（焦灼）性靈奸生於國。（喻身）造業時動必潰。（流轉）苦海

上言逐妄之害。下言歸眞之益。

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知之者知其火與奸之爲害也。修者修其身也。有轉邪歸正之功。煉者煉其心也。以智慧火鎔煩惱

垢。有煉礦成金之效。可以超凡入聖矣。○修煉之法。未曾說明。以上文立天之道以定人一語足以概之。若欲詳悉其方。須閱釋典。以持戒修其身。以止觀煉其心。循序而進。最易入道。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指現前共知共見者發端。爲下文張本。

天地萬物之盜。（承上起下）萬物人之盜。（奪外境處處貪著人萬物之盜。（竊境外以爲我所）

此云天地卽是陰陽造化之理。三句互相鈎鎖而下。

以末句爲主。下文返還從此句出。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愚人攬外五塵以爲己有。名之爲盜。智者知其唯心所現。用不離體。則盜得其宜。而三才安矣。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脫糾纏。而圓融無礙。

涉人交參是謂既宜。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此引成語以釋上文之意也。先喻。後法。人之盜機。吸取外塵。貪著不捨。如飲食無度。而通體成病矣。道者之心。如鏡鑑形。物來則現。物去無迹。猶食之

以時而百骸調適又盜機沾滯汩沒性靈動其機者擺脫凡情活潑無礙猶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意又經云衆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盡眞性一顯物我皆忘此正申明三盜既宣三才既安之旨○上明證道下明起用。

人知其神之神（業識流轉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般若無知）而無知

此明根本無分別智非世人所認緣慮心也蓋神之神者有知而知者也分別意識也不神之所以神者無知而無不知者也根本無分別智也此智

現前方能發起下文聖神之用楞嚴經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輪迴根本卽神之神也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卽不神之所以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亦是此意。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有數時也大小有定方也盡人而知之體至道者卽此尋常事理之中顯出無窮妙用於有數之中而能延促自由後先互換乃聖功所由生也於有定之中而能大小相容一多無礙此神明所由出也方山華嚴論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非聖神其孰能與於斯○因日月有數而作甲子以參錯循環之法御之所謂聖功生焉因大小有定而畫八卦以交互變通之理統之所謂神明出焉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亦是此義○上明修因下明契果。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得字如罪人斯得之意。

此言盜機隱微難見得之者獲益有別也上篇人心之機但是妄動未曾對境故上根一踏便登聖位此言盜機乃是起念取境之機從此入者尚須

昇進方登聖位故以君子稱之君子者大乘種性兼善天下者也既得此機則我執隨破而證無生。

卽老子所謂無死地是名固躬小人者獨善其身不求利人者也卽獨覺種性既得此機見無生理便欲捨分段身入於寂滅所謂輕命也○盜機因何要得得之將何所益豈知盜機非盜機也乃家珍也能見能知則名爲得得無所得盜亦非盜機亦非機客夢初回歸家穩坐矣○君子小人之稱有三種不同一者正直謂之君子邪僻謂之小人此古今所通用也二者在上謂之君子在下謂之

小人。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也。三者氣字寬宏者謂之君子。心量慳隘者謂之小人。如碾碾然小人哉之類。雖云小人。而不失爲有道之士。此與孔子比樊遲之小人同意。蓋樊遲請學稼。亦是見世道無可爲。遂欲高蹈避世。學長沮桀溺一流。殊不知孔子知其不可而爲。正是大乘菩薩攝化衆生之行。決不許門弟子捨大向小。作自了漢入獨覺道也。

下篇

陰符經發隱 十七

皆者普聽。窮者普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

用師萬倍。甫嶽思禪師說三番止觀。由淺至深。皆先觀而後止。今合三返晝夜之意。

此言破妄顯眞之力用也。前四句借言興起。後二句正明力用。揭無明窟。滅煩惱賊。非雄師不爲功。三返晝夜二語最難體會。蓋晝者光明洞達喻如智慧。夜者閉寂淵深喻如禪定。學人銳意精修返流全一。六用不行。言思路絕。如同死人。忽而爆地迸裂。本智現前。爾時慶快平生。是謂一返晝夜。夫絕利一源者。已用師十倍。此一返晝夜者。則用師百倍。如是二返則千倍。三返則萬倍。蓋愈靜而愈明。愈明而愈利矣。禪宗謂之三關透徹。卽此意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既言用師十倍。三返晝夜。則用師之人。必知賊之所在。方能禽之。機在目。沒也。上篇人心機也。心之機難見。借物以顯之。物生心生。物滅心滅。生滅逐物。妄心無體。目之機卽心之機也。目見物而心隨之。人心之機。不亦顯而可見乎。毗舍浮佛偈云。心本無生因境有。與上句同意。禪宗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亦示機在目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既得其機。須觀天道。執天行也。無恩者。斷除情愛也。大恩者。長養法身也。若就利他言之。卽是無緣大慈。迅雷烈風。莫不蠢然。以喻顯威神力。起死回生也。

陰符經發隱 十八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既行大道。須防其弊。若見殺活自由。以爲至樂。則名性餘。餘者盈溢之象也。若捨樂而趣至靜。則名性廉。廉者儉仄之義也。凡此二者。皆不稱法性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直須與天合德。方稱妙道。會萬物爲自己。至私也。

澤及萬物而不居功。至公也。

禽之制在氣。

上文所說修行決門儻不能隨順趣入。須別設方便以漸導之。蓋人心之不能定者。以其放縱也。今欲收攝身心。以成大定。其要在於氣耳。禽之者制心一緣也。氣者息也。調息乃有多門。凡夫外道大小乘所通用者。以數息爲先。極而至於獲無生忍。楞嚴經內反息循空。即證圓通。又令觀鼻端白亦得心開。漸盡成阿羅漢。氣之爲用大矣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愚生於害。害生於愚。既明制心之法。復示循環之理。令人知所厭求也。

上文心生於物。死於物。妄心之生死。剎那不停也。

陰符經發隱　十三

此以調息爲門。息出曰生。息入曰死。生死輪迴。互爲其根也。斷生死。入涅槃。是謂恩生於害。戀情緣。淪生死。是謂害生於恩。古聖苦口誠言。婆心濟世。後之學者。亦可以猛省矣。

前文爲第三等人。開示修行法門竟。

向下呵斥庸愚。令其警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地文理形像昭明。愚人見以爲聖。是見大而不見小。與自己身心毫無交涉。時物文理者。生化之源。緣起無性。悟其義者。能於小中見大。大中見小。方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可以謂之哲人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世俗之見。不達眞理。見其體靜妄以爲愚。而不知其性離聞鈍。見其用大。妄以爲奇。而不知其性德本具。

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結前顯害。蓋以愚虞聖者。心趣昏昧。故愉沈水。以奇期聖者。心貪高舉。故愉入火。自取滅亡者。泊性

陰符經發隱　十四

喪眞也。○上來呵斥庸愚竟。

下復統論世出世法。以結全經。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此段暢言流轉之理。是世間法。爲下文返還張本。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本性清淨而有無明。不覺念起。妄與法違。變現根身器界。爲流轉之本。

案下文不可違之語。則知此中隱含違字之意。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者氤氳也。勝者興盛也。既有天地。則二氣流行。彌浸而彌勝矣。於是乎日往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之謂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循此道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凡夫心中最大者無如天地天地既與萬物同生必與萬物同滅天地尚有生滅世間何物得常住耶學道人大須著眼

此下直至篇末詳演返還之道是出世間法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違自然之道即成流轉門聖人知其不可違是以因而制之使不起妄念也制而至於無念則會本體而爲至靜之道矣○下文以三觀顯三諦理證至靜之正軌也

陰符經發隱 卷

三如來藏爲古今入道之正軌也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此段以奢摩他顯眞諦理證空如來藏壺子所謂體眞止律歷法之至精者猶不能契而況於語言文字乎

爻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此段以三摩鉢提顯俗諦理證不空如來藏壺子所謂天壤善者機均是此義奇器即是不空如來藏老子比之橐籥出生萬象而無窮盡八卦以乾坤爲本甲子神機鬼藏即是此義

坤爲本甲子以天干地支配之皆壺子天壤之義也神機鬼藏者深妙難測非淺見所能知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段以禪那顯中諦理證空不空如來藏壺子所謂太沖莫勝衡氣機均是此義壺子就果言故曰太沖莫勝此經就因言故曰陰陽相勝因果互舉二名合成一義衡氣機者止觀平等也何以名之陰者即前至靜之道也陽者即前生萬象也主文陰爲體陽爲用若謂陰陽均平尚不足以顯即融之妙須以相勝顯之然相勝則不平等矣而不然而成絕待上文流轉門中言陰陽勝而不言相勝復言陰陽相推相推有前後相勝在同時可見隨流與逆流迴別也○上文言全體大用此言體用俱泯而非無體用故以昭昭乎進乎象矣結之蓋古聖垂教至詳且盡能令後人昭然若揭如覩懸象奈何千百年來無人抉破直令微言奧旨湮沒

義天亦云性天非與地相對之天也（此篇中天地形象之天地與單稱天字有別）以機字爲用機卽道之樞紐也上篇曰心機蓋指心源妄動之機未分能所屬第八識卽三細中之第一業相也上等根器方能見之見分爲我外執相分以爲我所將心取境故曰盜機此機稍露中等根器尙能見之得此機者迺大則入賢位向小則取滅度下篇曰目機屬前五識更顯露矣所云心生於物死於物者第六意識也耶爲下等根器就目前可見者點示此等根器縱能悟入多在信位亦有未入信位者作將來勝因所以不說證道之相又上篇直指人心之機與達摩西來同意中篇別指盜機因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下篇言機在目所謂借境觀心也自微而著法施乃普

上篇開章十字是總冒下篇自然之道靜至篇末是總結中間三篇接引三等人又各分二等共爲六等章法井然

陰符經發隱

光緒二十二年春二月開雕　板存金陵刻經處

道德經發隱敘

慈山清禪師解道德經歷十五年方成雖與焦弱侯同時而弱侯未之見也故其輯老子翼閱慈山解誠為憾事弱侯所採凡六十四家後之解者更有多種故經中興旨發揮殆盡矣予閱道德經至出生入死一章見各家註解無一合者遂以佛教詮釋之似覺慈山人意表復益二章繼陰符發隱梓之或問孔子既稱老子為猶龍何以其書不入塾課耶答曰漢唐以來人皆以道家目之不知其眞俗圓融實有裨於世道人心若與論語並行家絃戶誦則士民之風當為之一變也

光緒癸卯季春之月石埭楊文會識於白下深柳堂

石埭楊文會仁山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開章十二字直顯離言之妙若以不可道者謂是常道不可名者謂是常名則活句翻成死句矣洋洋五千言無一而非活句不知此義何能讀道德經無名天地之始無而忽有有即非有有既非有始亦無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名無體依無名起起即無起誰為其母天地萬物當體空寂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承無名句來妙者緣起萬有也即無以觀於有則常無而常有矣常有欲以觀其竅承有名句來竅者空洞無物也一作徼物之盡處也即有以觀於無則常有而常無矣二者俱常不壞理而成事不離事而顯理名雖異而體則同也無亦玄有亦玄度世經世皆無二致乃此經之正宗可謂理事無礙法界矣更有向上一關若不透過猶未造極直須玄之又玄者方稱衆妙之門也此重玄法門乃神聖所證之道世人罕能領會故未

許言後世闡華嚴宗旨者以十玄六相等義發明事事無礙法界方盡此經重玄之奧也。（）此章用有無二門交互言之以顯玄旨爲道德五千言之綱領。猶之心經用色空二門兩相形奪以顯實相爲般若六百卷之綮端。大凡載道典籍文義雖廣必有簡要之言以爲樞紐耳。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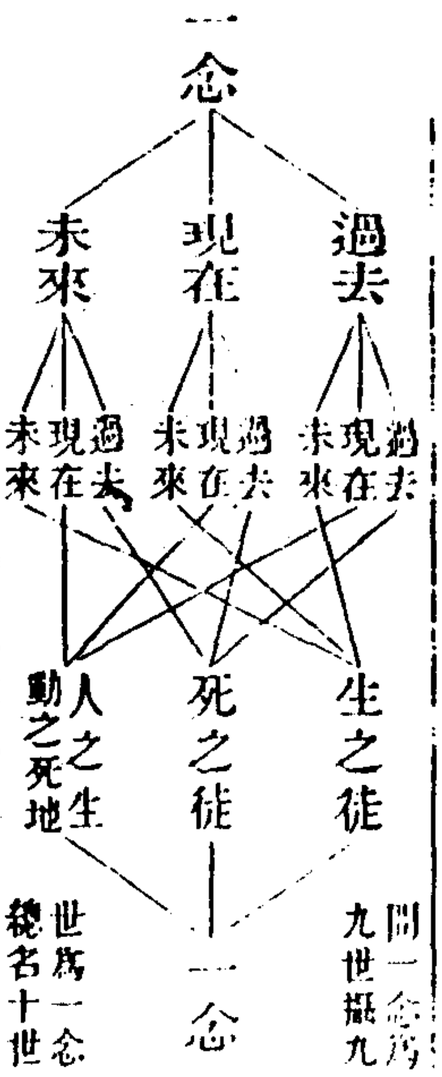
谷者眞空也。神者妙有也。佛家謂之如來藏不變隨緣。無生而生。隨緣不變。生卽無生。生相尙不可得。何有於死。耶。玄者隱微義。牝者出生義。佛家名爲阿賴耶。此二句與釋典佛說如來藏以謂阿賴耶同意。從阿賴耶變現根身器界。或謂之門。或謂之根。奚不可者。綿綿若存者。離斷常二見也。用之不勤者。顯無作妙諦也。此章言簡義幽。列子以爲黃帝書。信然。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釋典云。生者諸根新起。死者諸根壞沒。又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所以謂之出生入死也。生之徒三句最難發明。須用華嚴十世法門釋之。則句句有著落矣。一切釋典皆論十世。於過去世中說三世。所謂過去過去過去。過去過去未來。於現在世中說三世。所謂現在過去現在現在現在未來。於未來世中說三世。所謂未來過去未來未來未來。共成九世攝歸一念。則爲十世。此之一念。非現前剎那不停之念。乃是無念之念。不生不滅。元清淨體。所以能攝九世而爲十也。此中生之徒十有三。卽是三世過去。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卽是三世現在。徒者類也。若如前人所釋。則動之死地一句。與死之徒一句。互相混濫。且三股均分。不曰三之一。而曰十之三。是以十爲總論。旨註雖用攝生一語足成十數。而三箇三字反覺浮泛。故不能謂之確解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此言起妄之由。性本無生。而生生不已者。以業識恆趨於生。而背於無生也。既厚於生生。則九

世相仍流轉無極其害可勝言哉善攝生者於生起之元制其妄動也心不妄起則生相全無所以謂之善攝生也兜甲兵數語乃其實效不可作譬喻解破生相無明者內外一如自他不二即此幻化空身便是清淨法身尚何死地之有哉

十世圖



沖虛經發隱敘

列子書八篇，唐時尊爲沖虛經。與道德南華並重，註沖虛者特少。在晉則有張湛，道德者多於南華，而註沖虛者特少。在晉則有張湛，在唐則有盧重元，此二種現行於世。考書目所載有唐殷敬順宋江遹二解。求而未得也。甲辰夏，客居避暑，取列子讀之，妙義顯發。多出於張盧二家之外。如開寶藏目 洞體泉寶與佛經相表裏，信筆直書得四十二章，約計全書三分之一，因名之爲沖虛經發隱云。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秋七月石埭楊文會識

目錄

天瑞第一
列子居鄭圃　列子適衛　我尚何存
杞人憂天地　東郭論盜
黃帝第二
夢遊華胥　列子乘風　商丘開信僞
襄子狩中山　巫咸相壺子　太古神聖
周穆王第三
西極化人　老成子學幻　尹氏治產
夢分人鹿　華子病忘　逢子病迷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　陳大夫聘魯　西方聖人
見南郭子　列子好游　文摯視疾
生死道常　堯治天下　關尹論道
湯問第五
湯問夏革　焦螟　愚公移山
夸父追日　雨兒辯日　扁鵲換心
師文鼓琴　薛譚學謳　來丹報雠
力命第六
力命　北宮子安命

楊朱第七 不錄

說符第八
持後處先　九方皐相馬　不死之道
簡子放生　鮑子進言

沖虛經發隱

周列興冠撰　石埭楊文會仁山註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有道之士。和光混俗。不尚其能。不高其節。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盈門。人並引黃帝書以證之。可見列子之道確有師承。非同臆說。文中體用圓彰。本末互顯。誠爲全告之綱領也。

列子適衛

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世間之以己爲生。以髑髏爲死。列子之以己爲生。以髑髏爲死。列子知己未嘗生。故知髑髏未嘗死也。此過歡乎。此過歡乎。

以爲弄引。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而能生。不化而能化。進而言之。本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極而言之。生化無窮。決非末一致。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無端。同一眞法界也。皆不生者。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之遷流。不出一眞法界也。一向不立。何有對待。不化者往復。往無所往。復無可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往復如循環。故無疑獨。一向不立。何有對待。不化者往復。往無所往。復無可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往復如循環。故無終始。疑陽。則非一。非多。誰能究識。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段語極精微。已於道藏經發隱詳釋之。茲不贅。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此二句。補上文。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雖從本源發生。而無作者。故以入間。自字演之。結句最爲超妙。能令

乎。此二句雙關兩意。以二此字屬己。則過養過歡爲前塵影事。以二此字屬物。則過養過歡爲往事無蹤。生死既非眞實。種有幾。種子在穎耶識中。或多或少。隨時發現。則成生類。下文備說情與無情。互相轉變。令世人無可執著。若擲土之際。則爲蠅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糜。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行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以上十六種。動物植物。轉相生。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

為野火也。以上六種。血肉變化。鶉之為鶉。鶉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鶉。鶉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鴽也。以上七種。與鴽轉變。鴽見上文。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羖也。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也。魚卵之為蟲。以上八種。動植各變。亶爰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鴈。純雌其名大鶪。純雄其名稚。蜂思土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以上六種。不交而生。情識所感也。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以上二聖隨感應現。即是菩薩急生身。厥昭生乎溼。醯雞生乎酒。以上二種。屬於濕生。羊奚比乎不有。

此二種相入。依而生。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以上五種。久竹舊釋為草。青寧陸釋為蟲。程者豹之別名。程馬人異類相生。顯業道變化不可思議。俗解以程馬為獸。人不離此機。死生皆假名耳。

沖虛經發曞

雜馬尚覓人參。釋之殊覺膚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玄化之門也。即是阿賴耶識。具生滅不生滅二義。萬物皆從此出。名之曰生。復從此入。名之曰死。出入不離此機。生死皆假名耳。

同類相生。人所共見。異類相生。人所難知。自道眼觀之。同一生也。雖變化萬端。莫不出於機而入於機也。知異生之不異。同生也。始可與言生矣。知生即知死。既知生死。即知無生死。文中變化離奇。拉雜繁會。而以出機入機二句收之。應上文之未嘗生。未嘗死。列子之義微矣哉。○文中敘述共五十三種。類而計之。人五禽七。獸六。鱗二。介一。蟲十一。血肉之屬六。以上皆言其變。不言其常。常變本無二致。欲人知生死皆如幻化。不至囿於見聞。執為實法。長時沮沒於三有之海也。

我尚何存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無不生無猶之形。不生形。聲不生聲也。無不生有矣。既生有而終。則不可不生有也。天地與我並生。我既有終。於無者也。天地豈得無終乎。久暫雖異。其終一也。此上皆黃帝書。以下則列子所演。○既名為無。如何能動。此義問取黃帝。

沖虛經發曞

有形。亦不能久。不過幾生即滅耳。不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此二句釋出上文。歸末歸本也。

不生者非本不生。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因生盡方顯不生。形銷方顯無形。生者理之必終者也。不得不生。而欲恆其生。不得不終。而欲恆其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恆其生。終者不得不終。而欲恆其終。惑於數也。研窮生死之理。以祛貪生之惑也。

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者。平等法界也。天地從此發生。故神形歸天地。即歸法界矣。○文中敘述共五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究竟顯無我也。門者玄牝之門也。根者天地之根也。天地有終。不得謂之眞宅。洞滅歸海。欲求我相了不可得。

此竟歸宿在我尚何存一語。世人與道相違者。我執害之也。今就生滅內反復研究。以顯無我。先後兩引黃帝書以爲證據。可謂探原之論矣。黃帝之教有兩派。一者度世。二者經世。經世之道學之者眾。度世之道傳之者寡。至秦時而盡失矣。其存於簡篇者。經世則有六經四子之書。度世唯有陰符及老列莊三家而已。三家之書度世經世錯雜而出。非具擇法眼者不能揀別。二千年來往往作文章讀過埋沒古人多矣。

杞人憂天地

冲虛經發隱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不憂自身變壞而憂天地崩墜。妄心但緣外境。未嘗返觀假我也。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兩人說夢話。舍然大喜。醒人問之。不覺失笑。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達。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長廬子之言。似覺近理。然亦只論天地。未論自身。故不足解其惑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列子立論。倘捷。先將壞與不壞一筆抹過。再將人之生死去來置諸度外。遂得心境俱空。超然於萬象之表。何有壞與不壞之見存於其心哉。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冲虛經發隱

杞人憂其壞。非過慮也。但未知天地雖壞。而有不壞者存。長廬子未明其理。故爲列子所笑。列子既知有不壞者。又能證得無心妙諦。在火宅內遊戲神通。了無罣礙。所以出言吐氣。不落常人蹊徑也。

東郭論盜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

盜之言而不察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于日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臧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嚱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朋儕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洞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秉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爲盜而獲罪國氏爲盜而致富雖然甚於向氏也

魚鼈殘害無數生命而盜己之財產他生後世以自身血肉而大第之其苦可勝言哉向氏大

盜已之財產他生後世以自身血肉而大第之其苦可勝言哉向氏大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若誠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誠而有之皆賊也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一體本無可盜味其理者於同體中忽曰前人所見異聽是非大賊乎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順凡情也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以公論幸下文申明正義方將盜理字抹破有公私者亦盜也有公私便有亡公私亡公公私私天地之德天地本亡公私也無非天地之德處即是天地之心是以公公仁仁簡有下者之德者法界緣起也凡夫迷一真法界安分隨所故有盜之可盜豈知能所本空實無可盜既非盜何有不

夢遊華胥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黯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黯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黯昏然默曰朕之過泊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大庭之館空曠無物之境也放下萬緣始與道冥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

正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既云夢遊復云神遊可見
清明在躬隨往無礙耳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
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
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
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撠無
傷痛指趣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
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
步神行而已華胥氏之國略似極樂世界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心領神會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齊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
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若以情求朕知之矣朕
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又二十有八年
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
百餘年不輟

法身大士應現世間豈待夢遊勝境方知無爲而
治之理不過示同前迷後悟以啟迪後人耳孔子
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與此同
意

列子乘風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所進
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經云加了知同妄想境不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友內外進矣經云拼眞空於無了而返流全一形釋六用不行骨肉都融體合眞空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依正不二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懾懼
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

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愈躁之物至於此極無怪小生甚忙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學道者多成道者少也）翛然改悔（前可救也）

列子眞學道循序而進由淺至深九年之功方臻妙境彼躐等者但求速效雖至百年亦終於無成而已孔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欲速則不達千古聖賢如出一轍也○進道階級分爲四段恰與前說四句後同若依起信論中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二語總合前之三段至第四段正合論中若離於念名爲得入之語列子生於東土與西竺之道如此冥符謂非法身大士隨

機影現乎。

商丘開信僞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門所偏視晉國爵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强弱相陵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濕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

藏猜慮外矜覩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益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問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章能作念佛往生之實證故錄之信仲尼之言以爲往生正因世人所罕聞也其言謂何卽彼我皆誠一語彌陀大願接引衆生是彼誠衆生念佛自心心若不生四大俱融是之謂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閱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四大本無障礙生於自身性合眞空不閒此空閒於彼空以空無彼此物

求生淨土是我誠彼我皆誠安有不生淨土者乎

商丘開信僞誠閱一邊物猶不逆以證念佛求生決無不成也文中先敘子華之權勢次述商丘開之愚誠投地不傷泳水不溺入火不焦皆誠之所至不以高下水火動其心也心不動則高下水火直心外之幻影耳何害之有一旦說破追憶往事直恠惕之不遑奚能復近哉惟願世之學者苟能專心向道求脫輪回惟在自誠其心而已

趙襄子狩中山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芳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熛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妙妙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妙妙襄子曰而響之所出者石也而響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不知之妙妙也石所傷爲火所焚矣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閱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四大本無障礙生於自心心若不生四大俱融是之謂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閱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四大本無障礙生於自身性合眞空不閒此空閒於彼空以空無彼此物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夫子現身人道不以神者方能終身不露也文侯大說

寒山拾得之儔隱於山中偶然一現爲化流俗耳寒子不能知而文侯問於子夏文侯其有動於心乎不然何輾轉相問而不已耶及聞夫子能之而能不爲遂大悅文侯亦人傑也哉

巫咸相壺子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

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文從實生。但見其文而不見其實。焉得謂之道。猶之貪也。雌喻生滅心。文也。雄喻眞常心。實也。眞常與生滅和合。方能發生天地萬物。汝未證此道。奈何以道自居。而爲人所料耶。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衝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

淵。瀘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也。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弗鼻。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壺子以四種三昧示巫咸。巫咸皆不能知。而壺子自釋之。初示以地文三昧。此三昧者。既有所萌。則如地之生物而成文也。不振不動也。不止不靜也。動靜俱無。故名杜德幾。巫咸以爲溼灰。實未嘗見也。次則示以天壤三昧。此三昧者。名實不入。空無所有也。而機發於踵。微有動相也。善者幾。眾善之元也。巫咸以爲杜權。略見一斑耳。三則示以太沖莫朕三昧。夫太沖至虛也。莫朕無迹可見也。衝氣幾。如水之平也。歷舉九淵以喻平等中之差別法。深密難測。變動無方。巫咸謂其不齊。實無可揣摩也。四則示以未始出吾宗三昧。此三昧者。泯絕無寄也。禪宗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者也。即是自受用境界。故不名幾。下文現他受用虛而猗移。不知

其誰何。巫咸焉得而不逃。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豬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忸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列子言下知歸。不但人我頓空而且萬物一體。歸與返朴。廢心用形。凡聖情亡。超然於萬象之表矣。

太古神聖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何而不厭之情。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干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世道興隆則爲皇爲帝。統治六道衆生。舜禹以前。代代出興。世道衰微之際。衆同分中。不能得大聖主持。行菩薩道者。或現宰官居士身。如老孔列莊書中所載隱君子。不一而足也。自俗眼觀之。六道心智各別。何能相通。聞佛經所說異類受化之事。駭而不信。豈知太古神聖。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諦根發現。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碍。千變萬化。不可窮極。以神通既已變物之形。已可異矣。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虛。以物之形。已可異矣。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人之意。更爲希有。穆王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車馬。王之廚饌膳羞。王之嬪御膚惡而不可親。化人原無憎愛。二見等厭惡之情。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干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

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穆王國之財力以奉之。猶不適。化人之意。竟不知其爲何等人也。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引王上遊見忉利天境界。化人居無定方。隨所至處。即謂自宮。王俯視能見下

○周穆王第三

西極化人

界。使化人天眼之力也。化人延短時爲長時。令王居數十年。不思返國。化人復誚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復引王上昇光音天。下視河海。無所見。離下界甚遠矣。穆王報境未覩。下化人移六根。不能受上界光音。所以悸而求還也。化人移之。王。若虛焉。全體脫落。既寤。絕後再甦。所坐猶嚮。初關透矣。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人物宛然。王問所從來。相續心難。前不到後。左右曰。王默存耳。本未嘗動。何有去來。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七識已改。即透重關而復更。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笑動已。更求進步。化人曰。穆王心猶未問化人。

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囿。化人曉以動靜不二。淨穢一如之理。蓋曩者以天界勝境示王。爲破人界之貪。恐王又著天界之貪。復以同一幻境破之。王。閒恆疑。變化之極。徐疾之間。令王離分別心。王。閒恆疑。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謂模哉。化人責王疑情不斷。亡失本明。變化徐疾。何庸措心。王大悅。言下大乎生。八識頓開。三關直透。不負化人一番提撕也。

下文述穆王駕八駿馬。登崑崙山。謁西王母等事。無關道要。故節去。○穆王悟道。無文可證。何以判爲三關直透答曰。化人之來多方接引。即其證也。蓋化人他心道眼。非見穆王根熟決不作此無益之事。

尹氏治產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有此師。有此弟子。方堪傳道。个時人不世。弟子不能待。即師亦不能待。老成子請其無堅忍耐久之心。何能學出世之道。老成子歸而求退。尹文先生掉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如此慎重秘密。其道方隆。五祖傳六祖。實嚴傳洞山。亦猶是也。昔老聃之西也。顧而告子曰。學有淵源。非同臆說。有生之氣有形之狀。謎幻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學幻眞訣。聲盡無餘。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尹文之言。曲深而淺。只有兩層。一日生死。二日幻化。老成用其言而深思之。須臾達生死之理。忘達生死之後。作三層曲淺而深。先明幻化之理。次達生死之外。若不能超生死。必不能即生死而起幻化。所以三月深思。即是透徹三重關也。

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雖云不著其術。而術已具於尹文之言矣。世無傳之者。因其未能深思也。

菩薩幻智法門。即是自性本具之神境通。斷惑證眞。遂得現前受用。非如外道幻術有法可傳也。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

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馳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人有憂愉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憂愉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

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呻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此以夢覺二境喻今世後世苦樂循環也佛法未入中夏列子不能倡輪回報應之說以啟世人疑謗故假夢覺影而言之欲人自會其意而減損貪求之勞也先述役夫晝苦而夜樂客也後述尹氏晝勤而夜苦主也二者相形尹氏不如役夫遠甚蓋尹氏治產之勤未嘗受樂而夜夢之苦過於役夫世之以財產自豪者亦可以悟矣

夢分人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卽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

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據夢）爭訟爲第四重夢）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彼夢我夢同歸一鹿）夢爲第五重夢）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據夢）爭訟爲第六重夢）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又謂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士師分鹿爲第七重夢）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鄭君腾疑爲第八重夢）訪之國相國相莫辨（爲第九重夢）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追思古聖爲第十重夢）能辨也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古聖既沒無覺夢者舉世同夢爲之奈何

此言夢有十重人有六位顚倒昏迷莫可究詰夢乎夢乎何日始覺列子憫世之心切矣

華子病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禁。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問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回記之。

人有三性。曰善。曰惡。曰無記。凡夫日用中。非善即惡。非善惡即無記。唯無想外道恆住無記。自以爲樂。華子病忘。亦是無記性也。室人延儒生治之。而瘳。儒生之術無非引起善惡二性以抵制無記。而後華子思慮並起。不若嚮之安樂無事矣。操戈逐儒生。固其宜也。子貢告於孔子。孔子令顏回記之。記華子之忘。未嘗合道。若與道合。雖十儒生亦不能轉其心志令起世俗之念。入於塵網也。

逢子病迷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冏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嚮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用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此章以一人之迷例舉世之迷。其言出於老聃。并將己之言與魯之君子統以一迷字概之。其故何也。良以三界六道眾生無一而非迷也。福業勝者

迷稍淺罪業重者迷愈深。欲醒此迷除非黃面瞿曇。○盧註以上章之忘此章之迷皆謂合道固文中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之言盧氏執爲證據殊不知老聃此言是反比例耳意顯二者俱迷不得言此醒而彼迷也。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將以啟子貢之疑也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笑獨樂回曰夫子笑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

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先將憂樂二字逆詳敘一番

以啟下文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聖人超世之端非顏回以外無人領會

田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注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匡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子貢疑情頓發參力發以啟子貢之疑也幸得顏回一點則受用不盡矣了

列子書凡八篇仲尼篇居第四述仲尼之事有四章此第一章也樂之與憂兩相對待不入神化之域仲尼故爲此言以啟無樂無知之妙境而後聖人之心和盤托出矣顏子言下大徹不覺五體投地子貢雖費苦功亦非他人所能及也觀列莊二書推尊孔子處豈可以異端目之。

陳大夫聘魯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問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慙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矣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真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於其有介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既廢心矣用形者誰常知自性神用不涉思惟也陳大夫稱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即是六根互用及亢倉子見魯侯一語抹

過直云視聽不用耳目復申之曰我體合於心者融四大入識大也心合於氣者融識大入風大也風之為用掃除雲霧顯現眞空者也又風者動性也由動中見不動則證常住眞心矣氣合於神者風力無依即如來藏妙眞如性也神合於無者妙覺圓明入寂滅海也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既在八荒之外又云來干我者非從極遠來至極近也乃物之小者音之微者動於遠方我已知之即名干我可見法身大我無處不偏清淨六根隨機顯現也近在眉睫之內凡體只覺其礙不能明了唯證道者方能知之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而已矣一語義味無窮豈特為形體所拘耶其自知而已矣魯侯非拳稱荷澤得六祖之正傳因其見此兵知地智侯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蓋亢倉子微庶吐露不必等上加霜仲尼以無言印之上聖高眞同一心法也此章專就用處顯道令人即用知體體用無

二也

西方聖人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曰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指釋迦如來而言也先舉盛德之君自三王溯

而上之以至五帝三皇皆不得稱爲至聖獨西方之人可以稱之豈非佛之德智超過三皇五帝乎。

既欲稱爲至聖而復作疑似之言以孔子未曾親見故也且釋迦之德非言語所能形容聖與非聖舉不足以稱之。商太宰何人而能信解此言乎。

列子見南郭子

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曰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與齊無不聞子列子慈心溢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倍與道之尊絕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兩人

俱到亡言絕慮境界所以相遇之時心跡落落無可交接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歷舉南郭七德而以心虛爲本虛至極處與空如來藏相應所謂無法可現非覺照義也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無知也欺魄之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語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問曰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歷舉南郭七德而以心虛爲本虛至極處與空如來藏相應所謂無法可現非覺照義也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無知也欺魄之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語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問曰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歷舉南郭七德而以心虛爲本虛至極處與空如來藏相應所謂無法可現非覺照義也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無知也欺魄之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語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問曰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歷舉南郭七德而以心虛爲本虛至極處與空如來藏相應所謂無法可現非覺照義也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無知也欺魄之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語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

子曰以下分七層得意者無言此第一層神會非言可喻進知者亦無言此第二層道體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此第三層由體起用無而爲有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此第四層無亦言亦知此第五層全無亦無所言亦無所知此第六層亦無所言亦無所知此第七層全泯如斯而已盡於是矣汝奚駭哉

此卓顯有道之士非凡情所測也二子連牆而居不相交接外人焉得而不疑及列子率門徒以往又見南郭子言貌異常自非列子七番詳陳開明言知之理世人拂得釋其疑耶。

列子好游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物物皆觀矣物物皆游矣其至乎至游者不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列子未明唯識道理。向外馳求。觀其答壺子語曰。以為高出常人矣。而不知物之變化雖多。總不外乎唯心所現也。壺子斥其不異於人。而復示以物我同一無常。令其返觀自心。體備萬法。以為游觀之境。列子心領神會。而終身行之。壺子默為至游。豈與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一意同。

文摯視疾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舉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存滯俗情所能已也。

能以修道於前生慣習力強。心不偕俗。自以為病。文摯雖望而見之。而不知治之之法。其一孔不達者。隔世之迷惑。惟心生障蔽正智也。欲治此病。在修習止觀。以澄其識浪。自然正智現前。超凡入聖矣。文摯衛淺何足以治之。

生死道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不假修習之體也。由生而生。故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常存道之體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有始覺。幻軀雖壞。自性不遷。湛然常住。而實大不幸也。既能覺悟。忽而亡失。真大不幸。有所由而常。死者亦

道也。除滅無明。而安心自寂。自然契道。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寂而又寂。身雖住世。刹那已亡。即證真常。而由死而生。幸也。心安死而真大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雖無作為。而示現生。是菩薩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道。得終謂之常。安詳順世。千聖通規。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為道而死。亦利生之常事也。捨身佈施。是菩薩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捨身佈施。是菩薩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為道而死。亦利生之常事也。

此章分為兩段。前段生死屬心。專為自利。就真諦說。內分二門。一顯性門。二斷惑門。後段生死屬身。專為利他。就俗諦說。亦分二門。一樂遊門。二苦行門。列子書中唯此一章最為難解。今依佛教義釋之。若與舊註參看。執得執失。必有能辨之者。

堯治天下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願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閭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描寫治道之極致。後世賢聖之君所不能及也。君不自知則君亡。情矣。左右不知則左右亡情矣。

矣。外朝在野皆不知。則均亡情矣。堯無可問。祇得游於康衢。忽聞童謠之辭。恰似以空印空。舉國臣民同入於太和之境矣。堯欲不禪其可得乎。舜欲不受其可得乎。閱此章而不坦然忘我。游心於堯舜之世者。則其人可知矣。

關尹論道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流頭。顯露。法法全彰。卽是如實不空。○古人云。見物卽見心。無物心不現。與此同意。而流動。其動若水。性本無動。隨緣。其靜若鏡。空明之說。雖現。其應若響。響隨音聲。而無所動。其應若響。應而不自發。故其道若物者也。若字猶佛經之如字。如事如理。一切皆如。謂之如如不動。物

自運。而其根源。道不運物。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皆自取。道不用心。欲若道而用力。亦不用力。亦不用目。亦不用力。而心力爲物所役。目觀。耳聽。形智之域。則勿承而自得矣。嚮之在前。忽焉在後。道無方所。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自無非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徘徊。心有心無。唯默而得之。本性現成。道未嘗變。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

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無知者無知也。眞能現前。自然不爲二發字。由本源性地發現如花之開也。傳能情。無安情安爲矣。何能爲無安爲矣。言其安情安爲。自然永斷。

非。理。也。中。明情與無情之異。有情斷取證眞而成道。非果。無情轉爲依報莊嚴。衆生依報。皆是衆生安業所感。雖無爲而不同。性地之無爲。能起神用。廣以異也。

見矣

○湯問第五

湯問夏革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無極已。始或爲終。終

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非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湯疑萬物有始革以無始答之湯會其意而知物無先後革卽申明終始循環之妙復恐湯問物外事先預以不知杜其推求之心蓋思慮所不及處卽是物之外事之先也湯又疑虛空有盡革答不

知是截斷情識之利刃也湯不能領而固問之革以有無二門詳答所言無者十方虛空也有者天地萬物也虛空無極天地有盡人所共知而說不知者何也蓋有從無生無從有顯有無互攝總非意言分別所能揩定也故下文眉睫披剃以明無極無盡之義與內典所云虛空無邊世界無邊衆生無邊同意

焦螟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察之弗見也其聲唯眞帝與容成子聞之帝與容成子居空桑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者修通之方法也經云一一微塵皆有廣大法界佛興菩薩集會說法世人多不能信若以焦螟之說證之復何疑哉

愚公移山

大形人也王屋我相二山巍然對時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通當其中北山愚公者不度德不量力年且九十面山而居阻隔既深方知二山爲發愍山北之寨出入之迂也二山巨於懷中不能直道而行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忽起移山之計雜然相許其愚不可及也去塞就通人所樂從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愚公之心陽而直其人心雨相違背是以獻疑而阻之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消於不可見之地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三生一生二三生萬物今有三

大卿尚大之漸也甲石猩壞其發運於渤海之尾以
盤大之氣壯矣甲石之北有國曰終北之墟有人焉
曰終北之民其俗輕生而重利其行不用禮義其動
不知德義其視不知前後其聽不知是非其為不知
利害其自不知死生其國無邪氣其土無水旱其民
不知壽夭其俗不知老少其男女無別其行無節其
寢不相依其交不相利其居不相愛其動不相畏其
行不相避其飲食不相讓其衣不相親其言不相信
其動不相保其為不相成其為不相敗其為不相養
其為不相教其為不相治其為不相事其為不相使
其為不相見其為不相識其為不相知其為不相與
其為不相為其為不相得其為不相求其為不相應
其為不相報其為不相賞其為不相罰其為不相怒
其為不相喜其為不相樂其為不相哀其為不相憐
其為不相愛其為不相惡其為不相欲其為不相取
其為不相與其為不相奪其為不相殺其為不相生
其為不相死其為不相葬其為不相送其為不相慕
其為不相思其為不相念其為不相憶其為不相忘
其為不相失

中時近也。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此章與二僧論風旛相似。所謂大不遠遠。近涼皆
是六識妄緣。都無實義。若離偏計性。此等情見。纖
毫不起。孔子見兩兒迷執太墜。不能曉以大道。故
且置之。而任其詆笑也。㊀今依无文格致家之理
亦甚易解。地爲圜體。半徑一萬二千里。日初出時。
遠半徑。日中時。近半徑。晨光橫射而來。故涼。午景

直射而下。故熱。又依視學。凡見遠物。平視大於仰
視。如將紙鳶之綫。盡力盡放。盡綫盡執於遠處。則見其大。放至
空中。則見其小。此實證也。日初出時。氣厚。故顯
大。日漸高。蒙氣漸薄。故漸小。此皆俗諦。無關大道。

略述梗概。以破兩兒之愚迷而已。

扁鵲換心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
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
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俱長。今爲汝
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勝乎氣。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
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
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
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
其妻子。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
妻子亦非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
所由。訟乃已。（菩薩人俗利生須學五明文繇扁鵲皆明者也）

此章述扁鵲之神技也。以後世同類之事證之。則
不必剖胸換心。專易二人之神識。足矣。豈有道家
者流。自嫌毉毉老。欲換少壯之身。與人同寢。卽交易
而去。又晉時有梵僧。曇無讖者。人求其講涅槃經。
識以不善華言。祈禱觀音。夜夢觀音易其頭。遂通
華言。而頭之形容如故。乃觀音之神力也。悟冥篇
內有投胎奪舍并移居之句。投胎者住胎十月方
生也。奪舍者。胎中嬰孩本有識神。於出胎時被有
力者搶而奪之也。世人臨產見有偷道或顯者來
卽此類也。移居者。必煉氣功深。兼人之熟睡而換
之。文中剖換之術。不必判其眞假。但以扁鵲之神
技。必有法互易神識。而令二人均其志氣也。

師文鼓琴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
十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
其柔默曰文非弦之才也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
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
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
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
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
實及秋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
叩徵弦以激炎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
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
心高暉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
律亦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師文鼓琴三年而不成章固有異於常人矣文所
存者數語非但常人不知恐師襄亦不能知及其
有得而試之則變換四時向其妙也而疑之者則
曰文中有當春及秋當夏及冬八字則知變換四
時必依當時原有之氣候爲本方能變爲異時氣
候是則欲試其技必分四時鼓之不能一時全試
也解之者曰按此文意應在一時設鼓琴正當春
時以商弦叩之則變而爲秋既變而爲秋矣即以
所變之秋爲本而叩之以角弦遂變而爲春作者
但取文便以春秋作一對夏冬作一對不暇計及
夏之無本也應以秋變而爲夏夏變而爲冬皆以
所變之景物爲本而轉換之遂得一日之間備歷
四時而毫無遺憾乃命宮而總四弦則祥瑞齊現
妙用全彰宜乎師襄歎賞不置也或疑鼓琴何關
乎道當知道體無所不在琴之妙即道之妙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
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
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
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
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
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
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踴非
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
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上章鼓琴歌此章歌哭皆其中之聲明也

隨舉一技至造極時皆非思議所能及此何故耶
因其本如來藏妙眞如性也六根六塵眞不皆然

故發為梵歌能振林木遨行雲徧虛空界顯妙用也以穩生即滅之音聲而能機樂三日其經於眾生耳根者何其深也至於哀哭長歌而令人悲喜轉變不能自主韓娥之聲學可謂至矣然比於佛之音聲猶其小焉內典所載法界無邊佛音聲亦無邊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豈凡情所能測耶列子此章述音聲之妙出過常情以見本性德用隨處顯露令人起欣慕之心耳

來丹報讎

楞嚴經發隱 卷

魏黑卵龜惡之名以喻嫉殺匡邪章匡邪章之子來丹為讎之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居黑卵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宜倘我弱志強黑卵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銛鍔推刷而體無疵達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豰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有其人方有其器非殷帝不能用非孔周不能藏苟人之手早已化龍飛去矣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眾以威神制之奚不請焉來丹遂

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詣所欲孔周曰吾有寶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內典所載大火燒劫之時無有壞色而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青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駘然而過隨過隨合點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劒之為用非凡情所測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

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與齋七日而於晏陰之間授之此何物也豈世間凡鐵所能斫耶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矯者恥其質在有無之間來丹不慊密則失之矣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達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忒然昏迷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過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人之形殺本虛世人擊之方知其虛來丹可以悟矣何謹之足云三招子三招子不悟何待來丹既悟人劒俱歎而歸空報讎之念消矣黑卵既醒亦有其人方有其器非殷帝不能用非孔周不能藏苟人之手早已化龍飛去矣以威神制之奚不請焉來丹遂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嚮昔來丹之來

迅戕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章本除疲不知道意
情與無情皆以眞空法性爲體證道之人物不能傷如別章所說至精之物亦不傷人如此章所明人皆以報讎不成爲來丹惜我則以報讎事畢爲來丹慶何也冤仇相報無已時也今知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則當處解脫轉熱惱爲清涼豈非大快事哉○或疑三劒必無此物今爲釋之內典所載用種種兵四天王及護法諸天亦有執劒者證知此劒乃天人所授也殷帝御

世用此劒以降服鬼神驅除惡魔去其害民者又若臨敵交戰仗此劒以往則敵兵威服自然退卻殷帝既沒入於孔氏之家惜乎來丹請上劒以往數黑卵之罪殺讎非其用也倘來丹請下劒志在而以劒臨之自然低首下心悔過請宥從此黑卵改爲良善則劒之爲用大矣

○力命第六

力不勝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

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魯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賢貶而貴愚貪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爾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者現世所用之才智也命者過去所作之業因也業因爲種存於八識田中強弱不齊生熟不等先後發現即爲果報世人不知稱之謂命自古以來莫不皆然列子此篇勸人安命損卻許多煩惱也文中歷敘壽夭窮達之差池不與其人賢愚善惡相稱令人欲問彼蒼而莫得其解徒以一命字了之章末自壽自夭等八箇自字隱含自種發現自身酬業之意非命所能制不過直推曲任而已不然彼造物者何能受廓然大公之名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肅、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櫳、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乘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不相及、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以天命曉之、西門子所論矣也、幸東郭先生以天命曉之、西門子既服、北宮子亦釋然心安、何其感化之速耶、雖然、此三子者、皆未聞道也、夫聞道者不爲命之所囿、而能造乎命者也、且能斷己之命根、以出沒於

而反、倜倜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

命所不及之處、人天三界、隨意寄托、十方國土、應願往生、博施濟衆、而不受福德、永劫修行、而不辭勞瘁、菩薩有十力、佛有十力、皆以力勝、謂之力波羅蜜、何命之足云、若規規然以聽天任命爲宗、亦終於隨業流轉而已、

○楊朱第七　此章恣情放逸非列子之書不足取也

○說符第八

持後處先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

顧而觀影形任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此以形影驗心法也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以驗心罪則萬法皆惡心正則萬法皆善法從心生猶之影隨形現也學道之人心有主宰則萬法唯心所轉心則虛先而能持其後矣非若世人心隨物轉不能自由以致後先倒置也屈伸任物而不在我一語是轉機恐後人執成死句不能超脫耳

任物云者卽是一切無心而已

九方皐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若失豈專論馬也哉其寄意遠矣唯九方皐觀之以天機始能見其神既得其神則牝牡驪黃何庸介意故伯樂以得精忘麤等四句稱之此四句義實爲三喻之祕密心法也

不死之道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愛者莫急乎生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此章示學道之要門也知而未行者可以教人而得其傳者可以成道此理之當然者而世人每不信之以致當面錯過終身無學爲治此病分作三層一者燕君不得其術而怒使者納幸臣之諫而

釋然無悔可謂毫無灼見矣二者齊子恨言者之死而富子笑之胡子申其正義以解富子之誚三者胡子引衛人之事以實其說衛子得父之傳而不能行告之於人而人行之與其父同學道之人苟知此意則尋師訪友隨處獲益然亦須辨其邪正方不被外道所惑也○不死之道出自黃帝戰國末時已失其傳秦皇漢武求之而不可得後來金丹之術行於世間眞僞雜出梁隱士陶宏景得其眞傳父之沙門曇鸞鸞遇菩提留支詳論不死之道遂焚仙經而修淨土以觀經爲宗即得上品上生瑜應彌陀人所共見六朝以來行此法者皆能往生淨土得不死之道無有終極此法以無量壽經觀經阿彌陀經往生論四種爲本卷冊具在不煩他求若不依此法而別求師傳誤入邪途深爲可惜竟知不死之道即在目前人人可學祇須發起眞實信心便能超出三界永脫輪回也

簡子放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簡子之誤在厚賞獻鳩者即以啟網捕之害也客以正義曉之實採源之論爲人上者所當學然不可以此言而遂廢放生之善舉也蓋力之所能禁者禁之力所不能禁者買而放之遠追流水長者之遺風而與衆道衆生結未來出世因緣豈非菩薩道中之大方便乎

鮑子進言

齊田氏祖於庭貪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頑於犬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木爲人生之且蚊蚋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田氏以世俗之見歎天之厚於人與西洋教意相同鮑氏之子突然而出如霜鐘破曉警醒昏迷非菩薩應化而何此等語言中夏未之前聞唯西竺婆羅門制斷肉戒釋迦降生演說六道輪回之苦一切有情無非過去世中父母六親尙忍食其肉

以資一時之口腹哉故楞伽經終之以不食肉列子八篇將終亦有二章述救護生靈之道何其與佛經遥遥相應如出一轍耶

沖虛經發隱

南華經發隱

太史公言莊周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豈知漁父盜跖皆他人依托大違莊子本意觀其內篇推尊孔子處便可知矣司馬氏不於內篇窺莊子之學而掇偶撰以判莊子宜其將老莊申韓合爲一傳也至唐初尊之爲南華經而作注解者漸多惟明之陸西星憨山清二家以佛理釋之憨山僅釋內篇西星則解全部今閱二書猶有發揮未盡之意因以己意釋十二章與古今諸註迥不相同質之漆園當亦相視而笑嘗見宗鏡引莊為頓悟或論出世出世之言或淺或深幾者不出天乘深者直達佛界以是知老列莊三子皆從薩婆若海逆流而出和光混俗說五乘法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佛乘能令衆生隨根獲益後之解者局於一途終不能盡三大士之蘊奧也

光緒甲辰仲秋之月石埭楊文會識於金陵刻經處

南華經發隱

鯤鵬變化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一章。言有十大一者具大因二者證大果三者居大處四者翔大路五者御大風六者育大年七者遊大道八者忘大我九者泯大功十者隱大名。

初釋大因。北冥幽冥之處也。鯤魚潛藏其內。喻根本無明也。此無明體即是諸佛不動智。是之謂具大因二釋大果。鯤化爲鵬。奮迅而飛。脫離陰濕而遊清虛無障無礙。是之謂證大果。三釋大處。南冥天池也。天池離明之方也。浮幢王刹諸香水海之象也。是之謂居法天池者。浮幢王刹諸香水海之象也。是之謂居大處。四釋大路。水擊三千。高翔九萬。蒼蒼一色。遥而無極。雖六月乃息。仍不離一眞法界也。是之謂翔大路。五釋大風。風積不厚。則不能負大翼。乘九萬里之風。方可圖南。此風何所表耶。乃表大願也。現身九界普行六度。乘此大願方證妙果。是之謂御大風。六釋大年。以小年大年相形。皆有限量之年也。意在無限量之年。如齊物論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莊子齊而大年顯矣。是之謂育大年。七釋大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者。即大道也。無待於外。而遊無窮者。即逍遥遊也。是之謂遊大道。八釋大我。夫至人者。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也。法身大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而無我相可得。是之謂忘大我。九釋大功。貌姑神人。利澤施物。旱而不見其功。是之謂泯大功。十釋

大名，聖如唐堯，猶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之謂隱大名，曾解謂此三人無有淺深，竊窺莊生之意，當以法報化三身配之，以上略舉十大，爲南華別開生面，逍遙遊之奧旨，至於文字離奇，章法變幻，詰屈聱牙，則有不可勝述者矣，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南華經發隱　五

此篇摘錄開章七十餘言，辨明喪耦喪我二種差別，蓋旁人見其容貌異常，有似喪耦，耦者對待之謂，如槁木死灰矣，而豈知南郭子綦，止於耳，釋浮塵根之分塵，根塵交接，滯而不脫，所以須破，心止於符，釋分別識之分齊，五根對境，有同時意識，與五識俱，不前不後，故謂之符，此識盡，現具性所以須破，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名之爲氣，其實無空也，自性無空，物來即應，故爲道之本體，見此本體，安有不心齋者乎，顏子即時領解而應之曰，未聞師訓，妄執爲我，既聞師訓，本來無我，可得訓之虛乎，夫子印之曰，心齋之法，盡於是矣，

吾語若，吾告汝，若能入遊其樊，不自衛其能，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不立無毒，不設門戶，無門戶，無毒，不設防，信則不言，無門，不立門戶，無毒，不設防，信則不言，入衛君之樊，而不鬻名，故無名可恃，入則鳴，不入則止，聞者信從，則之境爲棲神之所，感則應，不爲物先，而後應，不爲物先，則幾矣，其於人世之道，幾乎，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

若能二字與則幾矣三字首尾相應○下文勞空而來縱橫排盪神化莫測非法身大士不能道其隻字

絕迹易行無轍迹無事無行地難讓公答六祖云聖諦亦不爲何階級之有六祖云汝如是吾亦如是故知宗門極則到無行地所以最難也爲人使易以僞隨情動成虛妄爲天使難以僞純性而行全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古人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是此義禪德頂嫌其後邓隱峯振錫凌空而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眾武帝問達摩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此皆無知而知者也○上二語乃係歎美之辭非謂其無有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分破無明吉祥止止吉祥者至善之地也即是性空自顯吉祥止止求其動相了不可得而以修定契合故重言止止夫且不止一此大學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轉語警迷是之謂坐馳雖亥念紛馳而性未嘗動也夫徇耳目內通一語應前聽之以氣而況人乎夫曰歸帝乙別識鬼神將來舍三界有情同歸性海而況散焉者乎歷舉上古聖帝共行此道以啟後人信修之心

此章孔顏問答有千餘言今錄後段二百餘言爲之解釋以通其義以前皆孔子徵詰之辭至心齋以後乃正答入衛之道又復詳示超世之學窮高極微爲傳心妙旨至耳目內通一語應前聽之以氣而況人乎一語作入衛收束言辭如此善巧而實出於無心也

九者王駘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王駘與仲尼分道揚鑣一顯一密行顯教者耳提面命進德修業人所共知行密教者潛移默化理得心安人所難見常季怪而問之仲尼直以聖人待王駘而願引天下從之遊益動常季之疑矣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

痛切至死生而不能動其心毀壞至天地而不能易其性深知眞常不變之義不隨萬物遷化且萬

物化生同出一原。既窮其原。何有一物而不出之化生耶。命者。主宰義。入此三昧者。無作妙用。非情量所測。豈有主宰之心。如外道所稱大梵天王者乎。宗者。萬法之本也。若有可守。則非宗矣。愚者昧之。智者見之。知其頭頭顯露。法法全彰。無壞無失。強名爲守。此二句中。命字守字俱要活看。愼毋執言失旨也。仲尼如此開示。常季仍不能曉。故復問之。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南華經發隱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二門不二。則不爲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煥然。等。現矣。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足。猶遺土也。內四大與外四大無二無別。善忘我者也。

常季曰。彼爲己。言其專修己以。見。以。其。心。得。其。常。心。超八識現量。而顯常住眞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就俗諦言之。一家仁。一國興讓。就眞諦言之。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盡皆消殞。均同此義。只下文勢分賓主耳。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引物之質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引古聖作證。夫保始之徵。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謂之正。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保始二語。既爲王駘寫影。而忽插入王駘始終。一段。所以明人所知也。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寫六骸。應身入世。直寄寓耳。

南華經發隱

勇士一人。謂之主中賓。以下。一知之所知。

物。而。悉。光。在。目。爲。見。在耳爲聞。

足。象。耳。目。知。而勝義根。非人所知。

證無分別心。而心未嘗死者乎。本自無生。何死之有。

而有分別用。而此義此段方是生其心。亦同此義。此段方是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物爲事乎。王駘自他兩忘。不住有爲不住無爲。何嘗有教人之意。存乎其心耶。

常季只悟王駘之體。不悟即體之用。故勞仲尼委

當入涅槃。人則從是也。人之從遊者。以其妙用無形。隨根普益耳。彼且何肯以其言耶。皆不必問也。以慧眼觀之。莊周者。幻化人也。王駘常季仲尼。幻中之幻者也。乃至三界四生六道無一而非幻也。幻化之中有知幻者。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則非幻乎。曰否也。經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亦說爲如幻化。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起妄計而已矣。太史公作項羽本記。述戰

時之言行。太史公視昆之而親問之乎。抑從他人傳聞而筆之於書乎。誰得而究詰也。一切唯心造一言足以概之矣。古今人同此心也。此心之妙。同而別。別而同。昔也今人展閱此書。有莊周出現。又有王駘常季仲尼同時出現。仲尼之言。王駘之德。畢現於心鏡中。一眞法界。主伴交參。妙旨冷然。非今非古。誰謂參訪知識。須歷百城煙水也。

南華經發隱　大宗師

女偶論道　葵心向日。表葵道之誠也。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時未至。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雖得上根。猶不輕授。慎之又慎。其道三日而後能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矣。已外生。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所不將。無所不迎。無所不毀。也。一切壞。而應。無不成。也。一切成。而應。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去聖時遠。尋諸簡冊。可得道意。副墨之子。簡冊。洛誦之孫。進而求之。讀誦。洛誦之孫。聞諸瞻明。見地瞻明。瞻明聞諸聶許。攝念。聶許聞之需役。參參。需役聞之於謳。詠歎。於謳聞之玄冥。杳法。玄冥聞之參寥。眞空。參寥聞之疑始。始覺。疑始。本覺。本覺無始。始覺有始。有始無始。皆不可說。

此章分爲兩段。前段言卜梁倚依教進修。凡有七層。前三層漸修漸證。自朝徹以下。將迎毀成四句。一切頓證。以顯眞體。其爲物以下。將迎毀成四句。一切普應。以彰妙用。體用具足。乃以攖寧二字收之。後

段文假白敍問道凡有九層前二層問慧次二層
思慧次二層修慧後三層證道是之謂九轉功成
也此九層皆以問字貫穿到底但取文便其實後
之三層言說不到思慮不及豈耳根所能領耶

謀報渾沌 應帝王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
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章在內篇之末
儵忽六七識生滅心也渾沌八識含藏心也渾沌

無知爲儵忽所鑿而死渾沌雖死其性不死隨儵
忽轉而冥熙儵忽生其悔過之心遂謀所以生渾
沌者時相謂曰渾沌德我今亡渾沌矣爲之奈何
旦夕推求渾沌之性而培植之久之而渾沌復甦
聖之無知者轉而爲精明之體矣於是儵忽奉爲
宗主聽其使令非但分化於南北抑且幷八方上
下而統治之渾沌改名爲大圓鏡儵名妙觀察忽
名平等性與儵忽爲侶者皆名成所作四智菩提
圓彰法界南華之能事畢矣○以無始無明稱爲
渾沌既是渾沌必有儵忽必至鑿竅後

之解者但惡其鑿竅意謂不鑿則天性完全豈知縱
不被鑿亦是閉鈍無明不能顯出全體大用也莊
生決不以渾沌爲道妙有他文可證此章說到迷
妄極處而止未說返流歸眞之道留待後人自悟
奈何二千年來幽關未闢故爲揭而出之以餉知
音君子○篇末之渾沌卽首章之鯤魚也鯤儵大
心凡夫在冥海中長養聖胎一變而證大果渾沌
愈毛道眾生莫不被鑿而死莊生哀世人之沈淪
而以此章結之其無盡大悲可想見矣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赤水渾濁汙穢之至也遊乎其北舉目無可樂之
境也崑崙曉巖危險之處也登乎其丘置身可畏
之地也一念回光始知玄珠已失矣雖然未嘗失
也知善於用心者也離朱明察秋毫者也喫詬辭
辯縱橫者也皆不能得計已窮矣乃使象罔象罔雖
而無所使也象罔得之得其本有也黃帝歎異一

語意味深長。百世之下。令人聞之而心折也

世之所貴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此章爲執著文字者下鍼砭。今進一解爲掃除文

字者下鍼砭。古聖遺言。如標月指。執指固不能見月。去指又何能見月。莊子恐人認指爲月。不求見月。故作此論。令全書文字。如神龍變化。若有若無。猶釋典中之有金剛經。能令一代時教飛空絕迹也。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利根上智。得其旨趣者。固不乏人。而數百年後。依旨附木之流。正眼未開。輒以宗師自命。邪正不分。淺深莫辨。反不若研求教典之爲得也。蓋書之可貴者。能傳先聖之道至於千百世。令後人一展卷間。如覩明師。如得益友。若廢棄書籍。師心自用。不

至逃坑落塹。不止也。下文輪扁答桓公之言曰。予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試反之曰。予所讀者古人之

糟粕。有何不可。

天門庚桑楚

天門。無本。人。無竅。無本則無所出。無竅則無所有。有實而無乎處。實者宜有處。而無處者方域也。既有長而無乎本剽。長者久長也。本剽者本末也。既有本剽。宜有本剽。而無本剽者宙也。宙者往古來今也。既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所出而無出。無本。人。無竅。人而云出入者。假名耳。有實而無乎處。

七大俱無鬼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日，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於舉七加矣，上述七大，用乃萬殊，大一。通之，體則無二。大陰。解之，衰滅大海，大日。視之，微見木源，大均。參之，無邊刹土，因果歷然，不出自心，大信。稽之，識毫不爽，大方。體之，無不照徹，智無邊際，真有樞機，以應無窮，始有彼，有始則有彼，自他宛然，無始則無彼，自他雙泯，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禪宗所謂觀無識眼初明者是也。其聖解非同凡解，不知而後知之，識學人發問真知異於妄知，不知而知之也。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此識學人不可墮有無二

障也，蓋有則墮，增益過，無則墮，損減過，若欲免此二過，心計亦有非有非無，則墮相違過，又計非有非無，則墮歲論過，離此四過，頭滑者不可捉摸也，雖不可捉摸，而又非虛無，則超過方可問道。頭滑者，古今不變，古代時代遷流者，皆妄情耳，見矣。既無往來，則可厭之有，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具宣七大，故名大揚搉，體小之賤，豈能領會，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何不研究此道，而徒自迷惑汨沒於三有耶。以不惑解惑，修復於不惑，證是向大不惑也。之海耶。造法也。此三句，謂以不惑之理，解照眩之惑，復造法也。此三句，謂以不惑之理，解照眩之惑，復其本性之不惑，然後進而至於大不惑，則契於道矣。

此章歷舉七大，陸氏謂其名目皆莊子所自命，而不知其與佛經暗合也。眾生流轉，由起惑而造業，由造業而受苦，故以起惑為病源。佛經說有三惑，

一曰見思惑，二曰塵沙惑，三曰無明惑。根本惑也，起時由細而觀，滅時由觀而細，無明貫於木末，此文斷惑次第有三層，至大不惑，則無明破盡，永脫輪回矣。

得其環中則陽

自證之道，如以圓相，以隨成，隨平生機而成，隨息時息，盡心盡量，無終無始，無終始或為終始，無幾無時，幾時而

治天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又引仲尼與湯相形湯尼爲人君以貿臣爲傅仲人爲師以盡慮爲傅盡慮者慮至盡慮也此見無不用即日無不博博師道之傳於萬世也此見非大智大識大容大量不能大中見大大中見小一塵之有即聖人之非天下。以除。成氏曰。引古聖之言以除上文之意。曰無成。破時成見也。除日而成。除利即則無成歲除日則無歲矣積利即者時之極無量之可得也過未入現在入過未即無際三昧者延一念爲無量劫即無量劫即無始無終無始無終即無念也。過未現在。無內無外。內外消融。遂能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塵之有即聖人之非天下。以除。

此章顯示行菩薩道之正軌也。發大乘心者。以第一義空爲本。再相氏既得此理。入俗利生。不轉而轉。轉而不轉。誠爲無上至德。不可以常情測度也。次則舉下凡妄修。以啟上聖眞修。徹證眞空。而不捨度生之業。又舉成湯仲尼以明君師之別。然後引容成氏二語結之。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前文環中隨成不化。盡慮種種法門。攝無不盡矣。

得意忘言 外物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筌者魚笱也。蹄者兎罝也。因筌而得魚。因蹄而得兎。既得筌蹄可捨。後人不達此意。見兎見魚。欲捨筌蹄而求魚兎。魚兎何由可得耶。章末二語神韻悠然。天道篇內世之所貴一章。專主離言。此章先即後離。以救其弊。維摩經云。言說文字皆解脫相。則非即非離。更進一層矣。

自序

清代學者、以文字聲韻求訓詁。深得衆漢學者之意。於經部大有收獲。而出其餘以治子部。所得頗少。蓋治子方法。與治經不同。經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訓詁明而義即與之俱明。子部重在學說之統序。統序不明。而訓詁轉覺支離。且子部之訓詁。除儒家以外。與經部之訓詁。其義多不相應。如儒家之道字。與道家之道字。截然不同。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由天出也。老子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行之大路也。道家之道。在空間之虛。時間之無。宇宙之本體也。本訓詁以治子。往往遺於子之本義。清儒本鄭玄治毛詩之法。治經。不能本班固漢書藝文志之說治子。宜乎於子部無所收穫也。余治子部。注意於各家源流與其派別。民國十二年。曾著周秦諸子學略。雖非煌煌巨冊。而十家之學。源流必明。派別必詳。略涉其樊。即知其要。或亦治子部者之所不廢。本擬編及十家各家之學說。而時不我許。只成荀子墨子商君之書。而於荀子墨子商君之書。亦可以得其大概矣。孟子學說。未遑整個的整理。當爲性善說、貴民說、辨王霸說、仁義與功利說、仁者無敵說、同樂獨樂說、制民產說、興教育說、八篇。合爲孟子政治學說。老子只有零星的筆記。而管子、韓非子、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鬼谷子只在周秦諸子學略中論其大概而已。余治莊子。始於民國紀元之初。天下篇云。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于是讀莊者。說莊者。皆以爲莊子一書。無論其在文字上。在義理上。只可以謬悠荒唐無端崖說之。而以謬悠荒唐無端崖說之。所以雖熟讀郭象註、成玄疏。僅能得斷續之玄理。終不能得莊子思想之統序。然而天下篇云。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是莊子一書。雖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而莊子必有所以爲卮言重言寓言者在也。人第求之瑰瑋參差之形。而不求之無傷可觀之實。莊子猶與天地精神往來之眞。而世終無由知之。竊嘗取內篇七篇。諷誦其本文。思惟其意義。以其不了解莊子本文。即無由了解莊子意義。莊子一

莊子章義

自序

想卽其行爲。亦可以得其大概矣。孟子學說。未遑整個的整理。當爲性善說、貴民說、辨王霸說、仁義與功利說、仁者無敵說、同樂獨樂說、制民產說、興教育說、八篇。合爲孟子政治學說。老子只有零星的筆記。而管子、韓非子、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鬼谷子只在周秦諸子學略中論其大概而已。余治莊子。始於民國紀元之初。天下篇云。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于是讀莊者。說莊者。皆以爲莊子一書。無論其在文字上。在義理上。只可以謬悠荒唐無端崖說之。而以謬悠荒唐無端崖說之。所以雖熟讀郭象註、成玄疏。僅能得斷續之玄理。終不能得莊子思想之統序。然而天下篇云。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是莊子一書。雖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而莊子必有所以爲卮言重言寓言者在也。人第求之瑰瑋參差之形。而不求之無傷可觀之實。莊子猶與天地精神往來之眞。而世終無由知之。竊嘗取內篇七篇。諷誦其本文。思惟其意義。以其不了解莊子本文。即無由了解莊子意義。莊子一

莊子章義

自序

書。其文狂洋恣肆。莫可端倪。譬如黃河千里一曲。觀者但驚其浩瀚澎湃之勢。莫知其蜿蜒奔赴之形。非如溪澗之水。歷歷可指也。所以讀莊者。第歎其用意之奇。行文之肆。試一問其用意之何以奇。行文之何以肆。而莫能得其用意旨趣之所在。及行文起落之所由。凡此皆章義不明故也。王氏先謙、郭氏慶藩分章而未言其故。讀莊者猶苦難曉。要知莊子之學說。其精華全在內篇。內篇七篇不明。無由窺莊子用意之旨趣。章義不明。無由見莊子行文之起落。乃將內篇七篇。分其章段。說其大意。使七篇之大意。皆由章段而明。不但文從字順。抑且理析義解。而用意之奇。行文之肆。能明其所以然之故。天下篇所謂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者。皆可得之於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之間也。余既作莊子內篇七篇章義決說。本之以讀莊子。覺莊子一書。其義雖瑰瑋而無不平易。其辭雖參差而無不整齊。蓋其瑰瑋參差者。乃其表面上之義與辭。而其平易整齊者。乃宇宙自然之極致也。余讀有莊子之註解。自道藏舉要外。計四十餘種。雖有斷續之玄理發見。而求其統整理

莊子全書。成爲有統序之學說者。似乎未有。而清儒註解。於訓詁外。未能有所發明。余半身偏廢。閉戶閒居。暑雨易古史觀既定。業日求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之眞。于是知莊子以空間之虛、時間之無的宇宙觀爲人生觀也。夫空間之虛。非杳冥之虛。乃眞實之虛。時間之無。非惝怳之無。乃妙有之無。以眞實之虛妙有之無。建築人生觀基礎。故一切任其自然。自然者、是大宇宙之環境。滅小人生之環境。與極大宇宙之環境。息息相通。此莊子所以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也。既求得莊子之眞。乃作道家源流及其派別一篇。以明莊子之派別。與老子異其源流。作莊子之自然思想、與自然即道、二篇。以明莊子學說之根本。作一眞理無是非大道無陰陽達者通爲一。俗士妄短長。塊然一坏土中。夜有奇光。攸攸夢魂黑。憒憒蝴蝶黃。（其四齊物論）上壽不過百。人生亦可憐。下士未聞道。海上求仙山。長生詎在藥。至理不可言。君子貴緣督。雖夭亦盡年。（其五養生主）猛虎能食人。爪牙不傷木。耳目廢視聽。虛懷常若谷。至潔每易汙。聖人不數浴。明鏡燭妍媸。以其不自燭。（其六人間世）良馬不在力。嘉木不在蔭。代櫂自千里。孤輪自成林。所以魯兀者。舉國欽德音。百骸皆可棄。耿耿餘寸心。（其七德充符）大地積塊耳。塊散不久常。偶然一普物。變化已無常。眞人終年衾。風露以爲糧。風靜露華空。澹澹天中央。（其八大宗師）愚者常忍影。惸與影競走。倏忽擊渾沌。渾沌呼負負。矯首望太虛。寥落具衆有。南面治無爲。重華名垂後。（其九應帝王）大道不離宗。百川皆匯海。末世徒紛裂。祖述各有在。莊語難覺民。詭詭終不悔。違非理無窮。稠適若可侍。（其十天下）世儻不識莊。紛紛多異旨。與老同一源。謂莊學不死。玄妙本無迹。眇視跛能履。上與造物遊。小智奚足恃。（其十一註莊者）迂拙常滯物。愧我非逮士。瞑心息衆慮。紛撓不能止。況投塵網中。清澈亦偶爾。采藍不盈澮。未足贈之子。（其十二讀莊後）造物無盡藏。古今有眞才。如何降水浸。不聞神禹來。佞俾多自逸。

右讀莊十三首。用陶澍明讀山海經韻。是民國七年時所作者。今莊子章義全書告竣。輒題一過。而莊子大義。若可得於文字之外。爲錄於卷首云。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安吳胡樸安記

莊子章義

總說

道家源流及其派別

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古者黃帝其時有左史右史而世守之史掌一代之書成敗禍福存亡之迹皆具於是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故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閱世多更事富然後乘要執本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由是言之道家之出於史官由於閱世多更事富有過去之觀念而後有未來之思想念愈豐富未來之思想愈遠道家豐富之思想由於歷史而來也莊子天下篇云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家者流蓋出於此種觀察知雨必先申積於雲雷而後下經綸者即史官惟是上古之時史爲學術之總攝古時代人功縱極其努力而有需於自然界之力爲多不值所需之水而已一切取給於自然易繫辭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楶桷取諸大過書契取諸夬皆取自然界之現象以制器用蓋自然之力天爲主宰凡人功無能爲力之事悉歸於天上古之人對於天之信仰極堅儒家言天徵之人事以天爲道理之天墨家言天尊爲神靈以天爲有人格之天道家言天歸於自然研究天之本體知其廣大而無所不包虛之至也知其連綿而無終始無之極也虛爲實之本無爲有之本

莊子章義

總說

耳道家之正宗是用之於政治故漢志云南面之術後漸流爲老莊之道家莊子雖是道家非老子之嫡傳觀天下篇莊子與老子異源可知蓋老子求長生莊子齊死生也晚周以來道家派別區分爲四以與爲取以後爲先道家之權謀派也政治家常用之死生一致人我可遺道家之虛無派也遺觀家常用之無爲女精無勞女神道家之寂滅派也老子與家常用之服氣養神納新吐故道家之寂滅兼權謀老子學派之流也寂滅者無爲也權謀者假爲而治也故老子之學以之修己多養生之言以之入世有政治之用莊子爲道家之虛無派莊子忘人我齊死生老子則日求不死之術莊子之可以養年與老子之谷神不死截然不同也由是論之道家派別可總爲二而術士不與焉老子不能了生死入世派也莊子能了死生出世派也世謂莊子之學出於老子以老子比孔子以莊子比孟子特未深察之故耳天下篇歷述諸家之所自出而莊周與老聃關尹爲二則是老莊派別之不同由來久矣自關尹子出後世術士推老子爲教主於是道家之學一變而爲清靜寂滅凝

莊子章義

總說

所需之水斷非人力所能爲易需卦大象云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古時代人功縱極其努力而有需於自然界之力爲多不值所需之水而已一切器用之制造皆取法於自然易繫辭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楶桷取諸大過書契取諸夬皆取自然界之現象以制器用蓋自然之力天爲主宰凡人功無能爲力之事悉歸於天上古之人對於天之信仰極堅儒家言天徵之人事以天爲道理之天墨家言天尊爲神靈以天爲有人格之天道家言天歸於自然研究天之本體知其廣大而無所不包虛之至也知其連綿而無終始無之極也虛爲實之本無爲有之本

有者人爲也。虛無者自然也。人生活於自然之中。皆受自然之支配。人之生活。雖亦有由於人爲之努力。但人力只能及於一部分。不能普及於大部分。近世科學極其發達。亦只於可能範圍之中。以人力勝天。而廣大無垠之世界。終不能不隨自然界之力以運行。如飲食必需於雨。此其顯然也。道家自然之思想。由於生活之習慣。不過老子利用自然以與爲奪。以後爲先。以讓爲爭。以賤爲貴。以柔爲剛。以拙爲巧。以納爲辨。總之以無爲爲有爲。莊子一任自然。混與奪後先讓爭賤貴柔剛拙巧納辨而一之。始於無爲。終於無爲也。道家自然思想之緣起。由於生活之習慣。因有歷史之記載。豐富於過去之觀念耳。

自然卽道

莊子的自然思想。從何處表見。在莊子書中。少見自然二字。大的自然二字。是一個道字。道個道字。儒家解釋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與人生事物之一切。莊子之道。不在實而在虛。不在有而在無。虛屬於空間。無屬於時間。虛無二字。是莊子的宇宙觀。卽是莊子的思想根本。普通人以眼所見是實的。身所歷是有的。此是受環境的束縛。不能放開眼光。超出於環境之外。儒家亦只能就此環境中。尋出一個條理。以範圍一般人。試舉首空間。許多星球。各自運行。不相接觸。而又有眼力所看不到的無窮星雲星氣。可見萬大的空間。虛處比實處多。我的身。不過是人類中一個小己。人類不過地球中一個動物。地球不過太陽系中一個行星。太陽不過無數恒星中一個恒星。一個很小的我。與萬大的空間相比較。在物質等於無有。故人生亦虛也。試前後求索。從有史時代。推到無史時代以前。再推到未有人類以前。再推到未有物類以前。再推到未有地球以前。再推未有太陽以前時間的長久。不可思議。本此種思想而向下推。從現在推到人類物類地球消滅以後。時間的長久。亦不可思議。人壽不過百年。以百年的時間。與不可思議的時間相比較。在數學上等於零。故人生亦無也。人生活於空間。其實皆是時間的存在。一切動作與追求。皆是時間的作用。時間既無。卽無有生活的存在。更無有爭名奪利的意義。齊物論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此種自然的思想。雖與現在奮鬥時代潮流相反。平心而論。自然的勢力。終比人爲的勢力爲大。譬如冬天的火爐。夏天的風扇。雖能抵抗一部分之冷熱。而到了廣大無垠的空間。卽失其效力。反不如一任自然者。尚不感覺有

物體大小。年壽長短。在虛無論中。都是一樣。所以應該一任其自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基於虛無觀念。其時間不爲長。上古有大椿者。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基於虛無觀念。其時間亦不爲長。一切任其自然。便能逍遙。否則必發生煩苦。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基於虛無觀念。其空間並不大。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基於虛無觀念。其空間亦並不小。莫大的空間相比較。在物質等於無有。故人生亦虛也。試前後求索。從有史時代。推到無史時代。以前再推到未有人類以前。再推到未有物類以前。再推到未有地球以前。再推未有太陽以前時間的長久。不可思議。本此種思想而向下推。從現在推到人類物類地球消滅以後。時間的長久。亦不可思議。人壽不過百年。以百年的時間。與不可思議的時間相比較。在數學上等於零。故人生亦無也。人生活於空間。其實皆是時間的存在。一切動作與追求。皆是時間的作用。時間既無。卽無有生活的存在。更無有爭名奪利的意義。齊物論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此種自然的思想。雖與現在奮鬥時代潮流相反。平心而論。自然的勢力。終比人爲的勢力爲大。譬如冬天的火爐。夏天的風扇。雖能抵抗一部分之冷熱。而到了廣大無垠的空間。卽失其效力。反不如一任自然者。尚不感覺有

猝然之痛苦。五石之大瓠。慮以爲大樽。而遊於江湖。擁腫不中繩墨之大木。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任其自然。各得其用。此所謂無用之用。而必以人爲之力。與自然相抵抗。在最小之空間。最短之時間。或有一部分之效力。此所謂有用之用。而拙於用大矣。惟一般人之思想。不能超越本身所歷之空間時間。無形之中。受自然勢力之支配。而在自然勢力範圍之內圖爭乳。此莊子之所深非也。莊子從這個的任自然思想而演出人我是非一致的思想。

人我是非一致

關於人我是非一致思想。可用第二篇齊物論說明。是非所以不一致者。由於人我之界限太明。人我之界限所以太明者。由於未能認識宇宙之本體是虛無。便無人我的區別。亦無有是非的判斷。

（一）是非不一致。何以由於人我之界限太明。是非本無一定之標準。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有時間性。有空間性。有各個人的觀念性。此一時以爲是。那一時又以爲非。此一處以爲是。那一處又以爲非。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因各個人的觀念不同。我以爲是。彼以爲非。我以爲非。彼以爲是。此三者之中。後者尤爲複雜。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種是非。無由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是非無由正。不在是非。而在認爲是非之人我。和之以天倪。人我之界限悉忘。是非自然消滅了。

（二）人我界限太明。何以由於未能認識宇宙之本體是虛無。　吾人何以要認個我。更何以要認他不是我。因爲認我他是實有的。因此認實有的我。所產生的思想議論爲是。實有的他。所產生的思想議論爲非。未曾推想到我他的本體。究竟是實是虛。是有是無。本體既未認識。何能判斷思想及議論的是非。莊子以宇宙本體虛無的觀念。爲人生觀。認定本體虛無。是眞的我。有限有界。是無法脫離的。在世界國家社會家庭裏面。既然有我。則我自然與環境發生關係。如要脫離環境。便是違反自然。所以莊子的思想。不脫離現世。

（二）不與現世相抵觸　努力奮鬥與現世相抵觸。莊子認爲極其危險。故由於忘我。忘我由於忘死生。因此推演出死生的觀念。

死生觀念

關於死生的觀念。可用第三篇養生主說明。死生觀念。莊子與老子不同。老子求長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莊子齊死生而一之。適來時。適去順。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莊子的死生觀念。可用盡年二字包括。所謂盡年者。盡其自然之年。任其自然。不貪生所以不求長生。不祈死。所以不自殘其生。老子求長生的思想。與近代自殺的心理。皆不知盡年也。莊子不但不自殺。即無形的戕賊。也不願意。世人求表面之快樂與排擠。增加內部之痛苦。所謂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譬如以牛衣以文繡。入於太廟。究竟牛之所得者何在。所以莊子語楚大夫云。吾將曳尾於塗中。言寧做一個曳尾塗中的龜。不願做一個留骨而貴的龜。可以看出莊子是一個看重生命的。同時須知莊子並不是貪生怕死。養生主一篇內。庖丁解牛的故事。即是莊子處置生命的方法。總之莊子是從一切世俗的拘束裏解脫出來。求得精神上自由。得到生死一致的觀念。並得到不生不死的境界。莊子對於死生的觀念。即是盡年二字。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忘人。忘我忘人。所以能忘世。所以能入世。由此推演出入世方法。

入世的方法

關於入世的方法。可用第四篇人間世說明。依莊子的死生觀念。是出世的。不是入世的。不過精神上出世。而身體上則不能不入世。精神可遊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身體則不能有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可遊。身體既不能出世。必要絕人而立於獨。隱迹於深山窮谷。不與世相接。便不是自然的本色。因此便以出世的方法。爲入世的方法。莊子入世的方法。有三個過程。

（一）不脫離現世　一個人的生存。必有一個人的環境。家庭社會國家世界。是無法脫離的。在世界國家社會家庭裏面。既然有我。則我自然與環境發生關係。如要脫離環境。便是違反自然。所以莊子的思想。不脫離現世。

（二）不與現世相抵觸　努力奮鬥與現世相抵觸。莊子認爲極其危險。故

一切任其自然。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身體上苦樂勞佚。一切不管精神上永遠是快樂的。

（三）忘人忘我。　忘不脫離現世。又不與現世相抵觸。其總要在一個忘字。先能忘我。然後可以忘人。既能忘人。雖在現世之中如入無人之世。故可以不必脫離現世。我既忘人。自然人亦能忘我。迨舉世之人皆已忘我。我雖處現世之中。現世之中並無有我。故能不與現世相抵觸。人間世云。同之未使實自同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同也。忘我也。又云。乘物以遊心。託於不得已以養中。忘我也。又云。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疵。忘人也。忘字是莊子入世的方法。如何能做到忘字。要有精神的修養。

精神的修養

關於精神的修養。可用第五篇德充符說明。此篇大意。德充滿於內。與形體符合。形體是假的。德是眞的。莊子之所謂德。卽充滿於宇宙之道。得之於我。謂之德也。道充滿於宇宙。是宇宙之本體。道充滿於己身。是己身之精神。精神能改變形體。據形體極其卑陋。或有殘缺。但能精神極其充滿。雖陋殘缺的形體。自然使人忘其鄙陋殘缺。但覺精神充滿於中。而揚溢於外。所以申屠嘉學於伯昏无人。伯昏无人不知其兀。哀駘它與魯哀公遊。不至於數月。而有意乎其爲人。衛靈公說闉跂支離无脤。甕盎大癭皆遺其形體。而契其精神。並非不見其形體之醜惡。因其神精之充滿而醜惡之形體。隱伏於精神充滿之中而不見。所以修養之功。不在形體而在精神。如遺棄精神。專在形體上修養。結果如狶子之死母。皆棄之而走。如遺棄形體。專在精神上修養。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擇日登假。人則是從。蓋養於其外。而內必有虧。養於其內而與外合一。養之至。精神充滿於內。外之形體。與之俱化。便是莊子理想中的人格。

理想中的人格

關於莊子理想中的人格。可用第六篇大宗師說明。大宗師之人格。謂之眞人。其人格有三。

（一）有澈底的眞知。　普通的人。皆囿於環境之中。所謂國家社會民族世界君主民主一類的觀念。皆是有時間空間性。各個人的觀點性。沒有固定的。既非固定。便非眞知。悉是一種假說的。謂之假人。不是眞人。眞人有眞知。絕對固定。永久不變。看到宇宙本來面目。不受一切觀點判斷

（二）與天地同道。　天地是虛無。人也是虛無。出於虛。入於虛。生於無。滅於無。便是天地與我爲一的境界。

（三）無入而不自得。　既與天地爲一。便無入而不自得。不受一切物質的傷害。不受一切環境的刺激。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有了這樣境界的人。便是眞人。眞人卽是吾人的大宗師。卽是莊子理想中的人格。由理想中人格。產出理想中無爲而治。

無爲而治

關於無爲而治的理想。可用第七篇應帝王說明。帝王是一國之王。須與人民相應。與孔子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不過孔子所謂之德。與莊子所謂之德不同。孔子所謂之德。是以儒家實有之環境。有得於心之謂。莊子之所謂德。是以道家虛無之本體。有得於心之謂。本體既虛無。一切當然虛無。人人認識此虛無。自然可以無爲而治。

結論

從上而觀。在莊子內篇七篇中。演繹出莊子思想的統系。內篇大概無有眞僞的問題。外篇雜篇。未能皆是眞的。所以只以內篇爲根據。至於莊子修養的歷程。可分如下。

外天下　外物　外生　朝徹　見獨　無古今　不生不死

莊子之目的。在於不生不死。但是不生不死之觀念。不是一朝可以得到的。要不生不死。先要无古今。要无古今。先要見獨。不見獨。空間虛。時間無。看不澈底。要見獨。先要朝徹。始不爲外物蒙蔽。要朝徹。先要外生。要外生。先要外物。要外物。先要外天下。必經過六個歷程。方能達到不生不死的觀念。與佛家不生不

滅之說不同。佛家不生不滅。是本來面目。莊子不生不死。是一種觀念。知了固然是不生不死。即不知亦是不生不死。不過不知的人。要做出許多生死的迷夢。此便是莊子的宇宙觀。人生觀。一貫的結論。

逍遙遊第一

涇縣胡樸安著

莊子之學。以虛無爲體。以靜寂爲用。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教。逍遙遊者。遊於虛無之鄉。寂靜一任其自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天之蒼蒼者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虛之謂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無之謂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寂之謂也。圖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靜之謂也。鵬鳥之大。蜩與學鳩之小。無大無小。各不相知。皆有悠然自得之樂。自然之極致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鵬之遊也。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蜩與學鳩之遊也。各因其自然。皆有以自適。無爲之極致也。莊子全書。皆是虛無寂靜。自然無爲之道演。此篇爲第一篇。統括全書之意。逍遙物外。任心而遊。而虛無寂靜。自然無爲之旨。隨在可見。能瞭解此意。莊子全書即可瞭解。全篇分八章如右。

第一章　自北冥有魚。至湯之問棘也是已。爲第一章。言物之逍遙也。以物自觀。物各有其逍遙。以人觀物。物固逍遙。而非其至。鵬鳥之大。其徙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可謂逍遙矣。然必待野馬塵埃之以息相吹。非眞逍遙也。蜩與學鳩。決起而飛。奚必九萬里。一無所待。控地自樂。可謂逍遙矣。然以小自矜。而笑鵬鳥。非眞逍遙也。惟鵬鳥只知九里之圖南。不知野馬塵埃之待。不羨蜩與學鳩。蜩學鳩只知槍榆枋之控於地。不知遠而無所至極之天。不羨鵬鳥。各不相知。各自逍遙。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蓍相知。必以己之不足。羨人之有餘。而不逍遙矣。此以無知爲逍遙。而非其至也。

第二章　自窮髮之北。至此小大之辨也。爲第二章。再將二事重敘一遍。而以小大之辨一語總結上章也。鵬鳥之飛九萬里。大有大之逍遙。斥鴳之飛數仞。小有小之逍遙。各不相知。各不相羨。鵬鳥雖不鄙斥鴳。然斷不知斥鴳之逍遙。斥鴳雖笑鵬鳥。亦斷不知鵬鳥之逍遙。惟鵬鳥自樂其逍遙。不羨斥鴳。而亦不

鄧斥鷃。斥鷃自樂其逍遙。雖小大之辨也。故曰此小大之辨也。

第三章　自故夫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承第二章言人之逍遙也物有大小。人亦有大小。物之大小在形。人之大小在知。物不相知。故不相羨。人相知。故相羨。相羨即不逍遙。人之所以相羨者。以其有知也。設有知而去知。自己自無不是。在人不見有餘。即不相羨。無在而不逍遙也。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郭慶藩曰。證非真逍遙。而自以爲逍遙也。宋榮子進已。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竟。而猶有未樹。亦非其至。雖非真逍遙。而亦自以爲逍遙也。列子更進矣。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近於逍遙。非真逍遙。而亦自以爲逍遙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辯即變字）遊於無窮。臺無所待。此真逍遙也。忘物我。忘功名。任其自然。無入而不自得。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逍遙之極致也。

第四章　自堯讓天下於許由至吁咸其承當不起。由堯讓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爲第四章。言聖人無名也。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實至名歸。不自以爲名也。猶火之光。不及日月。日月出而爝火不息。是無光之實而爲光之名也。浸灌之澤。不及時雨。時雨降而猶浸灌。是無澤之實而爲澤之名也。几身之累。名累之也。無實之名。其累更甚。無名則累自去。此尸祝所以不能代庖人治庖也。

第五章　自肩吾問於連叔曰至執肯以物爲事。爲第五章。言神人無功。非無功也。爲一世斯乎困。而不自以爲功也。乘雲氣。御飛龍。遊乎四海之外。淡然無爲。逝行自在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任其自然。其功普庶也。肩吾狂而不信。不自以爲功。而人不知也。有旁礴萬物之德。而不肯鄂鄂爲以天下爲事。蘧蒢枘鑿。將猶陶鑄堯舜。有功而不見其功。此所以無功也。凡身之禍。功禍之也。無功則禍自消。此所以物莫之傷也。

第六章　自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至宵然喪其天下焉。爲第六章。言至人無己也。至人無己。非無己也。宵然喪其天下。不自有己也。宋冠裳之國。越斷髮文身之國。宋人資章甫適越。知有己不知有人。執己之見。是以至越無所用之也。凡身之害己害之也。無己則害自除。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而不執己見。無逍遙之遊。無用之用。惟在於忘自忘己以至忘人。自忘人以至忘世。自忘世以至世忘我。迨舉世忘我。用我者希。則我之用全矣。此逍遙之極致也。

齊物論第二

齊物論者。忘彼我。泯是非。而齊之者也。彼我屬於物。是非屬於論。未齊物者。有彼我之見。未齊論者。有是非之見。各以己爲是。各以人爲非。有物之不齊。致論之不齊。有論之不齊。愈致物之不齊。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萬。以至於無窮極。萬物萬論不齊。而天下囂囂然矣。齊物論。是莊子平一之思想。以虛無之宇宙觀。爲虛無之人生觀。恢大而無涯也。自文心雕龍云。莊周齊物。以詒名篇。彥和一言。貽誤千古。後之讀莊者。皆以爲齊物。而不爲齊論。遂多模糊影響之談。不能確指其意旨之所在。竊嘗究其章義。知物論平列之說。確不可易。全篇分九章如右。

第一章　自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爲一第一章。物論並舉也。喈焉似喪其耦。齊物論之形也。吾喪我。齊物論之心也。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衆。此所以能齊物論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物不齊也。萬竅怒呺之聲。激如水汩者。嘯如箭去者。叱出而聲相吸入而聲細者。叫高而聲揚者。謞下而聲濁者。宎深而聲留者。咬鳴而聲清者。論不齊也。聲之不同。由於竅之不同。各種不同之竅。即發爲各種不同之聲。論之不齊。由於物之不齊。各種不齊之物。即發爲各種不齊之論。實則不齊。虛則自齊。有則不齊。無則自齊。莊子立於虛無之點。物論無不齊也。故曰。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論係不齊之表見。而不齊之根本。則在於物。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言不齊之論。不齊之物自取之也。

第二章　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至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爲第二章。物不齊也。除論之外。一切皆是物。大知與小知之不齊。大言與小言之不齊。齊非與覺之不齊。縵者、窖者、密者之不齊。小恐與大恐之不齊。發與留之不齊。種種不齊。以至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性情之不齊。無聲而有聲。無形而有形。不齊之萬物。日夜相代而莫知其所萌。必有共同之眞宰而人不見。即至一人之身。百骸、九藏、六藏、亦不齊。所以然者。以無有爲有故也。舉出虛無成茵二語。是一章總意。言擧形皆自無而有也。不明自無而有之道。名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即一身之百骸、九竅、六藏。而亦不知吾誰與爲親。此不齊之百骸、九竅、六藏。有爲使者。有所使者。皆其爲臣妾乎。冥冥之中。必有眞君存焉。求而得之。或求而不得。於眞君初無損益也。形無常而心有常。若形化其心與之俱化。是則大可哀也。蓋不齊者形。齊者心。人能師其心而形之化。代可無問也。若不知師心。以無有爲有。則萬物之不齊。日夜相代乎前。莫可究極。雖有神禹之知。且不能知也。

第三章　自夫言非吹也。至故曰莫若以明。爲第三章。論不齊也。言如風波。愈泛濫而愈不可過止。各有是非。固不齊也。我以爲是。而彼非之。彼以爲是。而我又非之。則不齊更甚。夫道體本虛無。而言論自齊一。自謂見短聞者。各執一偏。於是道有眞僞。而言有是非。故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儒有儒之道。而有儒之言。墨有墨之道。而有墨之言。儒墨各相是非。以致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也。言之齊與不齊。或與是類。或與是不類。本不可知。但無言則自齊。有言則不齊。自無言至于有言。本至齊之無。而生出不齊之有。自其大而言之。泰山爲小。秋毫爲大。自其小而言之。秋毫爲大。小夭壽。各以發言者之觀念不同。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巧曆不能計其數。自無言至於有言。不齊如是。而況自有言至於多言乎。論之所以不齊者。以其有言也。是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議而不辯。大辯不言。知止其所不至。曠然虛空。包括萬有。此之謂天府。注不滿。酌不竭。深之又深。神之又神。而不知其所由來。不辯之辯。普徧其光采也。

第六章　自故昔者堯問於舜曰。至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爲第六章。齊物之證也。堯欲伐宗膾胥。而心不能忘。故南面而不釋然。若心無一物。照之以本然之明。如十日並出。而萬物皆照。此忘物者能齊物之證也。

第七章　自齧缺問乎王倪曰。至而況利害之端乎。爲第七章。齊論之證也。物之異同不知。我之所不知亦不知。物之可知不可知亦不知。不知則無言。無言

則論自神夫知即是不知。不知即是知。以一切之物。未有正知。民溼寢則腰疾。鰌魚則否。民木處則恂懼。猨猴則否。以至各以適口者爲正味。而未知果執是正味。各以悅目者爲正色。而未知果執是正色。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議論紛紜。莫然殽亂。所以至人默然無言。一任是非非者之自生自滅。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不能驚。游心於虛無之境。死生之大。不動其心。況區區利害之端。言論之是非乎。此忘言者能齊論之證也。

第八章　自麗譙子問乎長梧子曰至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爲第八章。前爲齊物之法。後爲齊論之法也。齊物者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游乎塵垢之外。參透死生之理。生不足說。死不足悲。人生一大夢。夢固是夢。覺亦是夢。愚者終身在夢之中。必遇大聖而知其解。能解人生若夢。而物自齊矣。此齊物之法也。兩人相辨。或是或非。或俱是或俱非。無從取正。同乎若者。不能正。同無我者。亦不能正。異乎我與若者。不能正。同乎我與若者。亦不能正。不齊之論。無從取正也。惟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也。是不是。然才然。皆無辯。忘年忘義。任其自然。此齊論之法也。

第九章　自罔兩問景曰至此之謂物化。爲第九章。齊物論之極致也。景隨形而坐起。若有作而實無所待。故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忘景忘形也。莊周夢爲胡蝶。夢之時。不知其爲蝶也。不知莊周之夢爲胡蝶。抑胡蝶之夢爲莊周。忘物忘我也。形景物我俱忘。不知有齊焉。知物論與物俱化。物與我無分而有分。有分而無分。齊之至也。

養生主第三

養生主者。不滯物。不攖天。任自然以養生也。莊子之學。與老子異者。在於生死一事。老子求長生。莊子忘死生。老子以谷神不死爲養生。莊子以任自然爲養生之道。入於物而不滯。順乎天而不攖。不傷生。不畏死。視死生爲一致。眞養生之主也。後世呼吸吐納以及服食之類。決非莊子養生之道。全篇分五章如右。第一章總論。以下四章設五喻以明之。

第一章　自吾生也有涯至可以盡年。爲第一章。總論養生之道。任自然也。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爲善爲惡。皆無所容心。緣督爲經。不著兩邊。善惡渾忘。名刑兩遠。自然可以保身、全生、養親。但保身、全生、養親。雖是養生之道。而非養生之極致。養生之極致。在於可以盡年。一語盡年者。不傷生。不求生。不畏死。不祈死也。盡年二字。是一篇之主義。亦是莊子一生之大受用處。不及年而死者。固不得謂之盡年。過於年而不死者。亦不得謂之盡年。可見盡年者。非養生之道也。

第二章　自庖丁爲文惠君解牛至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爲第二章。言入於物而不滯也。人生於世。萬物紛紜。皆與我相刃相靡。養生者以無厚入有間。不滯於物。恢恢乎游刃有餘。則萬物之競來傷吾生者。皆不足以傷吾生。不滯於物。最好不入於物。善刀而藏。蕭然物外。故善養生者。遠離於物也。而以庖丁解牛喻之。以神遇。不以目遇。依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而又善刀而藏。喻養生處世當如是也。

第三章　自公文軒文見右師而驚曰至神雖王不善也。爲第三章。言順乎天而不攖也。人之生。以人視之。以全於人而生。以道視之。以全於天而生也。不善養生養於外。善養生養於內。全於天不全於人。善養生者也。右師之介是也。全於人不全於天。不善養生者也。澤雉之畜樊中是也。故養生者宜保其眞也。

第四章　自老聃死。泰失弔之至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爲第四章。言養生者。不傷生。不畏死也。始也以爲人。故來弔也。今也以爲非人。故三號而出。適來爲時。不傷生也。適去爲順。不畏死也。彼哭者。不知盡年之理。爲遁天倍情。拘於死生也。哀樂不能入者。了達盡年之理。爲帝之縣解。忘乎生死也。故養生者。當置死生於度外也。

第五章　自指窮於爲薪至不知其盡也。爲第五章。言死生一致之理也。薪盡火傳。形死神在。後之薪。非前之薪。而火則一。後之形。非前之形。而神無殊。火薪傳。而不知薪之盡。神常在。而不知形之死。養生者。當視死如生也。形不死。何如神不死。故與其保持塊然滯於迹之形。何如保持妙然無不在之神也。

人生於世。不能不與世相接。所以不免有利害之心。太審。所以不能忘利害者。以其人我之見太明。無人無我。自忘利害。忘利害。自無禍患。人間世者。不得已而入世。即以出世之法而爲入世之方。其方法維何。無人無我是也。假說君、乘使、傳君、以言入世之事。皆以出世之法處之。而後可免以禍患也。

無用之木。匠石不顧。無用之人。終其天年。必無我始可無人也。無用之用。其用者爭之器也。雖多方以說之。即免罪。而亦不能化君。以其師心自用而有我也。

無窮。全篇分六章如右。

第一章　自顏闔見仲尼請行。至而況散焉者乎。爲第一章。爲入世之說。君者言之也。凡說君不免乎有禍患者。在于有我。不能忘名與知也。名者相軋也。知者爭之器也。

夫說君之難。非說之難。在於使君忘我。欲君忘我。必先自忘我。故說君之要。當虛己以待物。未得使實自問。得使之未始有問。是忘我也。入遊其樊。无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是忘君也。无翼而飛。无知而知。本無我也。何有於君。更何有於說。其說君也。寓於不得已者。

莊子章義　內篇

无翼而飛。還之以神也。无知而知。照之以寂也。虛之至而光明自生。故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不行之行。行于不得已。鬼神將來舍也。

第二章　自葉公子高將使於齊。至莫若致命。此其難者。爲第二章。爲入世事使者言之也。人之處世。不擇地而安之。不擇事而安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處世之要也。夫事使之難。在於傳命。喜言溢美。怒言溢惡。溢美之言必不信。溢惡之言易啓戎。傳其溢言。不信啓戎之過。傳言者當之矣。言猶風波。其作也簡。其將畢也巨。一言所及。而禍不知其所終。故曰。無遷令。無勸成。此所謂傳其常言也。傳其常言者。就其不溢之言而傳之。既不遷令。并不勸成。此之謂致命。致命之妥。在於無我。任物之自然。遊心於虛無之境。託於命之不得已。以養吾心之不動。能無我。始能致命也。

第三章　自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至意有所至。愛有所亡。可不愼邪。爲第三章。爲入世之傳者言之也。入世最怕有我見。一有我見。則到處是危機。即爲師者。亦不可以我見傳之也。傳君之難。無方則誤國。有方則危身。其要在於自正其身。順意以還。導其苦孰。順意者。心莫若和。和不欲出無我也。無方而有方。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人我兩忘也。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使彼與我相順。始可盡傳之之能。而其要在於虛己。虛己故能忘己。忘己故能物相隨也。

第四章　自匠石之齊。至乎。櫟至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爲第四章。以木爲證也。無用之大匠。不顧而得保其天年。故能若是之壽。人之有才而知我者多。不能自用。每爲人所用。不如我無可用之才。無人知我。知我者希。而我貴也。凡人之患。皆因於才。猶之木然。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者。材之患也。此世之所以爲不祥者。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爲第四章。以人爲證也。

第五章　自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至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爲第五章。以人爲證也。有用之人。每爲人用。而損其天壽。無用之人。足以養身而自用。終其天年。蓋人欲用世。而世即因以用我。憂慮攻於內。禍患攻於外。支離其形。不爲世用。支離其德。而世更無由用之矣。此無用者。所以終其天年也。以上木人兩證。總言入世耀名炫才。以求有用者。必自害其身也。

第六章　自孔子適楚。至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爲第六章。言無用之用大於用也。引接輿之歌。見今之世不可入。山木自寇。膏火自焚。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處處皆是禍患。而禍之來。皆由自取。故與其以出世之法爲入世之方。不如安于無用而不入世。其用更大也。

德充符第五

全於天者謂之德。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內外相符。故曰德充符。以德爲尊。不以形爲重也。德充於內。形雖毀於外。而無害其德也。故刑餘醜厲之人。荀充於德。形雖殘。彌足尊。容貌狡好之人。苟缺於德。形雖美。不足重。通篇只此一意之演。全篇分六章如右。

第一章　自魯有兀者王駘。至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爲第一章。言有德者可以爲人師也。立不教。坐不議。寂然不動也。虛而往。實而歸。人自應之也。此德充於內而形忘於外也。德充於內。故死生不得與之變。形忘於外。故天覆地墜。亦

不與之遺。此能轉物而不爲物所轉也。其功夫全在於觀。觀其同而不觀其異。進心於德之和。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所以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得其常心。寂然不動。觀之久。靜如止水。已能止。始能止人之止也。官天地。府萬物。言其德之充盈也。人則從是。所謂感而遂通也。

第二章　自申徒嘉兀者也至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爲第二章。言有德者可以爲人友也。德充於內。坦然自忘。而人相與忘之。形外也。當忘者也。德內也。不當忘者也。不忘於形。而忘於德。是游於形骸之內。而不索於形骸之外也。子產以執政自矜。忘於德也。申徒嘉不以兀自戚。忘於形也。忘形之要。在於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能安之若命。一切外境。皆可忘也。

第三章　自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至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爲第三章。言有德者可以爲人弟子也。德充於內。悠然自足。而不知其所不足。故曰。猶有尊足者存。尊足者。必務有以全之。不值形骸之足是外。譏詭幻怪之名亦是外。凡外者。皆是桎梏之類。德充於內者。無死無生爲一條。無是無非爲一貫。則無我。是以有眞知也。自古之眞人。其寢不夢。至其天機淺。爲第三小節。言眞人者反不如刑餘醜厲之人也。

大宗師第六

天地之間。一自然之運化。吾人生活於自然運化之中。而不知自然運化之妙。是無眞知也。眞知必待眞人。眞人者。虛懷任物。無人無我也。眞人效法自然。吾人當效法眞人。故眞人可謂吾人之大宗師也。通篇皆言眞人之道。全篇共分八章如右。第一章總論眞人。以下七章。設七事以明之。

第一章　自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至而比於列星爲第一章。總論眞人也。又分爲七小節。自知天之所爲至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爲第一小節。言世人不能任自然。強以不知爲知。是無眞知也。知必有所待。世人之知。其待未定。天人之際。自謂知之甚明。實則顚倒錯亂。眞知必待眞人。故曰。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自何謂眞人至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爲第二小節。言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是無人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無我也。無人無我。是以有眞知也。自古之眞人。其寢不夢至其天機淺爲第三小節。言眞人

無人無我之功用。絕思慮。故不夢也。隨所遇而安。故無憂也。淡泊忘世。故食不甘味也。寂然不動。故其息深深也。耆欲不深。是以滿腹天機也。自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至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爲第四小節。言眞人無人我之忘。不說生。不惡死。無我之極致也。能無我。故出不訢而入不距。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人之極致也。能無人。故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爲愛。人自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至是之謂眞人爲第五小節。言眞人無人無我之狀態。其無我也。魂而不堅。虛而不華。似真非真。似動非動。色澤充粹。志意閒適。同乎流俗。而又警然高放。連乎似閉。挽乎忘言。其無人也。假形爲體。假禮爲翼。假知爲時。相時而動。假德爲循。依德而行。好弗好一致也。人一也。而我一。人不一也。而我亦一。我守一于天。以任人之紛紛也。自死生也。至而一化之所待乎爲第六小節。言人之所以不能無人我者。以其不能忘也。故曰。而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所以不能忘者。以其有私也。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不得所遯。是以皆存。計較不起於心。不祈忘而自

忘也。自夫遺有情有值。至而比於列星。爲第七小節。言眞人能大公而忘。無人無我也。眞人之無人無我者。不在逐物之末。而在得道之本。是道也在未有天地之先。以至天地既滅之後。無不常存。則凡天地間一切之物。感受是道之支配。是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爲一章之總結。

第二章　自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至參寤聞之疑始。爲第二章。言眞人修養之方也。由外天下而後能外物。由外物而後能外生。由外生而後能朝徹。由朝徹而後能見獨。由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由無古今而後能出於不死不生。此眞人修養之次第。然只有自修。不可受。不可見。推而至於參寤聞之疑始。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

第三章　自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至成然寐。覺爲第三章。言眞人自忘死生也。眞人之養修。自忘天下。始至忘死生。終。能忘死生。則無不忘矣。無爲言生爲齊死爲尻。有生必有死。死生存亡一體。即不言者亦不能免。眞人則渾然忘之。其未死也。因離而求時夜。因時而求物矣。因物而喪其既死也。爲是肝可。爲是臂亦可。天地爲大爐。造化爲大冶。人不能逃出自然鉗力之外。而必與自然相抵抗。可乎哉。不如成然寐。適然覺之爲倉也。

第四章　自桑子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至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爲第四章。言眞人忘人之生死也。自忘死生固難。忘人之死生亦不易。此喪編曲。故舉而歌。是眞能忘人之死生也。以生爲附贅。以死爲決疣潰癰。不以生爲可欣。故不以死爲可惡也。況死生爲一氣之循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眞人遊乎天地之一氣。生本假具物。託同體。死則忘肝膽。遺耳目。仿徨塵垢之外。時於人而仲於天。天之所爲。眞乎人之所爲。任其自然者。天之所爲也。率拘禮法者。人之所爲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第五章　自顏回問仲尼曰。至乃入於寥天一。爲第五章。言死生之故。非人之所能自主也。眞人自忘死生。以至忘人之死生。非矯情也。人即不忘死生。眞能是生不死。是死生之故。非人之所能自主也。方將化。忌知其不化。死生循環一理。人在天地變化之中。如夢而不自覺。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夢時不自知。覺時亦不自知。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有其知其然而然者。了解乎此。自然能忘也。

第六章　自意而子見許由。至此其游也已。爲第六章。申言眞人之無人無我也。无莊古之眞人而自忘其美。據梁古之力人而自忘其力。黃帝古之知人而自忘其知。體萬物而不爲義。殺人無人之見存。澤及萬物而不爲仁。生人亦無人之見存。無人無我。此其所以可師也。

第七章　自顏回曰回益矣。至丘也請從而後也。爲第七章。申言忘人先由於忘我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棄知。此之謂忘坐。忘坐即忘我。忘我者無私心。故同則無好也。忘我者無滯迹。故化則無常也。

第八章　自子輿與子桑友。至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爲第八章。言即不能忘。而亦不能不受自然之支配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不必私貧人。而人卒不免於貧者。自然之勢力。非人所能抵抗也。

應帝王第七

莊子章義　內篇　十二

應帝王者。物來自應。無爲而治。故曰應。應者、任乎自然也。有爲之治。有爲則擊破渾沌。反爲物害。無爲游心於虛。而己不傷。無爲由於無知。此之謂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全篇分七章如下。

第一章　自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至而未始入於非人。爲第一章。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自忘死生固難。忘人之死生亦不易。此喪編曲。故舉而歌。是眞能忘人之死生也。以死爲決疣潰癰。不以生爲附贅。是眞能忘人之死生也。以生爲一氣之循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眞人遊乎天地之一氣。生本假具物。託同體。死則忘肝膽。遺耳目。仿徨塵垢之外。時於人而仲於天。天之所爲。眞乎人之所爲。任其自然者。天之所爲也。率拘禮法者。人之所爲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第二章　自肩吾見狂接輿。至而曾二蟲之無知。爲第二章。言有爲之治也。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正己正人。是爲欺德。鼠自知避鑿。鳥自知藏。貪獸各有以自存。民有自治之知。奚待聖人以外治之乎。

第三章　自天根游於殷陽。至蓼水之上。至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爲第三章。言無爲之治也。游心於淡。則止於所不知矣。合氣於漠。則與天地同體矣。順物自然。無容私焉。不治民而民治。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也。

第四章　自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至而游於無有者也爲第四章言有爲之害不如無爲之自得也勞形怵心來田來藉有爲之害也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無爲之自得也此所以能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

第五章　自鄭有神巫曰季咸至一以是終爲第五第言有爲者人得而窺之無爲者人不得而窺之也人得而窺之者如鄭人之遇巫咸死生存亡禍福夭壽皆莫能逃於巫咸之目人不得而窺之者如壺子之遇巫咸巫咸自失而走未始出吾宗與之虛而委蛇是無爲也

第六章　自無爲名尸至故能勝物而不傷爲第六章言無爲之自得可以永年也譬之於鏡虛而待物鏡無爲也而物自來則不迎去則不送來則應之去則置之也雖數與物應而中無所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是以聖人不爲名尸

第七章　自南海之帝爲儵至七日而渾沌死爲第七章言有爲之害必至戕物也渾沌本不死鑿之而渾沌死有爲者敗之天下事大概如是也

莊子章義外篇

駢拇第八

舉宇宙內無一非道之所充積道之得於我者爲德人同此道即人同此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義之於道德猶駢拇枝指之於身贅則出於性究竟非人身之所宜有至於禮樂猶在仁義之後是猶附贅縣疣並非出於性也人固不必虧去駢枝以示同然斷不可鼓示駢枝以示異示同示異皆非天下之至正至正者不失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不正者失其性命之情故決之則泣斷之則啼正者任自然不正者違反自然違反自然謂之殉殉名殉利所殉雖不同而其爲殉則一銓跖殉利違反自然伯夷殉名亦違反自然故曰上不敢爲仁之操如伯夷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如銓跖通篇大旨一自然之理全篇分五章如右

第一章　自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至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爲第一章以駢枝比仁義以贅疣比禮樂駢拇枝指非德之正附贅縣疣非性之正仁義禮樂非道之正惟此章並未出禮樂字是古時文法之略處

第二章　自是故駢於明者至仁人何其多憂也爲第二章言明聰仁辨皆是駢枝之類駢於明亂五色淫文章多於聰亂五聲淫六律枝於仁擢德塞性駢於辨累瓦結繩故曰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至正至正者任其自然是不爲有餘短不爲不足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仁人多憂可見仁義非人情而違反自然者也

第三章　自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至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爲第三章言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人心而失人心之常然也道德未失之世榛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一任自然不待仁義禮樂爲治自仁義遊於道德之間失其常然而天下始哉哉則擾擾則憂故曰以仁義易其性

第四章　自故嘗試論之至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爲第四章言以仁義

易人心。而名利之心以起也。以人視之。殉利者謂之小人。殉名者謂之大夫。殉天下者謂之聖人。以道視之。所殉不同。而殉則一。伯夷未必是。盜跖未必非。盜跖殉利固非道。伯夷殉名亦非道也。

第五章　自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至而下不敢爲逕俳之行也。爲第五章。言仁義藏於外。道德藏於內也。聽者自聞。非聞彼明者自見。非見彼。在外者閉彼見彼。皆不能遊道德之自然。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在內者自見自閉。與萬物爲一體。極道德之自然。是自得其得。自適其適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逕俳之行。是文之總結。此篇於文言分爲五章如上。於義言。不如內篇之整齊。蘇輿云。文氣直行。無所發明。不類內篇汪洋恣肆。王夫之說。蓋疑外篇多不出自莊子。

馬蹄第九

此篇是應帝王之餘意。無爲而治。是莊子政治思想之本。借伯樂治馬。陶者治埴。工匠治木。以說明之。馬不必待伯樂。埴不必待陶者。木不必待工匠。爲有本然之性。而伯樂以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陶者以圓中規。方中矩。治埴。工匠以曲中鉤。直應繩。治木。皆有爲也。有爲而治。失馬與埴與木之本性。是皆摹仿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之過也。善治天下者。無爲任民耕食織衣之常性。凡民皆有此常性。故曰同德。既同於內。不異於外。故曰一而不黨。謏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無爲而治之極致也。有爲者。謂之天刑。無謂者。謂之天放。天放之民。無人物之分。焉有君子小人之別。無知無欲。還淳反樸。各得本性。自聖人起。以仁義爲治。則無知無欲者始疑矣。以禮樂爲治。則無知無欲者始分矣。有爲而治器。工匠之罪。有爲而治民。聖人之過。焉之本性。食草飲水。喜相靡。怒相踶。有爲治之。焉之智而能盜民之本性。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以有爲治之民之智。竊爭歸於利。故曰伯樂之罪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全篇分四章如右。

第一章　自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至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爲第一章。言有爲不足以爲治也。防盜之術。皆爲盜物者所利用。攝緘縢固扃鐍。此防盜之術也。大盜至。負之而走。則恐緘縢扃鐍之不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則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胠篋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里鄉曲。此治國之法也。田成子殺齊君而盜其國。並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可見知不足恃。而有爲之治無用也。

第二章　自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至非所以明天下也。爲第二章。申言聖人以有爲治天下也。嗣種種治天下之法。而皆爲盜國者之利器。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是一段之總意。先言知爲大盜積。聖爲大盜守。龍逢比干甚弘

子胥之賢。不免乎戮。暴君利用忠臣孝之說。而行其殺戮也。聖勇義智仁五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而盜非有之。故聖人生而大盜起。斗斛權衡符璽仁義。聖人治天下之術也。大盜竊國者並斗斛權衡符璽仁義而竊之。小盜竊鉤而誅。大盜竊國而侯。竊仁義聖知爲大盜。此聖人之過也。故曰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第三章　自絕聖棄知至法之所無用也。爲第三章。言有爲之治法所無用。必須絕棄之也。有爲之治。制種種之法。以保我之私。人各有其私。一方面利用種種法以保之。一方面即利用種種法以奪之。保之法愈巧。奪之法亦愈巧。故必絕聖棄知。以止大盜。擿玉毀珠。以止小盜。棄有爲而尚無爲。無爲者有爲之極致。故曰大巧若拙。人含其明。人含其聰。人含其知。人含其德。此無爲也。故天下不鑠不累不惑不阱。外立其德者。此有爲也。爚亂天下。法之所無用也。

第四章　自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至嘻嘻已亂天下矣。爲第四章。總言上古無爲而治。今世有爲而亂也。容成大庭十二氏之時。結繩而用。甘食美服。樂俗安居。老死不相往來。無爲也。今之時。內棄其親。外棄其主。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有爲者好知。好知之過。至烏亂於上。魚亂於下。獸亂於澤。俗惑於辯。而世莫能知之。故曰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此大亂之所由也。

在宥第十

此篇發明無爲之旨。在宥天下無爲也。治天下不爲也。駢拇馬蹄胠篋三篇。皆言無爲。但各舉一事爲喻。不如此含義之宏深。開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二句爲一篇之總綱。皆言治天下不如在宥天下之理。在宥天下者。任民之自然不失民之眞性。治天下者。無論堯治之而亂。桀治之而亂。皆失民之眞性者也。民失眞性。普不善之名以起。而計較之心以生。而詐僞之情以出。故曰天下脊脊大亂。其罪在於撄人心。人心至不可測度也。人心因撄而起計較之心。以仁義治之。不能勝。以放流治之。亦不能勝。甚至以桁楊刑戮治之。而愈不能勝。惟有絕聖棄知。將種種有爲之治。剷除以盡。而尚無爲養身以忘天下。無爲於

八者。治天下者所立之名。不知淫色淫聲亂德悖理相技相淫相藝相疵之事。即隨此八者而起。此八者皆是有爲之治。與民性之眞無關。民各安其性眞。八者存亦治。八者亡亦治。民不安其性眞。適足使人聰塞而不舒。捨擿而不盈。治天下者不知八者之足以亂天下。反尊之惜之。此治天下者之蔽也。不知八者之過而去之。反言之進之舞之。吾眞無可如何矣。凡此皆有爲之過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莊天下。莫若無爲。無爲者不以身殉天下。貴愛其身。而天下自治。故曰。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焉。在宥天下。何暇治天下哉。

第二章　自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至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言天下之亂。由於人心不盈。人心不盈。由於治天下者以有爲撄之。假崔瞿之問。老聃告以愼無撄人心以明之也。排下進上者。人心之搖蕩也。上下四救者。人心之凶險也。滑約乘乎剛強者。人心之變幻也。摩劘雕琢者。人心之纖巧也。疾徐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人心之飄忽也。淵而靜者。人心之深伏也。縣而天者。人心之輕浮也。故曰。儻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言其不可測度

也。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而不勝。堯以放驩兜。投三苗。流共工。攖人心而愈不勝。迫至三王。儒墨並起。天下大亂。此攖人心之罪也。賢者在下。萬乘之君在上。因攖人心之故。而殊死者相枕。桁楊者相推。刑戮者相望。儒墨始離跂攘臂以治之。而不知適所以亂天也。必掊儒擊絕聖棄知。而天下始大治也。

第三章　自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爲第三章。言無爲不以身殉天下。假黃帝與廣成子問答以明之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以官陰陽。以遂羣生。此皆有爲者也。廣成子答以此是物之質。物之殘。質者不精。殘者不全。黃帝以有爲治天下。質而不精。殘而不全。廣成子以無爲在宥天下。務其精。務其全。不精不全。是逐物也。逐物以身殉之。而不足語至道。黃帝聞其言而知之。復以治身爲問。廣成子告以無視無聽。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長生者。不死也。治身能無爲。始可以治天下。而無爲。黃帝閱其言而知之。復以治身貴無爲也。治身爲問。廣成子告以無視無聽。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長生者。不死也。治身能無爲。始可以治天下。而無爲。黃帝聞其言而知之。再拜稽首稱廣成子之謂天。天無爲也。上可以爲皇。下可以爲王。不能無爲。上雖見光。而下則爲土。生於土。反於土。吾有爲疑昌。而終不可久也。無爲者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所以壽人死而我獨存也。

莊子章義　外篇

第四章　自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至不可不察也。爲第六章。一篇之總結也。者。黃心者。養心者如何能不以身殉天下。假雲將與鴻蒙問答以明之也。雲將初問。鴻蒙答曰。游。雲將再問。鴻蒙答曰吁。雲將三問。鴻蒙答曰吾弗知。拊脾雀躍。極容形心之才動也。又三年。雲將遇之復問。鴻蒙答曰。自得所求。故不知所求。自適所往。故不知所往。眞實無妄。他皆不知。此養心之至言也。雲將不達。鴻蒙告以天有常經。而人眾之。物有常情。而人逆之。獸有常羣。而人散之。鳥有常鳴。而人媒之。所以災及艸木。禍及昆蟲。此皆有爲之過。欲救其過。莫若養心以無爲。養心者。墮形體。吐聰明。與物相忘。渾乎一氣。解心釋神。如槁木死灰。萬物雖多。而我心不動。物與我各遂其生。此養心之方也。

第五章　自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至親無者天地之友。爲第五章。言養心者當忘物也。世俗之人。喜人之同乎己。惡人之異乎己。不能忘物者。自以爲得衆人之心。以爲心。而不知強以己所聞以爲知。非眞能得也。反不如衆人之心。各執一技之爲得。世之治天下者。以此爲治。而不見其患。此以人之國侯倖也。所以衰人之國也。國是一大物。不可恃一人之知以物視之。故曰不可物物。吾不以物視之而忘其爲物。而物之本性各自存在。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荀明乎此。任其自然。眞在宥也。立天下之中。無迎無距。獨往獨來。貴之至也。大人之於人民。任其自然。人民自不能與之相離。若形之與影。聲之與響。無窮無方。以游無端。自合乎大同。大同者無己。故無物。無物一切皆無有。小康者治天下也。有爲也。故曰。親有者昔之君子。大同者在宥也。無爲也。故曰。親無者天地之友。

第六章　自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至不可不察也。爲第六章。一篇之總結也。物民事法義仁德道天。此十者皆治天下之所有。治天下者任之。因之爲之。陳之。居之。廣之。積之。高之。易之。爲之在宥天下者。不助。不累。不謀。不恃。不積。不諱。不辭。不圖。不輕。不去。蓋治天下者。以有爲治之。在宥天下者。以無爲任之也。物莫足爲。不得已而臨天下。不可不爲。只有明於天純於德。通於道而已矣。故曰不明於天。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道之在自然界爲天。道之在人生界爲德。故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者天道也。有爲者人道也。在宥天下者。無爲也。主也。同乎天之自然也。治天下者。有爲也。臣也。各當其職也。

莊子章義　外篇

天地第十二

此篇是莊子政治論之中心。莊子之宙宇論是虛無。莊子之人生論是自然。莊子之政治論是無爲。虛無自然無爲。是一貫的思想。無爲二字。在莊子政治學上。成一名詞。即此篇之所謂君道。君道出發點。原於德。任德之自然。無爲也。君道之歸束點。成於天。任天之自然。無爲也。君原於德成於天。此無爲之實在。故曰。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君道有十。總歸於無爲。無爲者。順其自然而爲之。知無爲之理。執簡以馭繁。物來而自應。一以貫之矣。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爲之效也。何以能明無爲之君道。當先明無爲之王德。寂然不動。冥冥之中。獨聞獨見。以無爲之王德。行無爲之君道。自然合於無爲之天。智缺乘人而無天。不足以知君道。華封人語堯。處富壽子男之道。任無爲之天。方足言以君

道。道德天有一貫之理。非深研究其所以然者。不能明之。明此理。君道於德成於天。確是大宇宙之自然。不以用絲毫之人力。無爲而無不爲也。莊子此篇宛轉反覆。皆是言原於德成於天之理。旁譬曲喻。連環無窮。但舉世愚惑。終莫能會其旨。只得任其自然而不推究也。此篇所含之意義。比在宥篇更加深宏全篇分十一章如右。

第一章　自夫地雖大至無心得而鬼神服。爲第一章。總言無爲之君道。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一句。是一章之總意。卽全篇之總意也。天地之範圍雖廣。生氣之變化。平均普遍。天地間之事物雖多。得生氣之長養。各治其生。其理則一。萬物之中有人類。人類雖衆。必有統治之君。君之所以能統治人類者。不以人治之。而以道治之。所謂無爲之君道也。君道之原本於德。君道之成歸於天。顯而易見。而又深莫之測。故曰玄。玄者深之又深。無爲也。無爲者非不爲。不自爲也。原於德。成於天。順其自然。有莫知其爲而爲者。故曰。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無爲之君道。一樣有君之名。與君臣之義。及治事之官。萬物之應。以道治上之君子。明此十者。韜乎其事。無所不包。故曰心大大。沛乎其爲行所無事。故曰萬物逝。以無所不包之心。行所無事。與萬物逝。此卽無爲之君道。故金珠不必藏於己。貨財宜貴。不足累其身。壽夭窮通。不足動其氣。一世之利。不足爲己利。王天下。不足爲己顯。己所顯者。明乎十者之道。不在世俗種種。有包括天地之心。有萬物咸游之概。故曰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萬物一府者。忘彼我也。死生同狀者。齊死生也。

第二章　自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至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爲第二章。言君道有十。總歸於無爲。能明此道。忘彼我。齊死生。而無不爲也。夫蓋天地間。皆原於無爲之德。成於無爲之天。愛人利物者。德之所施也。不同同之者。天之所底也。行不崖異者。德之所同也。有萬不同者。天之所下也。紀者德之軌。立者德之成。循於道者。天之運行不息。不以物挫志者。天之不息則久。久則眞也。故曰心之大大。沛乎其爲行所無事。故曰萬物逝。以無所不包之心。行所無事。與萬物逝。此卽無爲之君道。故金珠不必藏於己。貨財宜貴。不足累其身。壽夭窮通。不足動其氣。一世之利。不足爲己利。王天下。不足爲己顯。己所顯者。明乎十者之道。不在世俗種種。有包括天地之心。有萬物咸游之概。故曰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萬物一府者。忘彼我也。死生同狀者。齊死生也。

第三章　自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至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爲第三章。言王德。王德卽君原於德之德也。淵乎其居。澹乎其清之道。自然界之天道。卽政治界之君道。無爲之君道。譬諸金石之聲。不考不鳴。所謂物來自應也。無爲之君道。原於無爲之王德。素位而行。不事事求之。故曰馳通於事。德之用也。本原旣立。無乎不在。故曰知通於神。德之體也。如此則德日廣。此王德之一也。德藏於心。而施於物。非有爲也。物感斯應耳。人之形體。非得自然界道之一部。則不生。受生而後。非保持其本有之德。則不能明於事。故存形卽所以全性。（本文存形窮生。窮生卽盡性。）立德卽所明以道。此王德之二也。不自知其出而出之。忽然。不自知其動而動之。物然。己無爲也。萬物從之。此王德之三也。有如是之王德。故能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人不見不聞。惟己獨見之。聞之深之又深。物藏於中。至無也。而能供其求。神之又神。精無不在。時騁也。而有歸宿。故其與萬物相接。大小長短。倚遇順其自然。王德之極致也。無爲之王德。黃帝以有爲失之。知雖朱喪珠。以無爲求之而自得也。

第四章　自堯之師曰許由至南面之賊也。爲第四章。言不成於天者不足爲君道也。聽朋叙知。給數以敏。其性通人。君德如是。可謂善已。然而以人受天。非能成於天也。以人受天者。知識之所由生。純是人爲。不能配天。無天也。無天者不成於天。非君道也。本身而形具。所成也。行不崖異者。德之所同也。有萬不同者。天之所下也。紀者德之軌。立者德之成。循於道者。天之運行不息。不以物挫志者。天之不息則久。久則眞也。故曰心之大大。沛乎其爲行所無事。故曰萬物逝。以無所不包之心。行所無事。與萬物逝。此卽無爲之君道。故金珠不必藏於己。貨財宜貴。不足累其身。壽夭窮通。不足動其氣。一世之利。不足爲己利。王天下。不足爲己顯。己所顯者。明乎十者之道。不在世俗種種。有包括天地之心。有萬物咸游之概。故曰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萬物一府者。忘彼我也。死生同狀者。齊死生也。

第三章　自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至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爲第三章。言王德。王德卽君原於德之德也。淵乎其居。澹乎其清之道。自然界之天道。卽政治界之君道。無爲之君道。譬諸金石之聲。不考不鳴。所謂物來自應也。無爲之君道。原於無爲之王德。素位而行。不事事求之。故曰馳通於事。德之用也。本原旣立。無乎不在。故曰知通於神。德之體也。如此則德日廣。此王德之一也。德藏於心。而施於物。非有爲也。物感斯應耳。人之形體。非得自然界道之一部。則不生。受生而後。非保持其本有之德。則不能明於事。故存形卽所以全性。（本文存形窮生。窮生卽盡性。）立德卽所明以道。此王德之二也。不自知其出而出之。忽然。不自知其動而動之。物然。己無爲也。萬物從之。此王德之三也。有如是之王德。故能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人不見不聞。惟己獨見之。聞之深之又深。物藏於中。至無也。而能供其求。神之又神。精無不在。時騁也。而有歸宿。故其與萬物相接。大小長短。倚遇順其自然。王德之極致也。無爲之王德。黃帝以有爲失之。知雖朱喪珠。以無爲求之。皆不能得。象罔以有爲求之而自得也。

第四章　自堯之師曰許由至南面之賊也。爲第四章。言不成於天者不足爲君道也。聽朋叙知。給數以敏。其性通人。君德如是。可謂善已。然而以人受天。非能成於天也。以人受天者。知識之所由生。純是人爲。不能配天。無天也。無天者不成於天。非君道也。本身而形具。所成也。行不崖異者。德之所同也。有萬不同者。天之所下也。紀者德之軌。立者德之成。循於道者。天之運行不息。不以物挫志者。天之不息則久。久則眞也。故曰心之大大。沛乎其爲行所無事。故曰萬物逝。以無所不包之心。行所無事。與萬物逝。此卽無爲之君道。故金珠不必藏於己。貨財宜貴。不足累其身。壽夭窮通。不足動其氣。一世之利。不足爲己利。王天下。不足爲己顯。己所顯者。明乎十者之道。不在世俗種種。有包括天地之心。有萬物咸游之概。故曰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萬物一府者。忘彼我也。死生同狀者。齊死生也。

第三章　自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至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爲第三章。言王德。王德卽君原於德之德也。淵乎其居。澹乎其清之道。自然界之天道。卽政治界之君道。無爲之君道。譬諸金石之聲。不考不鳴。所謂物來自應也。無爲之君道。原於無爲之王德。素位而行。不事事求之。故曰馳通於事。德之用也。本原旣立。無乎不在。故曰知通於神。德之體也。如此則德日廣。此王德之一也。德藏於心。而施於物。非有爲也。物感斯應耳。人之形體。非得自然界道之一部。則不生。受生而後。非保持其本有之德。則不能明於事。故存形卽所以全

物也。與物化者。逐物遷也。未始有恆者。失其本然之我也。何足以配天者。不能成於天也。雖然有爲之爲之治。亦有倫類。但只能爲有爲之乾。（乾、衆父也、）不能爲無爲之太極。（太極、衆父父也、）故曰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有爲之治。固可以爲治之主。然亦足以爲亂之主。所以無論其北面爲臣。或南面爲君。而皆不免乎禍賊。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第五章　自堯觀乎華至倦倦乎耕而不顧。爲第五章。言成於天之君道。非果無爲也。任其自然而爲之若無爲也。堯不能任自然。而以有爲爲治。故多男則多懼。多富則多事。多壽則多辱。若能任自然。而以無爲治之。多男授之疇。不必懼也。多富分之人。無所事也。多壽則如鵷之居。無意求安。如鷇之食。仰物而足。如鳥之行。不見踪跡。動靜無滯。有道與時偕昌。無道修德就閉。不求生。不長死。任自然之極致。有何辱也。隨自然之條理爲之。立乎無懼無事無辱之點。如是則成於天。而無爲之治成矣。堯聞此語。得無爲之治。授之舜。舜亦得無爲之治。皆能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授禹。禹失無爲之治。以有爲治之。日以賞罰爲事。而民不仁。德衰刑立。天下始亂矣。此伯成子高所以辭諸侯而耕也。

第六章　自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至是謂玄德。同乎大順。爲第六章。言君原於德成於天之理。作前五章之歸結。爲較深之玄理也。無無無名一、命物形性德、虛大玄德大順之名詞。在莊子玄理中皆有其界說。無者時間之稱。無無者在無始以前。無是初。無無是泰初。以天文學家之語表之。即是未有日球以前也。名者可得而名。無名者不可得而名。可得而名謂之無極。泰恒星是也。一、即日球之熱。充滿於空間。爲大空中陽氣陰質之未分。在莊子書中謂之道。熱之傳布。爲生物之起點。故曰一之所起。陽氣陰質。充滿於空中。而礦物植物動物。尚未能得氣質與合而成形。故曰有一而未形。德者得也。萬物各得氣質之一部以成形。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物未成形以前。太空已有氣質之分別。氣之浮者爲天。質之沉者爲地。故曰未形者有分。太空中之氣質。付與人物渾然無間。不見付與之迹。謂之命。故曰且然無間謂之命。氣質之流動。以無間之命付與而生物。物者氣質爲事。而民不仁。德衰刑立。天下始亂矣。此伯成子高所以辭諸侯而耕也。

第六章　自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至是謂玄德。同乎大順。爲第六章。言君原於德成於天之理。作前五章之歸結。爲較深之玄理也。無無無名一、命物形性德、虛大玄德大順之名詞。在莊子玄理中皆有其界說。無者時間之稱。無無者在無始以前。無是初。無無是泰初。以天文學家之語表之。即是未有日球以前也。名者可得而名。無名者不可得而名。可得而名謂之無極。泰恒星是也。一、即日球之熱。充滿於空間。爲大空中陽氣陰質之未分。在莊子書中謂之道。熱之傳布。爲生物之起點。故曰一之所起。陽氣陰質。充滿於空中。而礦物植物動物。尚未能得氣質與合而成形。故曰有一而未形。德者得也。萬物各得氣質之一部以成形。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物未成形以前。太空已有氣質之分別。氣之浮者爲天。質之沉者爲地。故曰未形者有分。太空中之氣質。付與人物。渾然無間。不見付與之迹。謂之命。故曰且然無間謂之命。氣質之流動。以無間之命付與而生物。物者氣質爲事。

第七章　自夫子問於老聃曰。至是之謂入於天。爲第七章。言君道成於天也。君道所以能成於天者。以其忘己也。所以能忘己者。以其明無爲之理也。無之人以有爲相放。可與不可。然與不然。如辨者輸堅白若縣寓之說。以此而學道人。使然勞形怵心。狗本無恩而有恩。猨狙本安於山林。而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也。凡此皆有爲之害。夫無爲之治。不能聞。不能言。人皆知有形之思想。無狀之聽聞。不知以實有視之。有形與無形無狀。皆爲實有之存在。實有非道也。以虛無視之。有形與無形無狀。皆爲虛無之存在。虛無是道也。虛無極。泰恒星是也。一、即日球之熱。充滿於空間之虛。時間之無。動即是止。死即是生。廢即是起。換言之。起即是廢。生即是死。止即是動。道通爲一。任其自然。毫無所以。此無爲之同於天也。有爲之治。在人。無爲者外忘乎物。上忘乎天。忘物忘天。自然忘己。忘己亦自然忘物忘天。故曰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此君道之成於天也。

第八章　自將閭勉見季徹曰。至欲同乎德而心居矣。爲第八章。言君道成於德也。德者人人各同得太空中氣質之一部。治民者順民性之自然。人民雖衆。德必同矣。將閭勉爲魯君盛稱有爲之治。必履恭儉。拔出公忠之屬。非順民

性之自然。而以有爲之治也。猶煌體當車。必不勝任。自爲庇危。非自安也。且從此多事。如登高觀物。而物之奔走而來者。踵相接也。若夫無爲之治。順民本然之性。凡人各得太空中氣質之一部而成形。其德各滿足也。入世以後。潛伏而不見。搖之使動。蕩之使出。自然不設教而教成。不化俗而俗易。故曰。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去其外來之賊心。進其原有之獨志。不勉強爲之。若人民之自爲。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故不必法堯舜之教民。孰之如兄。自視如弟。蓋人皆有此德。順其自然。一人之德不失。人人之德皆不失。而德同矣。一人之心能安。人人之心皆安。而心安矣。此君道所以必原於德也。

第九章　自子貢南游於楚至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爲第九章。申言君道原於德也。蓋今世之人。僅知有爲之治。楊墨皆自以爲得。而非我之所謂得也。爲一偏之辯。結善君親之言行。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俗不謂之陷。則是世俗之是非。不足信也。以陷陷之名。加之其身。則勃然憚然。終身陷人於陷。於世而不自謂陷。陷則是世俗之是非。更不足信也。假使自知其爲陷。自知其

則德全矣。德全而形全。形全而神全。抱之於己。爲聖人之道。施之於人。與民並行。而不知所之。內外無爲。舉天下之非譽。無損益於我。斯眞全德之人也。

第十章　自堂堂之將之大壑至是故行而無迹。章而無傳。爲第十章。申言君道成於天也。無爲之極致。四方之民。莫不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天地渠而萬事銷亡。故能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眞可謂成於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海有無窮之大。君之度量似之。施政而不失其宜。舉人而不失其能。舉見事情者。無所不見也。行其所爲者。自然而行也。自行其行。自言其言。無與於天下。而天下化。四方之民。渾然俱至。此無爲之盛治。或居或行。寂然不動。故無思無慮。與人相接而不留。故無是無非。與人共利共給。人皆悅安。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自足。而不知其所從。此之謂無爲之盛德。盛治盛德如是。上合於天而爲神人矣。乘光照物。不見形迹。智同萬物。無曲不燭。致天之命。盡物之情。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故能與天地同

樂。而物累皆捐。萬物並育而復其情。此之謂混冥。混冥者混同於玄冥也。此即君道之成於天也。後世以有爲爲治。故武王不及有虞氏。天下均治。無爲之治也。亂而後治。有爲之治也。有虞氏雖賢於武王。但是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尚保亂而後治之。若夫至治之世。不使能。不尚賢。不使能。端正以行。而不知其爲義。慈愛接物。而不知其爲仁。眞實無妄。而不知其爲信。互相役使。而不知其爲賜。率性而動。故行而無迹。過而不留。故事而無傳。此成於天之極致也。

第十一章　自孝子不諛其親至而虎豹在於囊橐。亦可以爲得矣爲第十一章。言無爲之君道。原於德。成於天。舉世不知。以天下人皆愚戚。委曲言之。而不信也。蓋今世之人。僅知有爲之治。楊墨皆自以爲得。而非我之所謂得也。爲一偏之辯。結善君親之言行。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俗不謂之陷。則是世俗之是非。不足信也。以陷陷之名。加之其身。則勃然憚然。終身陷人於陷。於世而不自謂陷。陷則是世俗之是非。更不足信也。假使自知其爲陷。自知其

尚非大爲。大戒。乃終身不解。不靈。則大爲大戒矣。假使戒者少。無爲而治之言。猶可以致之也。乃天下皆戒。雖日求所以啓發之。使得其道。而終不可得。譬之高尚之音樂。不入里人之耳。低下之曲調。閭者嘻然而笑。是故無爲而治之高言。不存於衆人之心。至言所以不顯。因俗言歷勝也。瓦缶黃鐘。相互而鳴。世人不知無爲而治之至言。與瓦缶黃鐘。也。又何異。故曰。又一惑也。其若任其自然。不必推究。雖不能解其惑。而之謂。則其惑滋甚。故曰。又一惑也。其若任其自然。不必推究。雖不能解其惑。而不至與其憂。好善惡惡之心。人皆有之。屬之人雖飢。決不願其子似己。不推究之。或或自解也。所以不必分美惡之名。木之爲失其本性則一。由是觀之。盜跖與曾史。雖行爲不同。失其本性則一。五色五聲五臭五味。趨合。種種有爲之治。皆所以失人之本性而揚朱墨翟。乃自以爲得。實則內喪梁楯。外約繩墨。本性全亡。何得之有。假使以此爲得。則鳩鴞在於籠中。虎豹處於囊橐。昆蟲與人交臂歷指。亦可謂爲得矣。以此爲結。即順其自然。不必推究也。

此篇承天地篇。仍是莊子之政治論。而申言無爲之治道。多大宗師篇之意。莊于自爲此篇與抑學莊者爲之與。不可考也。第二章吾師乎。吾師乎。雖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物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數語見於大宗師篇。末章無爲之治道。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與大宗師篇。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同一用意。但天道篇之言爲默語耳。全篇始終言無爲之治道。第七章無爲之治道。不可以言語文字傳。爲一篇之總結。全篇分七章如右。

第一章　自天道運而無所積至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爲第一章。言虛靜恬惔寂漠無爲也。靜是無爲之體。無爲是靜之用。天道帝道聖道。無不靜也。無不無爲也。運而無所積。即靜與無爲之實在。萬物成。天下歸。海內服。即靜與無爲之實驗。夫所謂靜者。非不動而動之靜。蓋氣充滿空中。萬物不足以撓亂其心。不動而動之靜。乃不動而動之靜。故曰。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靜之第一步。必心中無一念之起。故曰聖人休焉。休者一念不起也。只有虛靈之本體。故曰休則虛。虛靈本體。圓融明澈。無絲毫之欠缺。故曰虛則實。本體充實。有倫有脊。無絲毫之凌亂。故曰實則倫矣。一念不起。只有虛靈之本體。外物自不能撓亂於其中。故曰虛則靜。虛靈之本體。寂然而靜。不爲萬物所撓亂。而可以統制萬物。故曰靜則動。能統制萬物。始能驅使萬物。故曰動則得矣。虛靈之本體。寂然而靜。常若無爲。故曰靜則無爲。以本體之無爲而百骸九竅六藏。各以自然任其事而盡其責。故曰無爲也而任事者責矣。無爲者其心常閒閒。閒則憂患不能入。而年壽長。故曰無爲也而尊。尊則百官履之。君辭之爲臣。帝王天子之傳。玄聖素王之道。退居而閒游。進爲而撫世。能明乎以撓亂其心。不動而動之靜。以馭于之動。所以無爲而尊。模寫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不動而動之實在也。此之謂天地之德。此之謂大本大宗。得其本宗。與天地合德。而與天和者。始能均調天下。而與人和。即動由於靜。靜以馭動。人樂悉是天樂者。靜之動。動之靜。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無爲也。稻雪殺萬物而不爲暴。雨露育萬物而不爲仁。年歲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化育而行所無事。此天樂也。吾之師也。能知此者。生與天行。死與物化。靜同陰德。動同陽波。故天怨人悲。物累鬼責。平於己無與。以其靜而不靜。動而不動。動靜與天地合也。動靜合於天地。而心定矣。心定而撫天理萬物。以言乎外。而鬼不祟。以言乎內。而魂不疲。以言乎大推於天地。以言乎廣適乎萬物。此聖人之心。法天樂之動靜。以養育萬物也

第二章　自靜而王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爲第二章。申言不動而動之靜。無爲而無不爲也。靜而聖動而王二句。爲一章之主腦。天樂二字。爲一章之眉目。王天下。動。由於聖之靜。聖之靜。以馭于之動。所以無爲而尊。模寫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不動而動之實在也。此之謂天地之德。此之謂大本大宗。得其本宗。與天地合德。而與天和者。始能均調天下。而與人和。即動由於靜。靜以馭動。人樂悉是天樂者。靜之動。動之靜。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無爲也。稻雪殺萬物而不爲暴。雨露育萬物而不爲仁。年歲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化育而行所無事。此天樂也。吾之師也。能知此者。生與天行。死與物化。靜同陰德。動同陽波。故天怨人悲。物累鬼責。平於己無與。以其靜而不靜。動而不動。動靜與天地合也。動靜合於天地。而心定矣。心定而撫天理萬物。以言乎外。而鬼不祟。以言乎內。而魂不疲。以言乎大推於天地。以言乎廣適乎萬物。此聖人之心。法天樂之動靜。以養育萬物也。

第三章　自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至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爲第三章。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二語。以明無爲而無不爲。有爲而不能無爲之實在。萬物成。天下歸。海內服。即靜與無爲之實驗。夫所謂靜者。非不動而動之靜。乃不動而動之靜。蓋氣充滿空中。萬物不足以撓亂其心。不動而動之靜。乃不動而動之靜。故曰。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靜之第一步。必心中無一念之起。故曰聖人休焉。休者一念不起也。只有虛靈之本體。故曰休則虛。虛靈本體。圓融明澈。無絲毫之欠缺。故曰虛則實。本體充實。有倫有脊。無絲毫之凌亂。故曰實則倫矣。一念不起。只有虛靈之本體。外物自不能撓亂於其中。故曰虛則靜。虛靈之本體。寂然而靜。不爲萬物所撓亂。而可以統制萬物。故曰靜則動。能統制萬物。始能驅使萬物。故曰動則得矣。虛靈之本體。寂然而靜。常若無爲。故曰靜則無爲。以本體之無爲而百骸九竅六藏。各以自然任其事而盡其責。故曰無爲也而任事者責矣。無爲者其心常閒閒。閒則憂患不能入。而年壽長。故曰無爲也而尊。尊則百官履之。君辭之爲臣。帝王天子之傳。玄聖素王之道。退居而閒游。進爲而撫世。能明乎末也。而末必由本。先有本而末從之。下之有爲。皆從上之無爲而出。天地爲宗。道德爲主。無爲爲常。帝王之德當如是也。無爲則能用天下。此極言帝王當無爲也。設上無爲。而下亦無爲。有上而無下。則不臣。下有爲。而上亦有爲。有下而無上。則不主。必上用天下。下爲天下用。此所以能無爲而無不爲也。王天下者。不自慮。不自說。不自爲。臣下慮之說之爲之也。此帝王用人事之道也。帝王是治天下之本。臣下是治天下之末。本在上而末在下。要在主而詳在臣。三軍五兵之運。賞罰利害五刑之辟。禮法度數刑名。鐘鼓之音。羽旄之容。哭泣衰絰隆殺之服。此有爲也。末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此無爲也。本也。必有本而末始從之。故末非所以先也。天地之行。神明之位。四時之序。變化之流。皆有尊卑先後之序。大道亦有序。天道德仁義守分刑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此先後之序也。天道德無爲者也。本也。仁義以下。有爲者也。末也。賞罰。是有爲之極。末之末也。憯知賞賢。仁賢名當其實。實副其名。有爲之治。本於無爲之天。此太平之極致也。所以刑名賞罰。一切有爲之事。是治之從。非所以先也。睫而語形名賞罰。是

治之具。非治之道。此一曲之士。以有爲而爲天下用。不能無爲而用天下也。

第四章　自昔者舜問於堯曰至天地而已矣。爲第四章。言無爲之極致。不僅上章所言之末學。是有爲。卽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苟有心於其間。雖無爲而亦有爲也。不敎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喜孺子。哀婦人。用心此五者。與末學異矣。而舜則以爲美而未大也。雖與天合德。而未自然。猶勉強也。日月之照。四時之行。晝夜之經。雲雨之施。天第行其所無事。無所用心於其間。莊用心此五者。固而不解紛而不事。而自覺其多事。不免膠膠擾擾也。天之合。卽天樂。人之合。卽人樂。合於人不合於天。猶未極其大也。天地是無爲之極致。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無爲也。法天地而已矣。

第五章　自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至意夫子亂人之性也。爲第五章。言道德隱而仁義顯。自無爲而入於有爲之漸也。上言天道德仁義。分守刑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自道德以上。人君無爲之事也。自分守以下。人臣有爲之事也。仁義是有爲之漸。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子中其說。（春秋在其間。則自無爲而入於有爲之漸。

繁簣。中者天下之紀也。中其說。卽繹其說。緒解皆非。）嫌其大謾。願聞其要。孔子答以要在仁義。而以仁義眞人之性情。此自無爲入於有爲之漸。道德隱而仁義顯也。以仁義爲人之性情。不能行所無事。使天下不失其養。是以無私以成其私也。若夫無爲之極致。天地有常。日月有明。星辰有列。禽獸有羣。樹木有立。各有固有之性。放而行之。循其固有而已矣。何必揭仁義以亂人之性哉。自揭仁義以後。必至分守刑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種種有爲之法爲治。而天下亂矣。故曰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第六章　自士成綺見老子曰至至人之心。有所定矣。爲第六章。形容無爲之態度也。士成綺聞老子是聖人。不遠道而來見。見而以爲非聖人。而疑其不仁不義。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各家之解皆晦。林西仲之解可通。）生熟不齊於前。而積斂無厭。不義也。明日又以爲聖人。而心屈卻。（屈本作正。馬敘倫校作屈。）老子通乎道。合乎德。無爲也。士成綺據仁義有爲之法。窺測無爲之人。不足以知之也。老子漠然不應。非鄙之不答也。正是無爲之極致。設鄙之。

而我不貴也。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之言語文字。必不足以傳無爲之道也。借桓公讀書輪扁之言以明之。不徐不疾。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數存其閒。父不能喻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書安得而傳之哉。斲輪猶如是。況無爲之道乎。故曰古人之糟魄也。

天運篇第十四

莊子多言無爲無不爲之天。此篇假自然界言之。首章天地日月雲雨。在自然界無爲無不爲也。末章卵生溼生胎生。生長亦如是也。無爲者至仁無親。而能愛至樂無聲。而能感。若不知無爲之道。而用有爲之迹。取尸陳之。錫狗。勞而無功。身必有殃。求之度數。有爲者也。五年而不得。張仁義以爲治。猶播糠眯目。蚊虻噆膚。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實亂之也。故有爲之治。嘗以無爲之化大之。無爲者。由己的一方面言。在一忘字。由人的一方面言。在一化字。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我難。天下忘我。無爲之極致也。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不僅人

我相忘。而人與人亦相忘。無爲之極大也。蹝相視不動而化。蠢相鳴上下風而化。獸自類爲雌雄而化。卵生濕生化生胎生。皆順造物之自然而化。本此化以化人。所謂無爲而自化也。全篇分七章如右。

第一章　自天其運乎。至此謂上皇。爲第一章。言自然界無爲而無不爲也。天不行而自運。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而自行其所。執主張。執綱維。執推行。似有機械以司之。其轉運不能自止也。雲氣而爲雨。雨散而爲雲。風起於北。遍於東西。仿徨無隆施。無淫樂。無噓吸。無披拂。皆以其自然而無爲也。而雲行雨施。風徧於虛空。而無不爲。此上下四方之中。五行自然之數也。帝王無爲之治。法自然之數。九洛卽洪範之九疇。自然之數也。法自然之數爲治。則治成德備。默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上皇之治也。此章總言自然界之無爲而無不爲。爲一篇之主。

第二章　自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至是以道不濟。爲第二章。言至仁無親。以界無爲之仁。其愛人溥也。治道之流也。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此虎狼之仁也。

莊子章義　外篇　十八

至仁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至仁大矣。而孝不足以盡之。至孝備矣。而愛不足以盡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不孝則不仁。以親爲愛。以愛爲孝。以孝爲仁。此孝仁之一端。而不足以盡孝與仁。故曰。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之言也。商大宰蕩之所言。去孝仁甚遠。如南行至郢。北面不見冥山也。凡事不在於迹。而在於心。不貴於有心。而貴於無心。故敬不如愛。愛不如忘。忘小而能忘大。忘人而人亦忘我。此忘之極致也。說有緣毫有爲之迹存於其心。必不能忘之如是。所以無爲之治。有堯舜之德而不爲。有施濟世之利澤而天下莫之知。豈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有爲之治所能及哉。此有爲之治。役於無爲之德而不足多也。無爲不在一事一物。至貴而舉國之爵。幷而有之。至富而舉國之財。幷而有之。至願而舉世之名譽。幷而有之。無爲而無不爲。是於其道不隨物而變也。

第三章　自北門成問於黃帝曰。至樂無人聚也。樂不在鐘鼓舉瑟。曠寂之中。凡有聲與耳相接者。皆是至樂之聲。流行於其間。始聞之而懼。以自然之聲。其化物大也。復聞之而息。以自然之聲。望不見而追不及也。卒聞之而惑。以自然之聲充滿天地。包裹六極。而莫知其所在使人疑也。始懼而息。卒惑者。非不領略至樂之妙而懼之惑之。正以極其領略至樂之妙而懼之惑之也。其始也。奏之以人。應人事也。徵之於天。順天理也。行之以禮義。行五德也。建之以太清。應自然也。調四時而和萬物。四時與之推移。萬物與之生育。盛衰經綸文武。清濁調和陰陽。其聲廣流。如雷霆之驚。波蟄蟲而皆作。又無尾無首。生死倩起。無窮而不可侍。是以懼也。復而其聲變化。如陰陽之和。可感而不可聞。如日月之明。可望而不可親。其聲之長短剛柔。雖變化而又齊一。雖齊一而又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無處不是此聲之所至。無不周遍也。其聲之揮動寬廣。高極於天。明如日月也。鬼神自守其幽而不擾。日月星辰自行其紀而不亂。人爲之樂。止之而有窮。自然之樂。流之而不止。此吾所以慮之而不知。望之而不見。逐之而不及。儻然獨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也。望不見而目窮。逐不及而力屈。如身

莊子章義　外篇　十九

入於虛空之中。乃至委蛇。是以怠也。卒而聲又變化。洋溢之聲。繼續而起。令人忘倦。而又莫尋端倪。順乎天之自然。若發生於叢林之中。與林樂相混。而莫辨其自出。布散發揮。動而不動。不見搖曳之迹。幽深玄默。玄之又玄。不聞滌蕩之聲。布揮而不曳。動無方也。幽昏而無聲。居於窈冥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而無常聲。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天樂也。無言而心悅。考也。聽之不聞。視之不見。而又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是以惑也。始於懼者。以樂感化之力大。若有鬼神故曰懼故祟次以怠者。以其望不見。逐不及。疑其遁逃也。故曰怠故遁。卒於惑者。以其不聞不見。而又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使知識昏迷也。故曰惑故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在無爲之中。此愚之所以道也。故曰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第四章　自孔子西遊於衛。至而不知曠之所以業。惜乎夫子其窮哉。爲第四章。言有爲之狹也。治天下而取法先王。是有爲之治。先王治法已陳之芻狗也。芻狗已陳。是無用之物。而猶遊居寢臥於其下。不得惡夢。必遭惡魔。孔子伐樹於宋。削迹於衛。得惡夢之類也。困於陳蔡。七日不食。遭惡魔之類也。水行舟。

陸行車。各適其用。以有爲之治。應無窮之變。不僅勞而無功。身必有殃。若無爲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應物而不窮也。桔槔隨人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普爲治者。與世推移。而不滯迹於世。周公之服雖美。猨狙衣之。必齕裂而去之。不適也。西施之矉雖美。醜人效之。富人閉戶不出。貧人去之而走。無本也。有爲之治。從無爲而出。適時而用。不然者。身必有殃。而窮也。

第五章　自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至天門弗開矣。爲第五章。言有爲者之無成也。度數有爲者也。求道於度數。五年而不得。陰陽無爲而猶有爲者也。求道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道者不可獻。不可進。不可告。不可與。惟可以自得也。中以無爲爲主。外以有爲爲正。中無無爲之主。則不能止而心亂。外無有爲之正。則不能行而自廢。由中而出。不受於外。不見由中而出之迹。故曰聖人不出。由外而入。不動於中。老無由外而入之象。故曰聖人不隱。名猶公器。仁義猶逆旅。可一宿而不久處。此所謂由中出不受於外。由外入不動於中也。假道託舍。總於無爲之虛。食於荷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國。是采眞之遊也。眞則不僞。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言無不爲者。爲能用之。己無爲而自正其心。始能正人之心。故曰。正者正也。非然者。天門不開。而道無由得也。

第六章　自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至子貢蹴然立不安。爲第六章。言有爲者。不值身殃而事無成。且足亂天下也。播棄聰明。則通乎不聞。黜耳目。則通乎不見。不見不聞。則不勞形。不勞形。則不病。不病。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則不化。不化。則不變。不變。則不動。不動。則不憂。不憂。則不死不生。不化不變。不動不憂。則不老不死。不生不化。不變不動。不憂不老。不死不生。則不天。不地。不古。不今。不天不地。不古不今。則不終。不始。不終不始。則不存。不亡。不存不亡。則不生。不死。不生不死。則不化。不變。不動。不憂。不老。不死。不生。不化。不變。不動。不憂。不老。不死。

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用世而忘世。故曰無不忘也。出世而有世。故曰無不有也。不立一美以爲極而衆美畢至。此天地自然之道。聖人自然之德也。

第二章　自故曰恬惔寂寞至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爲第二章。言聖人之養神也。聖人所以無爲而無不爲者。以其養神於內而用之於外也。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大。不平而平者。道德之無爲而無不爲。以天地之不平而平爲貴。聖人養神。休於道德。休則心無所係。樂對物莫不平易也。視物平易。則慮已莫不恬惔也。視物平易。慮已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養神之要也。神養於內。生死動靜。一任其自然。不辭福。不爲福先。不憂禍。不爲禍始。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所以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生若浮。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乎信而不期。精不勞。魂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也。虛無恬惔。與天合德也。若有爲即於道德有害。恣樂、喜怒、好惡、憂患。一動於中。必傷於神。道德之至。合悲樂、喜怒、好惡而悉無矣。至靜者。一

而不變。至虛者。無所於忤。至淡者。不與物交。至粹者。無所於逆。養神之要。至於形不勞而精不用。智如水然。不雜則清。不動則平。養神之道。必須純粹不雜。靜一不變。淡而無爲。始可無不爲而動與天成也。

第三章　自夫有干越之劍者至能體純素。謂之眞人。爲第三章。言養神而不用。無爲之爲。其用更大也。干越之劍。無所不斷。押而藏之者。可用而不用。養生主之所謂善刀而藏之是也。上際天。下蟠地。與天帝合德。即與天帝同用。可用而不用。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一而合於天。而通於人。聖人所以貴精也。精者何。無所與雜而素。不虧其神而純。以純素爲體。謂之眞人。聖人以用言。眞人以體言也。

繕性第十六

道德散而爲仁義禮樂。此世之所以衰也。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此身之所以窮也。視軒冕爲儻來之物。此身窮而志不窮也。章義明白。而所含不富。全篇分三章如右。

秋水第十七

有爲者小知也。無爲者大知也。小不可知六。全篇皆是此意。河伯之小。不知海

若之大。六問答遍出反其眞一語。此全篇之結穴。眞、無爲也。反其眞。反其無爲之常也。有爲以多爲貴。故變以一足。而羨蚿之多足。無爲以神爲速。故蛇無足。而羨風之無形。風無形而羨目之無氣。目無氣而羨心之倏忽往來。莫可端倪。此言有爲不如無爲神速也。孔子圖於匡而安於命。無爲者也。公孫龍以辯勝人。有爲者也。而匡人請辭而退。公孫龍乃逸而去。以見無爲之勝於有爲也。故與其有爲而逐物。不如無爲而反眞。養生輕世。反眞之事也。知魚樂。反眞之效也。全篇分十章如右。

第一章　自秋水時至。至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無第一章。言一曲之士。以衛自矜。見有道之士。爽然自失也。河伯譬一曲之士。海若譬有道之士。河伯不自知河之小。而欣然自喜。海若不自知海之大。而淡然若忘。此逍遙遊之小知大知也。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水勢雖大。而蚊水之地則小。猶人之衛雖精。而氣度未宏。終不能見道也。欣然自喜。睹天下之美盡在己。此眞一曲之士之見。不見水端。望洋而歎。見人之大而愧己之小。猶有自知之明。此拘於虛。篤於時。束於教之故。非己之咎。猶可與語大理也。海之大。過於江河。不可量數。未嘗以此自多。蓋海亦甚小也。海在天地之間。似礨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似稊米之在太倉。人在國土之中。似豪末之在馬體。五帝三王之治。仁人任士之行。一切有爲之事。在太虛無爲之中。無足輕重。辭之者固非。語之者亦非。爲名爲博。皆不能忘。以此自多。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第二章　自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至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爲第二章。言以形觀物。有大小。以道觀物。無大小也。河伯聞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之言。以大天地小豪末爲問。不知此滯於大小之形也。無窮之空間。無盡之時間。虛無之中。以道觀之。毫無大小、修短、得失、死生之迹。知量無窮。小在量無窮之中。不以爲寡。大在量無窮之中。不以爲多。知時無止。長在時無止之中。不厭其生。短在時無止之中。不祈其生。知分無常。得在分無常之中。而不喜。失在分無常之中。而不憂。知始終無故。生在始終無故之中。而不以爲禍。死在於始終無故之中。而不以爲福。是河伯初不知己之小。而欣然自喜。固非繼見海若之大。而規然以學。亦不是。虛無之

亦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亦不賤趨利之人。不爭貨財。而亦不辭讓貨財。不借人力。自食其力。取足而止。而亦不賤人之貪汙。行不隨俗。而亦不事矯立異。隨俗從衆。而亦不賤諂佞之人。爵祿不足爲勸。戮恥不足爲辱。是非本無分別。細大本無端倪。常人不知。聖人知之。道人不聞。言忘人也。至德不得。言忘物也。大人無己。言忘我也。此泯大小精粗至約之道也。

第四章　自河伯若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至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爲第四章。言以道觀之。無貴賤小大之差別。世俗有種種差別者。皆不以道觀之也。河伯未達合於道之韜。而有貴賤小大之問。海若首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一語。指其迷而開其悟。言合於道者。無貴賤小大之差別也。世俗有種種差別者。皆不以道觀之也。或以物觀之。或以俗觀之。或以差觀之。或以功觀之。或以趣觀之。能觀不同。所觀迭異。於是乎生出種種差別之迹。以人權之。莽舜與子之同一讓。而一帝一絕。湯武與白公同一爭。而一王一滅。貴賤有時。不可泥其迹也。以物權之。桀蹻可以衡城。不可盜鼠。騏驥夜

察毫末。莫不見泰山。用各有當。不可泥其形也。師是之行。往往而亂。蓋天地之理。萬物之情。陰陽是非。雖曰對待。實則陰即是陽。陽即是陰。是即是非。非即是是。一陰陽是非之同流而泯其迹。吾總總焉分陰分陽。分是分非。非惑則惑也。由是言之。古之帝王。不過隨時保俗而已。烏有貴賤小大之墻倪。

第五章　自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至夫固將自化。爲第五章。言無爲而自化也。河伯聞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之語。未明無爲之道。而以何爲何不爲。不若無足行於所無事。故蚿以多足。而憐蛇之無足。無爲以無形爲神。故蛇以弃勤。究者也。河爲者以多爲貴。故變一足。而憐蚿之多足。多足雖以天機行。究不若無要反眞者。純以天機行之。無爲而無不爲也。變與蚿以無足行。無爲者也。蛇與風。心之行。則無形無氣。眞無爲不若風之遑遑而普遍。折木蜚屋。惟風爲能。乘天幾而動。無爲而無不爲也。至於目之神遽倍於風。心之神遽又倍於目。則可以言外得之矣。

第八章　自孔子遊於匡。至今非也。請辭而退。爲第八章。引孔子匡於圍。揖無爲之用也。窮通者時命之所爲。而非我之所能爲也。故當兗辱時無窮人。當榮尉時無通人。設不安於時命而強爲之。必無益也。惟有以無爲安我之常而已矣。漁父之勇。不避蛟龍。獵夫之勇。不避兕虎。烈士之勇。視死如歸。聖人之勇。臨難不懼。蓋其在我。不必別有作爲也。安無爲之常而卒解匡人之圍。可見強梁

譯之虛滿。原無定形也。遂而不同。年不可舉也。援而不跂。時不可止也。消息盈虛。如循環之無端。終而復始。其可揭倪。此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皆無爲之道也。若以物觀之。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若無動而不變。實無時而不移。天地之於萬物。無爲而無不爲。將何爲乎。將何不爲乎。與物自化而已矣。

第六章　自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至是謂反其眞。爲第六章。言無爲而反眞也。河伯問無爲自化之言。而以無爲爲斷空。故有何貴於道之問。海若告以無爲是反眞之謂。非斷空之謂。夫道雖彷彿無形。而又分析有理。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理雖常然不動。而又隨物而變。故曰達於理者必明於權。以道爲本。以理處常。以權御變。則物不能害。故曰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所以王德者。水火寒暑禽獸。皆不能害也。非謂迫近於水火寒暑禽獸。不能害也。而安危視之。猶福善之與去就守之愼。自然不能害也。道之可貴者。並非斷空。合於自然。天在內也。毫無造作。人在外也。人合於天。是謂天人之行。知天人之行者。本乎自然而處乎自得。進退屈伸。反要歸極。何謂天。牛馬四足。無爲之自然也。天也。何謂人。絡馬首。穿牛鼻。有爲之造作也。人也。貴乎道者。貴反其眞。無以人滅天也。

第七章　自夔蚿憐蚿。憐蛇。至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爲第七章。河伯與海若六問答而通出反其眞一語。此章則以天機發揮反其眞之實義。爲全篇之扼要。反眞者。純以天機行之。無爲而無不爲也。夔與蚿以足行。有爲者也。蛇與風以無足行。無爲者也。蛇猶有形。風猶有氣。目與心之行。則無形無氣。眞無爲者也。河爲者以多爲貴。故夔一足。而憐蚿之多足。多足雖以天機行。究不若無足行於所無事。故蚿以多足。而憐蛇之無足。無爲以無形爲神。故蛇以弃勤。究不若風之遑遑而普遍。折木蜚屋。惟風爲能。乘天幾而動。無爲而無不爲也。至於目之神遽倍於風。心之神遽又倍於目。則可以言外得之矣。

第八章　自孔子遊於匡。至今非也。請辭而退。爲第八章。引孔子匡於圍。揖無爲之用也。窮通者時命之所爲。而非我之所能爲也。故當兗辱時無窮人。當榮尉時無通人。設不安於時命而強爲之。必無益也。惟有以無爲安我之常而已矣。漁父之勇。不避蛟龍。獵夫之勇。不避兕虎。烈士之勇。視死如歸。聖人之勇。臨難不懼。蓋其在我。不必別有作爲也。安無爲之常而卒解匡人之圍。可見強梁失措者之不足以處變也。

第九章　自公孫龍問於魏牟曰。至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爲第九章。言有爲之辨。不如無爲之不辨之大也。公孫龍趙之辨士。爲堅白異同之論。聞莊子之道。沈然異之。不知其所以。公孫龍以辨勝人。有爲者也。莊子以不辨勝人。無爲者也。以辨勝者。猶堵井之龜。不知井之小。而以一壑之水。跨跱堵井之樂自負。豈知東海千里之大。千仞之深。十九年潦不爲加益。八年七旱不爲加損。莊子之無爲。如東海之水。宜乎公孫龍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公孫龍堵井而觀。所知極小。莊子則無南無北。無東無西。下極黃泉。上極青天。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無爲而無不爲也。以有爲之察辨求之。索之眞所謂以管窺天。以錐指地也。

第十章　自莊子釣於濮水。至我知之濠上也。爲第十章。爲反其眞之事證。又分三節。一養生以保身。二輕世以肆志。三通情以知物。反其眞者。其自視如是。

其視人如是。其神妙如是也。寧曳尾於塗中。不留骨於廟堂。養生以保身。反眞之初步也。自視爲病贏。視惠子爲陽。輕世以肆志。反眞之第二步也。能養生則神足於內。能輕世則神淡於外。清明在躬。不累於物。而物無不知。以自樂而知魚之樂。通情以知物。反眞之第三步也。而皆是行所無事。知魚之樂。不以有爲知之而以無爲知之。故曰。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第十八

至樂是絕對的。宇宙間有爲之事。皆是對待。惟有無爲之道是絕對。故無爲任其自然。是至樂也。凡人之情莫不樂生而惡死。生死對待。樂惡即對待矣。惟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死生一致。皆是至樂。是絕對矣。幾者物之極微者也。其大無外。皆是幾之所積。故萬物入於幾。出於幾。幾是絕對的。無爲而任自然。所以至樂也。全篇分六章如右。

第一章　自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至人也執能得無爲哉。爲第一章。言有爲是對待的。無爲是絕對的。惟絕對爲至樂也。樂與惡相對。弟言樂而非至樂。要爲

奚據。奚避奚處。奚去奚就。奚樂奚惡。此八者任爾所擇。皆是對待。富貴壽善。與貧賤夭惡對待。身安美服。好色音聲。與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對待。不僅對待。而又相因。富貴壽善。此皆俗之所謂樂。不必言貧賤夭惡之對待。即此相因而至之苦身疾作。日夜思慮。憒憒久要。自殘其形。此果謂之樂邪。抑不樂邪。此皆世俗有爲之樂也。若夫無爲之樂。一任自然。未之樂。亦未之不樂。絕對的至樂。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之是非無定。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愈辨而是非愈起。惟相息以無言。而是非定。故無爲可以定是非。所以至樂以存身。惟在於無爲而已矣。天無爲也。地亦無爲也。天地無爲而萬物化生。天地所以無不爲也。人執能得天地之無爲哉。

第二章　自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至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爲第二章。言以無爲之道視死生。死生一致而至樂也。惠子以有爲之事視死生。則與居長子。死則哭泣。莊子以無爲之事視死生。本無生無形無气。自气變爲形。自形變爲生。自無而有。今變而之死。仍反於無也。春秋冬夏。遞運而爲四時。以時言之。

有四方之分。以天言之。直一气之轉。死者返於無爲之眞。寢於巨室。生者滯於有爲之迹。嗷嗷然哭以隨之。是之謂不通乎命也。

第三章　自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至北又何惡。爲第三章。言以無爲之道視生。而生時皆樂也。支離滑介。皆言形體可惡而不可樂。（馬敘倫莊子義證云。滑借爲尰。介爲尬省說文。尰瘣病也。尬尷尬也。）而又柳生於肘。（李慈銘曰。柳廇之借字。）而可惡尤甚。以有爲之事視之。眞無可樂也。以無爲之道視之。生爲假借。爲塵垢。死生猶晝夜之變化。何所容心於其間哉。

第四章　自莊子至楚。見空髑髏。至而復爲人間之勞乎。爲第四章。言以無爲之道視死。而死時皆至樂也。莊子所問髑髏之言。悉是生時有爲之事。故曰。此皆生人之累也。髑髏所答莊子之言。上無君。下無臣。亦無四時。悉是死時無爲之道。故曰。南面王不能過也。南面王之樂。非生人之累所能變易。故曰絕對的也。安於無爲。以享南面王之樂。而不復爲人間之勞也。

第五章　自顏回東之齊。至是之謂條達而福持。爲第五章。言無爲之道。當任自然也。楮小懷大。緼短汲深。不自然也。自然者。命有所成。形有所遂。不可以損益。與齊侯而言堯舜黃帝。堯人神農之道。本齊侯心中之所無。而強語之。不自然也。猶之海鳥。本自浮沉於波濤之間。而奏之以九韶之樂。享之以太牢之具。鳥乃眩視憂悲。不食不飲而死。此以人養鳥。不以鳥養鳥。極不自然也。以鳥養鳥。當任鳥之自然。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鮒鰍。通其自然之性。而有游優之樂。若夫咸池九韶之樂。非鳥所欲聞。豈值惟鳥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入。惟人聞之。環而視之。各有自然之性也。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異好惡者亦各有自然之性也。不一其能。本自然也。不同其事。任自然也。名止於實。名因自然而立。義設於適。義因自然而通。安於無爲之常。若不勉強。如是之道。可謂條達通理。福德挾持而至樂也。

第六章　自列子行食於道。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爲第六章。是一篇總結束。萬物同一機。（種有幾之幾。即出於機入於機之機。）出入無爲。一任自然。爲至樂也。列子與百歲髑髏。任其自然。故曰唯予與女知。列子生而未嘗生。

不必歡也。謂讓死而未嘗死。不必憂也。無歡無憂。是爲至樂也。所以然者。萬物之變化無常。而無常之中又有常。故曰種有幾。幾者物之分而極微者也。（猶化學中之原子、）輾轉變化。其生無窮。皆由於幾。自無生變爲有生。無知變爲有知。植物變爲動物。低等動物變爲高等動物。高等動物又變爲無生無知。此所以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百歲謂糜化爲土壤。得水變化。以至程生焉。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莊子時代、無今日之科學。言之當然不能甚分析、）在被變化者。固不能自主而有爲。而變化之者。亦無所容心而無爲。而卒至於無不爲者。此造化自然之妙用也。任其自然。則至樂矣。

達生第十九

此篇即內篇養生主之意。言之較爲分析。或是學莊者之所演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只以緣督以爲經一語包括之。養生之道。皆在其中。緣督以爲經。即此篇開出種種法門。先以棄世遺生爲言。後以能忘爲應。中間言養內養外之皆有所偏。養氣練神之各極其致。歸結於墮身體。忘肝膽。點聰明。遺耳目。爲而不特。長而不宰。爲養生之至道。全篇分九章如右。

第一章　自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至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爲第一章。言養生當棄世遺生。而形不勞。精不虧。與天爲一也。無以爲。無奈何。皆自然界之無爲。達生之情。與命之情者。悉不務之。任自然也。若有爲而務之。以物養形。不離物養生。則物有餘而形不養。形不離而生已亡。有爲不如無爲也。生者來不能卻。去不能止。養形不足以存生。特在世俗之中。皆不免爲養形之事耳。故養生者必棄世。棄世則無世俗之累。無累則心气平正而常寂。湛然常寂。自然與天地同生。而幾於道。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與天爲一。非僅合天。而能贊天之化育也。

第二章　自子列子問於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至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爲第二章。言養生守氣不守形。而幾於眞也。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登高不慄。非知巧果敢之形。是虛無沖漠之氣。所以養生者。純氣之守也。夫貌象聲色。形也。皆物也。物與物相滑於遂。必不能由後天而反先天之眞。無論如何修養。皆是囿於形色之間。造乎不形。氣也。止乎無所化。氣之守也。不形。則變化莫測。無所化。則萬古常存。變與常合。而莫可端倪。如是則神形合一。物焉得而止之。所以能處乎不淫之度。藏乎無紀之端。遊乎萬物之始。終而潛行不窒。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也。性不雜。氣不傷。德不離。通萬物之所至。其天全。其神無卻。入於萬物之中。萬物奚自入於我之心哉。全於酒者。尚足以保身。而況全於天者乎。鏌干飄瓦。以無心而自全。聖人以無心平均天下。有攻戰而無攻戰之亂。有殺戮之刑。以無心化之也。有心即有爲。人之天也。無心即無爲。天之天也。開天者無爲而化。德生者也。開人者有爲而治。賊生者也。勿忘勿助。不厭天。不忽人。則幾於眞矣。養生當如是也。

第三章　自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至其痀僂丈人之猶乎。爲第三章。自此以下。皆舉一事以爲譬況。此舉承蜩譬況養生之道。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言養生者當如是也。天下事巧不如拙。巧者有爲而合於人。拙者無爲而合於天。處身如槁株拘。執臂如槁木之枝。非有爲之巧。正無爲之拙。拙合於天。即合於道也。猶何以合於道。用志不紛是也。志不紛而神凝。神凝何爲而不得。承蜩一技之末。猶必凝神而合於道。況養生乎。

第四章　自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至凡外重者內拙。爲第四章。此舉操舟譬況養生之道。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萬物不足以動其心。養生當如是也。物持於外。即不能坦然於內。物持於外者。有爲者也。坦然於內者。無爲者也。以瓦注者巧。得失無足輕重。而坦然也。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殉。利害所關太巨。而矜持也。譬況之中。又爲外重內拙之譬況。善操舟者。與水習而忘水。視淵若陵。不重視乎水。此所以無往而不暇。忘於心。則合於道矣。操舟一技之末。必合於道而用神。況養生乎。

第五章　自田開之見周威公。至所異乎人者何也。爲第五章。言養生者須內外兼養。而立於中道也。內外兼養。即性命雙修也。道無偏倚。一立於中。若有所偏。須賴於後。單約修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內外各有所偏。

而皆不鞭其後者也。無入而藏。不偏於內也。無出而陽。不偏於外也。柴立其中央。立於中道也。不內不外。亦內亦外。歸於中道。可謂至人。其名必極。可弭爲至人也。道塗之中。十殺一人。人有戒心。祖席之上。飽食之間。不知爲戒。此喻豹養其內。虎食其外也。爲斲輪。不如食以粺稊。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賜諡之上。聚僂之中。此喻豹養其外。病攻其內也。

第六章　自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至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爲第六章。言養生者當先不動心也。桓公見鬼而病。非眞有鬼。心動而見鬼也。此所謂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也。不足、善怒、善忘。是氣之所爲。非鬼之所爲。散而不反。上而不下。下而不上。是心之所爲。非氣之所爲。故與其言無鬼。使心惶然以疑。不如言有鬼。使心釋然以喜。喜則惑解。解則心定。心定則氣固。氣固則病除矣。此所以不知病之去也。養生在於養氣。養氣在於養心也。

第七章　自紀渻子爲王養鬥雞。至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爲第七章。畢養鬥雞、涉水、削木爲鐻、三事爲喻。養生者宜養氣凝神也。虛憍恃氣。氣初養而不足也。應響最。氣已養而未定也。疾視而盛氣。氣已足已定而未凝於神也。似木雞。神凝而德全矣。以此處變。懸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而不知其險。從水之道而不私。長於水。安於性。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以此處常。削木爲鐻。猶驚鬼神。成一鐻之微。忘利。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名。不敢懷非譽巧拙。忘我。而無形體。忘人。而無公朝。凝於神。合於天也。

第八章　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至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爲第八章。言自恃其養而不用必全也。場馬力而馳。雖進退中繩。左右中規。然馬力竭矣。必敗也。言世之弈走於名利之場。雖養生無益也。

忘足履之適。忘要帶之適。忘是非心之適。內外俱忘。境會之適。適與不適俱忘。忘適之適。何以故。不用心。始能不用身也。故養生者。不在持之。在忘之也。

第九章　自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至彼又惡能無驚乎哉。爲第九章。申言能忘爲養生之至道。爲一般人不知也。爲一篇之總結。第一章言棄事而形不勞。遺生而精不虧。棄事遺生。即能忘之意。未明言也。此章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即第一章棄事遺生之應。徬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形容能忘之狀。此眞至人之行也。若不能忘而恃之。是之謂飾知驚愚。修身明汙。全形軀而不夭。幸矣。然而世之養生者皆孫休之類。語以能忘之道。猶之止魯郊之鳥。饗以太牢之具。奏以九韶之樂。必憂悲眩視。不敢飲食也。蓋眞閱之民。不可告以至人之德也。

山木第二十

此篇即內篇人間世之意。惟含義不如人間世之富。材不材皆難免乎今之世。惟浮遊於道德之鄉。道德之鄉。不必他求。只在虛己以遊世。人能虛己。常靜而常應。雖朝夕賦斂而毫末不挫。人之處世。雖處處防衛。甚且如意怠之謀生。亦艮苦矣。不如創迹捐勢。而物莫能害也。然創迹捐勢。又不如絕形率情。若絕形率情。猶不免患。此世之過也。所以至人處世。不怨窮。不求達。泯始終。合天人也。蓋天地充滿殺機。惟有忘我忘人。游優於天地之間。此篇含義雖不富。而一意之轉。殊可尋繹。全篇分九章如右。

第一章　自莊子行於山中。至其唯道德之鄉乎。爲第一章。言遊心於未始有物之先。始不爲物所累也。世之人。或自矜其材以解禍。或自安於不材以避禍。而山木以不材終其天年。雁以不材死。是材不材皆不免於累也。不知滯迹於物則有累。遊心於無物則無累。遊心於無物者。與時俱化。故屈伸自得也。以和爲量。故上下無常也。遊心於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謂之材不可。謂之不材亦不可。謂之材不材之間亦不可。故脫然無累也。若滯迹於物。皆是對待的。有合則有離。有成則有毀。廉隅則見挫。尊貴則招讒。爲於此則虧於彼。賢則謀之者衆。不肖則欺之者多。不材有累。材亦有累。惟道德之鄉。脫然無一物之累也。

第二章　自市南宜僚見魯侯。至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爲第二章。虛己者物不能害。本第一章之意而申言之也。魯侯滯迹於物者也。先王之道。先君之業。鬼與賢。皆物也。學之、修之、敬之、尊之。滯於物也。滯迹於物。不如遊心於無物。引形去皮涸心去欲。遊心於無人之野。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心無一物。

作而不識。與而不求。不知說。不知生可樂。其死可葬。如此遊心。亹無所費。雖無禮而自足歟。如有海。禁關市。通然以遊。送行者望洋而見。而行者遺矣。處世者最怕有人之見存。我有一人。即有我而累自此起矣。安有天下不與。非有人也。帝力於我何有哉。非見有人。去累除憂。在於虛己。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建德之國。莫大之國也。即第一章道德之鄉。蓋非實有其地。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

第三章　自北宮奇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至而況有大塗者乎。爲第三章。言不滯於物。常靜而常應也。北宮奇三月而成上下懸之鐘。於形言之。可謂勞矣。詎知勞逸不在形而在身。王子慶何術之設。據形問也。北宮奇一之間無敢設。據心答也。純任自然。一心在鐘。不敢更有所設。不起意見。若無識。不急超赴。若忘疑。迎來而不禁。送往而不止。彊梁者從之。曲傅者隨之。因其自然。使各窮其所有之能。而不用心於其間。所以朝夕賦斂。不受毫末之挫心。與道合。常靜而常應也。與第二章虛己以遊世之意略同。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四

第四章　自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至鳥獸不厭。而況人乎。爲第四章。言隨物俯仰以求容。不如削迹捐勢。逃於大澤也。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可見世途危險。雖聖人亦不能免。然必如意意之謀生。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前。退不敢後。食不敢先。以免於患。而生亦苦矣。人生於世。縱隨物俯仰。而功成禍至。名成患生。此之謂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不如去功與名。削迹捐勢。不責人。人亦無責。此至人所以不聞也。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不必隨物俯仰。而物自莫能害也。

第五章　自孔子問子桑雽曰。至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爲第五章。言與其削迹捐勢。不若緣形率情之不離不勞也。以利合。則禍患相乘。以天屬。則禍患不相收。利合者人爲也。縱極力相合。如小人之交甘若醴。而甘以絕也。天屬者自然也。縱漢不相屬。如君子之交淡若水。而淡以親也。與其削迹。不如緣形。與其捐勢。不如率情。緣形則不離本性。率情則不勞安排。不離不勞。在己已足。又何待於外物也。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五

第六章　自莊子衣大布而補之。至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爲第六章。言至人遭世之患。非至人之過。世之過也。不足於財。謂之貧。不遭於時。謂之貧。是不足於財。故曰貧也。非己無其道。不遭時。故曰非憊也。處有道之世。猶有人之見存。我有一人。即有我而累自此起矣。安有天下不與。非有人也。帝力於我何有哉。非見有人。去累除憂。在於虛己。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建德之國。莫大之國也。即第一章道德之鄉。蓋非實有其地。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

第七章　自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至聖人窘然。體逝而終矣。爲第七章。言至人處世。不厭窮。不求達。泯然始終而合天人也。據槁木。擊槁枝。委示處於寂然不動之境。有具無數。有聲無宮商。委示於物不求足之心。衆人之風。古人與猶也。窘然有當人心。今人與居也。窮於陳蔡之間。此心毫不介然。不忘疑。迎來而不禁。送往而不止。彊梁者從之。曲傅者隨之。因其自然。使各窮其所有之能。而不用心於其間。所以朝夕賦斂。不受毫末之挫心。與道合。常靜而常應也。與第二章虛己以遊世之意略同。

莊子章義　外篇　三十五

之無受天損。皞皞乎。天地自然之行。吾弟真之備行而已。臣受君命。命不能違。而況天乎。爲第七章。言隨非身內之物。使盧受辱。無異塗摘。如脫躧。實棄之不顧。可以人不如鳥而戀爵祿乎。脫躧猶棄其於人之堂室。蓋棄其所託。社稷人之所底。所以至人不貪爵祿。亦不遁山林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一氣之轉。萬物之生。莫知其所終。莫知其所始。若必事事而溯其始。而先其終。則吾之所謂始者。焉知其非終乎。吾之所謂終者。焉知其非始乎。惟有守吾之正。待其自然變化而已矣。何謂人與天一。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己之性。人之性。物之性。有人也。盡之天也。主宰如神。有天也。皆不皆知。亦天也。人雖不能有天性。而冥然不動。與天合德也。

第八章　自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至吾所以不庭也。爲第八章。言敝精神乎天地之間。處世極可危也。逢蜂搏蜂。得雖自蔽。見得忘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忘真。此莊子所以捐彈而反走也。天地間一救機之相尋。守形忘身。觀清水逆流。猶知此比皆是。國策莊辛事臣論蜻蛉黃雀之事。亦此意也。庭人不知。逐而詈待於外物也。

之。莊子默然。揖彈反走。非徒怵入世之難。正以悟殺機之相尋耳。入於利害之中。超然於利害之外。此所以三月不庭也。

第九章　自陽子之宋。宿於逆旅。至安往而不愛哉。爲第九章。言忘形者始得免世之患也。使美者不恃其美。則人不見其矜伐之可厭。惟自恃其美。則見其驕傲而不見其美矣。使惡者不安於惡。則人愈見其矯揉之可醜。惟自安其惡。則見其自然而不見其惡矣。所以行賢而必去其自賢也。內忘我。外忘人。游優於天地之間。無住而不適遙。爲一篇之總結。

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篇濟太宗師眞人之義。當是學莊者之所爲。以虛緣葆眞一語爲主。文似煽煌。實則只葆眞一語之遞演。章義雖甚分明。而含義似不豐富。全篇分八章如右。

第一章　自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至夫魏眞爲我累耳。爲第一章。總言眞人也。人貌而天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眞人之狀也。虛緣而葆眞。不滯於物。常守其精。眞人之德也。清而容物。心如明鏡。妍醜皆照。眞人之度也。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眞人之化也。形動而不至。口言而不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世儒斤斤道之。眞土梗耳。所以守眞者。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也。

第二章　自溫伯雪子適齊。至亦不可以容聲矣。爲第二章。言以眞遺眞也。凡相遇於形者。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明於禮義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陋於知人心也。相遇於眞者。目擊而道存。相視莫逆也。不可以容聲。無言而喻也。

第三章　自顏淵問於仲尼曰。至吾有不忘者存。爲第三章。言雖以形遺眞人。而眞人之眞自在也。步亦步。趨亦趨。馳亦馳。辨亦辨。形也。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眞也。遺於形。不能見眞。此所以奔逸絕塵。瞠乎若後也。身形也。心眞也。心死而身次之。眞人所以養心也。大宇宙之間。日爲之主。萬物莫不從日之方向。有目有趾之民。其出入存亡死生。皆有待於日。而莫能自主。一受人形。不化以待盡。是言不自居功。諸侯無有二心。無爲而治也。及以爲大師北面問政。則朝令而夕改。不盡其眞也。守眞而不盡其眞。以見處世之高。文王欲畢而授之政。恐夜遁。此不盡其眞以見處世之所以養心也。吾與日俱逝。此我之所以養心也。吾大臣父兄不安而託之於夢。此文王之用形也。處世用形之舉。直以斯須順萬

第五章　自莊子見魯哀公。至君曰可矣。是眞童者也。爲第五章。言有其形者。未必有其眞。有其眞者。而不在於形也。圓冠、句履、佩玦、形也。知天時。知地形。事至而斷。眞也。形者爲其服。眞者知其道也。舉魯國而儒服。僅有其形而已。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獨有一丈夫。有其眞者。一人而已。有遺之士。守眞而不滯。形。將祿生死。皆不入於心。百里奚飯牛而相秦。虞舜陶人所玉成邑成都。以眞不以形也。畫師抱一藝之微。坦然於其中。不矜持於其外。閑命則僅僅不趨。至舍則解衣般礴。忘形遺眞。無爲自得也。

第六章　自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至彼直以循斯須也。爲第六章。言守眞者。不盡其眞。以自處。用形者。託於形。以處世也。臧之丈夫。守眞而不釣。而釣有釣之眞。而亡其形。故其治國也。不變法。不出令。而列士不復橫篇。是言不自居功。諸侯無有二心。無爲而治也。及以爲大師北面問政。則朝令而夕改。不盡其眞也。守眞而不盡其眞。以見處世之高。文王欲畢而授之政。恐夜遁。此不盡其眞以見處世之所以養心也。吾與日俱逝。此我之所以養心也。吾大臣父兄不安而託之於夢。此文王之用形也。處世用形之舉。直以斯須順萬

民之形而已。以見處世之大。苟自處必守眞而處世無妨用形也。

第七章　自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至爾於中也殆矣。夫爲第七章。言守眞忘形者。神凝而氣定也。一矢方發。第二矢復沓。第三矢復寓。是射之形非射之眞也。緩極便捷。氣不能定。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射。則弓未引。而神搖氣散矣。若夫守眞忘形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列御寇是射之射。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第八章　自肩吾問於孫叔敖曰至而楚求始存也。爲第八章。言守眞者。將之有無。國之存亡。皆無與於我也。孫叔自守其眞。三仕爲令尹。其來也不可却。故不喜。三已之。其去也不可追。故不憂。抱眞自守。不知貴賤之在我。在彼。古之眞人。死生無變於己。況爵祿乎。凡君自守其眞。凡之亡。不足以喪吾之眞。反之楚之存。亦不足以存吾之眞。所以左右言凡亡者三。而凡君寂然不動也。此申言守眞者。神凝而氣定。爲一篇之總結。

知北遊第二十二

莊子章義　外篇

大道止於所不知所不能。至言去言至爲去爲二句。是一篇之結。卽是一篇之主。無爲謂之不知答。狂屈之欲答忘言。蓋缺之睡瘖。被衣之行歌。神農之隱几。皆是至言去言。至爲去爲之過演。第七章直揭道之本體。未有天地以前。既有天地以後。大地間千變萬化。皆是此可知不可能之道。而主宰之。而綱維之。全篇分八章如右。

第一章　自知北遊於玄水之上。至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爲第一章。言大道渾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大道充乎天地。徧於人心。絶思絶行。絶迹。無爲謂合於道而不知。狂屈幾於道而不言。黃帝知之言之。有言固非道。無言亦非道。此知之言之。終不近於道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行不言之教也。道不可知。故曰不可致。德不可言。故曰不可至。仁主親愛。故曰可爲。義主制裁。故曰可虧。禮尚往來。故曰相僞。道失而至以禮。則樸散而華矣。故曰。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所以爲道者。還淳反樸。損之又損。至於無爲。蓋已落有爲之中。而後歸無爲。惟有日損之一法。日損之法。在於觀死生爲一。觀神奇腐朽爲一。

執無而言。身非我身。性非我性。非我性。子孫非我子孫。皆是天地之所委。道之所在。人生於天地之間。行。處。食。稟道之一氣而不自知。昭昭之象。由冥冥而生。有倫之物。由無形而出。此道所以爲萬物之主宰也。來無迹。往無窮。無門無房。徹幽而不可知。自其用言之。天與之高。地與之廣。日月與之明。萬物與之昌。此道之可想象者也。自其體言之。博之不必慧。益之不加益。損之不加損。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深而莫測。賚而不窮。此道之不可思議也。人處道之中。生死皆與道俱。有形之毒天。值緣而應。虛己以俟。無常之形。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至人忘形契道。化生化死。寒不容心。解之墜之。一任自然。默而不辨。塞而不閉。無得而得。此之謂大得也。

第四章　自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至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爲第四章。言不得而得之道。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道徧於萬物。不可確指一物曰。道在是。若泛指之。螻蟻、稊稗、瓦甓、屎溺。皆是道所在也。周徧咸者。言無物能逃於道之外也。遊心於虛無之中。澹漠無爲。清靜自在。志寂色空。大道自見。性不

知至。來不知止。往來亦不知所終始。蓋以物視物。則有際。以道視物。則無際。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物與道化。無物是道。此之盈虛非盈虛。衰殺非衰殺。本末非本末。積散非積散也。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物之道也。道雖未嘗離物。而即物不可以見道也。

第五章　自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至不遊乎太虛。爲第五章。言無乎在無乎不在之道。不可問不可應也。老龍吉得無乎在無乎不在之道。神農以不問問之。老龍吉以不應應之。（弇堲弔雖言神農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處一。神農聞老龍吉之死、而有無所發于之歎、是體道者也。）夫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世之論道者。皆非所以論道也。道不可論。並不可知。故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道之傳於人者。是不言之言。故曰。不可聞。不可見。不可言也。問者不知道。應者亦不知道也。夫道大而充於宇宙。遠而窮於太初。高而過於昆侖。空而遊於太虛。不可以言語形容。故問者應者皆不知也。

莊子章義　外篇　四十　槐學齋叢書　第二集

第六章　自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至物執不賓焉。爲第六章。言有無俱遣。無用而無不用也。滑於有者固非道。滑於無者亦非道。光曜不得問。而執視其狀。未免滑於有也。視不見。聽不聞。捪不得。已能無有。未能無無。猶未免滑於無也。由無有之境。何從而至無無之境。是在假不用爲用。於物無視。無也。非鈞無察。用也。二十年之久。妙萬物而能雜。以長得其用。此所以無用而無不用也。

第七章　自門有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至亦乃取於是者也。爲第七章。言道先天地而生。後天地不死也。再有問未有天地之先。形狀若何。仲尼答以由今推古。道先天地而生。後天地不死。古今一也。不生不死之道。以神受之則昭然。以不神求之則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之道。難言說。絕思惟。未有天地。不可言天地生天地。未有子孫。不可言子孫生子孫。天地生於太極。子孫生於祖父也。但祖父是有形之物。死生對待一體。太極是無形之道。不因生而有生死。不因死而有死生。無死生。絕對爲一體。未能於未有天地之先。而生天地之物。故曰。物物非物也。既生天地。一涉形器。能生物。不得先物矣。其不得先物者。由於涉形器。本身爲物也。雖則生生不已。皆是後天有形之物。非先天無形之道。猶之聖人愛人。雖愛之不已。只可謂之仁。不可謂之道也。

第八章　自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至齊知之所知。則淺矣。爲第八章。言學道者不將不迎。不如去言去爲之大也。顏淵問不將不迎之游心。孔子先告以外化而內不化。世之人心隨物遷而內化。矜持矯俗而外不化。古之人外與物化。其心純淨。一而不化也。安而與之相靡。必而與之莫逆。（吳侗云多逐之借）外化而內不化。常應常靜也。猶車之圇。黃帝之圇。有虞之宮。湯武之室。安然居之。外化也。儒墨之師。各有所主。內不化也。聖人以外化內不化之道。處物不傷物。而物亦莫之傷。此所謂不將迎而將迎也。山林皋壤。皆欣欣自樂。但樂之極而哀繼之。其來不能禦。其去不能止。雖以不將不迎處之。而不免爲哀樂之逆旅也。蓋只知其可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只能其可能。而不能其所不能。不知不能之事。人所不免。而務欲知之能之。亦可悲矣。不如去知去能。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言屬知。爲屬能。若必齊之則淺矣。

涇縣胡樸安著

莊子章義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庚桑楚爲雜篇第一篇。多老子養生言。如曰能抱一乎。能兒子乎。此固老子與南榮趎問答之語。其通篇蓋養生之要。在於聖人藏乎是一語。是者天門也。天門者、無有也。藏於無有。所謂緣於不得已也。與莊子可以盡年之義不同。惟是言道之體。合於一。道之用。雖散而爲萬。仍當守其一。其語頗精。不可因其在雜篇而忽之。全篇分四章如右。

第一章　自老聃之役。至惡有人災也。爲第一章。言養生者藏身不厭深妙也。庚桑楚雖擁腫與居。執掌爲使。而畏壘之民。欲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是庚桑楚猶有示人以可見之象。其藏身不甚深妙也。藏身不深妙者。不善養生者也。夫至人不在有爲之治。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千世之後。必至於人與人相食。無爲之道。全形抱生。無思慮。庚桑楚下老子一等。無爲之道。雖可修

之於己。未能授之於人。此所以畏壘之民。猶不能忘也。故曰言才小不足以化南榮趎。而使見老子。夫道一而已矣。不可多。多則雜。南榮趎以不知不仁不義。則害人。知仁義則愁己。終日以此三者。擾擾於心。交戰成患。何由反其性情之正。以此修道。外韄將內揵。塞外將累及於內也。內韄將外揵。守內將累及於外也。若內外並韄。必不能持。此修道者所以貴守一也。南榮趎尚未明此義。不敢深求。但乞衛生之方已足。詎知衛生即所以養生。而大道之要。不外乎養生也。抱一勿失。不問卜筮。舍人求己。此衛生之術。亦即修道之要。因之脩然無累。侗然無心。終日如孩兒。任其自然。和之至也。手握而不禽。目視而不遠。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雖非聖人之德。然以之養生。所謂冰解凍釋。全體是水也。至人衛生亦是如是。食乎地。樂乎天。藏身深妙。獨往獨來。視赤子之無知。然此尚非道之至。若身若槁木。心若死灰。脫然於福禍之外。而人不能災也。

第二章　自宇泰定者。至心則使之也。爲第二章。正言養生之道也。宇泰定者。止而定。定而靜也。極言定靜發出自然之知。故曰發乎天光。天光只己能獨見。

非人所共見。故曰物見其物。（物見其物。依張君房本補。）人見其人。言人所共見者。物耳人耳。苟天光則修道者獨見。所謂虛室生白也。若依字乘定而修持之以恒。則人舍之。不見。物不見。人天助之。發天光。修道必去執。不學學之不行行之。不辨辨之。去執也。總之。道可修。體不可口說。故知止其所不知。若必知其所不知。未能任自然之天。則天鈞敗之。齊物論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天鈞、道之自然也。所以養生者。備衆物之理以養形。歲不試之思以養心。順其自然。敬中達外。如此而猶有災禍。是天之數。非人之爲。不足以擾我之璧。有能持而不執所持。持而不可持。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是也。居易持也。俟命不可持也。若未能誠於中。而妄發於外。則發必不當。人亦不舍。明有人誅。曲有鬼誅。養生者必明乎人鬼之故。不爲不善於幽暗之中。然後能獨行也。所以養生者契乎內。而發天光。不在乎外。而如賈人賈人積貨物以爲富。人弟見其魁然而已。惟道集虛。與物窮者。（馬敘倫云、窮借爲空、）物得入焉。與物且者。（章炳麟云、且借爲阻、）身且不能自容。焉能容

人。養心爲養生之本。故曰。兵莫慘於志。患莫大於陰陽。志者、心之所使也。

第三章　自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至一。蜩與學鳩同於同也。爲第三章。言道之體合於一也。宇由原始。合而爲一。見於事物。分而爲萬。以道視之。無合無分。故曰道通於分。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即此意。所惡乎分者。以分求備。則所分之又一體爲不備矣。所惡乎備者。以備爲有則所分之又一體爲不有矣。因之出而反。不見其人。只見其鬼。不知其生。只知其死。生死一循環而無實。以滅而有實。昧於循環之理。所以只知人死爲鬼一方面也。生死循環。入無竅。在空鬼一致。以有形定無形。道之體定矣。夫道不可見。不可說。出無本。入無竅。在空間。雖有實而不能極其處所。在時間。雖有生而不能究其始終。不能極其處所者。其大之空間。廓也。上下四方之宇也。不能究其始終者。其長之時間。無也。古往今來之宙也。生死出入。自無而有。自有而無。以時間之循移。而有空間之變。生死出入之時間。有形而無形。是之謂天門。天門。無有也。爲一切有之所自

出。有不能出於有。而出於無所以聖人修道。淺身於無。道之本體是一。自無而生。自生而死。即分爲二。以道視之。生死無二。以物視之生死異。技派雖異。其源則同。有生皆出於冥。移是移是者。造化推移如是也。移是之理。不可言亦不可知。可散而不可散。無用而爲有用。舉移是之顯然者言之。以生爲吉。以知爲師。誰之以是非亂之。以名實以己爲主。強人以從己。孳孳一生。死而後已。出沒於知慮名學之中。此是推移之事。此今之人。不知道體之一。而與詷學鴝同一知識也

第四章　自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驩。至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爲第四章。言道之用。雖散爲萬。仍當守其一也。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道未散而爲禮義。知仁信。本合於一。所謂大道渾成也。及其既散。不僅有禮義知仁信之名。而又有富貴顯嚴名利六者之勃志。容動色理氣意六者之繆心。惡欲喜怒哀樂六者之累德。去就取與知能六者之塞道。此二十四者之溢於胸中。則心即不能正矣。物雖散而爲萬。修道者仍守其一。守一者胸不

爲物動。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於自然界言之。謂之道。於人言之。謂之生。於人愛命於自然界言之。謂之性。道生性。一而三。三而一也。若不能守一。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萬。則不可究極矣。所以修道者。當綠以不得已。以養中。故曰動不得已之謂德也。不得已者。非是不動。不是主動。蓋動而不動。不動而動者也。此動無非我之謂治也。修道者。天人兩全最上。不能兩全。不若工乎天而拙乎人。自安其愚。拙於人也。大樸不彫。工乎天也。故曰。唯蟲能蟲。唯蟲能天也。全乎天者。淡然無欲。人不能龍之。外毀譽。遺死生。忘乎人。合乎天。氣平心順。即有所爲。皆緣於不得已。此聖人養生之道也。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前四章。皆言無爲。是莊子之肯。不過比內外篇淺顯耳。第五章。似與前後文意義不相貫。第六第七第八章。亦是言無爲。而亦淺顯。第九章。言養生之要。純是道德經之旨。而意義較深。是老子一派之所言。全篇分九章如右。

第一章　自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至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聲款吾君之側乎。爲第一章。言無爲而人自化也。徐無鬼說魏武侯。不說以詩書樂禮。不說以金板六弢。而說以相狗馬之術。蓋詩書禮樂。金板六弢。此治國者有爲之事。魏武聞之熟矣。相狗馬之術。若無與於治道。而與治道冥合。入耳頗新。熟則厭。新則喜。喜則悅人之情也。徐無鬼本無悅魏武侯之心。而魏武侯自悅也。

第二章　自徐無鬼見武侯。至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爲第二章。言存爲而害轉深也。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此有爲之害也。蓋民本安其繫飲耕食之常。而治民者以有爲治之。此伯樂之養馬也。故曰養民害民之始。偃兵造兵之本。魚相忘於江湖。民相安於道術。以巧勝人。以謀勝人。以戰勝人。則民不聊生矣。惟自處於無爲。倚胸中之毓。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也。

第三章　自黃將見大槐乎具茨之山。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爲第三章。言無爲而天下治也。至襄城之野。而無所問塗。喻不知治天下之方也。乘日之車。遊於六合之外。喻任天道之自然而無爲也。治天下雖多方。其要總在於任自然而無爲。牧馬去害馬。治民去害民。其理一也。

第四章　自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至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爲第四章。言有爲而人民徒勞也。知士樂思慮。辨士樂談說。察士樂變詐。此皆有爲而囿於物者也。以有爲爲治。而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昔順倒於有爲之中。而無以自逸。至於農夫商賈庶人百工。亦皆不能安於無爲之天。此所以不能任自然以神其用。而終身不反也。

第五章　自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至吾無與言之矣。爲第五章。莊子欲化惠子。而惠子死。莊子發吾無與之歎。與前後章意義不相應。皆畀皆宛之論。此莊力鉞惠子之病。而惠子毅然可之。莊子又以儒墨楊秉之是非魯遽之自是以鉞。魯遽以陽召陽。以陰召陰。爲非道。而不知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亦非道。於人知之。於己闇之。以鉞惠子。而惠子猶未晤。莊子又以齊人輕子重鐳。楚人蹲蹲而鬬。以鉞可見莊子反覆指陳。以開惠子之晤。此惠子死。莊子所以有吾無與言之歎。匠石雖善運斤。而受斤者。必如郢人而後可。惠子雖自以爲足。而莊

子鍼之以其可受鍼也。郢人匠石之頃也。惠子。莊子之質也。莊子過惠子之墓。所以低徊不一也。

第六章　自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至其後而日遠矣。爲第六章。言絶聖棄知者。可幾於無爲也。鮑叔牙雖潔廉善士。不已若。言不比閒人之過。終身不忘。自聖任知。不能無爲也。以明自治不若黃帝而衰。不若己者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不察察以爲明。難於無爲也。此一事也。狙雖敏給搏捷矣。而不免於相者之射。有爲而不能免禍也。顏不疑去樂辭顯。而國人稱之。無爲而人自歸也。此又一事也。我有爲而人亦有爲。以有爲召有爲。而紛紛者從此不了矣。惟有以無爲息之也。故曰。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彼之知。由於我之有。彼之鬻。由於我之賣。此是以有爲召有爲也。所以南伯子綦之惡。展轉而不能已也。

第七章　自仲尼之楚。至循古而不廢。大人之誠。爲第七章。言無爲之大也。市南宜僚弄丸而解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投兵。此不道之道。不言之辨。無爲之大者也。無爲者德總乎道之所一。言休乎知之所不知。此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故能成其大也。所以狗以不善吠爲良。人以不善言爲賢。滑然無不無得無失。無取無棄。反己而理無窮。盡循古而不事揣摩。是大人無爲之誠也。

第八章　自子綦有八子陳諸前。至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爲第八章。言無爲者。不任人而任天也。捆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此酒食之享用而任人也。遨樂於天。遨食於地。此自然之享用而任天也。竅竅然仁。此仁義之行而任人也。許由逃之。此遊於自然而任天也。有爲雖可以利天下。而有爲適足以賊天下。唯有道者能知之也。

第九章　自有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至復於不戒。是尚大不戒。爲第九章。言養生之要。道德經之義也。溫柔姺媚之人。學一先生之言。以自足。因循偷安之人。以廣宮大圃爲安室。拘拘伯伯之人。以百姓悅歸爲能事。三種人雖有不同。皆不能養生則一也。養生者於人無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收視反聽。歸根反命。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此古之眞人養生之要也。後世養生者。若養之如法。譬如用藥得之生。不得死。若養之不如法。譬如用藥門之死。失之生。藥之如以其可受鍼也。郢人匠石之頃也。惠子。莊子之質也。莊子過惠子之墓。所以低徊不一也。

第六章　自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至其後而日遠矣。爲第六章。言絶聖棄知者。可幾於無爲也。鮑叔牙雖潔廉善士。不已若。言不比閒人之過。終身不忘。自聖任知。不能無爲也。以明自治不若黃帝而衰。不若己者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不察察以爲明。難於無爲也。此一事也。狙雖敏給搏捷矣。而不免於相者之射。有爲而不能免禍也。顏不疑去樂辭顯。而國人稱之。無爲而人自歸也。此又一事也。我有爲而人亦有爲。以有爲召有爲。而紛紛者從此不了矣。惟有以無爲息之也。故曰。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彼之知。由於我之有。彼之鬻。由於我之賣。此是以有爲召有爲也。所以南伯子綦之惡。展轉而不能已也。

第七章　自仲尼之楚。至循古而不廢。大人之誠。爲第七章。言無爲之大也。市南宜僚弄丸而解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投兵。此不道之道。不言之辨。無爲之大者也。無爲者德總乎道之所一。言休乎知之所不知。此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故能成其大也。所以狗以不善吠爲良。人以不善言爲賢。滑然無不無得無失。無取無棄。反己而理無窮。盡循古而不事揣摩。是大人無爲之誠也。

第八章　自子綦有八子陳諸前。至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爲第八章。言無爲者。不任人而任天也。捆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此酒食之享用而任人也。遨樂於天。遨食於地。此自然之享用而任天也。竅竅然仁。此仁義之行而任人也。許由逃之。此遊於自然而任天也。有爲雖可以利天下。而有爲適足以賊天下。唯有道者能知之也。

第九章　自有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至復於不戒。是尚大不戒。爲第九章。言養生之要。道德經之義也。溫柔姺媚之人。學一先生之言。以自足。因循偷安之人。以廣宮大圃爲安室。拘拘伯伯之人。以百姓悅歸爲能事。三種人雖有不同。皆不能養生則一也。養生者於人無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收視反聽。歸根反命。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此古之眞人養生之要也。後世養生者。若養

之如法。譬如用藥得之生。不得死。若養之不如法。譬如用藥門之死。失之生。藥之如

則陽篇、完全是老子之學說。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篇完全演繹此義。而於第五章反復言之。尤詳。行文與外篇諸篇似乎稍異。全篇分五章如右。

則陽第二十五

第一章　自則陽遊於楚。至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爲第一章。言有道者無言而人自化也。道本在衆人心目之中。而第以言繩之。爽節有知。善言而楚王不聽。公閱休不言而飲人以和。爽節與公閱休之相去若是其遠。聖人以道爲體。不知其然。復命搖作。以天爲師。行自然之妙。己不知其然。復命搖作。以天爲師。行自然之妙。己不以爲愛。人則與之名。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人之好之。一出於性。如十仞之臺。縣於衆目。衆人聞聞見見。身心暢然。所以無言而自化也。

第二章　自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至無內無外。言無盲化人者之自養也。得其環中以隨成。此句是一章之主。善於自處。即善於應物之所以然也。人處太虛之中。是非皆無窮盡。不能得其環中。滯於迹而無成也。能得其環中者。隨在皆成。故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與物化一。有不化者。而不能舍。師天不得

師天之道。狗於物也。是於聖人不知天。不知人。不知物。與世偕行而不替。萬行皆備而不淪。從師而不泥。所以隨成也。司名觀法。此仲尼名法之教。得其兩見也。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此客成離言語之教與物混成也

第三章　自魏瞫與田卑約至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爲第三章。言大隧無言也。犀首之言。亂人之言也。季子進矣。而亦亂人之言也。孰智人言之雜蠻。前若有所亡。怏然氣過。無聲可聞。真至人之言也。所以仲尼立言語之教。爲隱者所鄙。舍於蟻丘之漿。其鄰人之夫妻臣妾升屋而不與言。子路不知。爲請往召之。孔子知其避人逃世。聲銷無言。是陸沉者也。

第四章　自長梧封人問子牢曰。至之二人何足以識之。爲第四章。言大道不可名。是非無定在也。鹵莽滅裂者。不足以治禾。喻鹵莽滅裂者。不足以修道。扶形而擢性。則漂疽疥癰內熱溲膏之疾。必相繼而至。榮辱之名。貨財之聚。盜與殺人之媒介。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窘困人之身。是扶形而擢性者也。智力相摩則然也。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伍員流於江。萇宏死於蜀。孝己憂而曾參已竭。而以爲繼之。此盜與殺人之所以多也。有爲之治。立言語之教。言語愈多。

莊子章義

雜篇

之廣大精微。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故曰。雖鳴何以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作。夫說者言情。無論大無極。莫之能載。使說之者無窮。無虛無名無實。不死不生。往無極來無止。不有不無。知說者終日言而盡物。道超乎色相。絕乎名言。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也。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全篇演自然之理。無論養生處世。違反自然。皆不足以言道。道在宇宙之內。無處不偏。而不可以形象求。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可道可名。有用之用。其用有盡。不可道。不可名。無用之用。其用無窮。所以忘言爲修道之極致。忘言者。非不言也。言而忘言。忘言而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此全篇之總結束。分五章如右。

第一章　自外物不可必。至於是乎有儻然而道盡。爲第一章。言不順大道之自然。天地間皆是殺機。無論忠佞賢奸。悉不能免也。惡來死。桀紂亡。此木與木相摩則然也。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伍員流於江。萇宏死於蜀。孝己憂而曾參

恐。此金與火相守則流也。人生天地之間。當順大道之自然。若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疫。空中有雷霆。水中有火。處處皆是殺機。爲忠爲佞。爲賢爲奸。皆無所逃。人若重視乎外。輕視乎內。則怵惕恐懼。卒無所成。心若懸懸於天地之間。俛俛乎無所之也。若慰若暨。若沈若屯。利與害相摩。發生自己心內之火。自然之和氣。一焚無餘。雖本心有如月之清明。不勝利害相摩所生之火。於是乎天和盡。而生機息矣。由宇宙內之殺機。推至人心內之殺機。以見人生不能不順大道之自然也。

第二章　自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至奈何哉其能爲終矜爾。爲第二章。言順自然之道。雖少可以養生。違反自然之禮樂。雖多而人厭之也。儒以詩禮發塚。違反自然。老子所以斥仲尼爲中民之行也。粟喻自然之道。猶鮒魚得升斗之水。即可以活。魚猶違反自然之禮樂。雖是人人之所欲。然而太多則人厭之。儒家則古昔稱先王。言禮言樂。皆是死人之陳迹。所謂以詩禮發塚也。仲尼以此相引以名。以取聲譽。相結以隱。以安人心。此老萊子所以語仲尼去矜

與知與其學死而非樂。不如兩相忘而閉其所譽。一任自然也。

第三章　自宋元君夜半而夢至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爲第三章言有用之用。其用有盡。無用之用。其用無窮也。神龜能見夢於元君。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此有用之知也。不能避余且之網。不能避刳腸之患。此其用有盡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嬰兒無石師而能言。此自然之知。蓋自然之道。充滿於宇宙之內。人以目所見耳所聞者爲有用。而竭騖以赴之。以目所不見耳所不聞者爲無用。而淡泊若忘焉。譬如人立於地。地雖廣大。僅容足而止。是容足以外之地爲無用也。若廁足而墊之下至於黃泉。則人即不能自立。可見容足以外之地。雖無用而大有用也。若斤斤於小知小善。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鮮不爲神龜之續。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第四章　自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至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爲第四章。言順自然之道。天君泰然。無往而非天遊也。能遊者。胸次曠達。得自然之致。身雖不遊而神遊。故曰且得不遊乎。不能遊者。意境狹隘。違自然之致。身雖遊而神不遊。故曰且得遊乎。流遁之志逐物。決絕之行執己。皆非至知厚德之任。如覆之墜而不反。此言執己也。如火之馳而不顧。此言逐物也。心有所滯。而貴賤與時轉移。所以貴者易世而賤也。惟至人之遊。心無所滯。無人我之見。貴賤不留於心。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學者心不能曠達。篤古而卑今。苟放閉眼界。以卑古之眼光。觀今之世。同一頹波逐流。故必於人無是非。始能遊於世而不觸。外任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違其意而承之。不彼也。忘人之極致也。忘人必先忘我。一人之目耳鼻口心。皆須通徹。所謂朝徹也。朝徹始能見獨。見獨始能忘我。而遊於自然。其修養也。在於知之徹爲主。徹者通也。所以道不欲壅。壅則哽。哽則害生。以一心而知萬物之情。所恃者。在於心之徹。與知之徹。與萬物息息相通。其有不當而不通。非自然之罪。人則自塞之也。人心本自虛靈。自然有天遊之樂。譬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鑿六根也。心能轉物。無在而非逍遙之域。普大林丘山者。心不能轉物而爲物轉也。

第五章　自德溢乎名。至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爲第五章。言忘我忘人。一任自然。言而忘言也。德因名而溢。名因暴而溢。謀因磁而稽。知因爭而出。柴因守而生。官事因衆宜而果。皆不能忘我忘人。違反自然。若夫春雨時至。艸木怒生。銚鎒始修。艸木到植而出者過半。不知其然而然。極其自然也。靜默雖可補病。皆嫉雖可以休老。寧定雖可以止遽。有意爲之。極不自然。此是勞者之不能靜默。皆嫉寧定。故以靜默皆嫉寧定爲務。若佚者無時。不靜默。皆嫉寧定。不必有意爲之故曰未嘗過而問焉。修道者已到某段階級時。即不復參前段之境界。所以聖人之所務。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務。聖人未嘗而問焉。君子之所務。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之所務。君子未嘗過而問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故神人修道。以忘言爲極致。忘言非不言也。忘我忘人。雖言而不言也。凡人一滯於物。無論其行爲若何。皆不能忘。善毀以求官。毀而死者半。不能忘也。逃之怒之。跼於竅水。因以踣河。以酲天下。亦不能忘也。能忘者不求官。不酲天下。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忘言而言。言而忘言。修道之要也。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篇。多內篇之義。文句亦多見於內篇。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此數語之義。爲內篇所未有。而理實精微。先論言而無言。無言而言之道。次論修道之要。終論抱眞自守。全篇分三章如右。

第一章　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至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爲第一章。言有言不齊。無言而言。言而無言者。自齊也。寓言重言。此有言者也。卮言此無言而有言。言而無言者也。夫言、風波也。至不齊者也。同於己者是之。異於己者非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寄寓之言。以明其不出於已也。此言而彼欲勝之。以止爭也。此皆有言者也。有言而不齊。或者以不言齊之。然不言猶不齊也。惟有無言而言。言而無言之卮言。合自然之分際。因以推演之。所以窮年也。世俗之所謂不言表面之是非。雖齊。實際不齊。齊與言不齊。齊平之理。與心之所欲言者不齊也。假使言之而與齊平之理不齊。故曰言與

齊不齊也。若夫厄言。言而無言故曰終身言。未嘗言。無言而言。故曰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蓋無言者。非不言也。只是言而無言。無言而言耳。物之可而我可之。物之不可而我不可之。物之然而我然之。物之不然而我不然之。此物之自可自不可。自然自不然。於我無與也。我不過可於可。不可於不可。然於然。不然於不然。物之可不可。然不然。皆物所固有。我則無物而不可。無物而不然。無所容心也。終日言。未嘗言。此所以合於自然之分際而能久也。夫萬物芸芸。本是同出而不窮也。引惠子之謂孔子。莊子斥以有言不足以服人證明之。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此寓言重言之類。縱義利好惡是非。言之極辨。只可以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也。

第二章　自會子捋仕而心再化。至若之何其有鬼耶。爲第二章。言修道之要。

心不縣於物。生死一致。命鬼皆不可言也。言而無言。無言而言之厄言。非有道者不能。有道者。心無所縣。哀樂不入於心。不以祿薄爲悲。不以祿厚爲樂。視三釜之祿。與三千鍾之祿。如鶴雀蚊虻之過吾前。而無所動於其中也。修如此之道。非一時可得而成。一年去華反樸。二年由勉強漸近自然。三年不滯於物。四年與物同化。五年物來自應。六年神靜而入於陰。八年出入陰陽而忘生死。九年道果成熟。變化從心而大妙。不修道之人。昧於生死一致之理。以生是有爲。有種種之差別而私以死。死是無爲。無種種之差別而公。豈知生死一致。皆天地一氣之循環。死屬陰。此氣自有而無生。屬陽。此氣自無而有。陰陽周流不息。生死即循環不息。苟違此理。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故曰。惡乎適。惡乎不適。人之有生死。猶天之有日月。地之有山川。無始無終。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也。人之由生入於死。若日之沒。若月之晦。若山之崩。若川之竭。而與人之死若相應也。然日之沒而復出。月之晦而復明。山之崩而復起。川之竭而復通。而與人之死若不相應也。謂之無鬼不可。謂之有鬼亦不可也。

意義亦淺。他篇雖有羼入之作。而悠謬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尚是莊子學說之一派。此四篇則不然矣。讓王篇。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始終一意義。而歷引許由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善卷。石父之農。太王居邠。王子搜逃丹穴。子華子說韓侯。顏闔却魯君之幣。列子辭鄭子陽之粟。屠之貴原憲居環堵之室。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顏回不仕魯子重生而輕利。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弦歌不輟。北擇無人投清冷之淵。卞隨投桐水。督光沈廬水。伯夷叔齊死於首陽之山。雖歷舉二十人。皆是證明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一意義。絕不似內外篇之文。其書瓌瑋連犿無傷。其辭參差詭譎可觀也。盜跖篇言三事。亦祇是不矯行傷身。以求聲名之一義。說劍漁父二篇。每篇祇一意義。韓昌黎言說劍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漁父筆力差弱於莊子。韓氏此說。頗爲有見。要之此四篇。辭旨淺顯。殊無章義可說。王船山曰。讓王以下四篇。自蘇子瞻以來。辨其贋作。觀其文辭粗鄙猥戾。眞所謂息其喉而啞言若哇者。讓王稱卞隨務光。惡湯而自殺。殉名輕生。乃莊子之所大哀者。蓋於

陵仲子之流忘反之鄙夫所作後人因莊子聘之事而附入之說劍則戰國遊士提舌辨以撩虎求榮之唾餘漁父盜跖則妬婦詈市痴人狂夫之惡聲列禦寇篇中如兢蟻之與蘇合不辨而自明故與不釋是以于氏不錄此四篇也余乃合此四篇而略說之並記王氏之言如上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篇言忘人忘我天而不人自可免內外之刑人而不天炫外者必窮天而不人葆光者必達王船山云此篇之旨大率以內解爲主以葆光不外炫爲實以去明而養神爲要此言得之又云唯人心險於山川一段與莊子照之以天之旨顯相牴牾編錄者不審而附綴之此言未必然也全篇分四章如右

第一章　自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至虛而遨遊者也爲第一章此章完全與列子黃帝篇中問一段相同惟章末多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數語爲一章之結此章意義即在此數語言忘我也不忘我即不能忘人不忘人即不能忘我列子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是人不忘我也人不忘我由於我不忘人我不忘人由於我不自忘故曰內解不解形骸成光雖止而不遊人亦自來親附此列子中道而反而戶外之屨滿也不自忘者雖不以以惠感人而搖於本性動於中見於外而人自感故曰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惟有淡然自忘而人亦相與忘之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第二章　自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至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第二章言古之人天而不人也天者自然也人者人爲也道貴自然不貴人爲也緩學儒翟學墨非自然緩爲儒而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亦不同緩而其父助翟則更非自然矣緩不勝而自殺殺而見夢於父而以使翟學墨爲己功緩之不自然又甚今世之人皆緩之類此古所謂遁天之刑也若夫修道者任其自然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任自然聖也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反自然衆人也自然者道之極也知而不言任之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反之所以之人也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修道猶學屠龍之技可以學而不可以用

第三章　自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至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眞人能之爲第三章言葆光不外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眞人能之也曹商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此炫於外也炫於外雖有所得而內不能自葆其天眞此莊子所以有治愈下得車愈多之喻下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至使宋王而悟子爲整枷矣夫一小段當在此處言能貴人者即能賤人能生人者即能殺人炫於外必死於外此所以有爲外刑者金與木也之喻仲尼雖不如曹商之炫於外然飾羽而畫心有所受而不虛神有所宰而不圓施於人而不忘而內不全非天之自然之道猶之商賈雖積財鉅萬而不齒於士君子之數形雖齒而神終不齒不能葆光而炫於外者即免外刑心神不安而陰陽交戰於其中雖免內刑也惟眞人外不與人事內不滑靈府外內之刑皆免也

第四章　自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至其功外也不亦悲乎（除人有見宋王至子爲整枷夫一段在上章）爲第四章言人心難知處世不易炫耀者必窮葆光者必達也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必九徵之而始得所以處世必謹慎以自守如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塞不自炫始免外刑今之人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餟三命而名諸父如此自炫當然外刑隨之所以人之處世不僅謹慎於外又當渾穆於中若德有心心睫而內視多端伺察心不安寧則內刑立至耳目鼻口心人之五德也有睫而內視五德變而爲五凶德凶德由心而變故曰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中德者心德也夫人之形內有六府外而美髯長大壯麗勇敢使自恃八者過人之德不自謹慎必遭外刑因以是窮若謹慎自守循牆而走伏俯蓄居卑下畏懼如不若人不遭外刑必

然通論故曰。寓有八極。達有三必。也若知慧外通而喪內以自動處世即多怨。以仁義處世即多責也違自然化生之情者恬淡無爲廓乎大也達人爲後得之知者矜莊自持。泙乎小也違大者委心順運。免乎內外之刑。達小者多心伺察。雖免外形。必遭內刑。衣以文繡。食以芻豢。以犧牲。牽入太廟。炫外而遭外刑。而謂莊子爲之乎。莊子視死生一致。得失不二。上爲烏鳶食。下爲螻蟻食。殊離分別。物理本自平。而我以不平平之。轉不平矣。物理本易徹。而我以不徹徹之。轉不徹矣。明。即上文違於後得之知。唯知外物之役神。即上文違於自然化生之情。無待大徹而無不徹也。感者只見人爲。不知自然。功力外馳。眞神內喪。眞可悲也。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篇是南華之序。或云莊子自作。或云非莊子自作。茲不詳考。惟序晚周學術之源流。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與此篇有同等之價值。近人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某家者流。出於某某之官。天下篇不言出於某某官。似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之言不足信。此不善讀天下篇者也。此篇第一句云。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

此即治天下之術也。最古有政無學。其後政學不分。其後政學分爲兩途。古之遺術有在於是者。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之某某官也。某某聞其風而說之。（說讀言說之說）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某某家者流也。惟天下篇未明言某某官與某某家者流。而事實殊無異也。又天下篇於道家言關尹老聃。不言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蓋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是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政也。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學也。政學之分。始於此乎。要之天下篇。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雖詳略有無不同。而於晚周學術之源流有同等之價值。則一也。全篇分八章如右。

第一章　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爲第一章。言政學未分時也。天人、至人、聖人、君子是政治中人。即是學術中人。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皆以其有爲不可加。即是今之學術也。古之學術。即古之政治。故曰無乎不在也。皇王而降。純漓不同。以時代之故。各有政治之異。致有學術之異。神人異於天人。至人異於神人。聖人異於至人。君子異於聖人。至於以治爲分。以名爲表。以稽爲驗。以參爲決。百官以此相治。法度以此相守。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以蕃息畜藏爲意。皆古之政治也。

第二章　自其明而在度數者至道術將爲天下裂爲第二章。言政學分途。備得其全百家各得其偏也。其明而在度數者。政也。其在於詩書禮樂者。學也。舊法世傳之史。多尚有之。史也。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儒也。此政學分途。史儒異名也。志事行和陰陽名分政治。混而爲學術也。詩書禮樂易春秋。學術託之於文章也。詩書禮樂易春秋。雖鄒魯之士能明。而志事行和陰陽名分百

家之學。時或徵道。迨後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該不徧。非僅百家之學。不能得古人之全。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即儒宋亦各爲其所欲以自爲方。此荀子所以非子思孟子也。道術變爲方術。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爲天下裂也。

第三章　自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至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爲第三章。言墨翟禽滑釐之學術也。不侈奢。不靡費。不務華。此古之道術。見之於政治者。古人之全。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即儒宋亦各爲其所欲以自爲方。此荀子所以非子思孟子也。道術變爲方術。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爲天下裂也。

第三章　自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至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爲第三章。言墨翟禽滑釐之學術也。不侈奢。不靡費。不務華。此古之道術。見之於政治者。不該不徧。非僅百家之學。不能得

之學術也。不累俗。不飾物。不苟與人合。亦不苟與衆異。順其自然。以全生活。只圖人我之養。畢給而足。此古之道術。見於政治者。宋鈃尹文之學。自出也。別善宥惡。以攝萬物。和頗雕容。以調海內。見侮不辱。以救民鬥。禁攻寢兵。以救世戰。宋鈃尹文之學之所自立也。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強聒不舍。宋鈃尹文之學之所自行也。爲人太多。自爲太少。宋鈃尹文之學之批評也。以下兩引其言。以爲爲人太多。自爲太少之證。其爲人則以禁兵寢攻。其自爲則以情欲寡淺。爲人自爲。雖有小大精粗之不同。而其所行。僅至是而止。不能上騁於聖人君子。何況天人神人至人也。

第五章　自公而無黨。易而無私。至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爲第五章。言彭蒙田駢慎到之學術也。至公不黨。平易無私。信己不執。隨物不二。不慮不謀。不譯物與之俱往。此古之道術。見之於政治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學之所自出也。齊同萬物。無可無不可。棄知去己。與物宛轉。若風之旋。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壁。動靜無過。彭蒙田駢慎到之學之所自立也。非生人之行。死人之理。所言之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之學之批評也。於墨子稱爲才士。於宋鈃尹文嘆爲至是而止。於彭蒙田駢慎到。言皆嘗有聞。抑揚之間。已可見已。

第六章　自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至古之博大眞人哉。爲第六章。言關尹老聃之學術也。以無爲精。以有爲粗。寂漠自處。與神明遊。論語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及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人君南面之術。此古之道術。見之於政治者。關尹老聃之學之所自出也。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秉要執本是也。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是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不先人。常隨人。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人取先。己取後。人取實。己取虛。人求福。己曲全。關尹老聃之學之所自立也。以深爲根。故堅而不毀。以約爲紀。故銳而不屈。寬容而不劇。可謂百家之至極。關尹老聃之學之批評也。於關尹老聃。獨嘆爲古之博大眞人。可見爲天下篇者。對於道家之學術。尊視之也。

第七章　自物漠無形。變化無常。至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爲第七章。言莊子之學之所自立也。惠施之能。猶一蚉一虻之勞。施於萬物而不厭。逐萬物而不反。多方不知道。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此惠施之學之批評也。要之惠施物理之論。立說頗精。至今而其能易。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動者鳥而非影。影固未嘗動也。鏃矢之疾。不行不止。鏃矢不行。必弦激之而行。既行不止。必地心力引之而止。至於一尺之錘。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蓋日取尺錘之半。雖至萬世。尚有未取之一半在。算數之理也。日方中方睨。南方無窮而有窮。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地圓之說也。惠施生當晚周。而能爲此種物理之論。殊爲可貴。其書五車。使盡存於今世。必有足以供吾人研究者。爲天下篇者。惜其逐物。是只知道術之足尊。而不知物理之可貴也。吾故特論之。

自序

老子道家之經也孔子定六經刪書斷自唐虞獨於易曰生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神農重八卦爲六十四卦作連山黃帝得河圖洛書作歸藏孔氏書叙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然則言道之書莫古於三皇而老子之書獨與易合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然後知老子之言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也帛氏曰歸藏黃帝杜子春之說不可易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於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生實原於此於是以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余按老子之言道即本於此邵康節云老子知易之體孟子知易之用旨哉言乎夫道不可以言傳老子曰圖圖今尹喜曰強爲我著書以言道也明矣老子之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是則老子之言道強爲言之強爲名之耳故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後之人宗無言之教得無爲之旨間一言可括五千言可也間五千言無一言可也是即善易者不言易也

韋圃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或亦古有是語而老子得之柱下之藏故言也余學道未深身經喪亂國變面後終老於黃冠因取老子書熟讀之擷此經旨自出心裁着眼要也不揣固陋成老子約一篇其中博覽諸註擷其精華者半假會經旨自出心裁者半非取諸家精要之言著錄於後聊以開迷面不作之淺見悟老子之書多譬喻之言引伸比例之語即如欲噏固張欲取固與乃老引古語獨取欲翕固強之訓故下文承以固柔強弱二語以明柔弱之勝剛強味者不察乃以老子爲陰謀家言剖析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持此意以讀老子則思過半矣昔者老子問禮於老聃有翕張之喻末言其論道之非益予言拒楊墨亦未試及老子或者謂楊朱宗老子之僞失於不及以至貴身賤物非周述老子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翕聚智中韓失老子之名弊於苛酷刻急王何失老子之道流於虛無放曠以爲此六子者皆老子之罪人然而學派之分愈傳愈失於老子何與即如子思之後乃有荀斯朱陸異同紛紜聚訟門明良知之說甫入禪趣亦豈孔孟之吝嗇乎道家與儒家豈有異乎如曰六朝談老莊間亂朝以漢之文景崇黃老則治治國者如對病用藥惟其時而已今何暇乎老子之道致清靜遠名利務

慕便榮退讓不眩聰察不役智能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連連圈圈悠然見太古之風借無識氏之民與葛天氏之民與余所爲渺然高望而有遐思也已未十月自序於上海吟畫居

凡例

一史記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亦其大略耳後人有删節之以合五千之數者庸安知其非註者不下數百家今尚流傳數十家而字句多有不同明皆君乘燕弱侯均有考異篇言之甚詳今從王弼註本間參以諸本不復註明以歸簡便

一史記祇云著書上下篇唐元宗稱爲道德經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似非的論王弼註則分上篇下篇不分道德二經以上下均言道德之意不必分晰也今亦從之

一此經分章多有不同王弼分八十一章嚴遵分七十二章韓非分五十五章北宋道分六十四章吳澄分六十八章今從王弼本分八十一章又每章亦有以二字標題者如首章名體道二章名修身之類以意爲之無關宏旨亦所不取

一書貴公人之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我之著書惟恐不出於人是老子述而不作之義也杜而左傳集解朱子四書集註皆博採諸家運以己意本欲倣效之然頗有心得自出新裁與取諸各家者約得其半證老子書皆引古語亦多譬喻比例之辭余之新發明者未必與古註有暗合者也學者宜分別觀之若徐震堉道德經註自云熟讀經文深參至旨不與古註立異直抒己見未免武斷乃與此面不作之義悖歟

一撰註之後復取諸家註解之精當者節錄於後若能潛心體會於老子當有心得

一老子書得易之體易經多用韻語老子亦多用韻語如第十章體兒嬰知雌爲韻十一章輻毂爲韻十二章盲聾狂防爲韻各章可以此類推莊子之書要歸於老子之書結中亦多用陳鼓昌南雅謂經識餘古韻攷一篇可按也

一老子爲道教之祖亦曰黃老家言以倫理解之非道教也以禪理解之非道教也此註采掇雖然有時與倫理合者則其源流同出於易自屬不能歧視若所選諸家有近經理者說有可采必加按語明之

一老子書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故註解最多有以爲兵家陰謀之說者有以爲神仙修煉服食導引之說者有以爲燒丹煉汞之說者其餘異說尚多皆屬支離附會一切屏棄近人所註有以爲吾國最高之哲學者是新學家言余亦未敢附和余之意只知發明發老之學得其微旨合其要旨耳

一余於此註之外擇有讀老隨筆讀老小言爲讀老子書之引證與後言可以互參於心矣

一陸農山云聖人之在下者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彥約而爲老子註爲列子又其註爲莊子余謂道家之有老子即儒家之有孔子列莊乃言命之信是可與老子性詳約乎此書取名老子約乃博覽諸註由博返約之意與陸農山之言約者不同

老子約卷一

羅浮鄧道人鄧付氏學

道德經上篇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言道之所以爲名首揭無字之要旨凡事可踐行謂之道然可道者則非常道凡物可指定謂之名然可名者則非常名道本無可名而天地萬物皆此道之錯綜因強名之曰道且天地萬物有時而盡而道則亘古今而不變是謂之常由是而知道本無名而眞常之理已具天地之所由始也道既有名有名則有形有子必有母萬物所由生也常無常有常從司馬溫公王介甫斷句要之斯道固常無也聖人之體道必先識其常無以觀其始物之妙有者無之對待又徐察其終物之徼妙故之極也徼歸終也是有與無同出於一其名異耳名異而質同故同謂之玄老子之言非舍

有以求無舍無以求有蓋有與無之相生亦如難與易之相成長與短之相形高與下之相傾聲與音之相和前與後之相隨因其對待而成亦因其對待而已豈當也哉聖人知其然也以常道處事道立於萬物之先順物之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惟無爲則無不爲也惟無言則無不言也若是者無往不妙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萬物惟我生而生而不有夫生而不有即所謂無也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即無爲之事也有居則有去我既不居又安所去乎

政和御注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而化自生而色孰有之哉況貴賤之爰居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尚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世尚賢則民趨於名而必爭矣使其貴難得之貨則民趨於利而爲盜矣名利可欲者也不尚不貴即不求之貝可欲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矣心不亂則必無貪利之心而心中自得是之謂虛其心然民雖不貪乎利聖人必爲之謀生以足食故曰實其腹心不亂則必無爭名之心而寵辱皆忘是之謂弱其志然民雖不爭乎名聖人必使之勤力而自強故曰強其骨能如是則民守其眞矣蓋由上之不尚不貴故民於名利無所知無所欲也即使有知之者亦不敢爲爭盜之事也君以無爲爲治民亦同守乎無爲天下無不治矣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示無爲之旨當注意有無相生生而不有兩句天下之萬事萬物皆因對待而成故有惡乃有美有不善乃有善使不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則亦無惡與不善也是以

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章首尾皆言道之象道仰無也冲虛而深妙使用之而見其盈則失其冲虛之道矣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蓋淵乎常主衆流之所歸也似萬物之宗矣然道仰是無假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我何術以得此道哉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則心精物粗心出而安心爲紛解其紛則心一惟精惟一則光生焉又恐其與物異也乃從而和之和光則同塵矣光在塵之外和之而不別塵在光之內同之而無異如是則此心湛然常存然亦假或存耳蓋此心本無物也爲盈爲虛爲光爲塵皆無容心於其間吾亦安知此道之所自生哉故曰吾不知誰氏之子天生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故曰象帝之先帝天帝也

王弼注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輔嗣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章言道之妙用也夫道在天地之先仁亦豈足以盡道哉天地聖人無事於仁而反有似於不仁蓋任萬物之自生自死臨其自然而無所容心也芻狗者縛草爲狗祭祀所用既用則棄之夫天地之體道也道仰是無其親萬物皆陳設之器而已無所事仁聖人之體道也其視百姓亦然蓋執無以言道則天地聖人自視亦如芻狗其視萬物百姓如芻狗也固宜然其於萬物生之育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固無或滯其機也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就於天地之間其猶橐籥是可譬矣橐籥之中容洞無情無爲故虛也而不窮屈動也而無竭盡天地之機械發露生殺萬物出於無心亦若是而已天地任自然不可得而窮聖人法無爲亦不可得而窮則皆虛中之效也故告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王輔嗣曰地不爲陬生芻而陬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矣惟聖人能體道私欲不存上下與天地同流與物無競能後其身清淨自正能外其身若於此身無所愛若然而身先身存人之見之以爲能成其私也然聖人

此章聖之爲器後天之宗天地根若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取譬之爲元始先天之祖杜道堅曰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古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學人云稱用長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道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若可與言此道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章言道之無爲本於無私也谷神不死道自長久以其不自生也不自生乃能長生夫道無私若也天地無私者也天地無私者也人亦法乎天地法道故亦不自生也不自生乃能長生夫道無私若也天地無私者也人亦法乎天地同流與物無競能後其身清淨自正能外其身若於此身無所愛若然而身先身存人之見之以爲能成其私也然聖人豈欲成其私哉藏法斯道之無爲公而無私而已矣

政和注曰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吳章暹曰後而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身高在上外謂清淨無爲不求益生存謂長久生世程俱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爰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來之思者以謂貴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竟不悉說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此言無爲之道甘處卑而不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者上善雖與道有間然亦幾於道矣何以見之蓋上善若水也人多自私自利而與人爭水則善利萬物而不爭人多惡卑下水則甘卑下而處衆人之所惡上善如是可謂幾於道矣能處卑下故曰居善地靜深不測故曰心善淵與善仁潤汲不竭故曰言善信治不窮故曰正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無意於爲抱一之旨仰無愧俯不怍之謂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言無爲之道最戒盈滿也盈虛消長之理易言備矣可不深長思乎富貴而必盈盈而不善持之則必覆不如不富不貴之爲愈也揣者巧於度揣銳者利於入物心計雖工銀營雖巧而不知富貴之不可長保也所以金玉滿堂有莫之能守者矣此無他富貴而驕不知盈滿之可懼而自遺其咎也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道如此而況人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持盈之道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言修道之要主爲精微學者不可不盡心也魂與神往來面目勞精出入鼻如車轂之營環而無際我能載之則魄與精不致離而爲二是謂抱一而眞精在中矣環見百輻一知而其氣至專百體一能而其氣致柔專氣致柔則養氣之功深矣神依於目目有所見則神馳於外引於外物則神散散於一偏則神昏全矣此出世之人能葆其精氣神者也老子更爲住世者言之曰善養生者不搖其精善治國者不擾其民善言哉營魄者非揆默之謂也清靜自正無意於爲抱一之旨仰無爲之旨耳所謂爲無爲也善言專氣致柔者非營閉之謂也天門開闔鼻息呼吸調氣純熟而能爲雌也所謂知其雄守其雌也善言滌除玄覽者非玩味之謂也明白四達玄覽亦明目接於外心境兩忘似乎無知即是知不知也所謂知其白守其黑也若此者可謂玄德矣聖人之於民信能生之畜之矣而無爲無知守雌如是則又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也言物自長足非吾事成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章言無之用也釋家言言寂滅四大皆空面壁悟出不以空滅爲有用也老子之所謂無則於有之中言無非於有之外言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自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皆此無之以爲用也與佛氏之徒言空滅者不同而聖人無爲之治亦不外此車無中間之空孔不能轉軸陶器無中空不能容物室無戶牖空明之處不能居處是車器室之有用者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也有之爲利人皆知之

而無之為用人或不識老子當前指點其旨深矣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也

吳草廬曰人之質腹有氣所以存身虛心無物所以生氣王船山曰道有者所以求其有也孰知夫求其有者所以保其無也經營以有而但為其無耳樂為哉無者用之藏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移於外物也目以色盲耳以聲聾口以味亡目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亦由心所取而喪凡所欲之外物皆身害也夫畋獵令人心發狂是可畏矣而不知目盲耳聾口爽亦可致心之發狂也若夫難得之貨令人正路是曰行妨貪之為害更甚於令人心發狂當切戒之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受而未嘗貪目貪而不能受為腹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謂也徇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不為目

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謂也為目則常見可欲矣聖人去彼常見可欲之紛擾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王弼曰耳目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順性命謂什目雖見異容之色乃曰非盲不睹即色之容與盲何別但聞嘈囋在耳乃曰不聾不知聲相即容與聲何異嘗淅嘖曰前堂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又曰染塵逐境皆失其正面要在於曰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有大患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此章言無身之學無身即無心也寵辱若驚有心之為累也貴大患若身有身之為累也即無心也寵辱若驚有心之為累也貴大患若身有身之為累也何即道也道也何即寵辱若驚寵與辱相反然超孟能貴之超孟能賤之辱固生於寵世人不悟而

所以不以利累形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兩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即雖寵而不驚雖貴而無患超乎文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意寵辱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示人以視道之法而知道即無也夷謂平夷希謂希少微謂微詘凡人視以目聽以耳搏以手然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但強名之曰夷希微而已凡物求之不得或可以致詰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也不可致詰則此三者混而為一一者何即道也道即無也凡物皆上明下昧道無上故不皦也道無下故不昧也繩繩往過來續而不絕

也雖若有名而不可以名似若有物而復歸於無物夫物則有狀有象道則無狀無象然既強名之曰道當以意想得之是則無默之狀無物之象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曰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若道無在而不有故無前後之可見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若道無時而不存故有今古之可言也有若物之今無若物之古御今之有宜執古之無奚執古無以御今有則雖在今日亦可以知古始奚能知古始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若無去來古今而綿綿永存也

與於斯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者之氣象也善爲士者謂有道之士盡心而微而妙妙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奚內既深不可識何安得而形容哉強爲之容而已猶豫迺不進之貌冬涉川最四鄰來窺而謹慎也儼若客不自爲主無有不敬也渙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若樸能全其天也曠若谷虛而善應也渾若濁和光而同塵也又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而能止則靜徐徐而清奚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安而能久則動徐徐而生奚易曰寂然不動是而逆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此有道者所以能微妙玄通也保此道

者不欲盈盈則必溢溢則不能虛奚夫唯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爲新成斯即全眞抱璞不爲天下先之旨也

王船山撰妙者衆也徼而妙者眇求通者多以玄爲通者希鄙弃曰不盈則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王純甫曰能敝如耐敝者難得不敝新成者道之也孰按孰能濁以止四句與孔子聖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之謂相聯合濁而徐清即去其舊染之汙而德日新也安而不動則渡性非道動而徐生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章言虛無之道貴守靜也從容山枯坐萬籟俱寂之時假認此心夜氣之存可謂致虛奚守靜奚然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猶未登於無心之境也雖能極靜能篤然後皆道即是無可以觀萬物之變奚萬物並作之時倘芸芸紛動之象知道者觀有於無

知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芸芸各歸其根必靜曰有而無也歸根則不求靜而自靜是謂靜奚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惟守靜者知有之根於無終後能復命復命曰常即首章所謂常無也知常曰明即十章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爲也不知常無之道則妄作而多凶能知常無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容乃公者即七章聖人後其身外其身以其無私也無私則公奚公乃王者無私故能成其私也可以寄托天下奚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者常無之道爲天地根聖人與天合德故能體此常無之道常即久也王輔嗣謂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兕無所投其爪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開元疏曰致者令其必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仰常道之常以其爲萬物主故曰王以其棄父父故曰天政和注曰道者萬世無弊超乘文曰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爲本老子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無生爲常知性則吾儿公奚流俗以益生爲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徒妄作者也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章言太上無爲之治民皆自然也太上卽有道之君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民皆相忘於無爲在下者祇知有其上而已不知其上之有道德也其次則以仁義治民而民親之譽之又其次則以政刑齊民而民畏之然爲政而使民畏非治本也政刑之所不及則民侮之矣夫人君御宇道德已失一降而爲仁義再降而爲政刑三降而爲權謀法術是已之誠信已不足宜乎民之有不信也易若法無爲之治與斯民相見以天也相見以天之間何便借至足而民亦無有不信之者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即以處無爲之事也及其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帶力於我何有哉此無爲之治所以可貴也

邑言出曰今夫父子爰欲不習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借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與疏之侮之乎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章喫無爲之道已廢而世變愈來也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矣況復分斷之而爲仁義慧道之全體大道之降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及大道廢而仁義以名然仁義猶可濟大道之窮斯時之民仍親之譽之也及其仁義又失於是有所謂智慧者窺仁義以行之則人爲自此滋世亂由此始矣慧出有大僞故狡之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當前指點而意明也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有辨叟所以有舜之孝有紲紲所以有龍逢比干之忠大道廢所以有仁義其義亦若是而已而智慧更不待言矣

王輔嗣曰其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吳章履曰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其變猶稍緩智慧出而遂有大僞則其變猶其甚四者之分與鄒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十九章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按本作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章承上章而言欲棄末而返本去文而尙質庶幾乎無爲之治也聖智仰上章慧智也巧利仰上章大僞也絕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巧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離未及帝之時而思虛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周衰附著也仁義聖智巧利三者由世變日趨於文故有此名去古始之道已遠矣文不足以治天下宜返而附屬於質乎質者何素也僕也見素抱樸者本於少私寡欲民見其見素抱樸上不以文散物又見其少私寡欲民亦不敢以文自

散則斯世返於淳古之道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也亦何貴乎仁義聖智巧利之文哉

魚翁侯曰聚未受采樸未斷器此所謂性之初也質也夫遊於性之初雖有身而質無身其有私焉寡矣有其心而質無心其有欲焉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盛老子絕之於彼正欲其周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焉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豫按此章惟吳章履注識解高超獨得老子之旨諸注所不及也嗣侯筆乘宗之必如此解乃知此篇非老子過激之論不然如莊子所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何言歟蘇子由曰孔子以仁義救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器孔子之虛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下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恐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尙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聖樂以明道矣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道者四似以識其面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

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來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余於此必略於彼矣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瞭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章言有道者之異乎衆人也世俗之所學我則絕之世俗之所畏我則無之使我之見識同乎世俗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哉之與惡相去何若哉特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納身於軌物之中衒分於倫之內不與人異也特不以流俗之爲爲爲流俗之樂爲樂耳流俗之樂如何則皆荒兮其樂未央也日馳逐於身外之物其快如登春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其智察察幸他人之不我若懼他人之爲我先付不知焉其兌閉其門也惟有道者泊然而靜情欲未萌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

若不知外物之可樂也人皆尚貨而好利我則棄棄焉若無所歸焉若爲於物而不若於物也衆人之於富貴皆愛其有惟而我獨超然其若道也於是衆人皆笑我爲愚人然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惟純純兮心專向乎道而不雜沿乎罔於是名利之俗人皆以我爲頑似鄙之人此無他衆人皆發其子而我獨貴食母也逐於名利以爲樂發其子者也玄德者爲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味道德而自發貴發母者也我何重與俗人同哉

馬自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吳草廬曰玄德者爲物資之以發故曰食母食母二字見經配內則篇即乳母也司馬氏曰孔哺光和呂吉甫曰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爲異而已欲使爲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此章言德從道出而形容道妙之妙也道無形而德有容十五章微妙玄通強爲之容及前章泊兮其未兆以下皆孔德之容也萬物始於無無即道也道即無也德由道中出其可容者物生以後之形其不可容者物生以前之氣不過似有似無恍惚窈冥之中以爲其中有物有象而已惟抱道之至人乃知恍惚窈冥之中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得道之一而不雜微妙玄通之謂也且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得道之一而不雜微妙玄通之謂也衆甫有也天地萬物皆自道出衆甫自閱乎古今而道則無今無古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乎衆甫之生滅也是可道之常道可名之常名也吾乃知衆甫之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衆有即衆妙其爲恍惚窈冥也亦如是而已

李息齋曰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皆以爲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有實有中之有有之最者也唯無中之有恰後爲有中之眞唯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有而亡是謂有信鄧錫曰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冥測是眞精是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章言聖人抱自然之道冲虛之德爲天下式也以抱一爲天下式一句爲綱古經有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六曲一偏也由偏可以得全故曲則全枉則直窪能受水故盈敝必改作故新是可悟少則積而能多多則雜而生惑矣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則無

以一之面反惑焉一至少也抱一可以爲天下式則所得多矣一者何道也抱此自然之道以行此冲虛之德也不自見者固然日彰猶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其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也夫不自伐不自矜是能不爭者後其身而身先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皆曲全之道也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爲此言而無其實哉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皆全非得大矣誠全而歸之王輔嗣曰自然之道亦猶樹也物多則遠其根柢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眞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吕吉甫曰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王船山曰事物之數有來有往迎其來不如要其往道其往不如俟其來大道在中如捕亡子而喪家珍脊然介焉以陡終日而不遇則多之爲惑久矣一日冲冲曰常守常用冲衰曲爲全明於往來之大數也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此章明自然之道貴乎玄同也蓋之不聞名曰希希即道之所在也聖人行不言之教是以希言失不言之教亦因乎自然而已天地之狂風急雨不能終朝終日天地反乎自然之常尚不能久況於人而可反夫自然乎故唯從事於道者必先能無我而後可以自然無我則道者德者親之同我同無待言至於失者彼既以爲是我亦不必直言以非之而一視同仁是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夫道者德者因我同之因相得而益彰即彼失於德者因我同之亦不敢自棄自棄回心向道凡此玄同之義即不言之教亦是道固先天地而生突寂兮無聲寥兮無形是乃無也獨立無匹而未嘗殆行於萬有而未嘗殆盡天地萬物皆從無而生可以爲天下母也道未無名以其爲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乃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又以爲天地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之曰大焉道以無爲體而大未嘗見故大曰逝逝以無爲用而無所不周故逝曰遠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遠曰反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可見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之大而莫與京突知道之本於無即知宇宙間萬事萬理之本原以立故天地

精微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豫按易侯筆乘此論亦堪評理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戒人於自然之道外有心求益也跂立者跂其踵而立增高其身踰行者開其足而行增闊其步欲企則他而已有餘則病四設適完而已有贅則累凡此跂立跨行餘食贅行皆於自然之外有所增益也自見者不明四語即上二十二章四語之反側蓋自見者終不能明自是者終不能彰自伐者終無其功自矜者終無所長固其失自然之道志在求益而先有自心也夫尖其自然成爲餘食贅行物且惡之而況有道者乎司馬溫公曰棄餘之企適使人醜辭贅之形適使人醜君采曰行當作形古字通也吕吉甫曰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圭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於伐者衆人之所好而爭之者也是以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章言道法自然所以爲天下母也二十一章言忧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何物乎即道也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是爲天地根苗章所謂天地之先皆是也道固先天地而生突寂兮無聲寥兮無形是乃無也獨立無匹而未嘗殆行於萬有而未嘗殆盡天地萬物皆從無而生可以爲天下母也道未無名以其爲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乃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又以爲天地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之曰大焉道以無爲體而大未嘗見故大曰逝逝以無爲用而無所不周故逝曰遠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遠曰反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可見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之大而莫與京突知道之本於無即知宇宙間萬事萬理之本原以立故天地

與王皆當法道即法此以無爲體以無爲用之道也而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鳩摩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即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太平光師曰孤運無住曰道強絕待曰道即近而彌遠即遠而彌近曰反三才法道未不離本自然即道也道之強名最重玄之極則也吕吉甫曰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爲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此章言學道者當知重與靜之理也重爲輕之本靜爲躁之主故君子終日乘輕車而行不敢離輜重之車雖有榮觀燕處之靜室凡以見輕之不可無重也躁之不可無靜也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而可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乎吳章嵓謂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此章言聖人以自然救人也順自然而行無車轍之迹順自然而言無瑕之可讁善數不用籌策者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解開也此五者皆自然之用也故聖人之救人救物亦因其自然而已人之性本善也人之心本明也蔽於外物拘於一偏遂至迷其本來聖人推吾心之至明而與之以自然之道能使暗者復明如燈相傳相與而不絕可謂善救人善救物矣然聖人順其自然固以不教爲教也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能使天下無心而就學故不愛其資聖人雖善人之資然而聖人無心而設教故不愛其資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自然之妙用雖智者亦大迷而莫測是謂要妙

程俱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閑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閑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眾生亦何愧釋老之分哉太平光師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遣藥猶雙遣人法兩忘大語如迷方爲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章言聖人用冲虛之德復歸於太初之道也雄謂剛強雌謂柔弱白謂光明黑謂暗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流水之谿谷乘車之式皆卑下之處常德者冲虛不盈之德也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而言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周玄之道知知子之知也有運用之意守守母之守也有主宰之意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乘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聖人能知彼而守此則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爲往故天下歸之也嬰兒無極與樸皆以喻太初之道但常道也常樸之未散也如道之有物渾成及散之則爲所斲之器無一物不在道中也猶之聖人之未用也只抱此冲虛之德及用之則爲各官之長官無一人不在無爲之治中也豈抱樸以制天下行其所無事而已庖丁解牛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何事於割裂故曰大制不割

王輔嗣曰此三者皆常反終後乃得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取和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爲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爲二通未文曰復歸於樸言復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章言治天下以自然之道不可有意作爲也萬物以自然爲性可因而不可爲聖人之治天下非取之也因其有沖虛之德萬物歸之故不得已而受之耳聖人之治天下之有天下非取之也因其有沖虛之德萬物歸之故不得已而受之耳聖人之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有自然之性即以自然之道治之而已神器者有神守之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無思也無爲也如有意於作爲不可爲矣蓋爲者欲其成而適以敗之執之者欲其得而適以失之也物之情萬有不同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歔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挫或隳而墮凡此不同之物象若必爲之執之以反乎自然吾未見其可也但使可行可贏可強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歔者不至於不及可矣此無他以吾之自然補萬物之自然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但使之

不至於過耳何嘗爲哉而無爲之治可識矣

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壞通變陸農師曰去其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證作是其有爲脩君采曰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趁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王褒傳凡治道去其甚泰甚者耳其旨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教育治天下當用柔道無取乎剛強也前言聖人之治虛其心弱其志厚氣致柔能爲嬰兒可知治天下者無取乎強兵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天道好還況於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承上章而言戒人之好用兵也王輔嗣不注但以爲非老子之旨王純甫曰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二句亦見二十四章必以爲非老子之旨來敬庵翀今錄呂吉甫注於左呂吉甫曰文武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樂殺人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非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老子之終於殺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殺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此章言道自無而有常止於德物自有而無復歸於道也道常即首章所謂常道無名即首章所謂無名道常無可名之時即未隳未琢之樸也似曰希曰微之小也蓋道放之則彌六合斂之不盈一握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樸之爲物以無爲心天地資之以始萬物侍之以生是之謂真君天下孰得而臣之哉侯王能守道則抱樸無爲以真君萬物而萬物無不賓突猶之天地之氣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能抱樸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本無名所謂樸也制則裁其樸而分之遂有名矣無名天地之始是道也有名萬物之母是德也道降爲德名亦既有矣人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老子以道爲上德昔在德之上以仁爲下德昔在德之下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不知至於德而止則有心作爲勢必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忘本而仁義禮智紛紛以名天下從此多事矣豈不殆哉知止於德猶未遠於道所以不殆也此無他不知止者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能知止者所謂知其子守其母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是萬物成於德而返於道所貴乎知止者即以無名之樸而已矣譬江海水之宗也異派必會於宗殊名必統於道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北所鍾智道也故萬物皆北所宗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言無爲非一無所爲故道德自治之力仍取乎明與強也知在外爲知在內爲明明則真理能燭突隱在外爲力在內爲強強則克己必燭突有自知之明則知抱道在

此章言道之利人運於無形也四十一章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大象謂道也聖人執道以御天下而天下歸往焉然聖人無心於利物也固將以不利利之豈利之以利是有形之利然有利亦有害利以不利是無形之利則常利而不害所謂大利普於無形無象得日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欲見其強者不知所欲欲也此有形之利也聖人執大象以臨民必使斯民相忘於道術皆從遊宴飫於道之中而不自知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用無用之用而無爲之治成矣

林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吕吉甫曰往者安之至往者平之至

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言道在用柔弱柔弱可勝剛強因引古語設明以明之也老子之書每用譬喻如二十七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先用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也其例也此

篇將欲歙之八句皆引古語作章對魏桓子所引周書之言其意略同與谷神不死章同末明言之耳將者將然之詞將欲歙之必固張之云云猶言將欲勝人之剛強必固處已於柔弱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歙之弱之廢之奪之也人以形言之以貨剛強之制柔弱我以理識之而悟柔弱之勝剛強也此亦陰陽消長之機往窮必反之理耳是謂微明謂精微之消息也設道者知人之不可以權柔弱魚之不可脫於淵七十六章言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四十三章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入有間是柔弱乃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韓非子曰聖王於無形無爲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牢謂損弱勝強也李息齋曰此聖人制心養情之道是謂微明何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斫輪巧於應物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如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學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

無爲將無爲而無不爲給後有設有用但其無所不爲而無爲而無不爲之道是謂微明何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斫輪巧於應物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如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韓非子曰聖王於無形無爲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牢謂損弱勝強也李息齋曰此聖人制心養情之道是謂微明何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斫輪巧於應物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如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學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

無名將無名爲而無不爲給後有設有用但其無所不爲而無爲而無不爲之道是謂微明何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斫輪巧於應物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如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韓非子曰聖王於無形無爲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牢謂損弱勝強也李息齋曰此聖人制心養情之道是謂微明何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斫輪巧於應物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如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學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

無名將無名爲而無不爲給後有設有用但其無所不爲而無爲而無不爲之道是謂微明何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斫輪巧於應物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如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韓非子曰聖王於無形無爲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牢謂損弱勝強也李息齋曰此聖人制心養情之道是謂微明何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子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斫輪巧於應物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如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學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

道德經下篇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失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章言德由道出以無爲爲上仁義禮智所不及也每分等級而言之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是道也有名萬物之母是德也上德者不以德爲事而我於道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德爲事而近於仁有心爲之惟恐失其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此無德道本於無故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有心爲之而有以爲也上仁近於上德固亦順其自然以爲之而無以爲上義則異於上仁之自然祇同於仁之等級

固亦有心爲之而有以爲也同一殺也亦有上下之分蓋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揣所施之宜者也未實所報也禮則言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故上禮爲之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就也攘臂而就之謂強之行禮也強之而又不應則刑罰與甲兵起矣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有等殺之分也若夫殺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又居上殺之下矣蓋上殺猶存根之意與仁義仍同下殺猶有殺之文而忠信漸薄故有意而爲殺則倫常之間交接之際其外煜然而中無餘矣禮也者順之則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前識者智也上智則明徹道中下智則雖裘道外故曰道之華智降一等則愚矣故曰愚之始也處厚不處薄謂實德而不尚殺居實不居華謂設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也

王輔嗣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爲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德德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爲則無物不經有爲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理王雖大以處爲主又曰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殺也不能捨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琭琭如玉落落

萬物之生生不窮亙古如斯矣貞夠棟也候王立乎萬民之上非得一無以爲證據蓋
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使其不能得一則與道疎而爲二將見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
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亦無以爲貞而惟自
貴高貴將得而不蹶耶夫無爲之道貴處卑而不爭九章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以此見沖虛不盈之德之足尚也況致一之理應民非賤侯王非
貴應人非下侯王非爲乃知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
爲本耶而誰謂非耶翰輻蓋軫衡軛牝牡驂合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
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也所謂抱一爲天下式也是之謂能致一使其不能致一
則亦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各有定值人可得而貴賤之矣是以不欲也

李息齋曰輪蓋輻軫衡軛牝牡驂合而爲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爲道仁義可名
而道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逐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
之矣趙秉文曰譬況皆以與調車幾有未安竊意與衆也又與衆皆賤者之稱上文言
其致一也此言故致數衆也衆無衆與皆與人無與人之稱矣無與人亦無侯王之

稱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波亦此意也王昌改與作舉亦近乎臆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言有生於無謂道之要語也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皆所謂反也
道之靜則無動則與有相反故曰反者道之動道者乎天地運行而不息非不強也而
非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者是也故曰弱者
道之用言反則知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之理言用則知柔弱勝剛強之理天下萬物生
於有有生於無有者氣也萬物以氣聚而成形形生於氣故曰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
之母是已無者道也一氣從道生氣形有而道則無故曰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
是已然則欲反而嗣若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王介甫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消我亦勝
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於披拂則風之用
在乎弱也伸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乎濕虛可

謂弱矣然虛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所在乎弱也無疑侯曰反復
也須臾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動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
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顚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章言言動而相反之事以見道大之無可名也上士者恬淡寂寞之士聞道而信且
勤行之而不怠中士聞道半疑半信未能勤行故若存若亡下士有俗骨聞道不信且
大笑之蓋玄之又玄之道非俗人大笑之不足以爲道也昔之立言者曾言動而相反
之事矣俗人昭昭我獨昏昏則用晦而明也故明道若昧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故進道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坦坦蕩蕩無物不然無人不由故夷道若類上德若谷
言德上德者不德其德若谷之虛而能受也故上德若谷知其白守其黑荷不能汗我
和光同塵而不以爲辱也故大白若辱廣德者歸乎無所不容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

自伐也故常若不足建德則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無有假乎偏僻不立故曰若偏
質直若渝若有眞質之質隨物變化不失其眞而外若渝而不信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
不立圭角有似乎無隅也大器晚成器之大者陶甄天下而不爲近功也譬推此而成
音音之大者其聲反希形可容而爲象象之大者其形離見凡此皆仰動而相反者言
之也若夫無名天地之始凡道之極至必隱於無名然萬物賴之以生常推其有作以
貸其不足然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莫
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殿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實也下士所見非至智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
善者也趙志路曰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衆貸者不長往得成
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貢其報是以萬物
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王船山曰欲勤而莫
致其力欲行而不見其功蓋昧退辱倫之名非盧加之也然而受而不辭者且得不謂
之上士乎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章言無爲之道以弱爲用也無名天地之始則一亦未生及自無生有乃謂之道生一也仰道自無中生出冲虛之一氣也冲虛之氣生陰陰陽二氣合冲虛之氣而爲三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也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以爲和三也故曰三生萬物也陰陽不偏勝間之和人物之生皆有此冲氣而要其本則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間也仰無也所謂冲氣者虛而不盈故以弱爲用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亦欲不失其冲氣之和而以弱爲用也是故弱者損之也而適所以爲益強者益之也而適所以爲損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古人皆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強堅而用柔弱可謂善教矣吾將以爲教父母主教父主教言教父者猶有名

萬物之母言母也

王弼曰一太極二陰陽三冲氣也品言而曰道者唯道於道者爲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章言無爲之道以柔爲用也承上章弱之意而推廣之吾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言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天下之物本非物其堅者僞態也其始雖生於有而其極終歸於無也故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蓋至堅者物也而至柔者道也無之眞可以破有之僞理固然也無間言中間無罅隙之處無有入無間者無能入有理固然也試以水言之水能穿至堅之石又以氣言之氣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豁然皆柔與虛之用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蓋無爲之道以無御有以柔制剛皆非有所爲而自然面然故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也

私爲人也此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以無欲爲人也七章言故者長生故能成其私此章言可以長久後世乃疑老子重視其身楊朱爲我之學原於此而不知老子之重視其身謂其身即抱道之身也身存則道存身亡則道亡其於萬物也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享之毒之養之覆之而惟吾身之是賴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夫可以寄託天下之身豈與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者所可同日語哉

蘇子由曰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豹未爲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薛君采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爽殆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章言無爲之道清靜自正也老子書多言相反而相爲用今夫成與缺盈與冲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相反者也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此以形求者也惟道躍於無名以形求之不如以意測之大成反若缺大盈反若冲大直反若屈大巧反若拙大辯反若訥然而用之不敝且用之不窮也反者道之動是固相反而相爲用也彼夫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爲用耳清靜即無爲也爲天下正者爲天下君可以正天下也夫天下亦多事矣惟鎮以無名之樸則行若無事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故清靜爲天下正也人知清靜者之無爲而不知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正所謂相反而相爲用若缺若冲若屈若拙若訥者之爲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也

蘇子由曰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莫夢得曰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見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此章言世人之無道由於不知足也前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戒當世之人此章戒當時之人君言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以治田時無戰事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野時多戰事也其事由於人心之不知足不知足而務欲得之得隴望蜀心無厭時則生民之禍亟時君之咎大矣蓋不知足者雖足而常覺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不待言矣

焦弱侯曰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王船山曰禍發於方寸福隱於無名一機之動如蟻穿而禹殺之爭如河決故有道者不爲福先而天下無禍豫按老子書如易經語多川韜吳草廬註本爲字下添事字云朱子語錄所說有之而人莫知所本且引張衡賦卻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爲證而車郊亦叶韻云據此但以添一事字爲合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章言無爲自治之效老子之自道也道自無而生有聖人常有以觀其徼故不出戶而可以知天下也常無以觀其妙故不闚牖而可以知天道也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道一貫世人不知道之妙物物而求之或蔽於一偏或泥於迹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蓋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知此道之在吾心則閉戶而求之可也聖人之徼道也於恍惚窈冥中而知衆甫之狀故不行而知親之不見名曰爽蹟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繩繩可名復歸於無物故不見而名豈特能知能名而已哉因吾心之自然以順物之自然又能不爲而成也此即無爲之效驗也此篇皆老子自道之語與孔子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思不得不勉而中無爲而成相肖誰謂老子非聖人乎

光師曰惰封御潛理契即神陸農師曰嬰人當食而思天下之衆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己好生而知

天道之生萬物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川陸旅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爲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李息齋曰聖人知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言無爲之眞也爲學以廣博而得故曰益爲道以虛無爲宗故曰損損之又損者如爲善去惡久之不見惡且並不見善如存眞去妄久之不見妄且無所爲眞是則天理淨盡之時是非雙遣之日也是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無爲者即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一事不爲故能事事無不爲事事不爲遂泯其無爲之迹並去其無爲之心也無事言無所事即無爲之迹也取天下常以無事言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王船山曰嗚呼天下之有自而注者多矣與之爲自者則取天下乎

亦注之聖人不爲自而天下自此孩矣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言聖人明於生死之故順其自然也自無而見於有曰出出則生自有而歸於無曰入入則死聖人親於有無之道則知生死之理矣生之徒十有三也生而得生非不幸而生也死之徒十有三也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也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動作爲也有所作爲欲全其生而乃之死地也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爲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厚朗用心太重生生者求以生其生而有所作爲反以趨於死地者因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能順乎自然也攝如攝政攝官之攝謂恃形骸管攝也善攝生者知其身自無而有則必自有而無不過恃形骸管攝不必矜心作意斤斤然厚生爲事惟以虛靜爲體柔弱爲用見柔抱樸少私寡欲則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蓋厥其曰然凡事皆由以無心也夫虎豹甲兵之能傷人者以吾有身耳無爲者先能無心無心者自能無身已不覓生地之存亦安有死地之現哉

韓非子曰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關之善攝生矣攻和注曰與死生爲徒者故未免夫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蘇子由曰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朱文公曰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營色臭味居處奢侈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厚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德以自然生長萬物故無爲之治萬物無不自然也有名萬物之母是萬物所由生者道也而其所以畜者德也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故道德不能自已而物而形物不能自成因勢而成於是剛柔強弱幼壯老死皆勢之所必然而世界之興亡治亂亦皆有其迹矣雖然形勢末也道德本也雖至極亂之世凶強之夫既已負陰抱陽成爲人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且其尊之貴之也皆出於自然而不待加命之勉強之益道德之尊貴本莫之命而常自然也惟其自然故其施於物也無心於物而萬物自然而生自然而畜以及長育成熟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生而不有物雖爲有道仍是無也爲而不恃即功成而不居也長而不宰即萬物歸焉而不爲主也斯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也夠非尋常之德所能矣是謂玄德

光師曰道若特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希聲曰戒脅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

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又曰案其精謂之生合其氣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證其根謂之覆

五十二章

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襲常

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皆學道者所當知也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即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天下之物皆從道生故道爲物母物爲道子而世之棄物以求道者猶之棄子以求母未有能得者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既知之復能守之則左右逢其源而沒身可以不殆矣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物之所從出入者心出而交於物物入而擾我心其始也開其兌以趨所悅其繼也濟其事以縱所欲其終也心馳精疲隨物而喪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終身陷溺而不能救矣惟能閉而塞之則氣專於內神不外散自然子與母不離道與物爲一焉蓋矣其

兌閉其門非絕物也以神應物雖小必謹知小之將大而閉塞之可謂明矣故曰見小曰明守其柔道不爲使其氣以害強則日進於強矣故曰守柔曰強和光同塵能用其光矣精神於中神滑而氣強此心湛然知子守母故曰復歸其明常使本明常用本明光自明出能掩藏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是謂襲常如此則無遺身殃矣

政和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昔甫曰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此章言衆人不知修道之要逐於外物而道失也知即智字介然有知猶言微有智識也將欲行大道於天下乃飾智以炫才惟施爲之可畏也大道猶夷平而無險阻彼舍正路而好從邪徑者徒自誇智術安有施爲以塞大道之中而已是以除治其朝

廷宮室惟外觀之美耳田其蕪圃茶寒此心也介甚廬則中無所有也猶且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主美於衣服飲食自將其富強不知財貨有餘皆儘來之物也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即盜也孰為盜竽者五賊之長也大盜作則小盜隨大盜唱則小盜和勢必上下交征利而國為盜國突豈倘有正路之可由哉嗚呼今人之日夕經營企正路而弗由欲財貨之有餘也老子目之為盜竽可不念哉莊子所謂竊鉤竊鉤是小盜之效大盜也欲消盜之源者當知所先務矣諸本多作道夸韓非子作道竽

堇法師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理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昌吉曰大道之為體不知而知則爽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蘇子由曰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蘇盜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章言無為之用修德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德本無為也夫天下之物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有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突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則善抱而不脫突善建善抱即是則可以傳之無窮子孫所由祭祀不輟也夫善建善抱者果誰何道哉修德於身而已突修德於吾身即全吾常道之真也身外皆長物夫豈有所為而為哉德在一身乃可推其餘以及外家也鄉也邦也天下也亦便人人各修其德不言之教本身作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突非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蓋出於此夫修之吾身即以退吾道德之真所謂以身觀身也人人修其德而天下治平則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突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也所謂不出戶知天下也

五十五章

蜂非子曰恬淡有趣含之義不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譽人不終一建其趣含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

嗄整斷也人能如赤子之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則必能充其冲和之氣而應物不窮突老子之道最重常字人能知此冲和之理凡事皆順其自然而後能常久也人能知此常久之道則能不皦不昧得本以應萬物也故知和曰常知和曰常則知常曰明知常則常固其自然而不益生益生則夭也知常則心宜無有不妄使氣使氣則強也強梁者死之徒突故致虛而守柔潛道也不能專氣致柔則心使氣而為強強則壯壯則老物壯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宜突老子言道德多以嬰兒況之如云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及此章是也

蘇子由曰人之所以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突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烏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章言已成玄同之道者之可貴也夫玄同之道不能執途人而語之也故知之者不

言人人所言之道又非我玄同之道故言之者不知蓋玄同之者不知蓋玄同之道無迹象之可尋言者迹之至顯也得道者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寒兌二句已見五十二章挫銳四句已見四章能寒兌閉門則有物之來引耗之於外能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無心之妙用應之於內此則默而成之之道亦即玄同之道也凡人之於世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以貴貴在物而物能疏之害之賤之也貴而在我則物不可得而疏之害之賤之也此玄同之道故能爲天下貴歟

殿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非所以別之者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光師曰知者不言言而不知實在忘言者不知曰聲未當說道絕得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溫公曰鋒芒猛銳道所鄰也糾紛亂雜道所敗也汪氏聖中道所貴也陳碧虛曰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骸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知而民自樸

此章因當時之亂而慨想無爲之治也老子之時周末文勝政昏於上民貧於下兵爭不息盜賊衆多因慨然曰治國以正不以奇用兵以奇不以正各有所宜也吾云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夫不出於無爲而至於有事於是我以政齊民忌諱甚多防禁殿密民不能安居樂業而趨於貧矣我以利示民民亦爭趨於巧舍本逐末爭能競利而奇物滋起矣我以巧示民民亦爭就法之中趨於巧者又必逞狡詐以逃法之外法令愈多而盜賊愈衆矣則易者取法於聖人哉古之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夫好靜無欲皆無事也無事即無爲也既已無爲無事本無心於天下之貼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取天下而有餘也此章

以正治國以奇治兵是陪襯語勿認作深奧之兵書

王船山曰多勁多事者曰治者物之當然而用兵者我之不得已也方與天下共居其安平之富而曰不得已是誰貼之哉故無名無器無器無利無利無巧無巧則法無所試故欲弭兵者先去治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章言無爲之治能使其民反樸而還淳也以悶悶之政人以爲無所作爲而民不治矣而乃得淳淳之民以察察之政人以爲有所作爲而民治矣而乃得缺缺之民此其故可深長思矣以無事取天下故其政悶悶悶悶者反乎察察以爲明也淳淳閒不同於薄缺缺間不全於樸也試以禍福譬之人之求福者欲免禍也然而福倚於禍之旁禍伏於福之中又孰能知禍福之所究極又如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人孰不謂治國者

不當以正而正其無正耶而不知正可復化而爲奇物之善可復化而爲妖試觀廷掄於理數之交而曉禍福正奇善妖之莫定乃知人之迷惑也爲日亦已久矣惟聖人池兮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爲政亦悶悶蓋因民爲政不以察察爲明而其民亦淳淳而臻於無爲之治焉彼俗人昧於取天下以無事之理亦猶迷於禍福奇正善妖之變化無定今乃可曉然於其故矣又就無事二字設譬言之不以方而割物所謂大方無隅也不以廉而傷物所謂不善者吾亦善之也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也光而不耀故能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此無他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是所謂無事也姑舉此數事而無爲之治可識矣

韓非子曰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政和註曰方者介於歸物廉者矜於自潔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忠至知而不用其能者其惟聖

乎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此章言道之能久者由於嗇也治人當用人之道事天當合天之道道之積於厥躬非精神與氣無以運之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嗇者入而不出有而不用也嗇於精神與氣是嗇於精神則氣足能之養之得其要其於道也早復其初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德者玄德也德早服則重積而日富柔弱可以勝剛強其於天下之物無不克也無不克則同物以見道體道以生物生生不窮玄之又玄莫知其所終極矣就其無不克者言之是以無事取天下可以有國也不名爲教父而名爲食母者因其爲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名萬物之母道故如是也就其莫知其極也言之則氣爲形母精爲氣母修養有道則神不外散如木有根深根固柢蓋精氣神者生之根嗇而全焉長生久視之道也

韓非子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理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故曰夫謂嗇是以早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又曰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慤道慤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介遠其介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朱文公曰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也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資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者得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覺其未損而嗇之也吳草廬曰國以險固爲本嗇而早服則根深柢固得以反逭其初所得之沖氣充滿則能勝外物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言自然無爲之道民與鬼神皆安於自然也治大國者明燭民之氣援則民亂烹小鮮者用撓魚之形撓則魚爛治大國如烹小鮮則各安於自然而已故其國富大其主强靜靜則氣治動則氣傷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充塞於兩間天地有鬼神操治亂於無形吾心有鬼神操生死於無形殺機一動而生德戕乾坤蕩然而不靜天下之氣傷矣鬼神傷之實人心傷之豈鬼神之爲物靜則無動則有能聖人持無爲之道以蒞天下因物附物順應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擾無容怒以干天地之和故陰陽和而萬物不傷發生不夭鬼神之在天下亦無以見其靈矣而鬼神爲非鬼神之不傷人乃聖人之不傷人也蓋聖人載營魄抱一而不離其神靜而氣不動聖人能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兩不傷則德交歸焉非聖人之自然無爲曷克臻此

韓非子曰民不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盛之謂有德凡所謂鬼者魂魄去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而積面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盛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王輔嗣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不知神之爲神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此章言自然無爲之道貴乎謙下也今夫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居下流也大國能爲天下所歸會者亦以其居下流也牝之所以能勝牡者亦以其靜而能爲下也三者皆設譬言之大國不特其容畜以下小國則小國樂附矣小國甘處於卑安靜以下大國則大國見容矣或下以取是大國之欲兼畜人也或下而取是小國之欲入事人也如此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矣然大國故居小國之上也恐非不能下人特申

言曰大者宜爲下然則斯道也爲萬物之母有國之母固居乎物之上也然而道之大者則當以靜而居下是可知聲而明之也

黃茂材曰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林希逸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當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一事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比喻處作眞實說以故失之吳草廬曰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果在人下而能下者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此章言無爲之道爲天下貴也奧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故室以奧爲貴道者萬物之根貴者也善人得而有之如被褐懷玉非貴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於此而玄同猶望善人引我於善非其所保耶夫美言可以市一時之名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此二句陪襯言之言行皆可矜尚況大道乎無以尚善人之寶之也宜矣常善救人固無棄人大道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洵乎不善人之所保矣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過以常之耳明其輕之陛耳終壁馬非貴也不如坐進此道之可貴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豈不曰求則得之所以爲善人之所寶乎有罪以免所以爲不善人之所保乎然則人患不求道不知道耳求則可以至於聖倘不幸而惡知貴此道亦可免罪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葉夢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言間焉雖向所習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此不在彼也王船山曰天子三公之爲貴供璧駟馬之爲文豈道也哉時有所求終不愆寶以自封或欲免罪終不失保以孤立天下皆同乎道而孰能暖之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對難之故終無難矣

此言聖人無爲之道於大小多少恩怨皆以玄同處之也上章言道者萬物之奧以其卽圖難於其易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章言無爲之道貴終如始以一已之自然輔萬物之自然也已危而持之難矣故其安易持已著而謀之難矣故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於泮散於泮散亦猶是也此卽圖難於其易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始於近也此卽爲大於其細也聖人謹之爲故爲之於未有以不爲爲之而已治之於未亂以不治治之而已蓋有心於爲其事者意欲求其成而或

反敗之也有心於執其物者意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也世人不知之自然只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與禍爭勝與福生孽故多敗失理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始終皆因其自然不以人助天且能慎終如始故無敗事不但凡民之從事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著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意皆爲之執之咎也此世人所以多爲成而敗也惟學人之欲與凡民異不欲衆人之所欲故不以難得之貨爲可貴也學人之學與凡民異不學衆人之所學故能復衆人之所過而自然聖人因一己之自然以輔萬物之自然當有爲之執之者亦因其自然也

韓非子曰多研之穉后稷不能漢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惠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劉槩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此章言反者道之動故善爲道者貴愚不貴智也老子生當周末每念上古無爲之治其民皆淳樸而愚因慨然曰古之善爲道者其政閟閟其民淳淳我乃知其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矣夫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閟閟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體道者既已自處於愚則欲致斯民之愚以共由乎道亦無足怪也何則今日民之難治在於多智多智則巧僞日出吾縱示之以無爲示之以自然而猶恐不悟況以智示之與故以智治國則民相率而爲僞是爲國之賊矣惟不以智治國行其所無事則機心不生進之於無爲則淳樸可返是爲國之福矣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之異也如此兩者非特施於治國而已於吾身亦楷式也知其子寄其母沒身不殆是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是以智治之而賊者也能知楷式而不遠其德可謂玄矣玄德之妙深遠而非淺近人不易測仰如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相反也人皆曰

王輔嗣曰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蓋夢得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順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蔽而治開人則發發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言無爲之道能善下而不爭也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江海居水之下流以其善下故能爲百谷王天子爲天下所歸往也亦然故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固欲上人而孤寡不穀之稱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固欲先人而其身後之也是以處上而民不重下知有之而已重不在人而重在己也處前而民不

皆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是以天下皆樂推戴之而不厭也夫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以身下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能忘天下者不能也能忘天下豈尚有爭之心哉二十二章言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自伐也此章言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自伐也此章言以其不自伐不自矜也此章以其不爭以其不自矜也此章以其不爭以其不自伐也此章以其不爭以其不自矜也此章以其不爭以其不自伐也此章以其不爭以其不自矜也此章以其不爭以其不自伐

哲以前雖有哲如無哲也仍就也前進以就敵則有敵如無敵也用人以執兵則有兵如無兵也此無他其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勝皆由於不爭也苟不能出之以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所謂以慈爲寶者亦幾於喪矣夫慈者有哀矜悲憫之心者也兩敵衆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哀心見而天人助之是操必勝之道也冀夢得曰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鉦鼓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雖攘而若無哲也不見可敵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林希逸曰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哲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此章承上章道大似不肖我有三寶而肖概天下之不我知也吾所言者皆淡泊無爲之道出於自然甚易知也吾所行者慈儉不爲人先少私寡欲而已甚易行也而世之

人既莫知此道之可貴而出於自然所以不能行此道之慈儉以寡其私欲殊不知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爲是則自然者言之宗也無爲者事之君也人苟知此大宗旨大主腦則淡泊清靜求諸吾身而自足無如其蔽於私欲而昏然無知昧乎世之人於道既昧無所知其不我知也宜矣雖然知我者希我亦何害惟其不我知則我貴而人賤也何以貴蓋得道者恬淡虛直慈儉謙和無思無爲長生久視之道也世人之不我知則皆強梁者死之徒所以賤也是以聖人沌沌分閽閽分和光同塵有似於被褐矣然而其中有寶有似於懷玉也獨惜知我者希未能見斯道之行耳

李息齋曰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哉然至道不可道則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爲有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非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承文曰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夫惟無知非如木石之無知也道不可以知知識識泯視絕情欲而已夫道固非窈冥昏默之謂然自窈冥昏默而入此豈世俗所能知哉世雖不知獨體道者外晦而內眞不亦可乎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章言道從知入而以不知爲知以見道無不爲而以無爲爲也玄深微妙之道非知無以入然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若既知而存知則得其糟粕而遺其精微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也不知而知者病也知者逐物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眞夫唯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然聖人不恃一己之生知而憫衆人之多知故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揚然以爲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病若己之病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

後面自遠矣若子桑者可謂病病者乎無幼侯筆乘曰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遣其有隨以不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面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把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於玄覽寶而持之病矣從瘖乎韓非子

曰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黑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司馬溫公曰道不屈知不屈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計末明其道從無立知窮墜

涉緣故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言無爲自然之道能全其生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苟不畏威以一國言則竊亂之無目以一身言則死亡可立待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有國者當畏天命無待言矣即以一身言之心者神之舍神宅則心虛無外物以蔽之則不狹矣非寒氣致柔不爲功閉門不爲功形者氣所生精全則氣足無多事以擾之則不厭矣非專氣致柔不爲功厭者天厭之之厭惟其不自厭是以天亦不厭之也莊子曰人所取畏者准席之上伏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嗟乎戕賊酒然速死服食未必延年是皆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耳豈不哀哉誠使學者知夫心者道之居其大無量慎而

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其川不窒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眾精會神全生養氣盈居非狹居而居之安矣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營矣自知謂自知養生之理也自愛謂自行養生之道也自見謂益生之見太偏也自貴謂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含德獨明少私寡欲自愛之篤慤乎自然以馴至乎根深蒂固長生久視之道故大威之至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也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

王輔嗣曰湛淵無爲謂之居據後不爲謂之生居吉由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以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含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王弼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妄爲自見則矜伐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爲非自貴則賤物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此章言天道報應之理爲惡人痛下鍼砭也凡勇於敢爲惡者則死所謂強梁者死之徒也勇於不敢爲惡者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人以爲利而或時得害遂以爲報應之理或爽天道幽遠而難測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夫敢於爲惡者惡人也而未得惡報不敢於爲惡者善人也而未得善報然則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測之況衆人乎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悲夫道之難知也雖然天道不可知而可知者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逃之者故曰不爭而善應爽之爲而爲者天也爽之致而至者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廣與時消息而未嘗遽故曰繟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非聰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易繫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老子之旨互相發明可見報應之理終無或爽也

吳草廬曰敢爲惡之人乃天所惡孰知其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

徒也勇於不敢爲惡者則活所謂柔脆者生之徒也此乃指其常理而言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報之世間比比皆然所以敢者人以爲害而或時得利不敢者人以爲利而或時得害遂以爲報應之理或爽天道幽遠而難測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夫敢於爲惡者惡人也而未得惡報不敢於爲惡者善人也而未得善報然則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測之況衆人乎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悲夫道之難知也雖然天道不可知而可知者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逃之者故曰不爭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爽之爲而爲者天也爽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廣與時消息而未嘗遽故曰繟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非聰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易繫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老子之旨互相發明可見報應之理終無或爽也

吳草廬曰敢爲惡之人乃天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

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固爲惡者

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乘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是不
應經之所云脫乃能棄刑而因役之不論年而脫心誠脫知斯經乃百萌之歪根王者
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
與如此竊聽明作元后太祖之間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此章言上因求生之厚而民輕死由於多欲惟無以生爲者然後可望無爲之治也夫君
與民一體也故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之民何以饑因上之賦稅重而多取於
民也上何以多取於民因其求生之厚以有爲也上以有爲罪民民亦以有爲應之上
欲自厚其生民亦欲爭厚其生故求生之厚者求利不廉者也上下交征利國之所以
難治也上以求生之厚而輕死民以求生之厚而輕死愈殺而益多宜矣惟聖人無
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至於食稅之多而饑無有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

正至於有爲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饑以難治至於求生之厚而輕
死無有也不亦漸至於無爲之治哉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爲也
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乎然而外其身而身存無以生爲者反以延其生貴於欲
厚其生而貴生者之反易死也

王純甫曰無以生爲者貴於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租及精愛
其歸重於此耳王龍山曰夫食稅者上面飢者民有爲者上面難治者民彼此不相知
而相因賊有之矣統吾之生而欲生之無異養矣孰知其不相知而相因也肝膽之即
爲胡越乎故同其累則胡越肝膽也異其同則肝膽胡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言柔弱勝剛強之理以見柔弱則生剛強則死也道之貴柔弱冲氣存焉無形也
試以有形者驗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此則有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
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此章言無爲之道合乎天道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升極則降陰主降降
極則升此則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此則損有餘以補不足之義也
然則天之道無爲而已矣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皆均也人
之道則有爲有爲則私故損民之不足以奉君之有餘於是民愈貧而君愈富其違天
也甚矣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乎其惟無私之有道者乎蓋無私
即無爲之道也有道者抱無爲之道即聖人也故不恃其所爲之能而著無能不居其
所成之功而若無功利澤施於萬民歷名益乎中國而不欲見其賢故能與天道合一
也

王輔嗣曰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
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蘇子由曰張弓上弦弛弓上弦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章亦言柔弱勝剛強之效也天下之物至柔弱者莫過於水而水滴石穿決隄突岸傾山褫陵惟水爲能是則攻堅強者亦無物能勝於水也試取他物以易之終無以易之也然則水之爲柔弱之勝剛強吾旣言之宜天下莫不知而天下之人莫之行者雖明柔弱之理未行柔弱之事固不能無私無欲以盡其才能致知而不能力行也垢汙穢也不祥不吉祥也言世人所忌以爲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汙穢不吉祥之名歸之皆受之而不辭即如山澤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惟其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又如孤寡不穀之稱是不祥柔弱之名也惟其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老子論道德之將終特引聖人之言以明之其意深矣是故剛強者神怒民疾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祐民附而有國有天下然則聖人受國垢受國不祥之言蓋若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

老子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王弼曰夫水者最以

陰堅強圖爲攻者說受天下之垢也終古而無易心而力從之何也水之無力均其無心水之無心均其無力也故圖其志者無易志慮其心者無易心行乎其所不得已而不知堅強之與否也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此章言有德者不論施報實符合於天道也太上貴德其次論施報施報者人我對待之詞也無爲之道知有之生於安人方以安爲貴駸駸於爭競之事恩怨分明慢藏方寸而不知安之非貴也故大怨而至於和則必有餘怨之未忘者矣安可以爲善哉說記曰歃山宅者採石券則知左契爲受貴者之執證執左契者謂待人來貴於己有待右契來者即與之而不貴於人也猶之有怨於己者心已忘之即有時和之以德己亦不知所和者之爲怨也聖靜中觀物以公待人不爲物主而任其自然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司契無爲之義執左契而不爲物主物來則與之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無爲之治可以理想而得之也小國寡民即再來爲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意老子自證之詞也漢書謂天下吏具無得設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周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爲器物言得此則與民而治之使其民日足於內無慕於外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則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矣尚安有慢藏爭戰之事乎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樂生遂性安土重遷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即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之意衣食足則貴生而重死矣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尚安有輕去其鄉之思乎芸芸衆生如登春臺如享太牢財足則不相乞假道足則無事咨詢是以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是則渾渾穆穆之風俗可以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矣吾所以概想無爲之治常懸謂心目也昔考試書所記孔孟所言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獨言結繩之民太古無爲之治

蓋有慨乎衰周之世文勝俗弊非以無爲救之不能勝其巧僞而返之樸誠故畧智仁義皆不足言而獨溯賭玄深微妙之道德其旨深哉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云云亦老子之意也夫老子之以無爲治天下豈容言哉大道之行匪異人任也剖元元之言曰無恆民之民歟焉天氏之民歟挑花源真在世間令人神往矣

王輔嗣曰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之也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思不足也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王船山曰夫天下亦如是而已以寡小觀寡小以強大觀強大以天下觀天下人同天天同道道同自然亦安往而不適哉推而準之四海之廣貴賤貴安其居而賤不肯不來則賢貴定賤不肯安其居而賢貴不往則賤不肯和反而求之一身之內耳目安其居而心思不往則耳目全心思安其居而耳目不來則心思正抱一者抱其一而不徹其一乃以玄同於一而無將迎之意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章老子言若將之旨由於不積故善信而約凡以利人也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不積即至足也其爲道也虛而無有用之不窮老子之五千言可謂信可謂善可謂知矣後之註道德經者信此而已安用美善此而已安用辯知此而已安用博由此觀之則知美者不信多文飾而無實際也善者不善好議論而欠精純也博者不知玩物喪志而虛榮之心日熾也惟此五千言精深簡約實信實善與他人之言道德者不同蓋道之爲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與道合體是以無積而玄深微妙應世而不窮是不積而實至富者也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人之有時而盡安能愈有而愈多乎人之道有利者莫不有害天之道出以無心以不利之故利而不害人之道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然則學人之道即天之道而已矣愚按袁了凡功過格諸書及太上感應篇皆勸人爲善爲善者費心費事費財者也而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人能明其義則知爲善之最樂矣蓋人能爲善能爲人能與人者也已身則富貴壽考子孫亦安富尊榮亦何樂而不爲雖有心爲善不能如太上之道德出以無心然福善禍淫之理天道之所必然故易曰惡積而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老子則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其欲人之去惡而爲善也意至明顯末章復終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皆可通於勸善之理然則積財以遺子孫未若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也歟

政和注曰善貨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厭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貴也無窮侯畢秉曰或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爵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物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學者於此而剋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豫按弱侯著書多近釋悅以心無所住解不積可見一班

道德經白話解說序

老子者道德開始存神過化無始無終一大至人也孔子者生民未有教集大成無古無今一大聖人也江神童希張者則又廿世紀穎悟絕倫天人交徹無中無外一大解人也唯大解人知大聖人唯大聖人知大至人老子之學歷數千百年無有知者關尹莊列淵源相承具體而微厥後一變爲陰陽家而老學失再變爲執着丹術家而老學又失此後老子之眞面目遂蔽于迷雲暗霧龍之一鱗一爪不得復覩矣知希之歎當時已然又何況數千百年後耶孔子者深知老子者也觀其猶龍之贊已將道妙精神曲爲傳出不可謂非老子天涯海角神明相交之一知已也孔子之學歷數千百年亦無知者自顏曾端木冉閔宰我有若以及思孟接授薪傳各得具體外餘各就其性之所近得其一體厥後一沿爲訓詁學而孔學晦演學各守一家成說食其糟糠而遠孔學精華再沿爲詞賦學而孔學晦唐尙詞賦則又枝葉之枝葉再沿爲空談性理學而孔學又晦非孔學本旨觀論語全篇自見此後孔子之學遂至一落千丈同人於迷雲暗霧麟之一角一趾亦不得復覩矣夫孔學老學既已同蔽於迷雲暗霧一鱗一爪一角一趾不得復覩而後之學孔者唯宗訓詁詞賦空談性理學老者唯宗陰陽符籙執着丹術復於

迷雲暗霧龍中驚得覩孔老之龍則孔老之一鱗一爪一角一趾將永墮於迷雲暗霧無復得覩之一日不幸後人不得見其一鱗一爪一角一趾於迷雲暗霧龍中惟知漢唐以來諸學以爲孔老之眞也又不幸後人不得見其一鱗一爪一角一趾於迷雲暗霧龍中惟見漢唐以來諸學以爲孔老也夫後之宗孔老者無之眞而因以詬孔詬老而致開罪於孔老者必論而其同在迷雲暗霧龍中不必論而其同在迷雲暗霧龍中不得見孔老之一鱗一爪一角一趾則皆然也江童加於孔老詬孔老者無損於孔老均不必論而其同在迷雲暗霧龍中不得見孔老之一鱗一爪一角一趾則皆然也江童者孔老數千百年後一大解人也既已撥雲披霧破漢唐以來諸木鐸振處忽爾獲覩門牆之高宗廟百官之美富唐虞精英雜然並陳三代制作斟酌不遺尼山風規宛在目前不惟見麟之一角一趾麟之全身畢現於前江童註四書白話解說不拘漢唐以來諸解發二千餘年所未發江童可謂數千年來智足知聖之大解人矣而猶未也江童既已撥雲披霧以推測孔子之大識力又進而窺測無始無終塊然獨立視之不見搏之不得之老子以其無名可名無象可象八識田中五蘊界內非所能測於是觀以天而不雜以人察以神而不揉以意以己之心印孔之心以孔之心印老之心遂能執孔子從心之矩量老子

無名之樸剖然中開天度畢悉片片之老凝爲紫蓋靄靄之氣結爲玉局上達碧落下透虛淵大周六合細入微塵青牛氣廻處處兩關飛龍行空人人天國開宇宙未闢之天地開世界未開之大同嗚呼江童可謂精於孔並精于老矣精于老並善于解老者矣惟其善于解孔故能善于解老惟其以孔解老而不以漢唐以來之老解老並不以關尹非列之老解老此其識解卓越可謂老子以後獨得其眞者矣自有此解而老子之眞精神遂現全幅于世界吾知此後萬國人人心目中將必有一老子之印像皓然鬚眉當乎其前以開大同之先導而全球萬國將必共慶有一道同德者稟天地之精英河嶽之靈秀適當其會以闢大同之基礎耶夫老之與孔其始本異形同氣息息相通也當其適周觀禮聖聖相遇問答移時歡若夙契臨行贈言殷勤致詞吾知此時老子心中唯有一孔子孔子心中唯有一老子心心相印有同揆矣然而千百年來言孔者薄老言老者薄孔何也則以宗孔者知宗孔之博不知宗孔之約知宗孔之費不知宗孔之隱宗老者知宗老之虛不知宗老之實知宗老之無不知宗老之有故也蓋老子之學天

學也而能人學孔子之學人學也而兼天學老子之言人學從天以推人孔子之言天學從人以推天從天以推人故其說簡從人以推天故其說隱外若相背內則相通夫唯深於孔子之學明於天人之際者即深於老子之學者也孟子所以語語闢楊墨而無一語闢老子也此其義埋沒數千百年無有發者有之吾於江童見之矣吾於江童之註道德經見之矣夫孔子之學萃於四書禮運江童既以白話註解之老子之學載於道德經江童復以白話出之從此四書禮運道德等經將家喻戶曉燦然大明於世以爲萬國大同之鐵証近年晉督閻公錫山方倡孔老之眞學以治晉之士竟有創爲論說刊印傳播謂孔子重仁義輕功利老子尚道德惡兵戰我國將來亡國滅種之慘皆數千年前孔老啓之是非將孔老之書盡行取消從根本上解決不能以富強云云此其肆言無忌自絕先聖吾不深恨實足大悲悲其誤認漢唐以來之僞孔儒老以爲孔老而不知孔老之眞也若知孔老之眞矣彼將頂禮拜禱之不暇與晉督閻公取一致之進行又安出此惡言哉江童道德白話註解書既成江蘇大道德家葉君西亭慨然出巨資刊印於前直隸丁君立善等復繼刊印於後從此道德經與四書

禮運並統通於天下後世江童記書之功與葉君等刊印之力將與孔老之書並垂不朽云是爲序

民國九年夏歷七月日望日臨安張知容識

泰天印刷印書館排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自序

小子幸生世界進化　器學發明的時代　水有輪船　陸有火車　騰空有飛機　沉水有潛艇　直是五洲如一家　萬國如一室　況且使的用的　看的聽的　一切的機器　沒有不便利不精美的　有多樣幸會　有多樣快樂　我飲水思源　不能不欽佩感激發明器學的先哲　雖然　發明器學的先哲　是福國利民的美意　並沒有害人的惡心　不料想有慘毒不仁的人　竊取器學的功用　造成毒鈆毒砲　殺戮天下同胞　一切大器學家　雖有妙手靈心　不但無可如何　還爲他利用　助他製造凶器　這一切精美機器　不但不能抵制鎗砲並給他運兵載餉　傳達消息　照這樣看來　是幸福反成禍殃　進化反成了進毒　進化到極點　便將同胞都進到槍林彈雨裡去了　呵呵　這幸福還算得呀　這進化還進得呀

泰天印刷印書館排印

竊知發明物質文明的先哲　靈魂有知　不惟痛恨製造槍砲的人　自己也必然後悔　盡罪人教青天下人　必先教人有道德的知識　然後教人有技能的知識　技能不只是製造變詐由於機巧有機事者有機心　則技能可以助道德　道德借技能而益彰　道德彰天下自然太平　不教人以道德　先教人以技能　則技

能助人情欲而道德壞（凡天下有技能而無道德的人　必流遺流亡　放僻邪侈　無所不爲　因恃能而驕　且有金錢的緣故）道德壞天下自然要亂　這是近數百年來　天下變亂的大病源（小字　隱痛在心　前已略說一二　但因潮流所趨　不敢詳言）

言　怕是說了無益　徒自取辱　今年八月天氣和平　又正註完了道德經　上泰山告成　登頂四望　看見那愁慘陰凝的氣　遮空蔽日　聽得那悲號哀泣的聲　動地驚天　不覺心痛目酸　實係不忍絕獸　乃向道人討了筆墨　一字一淚的信手將心事寫出　敬告天下同胞　就是說我娑心病狂也所不辭　譬如虎豹兇象諸猛獸　他凶悍的勇力　比强盜

利害着百倍　爲害比强盜却小着萬倍　要有人教給他技能授給他槍砲　必然將人類都吞吃了　還飽不了他的慾壑所以有道德的人　技能擇人而授　不肯輕傳　像達摩的拳術　道家的劍法皆是　豈是吝教　豈是不願欲人有技能謹預防後患　不得不小心　所以大學說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就是說道德爲本　物質爲末　道德宜先　物質爲後（格物的物是物欲非物理　先儒已明指不然　我國開化最早　聖人迭出　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皆是神化不測的人　或造農器樂器治水器　或造璇璣　或造指南針

或以材美稱　或以多聞稱　爲全世界製造的鼻祖（此外若歷代不勝枚舉　不必枚舉）豈是不能造火車輪船一切機器　乃徒講道德仁義的空言　不研究聲光電化的實用（經書也發明聲光電化　不過精而不詳）就是先將民的道德培養好了　然後纔教民技能（三代下以愚民爲家天下計者不在此例）暫時教之二三數術夠用　這是我國聖人以道治天下　不得不的辦法　歐美不察　乃竟笑我國的學說迂腐　我國學說迂腐　今日世界變亂到極點　敢請大器學家　造個機器出來救一救　雖然　這兵禍也不是物質家的過錯　假使當日道德合物質并行　今日何至有此奇禍　然而歐美見我腐敗現

象　笑之也宜　獨怪我黃帝神明的子孫　孔孟中正的教徒竟撥拾西人殺人學說的牙慧　竊取西人殺人機器的皮毛將我二帝三王　孔曾思孟　治天下的大經大法　一筆抹煞　直視同砒霜鴆毒　何其迷惑一至於是　不知我道學不惟可以救我國的貧弱　並能救歐美的禍變　這不是空言所能的　必造成一神妙不測的道器　纔能抵制兵戰的凶器

（小字　前著息戰論後　就想要造　乃精思苦研了三年　不惟無法　也沒有料　今年春　楊獻廷先生　講太上之道　說太上的道氣已動　宜及時研究道德經　又適值劉笠青先生

一將所譜善言寄來　是善與人同　大公無我的意思　於是我
本這宗旨　也取道德經來看　及看到大制不割　並無名之
樸這二句　就恍然大悟說　法仔合材料　盡在這裡呢　因
事體重大　於是學說罕默德的齋戒沐浴　清眞了身心　又
學基督教的禱祝　求了上帝　又從論語上得來孔子七十歲
用的矩　子游在武城使的牛刀　又從佛經得來妙觀察智成
所作智的法則（大制不割的法　造出器來　人不認的　再加以佛法　造的器統適用）　然後用佛法觀察天
下的形式　看准了天運正午　地氣已開　用孔子的矩仔
量老子無名的樸　量准了這樸　雖渾然一體　前人就像用

製造家百餘人　任意造作　大匠造成大器　小工作成小器
化學的法子已化分開　成了兩大部分　八十一小段　且經
八十一小段　蓋用刀時　批大郤　導大窾　因前人的固
然　所以也同前人數目　惟形式及用法　皆合前人不同
雖不及前人的精妙　然却適合今日的用度　其形式前半部
酷肖老子所騎變化飛騰的青牛　後半部有似孔子坐的中庸
上所說同軌的車　前半部主運行　牛力極大　凡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　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　有血氣的地方皆能到
後半部主裝載　車中空間極寬潤　凡詩書易禮春秋孝經
論語學庸孟子　聖賢的一切經傳皆能載着　又格外加上了
點諸子百家　二十四史　以備參考　惟小子因時勢的關係

於萬卷書中　拋棄了小康的糟粕　騰寫出太同的精華
這牛車到的地方　發出祥光和氣　結成仁義道德　自然國
安民樂　眞好寶器　人人見了喝彩稱奇　獨有一個不懂事
的朋友說　你造的這道器好是好　何不請位人坐在車上演
說呢　我就答他說　第一幅的圖上　你看沒有人嗎　但器
成以後　我又愁着一牛一車　如何能遊行過天下來　適幸
遇葉西亭先生來廈　見了甚歡喜　集起資本　在上海請人
仿造了一千個　皆是合這一樣一樣的　但小子沒入過專門
的學堂　沒有研究過器學　不明瞭物理　不明白製造　造

的不定適用不適用　謹敬貢於各國　求大學家指教指教

爲幸　還有一句要緊的話　也要預爲聲明　如果不適用

自不必說了　倘有用的　將來天下太平了還要收回　因爲

老子無名的樸　早已說是大制不割　小子不忍全球變亂　竊

取了來　强造成道器以救世　用完了仍還原質　將無名的

樸歸還老子　是不敢久假不歸的　還要昭大信呢

中華民國八年夏正八月十五日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

上天開東印書館排印

新譯道德經白話解說條例九

一、註書宗旨　以昌明道德　消弭戰殺　挽回世運　救正人心　爲惟一宗旨　前著息戰　大千圖說　四書白話解說　禮運白話解說　早已明陳　今本書自序又詳細說明

一、逐字講解　提出難解的字來講解　凡前已經解了的後就不再解

一、全章講解　講解全章的意思　用口氣傳達出來

一、全章演說　自抒己見　發揮經義　還着於現今世道人心最有關係的　又格外剴切說明

一、全篇演說　是統起全篇來發揮發揮

一、全經演說　是統起全經來發揮發揮　前註四書有全篇全書演說　註這道德經　也是要有的　乃註完上篇就將近二百頁　再註上三篇大演說　似覺連篇累牘的太繁冗　於是就將上篇的意思　發揮到第三十七章演說裏　這章演說就可當上篇演說看　將下篇的意思發揮到第三十八章演說裏　這章演說就可當下篇演說看　又回來看第一章的演說　包容全經的大意　就可

上天開東印書館排印

當全經演說看

一、全書讀法　本書雖然註的淺俗　然却本着經義　不敢格外生枝　至演說是小子獨抒己見　頗自信不是迂腐無用的說法　諸君子看的時候　請先將厭惡舊學的心去了　因爲一有厭惡的心　不惟小子的話格格不入　並先聖無上哲理也看不到　人心不在焉　還食而不知其味　況說存厭惡的心嗎　（這道理我曾試驗過　今五月間我友沈得一君吃飯　樂三個他目力不佳　將最精美的食品送他吃　我故意的說　這食品飯敗的很　他也不品滋味　急吐出來隨着我說飯敗的很　樂三笑大笑曰　汝是一切惟心　但你也不曾是甜是酸　就隨着聰明人說糊塗話　不約殺我的心嗎）　所以必須將

厭惡的心去了　拿着當最新的學說　平心和氣的看　或者有點道理　如果細心看了　再毫無理由　就是指責唾罵　也是願樂欲聞

一、後日擴充　本書註成後　打算譯成英文　再分送各國　乃同人急於公世　沒有等的　如有大英文家譯成外國文字　歡迎的很

一、註書依據　本書多半依據明季通儒張蒿菴先生的老子說略　又參以己意演成白話　至演說是小子自己的意思　因先生所註簡略的很　且係文言　於講解經文以外　沒有甚麼議論　且說要盡依據前人　又何必註書呢　但我既然採取了先生的舊解　一不能不野明出來　併將先生的道德學問　也一全說給天下人聽聽

先生明季貢生　其父仕明有氣節　清兵至清陽　率衆誓死之　先生意將以大有爲也　乃遇清痛憤極　因盡焚書籍　切實研求有用道學　著有周易旁註　及老子道德經旁註　康熙蕃英明仁厚　天台有鎚　先生後天而奉天時　是以湯武起義之衆　未敢強爲也　然特身不向北坐　日自號曰蕘菴　以示未能臙逮事　不填爲子之處　日其子孫終清之世　非無慶竟　是時也　南方文字獄方作　亦多有以文字學問名世　而不求仕進者　實是時也　先生知幾其神　乃深自韜晦　所著書一本朱子　以忠君尊上爲大旨　而尤以三綱知名　與李二曲顧亭林稱爲清初三大儒　其實先生學超漢宋　眞窺見孔子性與天道之奧　已入顏曾端木之列　使其得位行道　則諸葛武侯王文成公之道德事功　必能兼而有之　觀其右朱子也不遺曰本朱子　而曰道家法以本朱子　家法者一家之私法　天下爲家之法　而非禮運所言大同天下爲公之法也　其周易說略中同人卦　於

上九象辭註曰　君子本以大同爲志　今同人於郊　雖无可悔　然於大同之志　爲未得也　此文甚似蒿菴　（先生崇尚大同之旨　已昭然若揭於字裏行間　由今論之　所謂至誠前知非耶　其字曰棲若　棲若者　棲棲若有所若　稽己欲之　教民稼穡　以美利利天下　補佐堯舜　以立大同之基礎者也　先生所註書　多大義微旨若此　雖以枚舉　惜未得機緣　然即此數端而論　其隱意已可微窺矣　嗚呼　先生之本朱子　蓋人而知也　先生大同之旨　誰得知之　先生之長於三經　蓋人而知也　先生之洞悉夫子性與天道之奧　誰得知之　先生之忠君孝親　蓋人而知也　先生之忠於滿族　孝於黃帝　又誰得而知之　然今者天下爲家之運終　而天下爲公之幕開　先生豈能終沒不彰乎　今歲夏　小子註道德經　取家藏註解二三種　以備考證　歲在甲辰　陽之無適無莫者　及得先生之書　頗之庶幾　以得先得我心矣　書成　此　蓋沼德卿光　設久必發　是殆先生在天之靈　有以默啓小子之衷也歟　先生名國棟　山東濟陽人　註有詩書易春秋三經四書說略　著有

新註道德經白話解說

上篇　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解　道是道理　可道是可能言說出來　常是常住不壞　名是名象　可名是可能標記出來　妙是神妙　徼是徼眼　玄是深遠

論　凡道可能言說出來的　不是常住不壞的道　凡名可能標記出來的　不是天地所從生的起頭　有名可名的　是萬物所從生的娘親　所以合道爲一體　常常真空　無意念以觀那道的神妙　常常妙有　有意念以觀那道的徼眼　這眞空妙有兩樣　皆出於不可道的道　却兩樣名　皆可謂之深遠　莫測　深遠又極深遠　是一切神妙所從出的門戶呢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論　這一章是說的道是天地萬物本源　德是道的動轉　老子說的道德是從先天虛無立論　神妙莫測　無聲無臭　不可捉摸　孔子稱爲猶龍　是贊美他的道德　像龍的或潛或躍　或現或隱　變化難測　有無莫知　如何能窺猶龍的一鱗　一爪呢　但老子的話　雖說從先天虛無上說　却至虛而至實　至無而至有　有體有用　有本有末　不是虛無的沒有用處　就像這一章　說眞常的道不可言說　道是強假定的名詞　道既然不可言說　名也不可以強名　是虛無的了　然有不可言說的道　纔生出可言說的一切道來　有不可標記的名　纔生出可標記的一切名來　爲天地的始　爲萬物的母　是虛無却不虛無　雖說不虛無　所以生天地萬物的道　也看不見聽不見　仍是有而不有　有仍歸於無　所以說有無二者同出異名　同是玄妙莫測呢　人受道的全體　人就要體道的自然　眞空以觀道的神妙　妙有以觀道的徼眼　這徼妙等字　後世丹家解爲玄關一徼　修養通了這一徼　便能成不老金仙　不知道德的全體　白居易得一爪一鱗　不知龍德的全體　只見得一爪一鱗　等解釋　只見得一爪一鱗　不知龍德的全體　白居易得一爪一鱗　不知龍德的全體

是相循環的　凡天下一切相對待的
處　便生出微妙　聖人觀好了這微妙　也無不是這樣　這先後循環的交關

天　所以處無爲的事　自然能以恭己而治　行不言的教　自然能以過化
存神　萬物雖紛紛並生　我却順着他生成的本性　自然教他並育不害

並且生萬物却不以爲功　洪然淡然　以爲生物成事
的功德　皆道的自然　不但有持德居功的心　便不是功德　就是有功德

的名目　便蔽了幾天的遊衆　但聖人雖是這樣　這道的自然　却是居功
德便沒了功德　不居功德却萬古常存　其麼緣故呢　譬如人有一宗金錢

自己認爲是世界上公共流通的物　不以爲私有　作了公益的事　這金
錢必永遠存在　天下萬世的人　必然說這是某大偉人所遺留的　要是認

爲個人私有　將這金錢用了　這金錢便立刻就沒了　宇宙間的事　皆是
這樣呢　後人不明白老子的意　反說老子清靜無爲　阻人的進化

那知老子的無爲　不是土木偶人　一無所爲　是無爲無所不爲　處無爲
以用有爲　不著於有爲　因爲有爲　就是只能以爲小爲　不能

爲大爲　爲一不能爲萬　日我爲不休　便無能爲了　何以故呢　譬如西
學家最重休息　天下人無不睡眠　休息睡眠是無爲了　然能休養的精神

換我可以作一切的事業　這不是無爲無不爲嗎　要是作事不休　不出
七日必死　這不是有爲反到無爲　更是一無所爲了嗎　又譬如物質的電

子在太空中　無有甚麼作用　是無爲了　然因着有混合化合的作用　凡
宇宙間的種種東西　推其原質　無有不是因電子而構成的　是無爲更大

有所爲　又無所不爲了　既主成了這樣東西　若無有溫度壓力的變更
就不能再成一樣東西　這種東西的作用猶小　又不如電子原來的化合作

用大　若仍無溫度合壓力的變更　是有爲就不能無所不爲了　且有化合
就必有分解　一分解完了　主分無可分之處　仍是電子　是有爲終是

抵能爲　還終是歸於無爲了　然如有個良工　守着若干機器　坐在這
室不動　看着各機器的運行　這便是無爲　並且是無欲觀妙　各機

器有運行不利的　便看是該上水該進火該用油　或該如何撥動　這便是
有爲　並且是有欲觀妙　好了機器運行了　就

仍回來不動　不動不靜　（不動不靜甚是玄妙　不動是坐在這裏不行動　不靜
是還不動却管着一切機器　不是頑空的）　這便是有爲　却不執着於有

爲　仍是歸於無爲了　要是執着到有爲
修理他　或是修理好了　還怕他再不運行　見這一個機器不運行　就儘着

過來　不走了的不走　走錯了度數的走錯了　亂七八糟的了　這便是執
着有爲　就不能無爲不爲了　可見無爲是至神至妙的了　是有爲的體有

爲的對了　世人說老子無爲是無用　阻人進化的　不但是不知老子不知
無爲　並進化的道理也不明白　器學的進化　是從先天化成後天　有爲

的進化　進化到極點　將這物質原子發洩殆盡了　地球上一切人物　就都
壞了　雖名爲進化　其實是退化　不是說器學的進化不好　這樣進化也

是道的自然　沒有這樣進化　就不成爲世界　小子這章演說上說凡事純
乎先天　就無有功用　即是崇重這樣進化的說法　不過因世人不知進化

的原理　拘着一偏之見　就妄詐薄古人　所以不得不從根本上立論　願
閱者詳察　不以辭害意爲幸　老子說的處無爲以用有爲　功成不居　顯

有爲歸到無爲　是道學的進化　總是眞正進化呢　其實老子說的也是退
化　因爲大道不退化　並世界也不能有　如何能說出道理來曉諭世人

所以可說可見的道　皆是退化的道　退化到極點就是進化　進化到極點
就是退化　進化退化是循環的　實無所謂進化　也無所謂退化　不過道

學合器學相較量假定個名詞　說是器學是進化　道學是退化　這道學合
器學的進化退化　却是互相循環　老子傳出五千言後　關尹莊列皆多有

發明　雖說是進化　然皆是託諸空言　作後日的地步　並沒見着實事
到了漢朝　正當戰國兵亂之後　許參領用了老子一部份的道　就能使天

下清靜寧一　文帝師其意　於是天下幾乎刑措　有政康的風味　人人皆
尚黃老的學說　是爲老子一部份的道　進化到極點的時候　進化到了極

是老學毒於楊墨　到了今日　西人器學進化已到了極點　要語是強國
有線如飛艇的快利　強過我國萬倍　要說是富國　製造的巧妙　實業的

發達　強過我國萬倍　我國既然久已失了有用的眞道學　又不明白器學
如何不相形見短　貧弱的幾至亡國呢　於是急進之流　發了救國的狂

熱　也不分青紅皂白　竟將貧弱的大禍　一唱百和　零
國若狂　沒有不看着老學像奶藥一樣的　推到老子身上　這道學眞是退化到極點了　退

化到極點　就又要進化　從此老子的眞道學　西人的器學要退化
退化要活看　不是消滅的說法　是不崇尚的說法　器學也要隨着進化

器學是道學的一部份　先前老子一部份的道　既能以救我國的戰殺
今日老子全部份的大道　必能以救全球的戰殺　這妙這微是小子從數年

前觀察好了的　竊願天下人人講道論德　隨着大道一同進化　要只知崇
尚競爭　便隨着器學退化了　西儒發明器學　隨着進化的　不但是不知老子不知
的幸福　小子竊願與好道之士　發明道學　使天下人人共享道學文明的幸福呢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字解】實是實能　爭是爭奪　貨是貨物　盜是偷盜　欲是嗜欲　虛是空虛　實是充實　弱是柔弱　強是剛強

【解說】不崇尚野能的人　使民不爭名譽　不貴重難得的貨物　使民不偷盜錢財　不現出所願欲的嗜好來　使民心不亂糟　因此所以聖人治天下　空虛他的心以去奢華　充實他的腹以飽質樸　柔弱他的志以息爭端　剛強他的骨以能自立　常使人無有詭謀無有嗜欲　使這有才智的　也不敢有詐僞的行爲　只安然行無爲的事　就天下無不治理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大道相生的次序　是一二生三　一爲天道　二爲陰陽相對待的三爲人道　是一二所合成　爲道的中心點　所以第一章發明天道第二章發明相對待相倚環的道　這一章發明內聖外王的人道　外王必本於內聖　有天德纔有王道　能以治身纔能治天下　苦希堯協和萬邦全由於克明峻德　常弄重載協帝　全由於恭己南面　所以聖人治天下以治身爲本　能以治身纔心實腹弱志強骨　天下便無爲而治　心不虛就包容一切　志弱就舍己從人　謙謙君子　骨強就撐當宇宙　立地頂天心既虛無　還從那裡動呢　實腹是活然之氣養足的功效　活氣可以充塞天地　所以說是實腹　腹取容納的意思豈是飽吃上些酒肉呢　志弱是持其志的說法　強骨是蓋於背的意思　心虛了志自然弱　心虛就包括太空以外　沒有志可言　腹實了骨自然強活然之氣　至大至剛　這虛心實腹弱志強骨　又是大易乾坤坎離的功用乾爲天消虛之氣　坤爲地博厚之象　所以說是虛實　乾離消虛之氣卻三爻皆連　其中至實　坤離博厚之象　所以說虛其心　所以說虛其腹　離在先天乾位卻六爻皆斷　北中至虛　所以說實其腹　坎在先天坤位代乾用事　但離爲火多躁　所以說弱其志　坎在先天坤位　代坤用事

但坎爲水主柔　所以說強其骨　其中的神妙莫測　非實行體驗不知　如果體驗有得　得了位行道　只正本清源　這些佞佛鬼就自然俯首貼耳　不敢再用奸詐陰謀胡搗亂了　治天下易如反掌　後世長國家的　沒有聖人的眞道德　只取了點皮毛　今日還實能　明日放貨財　難得之貨　講家多解爲奇珍異寶也對　但金銀也是難得　且更爲人所貴重　使人皆結成朋黨　互相標榜　甚至於爭金錢爭貝貴　上下爭利　互相剝奪　甚

【字解】沖是和　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字解】淵是深遠的意思　宗是宗主　挫是挫折　銳是英銳　解是解開　紛是擾亂　光是光輝　塵是塵俗　湛是清隱　象是上帝

【解說】沖雖然至虛至無　發爲沖和的氣　却有作用　淵深遠不能窺測　似乎爲萬物的宗主　挫折英銳爭勝的　解脫了拘拽雜亂的心　不現自己的光輝　混同世人的塵俗　湛然清　成一點也無所存　却似乎或者有所存　我不知　他是誰的子從何處來　像是在上帝以先呢

【提說】這一章　是說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的聖人　得道在身　以體無爲體　以沖和爲用　沖字從中從水　是從中道所流出　中所發爲和　道沖就是中和的意思　太和之氣　充滿乾坤　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　他的氣象淵淵浩浩　沒法名狀　然又不恃德　不居功　慈祥太和　就像嬰兒一樣

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字解 芻狗是用草札的狗　用以祭祀　用了以後就踐踏了他　橐是冶人燒爐鼓盪風的器皿　中空無底　籥是竹的口　屈是枉屈

通解 天地不仁愛　或生或殺　聽萬物的自然　或予或奪　聽百姓的自然　而不枉屈　越動氣越出　多說一些話反沒了法　不如守着中道呢

通說 這一章是老子見天下的人民萬物　無論甚麼時代　無論甚麼國土　沒有不是生了死　死了生　往來顛倒　受苦無量的　又忽然旋轉到下頭來　忽然空中旋轉　也不能自主　忽然旋轉到高處去　就像一粒微塵在太高忽下　不得休息　豈不卑下不堪嗎　不過人在後天的根源　不能不歸到天地　人民萬物皆是天地生的　有生不能無死　是天地生物的仁　正是天地殺物的不仁　況說到了生物的時候　無論甚麼好物都殺了　又像極其輕賤　所以說是芻狗萬物　聖人順天地的自然　也是這樣　但天地也不是有心生物殺物　原來天地間的道理　是一往一來　循環無窮的　天地無心運用　生物也不是愛物　殺物也不是惡物　只是栽者培傾者覆　聽萬物的自然　天地若有心愛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物　生而不殺　氣化便有窮盡了　所以人必要打破一切名色習慣心守中　超乎天地以外　總不爲氣數所顛倒　隨着循環往來　證老子預知後世學道的人　或多誤會了經書　被經書所束縛　或分宗別派　或鑽研文章　或爲理障　必爲法執　只作口頭上的工夫　書本上的道德　迂迂腐腐　毫無實用　其下者更流爲迷信　不能自强自主　依賴天地　仰仗聖神　不知天地雖好生　也不能保護人　聖神雖慈悲　也不能救度人就是聖神仙佛教人的話　凡有言可說有名可指的　皆是一面說法　有對待的　有好處就有壞處　佛說不可思議　不可言說　孔子予欲無言　及六畜六蔽　皆是此意　於是乎不得不從本原立論　直斥天地聖人爲不仁是破人的迷信依賴　說多言數窮　是破人的法執　守中是示人的歸宿

高矣至矣　神矣妙矣　昔釋迦說法　破天地聖人的道理　使人超乎人天以上　爲人天的師　稱爲獅吼　老子說聖山皆空　豈不是龍吟嗎　但獅子一吼　龍吟却微妙難測　不是知音的　便聽着沒有趣味　所以佛經人還喜歡研究　老子直不列於孔佛耶回之數　他的書更祝

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字解 谷神是空谷的眞神　玄是眞空　牝是妙有　綿綿是微妙不絕的意思

通解 虛空中眞神不死　是爲眞空妙有　眞空妙有的門戶　是爲天地的根源　人要返本還源　必得綿綿然像有所存　存而不存　其作用也不勤忙

通說 這一章是說天地是谷神生的　谷神不死人沒有見　天地能長久　谷神可想而知　天地所以能長久人人共知　因他生萬物不生自己　所以能成全自己呢

字解 私是爲自己

通解 天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處　因他生萬物不生自己　所以能成全自己呢　因此聖人事事讓人是後其身　而身反到占先　不爭權利是外其身　而身反到保存　不是因他不爲自己嗎　不爲自己　所以能成全自己呢

通說 這一章是說天地是谷神生的　谷神不死人沒有見　天地能長久　谷神可想而知　天地所以能長久人人共知　因他生萬物不生自己　所以能成全自己呢　似乎該立即消滅　不知天地間的道理　是陷環的　天地生萬物　萬物生成以後　其元氣仍還天地　且萬物不能出乎天地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八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字解 私是爲自己

通解 天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處　因他生萬物不生自己　因此聖人事事讓人是後其身　而身反到占先　不爭權利是外其身　而身反到保存　不是因他不爲自己嗎　不爲自己　所以能成全自己呢

通說 這一章是說天地是谷神生的　谷神不死人沒有見　天地能長久　谷神可想而知　天地所以能長久人人共知　因他生萬物不生自己　所以能成全自己呢　似乎該立即消滅　不知天地間的道理　是陷環的　天地生萬物　萬物生成以後　其元氣仍還天地　且萬物不能出乎天地

以外　是天地生萬物即是牛自己
便成了區區一物　何足爲天地　聖人與天地並列　也是天下一家　萬國
一人　後其身外其身　而天地循環　後其身的讓前邊轉過去　自然就在
先　外其身的　其身便大而無外　萬古常存　不然　只顧自己爭先的
只顧自己爭存的　人必皆
欲滅之　何能先何能存呢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

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解　與是施與
尤是過

最高上的善　就像水一樣　水善於利益萬物　却不合人爭　處到極卑
下衆人所惡的地方　所以近於道　上善的人　居善於就地　像水的過
道就止並不爭地　心善於淵靜莫測　像水空洞清淨　施與善於仁愛　像
水的澄淸泰生　言語善於眞誠　像水的不失就下之性　爲政善於治理　像
像水的洗滌污穢平定高下　作事善於有能　像水的運行一切　擧動善於
順時　像水的活活潑潑　有這些善還不合人爭　獨以他不爭　所以毫無

過錯
呢

嗚呼　今世界際烟　全球戰殺　死傷不知有多少萬人　焚燒不知有多
少萬里　推其病源　無非競爭權利的禍　無非競爭權利的禍　爲競爭權利
反損失權利　眞是大惑不解　使各國皆崇尙老子的學說　退讓不爭　自
然和親康樂　熙熙皞皞　何致有此亘古未有的奇禍呢　雖然　老子教人
不爭　也不是使人迂迂腐腐　百無一能　依賴懦弱　坐聽天演淘汰　不
過不教人爭權奪利　以息萬世的戰禍　且教人善利萬物　善地善淵善仁
善信善治善能善時　具特殊的道德特殊的能力　是不爭外面却爭內容
不爭形式却爭精神　以不爭爲爭　不求而自得　此學有百利而無一弊
正今日對症的妙方　萬
國人人何不嘗試嘗試呢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別本作功遂身退

持是持守　揣是揣摸　銳是銳利　咎是禍

持守的滿足了　不如不滿得安　所揣摸的銳利了　不可以常保　金
玉滿了堂　不能以常保守　富貴而驕傲了　自己留下禍殃　功成名遂
身退了不居　是
順天的道呢

這一章是說天地間的事　凡滿了的必要退消　凡銳利的必要折了　世
人不明白這道理　只知爭權奪利　求富求貴　不但不能常保
且爲人人所欲　衆怨所集　若恃富貴驕傲　更自取其禍　所以功成名
遂　就要身退　有而不有　並不自滿　功成不居　毫無銳氣　幾合天道
的自然　纔能
永遠保存呢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是魂　魄是精　滌是洗　覽是觀看
疵是病　天門是心　雌是弊　宰是制

心一　外馳　就魂與魄離　載魂守魄而抱一的　能以不相離嗎　專其氣
就動心　專守先天的氣令極柔順　能以像嬰兒的太和嗎　洗除塵垢玄
通觀的　能以無有弊病嗎　身修了再愛民治國　能以淸靜無爲而理嗎
天門能開能閉變化無窮　能以爲雌柔嗎　於事理明白四達　能以像無
知的嗎　生天下的民　養天下的民　生天下的民　還不以爲有　爲天下
的事　還不恃功　爲天下的長　還不宰制　是爲深遠難名的玄德

這一章開口四句　即是孟子養氣不動心的說法　然不說是心却說營
爲解爲魂　魂是心的神　便有營營不息的意思　離爲後天的心　嬰兒
不失先天之氣　能以不用後天的心　不失先天之氣　纔能洗除塵垢　放
開眼光　觀察上下古今　通玄入微　不拘一偏　既不像不開通的人　眼
光如豆　溺守舊學　也不像拘於物質的人　以所見的爲有　不見的爲無
所以能愛民治國　變化無窮　以應萬事　明白四達　不拘成見　生天
下養天下不以爲己有　又不以爲己功　爲天下的長　不但不恃權專橫
並且不以法制束縛人　使民自然亞游於道德之中　這樣沒法稱揚的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字解 轂是車轂　埏是使水和泥　埴是陶土爲器　鑿是鑿開　戶是門牖是窗

通說 當沒有車轂的空處　纔能運轉這車　當沒有器具實質的空處　纔能盛水　和泥摶成器具　鑿開門窗修成屋子　當沒有門墻處　纔能住人有屋的用處　所以有了形質纔爲有利　雖有形質　其中仍是虛無纔爲有用

通說 這一章　是借外以喻內　借有形以喻無形　即以有形的論　其用處也全在無形　因爲形下的器　本於形上的道　無形非有形不能有利益

有形非無形不能有用處　道必借器纔能明顯　器必本道功用纔大　是老子不但發明道學　並且深明器學　蓋明道的聖人　仰觀俯察　於天地萬物的原理　沒有不明白的　不過不值僅以一藝名　像孔子博學多能　然而婦人家燒飯無所成名　即如後世羽流　未必即是老子的嫡派眞傳　方家術士多有奇技異能　製造戰具炸汞　即是科學家分解化合的道理　不過爲當時專制君主所惡　恐不利於守具等　即是科學家製造的功用　乃後世不察　竟說老子的學說

已　就誣爲邪術　著爲厲禁　所以就失了傳不能進化　然也足以證道學不是無用　有眞道學的自然明白器學的緣故

足以亡國滅種　眞是不知老子的眞像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字解 盲是眼瞎　爽是快利　馳騁是驅逐　畋獵是打鳥獸　妨是害

通說 眼貪看五色教人眼瞎了　耳貪聽五音教人耳聾了　口貪吃五味教人口爽失了味覺　心好外邊馳騁畋獵教人心發狂　難得的貨物　教人行害人的事　因此聖人爲腹的內養　不爲眼的外馳　所以去那外馳取此內守

通說 這一章　是說聲色貨利　皆是身外的物　能貪求無厭　便傷人的生命　所以聖人捨外而修內　孔子說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觀音菩薩說無眼耳鼻舌身意　皆是這個意思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爲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何爲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字解 寵是寵倖　辱是羞辱

通說 寵倖羞辱皆像是受寫的　最重大的患沒有像身的　怎麼說是寵倖羞辱皆像受寫呢　有寵倖就有羞辱　羞辱從寵倖來的　寵更爲下　所以得寵就像受驚　是怕羞辱要來　失寵也像受驚　是怕羞辱可以免　怎麼說重大的患沒有像身的　我所以有大患處　因爲我有這身　便有情欲生出一切憂患　及至於我不愛這身　有身若無身　我還有甚麼禍患呢　再推而論之　貴身以爲如天下之重的　可以寄存他天下　愛身以爲如天下之大的　可以託付他天下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通說 凡天下之人　沒有不願欲得寵榮的　便可享富貴的華美　妻妾的事奉　窮困親朋的逢迎　因爲一得了寵榮　所以貪緣奔走　運動鑽營　不管榮寵是最污辱的地方　所以有道德的人　視寵猶驚　得寵便像受驚一樣　非但不愛其身　而其實乃眞愛其身　視此身若無有　將病原除却　這雖似不愛身　比天下還重　一省一非仁勿爲　非義勿行　不使此身受半點染污　愛身　而其實乃眞愛其身道一縣一區之權利　人皆競爭之不暇　已猶視天下之大　又漠然淡然毫不動心　如此超然世外　似乎無用　不知惟不以天下爲事的　纔可以寄託天下　證之歷史　像帝堯帝舜之以天下　便能重華協於帝　伊尹繫馬千駟弗視　祿之以天下　便能放太甲於桐而不篡位　終能使太甲處仁遷義　不然　熱心官場貪戀富貴的人　要寄託他天下　怎麼不害百姓以肥己呢　老子此章的議論　若本着用人　大則天下國家　小則一省一邑　及一事之細　無不像象脊恩擾一樣　如爭權奪利　祇知有身的這些人　寄託給他天下　如何能行　小子讀此章書　無量的感慨呢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

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他本作無物之象

【注】夷希是形容不可聞的意思　微是小　詰是問　皦是明昧是暗　繩繩是接續不絕的意思　紀是綱紀

【通】看還看不見的名叫夷　聽還聽不見的名叫希　搏弄不能得的名叫微

【解】這三樣無形無色無聲　不可以詰問　所以混合成一個　凡物皆有明暗他上面不明　下面也不暗　來往接續於日用之間　也不可以起個名　再歸到無物上　這稱謂無形狀的狀　無形像的像　這稱謂惚而不可以爲有　恍而不可以爲無　迎他也不見他的頭面　跟着他也不見他的後身　這是自古就有的道　要是執行古時的道　便能推用今日的萬有　能知古時道之開始的　就稱爲得道的紀綱

【注】今世界文明　聲光電化　萬有俱備　然今之所有　也不是現今纔新生的　不過今人新發明出來就是了　一切萬有　究從何來　是自古就有的

【通】那裡來的　即由今日再進化幾萬年　推求到無可推求　必有不可見不可聞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　此不見不聞的　強名叫道　爲一切萬有的本源

【注】因爲萬有皆有形有聲　即皆有變化壞滅　道無形無聲　所以無變化壞滅　萬古常新　若得其綱紀而執之　一切萬有　就皆爲我用　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這兩句話　眞是提綱挈領的秘訣　今世之好古的　多拘守古人的昔行　不知道皆是一往的陳迹　不是古時的道　即今之古之道　道無古無今　要貴能執古之道　便能用今之萬有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別本作豫爲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

【注】古時善爲士的　至微細至奧妙　至玄通至通達　極深遠不可以測度　獨以他不可測度　所以強爲之形容　像豫的冬天涉水極其戒愼　像猶的下木害怕有人極其恐懼　儼然像客的恭敬　渙不凝滯　極敦厚像樸木的質愨無文　極曠遠像山谷的虛受一切　極渾沌像濁水的晦默無知　然雖似濁而實至清　不過不以察察爲明　若世俗聰明自用　雖似清而實濁　誰能以濁爲清　等着靜了緩緩的清明　誰能安然許久并不安動　等着靜機緩緩的發生　保守這個道理的　不願欲滿足　就獨以不好滿足　所以就安於敝破　不妄求新成

【通】前章說道的玄妙　是無聲無臭　此章說古時聖人　與道爲一體　也是微妙不測　然從不可測處強測之　其戒愼恐懼　潭厚暖達　休休有容　謙謙自抑的態度　也從若盛德的端倪　但這樣景象　不是遽然能學到的　要求入德的門徑　也必須安於恬淡　不喜新奇　纔盧卑下　不求滿足　解脫一切牽連　靜養清明　安然鎮定　以待天機發生　自然入於道境　然而老子說誰能云云　大約因世俗的人　其身就奔走鐘鶩　其心就私欲紛擾　無一時不在氣數中亂　所以有黎世無人的感慨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注】篤是誠　復是返還　芸芸是多　歸是返　根是本　靜是安　命是理　常是道　明是光　妄是亂　凶是危險

【通】致這虛到了極點　守這靜到了至誠　萬物雖並發生　我不隨着他發生　我觀看他的周而復始　還萬物發生　長葉開花雖甚繁多　究竟仍然各歸他的根源　歸了根源就叫作靜　靜就叫復還生長的命　復還生長的命就叫眞常　知道眞常就叫明　不知道眞常　妄動作就招凶　知道眞常容納一切　能容納就大公無私　大公無私就可以爲天下的王　王就可以合天　天就可以合道　道就能長久　身殁了也不危險

這一章是說大道處景其常有是其變靜是其常動是其變有的說動的必仍歸於不有不動所以守定常道天下萬事萬物雖紛紛擾擾我只以虛含有以靜待動並且不見其有不見其動惟見萬古不變的常道既不見其變便不隨着事物俱變亘古常存身雖殁仍然存在不然若隨着事物紛紛擾擾便墜到氣數漩渦之中怎麼不危險呢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別本作太上下知有之

解太上與是與聲侮是侮慢

解太上盛德的君使民不知不覺的自化暗受其賜還不知道其次的雖不能淳樸無爲使民親愛頌譽其次的雖不能以德服人還能修明政刑賞罰殿正使民知道害怕再其次就無道無法使民侮弄不堪因爲他使奸謀詭計些話民也不信他要太上的君端恭無爲責重他的話不輕出功成事遂了百姓還不知道皆說是我自然

解昔者莞治天下使民熙熙皞皞仰食飲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還眞是太上的景象到了後世的君今日說爲天下謀治安明日說爲百姓謀幸福而其實是奸詐欺人不過掩人耳目竊取權利不知百姓也不受他欺必惹起反對他親之如寇仇侮弄之者兒戲直弄的亂七八糟國不成國了嗚呼太上是不得見的了就是得見再其次的使國民知道畏法有法律可守太上是不一時呢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解僞是假

解大道廢了以後總有仁義大道行的時候現不出仁義來智慧聰明生出人總有了大詐僞淳樸渾沌用不着智謀六親不和睦總有孝子慈父子相和現不出孝慈來國家昏亂時代總有忠臣不治時候現不出忠臣來

這孟夫子開口就說仁義這一章說是仁義那一章說是仁義對切發明汲汲提倡老子偏說大道廢有仁義並絕仁棄義不仁不義還是人嗎不夠人格還有甚麼大道無怪乎老學爲先儒所闢駁至說甚於楊墨殊不知自外面上看似乎老子與孟子相反對自內容裡論却相反而實相成各有各的道理小子試將大道仁義妄爲解說以供天下萬世的研究原來大道是空空洞洞一無所有此時强名叫無極既而道欲生天地人物一動而爲大道便微有朕兆此時名叫太極極判爲兩儀此兩儀在天道名爲陰陽生出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在人道名爲仁義生出四端八德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道分判便有仁義這也是自然的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是一生二的說法並不是誹薄仁義若認爲是誹薄仁義下篇上說失道而後德並自己說的德也誹薄了那不是自己反對自己嗎不過仁義是大道生的老子從天道立論所以輕仁義大道既化爲仁義必由仁義統能生大道孟子從人道立論所以重仁義不然孟子的宗旨就是闢邪說正人心楊墨充塞仁義親之如洪水猛獸老子誹薄仁義何以沒有一句話提到他呢況說孟子雖提倡仁義乃有仁義重仁義是教戰國的惡禍不然孔子最重仁而說義的平孔子講信修睦是進昇平爲大同老子講道德所以小子擬籌辦萬國道德會先註孟子次總運道德又次道德經就是這個意思就有人說這個說法是否固不必論然既以仁義教今日的戰禍只提倡孟子的舉說就是了何必又註道德經不知這是論其大綱若論其細目說仁義也有道德講道德也有仁義孟子內也有道德經內也有孟子仁義是道德的大綱道德是仁義的歸宿無道德便沒有仁義外仁義也不成爲道德仁義固然要緊道德也是要緊的呢

小子此篇演說老師宿儒必斥爲杜撰然我國學說之功就在拘守先民成說不敢稍加研究小子所以冒不韙而妄解如此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無欲

解絕是絕斷聖是能棄是本質

不用能力　去了智謀　民自然不以智能相爭奪　其利有百倍　不用仁
去了義　民自然不務仁義的虛名　復還孝慈　不用巧去了利　民自然
不貪財　盜賊就無有了　這三樣聖人皆以爲是虛文　不足以化天下　所
以教百姓另有所屬意　教他見到本來面目　抱質樸的眞誠　減少私心
無有
含欲

這一章仍是發明前章的意思　教人歸於太古淳樸無爲　不識不知的休
但老子還有一種感慨　是因爲世風混薄　人心詭詐　已到了極點
人不用奸謀詭計　便不能在世界存活　幾至天下人人皆等於穿窬之盜
推其原委　實由於老奸巨滑　假仁假義的欺人　於是相染成風　愈流
愈下　總成這樣境象　凡古人所說仁義聖智的好名詞　皆爲詭詐之徒所
利用　當了欺騙人的資本　老子想要救正　又埋沒在柱下　不得政權
也無可如何　所以從反面說　以提
醒世人　豈是真排薄聖智仁義呢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
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
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
於人。而貴食母。忽兮若晦二句別本漫止
兮其若海。寂兮若無止

唯是直　阿是曲　荒是大　熙熙是和樂的意思　泊是淡泊　乘乘是活
沌沌是不識不和的意思　昭昭是明　悶悶是昏悶無知　晦是不
明　衆是空寂　頑是
愚　鄙是陋　食是養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窈是幽深的意思　冥是黑暗

這一章是說盛德的容貌　唯道是從　道的爲物甚妙　恍恍惚惚的不可以見
妙　不可說是無　也不可說是有　若以爲無便是頑空　若以爲有便昏
這盛德的容貌　何所畏怕　衆人皆極歡
樂　甚麼事物　能實有所指　便失其本體　但不說出又恐人不明白　今勉
強說出　就是無極生太極時　其中渾渾沌沌的　有個可據　勝名爲象　爲物　仍
爲窈冥不測　而窈冥之中　却有眞精　其精還有個可據　人若能體而用之
無有
含欲

就能合道同其悠久　亘古今而不去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字解 曲是偏　窪是洼下　惑是迷惑　彰是彰揚　伐是自己誇自己的功　矜是誇

譯義 凡事物偏的就可以全　窪下就可以滿了　破的就可以新了　少的就可以得了　多的就迷惑　因此聖人抱定唯一的心　不分別一切　爲天下人的模範　不自己表現他的明　所以能明顯　不自己誇他的功　所以能有功　不自己誇自己稱他的功　所以能彰揚　不自己誇自己的長處　所以能有長處　這皆是不爭　就因爲他不爭　所以天下沒有能合他爭的　古人所說偏就能全的　豈是虛言呢　誠然不求就自然完全　歸來

通義 這一章是說的　曲枉哩窪哩敝哩少哩　是世人所不取的　全哩直哩盈哩新哩多哩　是世人所必爭的　不知凡天地間的事物　無不是盈虛消長相循環的　何必爭呢　況說曲全枉直一切　皆世人的妄見嗎　所以聖人超乎一切名色之上　出乎有對待的以外　清靜不爭　既不合人爭　人就是想要合他爭　也無處去爭　自然能冥至名歸　不爭而自得呢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字解 希是少　飄風是大風　驟雨是急雨

譯義 少事辯的言語　以順其自然　大風刮不上一早晨　急雨下不上一天　誰刮的大風下的急雨　是天地　天地不自然　還不能長久　又況說人哪　所以從事於道的人　遇道的就同於道　遇德的就同於德　遇失的就同於失　同於有道的　道也是快樂自得　同於有德的　德也是快樂自得　同於失的　失也是快樂自得　不自得　同於失的　失也是快樂自得　不自得　人要信不過　就是強辯人也不信

通義 這一章不辯曲全枉直一切　是息世間人的爭　此章希言以順其自然　是勸學人的爭　因爲一般學人　略有一線之明　就固執己見　不但分門別戶　漠同伐異　並且狂的看着狂的太狂妄　拘執　猶的看着猶的太猶豫　小乘不以大乘爲然　大乘不以小乘爲是　互相辯論　喋喋不休　著的書連篇累牘　汗牛充棟　不知越爭越相持不下　豈不是爭之爲害嗎　所以超乎一切的大聖人　行不言的教化　對於世間的人　更是不能容　道道的合他相同　遇德的也合他相同　遇失的也合他相同　不但合他相同　並且無人無我　相忘而樂　使他如坐春風　親我愛我　不知不覺的暗地裏變化了氣質　由席上說的素位而行　無入而不自得　觀音菩薩現種種身而說法　希言是不爭辯　非不說話　現身說法　是見其麼人說甚麼話　爲凡者王貽　立不教　坐不議　從者他遊的　盧而往　實而歸　不辯的說法　前已屢次辯明　這不再說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字解 跂是翹起腳來　跨是騎

譯義 跂是翹起腳來　跨是騎　不能明顯　自以爲是的不能彰揚　自己稱功的沒有功　自己誇長處的沒有長處　要說在道上　就叫貪着多吃　貪着過飽　行的過勞　物類還犯眾嫌　所以有道的不辦這個

通義 這一章仍是發明前二章不爭的意思　又甚言欲高欲速的大害　爲物所不取　人要是爭　連物也不如了　但老子不爭的宗旨　不是依賴無恥的說法　前已屢次辯明　這不再說

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字解 寥是廓大　逝是往　域是世界　王是人，人爲萬物的靈　所以稱王

註解 有個物渾然員成　在天地以先生的　寂然不動　寥然空虛　獨立無對且古今却不改移　遍流行到萬有却不困殆　生天下一切的物　可以爲天下一切物的母親　遍物我不知他的名　強給他起個號叫作道　強給他起個名叫作大　大而能化不著形迹名叫遠　雖遠却當前即是　名叫返回來　今之航海的　走到極遠處就轉回來　即是遠曰反　所以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　世界上有四大　這人佔了一個　人雖小小一身　心量超乎天地以外　人就要成全起這大來　效法地的無有不載着　再進而像天的無有不蓋着　像天效法道的無不生成　像道生萬物是自然的　效法自然

通說 這一章　是極言道的妙　並道的作用所生　就有道的全體　要反而求之　盡其全體　效法地的靜而厚德載物　效法天的流行不息以生物　地也是動的　天是氣體　流動不常　凡散於萬物的皆是　所以古人說天動度數且緩　地靜　且聖人就世人所能見到的立論以顯理　豈聖人學貫天人　反不知爲資料的人　就是明智　其實是大迷惑　這是最要緊的妙訣　地是動的嗎　效法道的生萬物而不見其生萬物　皆是順其自然　便可合稱爲一體　超乎天地以外　豈只合天地並稱四大呢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字解 輜是急躁　輜是臥息其中的車　重是載的資糧　燕是安

註解 凡物重的爲輕的根　能靜的爲急躁的主　因此聖人自早至晚　一天不離了載着資糧的車　雖就是有極尊榮的美觀　安居恐的坐在車上　超然不動　怎麼出萬輛兵車的國主　還拿着身子自輕　去奔馳天下的繁華　不知輕浮就失了根　躁動就失了主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字解 轍是車轍　瑕是缺點　謫是謫數人的過　籌是算盤　策是算　關是關門的橫木　鍵是鎖　約是繩結住　襲是彰著於外

註解 善於行的沒有車轍的形迹　善於說話的沒有缺點可指謫　善於算的不用算盤來籌算　善於閉住的不用關鎖就不能開　善於結住的不用繩子約住就不能解　因此聖人常善於救人　常善於救物　所以沒有可棄的人　常善於救物　所以沒有可棄的物　這樣稱謂彰著自己的明　所以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師　不善人是善人的資料　要善人不自置師格　不愛惜可爲資料的人　就是明智　其實是大迷惑　這是最要緊的妙訣

通說 孟子說中也養不中　才也養不才　如中也養不中　才也棄不才　則賢不肖之相去　其間不能一寸　佛經上說佛渡衆生　衆生渡佛　西哲說英雄造時勢　時勢造英雄　皆合這一章的大意互相發明　可見古今中外的聖人　沒有不是救人救物的　沒有不是成全世界人物的　然而自己也就大成就了　所以必然借世界人物　纔能成全自己呢　設孟子要不遇着人心放縱　邪說橫行　就不能以成崇正闢邪的亞聖　釋迦要不遇着人心迷惑　淫殺貪橫　就不能以成人天師表的佛爺　華盛頓要不遇着專制殘暴的時勢　就不能成創造和衆國的第一偉人　因爲世界亂　人心壞　正是成全人的材料呢　林肯產出　眼明手快的人先得　機會是萬不可失的　嗚呼　今全球戰殺　糜爛不堪　眼明手快的人　好計詭謀毒忍施於至親至密的親戚朋友　貪橫殘暴　虐待人連禽獸也不如　還又爲亘古所未有　世界眞是亂到極點了　時勢人心的壞　既然

爲亘古所未有　也正是成全大英雄大聖人的材料富到極點　成全大英雄大聖人時勢好到極點　爲亘古所未有　將來出的救世的大英雄大聖哲

也必爲亘古所未有　就是輔助大英雄大聖賢救世的人　也同爲亘古所未有　美總統威爾遜氏　及英法諸國　於歐戰告終之後　設萬國和平會

保持永遠和平　若眞能始終如一　堅持到底　必能達到目的　也眞可同稱讚亘古未有的大聖賢大英雄了　老子稱教人救物的爲善人　小子更推

爲他稱美人　孔子稱舜爲盡善盡美　美人比善人高　老子說善人人之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　小子說美人人之師　不美人美人之資　詩經上說

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　之人兮　三頌是詩　不禁西方腐祝之至

通凡天下稱有人心的　沒有不想救人救物的　有無數想救人救物的　反說救不了人救不了物　還是非歷緣故呢　是因爲不善救人不善救物　老

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善救人物的　不善救人以道不以財　救人以仁不以惠　使天下的人　男有分　女有歸

各安各的職業　就是老幼殘廢的人　也能委曲勸導　致他歸了正途　自然沒有無用可棄的人　至於救

物　也是使一物有一物的用處　就是至毒至穢的物　也沒有可棄的　總能以衆族並育而不相害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像慈善家施衣施飯的救人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授的其功德雖甚大　受的其實往往養成依賴性質　至於買物放生也是很有功的　但所及其少　不是說這些事不好　不過是不能救天下　孔子說　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　如何能救到天下的人物　試觀孔子一生未嘗作甚麼慈善事業　只刪詩定禮　垂教立法　自然能以感人物之性

衆人物之性　使人民萬物　各得其所　那纔是善救人善救物　老子這兩句話　眞是玄妙的很　一切大教育家啓民智發民德　一切大實業家利民用厚民生　皆在裡頭　世俗不察　反說老學清靜無爲　純屬消極主義　這一章的話　其中大有作用　并直斥深爲世界的堅賊　試仔細想來

身自好　抱厭世主義的人爲大迷　老學是消極主義嗎　不過老子的作爲是無爲而無不爲　雖爲事紛紛　仍清靜自若　得其要領　順理勢的自然　不用勉強　不用揑造作就是了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雌是鳥公母的名稱　谿是山澗　式是車式　古人在車上

恭敬人　就俯着身子憑依在車橫木上　式是差　割是割開

也知道雄的剛強　却守這雌以柔爲主　譬如爲天下的山澗　以牝下自處　爲天下的山澗以牝下自處　眞常的德就離不了　再歸到嬰兒的和

氣　也知道白的明亮　却守這黑以晦爲主　譬如爲天下憑依車式的樣子　常低俯其身　爲天下憑依車式的樣子　眞常的德就差不

了　再歸到無極的虛無　也知道榮耀是好　却守這辱以退遜爲主　譬如爲天下的山谷　虛受一切　爲天下的山谷　虛受一切　眞常的德就能充

足　再歸到樸的渾然完全　樸解散開就造成器　僅有一樣用處　聖人要用這樸　就能爲用一切器的長　不止有一樣用處　所以大制造的人　不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評然的樸

用裁割開

孔子說君子不器　就是大制不割的說法　因爲人成一器　就止有一樣用處　不能有若干樣用處　且爲人所用　而不能自主　就像這機械

若爲好人用　或振興實業　或護國衛民　固然有功於世　有德於人　然還不免用的久了就破了　破了人就拋了糞土裡瓦礫裡　若爲強盜所用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或破壞人的房舍　或殺戮人的性命　助人作惡　爲天下萬世所痛恨　嗚呼　天生下材質來成了器　是爲世界用的　乃至落的這樣結果　不可惜的很嗎　不免枉的很嗎　小子說到這裡　聰明俊秀之士　奇才異能之人　無論何時何地皆有的　眞稱起是一

大器是利器是寶器了　然試考諸歷史　大半是爲權利所利用　爲好雄所垂範　助紂爲虐　禍國殃民　當時就身敗名裂　爲人所痛恨他　他是一個器皿　爲人所用　不能自主　人皆恨他罵他　小子獨哀他　必成了君子　纔能免爲人所利用　或有人說　人人皆成了君子　不是沒有用處　是抱着可以造各樣器的元質　即不

成爲器形　看準了世界上離了這樣器不行　然後綻現一種有妙用而無質的神器　用以活人利物　一用就仍還元質　不爲人所用　若孔子爲乘

用爲委吏　就是略現神器的用處給人看　就纔爲司寇爲夾谷相　就是見離了神器不行　略使妙用以救父母的邦　然後着着着　着着着

就是將神器仍還元質　閔子雖有德行　然道不行就走　沒有完下三年來的

就是因爲不能變化從心仍還元質的本領　堅辭季氏名召　不敢出來試試　再有爲季氏聚斂　子路殺於

衛難　是不但不能變化　并且不能藏器　鳴呼　不器也難得很了　臨時成器的法　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的知　孔子伸紿曾子　曾子發明忠恕之道

曾子傳給子思　子思說執何伐物　其則不遠　則就是矩　子思傳給孟子　孟子說規矩方圓之至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也是矩詳本章演說

並因爲無有傳人　聖道將絕　不得已第仍還元貫的妙法　也寫到典上說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孟子以後　鮮有知道還妙法的　就是講學的名儒　能藏器待時　明哲保身就是了　其餘的無論甚麼英雄豪傑　文人謀士　皆是過着好人用就成美器　過着壞人用就成凶器

獨有張子房得此法於道家　子房擊秦皇時　倘爲不能藏錄的利器　貨石授之以法　纔能擇器用器藏器　現了一個撥動機輪的妙器　利用楚劉王的猛器滅了強秦　以報君親的仇　又利用漢高的大器滅了楚　以救天下的民　到了功成以後　託故走了　仍還他的元貫　其餘淮陰絳灌　蕭蒯陳平　雖爲將相　爲侯爲王　不過機輪上的附屬品就是了　子房而外　尚有武侯　武侯因王非假託周公　曹操假裝文王　聖人維持世界的名節至此已壞　想要正這名分　又遇着先主以誠相求　於是現身爲忠正的器　然出將入相　不改舊時的衣冠　只現了半面器　未出隆中　就有退志　半面器還預先就想還原貫　可惜遇的時候不好　沒等着化器還原就將器壞了　自是之後　更鮮有知道的了　今世界器學發明到極點　能以交通便利　增進文明　小子是甚歡迎的　但尚有不器而爲神器　神器化爲無器　最高妙的道學　欲願合天下仁人共起而研究之　若天下人視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吸。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別本作或挫或隳）

爲　爲迂腐　不肯一問津　小子沒有保全器的小乘法　謀頁一盲曰　藏器待時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我見他不能得的　因爲天下是極尊貴的至器　不可以自己專權的　要自己專權的就敗了　要持權專制的就失了　天下人可以教就教　不可以教就戮　凡道家的人來設明　凡道家的學問不同　且有生有殺　合佛家的大慈大悲也不同　道成多遊戲人間　不拘形迹　借以濟人利物　其和光混俗與佛尚同　却合儒家按步就班　循循規矩兩樣　是其外王以和爲用　但與道家的和小異　其入手修道　要一人的心　說天下神器不可一人私有的　因爲神器　是保持天下治安　人民幸福的　衆　爲禍天下　即便沒有自私自利的心　一人的智慮有限　天下的事理無窮　況說天下的地理　有寒暖肥薄的不同　一人專制如何行　所以天下爲公的聖人　選賢與能　教他們使用這器治天下　自己並不用親自受勞　惟不使他用的過　乱有文明野蠻的不同　人情有強弱智愚的不同　一人不能盡有除地　容易周　于力　盡有除地　容易周　恃　不至力盡而壞就是了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荆　荆棘是叢生的小樹　果是樹結的果　外甘美而內有仁　驕是驕傲

以道佐人主的　不仗賴兵力強勝過天下　用兵殺人的事　容易還報衆兵所到地方　人死的死逃的逃　地沒有耕種的　荆棘亂生　大兵之後　必有凶荒的年景　所以善治天下　不敢以兵取強勝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矜誇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驕傲　台人不爭就是了　不敢逞不過於強勝　因爲萬物過強壯就老了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伐功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驕傲　台生發的仁　自強不息　不能止住了就說是沒了道　沒了道就早早的死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是道果之一字　是道家澈始澈終　內聖外王的心法　他的內聖是仁　外的　合生生不息的仁以利天下　外面渾論圓融　台人不爭就是了　不敢物壯則老　是道家澈始澈終是明　今試拿果子來論　外面顏色光澤　氣味香美　有見識的　還要吃了　滴口清心　可以敷鬼神　凡物如的就容易行　還不是和嗎　還不是天下的達道嗎　可以敬賓客　且渾論圓子以美利利天下嗎　其內中藏着仁　孟子說仁是人的心　還不是內聖嗎果仁由發芽生葉開花結果　果內又生仁　自始至終　生生不息　是何等的功　再試拿道家的人來設明　凡道家的人　多半其仁皆藏在內　外面不現　天下人可以教就教　不可以教就戮　其自然　以待天時　不但與儒家最人合天的學問不同　且有生有殺　合佛家的大慈大悲也不同　道成多遊戲人間　不拘形迹　借以濟人利物　其和光混俗與佛尚同　却合儒家按步就班　循循規矩兩樣　是其外王以和爲用　但與道家的和小異　其入手修道　要一人的心　說天下神器不可一人私有的　因爲神器　是保持天下治安　人民幸福的　衆　爲禍天下　即便沒有自私自利的心　一人的智慮有限　天下的事理無窮　況說天下的地理　有寒暖肥薄的不同　一人不能盡有除地　容易周　于力　盡有除地　容易周　恃　不至力盡而壞就是了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荆　荆棘是叢生的小樹　果是樹結的果　外甘美而內有仁　驕是驕傲

以道佐人主的　不仗賴兵力強勝過天下　用兵殺人的事　容易還報衆兵所到地方　人死的死逃的逃　地沒有耕種的　荆棘亂生　大兵之後　必有凶荒的年景　所以善治天下　不敢以兵取強勝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矜誇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驕傲　台人不爭就是了　不敢逞不過於強勝　因爲萬物過強壯就老了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伐功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驕傲　台生發的仁　自強不息　不能止住了就說是沒了道　沒了道就早早的死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是道果之一字　是道家澈始澈終　內聖外王的心法　他的內聖是仁　外的　合生生不息的仁以利天下　外面渾論圓融　台人不爭就是了　不敢物壯則老　是道家澈始澈終是明　今試拿果子來論　外面顏色光澤　氣味香美　有見識的　還要吃了　滴口清心　可以敷鬼神　凡物如的就容易行　還不是和嗎　還不是天下的達道嗎　可以敬賓客　且渾論圓子以美利利天下嗎　其內中藏着仁　孟子說仁是人的心　還不是內聖嗎果仁由發芽生葉開花結果　果內又生仁　自始至終　生生不息　是何等的功　再試拿道家的人來設明　凡道家的人　多半其仁皆藏在內　外面不現　天下人可以教就教　不可以教就戮　其自然　以待天時　不但與儒家最人合天的學問不同　且有生有殺　合佛家的大慈大悲也不同　道成多遊戲人間　不拘形迹　借以濟人利物　其和光混俗與佛尚同　却合儒家按步就班　循循規矩兩樣　是其外王以和爲用　但與道家的和小異　其入手修道　要一人的心　說天下神器不可一人私有的　因爲神器　是保持天下治安　人民幸福的　衆　爲禍天下　即便沒有自私自利的心　一人的智慮有限　天下的事理無窮　況說天下的地理　有寒暖肥薄的不同　一人不能盡有除地　容易周　于力　盡有除地　容易周　恃　不至力盡而壞就是了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荆　荆棘是叢生的小樹　果是樹結的果　外甘美而內有仁　驕是驕傲

以道佐人主的　不仗賴兵力強勝過天下　用兵殺人的事　容易還報衆兵所到地方　人死的死逃的逃　地沒有耕種的　荆棘亂生　大兵之後　必有凶荒的年景　所以善治天下　不敢以兵取強勝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矜誇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驕傲　台人不爭就是了　不敢逞不過於強勝　因爲萬物過強壯就老了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自己伐功　雖以仁利天下　還不驕傲　台生發的仁　自強不息　不能止住了就說是沒了道　沒了道就早早的死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是道果之一字　是道家澈始澈終　內聖外王的心法　他的內聖是仁　外的　合生生不息的仁以利天下　外面渾論圓融　台人不爭就是了　不敢物壯則老　是道家澈始澈終是明　今試拿果子來論　外面顏色光澤　氣味香美　有見識的　還要吃了　滴口清心　可以敷鬼神　凡物如的就容易行　還不是和嗎　還不是天下的達道嗎　可以敬賓客　且渾論圓子以美利利天下嗎　其內中藏着仁　孟子說仁是人的心　還不是內聖嗎果仁由發芽生葉開花結果　果內又生仁　自始至終　生生不息　是何等的功　再試拿道家的人來設明　凡道家的人　多半其仁皆藏在內　外面不現　天下人可以教就教　不可以教就戮　其自然　以待天時　不但與儒家最人合天的學問不同　且有生有殺　合佛家的大慈大悲也不同　道成多遊戲人間　不拘形迹　借以濟人利物　其和光混俗與佛尚同　却合儒家按步就班　循循規矩兩樣　是其外王以和爲用　但與道家的和小異　其入手修道　要一人的心　說天下神器不可一人私有的　因爲神器　是保持天下治安　人民幸福的　衆　爲禍天下　即便沒有自私自利的心　一人的智慮有限　天下的事理無窮　況說天下的地理　有寒暖肥薄的不同　一人不能盡有除地　容易周　于力　盡有除地　容易周　恃　不至力盡而壞就是了

悄　並身都不憐　吾之所以有大患者　爲吾有身　及身成入世立功　功成急流勇退　意無索連　是自始至終　皆以勇爲主　而勇字却三教聖人是一樣的　不但三教　爲教聖人也是一樣的　因爲勇是天道　天行健流行不息　此天道不是人天小果的天　學佛的宜辨　爲各教聖人所歸宿所以爲教皆一樣　今天下人若能共悟這果子的原理　內存仁德的心外現渾厚圓和的像　再始終持之以勇　不惟戰爭的禍可以息　道可以遊成大德教化的世界　本章詳下章演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二七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佳兵是好兵器　佳是好的　兵器是不吉祥的器　是不吉祥的器　殺生害命　物都厭惡　有道勇猛的精兵　快利的兵器　君子用的器　要伐暴救民　敵當外患　不得已　所以有道的不用兵　君子在家就以左邊爲上　出去用兵就以右邊爲上　可見兵是不祥的器　不是君子用的器　不得已用他　也是以恬然整齊靜謐　淡然不耀武揚威爲上　就是得了勝不以爲光彩　是樂於殺人的　不能以得志於天下　且說吉事以左邊爲上　凶事以右邊爲上　偏將軍站到左邊上將軍站到右邊　這是以喪禮待用兵的人　可見兵是不吉祥的器了　殺人衆多的兵　用悲慘哀慟的哭他　戰勝了回來　用喪禮待他　可見不以打勝仗算好　不以殺人爲樂了

悄　憂愁呀　慘酷的很呵　是自古來遭兵燹慘酷死傷的人　而又沒有最慘酷最可哀憐過今日的　試取昔日李華弔古戰場文　再取現時歐洲戰爭圖　合起來看看　悲慘情形爲何如　今日的戰禍　何以獨慘於昔日　是由昔日的戰禍　酷酸而成　今日戰禍若不息　後日戰禍亦更烈於今日　日愈烈愈慘　必至世界無人而後已　這道理老子於數千年前早已說出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　荊棘生焉　大兵之後　必有凶年　因爲宇宙間的公例　有因就有果　有緣就有報　有原動力就有反動力　且反動力比原動力還要大

怨應說呢　假設用五十馬力之力　能挈此重量之物　向斜至三十度　設無容氣的阻力　此物終是往來不息的　於是往來激盪　無有已時　老子說其那好還　就是這個說法　說兵之所處　荊棘生焉　荊棘就是後來的反動力　暗指後來起兵主戰的人　不叫他個人　叫他個荊棘　深惡痛絕的意思　試看荊棘的爲物　極生亂長　不成一點材料　生出些針來　刺人害物　擴充他的惡勢力　使生的地方　人不能走　花草禾稼不能長

眞是深的很惡的很　這荊棘必生到昔日被兵的地方　凡遭兵禍的地處　其後必出一個主戰好殺的人　以報前日的仇　考諸古今中外的歷史　皆是這樣　說都說不過來　像周武王以仁義之師伐暴教民　武庚還反了　周公東征三年　殺了自己的哥哥　又封微子於宋　封箕子於朝鮮　待爲寄而不臣　修德行仁　終將這腐氣消弭　天下太平　要是周公用斬草除根法子　大殺殷家的子孫　戰國的兵禍　立時就起了　不用等着東周以後　以文王武王的仁　尚小有禍變　其外仗恃兵力吞併人　以殺人爲樂的　怎能不報還呢　這個道理　不但老子說出　中外的聖人皆已說出　天下人人知道　就是主戰好殺的人也知道　何以又要主戰好殺呢　因爲遭兵禍死的那些人　其冤抑之氣不解　必釀爲切災　一人含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二八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冤還三年不雨　況說無數人含怨嗎　所以大兵之後　必有凶年　或疫厲或酷旱　一切奇災　這也是徵諸古今中外歷史　班班可考的　以湯之仁　尚有七年之旱　其他可知　死於兵禍的固然冤　遭凶年而死的也是無罪　於是冤氣越積越多　越久越濃　流行人間　乘機而發　遇人有好戰不強的心　就被於人的心內　助人爲虐　以伸其冤　人感這種氣　便強橫惡暴　智慮百出　想這殺人的利器　一想就想出　破敵攻城的奇計　一想就想出　因爲這兵禍的地方　其後人必想要報仇　後人與先前死的人　是一氣的　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如磁石的吸鐵　極容易感召　所以殺害人人最重　人人好兵戰　人人如癮屢　必大肆殺戮而後已　他作戰的地方　後來也是這樣　還較前更烈　嗚呼　戰爭相尋　何日可了　前是可怨恨的　今日歐戰告終　和會開幕　然歐戰餘息　亞戰將起　且若干的人民未必尊然　若干人的冤魂未必甘心　雖有紅十字會　理其什麼　功德固然甚大　然尸骸上的惡氣難消　現在的凶年　既恐不免　將來的兵禍也是可慶　這是小子晝夜憂懼　焦心勞慮　想不起法來的　寧願合天下人商議商量　還那推諸公理　考諸歷史　惟有提倡道德　可以永無後患　昔湯武除桀紂以後　明德親民　修文偃武　所以能太平了好幾百年　湯武的後人　要按將進化　那時不早成了大同世界嗎　翦兵是凶器　用他就殺人　聖人佐暴教民　不得不用

還以禮待之　能殺人打勝了仗的　還哭臨而弔之　不致崇尚　不崇尚還不足以消其凶氣　非講究道德不行　道德是吉祥的氣　是陽和的氣　譬如烟霧是陰氣釀的　太陽一照　就消了　寒冰是陰氣結成　陽氣一蒸就解了　不但可以解了　並且能化成暖氣　看到這裡　提倡道德　是今日救世的第一妙方　小子前在九歲正是民國四年　歐戰酷烈的時代　不忍坐視同胞死傷的慘禍　忘了德力年尚　安擬辦西國道德會　本孔老佛基回各教聖人的宗旨　蒼息戰一編　將開辦章程登報分佈　乃以戰禍正烈　沒有正式成立　然所願未了　此心不死　況今日的時勢　將來的後患　尚有如小子所憂慮　也是難以忍心緘默的　不得已又擬籌辦章程　上之各國政府　各大機關　希望公共組織起為國道德會來　自聚起各國各教各界的大道德家　集衆思廣益　大家研究救世辦法　研究好了　即就各地政教風俗人情相宜的　大道德家　先就地講演　隨後再互相講演　交換知識　化除彼此意見　立下大同的基礎　再由大教育家　教人有了正當知識　大實業家使人有了財用　此一條可行於我國　歐美不必　人有了道德心　有了知識有了財用　自然以生命為重　不好戰殺　人沒了戰殺的　心　魂雖想助人為惡　也無隙可入　且見世人相愛相親的和樂　自然悔悟當日好戰殺的罪過　不為厲人間　不但兵禍可以息　並凶年也可以

免　沒了凶年　沒了兵禍　萬國同胞　永享太平的幸福　還是小子區區苦心　不然　小子雖愚　也不是沽名釣舉　何至不惜心碎腸斷　舌敝脣焦　淚乾墨竭　不能自已呢　寫顧萬國仁人　體諒小子的苦心　共賜教誨　幸甚幸甚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上

來孔子刪詩書　定禮樂　修春秋　作孝經　將名分定的詳詳細細　孔子又怕人不明白　借着子路問衛國的事　明明指破說　必也正名乎　衛國是貪弱的國　又是無父無子　互相搗亂的國　孔子的意思　就是說據亂時代　非正名不可　太平時代　綱可以將束縛人的名去了　今人不察時勢　竟欲將人倫的名分打破　是率天下人為禽獸　真大惑不解　所以老子不必再立名　合孔子爭萬世師表的聖位　老子誹薄仁義禮智　將名分定好　孔子為時聖　非拘拘於名的　熟味經意自知　茲不暇言及　打破一切名色　是為孔子後盾　讀者宜知　然又恐後人誤會　不管時勢人情　高談無為　至有清談誤國的禍　不得不說起初要有名　但不說利是甚麼名　給孔子留下地步　老子立言妙到極點　也難到極點　又說名立後就要止住　不可執着到名上　使有名歸到無名　人人順天性而為　順到無可順　像道的生物　活潑不滯　這真是到了無可名的化境　豈不是合禮運相為表裏嗎　所以小子先註禮運後註道德經　就是由有名歸到無名呢　禮運不說有名　道德經不說無名　說由有名歸到無名　是就其多數而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

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字義 亡是沒滅了 壽是活大年紀

通解 知人是非的稱爲智 自知得失的稱爲明 能勝過人的稱爲有力 自己勝過情欲的稱爲強 知足不貪的稱爲富 強行道的稱爲有志氣 不失了立身之處的能以長久 身死了還不滅亡的稱爲有壽

通說 前幾章的大意 多有不教人用明用強求富的說法 看了甚不快意 人皆迷迷 懵懵無知 認能行嗎 富雖不可求 然也不能無點職業 依賴人吃飯 無怪乎老學爲世俗所詬病 到了註解這一章 總知老子的用意 是教不用於外 而用於內 就是孔孟反求諸己的意思 不然 要只求外面 不顧內容 雖知人若鬼錯號爲智囊 又豈起七國的亂仟不免遭殺身的慘禍 有力若霸王 還不能一怒而安天下 死到烏江 富若邾通 還不免餓死 況身殺名裂 又是小事 只求於外 就爲外物所轉移 本心放失而不歸 況身殺名裂 又是小事 只求於外 就爲外物所心 觀察自己的得失 使天理勝過人欲 實命樂道 不是我所有的 就是一毫亦不敢取 然後心處到安宅以上 道說不動 富貴貧賤威武 皆不能淫 本心放失了 實大可哀痛 必返觀內照 收回放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字義 汎是流動不滯

通解 大道流動不滯 不可以或左或右執着一邊去求的 萬物皆仗恃道纔生長 道也不推辭 生物的功成了 不自名有功於物 愛養萬物還不爲物的主 從他常無有所欲 無形無聲 就可以名叫他個小 萬物生化以後 皆歸於他 他還不知爲主 從他能虛受一切 就可以名叫個大 因此聖人總是不自以爲大 所以能成爲廣而無外的大呢

通說 凡自古來好英雄的人 所仗恃無非智力兩樣 有智能料敵如神 有力且永逸長久 前皆已打破百戰百勝 他所食的一無非是求國富地大 且永逸長久 前皆已打破百戰百勝 他所食的一無非是求國富地大而無外的奧妙道生萬物道不爲物的主 所以能成其大 皆我國聖人成湯文武 學了這個法子以小國有了天下 因爲愛人人就感激 愛一人一人感激 愛天下天下成了一人一人能保 殺天下天下則崩 反成了獨夫 雖欲大而實小 我不非大而自大 若不以德而以武力 殺人人便怖恨 皆是前鑑 嗚呼 以道之國的秦始皇 歐洲的拿破崙 與現下的德皇 皆是前鑑 嗚呼 以道之大對於物有長養的恩 還不敢爲物的主 德怎麼就想滅人的國土 奴線人的百民 實是大惑不解 自速滅亡 秦始皇已經滅了 拿破崙已經死了 現下的德皇也已經困禁起來了 願後來的秦始皇拿破崙及現下的德皇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字義 執是守住 象是理 往是去

通解 老子和兵戰時代 必多無賴之徒 游說列國 挑撥兵禍 他從中竊取便利 還一時君相 見他言論足以動人 又足以害人 必利用他們 養些門下客 擴充勢力 然門客坐食 虛耗國欵 只謀個人的幸福 必爲害於天下 所以又不得不將這大弊端預爲說破 細玩樂與餌過客止六字 實將作門下客的險心媚態寫盡了 凡作門下客的人 多沒有國民的資格 有國民的資格 就稱貨主 不名爲客 老子稱他爲過客 因他沒有愛國的心 只抱吃飯聽戲主義 雞鳴狗盜的弄幾個錢 日日歌樓舞館 聽戲聽曲 將國幣國寶都揮霍了 天天中外大餐 吃東吃西將民脂民膏都吃喝了 待國亡種滅 他却悠然而逝 拋舊衣 嫁新郎 做劉氏聖主 還強過司馬家兒(劉曜破晉 擄其后以去 問之曰 我何如司馬家兒 后曰 陛下開基之聖主 彼亡國之暗夫) 這樣人就像過路的客 除自己作房子吃飯聽戲以外 對於店主店房及同住的客 皆漠不關心 店主雖待他無論如何好 也不能久留 看到這裡 有種勢的與其拿樂餌我這些雞鳴狗盜的人 還是吃西 那如以道爲主 有不貪勢力

不用小人　清靜無爲呢　無爲便能無不爲　無而能有　是天下的大象
拿着這大象　就能平治天下　天下自然歸服　天下來歸服　又能使他平
穩安泰　沒有一點憂患　這道雖語出來淡然無味　看不見聽不得　不及
門下客吹的有聲勢　然却有這樣妙用　不是像那貪樂餌的過客　只吹的
好聽　沒有實事呢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經】欲是欲殺　張是張開　脫是脫離

【通】將要願欲斂殺他　必然已經張開他　將要願欲弱他　必然已經強勝了他　將要願欲廢了他　必然已經振興了他　將要願欲奪他　必然已經給了他　這樣稱謂至細微的道理　所以柔的能勝過剛的　弱的能勝過強的　皆是道的自然　道不可離　就像魚的不可脫離了深淵　人離道　就爲氣數所困　魚脫深淵　就爲漁父所獲　當魚那浮水面時　未必不恃鰭迅的便利　可以游泳上下　可以捕食小虫　以誇示於人　然而慢藏誨盜　治容誨淫　無怪乎遭漁人的網羅　嗚呼　老子的話警戒之中　藏着悲憫的意思　願天下人人共體之　世有說這章是陰謀詭計的　眞是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經】欲是欲殺　張是張開　脫是脫離

【通】將要願欲斂殺他　必然已經張開他　將要願欲弱他　必然已經強勝了他　將要願欲廢了他　必然已經振興了他　將要願欲奪他　必然已經給了他　這樣稱謂至細微的道理　所以柔的能勝過剛的　弱的能勝過強的　皆是道的自然　道不可離　就像魚的不可脫離了深淵　人離道　就爲氣數所困　魚脫深淵　就爲漁父所獲　當魚那浮水面時　未必不恃鰭迅的便利　可以游泳上下　可以捕食小虫　以誇示於人　然而慢藏誨盜　治容誨淫　無怪乎遭漁人的網羅　嗚呼　老子的話警戒之中　藏着悲憫的意思　願天下人人共體之　世有說這章是陰謀詭計的　眞是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經】鎭是鎭靜

【章解】大道常無所爲　却無而能有　無所不爲　侯王要是能守此道　萬物就要自然而化　自然而化以後　要是願欲有所作爲　我就要鎭定他用無名的樸　并無名的樸　也要不願欲用　不願而用靜　這是守道到了極點　天下就要自然而正

【通說】全經氣脈連絡　語意貫通　眞是渾然一體　然這一章的語意　合第一章的口吻相應　前人分篇分章　也不無所見　這一章無名的樸　就是首章不可名的名　並無名的樸也不用　就是首章不可道的道　無爲而無不爲　就是首章爲天地始　爲萬物母　爲衆妙之門的說法　首章開口說常道　末了說無名的樸亦將不欲　無名即玄　常末了說玄之又玄　這章開口說道　並無名的樸亦不欲　即玄之又玄　首章從無說到有　又從有說到無　這章也是如是　不過首章說道的體用　是盡冒一切　這章說道的體用　是指平治天下　比首章少有迹

象　因爲前幾章說出天下兵禍的原委　以遏亂源　這一章就說治天下的大道　以示指歸　撥亂而反之正　以作收束　又帶着結住上篇　合首章相呼應　雙管齊下　所以不得不如此　自古天下的亂　皆由於用器　昔堯舜無爲而治　並不用器　到了三代　天下人情欲漸開　風俗漸薄　渦武又遇着桀紂的亂　於是不得不取了堯舜那領天下的無名樸來　造成神器以戡亂　及一用之後　想仍返於樸　乃人民沒有進化到那程度　又不敢不用之以維持世界　却將他的本意　各著爲易　以待後人　請看夏易名叫連山　上下皆山　艮爲山　夏易守艮　止而又止　艮止也　是止住不用的意思　商易名叫歸藏　是藏起來不周的意思　用易不另起名　就名叫周易　是周而復始返本還源的意思　統起三易來看　是由止而藏　由藏而返於本的意思　可惜三代聖王的子孫　沒有聖人繼起　非惟不能不用這神器　並且用之不休　將器用的壞了　到了春秋時代　管子見神器已壞　他又不能修理　且神器的用法他也不知　於是折了造成利器　五霸用之　以會諸侯　到了戰國並利器也壞了　商鞅見利器已壞　於是起了毒心　又造出凶器　孔子於春秋時代　神器用神器不用神器的法子寫出　可惜世無用者　凶器一出　而戰殺的禍從此酷烈的很了　且自此以後　或用利器　或用凶器　沒有用神器的　至不用器的更沒有了　到了西洋　不但用利器凶器　並且造出尤利尤

凶的器　獨美總統華盛頓　用利器和戰以後　即藏而不用　並可與我國
堯舜並肩　其外多以凶器殺人　而拿破崙與現下的德皇是其尤者　現下
的德皇更甚　全世界的凶器　沒有凶過德國的　而受禍也沒有慘過德國
的　道器還可以仗恃嗎　嗚呼　用器的慘禍　今日可算到了極點了　然
道爲老子是早已知道的　且不忍坐視　預先討警戒後人說　天下神器不
可爲也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佳兵者不祥之器　又指數後人說　鋭之
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正　這樣看來
老子的話　不是今日對症的妙法嗎　不是後日進化的眞道嗎　孫順大

家研究
研究

華天商務印書館排印

道德是世界大同的歸宿
仁義是萬國和平的導綫
道德經是無始無終的大道
白話解是無中無外的至言

新註 道德經白話解說

下篇　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註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離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離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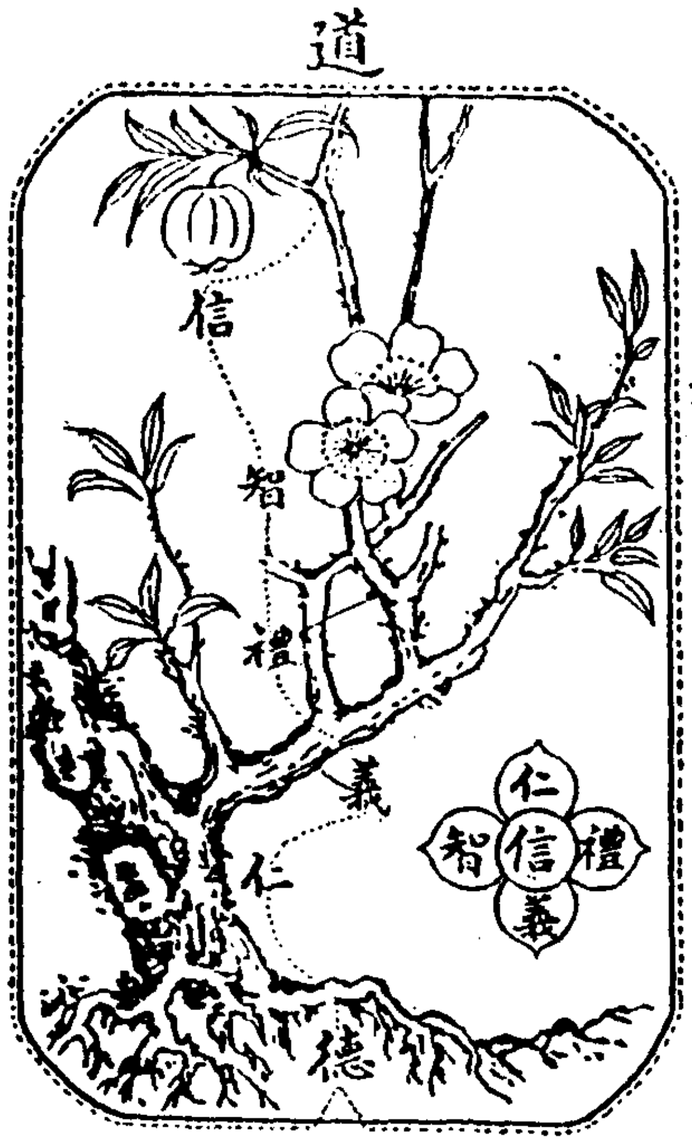
字義界說　禮是節文人事的　忠是
解義上心　信是真誠　華是開的花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上德　上德的人　不自以爲有德　所以能有德　下德的人　勉强着不失了德
解義　所以無有德　上德的人無心作爲　只率性而行　就不用有所作爲

下德的人有心作爲　就有所作爲　上等仁人行這仁　還不用有所作爲
上等義人行這義　就有所作爲　上等禮人行這禮　威儀繁多　人沒有應
答的　就不免攘臂而起爭端　所以失了道以後纔有德　失了德以後纔有
仁　失了仁以後纔有義　失了義以後纔有禮　這禮是忠信的薄弱　變亂
的起頭　有前知的聰明外用　是道的外面　然明極必暗　是愚迷的開始
因此大丈夫處這淳厚　不處這刻薄　站到眞實上　不站到浮華上　所
以去了那禮智的虛文　取這忠信的實德

總上篇多淳言大道　爲治國平天下的大用　合易經相爲表裏　下篇多細說至德
起　爲治國平天下的大用　合各經幷互相發明　像這一章　是下篇的綱
領　所說的上德　就是中庸上說無聲無臭的至德　也就是大學上說明明
德到了至善　因爲明德明到至善　便無德可明　覺克明德　克明峻德
皆是已往的工夫　此時便與道爲一體　還有甚麼德可名　所說大道衰廢
的次序　從道上五降級有說　因爲道是無名無象的　一動轉纔有生物的
德　然又生機內伏　至生生不息纔名爲仁　然生物當有節制　又要有分
別　節制分別便是義　然義極必嚴　又要品節修飾之而有稳　這也是自



（附大道循環圖）

東天國東印書館排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字解 寧是安寧　貞是正　裂是破裂　歇是止　竭是用盡了　蹶是跌倒　穀是善　輿是車　碌碌是小的樣子　落落是不相合的意思

章旨 在前得了一的　天得了一就清淨　地得了一就安寧　神得了一就靈驗　山谷得了一就滿盈　萬物得了一就生長　侯王得了一就能以正天下　天地人物他的能清能寧能靈能盈能生能貞是一樣道理呢　天不得一沒有所以清的　就怕破裂　地不得一沒有所以寧的　就怕洩漏　神不得一沒有所以靈的　就怕歇盡了　萬物不得一沒有所以生的　就怕滅了　山谷不得一沒有所以盈的　就怕竭盡了　萬物的要不自貴　以賤爲根本　高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侯王不得一沒有所以王天下的　還居然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嗎　因爲天下的事　必合起許多賤的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必合起輪轅軫蓋幾件賤的來　幾成爲車　要合起好幾輛車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就不能成爲一車　所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

有所以靈的　就怕衰歇　山谷不得一沒有所以盈的　就怕竭盡了　萬物不得一沒有所以生的　就怕滅了　侯王不得一沒有所以王天下的　還居尊貴的高位　就怕跌倒　所以貴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因此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嗎　因爲天下的事　必合起許多賤的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必合起輪轅軫蓋幾件賤的來　幾成爲車　要合起好幾輛車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就不能成爲一車　所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

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字解 致是推　數是計　輿是車　碌碌是小的樣子　落落是不相合的意思

章旨 推而計之　天下的物皆從有生的　是有合無相反的道理　不但天地人物他的能清能寧能靈能盈能生能貞是一樣道理呢　天不得一沒有所以清的　就怕破裂　地不得一沒有所以寧的　就怕洩漏　神不得一沒有所以靈的　就怕歇盡了　萬物不得一沒有所以生的　就怕滅了　山谷不得一沒有所以盈的　就怕竭盡了　萬物的要不自貴　以賤爲根本　高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侯王不得一沒有所以王天下的　還居尊貴的高位　就怕跌倒　所以貴的要不自貴　以賤爲根本　高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因此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嗎　因爲天下的事　必合起許多賤的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必合起輪轅軫蓋幾件賤的來　幾成爲車　要合起好幾輛車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就不能成爲一車　所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字解 非乎是不是的意思

章旨 推而計之　天下的物皆從有生的　是有合無相反的道理　不但天地人物他的能清能寧能靈能盈能生能貞是一樣道理呢　天不得一沒有所以清的　就怕破裂　地不得一沒有所以寧的　就怕洩漏　神不得一沒有所以靈的　就怕歇盡了　萬物不得一沒有所以生的　就怕滅了　山谷不得一沒有所以盈的　就怕竭盡了　萬物的要不自貴　以賤爲根本　高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侯王不得一沒有所以王天下的　還居尊貴的高位　就怕跌倒　所以貴的要不自貴　以賤爲根本　高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因此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嗎　因爲天下的事　必合起許多賤的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必合起輪轅軫蓋幾件賤的來　幾成爲車　要合起好幾輛車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就不能成爲一車　所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字解 反是相反的　用是運用

章旨 道與道相反的　正是道的動機　柔弱不爭的　正是道的運用　天下的物皆從有生的　是有合無相反的道理　不但天地人物他的能清能寧能靈能盈能生能貞是一樣道理呢　天不得一沒有所以清的　就怕破裂　地不得一沒有所以寧的　就怕洩漏　神不得一沒有所以靈的　就怕歇盡了　萬物不得一沒有所以生的　就怕滅了　山谷不得一沒有所以盈的　就怕竭盡了　萬物的要不自貴　以賤爲根本　高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侯王不得一沒有所以王天下的　還居尊貴的高位　就怕跌倒　所以貴的要不自貴　以賤爲根本　高的要不自貴　以下爲根基　因此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嗎　因爲天下的事　必合起許多賤的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必合起輪轅軫蓋幾件賤的來　幾成爲車　要合起好幾輛車來　幾成爲貴的　就像還車　就不能成爲一車　所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還是他以賤爲本呢　不是的嗎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字解 建是建立　偷是苟且的意思　渝是變　隅是角　貸是借　亡是無有　昧是暗的意思　類是病　辱是黑垢

章旨 上等人聽了道　就勤而行的　中等人聽了道　就有時行有時不行　下等人聽了道　就要大笑　下等人要不笑　還不足以爲道呢　所以在先立言的說過　明道的內精明　外邊渾渾噩噩像暗昧的　進道的內精進　外邊與世無爭像退的　有看也看不見　最妙的道　外邊和光混俗　像與人相類的　有上德的人以自處　像空谷虛受一切的　大清白的仍出於污泥之中　像受辱的　有廣大之德的　不自以爲有德像是不足立德的　能建立德行的　清淨無爲　像是苟且偷安的　任看天性　質樸眞誠的　並不矜持　像是變而不眞的　大方正的方於內　沒有稜角　大器

不欲速　所以晚成　大音如天籟　極少聲音　大象如無物　沒有形質
眞道最隱微　沒有名色　所以下等人不知就笑　他雖然笑　惟獨這道書

於借氣給那萬物　且生成萬物　萬物的生
是借道的氣而生　生成以後　將氣仍還道

通說　凡事平常的人就輕賤　神奇的人就驚異　但神奇奇的　不過是技術
就是了　不能治國平天下　惟大道至平至常　萬古不變　雖平常又不
落於世俗　所以難使人信　更難使人行　孔門惟顏子勤而行之　三月
不違　其餘若存若亡　日月至焉而已　以外世俗的人　或笑孔子爲迂拘

或笑孔子爲瞞敗　一知半解的人　又笑孔子不自愛　笑孔子不知天時
因爲孔子中藏深奧　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百官美富　所以就鄙笑
然而眞正有道的　率性而行　不問人笑不笑　等着道行了　自然天
天位萬物育　使天下人昭受其賜　還不知道　他笑不笑有甚麼關係呢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
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六　東天閣東印書館排印

字解　負是背負　揌是戴　益是增
益　卻是下垂的樣子　父是主

章解　道生的虛無一氣　一生的陰陽　陰陽會合生的三才　三才
生的萬物　萬物皆是背着陰而抱着陽　陰陽收斂於下　以生太和之氣
凡事皆以下爲上　人所厭惡的　獨有孤寡不穀　是最下的　道王公貴
人反以自稱　所以道物或者損他反到有益　或者增益他反到有損　是謙
受益　滿招損的道理　古人所以教人的　我也拿這話教訓人
強梁的必不得正命而死　我將要拿這道理爲教人的主宰

通說　佛經上說　無明震動　忽有山河大地　原來天地人物　皆是大道妄情
生的　人乘大道妄情而生　所以氣就易於飛揚　性就易於好高務強
然飛揚氣就散　高強性就傷　因此聖人之教　使飛揚
的收斂回來　高強的處於謙下　纔能以返還先天呢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
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字解　馳騁是驅使的意思

有作官　窮困一生　是勝利祿失了　就因爲失了名利　却得了萬世師表
生民未有的大名　得了俎豆千秋　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的厚利　還想
列國時那些得名得利的　反到皆是失了　孔子固然無心求名利　然而有
實就有名　有德就有祿　豈到道裡　人也就求實行修大德就是了　何必
然求名利　何必
然算計得失呢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
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

字解　缺是欠缺　冲是虛　拙是笨鈍
辯是辯論　訥是不多說話　躁是急
辯

大有成就的　反到像有欠缺　他的功用都沒有破壞　大盈滿的　反到
像是空虛　他的功用却沒有窮竭　大正直的　反到像枉屈　大能巧的
反到像拙鈍　大辯論的　反到像不能多說話　然有諸內自能勝於外
像寒熱是外邊的天氣　內躁的就能勝過寒　雖寒也不覺寒　內靜的就能
勝過熱　雖熱也不覺熱　所以淸靜無爲　自
然能勝過天下的擾亂　天下就自然正了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華天印書館印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字解　戎是兵　郊是野外　咎是過

天下有道。太平的時候　退却了走馬　只用他糞田　天下無道。亂的時候
兵馬皆發到郊野　這都兵禍的罪　沒有大起不能自强　啓人的貪心
的　這變亂的禍　沒有大起貪橫不知足的　戰殺的過　沒有
大起原欲得人土地財產的　所以知足的統能常足而不相爭呢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
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常足。

字解　戎是兵　郊是野外　咎是過

天下有道太平的時候　退却了走馬　只用他糞田　天下無道亂的時候
兵馬皆發到郊野　這都兵禍的罪　沒有大起不能自强　啓人的貪心
的　這變亂的禍　沒有大起貪橫不知足的　戰殺的過　沒有
大起原欲得人土地財產的　所以知足的統能常足而不相爭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華天印書館印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
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從前看天演論　見優勝劣敗　弱肉强食的說法　甚不以爲然　後又
說强國除去貪心　知足息爭　統能天下和平　兵不至日在郊野戰殺
馬可以無事糞田　大家講究實業　自然財用能足　敢請天下仁賢不心

面論 老子的話 進不足 退有餘 何等中正和平 何等圓融周密呢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無爲而成。

【解字】戶是門 牖是窗 窺是越法的

【通釋】不用出門 就知天下的事 不用從窗戶裏瞅 就看見天道 凡人他越出的遠 他知道的越少 所以聖人不用出行 就知道一切的理 不用看見就知道一切的名 不用作爲就能成一切的事

【通說】孔子合子貢說 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 非也 予一以貫之 因爲道生萬物 是一本的 要得了一貫 知道萬有的本源 一切萬物不求知而自知 不然 要從枝葉上求 就是研究上萬萬年 數上無盡的精神 也研究不出所以然來 且必然越研究 所見所知的越少 以所見所知的爲有 不見不知的爲無 天下的物 或有形 或無形 千變萬化 難以推測 拘拘到知見上 不小的很嗎 昔孔子知殷禮夏禮 知未來百世 都是研究上萬萬年 數上無盡的精神 所以知天下 知帝王 知萍實 知商羊 知陳侯因齊 知防風骨 也不是從歷史上考證出來的 (把宋文獻不足) 也不是從物理學上研究出來的 孟夫子說 (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 也不是專門天文學 用天文鏡推測出來的 仍看首三千大千世界 如在手掌中 也不是航海探險 用望遠鏡看見的 因爲聖人得了本源 萬物皆備於我 一切萬有皆在性中 何用出去看呢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解字】見前

【通釋】講學要天天增知識 講道要天天去知見 去了再去 以至於沒了知見 就一味的頑空 必至冥然無知 纔可以去了知見名象 纔可存元理 去了知見名象 纔可以存元理 無所知而無所不知 無所能而無所不能 就是天下之大 也無一無罪 取天下尚且如是 治一國 治其外不能治其內 教一時不能教後日 所以聖人從根本解決 治一身就說無人相 無我相 無衆生相 佛就說無我相 無衆生相 無壽者相 耶穌就說改者愛之 憾改者善親之 皆是合老子這一章的宗旨是一樣的 至回祖說主是行慈行恕的 也就合這一章說 親天下人如小孩 小孩好固然歡喜 親大了慢慢的教育 自然就好了 這樣還有甚麼人我的界限 不是天下一家 四海一人了嗎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

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
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
故以其無死地

字解 徙是類 攝是攝持 陸是平地 兕
虎皆是猛獸 避是躲避 刃是兵刃

語譯 大下凡出於生的 必然入於死 小孩正生長的那一類人 十分中有三
老年將死的那一類人 十分中有三 中年生旺漸而動轉到死地的
也是十分中有三 這中年反動轉到死地的 是甚麼緣故呢 因爲他有了
嗜慾 甘食悅色 自奉太厚 且因謀衣食住以養生命 就勞煩的反傷了
生 歸於死地呢 善聽說善於攝持生命的 在陸行遇不着兕虎 上軍
養去不躲避兵刃 兕牛也無處投他的角 猛虎也無處施他的爪 兵器也
無處施他的刃 這甚麼緣故呢 因爲他視身如無
不愛肉身 性包虛空以外 無有可死之地呢

講說 人所以我相太深 爭競紛擾的原因 無非是因爲有這身 有這生命
就要吃要穿要住 併且要吃好飯穿好衣住好房屋 再風花雪月的 使
有了就用 也不知存留 至於養生衛生 更是不憚的 宜當該死了
他反到能生長 生長大了 知道謀衣謀食 養生衛生 求生長的快樂
反到養成老年 上了死地去 足見這樣養生是不行的了 不惟這樣的不
行 就是講求坐功 研究丹經的 要是超出一身之外還可 若只在肉身
上用工夫 也是不行的、另有詳論〉因爲人的身 自幼而壯 壯而老
只有生的 必然有死 無論活的年紀大小 皆是脫不了 所以聖人看開
這道理 不在肉身上求生 向性身上求生 不怕肉身死 只怕性身死
除老子說 吾身既無 吾有何患 孔子說殺身成仁 孟子說捨生取義
又說殺人不貳 這皆是攝生的妙法 關羽龍逢比干殉國而死 伯夷叔齊
殉仁而死 佛忍受割利王節節支解 耶穌捨身救世 這皆是攝生的模範

肉身雖死 眞性常存 肉身有形有質 有受死之地
性身無體無方 無可死之地 所以有生就有死
肉身 至死了在 所以不生也不滅 人何必爲養數十年的
古常存的眞性呢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

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
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字解 命也是生的意思 爵是爵位 亭是亭然成
立的樣子 毒是施以冰霜成熟萬物的意思
語譯 世間萬物皆是道生的 然道的生物不能見 道一動而爲德 德付萬物
以性 生出萬類 又借陰陽之氣成了形 順其自然之勢長成了 因此
萬物沒有不尊崇道貴重德的 道的尊崇 德的貴重 也沒有封他爵位的
他就常自然尊貴 所以道生了萬物 德養萬物 又長這萬物 撫育萬
物 成立萬物 成熟萬物 容着萬物 蓋着萬物 還又生萬物不以爲有
功 實行培養萬物不仗恃勤勞 長養萬物不爲物的主宰 這樣稱爲極深
這的
德

講說 萬物皆是道生的 德養的 人雖爲萬物之靈 也是萬物的一份子 人
生養的出來 也不外乎道德 人既爲道德生養的 尊道貴德就是了
何必然只重生命呢 人重生命 無非想在世間尊貴 不知世間的尊貴
並不尊貴 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 那如尊道貴德 施德於人 人自

然尊貴我 人雖然尊貴我 我又不居功不恃德 使
人既不能貴我 更不能賤我 豈能永遠尊貴呢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
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字解 兌是口 殃是禍

語譯 天下的一切 有個起頭的本源 爲天下的母親 既
然能得他母親 就能知道他的兒子 既然知道他的兒子 又要返回守
他的母親 這樣能返本還源 就是沒了身也不危險 怎樣能守母呢 塞
住口 閉了門 不使精神外洩 就是沒了一輩子不用勤勞 要是開了
口 求着成事 一輩子不能救 能以見着極微小的起頭 稱爲明 守着
極柔順的母親 稱爲強 用這散出來的光 再歛回歸到本然的明上 不
要流而忘返 留下一身的禍 人要尋着這本源 既
這樣稱爲習用眞常的道

通 這一章是開馬上說教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的道理因
說 爲先天生後天是順生的順流而下不免有了窮盡所以要逆而返回
先天但先天是生而未生後天先天便無用髣如母既生子其母已老必使
子母合一纔能復還本來面目這一章上說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是從
先天本源上論着後天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用後天以返先天寒兌
閉門是返還先天的法就是孔子說給顏子的四勿佛經說的無眼耳鼻
舌身意這樣纔能從有生歸到無生眞常不變了呢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
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
哉。

字 介是介然獨立 施是迤張 夷是平 徑是奇僻小路 除是茀祭 蕪是
解 荒 倉是盛糧米的 厭是足 資是錢財 竽是用竹管造的樂器 爲五
音的長 一唱衆和

通 使我介然獨有眞知就能行這大道 惟獨恐怕自己誇張 大道本極其
解 平常 這民偏好走奇僻小路 朝廷上刑政甚是苛刻 田野甚是荒蕪
倉廒裡甚是空虛 還尚奢華穿文彩衣服 好小勇帶着利劍 縱嘴
欲醉飽飲食 好貪橫財貨有餘 這樣稱爲大盜的倡率 不是正道

通 大道本至中至正 平平蕩蕩 可以終身往來 安然無事 無奈人以大
說 道淡薄無味 不如奇僻小路上有些聲色貨財 可以任意玩耍 於是捨
了正道不走 去走僻邪小路 求着衣文繡 縈齊粱 得貨財
還威武 不知小路上是强盜出沒的地方 怕大有危險呢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
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
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字 拔是提起 脫是脫落
解 輟是止 豐是滿

善於建立的就牢不可拔 善於懷抱的就萬不能脫落 傳到後世子
通 孫祭祀不止 因爲他有德行 實行修德於身 他的德纔甚眞 又修之
於一家 他的德纔有餘 修之於一鄉 他的德纔能普徧 所以拿我
的身看人的身 拿我的家看人的家 我家能齊 人家也能齊
我的鄉看人的鄉 我這鄉能化 人的鄉也能化 拿我的國看人的國
我國能治 人國也能治 拿我的天下看人的天下 我的天下能以平
人的天下亦能平 我何以知天下能以平呢 就以我本身推測而知
解 建立的大 沒有大起立功於國的 懷抱的好 沒有好過抱着玉璧的
然敵國破 功臣亡 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 是這建功懷璧 不但不能
長久 並且有殺身的禍 獨有抱道於身 立德於天下的 纔能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萬世沒有更變 立德於天下 看着極難極大 不知却極近
極易 就在一身 中庸上沒說嗎 執柯伐柯 其則不遠 大學上沒說嗎
豈是皆以修身爲本 孟子上沒說嗎 修其身而天下平 要眞能修德於
身 不但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并能治一切世界
一切天下 一切天地萬物 皆自我身而位育呢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
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字 含是包含 螫是蟲刺人流入毒液 據是按擊 握
解 是撰取 握是握持 朘是小孩的外腎 嗄是怒聲

通 包含德行厚的人 就比像赤子 赤子不知害物 厚德感招的
解 不螫他 猛獸也不按擊他 抓物吃的鳥也不撰他 厚德雖然骨弱筋柔
却牛模握持的很堅固 不知牝牡的調和 却能眞陽興起 這是眞精純到
極點了 一天哭號 却沒怒聲 和到極點了 知道和的 就稱爲知常道
知道常道的 就稱爲至明 以太和自養 增益生機的 稱爲吉祥 心
不爲氣質擾亂 能以率氣 使氣不橫暴的 稱爲剛强 這樣以保合太和
爲增益生機 以心率氣使不外洩爲强 纔能合着道 像西物生氣發洩
固然能强壯 然物强壯了就老 這樣稱爲不合乎道 不合乎道就早死了

前說立德於天下 其本源就在修身 這修身也不用甚麼奇方異術
說 只是不失赤子的心就是了 赤子心和氣柔 厚德之象 和氣感招 龍

降虎伏　且說赤子無私無慾　元氣不洩　所以能生生不息　凡物生氣發洩於外　雖能暢茂　然盛極必衰　衰老而死　獨松栢春天不甚旺　所以能歲寒不彫　物尚且如是　人何莫不然呢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解字】疎是遠

【白解】眞知道的不說　說的並不知道　塞了他內出的口　閉了外入的門　挫去他的銳氣　解脫他的紛擾　混合他的光　同世上的塵俗　這樣稱爲玄同呢　人不可得而親近他　不可得而疏遠他　不可得而有利於他　不可得而加害於他　不可得而尊貴他　不可得而輕賤他　所以爲天下的至貴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五

【通大道無名無與倫的　不可言說　言說必落於跡象　不是明白道的　明白道的　墮智慮　內不起分別相　外與人混同　何用高談闊論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通】這是使深的意思

【白】拿正道理治國　拿奇計用兵　拿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道天下可以　無事而取呢　因爲天下要多有忌諱　民怕犯了禁忌　多有失業　越法弄的　要使民間多有便利的器　有機事就有機心　人人以權謀相對待　國家必要昏亂　人要尚技巧　奇異無用的物越多　以法律命令治人　越彰明盜賊越多有　這皆是多事所致的　所以聖人說　我好靜這民自然正　我不用多事這民自然富　我無有私欲這民自然歸於純樸

小子論這一章書　然後知道學不是迂腐無用的學說　道流不是迂腐無用的人　不過是以道治國　以德化民　不肯輕用他的道法　是恐啓人民機謀的心　國家越法擾亂就是了　要到了不得不用兵　開平國權民命的大事　也不是奇謀詭計　也不是怪力異勇　是出人意料　不同別人的用兵　救這禍亂　但他所用的奇　像孔子不以暴虎憑河爲奇　而以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爲奇　像諸葛武侯不以擒孟獲爲奇　而以談笑退兵　息戰弭兵　至於武侯彈琴於空城　皆是奇之小者　因爲有道的人　不以打勝仗殺人盈城　殺人盈野爲奇　而以談笑退兵　息戰弭兵　仍然尊道貴德　清靜無爲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六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字】醇是厚　倚是因　伏是藏　妖是妖　劌是傷　肆是放肆　耀是誇耀

【白】國家行的政事　寬大渾樸　國民就自然醇厚　國家行的政事　國察　國民就自然澆薄　到了極點就反回　這禍是福所因而有的　福是禍所伏藏於內而生的　禍福循環無端　誰能知道他的究竟呢　不是沒有正人的法　看着是正　又成了奇怪　看着是善　又成了妖孽　不是沒有人的迷於

邪正善惡　日子是本來很久了　所以聖人雖然方正　却不方的傷了　雖然清廉　却不疾惡太嚴　雖然正直　却不直舉的太放肆　雖然有光耀　却不誇耀

語行政貴乎提綱挈領　得其大要　不貴乎刻刻察察　政令煩苛　要刻察的風俗　且說世間的道理　是相循環的　不但水清養不住魚　并且上有所好的　民必然更甚　致釀成刻毒　晴了　譬如人目力好叫作明　要望極遠處看　端攢了目力　便看着空中有花　還不如目力不好的人　看着是青天白日呢　所以無論甚麼事　總是舍着不露的好　然舍着不露　不過露的緩就是了　終是有露的　必須超出明暗禍福　邪正善惡　一切相循環的以外　總能眞有着落　不然日日迷到循環中相往來　認以爲正的　反到成了妖孽　將反到成了怪異　認以爲善的何所適從呢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積重德。積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字嗇是斂退虛靜的意思　柢是根

解治理人　事奉天　沒有趕上欲退虛靜的　惟獨欲退虛靜的　稱謂早已　貫行事天治人之道　早已服習道的　稱爲重重的積下德　重重的積下　德就沒有不能勝任的事　就不知他的極至　不知他的極至　就可以有國　有了國的根本　就可以長治久安　這欲退虛靜　若用以修身　稱爲深培其根　堅固其柢　長生久視之道

通這一章以治人事天併重　就是二番三次　試考諸經書　治人事天的事　皆極爲詳備　可見事天也不是虛渺的　了　但聖人的事天　並不是像秦漢時候的君王　對禪所說　是少私寡欲　精誠感格　感通天心　自然陰陽調和　時令順正　辦法　不是獨一無二的上帝）（小子前註大千圖說上所指的上帝　亦單指管理陽氣一部份之神主而言　此之所謂上帝　便是）上帝爲一切天地人物的主宰　就猶如人心爲一身的主宰　人身就是皮囊上受傷　心裡也必然疼痛　所以要是無故傷人　對於死傷的人　生一番哀憐的心　所以要是無故傷人　就是易經說的太極　陰陽之氣　管陰氣的名叫神　管陽氣的名叫神　統理陰陽的　渾起來說　就叫天（佛經上說的天　是學理的階級　不是統理陰陽的天）　就其爲陰陽的主宰說　就是敬畏上天　能事天的自然能治人　古來眞能治天下的帝王　那個不是不愧屋漏的人呢　至於治人事天的道　像孔門仲弓居敬行簡　便得其大要　可以南面無爲而治　併能長治久安　若用這道修身立命　也能長生久視　因爲治國修身　是一樣的道理呢

治大國若亨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字亨語爲烹　當烹講　鮮是新鮮的食品　蒞是親身臨着

解治理大國　就像烹調小鮮一樣　不得法就亂糟了　用道治天下　還鬼就不顯神奇　不是鬼就沒有神了　是他的神不傷人　聖人治天下也不傷人　所以他就不來傷人　這兩不相傷　皆是聖人盛德所感　所以不傷人的德　彼此合歸於聖人呢

通從前有朋友請我吃飯　造了兩樣菜　一樣大饌　一樣小鮮　大饌造的極好　小鮮生的　過火的過火　亂七八糟　毫不得味　主人大怒　招了庖人來責備他　庖人說　這小鮮極不好作　有大點的有該鹹的　有該淡的　有該用細火的　有該用烈火的　有小點的　總會起來造　所以欵喜吃厚味　所以我不敢這樣造　我聽了大笑着說　你不但造不好菜　還說大話嘲笑世人呢　到了現在我註這一章書　見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話　纔知他說的是道話　他這學問　不在文會君的庖丁以下　并悟到老子也是大烹調家　可惜他際於柱下　假使用他司烹調　必然造出最神妙極能養人的味來　以餉天下　比傳說的臨梅還好　至陳摶子割肉甚均更提不到話下了　我想老子烹小鮮　必是用大制不割的法　亦調既不宰制　治國必不傷人　既不傷人　和氣感召　必無天災人禍　國家可以長治久安　這是甚麼緣故呢　小子試申說其原理　宇宙間人成萬物的　是陰陽之氣　管陰氣的名叫神　管陽氣的名叫神　統理陰陽的　渾起來說　就叫天（佛經上說的天　是學理的階級　不是統理陰陽的天）　就其爲陰陽的主宰說　就是敬畏上天　能事天的自然能治人　古來眞能事天的帝王　慎重人事　就是敬畏上天　能治天下的帝王　慎重民事　敬天畏命的意思　可見事天也不是虛渺的　因爲人在氣中　就像魚在水內　無有水旱疫癘的災　無有放僻邪侈的人　聖人以誠事天　從氣化上入手　水濁了魚就不安　氣雜了人就主亂　譬如人心爲一身的主宰　人身就

傷人的人 生一番痛惡的心 陰氣就强勝 陰氣一勝
殷鬼當權 佈散一切奇災橫禍 且當時生的人物 多秉此陰厲殺的惡
氣 像蜂目豺聲 生而性惡的 就是受此氣最多的緣故 人既秉此氣而
生 必大肆殺伐 天下就亂了 這個 就是這個
道理 有人說 你既說上帝與一切萬物如一身 是
傷人的就是上帝 受傷的也是上帝 上帝自己傷了自己 上帝還自己賈
禍自己嗎 就譬如自己的手傷了自己的足 這心還教足賈罰手嗎 我說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知道形式不知道精神 我說上帝賈罰人 不是像迷
信家及巫覡一流的說法 是氣化上自然的道理 上帝無心賈罰人 聽萬
物的自取 人自相殺傷 以致陰陽不和 釀出一切災禍 自然現出賈罰
的形像來 且你說自己不能賈罰自己 一宅都不能
容 不過你不知道 我曾親自試驗過 有一天我用右手使刀子割紙 用
力猛了 將左手割傷 心裡覺疼的很 且哀憐這左手 怨恨這右手
目看了右手多時 到了明天 左手不疼了 右手反到腫起來了 豈不是
也不舒暢 請了位醫生來診了診脈 醫生說心脈弱 肝氣旺 這是有所
哀又有所怒 以致陰陽不和 臟腑自相刻伐 心平和了自然就好 吃藥
不能治的 我聽了恍然大悟 總知道臟腑的不舒暢 是心動的關係 有
手的腫疼 是心裡恨他 怒目看他的時候 動出一股惡氣來衝撞他 所

以他就腫起來了 我想到這裏 這醫生的話 心平氣和了許久 纔漸漸
的好了 我又想左手是我的手 右手也是我的手 左手已經傷了 豈是
願欲再教右手受疼 但我雖無心教他受疼 恨他的時候 心一動氣就發
出 我也不知道 他就疼的不了 我想收也收不回來了 我悟到人自己
責罰自己 凡人因七情受了病 皆是自己罰自己還不知道呢 我幷悟到
上帝的罰人 也是這樣 我又想到文王澤及枯骨 成湯去網三面 不是
婦人之仁 是調和陰陽的作用 所以孚人治天下 全在根本 不在表面
將來天下太平 非仁民愛物 溫養太和之氣不可 且說我一人心平氣
和 我的病就好了 天下人皆心平氣和 天下人的病不都好了嗎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
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
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
欲。故大者宜爲下。

字義解說 牝是雌性 併 併吞 兼 兼併 畜 養

大國就譬如水的下流 爲百川所歸向的 是天下交會地方 就譬如爲
天下的牝 牝常以靜勝過牡的動 是以靜爲下人之道 是以大國能以
謙卑自處 居於小國之下 就能得了小國的心 小國要是以謙卑自處
居於大國之下 就能得了大國的心 所以或自處卑下以取人的歸服 或
自處卑下以取人的優待 大國不過是願欲兼蓄畜養人 小國不過是願欲
事奉人 這樣 大國小國各得他所願欲的 所以大國宜量自處卑下 大
國自處卑下 小國不必說了

這一章 是論列國相處 以德服人 而不用武力服人
以柔勝人 而不以强勝人 外交的政策 這大國爲小國所歸向
卑下自處 優容這些小國 纔能保持世界的和平 因爲大國往往恃强權
欺凌人 恃武力吞併人 不知這樣辦法 小國不但不敢歸服 必然怕國
亡種滅 連合起許多小國來 捨死力敵抗大國 大國有所仗恃 必然驕
傲驕傲則其氣必浮而散 其氣浮而散 末後必然敗了 小國有所恐懼
必窮則返本 能以忍辱下人 且衆小國同病相憐 生愛護的心 必一
心一德 其氣悲壯 其氣悲壯 末後必然勝了 但勝了以後 又要走大
國的舊徹 其虐待他更爲酷烈 敗了的既受人的虐待 又必然發憤爲雄
非報復 於是戰殺相尋 沒有和平的那一天 所以必須以不爭爲爭
以謀人僕强 纔能息了這戰禍 試看水的下流 處於卑下 一切的水皆來朝會 豈不是謙虛了 就爲衆所歸向嗎 今
世界戰殺已達極點了 何不用用這妙方呢 如果有道德有見識眼明手快
的國 先試試這妙法 大國三年 次國七年 小國十年 必大有功效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
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
故爲天下貴。

奧 奧是屋的西南角 人所安息的地方 置 置立 拱是手合起來 駟是四匹馬

道是萬物所歸宿安息的地方　善人修身治世的寶貝　不善人所仗賴
的　不善人怎能借以保護呢　有一句話說的好　能以合着道了
可以售於人　一件事行的是合着道了　就可以高起人　人有不善
要能改過自新　何致有爲人所棄的呢　所以用這道立天子　設三公　皆
是自道人總歸服　因此就是有兩手合起來拿的大璧先送來　隨後再送四
匹馬來　也不如坐而進這個道　古時所以貴重這個道處　是甚麼緣故呢
不是所以求的就可以得　有罪就可
以免嗎　這個所以爲天下至貴重的呢

道經白話解說　卷下　二一二　東天圖東印書館排印

道譬如有馬千駟　死了沒點好處　所以道爲貴　因爲這道　人進一寸有
有害了　所以善人不以這個爲貴　而以道爲貴　因爲這道　人進一寸有
一寸的好處　進一尺有一尺的好處　所求必得　有
罪可以消　能以治國平天下　使萬物各得其所呢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
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
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終無難

圖是圖謀　諾是答應　爲無所爲的作爲　辦無事的事情　嘗無味的滋味　大的看着以爲小
多的看着以爲少　報有怨的以德行　圖謀難事於容易的時候　爲大事
於他細的時候　天下的難事　必起於易時　天下的大事　必起於細事
因此聖人總是於天下的事　不帶他大了纔辦　所以能成大事　像輕於應
諾的　把事看小了　必然不能實踐　少有信用　把事情看多容易了　必
然多有難辦　因此聖人還猶以事爲難辦　所以究竟能辦成　以爲難就不
難了

通篇大意　皆是爲難事於容易的時候　爲大事於小的時候　防禍患於
無形　憂勤惕厲的說法　諸葛武侯一生的學問　皆從這裏得去　獨有
以德報怨的話　與孔子的道不合　甚爲疑惑　仔細想來　纔知孔子爲人
道說法　必要人人能行　所以說以直報怨　以直報怨　人還多有辦不到

的　要說以德報怨　不是與說者好聽嗎　況說或人拿以德報怨的話問孔
子　必是見世人怨報相尋　越報越烈　無有了解的日子　於是他矯枉過
正　說出這話來　不知既然知道德怨報復　尚有人我的相分別的心　既
有人我相分別心　不但作不到　也與人情不合　所以孔子不許　至於老
子說的以德報怨　是到了神化的境況　與萬物渾爲一體　不知甚麼是德
甚麼是怨　甚麼是報復　人見他恩怨兩忘　從外面上說他以德報怨
其實無所謂德　無所謂
怨　也無所謂報復呢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
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
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脆是物脆的時候　容易折斷了　毫是毛　天下安的時候　容易保持　事沒有苗緒的時候　容易謀畫　物脆的時候　容易解散　物微細的時候　容易解散　辦事要於沒有事的時候　治天下要於沒有亂的時候　合抱的大樹　生於毫末的萌芽　九層的高臺　起於纍纍的土上　千里的遠行　起頭於脚底下　但這些事　皆是因其自然　要是有爲的反到敗了　因執的反到失了　因此聖人無爲所以沒有敗　無有執着所以無有失　這民人的辦事　常有幾乎將成　反到敗了　要是愼重末了　像起頭一樣　就沒有敗了的事　因此聖人願欲人所不願欲的事　不貴重世人所貪求難得的貨　學人所不學的　復還了衆人太過的事　以輔持萬物的自然　却不敢有所作爲

這一章　仍是申說前章的大意　又極爲明顯　至欲不欲學不學的話
前章頭三句是一樣意思　皆是說辦事要辦衆人不辦的事業　等着衆
人辦纔辦　就勞而無功了　且有人辦也不用辦了　求學要求衆人不學的
學　等着衆人學纔學　學了也無大用了　古詩沒說嗎（詩家清景在新春
綠柳纔黃半未勻　若待上林花似錦　出門俱是看花人）　但老子這話
不是教人超巧趨利的意思　是教人或抱殘守缺　接續道統　或標新領異

啓發民智的意思　小子今對於學不學幾句話　却大有感慨　因小子早有虛名　譚崇諸先生垂愛　多有想送入學校求學的　不意命薄福淺　家訓因小子的母親主搗人　諱崇孟　子景範　在山東官立第一師範學校七年　將屆畢業病亡　舊心過甚　怎麼也不准小子再入　遂致不得合學生們同學適道　今已十三歲了　猶碌碌無能　人所學的既不得學　人所不學的也不懂　不孝負了天下人的殷殷至望嗎　雖然小子遺命薄　既不敢合人爭那普通的學問　藉願於人所不學的　略學一二　天下要有與我同病相憐的　也不妨大家研究研究　小子先將所願學的科目預告　因爲我沒有才幹　定的科目　不敢像學校裏那樣多　只定了兩科　一科是最新的學問　將來五年後微露萌芽　三十年後綫略有用處　九百餘年後綫大行　一科是最舊的學問　從清代爲起點　追溯到盤古以上　新學說用完了　就用這舊學說　新舊相爲循環　兩科合成一科　也不分新舊　這是必須學而後知學而後能的　況返而求我固有的良知良能　尚有可以不學而知能的嗎　小子這宗旨　不迂腐的很嗎　但我也不是樂意如此　是時也運也命也　天喪吾母所致呢　天特教小子學人所不學呢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字解　楷是模範

意解　古時善於以道治天下的　不是先開民的知識　是要教這民歸於淳樸　民的所以難治　因着他智謀太多　所以以智謀變詐治國　是國家的賊　不以智謀變詐治國　是國家的福　知道這兩樣的利害　就可以爲治國的模範　能以知道治國的模範　就稱謂極玄妙的德　極玄妙的德　深遠的很了　合世俗的物情相反　這樣綫能到了上下和平大順的境況

演說　孔子說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聖人豈是不願啓人的知識　但不使人先有道德的心　就使人有變詐的智識　民就難於治　國家必　所以必然先使人歸眞返樸　以道德爲本　以知識爲末　有了道德　然後再漸漸的使人有知識　道德知識相輔而行　然後綫能上下和平　豈於大順　這是聖人以道德治天下的手綫　是用以愚民　保護自己的祿位　只利專制呢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字解　厭是厭惡

意解　江海所以能爲百泉之王處　因爲他善於居下　所以百泉皆來朝會　爲谷山泉之王　因此聖人願欲高上起人　先用謙恭的話　居於人以下　願欲占先於人　先本身居人之後　所以居於人以上　這人不苦其重　居於人之前　這人不被妬他　因此天下人樂於推舉他　并不厭惡　因着他不爭　所以天下沒有合他爭的

演說　說下不爭的道　前頭已經屢次說過　這一章又反覆說明處　是因爲世人多爭強爭勝　沒有能下人的　所以又再三再四的詳細辯論　非說不爭上終能居上　不爭先終能居先　但這也是自然的道理　並非是有心居上　却故意退讓　用些權謀數術呢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字解　肖是像　儉是節省

意解　天下人皆說我道雖甚大　却似乎一無所能　甚麼也不像　就因爲道甚大　所以似乎甚麼也不像　要是像甚麼事物　早就細微的很了　我有三樣寶貝　我珍重而持守着　第一叫作慈愛　第二叫作儉省　第三叫作不敢爲天下的先　有這慈心　愛人眞誠　所以能勇　有這節儉　財用必

富　所以能作原大事業　不敢爲天下的先　就大器晚成　所以能爲器的長　現今人捨了慈愛　還倘强悍的勇　捨了節儉　還務廣大　捨了居後的道理　還爭爲先　這樣必歸有死　這總有眞摯的殺力　用以戰就能勝　用以守就堅固　天要是救人　就用慈愛護衛人

【連說】嗚呼　現今世界可算文明了　然越文明人生活程度越高　人越奢華大　喜新好奇　爭着顯耀　爭着形式上好看　越爭物力越艱難　越艱難越爭　因戰而殺　至是以殺人爲能　慈心全無　人道想至滅絕了　推其病源　無非是與老子說的三寶　慈儉不敢爲天下先背道而馳的緣故　老子道話　也不是迂腐無用　因爲有慈心如父母愛子之誠　必然有勇　有勇就可以大有所爲　節儉就能使物力有餘　可以大興製造　利用厚生　不爲天下先　也不是依賴不振　是惜精神留以有待　以備成爲大器　擔當宇宙　今沒有根本　而徒求其末　如何不趨於死呢　小子竊見及此　前在歐戰劇烈的時候　就想設法挽救　我想萬物皆是上帝生的　慈愛民物　必莫有過於上帝的　且說這一章上也說　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　但上帝在天上　人沒有見　竊想代表上帝　與上帝同一慈悲的　惟有五大教主　像孔子老安少懷　仁民愛物　老子尚道德以慈爲寶　釋迦佛入地獄救衆生贖罪　回祖說主是於是就本五大教主的宗旨　將各教的經典已註出孔教的四書及祖運　老子的道德經各白話解說　隨後就註佛教的金剛經白話解說　至基回兩教的經典　我國的先正已經演成白說　就著爲基督的新舊約發微　回教的天經發微　仍皆用白話解說　末後再綱修神仙綱鑑會合起五大教來　並將五大教的先導及其末流支派　也會合起來　萃衆起古今中外一切神聖仙佛的大慈悲力　再歸宿於上帝　求上帝的慈悲力　會萃起一切慈悲力　就足以消弭殺氣　必能閉殺運　開生運　使世界和平　投戈講道　永享和親康樂的福　兵器鑄成農器　軍人改爲農人　永無戰爭的禍　永享和親康樂的福　這是小子區區的微願　不知存悲憫心的仁人君子　亦以爲然否

選了幾句　合起來發揮了發揮　著成息戰一編　以爲挽救戰殺昌明道德的先導　又要將各教重要的經典　詳細解釋　以作道德進化的路程　現已註出孔教的四書及祖運　老子的道德經各白話解說　隨後就註佛教的金剛經白話解說　至基回兩教的經典　我國的先正已經演成白說　就著爲基督的新舊約發微　回教的天經發微　仍皆用白話解說　末後再綱修神仙綱鑑　會合起五大教來　並將五大教的先導及其末流支派　也會合起來　萃衆起古今中外一切神聖仙佛的大慈悲力　再歸宿於上帝　求上帝的慈悲力　就足以消弭殺氣　必能閉殺運　開生運　使世界和平　投戈講道　永享和親康樂的福　兵器鑄成農器　軍人改爲農人　永無戰爭的禍　永享和親康樂的福　這是小子區區的微願　不知存悲憫心的仁人君子　亦以爲然否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爲不爭之德。是爲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字解】善於爲勇士的　不尚武力　善於戰的　不發怒氣　善於勝敵人的　不與敵抗　善於用人的　處於人之下　這樣稱爲不爭之德　這樣稱爲能用人的力　這樣稱謂能以配合天道　這是古時到了極點的妙法

【連說】凡有道的　皆不尚武勇不好戰爭　就是不得不用的時候　也是神武不殺　談笑退敵　以靜待動　以逸待勞　以弱勝强　像諸葛武侯　謝太傅　王陽明　皆是用的這個法門　皆是明白天道的　不然匹夫的小勇　焉能以安天下　一朝的小怒　焉能以持久　飛揚浮躁的　焉能以勝人　說到道上　更遠的很了　至於用人　必須謙恭下人　人纔爲我用　要是驕傲自滿　正人君子豈肯爲我用　凡爲我用的　必是獻諂媚求利祿的人　用這樣人豈不壞事呢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的加。哀者勝矣。

【字解】抗是敵　仍是因　抗是敵

【連解】用兵有句要緊的話　我不敢爲開兵端的主　爲應敵的客　寧可進一寸　却退同一尺　雖然用兵　不存好殺之心　像不行兵的　雖然挺身而前　像無臂可攘的　雖然戰殺相因　像無有敵人的　雖然拿着兵器　像無有拿兵器的　天下的禍　沒有大起輕敵好戰的　雖然輕敵好戰的　就喪失了我國家的命脈　所以兩軍對壘的相交　不輕開兵端　哀憐人死的　就打勝仗了

【連說】世有解老子與陰符經爲兵法的　看這幾章　誠然是兵法　不惟這幾章是兵法　全經作兵法看　也未嘗不可　因爲老子的話　不落跡象　智者見智　仁者見仁　就譬如儒的易經　及論語上學而一章　隨時隨地隨人解祥皆可　豈但可以看成兵法呢　但解爲兵法　却大有來由　道學淵源於黃帝　我國的文化及兵農製造亦淵源於黃帝　先導　又爲治國平天下的大法　治國或除暴　或禦敵　不能不用兵　所以道學又爲兵學所從出　但道家的兵學　却與後世兵家不同　道家是以退爲進　以不戰爲戰　以不殺人爲勝　其大意重在不輕開兵端　致慈起戰殺的慘禍　小子細看他的宗旨　也不僅是慈悲仁厚　是他洞悉天道人情　凡好戰喜殺的　無論國勢如何强　兵力如何勇　末後必歸於敗　殺

敵是相敵抗　配是配合

人正是自殺　殺人正是自滅　所以不敢不這樣　小子試就天道人情上解說解說　一就天道上論　天以好生爲德　天道是自然的道　生成萬物　萬物生長過盼　而害他物的生　於是天惡其勝而殺之　其實也不是天殺他　就利己之生　孔子曰　仁者壽　到了他生長的旺了　好生的德就叫仁　有仁就能生長　生機發洩於外　內裡的仁就失了　失了仁就是失了天賦的性　且說天好生是生萬物　所以老子層次的說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失了天賦的性就死　不是只生一物　存好生之心的　天就輔助他　以殺人爲樂的　天必然痛惡他　從此看來　凡好戰爭喜强暴的人　皆是取死之道　衰弱的天必然救護他　一就人情上論　父沒有不愛他兒　凡好欲他生長的　子沒有不孝他父　哀痛他死亡的　要是輕開兵端　必欲殺人之子　殺人之父　殺人之子　其父愛子之切　極爲眞怨　眞摯其氣必勇　俾不畏死　像微小的烏獸　無故傷其雛　雖素所畏懼的　還敢起而爲敵　況說是人嗎　像成湯爲著救了他的童子　滅了萬國　就是這個緣故　殺人之父　其子傷父之死　極爲哀痛　有爲父報仇　匹夫而敢刺萬乘之君的　況說國與國爲敵嗎　憤不顧身　父之死打敗了越國　就是已往的憑據　像夫差痛其殺一人之父　就至於爲亡國之奴隸　況說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　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　殺人多取人的父兄子弟　能不招亡國滅種的禍嗎　所以老子說　夫慈以戰則勝　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從這兩樣理由上論　是老子的重道德惡兵戰　不是迂迂腐腐　也不是婦人的仁　是愛人的國　正所以愛自己的國　愛人的民　正所以愛自己的民　即是他不得已而用兵之師　也必是伐暴救民　慈悲之師　不是借兵力擴充勢力呢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　我的話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行　天下沒有能知道的　沒有能行到的
言　我說的話有個宗旨　我說的事情有個主宰　就因爲沒有知道我的宗旨
甚　很
被　穿的
褐　毛布寬大衣服　貧人穿的
則　效法
貴　我的主宰的　所以不知道我呢　知道我的少　我的道就爲了貴　因此聖人外面被着毛布賤人衣服　懷裡抱着玉璧　人不易知道呢

老子的話　大旨就是重道德　惡兵戰　清靜不爭　也是王平至常　容易知容易行的　乃世人或鄙爲迂腐　或矜爲神奇　或小而用之　僅以爲修養的術　或歧而視之　竟認爲異端的學　皆爲看見外面的破衣　沒看見內裡抱的好玉　但世人知道老子　不知道老子　也無足輕重　却與世界大有關係　若果有知道他尚道德惡兵戰的眞宗旨　不是迂腐無用　是有眞道理的　採取來試驗試驗　實爲全球萬國的幸福呢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　知道還不以爲知道　是上等的　不知道還以爲知道　是大病害　惟獨是拿病當病的　能以不爲病　聖人的沒有病　就是因他拿病當病　所以沒有病

病　病是病
上　孔子教誨子路說　知道就說知道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還以爲知道　是上等的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這就是眞見識　合道一章的意思　仿佛而老子的話　又更進一層　但老子還有一種意思　因爲天下亂的時候　必是非混雜　邪說橫行　知道的說知道　不知道也說知道　甚至發爲言論　著成書籍　一自己不明白　還教人糊塗　不自己的病　小子註這章書　身心也不清淨　天下的人成了糊塗國　天下的國成了糊塗國　自己治自己的病　教人自己反省　病人　所以反覆說明　因爲天下亂的時候　因爲我已經就是不明白的人　爲着天下人過用聰明　我却很有感慨　我已經就是柔弱的人　爲着天下人好戰殺　我越成了心病　越法胡塗　我已經就是柔弱的人　爲着天下人必有合我同病相憐的　安得有個善知識　開啓開啓我的愚迷　知天下人必有合我同病相憐的　安得有個大醫生　調理調理我的心病呢

民不畏威。則大畏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威　威是刑威
厭　厭是足
同厭字一樣講
狹　道德齊禮　使民人不用害怕刑威　自然知道敬畏　這樣不怒而威　本威武就來了　所以當國的　不要仗恃權位壓制人　不要壓足聲色貨利　自然的生　就獨以不求壓足聲色貨利　所以不滿而自溢　能以日新又新　因此聖人只求自知　不自己彰揚　只求自愛　不自己尊貴　所以去

了那貪求無厭　取
這謙下不爭呢

通說 凡好戰喜殺的人　外既然仗兵威宰割天下　內必然仗刑威殺戮國民
他仗兵力權位　這樣殘暴不仁　無非想飽其欲慾　求聲音足於耳　彩
色足於目　裡嫂足於身　肥甘足於口　再吞併天下　使萬國來朝　誇耀
他的名譽　尊重他的身體　像秦始皇自奪自大　以爲超過二帝三王以上
并採取六國精英　大修阿房宮　揚掠六國的子女玉帛來以實其內　求
肉身上的娛樂就是了　不知仗兵威權勢畏人　人雖不得不畏懼　然　且
失了　就譬如老虎沒了爪牙　人不怕的　像拿破崙盛時　列國無不畏懼
隨後失了兵威　在孤島裡囚死　誰還怕他呢　獨有君子神武不殺　不
怒而民威於鉄鉞　見了人沒有不敬的　說出話來人沒有不信仰的　自
然就聲名洋溢於天下　自有天爵良貴　比這兵刑的威武強着萬萬呢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二九　東天閣東印書館排印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繟是緩　恢是大　疎是稀

勇於果敢好勝的就殺人　勇於不敢以柔下自處的就活人　這兩樣或有利於人　或有害於人　是人所知道的　天厭惡勇敢殺人的　誰知道他的緣故呢　因此聖人還以勇敢爲難　天的道不合人爭　却善於得勝　不說話却善有感應　不用招呼就自然來　天雖甚舒緩　却善於謀　天的網恢恢　雖甚稀疎却沒有遺失

通說 生殺是天的大權　聖人體天行道　賞罰大公無私　即是代天生殺　不
然　要是殺人以自肥　害人以自利　天要生他　人竟然就殺了他　天
安得不痛惡　人的敢於殺人　必以爲弱肉强食　是天演的公例　且天無
聲無臭　也不能賞罰人　不知天雖不說話　却自然有報應　他的報應雖
似覺　而實至殆　絲毫都不錯　人沒有能跳出去的　因爲天道是自然的
凡人事上自然的報應　皆是天道的作用　沒有人使他這樣　就像有人
使他這樣的　天的賞罰這樣殿　人何必好殺人呢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一三〇　東天閣東印書館排印

字 匠是木匠　斲是斫開木頭

通 民人並不怕死　怎麼治國的專拿死恫赫他　要是使民人常怕死　這些
解 作怪異不法的　我得着拿住殺了他　誰還敢再爲不法的事　乃越殺越
多　可見民不怕死了　且說民犯了罪　常有司法的以公法殺他　竟有代
司法的以私意殺他　這譬如不知規矩　還代大匠斲木　代大匠斲木　少
有不傷
了手的

通 聖人以道德化天下　使人知道敬畏的根本　自然像十目所視　十手所
說 指　戒愼人所見不到的　恐懼人所聽不到的　隱微處既然這樣　外面
上更沒有犯法作亂的了　何用專恃刑法呢　且說拿刑法殺人鎮壓人民
人民也不怕　人民也並非不怕死　因爲尚嚴刑的時候　必係亂世　人日
不聊生　無所措手足　且說用刑的未必不玩法任情　刑法既不公道　人民越不畏懼　就是畏懼也難免不墜到法網裡　於
是人甚至有以犯法作亂爲生捷　以守法安分爲等着死的　必至互相殘殺
大亂就起來了　嗚呼　這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　孔子還說民免而無恥
況說不按公法就妄殺人　是道之以
溢殺　齊之以殘橫　天下怎麼不亂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字 稅是人民納的賦稅

通 民人的飢餓　是因爲他在上的吃的稅太多　民力已盡　所以飢餓　人
解 民的難治　是因他在上的用有爲的權謀　民愛詐百出　所以難治　民
的看輕了死不害怕　是因爲他嗜欲大開　養生命的材料太厚　力有不
給　所以輕死　就惟獨不是以養生命爲重的　緻是善於貴重他的生命

通 這今年夏天小子見梁巨川先生殉道的遺筆上說　民生困負担而衣食困難
說 四鄉的人　生活狀況　幾乎人畜平等　這城市的人　談笑歡娛　講

求精美衛生　實屬可歎　又說人不用奸謀詭計　就無以生存　我以爲梁先生這話　切中現今弊病　眞是救世的正論　及至於註這一章書　綾知先生的話　與老子暗合　而老子說的尤爲眞切　細看老子的大意　重在生生之厚一句上　因爲民的飢餓　由於上貪稅之多　由於上貪稅之多　由於生生之厚　怎麼說呢　國家納稅　原來供國家的公用　國家用的多了　就該納的多　這也是應盡的義務　但不說是上用稅之多　而說上貪稅之多　顯然是國家養一些冗員（大學上所謂食之者衆）剝取了民脂民膏來　宮室要妾飲食聲色　養他的生了　於是上行下效　人人皆厚養其生　就是下苦力的　也學著吸紙煙　喝大茶　穿綢緞的衣服　吃精美的飯食　不知物力有限　人嗜欲無窮　財源必然告竭　財源告竭　上以征取於民　必不敷用　不敷用就多立名目　以權法取於民　以權謀對民　民也以權謀應之　於是變詐百出　就像梁先生說的　不用奸謀詭計　便無以自存　這樣與其守正道窮困而死　險而死　還賸了快活　好也是死　那如用詭謀可以得生　即便用詭謀冒　怕死　甚麼危難都不避　小人不怕死　甚麼大亂都敢作一大亂作必互相殺傷　是大家講究養生　正所以殺生了　嗚呼痛哉　那如以德潤身　以義養氣　纔是眞善於養生　眞正尊貴其生呢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解字 共當拱字講

通釋 人的活着身體就柔弱　死了身體就堅強　草木的活着就柔脆　乾枯　所以堅強的是死之類　柔弱的是生之類　因此兵過強了　便有非氣　不能以得勝　木強了就能拱把　人伐了來作材料　強大的處於下　柔弱的處於上

通說 甘處柔弱　不爭強勝的道理　先前已經屢次說過　這一章又細說其中的原理　凡過於強勝了　就是取死之道　萬物皆是這樣　人也不能逃的　所以強勝了　還不處於強勝呢　總能以長強勝呢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解字 張是仰起來　抑是低伏下去

通釋 天的道就像抑起弓來的樣子　高的低伏下他來　在下的舉起他來　有餘的損去他　不足的補益他　天的道是去有餘以補不足　人的道就不是這樣　損不足去供奉有餘的　誰能拿有餘供奉天下呢　惟獨是有道的人　因此聖人作了事業　還不仗恃　成了功還不居功　他是不願欲表現他的好處嗎　是損去自己的有餘　補天下的不足呢

通說 弓是半圓的形式　伏下放着　弓背朝上就高　弓弦朝下就低　再仰起來放着　弓背就朝下低了　弓弦就朝上高了　且一仰一伏　對起來就是圓有餘補不足　高者使下　下者使高的作用　這一仰一伏　是天道損形　是天道的本體　圓了就能循環流通　不分上下　不然　要只用一面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解字 攻是攻伐　垢是塵垢　社是土神　稷是穀神

通釋 天下柔弱的　沒有柔弱過水的　然而攻堅破強　沒有能在他以先的　因着他就下的性　沒有變更呢　所以柔的能勝過剛的　弱的能勝強的　天下人沒有不知道的　沒有能行的　所以聖人說　受全國的垢辱　是謂社稷的主　受全國的不吉祥　是謂天下的王　還是正話　却像是相反的

忍辱下人　以柔弱自處　是人所厭惡的　不和惟至柔至弱的　能勝過至剛至強的　試看這水就知道了　因爲天下的物　剛的可以使折　强的可以使弱　這水已經柔弱到極點了　沒有法再破壞他了呢　所以人以柔弱自處的　能忍辱下人　必有包容　危難不避　必有担當　這樣人可以爲天下國家的主宰　必能爲天下國家謀幸福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左契是騎縫書契　分爲左右兩紙　左契爲存根　執左契的等着來對証　不去求人的　徹是收賦稅的法仔　計較多少而取於人的

調和了大仇怨　外面上雖然調和　內容必然仍有餘怨　這樣如何可以算善呢　因此聖人拿着左契　等着人來求合　却不去求着與人合　所以有德的　就像拿着書契　人自然來求合　無德的就像會着收稅　去求人人不樂意　且說人與我相和　其中有道　天與幾能人歸　但天道無所偏愛　常偏向善人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三　華天閣東印書館快印

這一章　是遵王道　黜霸術　古今來凡霸諸侯的　必仗着兵力　先以威示人　然後再講和　既仗着兵威　不能無有殺傷　殺人人所痛恨　何以能稱五霸　豈是高談王道　鄙薄功利　實係是以理而推　用霸術必　是設大的仇怨　結下仇怨再講和　也並非和平主義　不過與人講和　這和能以算是好和嗎　月說用霸術的　便能親密　人不防範他　可以設　山種種妙法　吸取人的權利就是了　試看老子無德司徹這一句話　眞是將霸國的詭謀　全形容出來了　但既是抱怨講和　和了以後　又吸取人的權利　怎麼能和的成　必要分裂　點所以列國五霸後　便成了戰國　人不知這戰禍早胚胎於五霸諸侯的時候呢　不然　孔門五尺童子　何以能稱五霸　豈是高談王道　鄙薄功利　實係是以理而推　用霸術必　能成兵禍　所以不忍的說　也不敢說　不說後世還竊取他的權術　要再稱道他的功業　將見人人效尤　沒了正道　那還了得嗎　況說以雄霸欺　人　天道所不許的　怎麼說呢　天道是自然的道　霸者以兵力殺人　以謀奪人的利　是人自然要痛惡的　天也要自然痛惡　天人　修德行仁　不求著外面與人和　自然天與人歸　像文王以仁厚待人　後來武王在孟津　沒有期會　就自己來的八百多國　公推武王爲天子　不强起用雄霸的萬萬嗎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三四　華天閣東印書館快印

這一章　戰場越大　火車輪船越便利　運兵戰鈎也越便利　且說交通之後　或因借教惹起禍來　或因通商惹起禍來　或因開殖民地惹起禍來　兵禍既起　慘不忍言　以老子的神聖　早已知道　所以發這一章的議論　也不是教人因噎廢食　是故意說些不近人情的話　試爲解說　一感慨主義　世界越交通　殺禍越酷烈　以設諷人　以爲解人　人要有感悟　戰禍就可以息　這主義用於交通時代　可以教兵戰的慘禍　一進化主義　國大就勢力大　往往恃强陵人　民多就難以治　且民多必兵多　要分爲平等的國（國無大小　大小因比較而起）減少其民　不但國無存併人的心　民無煩雜的情　且民少事也少　只設簡單政府　不必多立機關　耗費金銀　因之用度也少　所以減少生人　是治天下正本清源的妙法　試看天下少安的時候　必是大亂之後　人民稀少的時候　平安了生殖就漸漸的多　生殖既多　財物必艱窘　就因之而爭起　且一父母而生數子女　衣食尚願不上　還有力量教育他嗎　衣食困難　又是小事　不得受普通教育　一生糊糊塗塗　如在黑暗地獄　眞在可憐　且既不受教育　還知道仁義道德嗎　又加上謀生艱難　必至作亂犯法　小之就盜賊蜂起　大之就戰殺相尋　這是天下大亂的病源　獨有減少生人　縱能保持世界永遠和平　但這道理是要自然的　必須人民進化的道德知識皆高了　淳樸敦厚　情慾漸少　男子一十五歲以上而娶　女子二十五歲以上而嫁　雖

無子嗣　夫死了亦不再嫁　實行一夫一婦的制度　土自國主下及庶民皆不得納姬妾　且相敬如賓　不以情慾相弱愛　僅生有子嗣　免了不孝無後的大罪　夫婦均研究道家之參同契　佛家之楞嚴經　修養精氣神　以至成仙成佛　就立斷情慾　如是只生一子一女以傳種　生殖既少　教養自然容易　且人的情慾既少　所生的幼孩　身體必然壯　無有殀折　精神必靈敏　無有愚鈍　於是越進化人程度越高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但到這時候　便沒有下流會社的人　也沒有作苦工苦役的人　所以一人必須有十樣百樣的機器　凡一切苦工苦役皆不用人　但雖是這樣便利　人皆淡薄無欲　不肯輕用　使物力有窮盡　這時候的人　皆講究高尚衛生研求精神學問　事辦過就獨居養神　好靜而不好動　且說人皆有恒產就沒有游民　所以雖有火車輪船　不過裝載貨物　運輸有無就是了至於軍衣兵器便用不着裝載運輸　藏在國庫就是了　這時學說雖然極完備　人只默會精意　並不記誦文辭　就是傳佈文明　也只用畫簡單的圖像以示意　像古時之八卦　或只寫幾句簡明的文話　因爲人的程度既高一看就明白了　不用連篇累牘　作上些詞藻　虛浮無用　至於契約証據　皆用不着　人皆眞誠無二　相信以心　何用這個呢　老子說恢復結繩不過極言不尙虛文就是了　民飲食皆用穀菜（老子說甘其食　即是嫁穡作甘的意思）不吃葷腥　因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又人人講精細衛生　是人進化的程度很高　能以盡心知性

道德經白話解說　卷下

生像現在伍廷芳博士　以食肉爲渾濁不吃的　民衣服皆用善美　只求益於生理　不要華麗　並安其所居　樂其習俗　不好高務遠　喜新好奇雖鄰國相看見了　雞犬的音相聽見了　還老死不相往來　但這不相往來　不是固居一隅　坐井觀天　是人進化的程度很高　能以盡心知性萬物皆備於我身　浩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道心彌滿於六合以外　神遊太虛　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　看一切天地世界如在掌中（小子前著的大千同說　皆能於自性中看見）這時人間就是天上　無有天人的界限　所以不用相往來呢　但這樣進化是自然的　要不等時候强去行　必招大亂子要按着次序　起手也得幾百年後　至進化到究竟　非千餘年不可　這個主義　進化上多少年也行　老子這進化的理想　不高尙的很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博是覓博

信於一身　雖不求積於一身　却既然凡事皆推讓給人　自己越法的有　既然凡事皆爲人　自己越法的多　天的道是利於萬物　而不害於萬物　聖人的道是認宇宙內事爲性分　担任一切　却不合人爭

孔夫子說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佛說法也多用權教　可見古聖人並不拘拘於信了　但聖人也不是欺人　是爲着化渡衆生　因材施教　說出眞道理來人信不過　人既不信　聖人所以不得不如此　但這樣的不信　是權變說法的意思　老子說的信言不美　又更進一層　因爲信是名教最篤實的　信屬土厚德足以載物　且含有眞仁義神智在內　所以孔子的學說　大同時代　纔講信修睦　老子有菲薄仁義禮智的地方　沒有非薄的地方　獨有這一章說信言不美　似與前不同　不知前注重這信是爲大同開幕時代說法　這說信言不美　是爲大同進化到極端的時代說法　因爲那時人人皆講信修睦　就又要進化　並信也不用了　人講究這信　便有計較　如何立信的心　不免着相　所以並信也去了　人只率性而行　任天而動　不知甚麼是信不信　該說的就說　該行的就行　不但自己沒有立信的心　也沒以信責人的心　大家惟有相忘而樂　這纔到了神化的境況　這一章十說的善言不辯　知者不博　皆是這個意思　不然要拿後天的道理來論　如何能通過呢　但進化到這程度　也不是容易的必有大聖人於數千年前　出來提倡　以宇宙的事　爲性分內事　像伊尹的富有擔當力　體天道的利天下而不害天下　凡事爲人不爲己　讓人而不爭先　又是邪說橫行　是非宜辨　古今中外學說雜陳　融會貫通的時代　老子美言不信的幾句話　還要等着後日綏行　擔當天下萬世的事　體天道利人而不害人的話　却是今日對症的妙藥是刻不容緩的呢

民國八年秋江神童慕渠註道德經成王君冠羣爲校字畢適江右譚公少華介紹葉西亭先生爲之刋印及付梓譚公復以美國衛西琴博士發展國性教育之講演詞持贈謂神童曰衛博士汲汲以發揮我國國性保存自然道德爲職業教育之根本與大著先道學而後器學之宗旨不謀而合君試讀之以爲然否神童敬諾一過喜曰誠爲先得我心矣聆於數年前曾獲讀衛博士孔教論已深欽感今又得聆其教言幸何如之細究其所發議論咸不外於中庸中庸首章言道末章言德其餘亦皆發揮大道至德之精奧即孔子之道德經也噫衛博士講孔子自然道德以餉我國江神童註老子舊有道德以公諸萬國殆彼蒼者天欲昌明大道開發至德於天下故東方有人出西方有人出其心同其理同其著述亦同也聆不覺手舞足蹈稽首頓首三誦神童九歲時所撰聯語而爲天下稱賀曰大道昌明全球受福至德開發萬國弭兵其謂是歟其謂是歟於此縮重有感焉我國之國性道德之國性也乃我國性我不能自保存之而待衛博士教我保存之則我之恥已甚矣倘無人早出提倡博士其謂我何博士之重孔子自然道德以發揮國性爲我國說法也神童之註老子舊有道德以消

弭兵禍爲萬國說法也衛博士之先道德而後職業就教育上之程序而論也神童之先道學而後器學就時勢上之利害而論之也二君者亦可謂相得益彰矣是則神童此註公諸萬國可藉以報美人之厚意似爲我國今日不可少之作果爾則當一唱百和羣起而發揚我舊有之自然道德以保存國性盡己之性并以盡人之性也又烏能已乎

中華民國九年夏正寅月元旦周文聘謹跋

今有人於此善畫龍鱗甲欲活直將點睛飛去不忍龍匿而藏意欲公之天下乃以示人而問之曰世界有龍乎曰有吾聞其空名矣曰見乎曰未吾無從視其眞像也然則龍果何物耶產於何時處於何地其性質若何其功用若何則皆莫能道其所以然蓋龍也者固變化莫測有無莫知者也今江神童慕渠以猶龍解老子可謂得五千言之眞諦矣前之註道德經者不啻百餘家雖多所攙拌然大半拘於一說直等龍於鳥之飛空獸之走陸魚之游水而已雖畫龍而實失龍之眞像其眼光不足以見全龍固不必論

即幸窺見一鱗一爪亦只見潛龍而尚未見飛龍今慕渠之註字字欲舞句句欲飛活活潑潑動變不常不惟窺見龍之全體且由潛而見見而飛舞於天空雲際以驚醒千五百兆人之心目嗚呼神矣妙矣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雖然此固慕渠之能亦非慕渠之能也時爲之也天爲之也何以故當秦火以後大道晦冥龍方潛於海底故見之者鮮今天運正午陽氣方亨故龍也乘雲而上青天矣將來天下人人皆能見之慕渠具靈妙心法慧眼知之眞見之切所由先得天下人人心目之同然耳然猶不忍獨覩美觀且貴爲圖以示天下俾見龍時按圖而索庶不致當面錯過此白話解說之深心也書成大道德家葉君西亭見而賞之迅集金付梓以便廣佈爰將神龍八十一圖由郵寄示紀元家乘載漢膠西王太傅商也系出太上世傳道經讀之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再拜而賀曰飛龍在天矣將及時而雨矣槁苗可滓然而興矣紀元日日望之矣至慕渠以道德救戰殺之宗旨前於九歲時著息戰一書名偉人已爲之序書之頗詳李博士佳白早佈中外茲不贅時

中華民國九年立春日同學濟寧李紀元謹識

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長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而興成子房得而開漢祖劉伯溫得而佐明太祖其來分猶是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披而不見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無階耳臣因愚昧嘗謂朝願聞道夕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臣張果謹序

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天法人人法天陰符之所以作也黃帝慕道懇切故往崆峒山拜廣成子而問至道授以返還長生之訣後於峨嵋山又拜天真皇人授以五芽三一之文祕而修之而登上仙發道後世恐失其眞遂述陰符經三篇分爲上中下以按三才而明精氣神各有極趣之妙又恐人不知返還之理故首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所以爲陰符經三篇之綱目知天道必知人道知人道必知丹道知丹道必知其陰陽動靜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理知其理採汞鉛不失其時運符火不失其候經中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此又示人以修眞之要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次則用抽添功夫而不可間斷全眞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氣全三要神全收視則神眞返聽則精眞緘言則氣眞了此三全三眞自然混融於中眞火煆鍊結成金胎十月初足陰謫陽純嘗此時脫胎神化變現無方超出生死之外永爲金剛不壞之身此所以爲還丹者也余謂是經文簡而意奧或有不明其說者若求而外其道於是乎不愧僭狂之罪將先師所授祕訣遂逐段釋其文意而又述須總證剖露玄機以俟後之同志非敢爲是可以爲初學者一助云爾南昌修江混然子王道淵序

黃帝陰符經　　唐通玄先生張果注

元混然子王道淵注

明復初道人高睛明訂正

混然子曰夫陰符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太極未判之始溟涬淖淖淖寥廓無光純一陰炁而已陰因之極一陽生於中便分奇偶陽動陰靜兩儀判焉人生其中三才立焉三才既立萬物生焉生萬物者道也成至道者人也聖人所以建天地施德化修性命定人物此陰符所以作也以世法言萬物皆有形曰陰萬物皆有性命曰符萬物皆有自然之道曰經以道川言人之四大一身皆屬陰惟一點祖炁居天心屬陽是曰命帝性與命合曰符符者契合也分開兩箇勘合渾淪陰符二字身心也性情也水火也神氣也鉛汞也龍虎也動靜也乃為修丹之根本養道之淵宗凡作丹妙用每遇日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外則運陽火於東南而復退陰符於西北存北方不行正萬物藏形之時也於此時含光內燭眞氣薰蒸片餉之間混融磅礴陰氣消化陽氣日新此立成丹基之胎久久純熟自然精氣輕清如熱雲旋轉華池津液脈絡之來洗濯靈根結成還丹是謂陰符之道也經之為言徑也人人

共行之徑路也丹經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須曰太極未分渾是陰一陽動處見天心陽舒陰慘相符合

大道生生德化深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通玄先生曰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心深微而無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變通而無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惟變通而能契其斯之謂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

混然子曰觀者仰觀於天也仰見其天道日月運行風雲變化以行鬼神所以生物之大功也至如在天星象北辰居其天中寂然不動而眾星拱之隨斗標晝夜旋轉周天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也北斗屬水水得六數何以有七星南斗屬火火得七數何以有六星此水火互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見天道如此返求於身觀之我身則天地故執天以行之也人之一呼一吸則乾坤闔闢也水上升火下降則日月運行也鼓吾身之橐籥則風雲變化也吸神觀心鍊精化氣逆上泥丸則鼓之以雷霆也浩氣沖虛神水流注則潤之以雨澤也進陽火退陰符則一暑一寒一來一往也此執大化運行

於身無不與天道同也密戶之左生門之右中虛一竅空玄不動萬神朝會之宗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天一生水從地而生地二生火從天而降水中藏火火中藏水即北斗屬水而七星南斗屬火而六星丹家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是也學人能知此數說不可著在文字上猶度要明未盡以前造化此箇微意當求眞師口訣而後可知夫修丹之道一要明鼎器端的二要攢簇藥物眞全三要運符火烹鍊得法戒定性智絕利清源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如此勤而修之未有不成道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丹經云一馬自隨天不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哉頌曰觀天之道運無窮故執樞機合聖功顛倒這些消息子乾坤都入黍珠中

變化六龍長駕日循環張紫陽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兎藥來烹鄧子故曰天人焉有哉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豈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通玄先生曰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圖大而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導道布德以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拯之務在匡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錯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聖人神之乃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摯也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又曰其立德明機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已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

混然子曰五賊者乃五行之氣也在天地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心肝脾肺腎又爲精神魂魄意又爲眼耳鼻舌身人之一點元靈父母未生已前甚是分明始因父母生我之形此

靈人窺被形所借人爲赤子之時性無不善蓋因年漸長成習染各異眼耳鼻舌被色聲香味所觸而心貪愛意馬馳騁於是流浪苦海愛河迷亂眞性耗其靈根失其至寶此所以被五賊所害世人不得眞道者爲此也尹眞人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正謂此也學人若能勘破浮華幻相皆非我有惟一靈眞性是我本來面目從今去不被幻軀所役把已往貪愛之心盡底掀翻但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動靜之間以性爲主人以五賊爲家臣君無爲而正信於內臣有爲而營運於外內外合心君臣混一自然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異骨成親欣樂太平金剛經云凡所有相即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豈不是天有五賊而見之者昌歟了眞子曰酒是眞朋伴是花嶺頭時駕紫河車可憐金虎一聲嘯吹散青天五彩霞豈不是五賊在心施行於天者乎學人宜於此詳味頌曰五行之氣結成形舉卻生前一點靈五賊若能歸主宰施天自有道光明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通玄先生曰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離乎掌領況其小者乎自然造化之功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

混然子曰以道用言有道之人一心能制五賊遇五賊攻心

我則把定三關天機不動外施金母之功簇三千六百之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行道一息能奪一年之節候是以升陽施化出乃超今皆在吾掌握之中矣古人所謂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天地小我我大天地皇天不遠大藥非遙誠哉言也若得眞傳口訣運行符火於一身如取囊中物爾靜則爲金丹動則爲霹靂以世法言一君正位萬臣咸歸則天地山河人民賦貢莫不皆奉其主所有衣冠禮樂刑法制度莫不皆由君出道用與世法卽同一體且如天下淸平人民樂化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用文而偃其武也忽遇寇賊生發便當建侯行師而討平之用武而後其文也鼎器歌故曰首尾武

中間文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觀不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哉頌曰有道之人固本源經天緯地量玄玄一拳握定陰陽領運化風威徧大千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通玄先生曰傅曰人謂天性機謂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人能體五賊也

混然子曰天賦命於人謂之性人心發用謂之機性卽天也心卽性也是以聖人觀天之道明天之性執天之行運心之機夫立天之道者一陰一陽也定人之道者一仁一義也以世法言天生於人惟人得其全體道必假人以行之天性妙

理無非在於人心心所以能包含天理一動一靜分明發露天之機也聖人大觀天下以謂人人同體箇箇同眞於是制言行施教化立天道定人倫布告天下使人人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三綱五常之理率性修道盡敬其身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以道用言天性常主於靜人心常欲於動靜則養性動則復命復命曰常返常合道是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孔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斯之謂也頌曰天性人心理一同機關動靜道相通乾坤上下君

臣合萬國民安樂歲豐
大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化定機

通玄先生曰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不死天有弛張
川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天殺之機息然天以氣
爲威人以德爲機秋冬陰氣嚴凝天之張殺機也故龍蛇畏
而蟄伏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之弛殺機也故龍蛇悅而振
起天亦有寒暄人亦有寒暄德刑總肅君之張殺機也故臣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
悅而馳騁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文曰天以禍
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
盛以至於王無德者萬化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其自然
而定

混然子曰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鍾秀而生謂
之人天地人三才而各有機天以斗爲機地以雷爲機人以
心爲機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者此謂乾坤運化斗柄推遷
晝夜不停其機諸星宿隨其旋轉此陰陽造化自然之理也
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諸星宿皆有行其度次
至如行此一度已滿必移過別宮度而行之餘度亦然是以

滿而必至於反反而必復於初此氣數反常合道之理也地
發殺機龍蛇起陸者此言地道厚載龍蛇蟄藏時因陰極而
陽生於下陽漸長而壯雷動發聲從地而起龍蛇聞雷之聲
乘陽而起此所以地發殺機龍蛇起於陸也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者此謂覆卽復也三才之中惟人最靈是以聖人觀天
之道執天之行審地之理法地之用夫惟用是用返本還元
以復之效天地之道以修其眞也天之星宿卽我身之斗柄
也地之龍蛇卽我身之水火也凡作丹之用不過斡天罡而
旋轉斗柄顚倒陰陽而既濟水火當鉛見癸生之時便以神
呼氣歸鼎握固天罡以旋斗標此發天機移星易宿也流戊

土而化火逼逐金精逆上泥丸此發地機龍蛇起陸也乾坤
交媾之罷一氣流通直入黃庭而止產箇驪珠似月之圓發
眞火煆鍊結成金丹此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也張紫陽所謂
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
飛躍總由心丹經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顚倒陰陽只片時道
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譚景升化書
所言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
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復正謂此也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者天
乃指性而言也人乃指命而言也總而言之作丹有時時至
神知當此時採取則藥物應機施功一息之頃能定萬化之

基只用半箇時辰而得遷丹度人經乃曰璇璣玉衡一時停輪河海靜默山嶽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明清土皆作碧玉無有異色豈非天人合發而萬化定基者乎頌曰旋斗感貨回五常龍蛇起陸會乾陽半時反復施刑德萬化都歸一粟藏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逍玄先生曰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理固必以是行師亦以是又曰九竅之用三要爲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則無不安情之則無不邪性之則無不正故聖人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則反此故下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則喪

得之輕命

混然子曰人之一點眞靈謂之性百事通曉謂之巧諸般不能謂之拙所以巧者多智拙者多愚此二者過猶不及皆不得其中庸之道正孔子所謂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蓋爲人生於天地之間風土不同稟受自異故氣質有差耳是以性有巧有拙聖人故於此示人得其巧者不可逞於巧得其拙者不可縱於貪巧與拙可以伏藏於心自然復於本性而不妄矣苟有不藏於心巧者弄於巧拙者妄於貪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者也老子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豈不是伏藏者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者此言九竅人之首有九宮乃曰九竅本來天性於泥丸所居故曰性門又曰髓海滿而精神全暢髓海消而精神耗竭首之九宮其名不一今略言之泥丸之宮爲百關總會之穴乃萬神朝集之宮諸星森羅日月運轉無非於此處撥動機關而旋斗柄此人法天地合象如此凡人性於日用之間下連於心心有七孔二毛亦曰九竅以應上天北斗七星左輔右弼此乃有象之心若言天心在人身天地正中混洞空玄實無形象聖父聖母所付一點眞陽之炁居此天心是爲元始祖劫性君寄體於此陽得九數故乾元用九是爲九竅合之爲一散之則九所以人心一念動處北辰即知是故聖人於此經中垂戒學人平日二六時中可以虛心靜性保氣惜精凡遇邪攻九竅便當運三要以復之夫惟三要有內三要有外三要內之三要者精氣神也外三要者眼耳口也眼爲神之門耳爲精之門口爲氣之門視之不息則神從眼漏聽之不息則精從耳漏言之不息則氣從口漏逐於外而失於內心爲形役是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也若能收其視返其聽緘其言當施功發越之際牢閉三關飛意存神於兩腎中根鍊精化氣上補泥丸以腦補腦補完而金液生鍊氣下化於神神復全而眞火旺發神火以鍊虛虛室受陽而生白結成靈胎神明

開慧此鍊還丹眞功夫也須用口傳心授大要識時通變當靜以養性當動以修命性命雙修吾道長存豈非可以動靜皆耶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揚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卽經中所謂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是也頌曰巧拙都忘遠客塵回光返聽內全神三般大藥燒成寶占斷陽臺一片輝

段眷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炁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通玄先生曰傅曰夫木性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猶人之情靜動而生炁不覺炁成而亂其國夫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天下之人彼愚而

我聖

混然子曰火之爲言忿也炁之爲言慾也所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者以俗人言之凡因事觸心卽生忿火性上炎神怒氣發與人鬪爭卻不知雖中之神被無明火盡焚之矣炁生於國其動必潰者此言國猶身也身隨幻變眼因色媚神傾在心情慾交蔽陽卽下奔動之必潰卻不知坎內眞精被炁盡消之矣如是之人直至死而後已豈知修鍊者哉是以聖人明天地陰陽符候之理反求於身行之木旺則火生金旺則水生卯酉二八之月宜當沐浴凡遇火生於木則當存性而慾發也故禍發而必尅當炁生於國我則閉門而窒慾也

流意回坤故動之而必潰尹眞人故曰惟其來干者皆搖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易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以知之修鍊是謂聖人也已頌曰野戰防危要識時龍爭虎鬪雨奔馳片時風掃浮雲盡露出蟾光一片輝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通玄先生曰是謂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無不謂得道之理也

混然子曰以世法言天生陽也天殺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生一殺之謂理天生於春萬物發生於陽天之仁也天殺於秋萬物收斂於陰天之義也陰陽消長道之理也是以聖

人觀天之道執理於心以無爲而化天下之民聖人之仁也以五刑而齊天下之法聖人之義也仁義體用聖人之道也以道用言凡遇身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靜定飛意化火鍊精爲氣晉進陽火從太玄宮提上南宮此天生之理也至此已往陽極而虧故一陰生於五陽之下則當欲陽而退陰符從玉山上京下重樓送至坤位而止殘武火煅鍊烹陰爲陽此天殺之理也運用一身絲絲着存豈不是道之理也邵子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如斯之謂也頌曰陽龍陰虎兩盤旋生殺天機理自然鍊出一丸眞種子壺中春滿道絲絲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萬物之盜

通玄先生曰傳曰天地以陰陽之氣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
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之謀制萬物
萬物不知其盜

混然子曰天地萬物之盜者此謂天地生萬物萬物之性命
莫不由乎陰陽運化結成其形壞心動念處天地皆知作其
善者鬼神護佑作其惡者雷霆興刑此天地所以盜萬物也
萬物人之盜者此言萬物之生與人並作人身之內生八萬
四千蟲今略言之內則五臟被蟯蛔所食外則皮膚被蚤蝨
所攻譚景升化書所謂螳虹者腹中之蟲也搏我精氣鑠我

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此萬物所以盜人也人萬物之盜
者此言人爲萬物之靈一心包含萬物之理師天地而知運
化師蜘蛛而結網畧師蜜蜂而立君臣師拱鼠而製禮師鳴
鳳而作樂師螻蟻而設兵陣聖人能取萬物之理以致一身
此人所以盜萬物也總而言之天地人物之生皆在大化之
中形形相盜物物相欺無非陰陽五行之氣使之而然也惟
有道者了明三盜超出陰陽之外則無三尸所盜之害也學
者宜玩味焉頌曰天地人同萬物生一家一竅各含靈形形
相盜陰陽化悟者超凡入太清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通玄先生曰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動於天理
混然子曰此承上云三盜之義於此故云三盜既宜者此所
謂有道之人一性覺照萬理貫通自能勘破一身四大是陰
陽五行之氣假合而生我則不被形縛但密行符火以鍊形
神神凝氣結是謂金丹大藥自能殺滅三尸之蟲既得三盜
絕滅自然三才安矣劭子所謂既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
別立根張紫陽故曰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神全不
思睡氣全不思食精全不思慾功夫至此何患乎三才不安
矣頌曰三盜三才備一身心君轉物各歸根乾坤定位邪魔
伏萬國清平荷聖恩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通玄先生曰有苦時然後食終身無不愈時然後動庶績無
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
混然子曰此又承上云三才既安之義於此故曰食其時百
骸理者此言學人平日大要調和五臟飲食不可失其時苟
無失其時則通身三百六十骨節氣血周流無處不暢而病
患自不生既得其身體康泰可以棲神抱氣常住中田依時
取華池玉液之漿澆灌靈苗其苗自秀老子故曰天下有道
卻走馬以糞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是也動其機萬化安者
此言遇一陽初動之時便當轉斗柄之機以復之行道一次

則通身萬神暢快純陽眞人金丹詩曰獨處乾坤大象中從頭歷歷運元功縱橫北斗心機大顚倒南辰順氣雄鬼哭神哀金鼎裂雞飛犬化玉爐空云何俗子尋常覓大道希夷妙莫窮丹經曰仔細思量是妙哉朝朝自勸紫霞杯若將地魄精擒縛自有天魂祝壽來此之謂也頌曰修眞欲食要調停一氣沖和五臟清金液鍊形神火煆通身毫孔放光明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通玄先生曰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爲盜只謂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

混然子曰神之爲言靈也性也人之靈性虛明無象在父母未生已前不有其始居父母已生之後不有其終至靈至聖至幽至微包含衆體總御萬靈不生不滅不方不圓自然清眞人故曰此神不是思慮神乃與元始相比肩是也此一節言學人平日修養功夫先以明性爲主心地之中常宜清靜不可容一毫私欲罣礙於心亦不可著相求玄若纔舉箇意思神便不是神了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此神全體之妙在乎心空無物淵默合眞與太虛同其體與日月同其明凡應事接物之間以性隨機轉應自然三界圓通此所以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張眞人曰視之不可見其形及至呼時又卻應金剛經云世人以色相求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

於月漸漸生明而壯流精化氣直入泥丸如月與日對望繼此陰生用青女傳言退符下入坤宮日月合璧結成還丹丹始結而小功深漸養而大故謂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也勤採勤收時烹刻鍊眞胎鬱秀智慧開通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自伐自矜欺人傷法全無忌憚薄德薄行人皆忌之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而輕於命如靡涓之流是也經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強梁者不得其死孔子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無忌憚也豈虛言哉學人宜於此詳察頌曰燒山符子盜天機大象希形道隱微君子得之身退守小人一得便胡爲

贅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通玄先生曰傳曰贅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具聽聾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眾之功一晝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眾之人

混然子曰贅者無目之稱聾者不聽之謂以世法言人雖兩目皆贅耳卻善能於聽兩耳雖聾眼卻善能於視此乃凡夫之人貪著貪心不止隨緣所漏逐於外而失於內此喻以爲學者之戒今以道用言大修行人聖智其事故設此喻以爲學者之戒今以道用言大修行人聖智惟德爲身也君子之人得之謙符退隱抱朴存眞絕聰棄智惟德爲身固通神機無礙眼亦能聽耳亦能視吁夫視聽之妙非在眼耳而實往神機之視聽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此言以誠損之又損混俗同塵來者即應無言無唱未嘗顯己之有道

性爲幻絕去利欲清心一源自得其虛靈不昧終不及行武
鍊之功夫故云川師十倍之力也乃形容修性之功夫縱得
寂然不動猶屬陰神豈若修命三返晝夜而有回陽換骨之
妙乎其三返有二說外三返乃眼耳口內三返乃精氣神也
二六時中外則回眼光凝耳韻緘口氣晝夜返顧於中不可
須臾間隔內則混成三寶不可睽過天機當鉛見癸生之時
便當懸黍珠於空玄之中握固不動飛神沉下海底鍊精化
氣迫逐度上南宮補離作乾繼此以往鍊氣化神直下黃庭
而止巽門雙開大火煆鍊片餉之間鍊神還虛虛空朗朗復
其性初此乃性命雙修之道度人經云中理五氣混合百神

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丹經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
乾坤是以行道一次則諸天遞唱萬神設禮修丹之力其功
莫大三返晝夜得非用師萬倍者乎頌曰黃聽視妙心通
絕利清源十倍功大藥三般返晝夜神施萬化道無窮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通玄先生曰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
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違而止之
所以觀善而懲惡也或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符堅見
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混然子曰以世法言眾人之心被形所役終日業識紛耘一

心未嘗離物心生於物即死於物矣其機在於兩目凡物現
前目必先見見變動心意識外逐日積月增作下死根莫非
皆從眼界之漏也老子曰人之生動之死地民之輕死以其
求生之厚心難制伏者因機在目也以道用言大修行人端
心淸靜惟道爲身凡遇心生於物之時舉六通力放大金光
照無極世界運北斗南辰以復之是得物死而我道興隆其
機實在於天目流意提吸回旋之妙也此須口傳未敢顯露
川老註金剛經云金剛脚踏地旛竿頭指天要知端的處北
斗面南看是也頌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應分明在目中十

轉回靈歸竅妙神凝氣住道興隆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通玄先生曰傳曰天以凶象警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
雷烈風動人之恐懼以致福無恩而生大恩之謂也

混然子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者此言天以生物爲心四時
運化是自然之理豈有意施恩哉蓋因萬物之生妖正並作
妖反害於正是不得已大恩生焉故用雷霆以申其令揚烈
風而播其威使萬物畏伏皈正其有妖物不改過者雷霆滅
其形風刀碎其體去一害而安眾天威昭鑒豈容其私此天
無恩而大恩所以生大恩生而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神妙鼓
舞而作頃刻徧滿虛空變化不可測迨聖人亦體天道而行

以安天下之民民洎樂化無恩可施其或有悖逆爲民害者不得已建侯行師陳甲兵以伐之去一暴而安善良亦如迅雷烈風振其威嚴示之強梗順於正命此聖人無恩而大恩所以生焉此皆以世法釋君以道用言修丹之功亦同此理當其心空性靜之時形忘物忘亦無恩可施因其有陰陽二氣動靜不常而有分合之兆時遇陰魔侵犯我則正位中原飛神攝氣召陽雷電母擲火砮迅回烈風掃蕩中山之陰一息冥情莫不蕭然暢然而若醉此大恩生而施造化之功結成還丹之妙也如此頌曰天本無恩恩大生油旛二氣怒流行雷驅風烈蕩然作造化由來不順情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迎玄先生曰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則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又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以聖體之亦然又曰禽制之以氣制之以機與大小之才乎太公曰盛以小大而相制故

混然子曰至樂者神全也此所謂神全不生忿性樂有餘裕矣精全不思慾性靜有廉潔矣老君授于吉太平之要曰夫人天付之神地付之精中和付之氣人能寶特去欲固氣愛神內則身得長生外則國致太平況有諸內必形於外了性則身清靜了命則丹圓成性命雙全自然至

樂性餘至靜性廉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者此言天與萬物惟天得其造化之大以其不自生是以能長且久故能成其私此天所以得之至私也及其發用大運流行無物不被其澤此天所以用之至公也聖人體天道而修眞比之衆人而亦得之至私及其用於事也無一夫不被其德豈不至公乎禽之制在氣者此設喻之辭禽即心也神也火也南方朱雀也此皆示學人大要專心制氣以氣爲藥物以神爲符火採取依時烹鍊合法自然陰氣化爲陽氣識神化爲眞人混融一片骨換身輕如禽鳥翱翔太空皆得制氣之理故仙人號

曰羽客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此之謂也須臾氣固神和樂有餘虛心清儉養眞胎丹成自與天長久身若禽飛上太虛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迎玄先生曰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太過則道喪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審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己則爲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

混然子曰生死恩害此四者陰陽反復彼此對待之理有生即死有死即生有恩即害有害即恩此氣數之然也以衆人

言貪生之厚心被物迷即造下死之根矣若能死心守分絕利清源即得生之根矣古人所謂貪他的著他的失便宜得便宜是以聖人於此覺照分明凡心生於物心即死之心既能死道即生之尹喜眞人故曰聞道於朝死心於夕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夫何故我得彼失乃得生彼得我失乃入死學者可不愼歟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者此言恩中有害害中有恩正道德經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文始經亦曰天下之理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此理屬於事而言不問譚景升化書云乎俟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俟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嘗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由爲爭奪之漸即爲死亡之基此皆世法釋若以道用言道由魔顯魔因道化當性天雲起之時我則登引羣眞轉輪而復禮豈不是恩生於害乎皆海波翻之際我則升玄御衆同化而歸尊豈不是害生於恩乎須曰心生有欲死之根心死無爲道自存恩若妄施招禍害害窮仍復見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通玄先生曰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

混然子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言愚蠢之愚蓋爲有等學人因聰明所障被文理所拘竟不肯低下參訪至人窮究自身天地造化之理只於外面尋紙上之文億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遂以此爲聖吁何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爲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總歸我身明徹爲聖人能大觀天地以四時之文萬物之理總歸我身明徹爲聖如羲皇仰觀俯察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如黃帝之廣參孔聖之多學豈非由哲而至聖乎近有註本多於此止余按諸遂良得太極丹眞人所註本及與張果老人註本其下皆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六字極說得妙今當以太極丹眞人張果本爲正諸本逸去皆後人傳注之誤爾即非結經之義頌曰愚人外面論虛空執理拘文性不通豈識我家眞妙用朝朝日出徹頭紅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通玄先生曰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權在於亡其兵而已無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無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

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此謂有等參禪學道之人起頭不混然子曰人以愚虞聖者頑空爲性諸經不去參究惟守一遇眞師所授他平日只以此念頭不放出去不貪不求他以此塊肉心灰心槁木死捉箇究而經不得於鼠也又如鑽冰求爲聖殊不知癡猫守於空火而終不得於火也我以不愚虞聖者此言大修行人必須參拜明師開發竅妙庶通諸經究竟玄奧云何是性云何是命性如何修命如何鍊參來直至到那參不得處方是不愚到此之時只用一箇參字來受用諸緣頓盡以至無爲自然智慧生明道沖靈應之聖每好問而好察邇言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以三賢不學可乎度人經云乃此言有等學人不求正法戴後人如巫炎等尚泥水戰金鎗不倒爲固濟捉吸少出爲行火如此證術大女癸爲丹頭又有等休妻精華燒茅弄火如斯等類

經故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玄微處不在三千六百門金剛經亦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也我以不奇期聖者此言得道之士常以無事取天下內則存眞養素外則隨事應機圓土清平無爲而樂處兵忽生擾情一息自然而然無理至理此所以不奇而期聖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者此當有二說以弄奇術者言自迷正宗喪失眞道耗其靈根如是之人將身跳其湯火自取滅亡也若以有道者言當作丹之時則行戊已之門以戊土下沉於水府捉坎陽去補離陰成乾之後以已土退符流珠復還神室火鍊混融塵垢盡淨型身心

如一太虛洞妙無際此所以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尹眞人述說經臺詩云心昧玄言沉地府性通妙語合天心是也頌曰愚人只會弄頑空用術爲奇性自蒙我以無爲清靜道黃金鍊出滿爐紅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通玄先生曰傳曰自然之道無爲而無不爲動靜皆得其性靜之至也靜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至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至順也又曰聖

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制之不能叶其中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混然子曰自然之道靜者此謂天道流行四時宜氣本自然而靜所以天地萬物生聖人體天道而行亦自然而靜以無事定天下所以四海萬民樂無名之朴老子故云行不言之教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者此言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上下不通故天地否塞成孤陰寡陽二氣偏陷五星失度日月相刑四時不調寒暑失節冬天震雷夏月飛雪赤旱洪漂萬物耗竭此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也彭眞人曰陽火過度水旱不調凝冬變爲大暑也陰符失節寒暖相侵盛夏反爲濃霜也金宮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蜎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弃逸此之謂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者此言陰陽有離合之妙水火有既濟之方採藥依時運符合刻自然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是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也頌曰自然道靜物生全陰錯陽差便爲偏會得陰陽頓倒川回竟返老還齊天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通玄先生曰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歷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爲陳居之位也又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氣候貫之以甲子運之以神機閉之以鬼藏奇誡之蕩自然也又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違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曜象矣

混然子曰是故者乃轉語之辭於此故總結陰符經三篇內旨之意聖人者有道德之尊稱也知自然之道不可違者此言我既知大道是自然之理則當守我自然之神氣如龍虎之難豈別求於他也因而制之者此謂我身之神氣如龍虎之難

謂君必須因時運轉逆回土釜而制伏之學人能領悟此意可以鍊還丹矣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者此言功夫鍊化之後自然眞空朗徹如萬里無雲之狀當此時形忘物忘性靜而無名象難描難寫豈律歷所能契耶發有奇器者此謂三寶混合鍊成靈丹其石透金變化自在是爲無名之器玄非奇器者乎大修行人有此奇器運用大化如指掌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矣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者此言神機剛烈鬼自伏藏陰靈陽純脫胎神化自此移神上居泥丸之宮正要腳踏實地仔細保養進破天門陽神欲出勿可輕縱直待存惜如孩童力健能走然後可以出神故曰

陰陽有相勝之術內功已就外行回成自然感帝君飛詔來
徵則身乘雲軿鶴駕霞光繞天香舁仰上升玉京金闕隨
願以預升（壽命康寧盡好德終命）陰陽六極以預降（憂貧惡弱）聖人敷演天
一地二三生萬物稟一炁而生是以修心合性修性合炁炁合
虛元虛无合體然後執天行道觀象法言測三叉之奧文鍊五
行之正炁陶甄日月潛運坎離察陰陽造化之權通天地發生
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大哉深窮
妙旨洞測眞源得之則長生失之則輕命有以見演道演法演
術三字古聖賢秘而存焉乃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略注解用
導精微直貫九文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夫演道者遵

丹抱一之門運炁走朝泥丸（如炁丸轉上朝天也）人之元炁走於首爲之
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太清玉訣曰若到河車與黃
金滿我家是也中則富國安民演法夫演法者中去邪欲之心
上朝滔坎之水爲之法字是心爲帝王垣然得一正其法度富
國安民也太清玉訣曰若到褐河津造白色臧眞是也下則強
兵戰勝演術夫演術者木生火離中虛是水也坎中實是火也
是以中心行眞水眞火相伏爲之術字也太清玉訣曰若到紫
精丹不死亦不難是也

黃帝陰符經　　沈亞夫注

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君子仰觀天道運行不息合法順動固其性命乃保毓天數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有五賊五行也曰者火也火生於木木乳土月者水也水生於金金尅木見五行相賊相生是爲寒暑故曰予仰視天文盜五行順逆得其次序則天命昌延乃長生之大本

五賊在乎心施行於天

天有五星人有五藏應眼耳鼻舌心心者五賊之首是以視於五星經緯萬象內外相成執天之道行矣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君子曉達眞源譬天地在乎手造化生乎心知萬物稟一炁生萬物之身也

大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命之謂性人也人心機變測造化之功定行天道无差失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三陽之月陰陽交泰水火相賊乃天發殺機有雷霆風雨振動龍蛇出蟄萬彙發生見生殺之權備矣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凡人心不可動動則吉凶悔吝生焉天地非反覆天者聖人也地者臣道也反覆者順逆也六順六逆不常則乃爲之反覆聖人不動心則順天之命小人逆行機則不盡天數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聖人合天道機衡當无差變乃定其心機是故守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夫人巧拙之性坎離之象巧則旣濟拙則未濟故伏藏於丹

田丹田者精炁之元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之九竅也心正則九邪不能入三要者陽之正數也三如九陽炁足則動靜无奸邪可入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陽炁之盛則戒之在慾勿令奸賊生焉

君子修身鍊行然後治國安民聖賢之人也

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備三才旣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治動其機萬化安

三生萬物含正陽之炁一炁盜受七日來復乃三才得一而
備人既盜萬物之始日用而不知知之者長生形骸无變尚
化自安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人之有三萬六千神光故多慾則耗竭精神故不神也易曰
陰陽不測之爲神抱一存神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則火之精晝夜行一度月則水之精晝夜行一十二度半
是故君子盜水火之數小大運動乃有殊聖之功也神光出
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故賊盜天機造化運動愚者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歸眞
小人逆之亡命

演術章
肯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肯尊善聽視則絕利根源人能專一心而中道不廢十倍之
肯尊善聽聾視則絕利根源人能專一心而中道不廢十倍之
功不可及也
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三返晝夜三陽之時行用不闕乃過師之功萬倍
君子專心反覆晝夜
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既厌而目不外視生死絕念乃忘其機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
天之不言日月无私人能盜飼精華得不死之術恩无極則
是大恩生也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專一志而慤乎不拔故蠢然而不動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性和則包荒有餘心清則萬化平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垂象人能盜而行之至私也天之造化无偏无黨乃至公
也
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人因炁而生因炁而死萬物因地而生因地而死人若能捨
制得天地正炁乃長生不死之根也爲者捨縱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萬物春生夏長恩也秋殺冬藏害也人因婦人而生乃恩也
因婦人死是害也
恩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文地理也天時地利也象天體制者聖順時變動者哲愚
也

者不能察天時人事若能合天地化育與時設教乃聖人賢哲也

道者靜之本靜者天之機動則觀其變變則察其象故造化動靜陰陽相推是以合天運數不可差忒太玄曰夜則測陰晝則測陽乃聖人通達立理固帶性命潛機不宰至論無窮今談兵法人事者豈不遠哉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渾淪已界陰陽陰陽卽具五行賊者相盜之義其功最神知而善用寧有不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根本於無形而施行極於造化宇宙由我轉萬化由我用矣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性不可滅機不可失機不失而人心聖矣人心聖而天性不可滅矣以聖人而盡天亦天也盡天而天發殺機移星易宿

殺而生之此機之正也若殺而殺焉天地人之病也移星易宿天發殺機而天賴人以成矣此天丹也

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龍蛇不能潛伏而地發殺機地賴人以成矣 此地丹也煽鼎鉛汞沉者昇昇者沉起陸爲昇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運一心之機送分春秋天地反覆之象也人稟天以成矣

此人丹也金爲水母而隱於水金乘上交能伐木榮木爲火

母而藏於火木液下降以發金華陰陽交互反覆道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人能有功於天地然必以天合人而後萬化基以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則巧者益巧拙者尤須伏藏則拙

者不拙　此地丹合朔并沐浴象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之邪克治三要則動不擾靜不昏矣　此人丹火候也

人生於木禍發必尅發生於國時動必潰

木能養人火生則焚國能治人奸生則潰方其得用底之覆

之及差毫忽尅矣潰矣　此火候必須沐浴也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殺道之理也

惟聖人知之故能修鍊即生天殺天默藏之道中之條理本

如是也

萬物人之盜

人知萬物紛紜莫不取之爲日用而不知人之生死皆因萬

物之氣機以生之死之而萬物實人之盜　此地丹相盜之

理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運一心之機送分春秋天地反覆之象也人稟天以成矣

此人丹也金爲水母而隱於水金乘上交能伐木榮木爲火

母而藏於火木液下降以發金華陰陽交互反覆道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人能有功於天地然必以天合人而後萬化基以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則巧者益巧拙者尤須伏藏則拙

者不拙　此地丹合朔并沐浴象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之邪克治三要則動不擾靜不昏矣　此人丹火候也

人生於木禍發必尅發生於國時動必潰

木能養人火生則焚國能治人奸生則潰方其得用底之覆

之及差毫忽尅矣潰矣　此火候必須沐浴也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殺道之理也

惟聖人知之故能修鍊即生天殺天默藏之道中之條理本

如是也

萬物人之盜

人知萬物紛紜莫不取之爲日用而不知人之生死皆因萬

物之氣機以生之死之而萬物實人之盜　此地丹相盜之

理

人萬物之盜

人事勞攘萬物因之以成敗人見萬物之生死而不知皆人

之氣機生之死之而人官萬物之盜　此人丹相盜之理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人物相資爲盜既宜既安在於聖人知時知機以用之

則能盜之而不爲所盜矣　此總言三丹之妙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變化之後神妙不測無爲之先淡焉若忘湯乎難名　言時

至神化不可躁妄以求神異須識所以神者在於不神耳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積之以日月累之以小大聖功無爲神明自見日月即藥物

也小大即鼎器也聖功神明即火候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相盜之機甚密誰得見知君子深造以保厥躬小人易視而

喪其命

普者普聽聲者普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普者普聽聲者普視用志不分庶幾有成任利則絕源絕利

以一源其利方普晝夜之功至於三返則如用師萬倍也

無牽引之失其志方純無纖微之間其功方密申言人丹地

丹攢簇之法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爲物誘目爲心標其機甚捷生死由之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蓁然

天不示人以恩而恩无不及在無相之先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至樂者無所不樂也性餘者自得之也至靜者無所不靜也

性廉者不踰矩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

天機黑運人不得測似乎至私渾元之氣充塞上下無物不

與又極至公即爲鳥飛騰亦以翼動其氣故耳 此形容採

藥升鍊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

無常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中有死之根死中有生之根毋因害而昧恩毋特恩以忘

害 此還丹也有循環義卽子午卯酉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

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天地文理外象森羅內有所以然之理若拘外象抑何愚耶

時序勿失物理勿昧變易中有不易悟此文理而哲矣聖固

若愚豈可以虞聖聖固有奇豈可以期聖道在不愚不奇則

凡不避水火之難測而沉之入之滅亡之禍自取之矣 愚

人但拘文執理以修鍊不知時有推移物有更易功未純不

可以愚虞功有驗不可以奇期要知水火之用不在水火之

跡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自然之道無形無象主宰其中天地萬物之有形象者俱藉

以轉矣 此以無制有器用者空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浸者由漸以進勝者迭爲消長冬至之復夏至之姤浸也相

勝也 此九轉遷禪之道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燮理陰陽知常達變民安物阜矣 此九轉大還丹變化時

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

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昭昭乎進於象矣

聖人法自然之道以制事物一本至靜卽律歷最微未克擬

其妙矣 聖人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性可復天命由人立

因奇器以煉丹觀萬象爲變化準八卦爲次候以甲子爲始

初無心之術鬼神莫逃負陰而昇抱陽而降相吞相啖相殺相生昭昭之理確乎可遵矣

解黃帝陰符經序

夫道一而已裂而爲陰陽爲脩養爲兵伐爲刑名觀天之道幾乎息矣余謂有天道而後陰陽見陰陽見而後脩養得脩養得而後兵伐可治兵伐治而刑名屬矣使天道不得而能脩脩齊治平者是今日適越而昔至神禹不能焉辟天江河淮濟歸王乎海海出則異入則同同異其水性然乎地形然也地者坤之質而陰之至其色黃黃者色之中而符之極太史公紀軒轅有土德之瑞莊子稱帝問道於廣成子後之人或葬橋山或乘龍而仙云有烏號地有鼎湖孝武所以輕萬乘棄千古心乎脫屣文不雅馴儒者不傳是非無定其中央之混沌歟製陰符者於是乎鑿竅而重言之矣且夫百家九流是儒儒是仲尼仲尼不是術雖正而不傳製陰符者盍曰陽曰陰盍曰仁曰賊盍曰生曰殺然之所以生賊之所以仁陰之所以陽正言若反蚩道邪矣仲尼復生余知是何也道一而已矣

石頭菴和尚如愚解

海門伯閻周令聞梓

陰者對陽而言暗也符者對離而言合也凡陽則明明則離陰則暗暗則合謂天道人心本無言象不可顯而明之於道轉遠祇可默契心知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今欲使人默契心知守中而暗合不得無言是言則符合道妙之常法故曰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之道自然也先天也體也靜也天之行變化也後天也用也動也觀與執屬人約工夫而言也先天自然之體無象非澄心寂照約事而觀之不知也後天變化寒暑往來生殺貴賤之功用有形不即虛無執持以修之不得也人能即體而用即後而先即動而靜天之道雖無象我得即有形而測度未始之妙

見陰陽開合寂然不動虛則心虛體胖明德新民由我自然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豈不曰乎故曰見之者昌見字即上文觀字五賊在心二句又為人指出賊之巢穴使人好下手以執天之行也謂五賊雖合天道而施行生殺其實機在吾心故天有春夏秋冬而人有喜怒哀樂要知四時品物流行之機即在吾心七情已發未發之中宇宙在乎手者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既知賊在心則執

賊者爲手以手能執物以喻吾心能作此道
允執厥中而不遺故一掌之間定八卦配干
支吉凶消長曲指而筭迎數而知豈不宇宙在
手耶手字卽上文執宇旣知其宇宙在
手則千變萬化轉退爲進就吉去凶由我趣
避豈不萬化生乎身哉故君子脩身家齊而
國治蕩恭而天下平道之不遠人矣

陰符經 天 三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此釋成上文也天之性卽人之心此天有五
賊所以在心人之心卽是天之機此五賊所
以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所以係人而立天
生生之理幾乎息矣必欲天人合發則殺者
爲生之機而化者反爲定之址如是則死者
無怨而生者無作故曰萬化定基

陰符經 人 四

然不可偏發偏則有死無生三才各位造化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
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動時必潰
知之脩之謂之聖人

此承上文謂三才雖有殺機而人物各有其
性性雖有巧拙之不同皆可以卽性而伏藏

其形以避其鋒伏藏不出九竅九竅之邪正
又在耳目口爲伏藏之三要三要可動可靜
伏藏巧拙者吉以凶於是乎見巧者伏藏於靜
九竅之正如火生于木靜則木資火之暖氣
以生拙者伏藏于動九竅之邪如火雖生于
木動則木受火之燒性以必尅禍孰大焉如
姦生于國人主正靜則國資其姦材而爲治
人主邪動則姦人得藉其國柄而潰散其神
器是善惡禍福治亂興亡在吾人之心機天

性動靜多寡以成其利害之小大人能于心
性動靜之機知之明脩之正不爲識情關鎖
則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肯以身輕天下哉
故曰知之脩之謂之聖人初以觀執字發之
中以性字心字貫之末以知脩字結之一篇
脉胳眼目昭然可見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前明生殺之機生乎人心之天此言天人之

生殺非故作妄爲實道之理所當然也人能
達生殺屬天之道理則生殺時來死爲順去
安時而處順有如冬着襖夏脫衫哀怨不能
入矣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前明天有五賊是五行爲生殺之盜竊露其
天機與人物爲功用此言三才相盜以明後
天生殺之功用又爲先天默奪其權而歸乎

盜人者亦理之所當然也人萬物之盜者猶
飛魚躍各適其性本不干人而高舟深鉤一
草一木無不恣心盡法以傷彼無涯之命
而資吾有限之用度豈非人盜萬物亦道之
理所當然乎三盜既宜等老凡不與而取曰
盜今萬物本不欲天地生殺而天地生殺焉
人本不欲萬物戕賊而萬物自然戕賊焉萬
物本不欲人成毀而人自然害彼而成此焉
不如是則三才失位而萬物無理矣故天地

萬物與人宜乎其相盜而既且安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故者引證之辭曰者說也言古有如是之說
話也食者眼耳鼻口取聲色臭味爲飲食也
時者盈虛消長寒暑往來之時節也百骸者
一身具四肢九竅脉絡骸骨也機者即前章
八心機也萬化者萬物出生入死轉禍爲福
之變化也此釋成上文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必如是而後見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有時有

機非偶然耳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有一知非見之明者
但見其生殺相宜相安功用之妙而不知
惟是後天之神此神通有爲有象猶屬於先
天無爲無象之中若夫無爲無象者則生生
者不生化化者不化是神雖神而不神不神
而所以神矣人能知此則知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便爲聖人矣故下文有聖功生焉之語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前文所謂時者時從日月周天各有小大之定分聖人因凡民不知
不神而所以神故推步日月盈虛度數之時
宜詳審陰陽離合之定向以判人物君臣父
子之綱常禮樂刑政之典誥示民寒暑往來
生殺變化之功用使民得以敬天畏人趣吉
避凶信天道福善禍淫休咎之神明而不敢
褻故曰聖功神明等前章結知之脩之謂之

聖人義見乎此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
小人得之輕命
此明三才相盜凡民不知而聖人所以成功
者得其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之機權耳是機
在吾心微妙玄通本不遠人而天下之人反
不知不見着以其太近故也知機雖在我則
又有君子小人之分惟君子得之重其事而
脩其身戰戰兢兢如履氷淵躬行實踐保固

其身水不能溺火不能爇參萬歲而一成純
惟小人得之敢作敢爲擔當天下之是非逞
英雄豪傑於一時流惡名噩罵於千古內不
敬天外不畏人一切無有忌憚非但身死國
亡亦且輕乎其自得本有之天命矣然則盜
機如水火能生人亦能殺人顧君子小人之
得失如何耳可不愼哉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
晝夜用師萬倍
此承上章末節以明君子所以固躬躬者身
也身之所有則耳目口爲三要今試以世之
患耳目者喻視聽之精則知固躬君子返源
以倍功也瞽者因無目而善聽則心合於耳
聾者因無耳而善視則心合於目是絕利於
彼而一源於此牝耳目俱用師心於物者有
十倍之功吾人宵將三要返歸本源天性人
心之機一晝夜之間於外境絕利則比放心

喪志用精於物着則萬倍其功何則彼利在
情識而吾絕之彼忘其性命而吾返之是道
不同不相爲謀應天壤相懸豈但萬倍哉如
是豈肯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而不固我躬乎
有躬方有天下今天下存而躬不固何用乎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
三要爲心之門戶心爲三要之主人三要有
所利於物則心隨物生三要絕利於物返於
晝夜則物死而心亦死雖牽乎三要而

心之機實多在于自孟子曰人之心莫良于
睟子此又三返晝夜之捷徑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心死于物似乎物於我無恩不妨物不引心
心得返源是物於我無恩我於物無情無恩
不報無情不染神凝累釋豈不如天之無恩
加風雷於物似乎有傷其實得生則大恩生
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

制在氣
至極也廉察也明也凡人取樂在物物有餘
而樂常不足我之取樂返其性則樂極而性
有餘凡人依動而察物物廉明而性昏我明
歸靜于性靜極而性常明性者至公之物人
人本有而無私獨我得以樂以靜有餘有廉
者如天不言似乎私矣不妨四時行焉是又
用之公矣公私之道豈特天之大者即禽鳥
之微物將飛必先制氣氣盛而飛飛無大遏

人之固躬豈不以至樂之性爲私乎老子曰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恩
生死之道互相爲根非生無死非死無生人
奚貪生而懼死哉如有恩必害害是恩報何
異焉知生死恩害迭相來往則吾取靜歸性
以私合公豈不同禽之私制其氣而公於勝
人乎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賈子曰福
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此言愚而無智之夫不知聖哲之在時與物
而務以高遠惟我知天地文理即在我心動
靜之時萬物死生之理故食其時百骸理動
其機萬化安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竒
不竒其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虞憂度也竒竒偶之竒其如詩其
望也言人見聖人與人相反而爲聖人過望

焉我以下二句言惟聖人能知聖人也人見
衆人察察聖獨悶悶似愚而爲聖人憂慮十
度恐聖人之愚於衆人然我知聖人務天而
保內固氣以存神惟恐聖人悶之不深而愚
之不甚也人見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
牢聖獨若遺頇且鄙又以獨得出羣孤行絕
侶而冀望其聖人然我知若遺且鄙者福生
熙熙太牢者禍至尤恐聖人不孤之至而奇
之極所以然者聖人如天之至私其靜而行

之至公以固本及物而衆人放肆忘本所以
沈水入火氷炭交心直使形亡而心亦與之
喪自取滅亡耳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
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聖人知自然之道
不可違因而制之
此結成首篇先天後天體用動靜之妙而制
歸于聖人存養省察也先天自然之道體本
無形象名言律曆不能契器象不能擬八卦
甲子不能推神鬼不能機藏陰陽不能勝負

故曰靜惟靜故天地於是乎生萬物於是乎
育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
自然之道不生而天地萬物自生矣自然之
道無極而天地萬物自極矣天地生乎道則
天司覆而地司載兩儀相盪如水浸物漸漬
而陰陽五行勝負生尅於是乎出矣陰陽五
行一勝一負則物之千變萬化男女坎離形
器生而不敢違其命故曰順矣聖人知先天

自然之道靜無名象極無言說萬物變化順
之而不可違則原始要終歸根復命而心亦
制止乎於是中矣故曰因而制之制者止也
謂聖人止於先天自然之道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
乎象矣
此承上文先天無象得成後天有象昭聖神
功化之極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既形而上則

至靜以絕言象故律不能合曆不能載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曰奇者太極之名也天地之體也獨往獨來陶鑄萬物主宰生殺故曰奇器旣謂之器器則有象象非一二可數故約大數曰萬象有則乾坤定位山澤通氣八卦可占而甲子可推或神而機發或鬼而藏潛干支於是乎配矣干支旣配陰陽相勝相負之術我得宇宙在乎手以執而行之豈不昭昭而明之乎陰陽之道術旣昭明而可衍由是盈科而進乎萬象象進則奇器可得而觀器得則律曆可得而邦邦得則至靜之道先天自然之體巍巍乎離名絕象之中我得歸根復命而制止焉可謂默而識之存乎其人豈非陰符而暗合哉

陰符經終

陰符經疏畧序

俯仰宇宙變態靡相厄坐僧樓沉思寧寂疏廣成子又疏陰符經皆嘉靖癸亥夏五望也何畧乎欲詳而莫考爾初予髫齡得黃帝陰符經三篇誦之上曰神仙抱一演道章中曰富國安民演法章下曰強兵戰勝演術章殆寓言也或曰玄女璧廣成子授世達莫知云少室山人李筌于嵩山虎口巖石壁中素絹朱書絳繒緘曰大魏太平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抄記未喻入秦驪山逢老姥口授玄義黃山谷黃東發疑筌僞撰閻丘主簿進呈謂非黃帝

不能撰孔徽五年勑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予因疏而深討之始信非黃帝不能撰也夫筌與遂良唐人也陰符文氣椎勁非唐格義玄而句鍛峻達過素問豈筌能撰設筌撰遂良寫不疑且素問亦疑戰國人撰然參究三才之原發前聖之未發戰國寧有是人乎疑之者妄爾故曰信非黃帝不能撰也黃帝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予曰黃帝其天乎不然何善言天至此也經曰符符曰陰陰暗也符合也參同契曰天符日日符曰合符行中蓋陽為命陰為符人身曰火符經中言修煉進退符火也曰陰符殆此郝伯常曰陰

心曷諼也又參驪山義及西谷釋証潤焉子所獨得之擬木火國奸之喻食時動機之微盜機之得樂靜之根雷風禽制之氣知仁勇之配演章之發揮脈絡接承首尾照應諸家未之及也此書殆出廣成子治身為先抱神守一為要觀天執天不外也嘉禾知玄學西谷始朱姓諱綬字文佩楚左史釋雖未瑩義則多闡先康毅君嘗稱曰耄齡童顏仙如也默泉公嗜玄匹西谷云噫功利浮雲太虛至靜夫人空早悟焉可也是歲孟夏吉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廉撰

陰符經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神仙抱一演道章

一爲道樞抱不二也神仙全眞云演廣喻也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一氣也先天後天一也虛無故神凡地載者莫不包也故統曰天一陰一陽曰道陰陽相推曰行目見曰觀手持曰執身心體悟非可拘于手目也曰盡矣觀執之外無餘蘊焉觀天道若悟先天執天行若體後天此二句大綱天字該貫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天數五地數五宇宙萬化不外五數賊盜也五賊即三盜盜機也心即天身之主也在心心與天通也見即觀施行即執體悟盜機則宇宙萬化在手生身與天一也故曰昌宇指天地宙指古今化指變萬指極數五賊一曰五行一曰命物時功神一曰耳目口鼻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性者人心中天命也道者率性也機者性之神應不測也心性機道天人一也立焉觀執中不倚也

人能盡心知性遡殺機盜生機立天道所以定人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機即前心機及後盜機陽生陰殺互根也一氣耳龍蛇陰盛閉蟄陽盛起陸蛇變龍伏藏陸中若閉蟄然靜極純陽起陸也夫閉蟄伏藏殺機也起陸生機也生機生機根殺機欲盜生機先遡殺機發之發殺機所以盜生機也龍蛇性拙故曰天發人能抱神以靜即閉蟄伏藏陰盡陽純地天交泰反覆也沖舉若起陸然人性巧故曰人發人發即天發也

故曰合發天人一也宇宙萬化本乎心故曰定基基以合發而後定也發者心發之也借龍蛇喻修煉陳摶好睡五龍蟄法云一本增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非也一本龍蛇起陸下接地發殺機星辰隕伏蓋星乃下土人物之氣凝之曰地發亦天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承前言人性巧龍蛇性拙拙若愚巧若哲性一也質殊耳可以伏藏無不可化也至公而自私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九竅通心竅也三竅尤要目耳口也九竅之

邪由三竅入動靜生死之門也故曰要必無視無聽塞兌不言慎內閉外動亦靜靜亦靜則邪不入而純陽也一指精氣神為內三要

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奸生于國時動必潛知之脩煉是謂聖人

火生于木猶奸生于國禍發必剋猶時動必潛火奸喻邪情木國喻眞性剋潛喻邪情亂眞性也夫木生火國生奸生者恩也火剋木奸潛國剋潛害也即害生于恩禍發發火過烈也時動動奸非時也元則害大貞凶也能知而反之木息火不剋國

陰符經疏畧 三

化奸不潛承乃制小貞吉也即復性除情伏藏動靜致中和也故曰知之脩煉是謂聖人聖誠而明無不知也此章猶知以知之

富國安民演法章

國民以法制富安保治也演廣喻云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本天指道之理陰陽消長自然條理也起後逆盜殺中之生耳一本無此句一本此句在前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宻

盜賊也虛無中巧竊莫能見知猶五賊盜機也天地人物三才本一氣也三才相巧竊故曰三盜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命也食時動機盜竊眞氣三盜盡宻則三才盡安矣既盡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前盜字已含食時動機意故曰二字原前也時天時也食天時所以順人時賢食不爽時機殺機也動殺機所以逆生機賢動不違機時機互根也岐伯曰天食人五氣地食人五味五氣入鼻藏心肺五味入口藏腸胃味養氣氣和成津液生神味陰

陰符經疏畧 四

也氣陽也人知食味而不知食氣氣機動于子時守中調息食時動機也骸理化安指其驗云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陰陽不測謂神不知陰陽從虛無生此混沌所以開闢即不神之所以神也臭腐化神奇亦此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離為日納坤陽中陰也坎為月納乾陰中陽也大陰陽升降坤乾成泰聖功神明由顯甚微也故次曰其盜機巧心悟而自得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其字承前聖功神明來惟虛無律曆不能契天下莫能見知也故曰盜機所以見者昌知脩煉者聖夫機一也曰心曰殺曰盜曰神陰陽不測也人一也曰君子曰小人愚哲不移也得一也曰固躬曰輕命見知不同也君子屬陽而明食時動機散理而化安形神俱妙故曰固躬所以立命也小人屬陰而暗違時昧機逞能而傲世至喪吾寶故曰輕命原無忌憚也嘉君子之自得戒小人之幸得云

不損也此章猶仁以得之

強兵戰勝演術章

兵戰以術詭強勝戡亂也演廣喻云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聾絕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故曰瞽善聽聾善視惟絕利而一源則神專而氣猛故曰用師十倍返復也三返猶三復也晝夜舉一日也每日三返功不息也萬倍大進于十也萬十三皆起于一故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

目者心神之竅生死之機觸物之速也閉目則神內守開目則神外馳應物無住則心生逐物易移則心死物一也心機由目而生死分焉是以觀見瞽皆指目三要目尤要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普萬物而無心生殺皆道之理何恩之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非大恩而何觀迅雷烈風震蕩萬物若無恩矣而萬物莫不蠢然萌動焉即大恩生也夫雷風氣也皆天也以見龍蛇起陸禽之制一氣感耳一本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樂性之感而和也至樂和之至故餘裕至樂無樂也靜性之寂而清也至靜清之至故廉潔至靜無靜也性一也至一也樂靜互根也惟靜故樂舊玄曰棲神于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至私承前大恩天無私曰至私栽培傾覆若私而實公也繼曰至公承前無恩曰用之即用以見體

也皆天也

禽之制在氣

禽飛空氣制也氣純陽之氣天氣也故上升養氣聚靜靜則樂冲舉猶禽飛空然前驗龍蛇此驗飛禽氣機一也一曰禽擒也擒乎心而制乎氣也一曰鷹隼擊鵲一曰日烏一曰朱雀一曰候雁皆未安也一本無此句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陽生陰死生恩死害相根不斷也修煉者賢斷生死恩害之根而超于生死恩害之外可也沈亞夫

指春夏物生為恩秋冬物死為害人因婦人生為恩因婦人死為害葛玄指生門死戶抽添坎離當警悟云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聖哲猶前巧拙君子小人習遠質殊性一也夫哲知也愚不哲也聖至哲也愚非眞愚也自恃而愚也以天地文理外象自聖乃愚也非聖也人彼也外之也我自謂也以時物文理謙言哲即知修煉之聖也非止於哲也夫天文理一也時物者天地之時物也一也此猶勇以強之驪山老姥本止此

內傳載黃帝受玄女陰符經三百二十四言後百十六言黃帝演章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承前愚人以天地文理自聖故不能知聖愚常也卑之也奇異也高之也虞度也期必也夫聖一也猶水火之不變也愚虞以常度而過卑奇期以異必而過高失中也自聖而不知聖畫而不可與進也猶沉入自取于聖何干我以時物文理哲故不虞愚亦不奇期得中也以故知聖也能自得師非沉入之比也一本無故曰取訛死殘訛兵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渾沌曰壞劫渾沌後曰空劫鴻濛一氣自然也至靜而已強名曰道靜極生動分陰分陽天地開闢萬物生曰成劫開闢後渾沌前曰住劫四大劫循環無端猶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此先天自然之道也靜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天地開闢後陰陽之氣屈伸消長如水潤下而有上激即浸與勝也由是勝負相推吉凶生大業而

變化順矣夫浸漸漬相生也勝競爭相尅也相互也推猶浸也順猶推也此後天自然之道也靜也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是故轉原三章之旨而結于聖人之身也奇器自然之道總名也猶稟籥谷神玄牝至靜虛無莫能見知律曆不能契也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萬象條目別名也惟聖人道合自然能知先天而天不違因而制之後天而奉天時觀之執之主靜守

中迈乎自然至靜之道也術者道之巧法也律曆者法之巧也尚不能契焉則至靜之道誠極妙矣修煉之術曷外乎靜也童嬰陽勝陰也精通陰勝陽也陽衰則老陽絕則死究死根發殺機抱神以靜養純陽迈老還童賢早握奇器而脩煉也

右陰符經疏畧雖成于數日欲梓則數月未敢也蓋詞與而義玄不易窺測自癸亥夏五至甲子春三無時去手閱而有悟即增之稿凡百餘易幸默泉吳公慨借詳考始無遺疑殆予心專之感也覽者毋忘同臻至道之自云海鹽沂陽生王文祿跋

陰符玄解自序

余昔丙子歲讀禮於清溪山中曾以是經叩請於清山先生曰此傳黃帝者又云春秋時朱子謂戰國見道之人所作今或曰爲養生或云王政兵法未知孰是請悉其詳先生 經者出世書也乃經師授受之文爲三教百家經書文字之鼻祖誠原始返經之大道發明人未生之前有生之後所以然盜奪之妙訣上乘之精微言簡而該義深行易首以明機察物繼以知動知時防危防微始微終專以自然至靜爲功夫以觀天行健爲法則人有嘴破鐵饅頭之心志自能盡從無入有自有還無之玄要錬至神化地步則虛空亦粉碎矣春秋戰國時書之說

固屬無據即養生王政兵法之指殆亦乖訛皆姑置勿論且余得自二五道人之傳今以付汝幸爲寶之余拜受後詳讀參悟有得於心此經不過四百四十七字其言天地始終剛柔動靜之旨融與易無二則釋氏之非空非色老氏之不有不無儒者之無極太極皆一以貫之也但其造語甚奇用字多險諸家註解靡慮滋岐反晦眞意每恨已學之少同未敢遽解今春余勞寶祥自蜀歸得紫陽洞自牧道人張洧夜所註陰符發祕一冊余捧誦之下見祕訣同出一途不禁心暢神怡拍案稱快嗟乎道人居蜀素明南宮之術卻於內丹成道今著作流入吾手正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之謂也然非吾物之

人罔何由得此遺編正道人示我以辨道之津梁惜已尸解而去不得面叩爲恨耳今檢其中祕密道人已流露於前則隱而未發之義余不得不解之於後成上下符合之佳話故將五賊三盜之用殺機奇器之祕並身體力行者解其奧妙寓其台心名曰玄解觀之者須具得象忘言得理忘象之慧眼方始回通無礙也勿此格置之發今何劑劂非畏人之目是曰非祇恐不解訣者目爲誕妄之誤轉污成聖賢之大道矣觀此者望其諒諸故爲序

大清乾隆壬辰仲夏月之望滋陽一中子范宜賓書於執古軒

陰符玄解　濟陽一中子范宜賓註釋

陰符經

陰者太陰月也符者太陰與太陽相交一年有十二次合朔十二次圓滿此合朔圓滿之期即爲符候第太陰借日生光而合眞火故又謂之火符至經者即月節有五六之數如海之潮汐不失其期之謂前人以暗解陰或目爲分陰寸陰之說皆屬錯認此乃顯言太陰正見太陰中有太陽之眞火在依符益取誠爲修道之玄範是此三字爲全篇之祕旨云爾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者下交之義如初功自首下走之意合首走豈非道字中而道功之用乃一人成太陽之作用今言天乃純陽之謂第此純陽實非一人能成必須二人而二字即陰之謂以二人而合歸一處又豈非天字乎至觀字中具妙義是用二口於佳花之上自必有目見之機故以觀字隱含其義也第陰陽之間如天之下交即天發光明亦因地氣光的須效天之逆行執中過渡幸得一丸以爲造化之樞機人體此以施功則陰符之祕全在於此是此二句爲全經之綱領以起下文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二人之天有耳目鼻舌身之五累識此五者爲我之累是能見之而功中卻不離此五賊之用要我心識五賊而以五賊致用於人爲彼之累切不可使五賊爲我之累也蓋施五賊於二人之天不過若狗之用將陰陽我握在手使五賊接累於人的須當變應機則萬化方生於我之身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二人之天生來本不有自然生成之五賊此五賊之機現前莫不生之於人心心識此機假目而視故稱機心也知之者息此機心於內用此機心於二人之天以立道基而此道基之立不離乎先天六一之鉛正以六一二字指人以定之是

心與性天與人爲道之必用無咫尺之遠無絲毫之惑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陽以星宿光明之機下照是發於天也陰以龍蛇起騰之機上現是發於地也此乃分言之也要合而言之地發氣騰固因天氣之下交即天發光明亦因地氣之上騰而人察天地感應之機兆使陰陽顛倒逆迴此氣全在二人合一不分有一口之發故於此際盜天地眞一之氣發陰陽造化之玄此正不生之生不化之化反離爲乾之奧用無非以向定之人而定我之根元也此中天人合發一句爲全經之祕密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眞一之炁生白小中非工不能勾取非手不能托出其用得宜全憑心生若爲性所使雖巧而返拙不爲性所使似拙而正大巧則退伏藏密之爲正似拙實巧之作用也掠取眞陰中之眞陽伏藏於密前後升降以周行任督流通而不滯所以能悠久長存正長生須伏氣之謂用人不知伏藏之奧不諳九竅之邪故失其生而九竅中之最靈者無過耳目口三者爲至要是三者用於動靜之中如　太上所云欲禽故張欲弱故強欲廢故興欲奪故與之爲也而三藏於一一中含三雖專指此三者而又不離此三女爲要隱在其中爲聖功奧

竅處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起發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之謂之聖人

首二句言人無戒定之爲誠爲識神所使投身妄作一失其貞化爲昆腐如火發木爽之喻中二句乃雙關爲言亦可如上二句之意看又指三女爲姦因有生於其身之動我又因其動使之必潰於天人合發之時迯我自然之殺機返後天爲先天知用此矣曰之修可謂聖功之人第聖字耳爲次曰幸勿略之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生者帶道之順行也天殺者返道之逆行也今以帶道自然順生之身行返道自然逆迴之奧故謂之天生天殺而此專用逆迴顛倒倒之妙理方謂成聖登眞之大道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萬物之榮枯隨天地之運轉故天地爲萬物之盜人不知伏藏之奧不守彼萬物戕賊其眞性故萬物爲人之盜人者能保固不失掠取萬物之眞故人又爲萬物之盜三次之盜始成一爻九次之盜方成乾卦箇中之先後不過用人之一口以合其宜則三爻無非以女而得安全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故曰者接上文之安字安十字於曰以返曰中之眞有故曰之用也食者食大藥也即得之者常似醉之謂必因彼之時至而彼之時至必有機現動象是機之動象

正食彼之時即人爲萬物之盜也第此免髓鳥精人一食之則周身之骸諸皆迴理潤陰逐而化清陽者必素日之退陰符進陽火周行之功有萬迴之化精炁神是故一食之間安於化此萬化又豈離女而得安乎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陽也神之神者陽中之陽即玄之又玄之謂也但此陽

藏於眞陰之中而取此眞陽是從矢口而得即　呂祖所云口對口之神用試思以知中分豈非矢口二字乎故謂之知其神之神也第此之用不離乎尋常平淡無一絕矯揉造作之舉似無爲而卻有爲有爲中又若無爲故謂之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要知取此陽氣的以奇巧用不神之神法方得其陽氣之來而此氣正父母未生前之始氣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陽體而屬離陰之小月陰體而屬坎陽之大各有其數日數須足十六月數須足五千四十八人以日月之行度爲言者非也至云前三後三者乃言甲庚之併丁壬之合也假如

成乾之初爻先用甲前逆排三位癸後之壬併之次用庚後順排三位之壬亦是甲前逆排癸前之壬併之末又用甲前逆排三位癸後之壬併之此正前弦之後後弦前前三後三之妙訣也如此三併而成乾卦之初爻如此九併而成乾卦之三爻方至純陽地步此必日月之數足定用此成聖之功使五行攢簇於中宮而神人生焉出焉是神人之生成非日月相併爲明未能成就此正不神之所以神也第此之云前三後三前弦後弦甲庚丁壬之指即是火符也日月之數即火符數足發現之機此正知其神之神也　純陽祖師所云遥指天邊日月輪又云地下海潮天上月崔希範所云天應

星地應潮莫不本此此解實陰符成聖大道千古不傳之奧義也

其益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益者道也道者益也聖功作用觀其機以施益於二人之天之所以神也要知取此陽氣的以奇巧用不神之神法方得則一匕之眞陽莫能目見其下一匕之眞陽惟憑矢口中得來也君子知二人之寸陽必須以十字大口小口之法方得其陽氣之來而此氣正父母未生前之始氣也

下篇

聖者善視聽者善聽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此指功中過用美口之時必須如聖者之善視聽者之善聽二善恰專字之義又含用口而心無口之謂也要知功中用益非口不能取色絕眞一源頭之利惟口一源之用最爲至要是先以耳目之用於機得機始用其口而口一用又緣十字以得之果以十字而三返根源眞如用兵師之危厲此正火裏栽蓮誠有萬倍之獲是全用耳目口皆旦不輟以成益機之利以起下文機心之用也倍字另有妙義未敢筆之請勿略焉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爲物機所牽是爲物之用雖心生而白促其死也心不爲

物機所牽將物爲心之用是心死而自得其生也此正不死
不生不生不死之訣用目觀機而定正爲辨道
之津梁是心假目之用必學如死人之不動爲最要之上者
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森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二人之間不作塵情之拘援全無常道順生之爲是爲無恩
俟其時至機現是大藥生矣當此之時須分別王癸使庚甲
相併吞入腹中返成乾體而得長生豈非大恩乎然金木之
併不過烈風之頃再加嘗頭一震躍然蠢動頓脫狂迷天眞

吐露矣全賴神此一擊故　曰祖所云霹靂聲中自得根之
語堪爲證據但從生來一厶之小土中孽出兒中一絲之白
余食之雖小而堪充六合生來一厶之小土原本清淨咏受
一滴之青陽凝然不爭其廉少但二人一厶土之功用周局
不可見之私爲而我太空一震得返成眞郤顯現入我一厶
土中爲用故又謂之公是此四至字莫非歸中守中之旨也
禽之制在炁

此尋言炁正明天人合發之妙是用炁而不用形之作用如
鶴以聲交也其用炁之旨非身中之炁若不以功力制之炁
亦不來而我之任督不通升降路阻縱得亦失無招攝伏藏

之所也盡炁即陽人得陽則生失陽則死人爲仙鬼之各半
行此功者止去陰益陽之爲也但神既迷亂於紛華之域氣
久病失乎愛欲之場非此相機以制相感以炁之妙何能還
返原本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死者常道之爲也生者逆道之功也常道生人是心迷於情
欲則精氣神失必至於死故以生者云爲死根逆道生身是
心死於情欲則精氣神全必至於生故以死者云爲生根紫
陽所云但將死汞爲生戶莫把生鉛當死鉛之謂也總之用
逆道之伏藏身未死先學死之道始得生全即龍蛇起陸緣
於養養氣血之騰雷震風行因於丹臺月印之候故爲恩生
於害殺邪蘊國將成盜奪必潰之機葉茂花明實是陰盡陽
迴之應故爲害生於恩下二句正火候之謂其火候　刑德
相負之機請合參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者母猴也出之天地至氣嫩充足自有光華之文理發現
以爲坎離相交入中成土之兆也是此觀天察地之旨非天
星地文之俗學實乃日月有數小大有定天人合發之玄範
爲奪神功改天命之道盡在於茲故以天地文理爲聖者知
愚人之謂也我則以日月之數小大之定機現之時用不神

之神介其必以盈機以發現光華時文之神會聖於是能於物誘紛紜之際合其就天地文理爲聖業關洲北派則能以物理之哲明於我也而此時之文理乃落入於部落化生之現象也而奉天時是親至近極平常處正凡聖轉關之要訣也吾人一可以請詳參焉

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人火自取滅亡

愚者不識不知懵懵然之謂是指其人要如學之訣也者恐人知覺我之所以爲又以冒哈我中宮之意也聖者不違常道故云以愚處聖我明宇宙在手爲化生身坎離之交會

木之併聖功之生神明之出自然無爲之道故云以不愚處聖此愚處聖三字正妙旨也至以奇期聖以不奇期聖者請觀不字分爲一个奇字分爲立可期字分爲其月是言其一立可得自其月之中是不奇期三字爲此經之秘密如不知此玄川三千六百之旁門小術以及三峯彼家皆流水入火之爲空自速其滅亡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道靜者乃先天太極混然之慥靜極而動化生天地雨大儀雨儀互爲相交又化生萬物此明先天無爲自然之

化自也第此陰助天地之道泰機活動循還不息漸沁漸消於數定時動陰陽相摧而發我則相摧相盪使變化順人以逆天生者此明後天泰機泰時之現象也而奉天時是親至近極平常處正凡聖轉關之要訣也吾人一可以請詳參焉

逆天人合發之時時動乾時之時日月小大之時此種種時候之宗源也

逆天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矣有高器是生萬物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自然之道者何胎息三部之功也而胎息之功非世俗所謂逆運丹田強拉河車之爲乃先爲天地之交後行坎離之濟

末重歸中之妙是擊正母胞之形壯使任督開通升降流行以生化者莫不用十口之反文以得陽炁之下走所以有是故之種也前之成聖登真者莫不由此故立一無爲不動之功至當不易之法而此非律歷之數計可能契符於是有奇器之用而此奇器實爲道之源炁之本爲化之基陰符之祖聖人慈以爲下手施功之地機於此器立而獲效周流八卦甲器立可而益不神之神於此器立可而殺盜於此子水金龍不由此器立可而逆旋天人合發神迎鬼避亦莫不過此器立可之功能也此器即陰陽相勝之術一進用之必得日日刀圭之陽故有胞胎之象而此奇器言於未章是

又示人川此奇器於末時也第此奇器人以玄牝爐鼎丹田
太極等種種指訣皆非正即參同契所稱四三五寸一分
口四八兩小昏長尺二厚薄均等句之謂爲奇器之形此中
器宇自口對口竅對竅之秘進字又用此奇器之處也功玉
川奇器未有不得其一而萬事畢矣嗟乎聖經當前妙訣存
心造化現成何甘棄而不知急務耶勉之勉之

神丹要論

夫修金液還丹之道惟遵大易河洛下手運用之功不離道
德陰符初行鍊精化氣乃天來交地先天遊坎之功繼展鍊
氣化神是次去合離後天採丹之妙末施鍊神還虛又結胎

温養超脫神化之奧此三部功中所用之陽火陰符接補煎
煉之法不離乎日月卦象水火庚甲之玄最要先開其關通
斡任督二脈令氣周行反復旋轉如輪之運後似車之進前
不失朝屯事蒙使氣升天人地此即稱以飛仙之名正爲真
人運息之秘借行功之際潛口垂簾拳曲西胡握固不
睡不語目之又目不空不色耳不聞不聲鼻不嗅不香口不
倒倒頭頭五夜吞金三時養液回關築基玄牝開通經絡之
川正爲抽添温養超脫神丹而設此從先天氣穴下手以補
陽根由後天取父母未生前之始氣方爲胎息功乃非指口
鼻呼吸注意丹田妄認胎息也簡中玄妙無非自無入有定

莫不由此胎息之功上登天仙之果要知胎息三部初功之
鍊精卽鹿之搖尾也繼功之鍊炁是龜之納息也末功之鍊
神乃鶴之養胎也試思禽獸得一事行尙可延生今三家併
用於一身之妙合一爻內隱其三畫之玄又安有不成神丹
大道者耶然此神丹得自房中有神炁之交無形體之合誠
爲教外別傳之祕另具先天竅路之施流俗不得眞傳一任
盲揣造作不引以三峯彼家之訛卽誘以爐火金石之佴笑
狂愚之搏弄歎迷學之述鬼之誤人愚昧本望延生癡魂竟反促死
者已不知幾倍徒矣古聖仙師果假採戰爐火以成道是犯
貪財好色之污行又豈能登大羅天仙之位乎衲上之局騙
施仁義之行斷淫慾而戒急怒節飲食以避風寒貪妄之念
不生森纏之累力脩諸衆物竟若全無視己身眞如不有如
此居心主人自見受得眞訣究明玄理乃於行立坐臥儘可
隨地施功少思忘言養炁爲主是修性的須修命既修祖定
要修丹競業持守不少間斷效鯤鵬之運川登海底船以
飛渡不徒堪稱玄學之匠手亦可爲得修道之紀綱矣余非
自居於高明之列僅就所知錄爲要論不過上以明丹道之
正下以開後進之宗不陷迷途是所深望人以余言爲是余
固不敢喜卽以余言爲非余亦不敢慍者緣人不明玄理之

秘訣不知丹道之正僞又何喜何慍之有覩此者望其諒諸
此解大開丹道之妙眞有發前人未發處解人難索巨眼
誰明心苦語眞可爲胆大予二十年前卽識其人惜未得
大成就然於吾道中亦足謂有緣人矣爰收入道藏中以
貽後之個得眞訣者爲一大印證庶共知南北宗傳非僻
以空理說玄妙所能了也

立雨山人謹誌於元庭精舍

陰符經真詮自序

吾國古所傳書、莫若陰符之精且奧也。其精也、粲也。其奧也、文也。周秦諸人、每苦於難上者故。書既難讀矣、而又弗深思、則安能解其義理、知其歸趣、所以聚訟紛然莫衷一是也。程正叔或疑大謂陰符七國時書也。程正叔或疑李筌所僞作。歐陽冀齊謂此書獨用反語而合於正。莫知何人作。胡應麟不知太公陰符、以爲一書、謂是蘇秦子之所讀書。今載入四庫全書目錄子部者有解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兆李筌六家爲之註、此註蓋僞託也。其人殆亦胡應麟之流、以爲兵家而兼道語、故以譬川兵者如太公等數人附會爲註、又疑爲揮國家所尚、加鬼谷子之名也。唐李筌欲是書之傳也、詭言自至嵩山得魏太武時道士寇謙之所藏陰符於虎頭崖石室中、謂千偏未曉、有曠山老能授以陰符玄義云云。其說纔似殊東。其所藏者寇謙之、故非兵家也。乃李筌又述之云、視其精微、或爲內景不足以爲玄。暨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學。較其智巧、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蓋李筌者、有將相才。雖爲李林甫所排、入山修道、而故習未改歟。宋元晦疑筌之所自作而詭其傳、以令視之、其義理之奇特、朱先生且不能自作、而況李筌。唐初、緒遜真書書陰符爲小楷、或謂此小楷出於文徵明家、石之眞僞聽必、以此觀之、務使古聖賢所傳之圖粹盡絕而後快。然猪公固得太極丹眞人註陰符於長孫趙國公無忌家耶、則又何以排之。而唐之張果、亦玄宗時人、曾謂陰符自黃帝有之、其文簡、其義玄。則陰符之傳也久矣。丹眞人與寇張、皆道書冠。同光間、石埭楊仁山先生文會、篤好佛乘、以所好註陰符、陰符又通於佛家之言。宋魏了翁言李嘉猷博通百氏、深於易、篤好陰符參同不懈、可知與易同用云云。要之、理雖相通、而佛自佛、道自道、兵家自兵家、陰符自陰符。而佛家道家兵家亦未嘗不可讀陰符以自廣。陰符蓋黃帝所傳書也。其註此書者、李筌有太白陰符十卷、而其前丹眞人亦早有註。是二種外、從來註陰符者、四庫全書目錄所載有陰符經解一卷、即六家註。陰符經考異一卷、即朱子所撰。陰符經講義四卷、宋夏元鼎撰。道藏輯要所載有十眞註、通玄先生註、王道淵註、沈亞夫註、黃陸註、又有元陽子頤與玄解、俱見斗集。通玄先生即張果也。其言稍有近理者。然皆間多附會。鄭樵藝文畧載陰符註之目有三十八部五十一卷、可見文人學士好讀陰符、以爲吾黃帝奇書。然文義之未必了解、可類推而知也。朱子元晦所撰陰符發異、未見所長、就註言註、不如楊先生、立言雖未詳、猶可自附其說。而通玄註亦道家之古註、楊氏朱氏張氏及魏氏數語、余間取之矣。其所以倡服此經而爲之眞詮者、憶昔卯角時、先祖尊庭公授以猪書陰符、年事增、能屬文、又愛其文高古、千偏熟讀之、今二十餘年矣、試背誦、前後不相貫、不謂久幾等忘却。適有友生因余道及陰符名、耳中未嘗聞、曰先生、吾國最古之書何書也。余曰、易象最古、次即陰符矣。遂亦命之翻千偏。爲是起予、乃探索其義、條分縷析其文、又取古聖賢書一一爲之證明。仲道所道者、疑所疑者、證所證者、誕所誕者、攻所攻者、質所質者、一概而等之於發古、以新昭明經旨、不負我古聖人黃帝有熊氏、且并以詔來者、解其惑、增其信、使知吾國上古之學有卓然如此、於以愛敬慙愉、追慕洛誦、而不敢背非、庶幾道有所傳、即其下焉者、或不致如唐宋人之譏妄乎。有志者愛讀黃帝所傳書、推之黃帝之所遺斯民是愛、而又即以黃帝之道教斯民、安斯民、愛國心眞、清淨不尚、此又區區之微意也。至其可與易象先後天相發明處、同文故來、聊見一二而已。猶有易象未全顯故也。嗟夫、經文雖奧、言何當反、經義則質是純粹精也。乃於今四千餘年、讀陋如余、而顯有此訊詮也夫。庚申孟夏、無錫黃元炳自序於忘我齋。

陰符經本文

黃帝公孫軒轅著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右上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圍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右中篇

觀者察聽、聽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蠲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食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洗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萬物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使順。至靜之道、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右下篇

右經文可分爲十一節。都四百四十九言。

引申篇

陰符本文、如上所載、誠古奧難讀、往往有如李筌之誦于偏而不知其意指者。蓋精簡使之然歟。因不揣固陋、爲引申之、俾其文之面貌與今文不相懸遠。庶幾讀本文後得此引申文、略知其歸趣、接閱眞詮、不徒事半功倍、而且妙緒環生、逢原左右、好而能樂、雖飲中鞿、不能自已矣。至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固不可以此引申文爲究竟也。庚申孟夏無錫黃元炯識。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虛矣。天有五賊、見之者必昌。天五賊、本在於心、而施行於天日及至宇宙且在乎手。自然五賊亡而萬化生乎身矣。天性者、卽人也。而人心者、賊機也。殺賊機者、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賊之機、則移星易宿。地發殺賊之機、則龍蛇起陸。人發殺賊之機、則天地反覆。天地反覆之機、然後萬變乃能定基焉。性有巧拙者也、而可以使之伏藏不見。人之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也、而可以使之動靜感官。知之乎、火生於木、而火禍發則必剋其木也。知之乎、姦生於國、而姦時動則必潰其國也。故知之者修煉者、謂之聖人。

天生之者天殺之、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然如天地人三盜既和宜、則三盜又各三才。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物則百骸理、動其機心則萬化安。

然人每善於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夫日月有軫數、大小有定軫人何以言神自然矣、而聖功生於是焉、神明出於是焉。豈非彰彰然。乃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所以君子得此盜機、不知殺、備以禦盜之固躬、小人得此盜機、不知殺、且以之輕命而速禍也。

詳者善聽、解者善視。如能絕其便利於其一源之處、必有用師十倍之力量及三反用功、使如昔夜之繁簡隙、自必有用師萬倍之力量也。聽與視、心也。心生於物、死於物、其機在目而寓聽。不思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乎。迅雷烈風之所加、物莫不蠢然而動。此正可取法、而殺吾在目之賊機、以活潛天機也。今夫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云云、書機緘之辭。眞人不過猗其玄字、而改賊機除無除。試觀改賊、彼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文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趨張開闔、何可不教哉。乃愚人猶以運天地之文理、自以爲聖、是認賊作子也。我則不然、我以時物文理哲。又、人自愚不察反以愚處聖人。我則不然、以不愚處聖人。我又不然、以不奇期於聖。而彼逐人、不與我同心。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於是順取作亂。設知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泛、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之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故因人欲違聽而制之使順也。夫吾所謂至靜之道、自然矣、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以異之。此奇器有六十四卦或先天大衍總名八卦者、與六十支總名甲子者之神機鬼藏。斯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而知執行之矣。

陰符經

陰、默也、暗也。符、合也。　圖策、齊秦之交陰合。」　楊文會先生陰符經發隱、「妙合大道名之爲符。」　經、常也。文心雕龍、「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荀子、「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　莊子天下篇、「書以道志。」　郭嵩燾莊子後人增奉爲道德經沖虛經南華經。陰符稱經、由來已久。亦如道德南華、學者從本而稱之。

陰符經發隱、「經者、萬古常法也。」

默契大道之言、可爲學者終古之常法、故曰陰符經。

黃帝公孫軒轅著

黃帝以諸侯尊爲天子、代神農氏之後而爲帝。因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姓公孫。以生於軒轅之丘、故名軒轅。　著、撰述也。　唐張果陰符經注解序、「陰符自黃帝有之。」　集仙傳、「陰符、一名爲黃帝天機之書。」　陰符經發隱、「考古之家、稱陰符經成子授之黃帝、或稱黃帝所作、或稱玄女、或稱風后、莫適一是。（中略）統觀經意、非大聖不能作。上古鴻荒未闢、文教之興、始於黃帝。故老列莊所引用者、多黃帝之言。此經無論何人所傳、其微言奧義、必由於黃帝。故以黃帝作爲正。」

老列莊祖述黃帝、恒稱黃帝言、如無書、何從而祖述之。秦漢時多有治黃老之士、其所治黃帝書、蓋此類也歟。今以李筌張果楊先生之說斷之、故從同而爲黃帝公孫軒轅著。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視也。　易觀卦之卦辭曰、「觀、觀而不薦、有孚顒若。」常日在之、謂童未散、故顒若而觀。此觀字、即誠意未散而常日在之意也。　易觀卦傳、「乾爲天。」指蒼蒼然有形質之天。　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指蒼蒼然有形質之天。喻無聲無臭之天、如莊子消搖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意謂有形質之天、在無聲無臭遠而無所至極者爲何物、而即以天視之、亦同等於野馬塵埃（日光中之微塵曰野馬）顯未嘗言遠而無所至極者、而即以天視之、然可以推知之也。　莊子在宥篇、「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又繕性篇、「道遏也。而四時不忒。」　觀天之道、即下文見之者昌。　執、握持之於手也。論語堯曰篇、「允執其中。」　易乾卦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執天之行以自行、勇猛精進而不止也。　莊子齊物論、「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休乎天鈞、亦即執之意也。　行、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天矣。」執天之行之意也。　執天之行、非執而不動、即下文施行於天。　蠱、竭也。無餘歷之意。孔子曰、「吉猶今也。」

天無爲而物自化、觀天之道、所以致中也。執天之行、所以致和也。蠱亡無欠無餘也。謂當日在之於喜怒哀樂未發無聲無臭之時、靜如是、動亦如是、物來而順應之、其中應之用、操之在己、欲如何即如何、便是天行而吾執之使行也。儘其天行、主宰在我、爲執天之行、非執持而不使行也。如是而謂用動靜一矣。既爲一、安有餘、故曰盡。此二句爲全書之綱要。下文更發揮之。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賊、害也。　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今謂竊盜爲賊、強盜爲盜。此五賊、害人之意偏多、外來之意猶輕、故不言盜而言賊。　目滯於色、則目生賊。耳滯於聲、則耳生賊。鼻滯於香、則鼻生賊。舌滯於味、則舌生賊。身滯於觸、則身生賊。是其憧憧往來於胸次者、即憧憧是此之賊也。朋從、即賊與賊爲朋而相從也。今該括其朋從曰五。

天有五賊、就常人而言也。常人舉性天而生賊、故云天有五賊。　宋元晦陰符經攷異、「一五賊、五行也。」　陰符經發隱、「五賊有二釋、一就五行釋。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何以謂之五賊邪。蓋此類也歟。今專就相剋而言、是以名之五賊。賊賊奪盜、即顯賊也。故見之者昌。二就五塵釋。五塵者、色聲香味觸、皆從外來、殘害性真、故曰天有五賊。賊爲我用、故曰見之者昌。」　見者、觀之先也。見之者昌、即上文觀天之道、千年俄可去。」又一宇篇、「一悟冥爲聖人。」冥而去之、故昌。

賊非美名也。聖人示人以大道、豈可用賊乎。若謂賊爲子、則下文何必自相矛盾、而曰奚生於國、時動必潰。又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則殺機之殺、又殺何物耶。如下文之殺機是殺賊機者、則此二句果何如解之。蓋就常人之舉性天而有賊者言、其所有之賊、即目見色、色成賊、而往來於胸次、以至身遇觸、觸成賊、而往來於胸次也。見其爲賊、賊跡滅、賊跡滅則自然賊反本而天道立。桑定清明、吉祥止止、觀天之道、豈有不昌者哉、故云云也。　案宋乾德六年（是年改元開寶）袁正己所書陰符刻諸石者、天字上有一故字。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心、指人心。陰符經發隱、「三界唯心。」又云、「此的本賊之根元、只免向外驅卡也。」五賊在心、即大學所云、「一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五賊在心、則天有五賊。施者、與之也。有主宰、而後可云施行。易乾卦大象傳、「天行雨施、品物流形。」又益大象傳、「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莊子天道篇、「雲行雨施。」施者、執後而有事也。施行於天、即上文執大之行在。五賊在心、亦就常人言之。心成機心、故天有五賊也。如見之者昌、見而執之、執而施之、天所有者、皆非五賊、而施行於天矣。曰之賊施與於耳、乃耳之賊施與於耳、乃耳之賊施與於目、目之賊施與於耳、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以目下句見莊子」無不捨却、而所施行之色聲味等與夫施之者物我渾忘、夫然後施行於天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上下四方爲宇。往來古今爲宙。言宇宙、即言三世十方。管子宙合篇註、「古往今來爲宙。」宙之云者、古者於焉而往、今者於焉而來、指地言之也。陰符經沈亞夫註、「君子曉悟混源、躡天地之機、握陰陽之符、執萬化之權、秉三才之要、故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中庸、「天命之謂性。」莊子天地篇、「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又庚桑楚、「人之形、以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其人藏乎是。然後可以踐形。」心之本體爲性。佛家云、去凡夫妄我、則歸於如來之性我。性我、即此處所云天性人也之人。陰符經發隱、天性下小註、「法界體性。」通玄先生黃帝陰符經註、一傳曰、人謂天性、機謂人心。」天性二字、若爲幽玄、今揭破以示人、簡直指之、即此人而已。故無論動植飛潛、其本體之性、則皆人也。所以無論動植飛潛、不能修道、必至於人、乃能復性而成聖人也。常保此天性、則常爲人。及一落於人心、便入於機、漸爲非人矣。列子楊朱篇、「人皆天地之類、慎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心者、明昧相雜、即是迷惑。論語、「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忽欲其生、忽欲其死、愛惡無定、無有眞宰、如彼機械、湊拍而動、故曰人心機也。陰符經發隱機字下小註、「無明不覺、一念妄動。」天道本漠然而行者。爲之、立之、以喚醒其本原之眞、故曰立天之道。易繫辭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其在於天曰陰陽、其在於地曰柔剛、其在於人曰仁義。此孔子舉先天之大道在有形之三才中言也。此之立天之道以定人、即先天而天勿違、俾人能復其常性、斷絕其人心、全體爲天性。孔子以三才直寫出一先天象、此亦如是。先天象者、爻爻人、爻爻天性。立天之道、是成天性。莊子大宗師、「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眞人即道心、即天性、即既立之天道。立天之道、其立之之法爲觀。迷惑者、人心不定。欲人心定、難定、天道立、人心自定。心定人定、故曰以定人也。立天之道先用觀。執天之行且先定。立則不妄動。定則不妄動。如用動、則萬化生乎身耳。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定也。夫其機、使機而未始出於非人者、（未始句見莊子）即復於人、乃未始入於非人、（見莊子）則天道立、人遂定也。定字、豈徒就內而言、外亦如之、內外一定、無間也。內無間、故聖。外無間、故王。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論語、「亦足以發。」何也不發。」又、「不憤不發。」莊子養生主、「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莊子養生主之庖丁解牛、即明示殺機中節也。此機字、指人心也。陰符經發隱、天發地發二句小註、「順依報非常之變。」又註、「天地不自發、以人發而發。但見人發、而不見天地發、是正報轉依報。」又天人合發小註、「依正全轉。」此雖言天地而重在人。人發則天地亦由之而發。中庸註、「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即此意也。孟子、「梏之反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梏者、機械也。以殺機存夜氣。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梏者、機械也。以殺機存夜氣。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樂篇、「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明示輪迴之由於機心。又天地篇、「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不識也。」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所以必殺其賊機也。移星易宿、自古而反無也。龍蛇混雜、自下而反上也。天地反覆、中明內外兇厥翻轉也。外物雜不足以營其內、而內營之根未盡、故天人合發、內外之惡令去而後萬變之源定也。何謂萬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人人貪貪、禽禽人人是也。基定則爲人、此人是百人、即天性也。基定、再混而後萬化生於斗矣。」莊子齊物論「死生無變於己」基定故也。

殺機之所用以殺者是觀、天地反覆、是此言殺機爲立天之道以定人之法也。案朱元晦陰符經攷異據陵貢瑞簡明錄云、「唐徐遂其得太極片甲人所註陰符經本於長孫道國公家。以其書爲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註云聖母感仙人所授。次四句註云天尊說人言。以下皆然。而有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混雜、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唐氏本爲正。」可見陰符由來已久、非李筌所作。明袁中郎所註、沈亶夫註、宋石頤一卽冀亦已所出者。皆無此八字、文義上俚俗不通。而朱元晦既從疑山老姥註本與李筌氏本、亦缺八字。其時尚文理皆以下文推之。唐氏張氏註本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字。取此遺彼、何也。乃其序文曰、此書爲軍書、古書皆萬變由今觀之、何啻成蹊說哉。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陰符經真詮　五

史記貨殖傳「故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老子「大巧若拙。」關尹子「佛篇」「能雖至神、不離巧拙。」陰符十貞集解「大巧莫巧於造化、而莫知所爲。曾公不假拙。」莊氏黃帝陰符經註「性有巧拙、巧者固宜伏藏、則巧者益巧。拙者尤須伏藏、則拙者不拙。」莊氏張氏註本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字。取此遺彼、何也。乃其序文曰、此書爲軍書、古書皆萬變由之作用也。」陰符經發隱「聖人之心與天地參同。衆人不能者、以有九竅之邪也。」性有巧拙有二解。一以巧之拙言。一以巧拙對言。陰符經發隱「妙智無住、名之爲巧。衆識染著、名之爲拙。巧拙由心、而云性者、從其本也。智現則衆識伏。識生則妙智藏。」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其儀則有巧有拙、巧者才長、拙者才短。但無論性之爲巧爲拙、皆可以使之伏藏。而爲立天定人之妙功也。或曰、性有巧反若拙之作用、故可使爲巧。是拙者一實退藏於密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莊子外物「一本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變。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卽此火生於木、喻機心一動、發殺機之發、是富發。此之發、火發、是不富發、故云禍發。陰符經發隱「火生於木、下小註、喻身造業。一時動必遭下小註、「焦灼性藍。」又姦作奸。奸生於國、下小註、喻身造業。一時動必遭下小註、「焦灼性藍。」又姦作奸。奸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在心、賊機出則害心。故未復性之才、乃賊性之才。其人間國之姦先也。然則陰符經攷異「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在心、賊機出則害心。故未復性之才、乃賊性之才。其人間國之姦先也。然則十貞解曾道沖頌曰、「木爲眞性火爲情。慾火炎時礙性眞。推有聖人能格物、發隱作奸。五賊在心、賊機出則害心。故未復性之才、乃賊性之才。其人間國之姦先也。然則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莊子齊物論「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知北遊「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九竅、指人也。儻寥謂人爲萬物之靈、三十之一、佛家謂人爲萬物之靈、三十之一、皆此書經非佛典、而東西聖人先後一揆。九竅、兩目兩鼻孔兩耳孔一口腎前陰竅後陰竅也。而成六、人中十之竅體、人中下之竅單、此天地交泰也。脾以主河前開宮、有機緘、脾以下向後、無機緘、下開宮、此天地定位也。卻子云、脾爲太極。又人禽之判也。九竅之邪、目目陰之用、不得其宜也。周禮疾醫、雨之以九竅之變。註云、「陽竅七、陰竅二。其陽竅眼耳鼻口也、陰竅前後二。」其陽竅眼耳鼻口也、陰竅也。朱王賦、九竅通鬱、精神榮澀、延年益壽子萬歲。邪者不正也。因不正而迷惑、故易復卦爻辭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喪大君也。陰符經發隱「三要者、目目陰也。此三竅最易起邪、動則隨流、靜則返本。」如以竅言、則有四、故經文不言三竅而言三要也。三要有二。謂耳目口陰是四竅之三要。一謂耳目口是五竅之三要。陰符經十貞註葛玄曰、「三要者、眼耳口也。」陰符經發隱、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推動而未嘗離靜、靜而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董德寧陰符本義、「耳目口三者之機、俱在我自主。如或妄動、則入欲勝而天理亡。」易艮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子刻意、「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可以黑智同用而稱有徐者乎。曰、上文云、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也。
木中生火、如國中生姦、舍旨之、以喻天有五賊、五賊在心也。故能時時守第、勿使有時不靜而招濁敗、則幾矣。

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知之、知殺機也。亦卽知視天之道。亦卽知動靜。亦卽知動靜之可懼也。「知字收攝上文。　修、修身修心。煉、煉丹煉心。　煉與鍊通、使之精熟也。　陳琳賦、「百煉精剛。」　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此煉字與攖字有同意、如俗所謂經歷也。　宋史隱逸傳、「陳摶來朝、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中略）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秘。勤行修煉、無出於此。」　眞德秀題跋、「大忠大孝、不俟修煉而得神僊。」此引陶弘景眞誥中語也。　通玄先生陰符經註、「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此言國對身也。身隨幻變、眼因色媚、神領在心、情慾交蔽、卽卽下奔、動之必潰。却不知坎內眞精、被姦潰之炎。」　陰符經發隱、知之者、知其火與奸之爲害也。修者修其身也。有轉邪歸正之功。煉者煉其心也。以智慧火銷煩惱垢。有煉磯成金之效。可以超凡入聖矣。」　孔子集語、「心之精神是謂聖。」修、修治。煉、鍛煉也。知之而內修其丹、外煉其行、使外物接於我者、無論順逆、心衆定而不動、是之謂修煉。修煉之可以執天之行而成爲聖人。若但知而不行、仍是常人耳。

右上篇

案唐李筌曰、某入秦國、至驪山、逢一老母、授以陰符玄義、誡某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小人學之得其術。云云。以此語分爲三篇。又滯於上中下及聖人賢人小人與道法術等之辭、訛以爲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如十眞集解、竟以上篇爲神仙抱一演道章、中篇爲富國安民演法章、下篇爲強兵戰勝演術章。嗟夫、陰符固聖人平實之言。人徒知其爲奇書耳。而豈有雙眼識其旨趣者。然其所傳、全文自有三處結束、謂上中下三篇可、謂上篇說何事、中篇說何事、下篇又說何事、未可也。今從朱元晦先生揚先生之例、仍分爲上中下三篇、又變通之而列篇名之上中下於右、以示此分篇或爲後人之所分、非黃帝以來原有此分篇也。

篇上篇、知又可分爲四節讀之。自起盛至萬化生乎身爲第一節。自天性人也至萬變定基爲第二節。自性有巧拙至可以動靜爲第三節。自火生於木至謂之聖人爲第四節。前三節每以後節解前節、而第四節則設譬以爲徵證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萬物之盜。

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頃朝、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蓁蓁、俄亭亭、俄蒼蒼。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緊。有運者存言爲爾。」其天地不能留、直是天地盜之。　盜、強劫而去也。　歐陽修賦、「豎草綠綿而爭夏與長日爭、冬與嚴霜爭。長日嚴霜、卽天地以之盜萬物之具也。茂。嘉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卽天地以四時爲盜之徵也。　天生天殺、卽天地爲萬物之盜。　上文言天道、地兼在其中、於此言天地而可以推知。　萬者、約衆多而爲言也。故物曰萬物、類曰萬類。事曰萬事。　易乾卦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說文、「羅儲餘聲鈴鈴、所以懸縣萬物。」　陰符高祖紀、「五氣陶鎔、萬物流形。」　莊子二柱篇、「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　天地人物、皆物也。故莊子秋水、「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有死生、爲有盜機耳。　陰符經發隱、「此言天地、卽是陰陽造化之理。」此天地如以佛學斷、卽是三界。其天地人物互相盜、卽六道中之所以死此生彼也。　陰符經發隱、萬物人之盜小註、「承引意識虛盜貪著。」又、人萬物之盜小註、「偏攬外境以爲我所。」　陰符經玄解、

萬物之衆枯、隨天地之運轉、故天地爲萬物之盜、人不能持守、被萬物殘賊其靈性、故萬物爲人之盜。」陰符經十眞集解劉玄英曰、「天地與萬物之生成、盜萬物以衰謝。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淫。人與萬物之工器、盜萬物以毀敗。」又許渾曰、「萬物盜天地而生成、不知天地反盜萬物而我老。人盜萬物以資財、而充吾貫、不知萬物反盜人以勞役而致喘息。」鶡冠子一宇篇、「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以迷故、爲盜爲賊。天地不但爲萬物盜、亦能爲人盜。萬物與人不但相盜、亦能爲天地盜。天地人不但能互盜、且亦能自盜。非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如善生善死而行之矣、即立天之道以定人之道不必慮也。列子天瑞、「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謂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中略)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冥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一人爲天地之盜、又不能不盜者也。不必慮也。而萬物之盜天地、亦於冥雨滂潤山澤產育者見之矣。即下文貪其時百骸理動應績無不安。貪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列子楊朱篇、「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千人矣。此之謂至者也。」百骸理、萬化安、執天之行也。

此篇本重在執天之行、故此處言立道定人後之事功也。修齊治平、衆不外之。而尤重在理與安之二字。讀者須知古聖人愛人深事。先示之以改過去惡、出一靚字以爲修身之實用。又示之以動能貫腹、出一執字以爲治平之至要。俾知以道爲重、以身爲輕。人欲不去、人人自治、而天下共爭也。老子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深思之。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人知其神之神者、如列子所載、「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自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及神巫季咸等是也。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者、如下文所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是也。所謂天地之所宜盜也。又、萬物人之盜矣、天地雖大、有時故能言、無尾故無毛。毛也者、屑木之葉也。鳥獸有毛、故善之鳥獸

別、婚姻以時、師資禦侮、父子報功、孝悌親親、仁民愛物、日用常行之間、無非使人自別於禽獸、而入未之察也。不神之神、莫神乎此、而昧者固不知也。列子力命篇、北宮子既踦、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羔裘、有縞紵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子聞之曰、北宮子之寤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担也哉。一此爲知不神之所以神者。宜東郭子之笑之也。關尹子三極篇、「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輿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一何蕾神所以神也。如列子所載、游金石蹈水火、亦神矣。此句亦爲下文之發凡。下文卽引申此句不神之所以神也。乃子夏言夫子能之而不爲。蓋所以神者在此不在彼也。衆宋石刻作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數、曆數。定、界限之也。不能度其大小者、準之以曆數、則神明出焉。可以測其大小者、定之限見、則聖功生焉。陰符經十眞集解劉玄英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二句見易繫辭傳)以象言者、日月也。以形言者、大小也。有象然後有數、故曰日月有數。有形然後有位、故曰大小有定。一陰符經發隱、「日月有數、時也。大小有定、方也。衆人而知之。體玄道者、卽此尋常事理之中、顯出無窮之神明焉。」孫子、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生死。」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組織、師蛛張網罟、師猱捷、師戰蟻制兵。(一本有「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又、「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道。倘利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棄君子、不賤小人。」一易繫辭傳、「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功神明、卽由於上文之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而出生。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一以貫之。日月有數、歲功成。大小有定、器用遂。莊子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聖人豈必居位者。見龍在田、羣龍无首、皆聖人也。聖功亦豈徒言聖人之功、神明亦豈徒言聖人之神明乎。聖功神明、皆天地人所自有者也。能觀能執能立能定、生之以時、用之以時、三盜既宜、四句引申之、而以其盜機也三句示其愚愚、而爲三盜既宜四句之反也。故友沈祖蕃云、風花雪月天地佛、大地才既安、而能聖功生神明出、卽因其三盜宜三才安而來也。執天之行者、育位於內、亦能育位之使爲器域乎。聖功生、神明出、卽因其三盜宜三才安而來也。故友沈祖蕃云、風花雪月天地佛、大地山河極樂邦。言穢土卽淨也。如莊子消搖遊、鵬來北冥、化鯤圖南。聖功神明、莫大乎此。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卽上文三盜既宜之盜。機卽上文人心機也之機。盜機、盜心也。卽吾人刻刻妄動之心也。陰符經十眞集解葛玄云、「至道無形、故天下莫能見。妙機無數、故天下莫能知。理於賢人、故君子得之固躬。亂於不肖、故小人得之輕命。」又頤之曰、「賢人窮理合虛無。得悟乾坤造化爐。下士貪爭名與利。郊原邱塚是前途。」或曰、盜機爲有生以來所本有。卽先世之積習也。先世卽佛家所云之前世前生。)君子小人所同有者也。但君子得此盜機而用之於大當、且知其爲盜機而靚之、視之卽見之者昌也。雖天下莫能見莫能知、然君子則反躬體己、求知求見、以之自修、復性成聖。小人者、不但莫能知莫能見、且以爲不必知不必見。一任其所得之盜機、殉名殉利、賊人賊物、孔子言災人者人必反災之。如輕其賦畀之命、以與世界競爭、殺身敗家亡國隨之矣。(此亦一說)。列子天瑞篇所載東郭子論盜亦、其國氏之盜、適等於此君子、得盜機以固躬而大富者。其向氏之盜、適等於此小人、得盜機以輕命而大貧者。未入聖流、故不云聖賢、而云君子。此等君子、亦不知不見、故云天下莫能知莫能見。豈此不能知不能見者、倘爲盜機、未爲天命也。陰符經發隱、「盜機因何要得、得之將何所容。豈知盜機非盜機也、乃家珍也。能見能知則名爲得。得無所得、盜亦非盜、機亦非機。客夢初回、醫家穩坐矣。」又、「君子小人之稱、有三種不同。一者、正直謂之君子、邪僻謂之小人。此古今所通用也。二者、在上謂之君子、在下謂之小人。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也。三者、氣宇寬宏者謂之君子、心量狹隘者謂之小人。如倥傯然小人哉之類一定也。

固躬輕命、皆由於不知神之所以神故也。故帝貴言曰、精神入其門、百骸反其根、我倘何存。(列子天瑞篇所引)夫無意必固我、故不神之所以神。其宇由在手、萬化生身、育位天地萬物者、國則建德之國、人則貌姑神人。神往華胥、化來西極。簡然而往、簡然而來。豈有以富利爲固躬者乎。

案宋石刻作天下莫不見、莫能知也。宋高似孫子界所載、作君子得之固躬。

右中篇

案讀中篇、知又可分爲兩節讀之。自天生天殺至萬化安爲第一節。自人知其神至小人得之輕命爲第二節。第一節以天生天殺句發其凡、以天地萬物之盜以下三句引申之、而以三盜既宜四句揭示其宗旨也。第二節以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句發其凡、以日月以下四句引申之、而以其盜機也三句示其愚愚、而爲三盜既宜四句之反也。夫此人間世、豈無可挽之使爲器域乎。聖功生、神明出、卽因其三盜宜三才安而來也。執天之行者、育位於內、亦能育位

於外。莊子云、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前此計動其機、萬化安適。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物來而順應、物去而不留、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化者、一不化者也、吉統今也、而不使三德有盈虛。唯夫然、此人間世也、進化而登上矣。」

體者善聽、聽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二反晝夜、用師萬倍。

關尹子六七篇、「目自視、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慮、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備之。」 韓非子、老人之道、去智棄巧。智巧不去、雖只爲常。」 通玄先生陰符經註、「體者善於聽、聽者善於視、通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 王道淵陰符經註曰、「以世法言、人體兩目皆有耳、却善能於聽。兩耳雖聽、眼却善能於視。此謂世人貪心不止、開竅所漏、遂於外面失於內。(中略)夫視聽之妙、生在眼耳、而實在神機之視聽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此言以誠性爲體、絕去利欲、清心一源、自得其虛靈不昧、智者不用目矣、又能聽於耳。聽者不用耳矣、又能明於目。此常人個各利一源、而一個之功倘未有十倍之功夫也。絕利一源矣、譬之以用師、有十倍其師之功夫也。」 關尹子、「一者若進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陰符經發隱、「衆人役意精微、還流合一、只用不行、自愚致絕、如同死人。忽而爆地迸裂、本智現前。當時廣快平生。是謂「一返晝夜。夫絕利一源者、已用師十倍。此一返晝夜者、則用師百倍。如是二返則千倍。三返則萬倍。晝參靜而默、默而明、晝明而默利矣。禪宗謂之三關透徹、即此意也。」 又曰、「晝者、光明洞徹、無幽不燭。夜者、閉竅潛深、愈加靜定。」 素問、「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黃昏至下半夜、天之陰、陰中之陰也。下半夜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 絕利一源者、知止而后有定也。日利於見、耳利於聞、鼻舌等皆然。各利於一源、而今能一概塗絕之、其功夫皆以用師、已有十倍其師之力量矣。如是定而后能靜、則百倍其師。靜而后能慮、則千倍其師。安而后能動、則萬倍其師。安而后能慮、則萬倍其師也。定靜安慮如一、并喪其一。雖者、智慧無窮、動之以天機也。定靜安慮。三反之功夫、非止知使有定之功夫、故分說之也。如用三者、皆由骨昧入於昭明、故云三反晝夜。三反晝夜、是謂末那識回組耶三縛。即所謂轉八識佛家語判之、則絕利一源是轉五識縛。三反而成四智也。 莊子德充符、「面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象耳目、絕利一源也。其餘亦象三反用師十倍、用師萬倍、非真言兵機也。以用兵喻之。如言有十倍其師之力量、百千萬倍其師之力量耳。用兵則有勢力、人皆知之、故以喻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佛家之言云、界雖心現、法雖唯物、物欲也。心爲物欲所牽引、則有生死大縛、而忽生忽死。孟子、物交物、則引而已矣。」 陰符經解註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下愚之士、全隨萬物欲轉於升沉、反謂萬物隨己而生性。是心生於物死於物也。 又爲愛同一惡人之徒

文移是易窗地發殺機八字。可知二本互有小小缺文。合之適成爲完璧也。傳世既久。奈遭後輩輾轉鈔錄。漸致略有不同。今以彼補此。原文完無缺漏。觀其章法之謹嚴。餘辭之明純。可知可信。詳者宜深思力行而實藏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爲之制在氣。

殺賊之後、自在逍遙、形容之則曰樂曰餘。殺賊之後、事志精一、形容之則曰靜曰廉。樂也、餘也、靜也、廉也、本無種也、而亦本無靜、活潑潑之性也。天性人也、即佛家所謂之祖佛、道家所謂之眞人。易繫辭傳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能與此者、天下至神。性即易、易即性也。至靜性廉、寂然不動也。感而遂通、至樂性餘也。天之無思而大思生、無思性廉、大恩至樂也。迅雷烈風莫不姦然、迅疾至私之用、姦然至公之驗也。執天之行者、風雷在握、可謂天之至私、而立天定人、又用之至公也。陰符經中眞集解施肩吾曰、一至樂無如至靜。」又集解、「天地氣息、是至私也。萬物化生、是至公也。」天地萬物八字、見易繫辭傳云、「與擒同。如關尹子五鑑篇、「唯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文子、守人內篇、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韓非子、制在已曰守。不離位曰靜。」孟子、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制氣之法、即孟子所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莊子人間世、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於以可見黃帝之制在氣、即孔顏莊之心齋、即孟子之養氣、千古心傳在此矣。陰符經發隱、「會萬物爲自己、至私也。澤及萬物而不居功、至公也。」又、爲之制在氣者、以爲字引申執字、以制在氣引申視字也。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思字、豈何思何慮之思乎。即以心思心之意也。以心思心者、以心復心也。思即視、視即爲、思其無一念時之氣象如夜氣之清明耳。

脫輹、夫妻反目、(見易)婦子嘻嘻、終吝、(見易)皆害生於恩也。無恩害、則去生死死生之根也。所謂無恩害者、物來順應之、未嘗有心也。蓋恩害本非天性所固有也。莊子曰、泰山爲小、殤子爲大、彭祖爲夭、五帝以來、治天下者也、堯舜爲戚、桀紂爲樂。(見至樂)又云、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見庚桑楚)一又云、整乎大哉、獨成其天。(見德充符)又云、古之人、天而不人。(見列禦寇)又云、知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見齊物論)又云、用之者、假不用者也。(見知北遊)然則此餘也、廉也、私也、公也、固方便言之、要在能擒其五賊、制而殺之於無終無始之一氣、而長養其活潑潑之天性而已。」案陰符經考異、至靜作至淨、而証之云、至淨者無染、故性廉潔。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柔能剛、能短能長、能陽能陰、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洋能沉、能富能貧、能苦能瘦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又、莊子人間世、仲尼曰、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謂度聚衆生也。易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齊與相見則恩、致役則害、生於恩。戰勞則害、成則恩生於害。是恩害相生無窮期也。大苦、代謝者又不以毀爲謀、而成於長也。是恩害相生無窮期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或曰、小憝大誡、(見易)以說受服、(見易)皆恩生於害也與。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中庸、「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論語、「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愚人言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者也。關尹子九藥篇、「不信愚人易。」易繫辭傳、「仲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莊子、小夫之知、斂精神乎靈府、通一、此小夫、指愚人言也。 大學「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註、「聖、通明也。」 通玄先生陰符註、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愚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 又王充論衡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愚癡之愚、蓋謂有等聖人、因聰明所障、被文理所掩、竟不肯低下案訪至人、只於外面尋紙上之文、億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遂自以爲聖。吁、何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爲愚人也。」 易繫辭傳「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時物文理、如易繫辭所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 時物文理、指八卦成章、六十四卦成先天象言之也。是時也、一時無二時。是物也、生物不測。文理、其種種之象、種種之聲等之理、其也。於後天象地水火風同合而成之人間世。不過於動其機、萬化宏中、一時返成先天之時物文理、內聖外王、表裏如一也。 周尹子八藏篇、「古之善攝者、灼龜者、能於今中求古、古中求今、高中求下、下中求高、小中求大、大中求小、一中求多、多中求一、人中求物、物中求人、我中求彼、彼中求我、是道也、意在回敎、(天方性理)謂之小中見大。人間世固幻。或謂「眞即是幻、幻即是眞、」不愚不奇、中庸所謂「從容中道」之道是也。

推聖人能知聖人。或愚之、或奇之、所以爲常人之見。乃妄爲揣測耳。聖人無揣測之心、所以能知聖人。 案宋刻缺此二十二字。

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陰符經發隱、「蓋以愚處聖者、心趣昏昧、故喻沈水、以奇期聖者、心貪高舉、故喻喪真也。」 或曰、如上種種推測聖人、不能實行聖人之道、而以天地文理自逸、則如自沈於水、自投於火、自殺其身也。聖教已而不殺賊、是可哀也。故以此語譬之。

以沈水入火譬生死恩愛。滅亡者、銷磔泪沒、喪亡眞性也。 案黃瑞節陰符發揮附錄云、朱子所深取者、改在此、今取諸本云云、人以處愚、我以不處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今考道藏斗集所載張氏註本、未見脫書、而僅多故曰二字。於理爲長、特從之。至宋刻則前文既缺、且并此十字亦缺之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道、非如佛家所斥之自然外道也。彼是一切放任之謂。此自然之道、卽佛家所謂本原自

四時之至順也。又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莊子大宗師「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故能生天地順變化也。

天道常自、故云自然之道。靜者示其本靜。天地萬物皆具所本具、但吾人昏蔽逐妄、不能自覺、及反其本靜、而天地萬物生於靜中也。此中天地陰陽又是活潑潑地、故以玄字勝字相推字變化字等影容之。順者、順相推也。道家言逆之成仙、大抵細玩上文、有仙家所云之神主作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老子「道法自然。」　淮南子「因天地之自然。」　晉葛洪秀傳、生而峻疑、長好自然。」　論語、一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勿願、亦勿施於人。」以有揆度之心、故未免遠道。但作教已如一君之道本如一、故云不遠也。　違自然之道者、知以己出經式義度、（以己句見莊子應帝王）使人徑己是也。　莊子在宥「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淮南子「三代以下者、匈匈芒芒、終以賞罰爲事、被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逆於偽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義邪、是亂於德也。說智邪、是惑於理也。說仁邪、是累於愛也。說知邪、是相於淫也。說聰邪、是相於愛也。說智邪、是相於治也。說仁邪、是相於德也。說義邪、是相於亂也。說明邪、是相於逆也。」　此不安其性命之情、違自然之道也。

又、一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亮矣、而佞人之心窮矣。」　莊子天道「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也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又「天地之德者、萬物之本也。」　又「聖人之靜也、非曰善也、故靜也。萬物不足以鏡其心者、故靜也。（中略）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　又庚桑楚「能志之勿解心之謀、去德之累、靜而之來舍、量順物色、理氣宣六者、謀心也。愚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夫就取與知能六者、累道也。此四六者、不盛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莊子寓言「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不能求豬不能契也。又徐無鬼「不可以有正、不可以無崖、頌而有實、古今不代而辭可以傳。」此指道而言也。　又則陽「曲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四becomes舍之。」此亦以器爲言也。　丹家石鼎器之說、乃就有器言之。　莊子「天地之間其動蓼蓼乎。」此亦以器爲言也。　丹家石鼎器之說、乃就有器而降言之。　莊子天地「無爲而萬物化。」物各有象、是生萬象。　又奇器指八卦甲子而言。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內卦三爻備。又以八卦作太極觀、兩儀之四象、八卦之外卦六爻備、內卦已也、外卦人也、爻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又重之也。序卦可圖也、雜卦可圖也、後天六十四卦不可圖也。欲圖之、去游魂八歸魂八而圖之。後天象、先天大象之川也。而即在先天大象之內。莊子所謂「六合雖大、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萬物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此先天大象動而非動、靜而非靜、靜如動。人已如一、彼此如一、內外如一、一亦非一也。非靜非動、故易言至動之能、而此言至靜之道也。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今以奇器之六十四卦、總攝於八卦、而即名之曰先天八卦象者契之也。　甲子、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相配以成六十干支、而總名甲子也。登

龜灼剖、方弓翼弓、老少奇耦、凶吉之兆、於焉以判。而善之七七四十九、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揲之執之歸奇之、何卦何象、而吉凶見也。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今以器之筭龜契之也。就其感而遂通言之、故曰神機。神機對感者言。感者固未嘗動也。就其寂然不動言之、故曰鬼藏。鬼藏而寂然、恬定之至、固未嘗動也。遊魂之得歸者、鬼藏而寂然、恬定之至、固未嘗動也。

至靜之道、器以契之、八卦筮龜也。陶宏景鬼谷子註、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是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上文言天地之道漫、故陰陽勝。今以先天大象釋之、自復而隨而屯而益而震、乃至大有而夬、夬而乾、陽漸增而陰漸消。自姤而大過而鼎、乃至於坤、陰漸增而陽漸消。此其一也。（對象而玩之、易知。）又或取六十四卦中任一卦如復、其第一爻變坤、數之以全象（先天大象）作兩儀觀矣。第二爻變臨、以全象作四象觀矣。第三爻變泰、以全象作八卦觀矣。第四爻變大壯、以全象作六十四卦之全六觀矣。第五爻變夬、以全象作三十二觀矣。第六爻變乾、以全象作六十四觀矣。六十四卦之全數也。合而爲太極。復亦太極也、臨亦太極也、泰亦太極也、大壯亦太極也、夬亦太極也、乾亦太極也。乃任一卦皆太極、皆兩儀、皆四象、皆八卦、以至皆六十四。此其二也。又取任一卦卦數又變消也。乃任一卦皆太極、皆兩儀、皆四象、皆八卦、以至皆六十四。此其二也。又取任一卦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遠義、登敢求報旗。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身外更何事。願前徒自暗。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崑崙。蓋短

變否否於數爲八、於象亦爲八。第四爻變艮、艮於數爲四、於象爲十六。第五爻變剝、剝於數爲二、於象爲三十二。第六爻變坤、坤於數爲一、於象爲太極。即六十四卦全也。（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對大象數之自知。）此其三也。復示變、乾示變、變不外乎此三者、而變變爲後天子所云、極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見齊物論）項中、中也。是非兩行、示以陰陽、寓語屢而爲和也。故上文云天地萬物生、此至靜之道、乃以卦象或筭龜示之、是陰陽相勝之術之器也。昭昭乎進乎象者、以器契之、學人之象、亦可得執持而觀之也。道器之別、在人之行不行判之耳。陰符經發隱、以爲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是空如來藏。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是不空如來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是空不空如來藏。其云空不空如來藏者、直顯中道、與吾所示之遍變相準。餘之二者、亦一一相準。特於器之一字、神機鬼藏四字、未能確切而已。如吾之說、學人即道、道寓於器、即器而見學人。下學之、可以上達矣。

右下篇

案高氏緯界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余觀此齊、非唯柳氏筆法遒結、不類他齊。而此序乃鄉溥之作、尤爲奇絕。其曰雷雨作上、與飛勞連、淩其粹精、流昆聰明、四旬精絕、

附錄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酬犯乾坤。何事不陰德、降靈生軒轅。以衡門五賊忽進還。萬物爭刷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鬪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爲尊。下及秦漢代、滔滔矣亦煩。嘉彊自休憩、仁弱無枝蹲。狂喉恣吞噬、逆視爭飛翻。家家伺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墜塗炭、比屋爲貪冤。此豈太樸雕、久存。徹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遠義、登敢求報旗。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身外更何事。願前徒自暗。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崑崙。蓋短

若夜永勤若頃一樽。（見宋高似孫子略）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元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爲日月精。融作天地軸。不測似陰陽。雖名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其狀雲未老。大塊煙體委。自顓頊以降。賊爲聖人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堯。舉見其德好。稅身授其位。舜惟一餘民。冗冗作什器。得之賊帝堯。白丁作天子。禹本刑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川以平降水。自禹及文武。天機略然弛。嬴公樹其綱。賊之爲聖智。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及徙幽厲餘。寰極若後推。九伯貢大貨。諸侯貢虎兕。五星合其躔。自日下閼里。出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拾之若得紫。高揖春秋律。不可判一字。賊子房其斯。嘉臣痛於堂。至今千餘年。畫畫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崩且陊。余將賊其道。所勗多讒毀。叔孫與戴倉。賈生多如此。如何黃帝機。吾得多玩躔。（同上）

高言孫陰符經評語

似孫曰、軒轅氏參天之奧、洩神之謀、著書曰陰符。雖與八卦相爽襄、而其辭比旨、涉乎幾入乎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皆有得於此者。堯舜禹以徐、哲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晉。紹匡有矣。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況有風后握奇一書、又爲之羽翼

乎。此黃帝心法、圖後世以爲兵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書流。殆未曾讀陰符矣。嗚呼。若符之學一乎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皆出於此說。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爲陰符之機矣。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機變之妙。人固有五賊、特其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予昌耶。夫子曰、老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曰休之言奇矣。皮曰休和陸龜蒙讀陰符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皮氏所見、亦今本耳。

案評內引易繫辭三句、其第二句如仍用繫辭本文、唯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於此經亦通。又子略所錄經文作天發殺機日月星辰、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八字。莫能見作莫不見。又缺人以星辰書以下三十字。又缺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十六字。而制斛作制鬴。孔子曰、君子制斛。小人釣斯溢矣。溢卽輕重之出也。但未及制斛之理長。孔子之言固不原於陰符也。因此可知陰符相傳之本各有不同。而似孫則斷爲黃帝書、且云與易相通。眞是千古隻眼。後人攻之。未免本經翫玩滋味耳。

茲又將宋真似孫子異所輯各家陰符經注之名目列之於左。

太公等註（一卷十七家）○七家註（一卷）○李筌註（一卷）○張果註（一卷）○真淑真註（一卷）○嚴真淨註（一卷）○任顯一註（一卷）○沈亞夫註（一卷）○杜光庭註（一卷）○李靖陰符機（一卷）○陰符太無傳（一卷張果傳得於道服）○陰符要義（一卷）○李筌外義（一卷）○陰符正義（一卷唐拿決）○陰符玄圖（玄解先生一卷）○陰符經（一卷）○陰符經（一卷）○陰符十論經（一卷葛洪）○陰符經說（三卷太玄子）○陰符經（一卷無名子撰）○陰符說（三卷張伯端撰）○陰符玄義（一卷唐張卷）○陰符丹經（一卷賈長房）○陰符丹經（一卷關山哥註）○陰符丹經（一卷）○新註陰符經序（一卷）○陰符五賊義（一卷）○陰符經訣（一卷）○陰符解題（一卷）○陰符小解（一卷）○陰符大義經（一卷）○陰符丹經解（一卷）

陰符經眞詮終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

蒙自楊坤新鼎臣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之道卽所謂自然之道靜也執天之行卽所謂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也觀天之道
則有以知道之自然執天之行則有以體道之自
然聖人之能事畢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之道靜而已自然之道靜故
天地萬物生天之行浸而已天地之道浸故陰陽
勝天之道何以觀以靜觀之天之行何以執以浸
執之

觀天之道知其理也執天之行履其事也知行並
進道在是矣故曰盡

必如皆者善聽聾者善視然後可以觀天之道必
能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然後可謂執天之行觀者
確有所見也執者確有把握也

見之者昌則五賊非賊所謂觀天之道者如此三
盜既宜則三盜非盜所謂執天之行者如此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五行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人皆知五行
之有利不知五行之有害故曰五賊如土地所以
利人有殺身以爭土地者貨財所以利人有忘身
以殉貨財者民非水火不生活有蹈水火而死者
是皆以利人者害人也能知其所以爲害而後能
得其所以爲利雖有天賊可無人賊矣故曰見之
者昌卽知之修鍊之聖人之意

天地萬物之盜是天地盜萬物也天有五賊是萬
物盜天地也萬物盜天地之氣以生而天地之元
氣卽以此洩今日之天地不及太古之天地年漸

老氣漸衰也物雖有萬不離五行故曰天有五賊
五賊者五行之相克者也土不能克水則世界成
澤國矣水不能克火則世界成火坑矣陰陽不相
勝則不成天道尊卑不相攝則不成人道能知五
賊之所以賊卽知五賊之所以昌矣

五行相克曰賊賊者殺機也土克水故無水患水
克火故無火災是生機卽寓於殺機也君臣上下
相制相維君不能制臣而受制於臣何以爲國父
不能制子而受制於子何以爲家能知五賊之不
能相無則賊之以道而賊所當賊三盜宜三才安

矣故曰見之者昌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祇是一陰一陽迭爲消長不使之有所偏勝天道有偏勝便成天災人事有偏勝便成人禍毒藏於藥良醫必有以制其毒奸生於國聖人必有以防其奸惟其能相克是以能相生也

不獨五行有相克也天下之物無以制之未有不爲害者牛之角犬之牙馬之蹏皆能傷人況虎狼乎聖人有以制之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今虎狼偏天下而制之無其道是我無以賊彼而彼反得以賊我也能知五賊之所以相賊乃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不可無則不至以姑息養奸矣

多子之母其體必羸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子盜母氣故也生五行者天也盜天之氣者五行也故曰天有五賊

人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殺故曰天有五賊人非萬物不生非萬物不殺故曰萬物人之盜天下之物凡有利於人者即有害於人愚者見其利不見其害智者見其利即見其害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謂五德也因自然之道則五德即爲道失自然之道則五德亦爲賊能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天地一大機器也有五賊以賊之在天之元氣發洩太盡則天地必有毀時人身一小機器也有五賊以賊之在人之元氣發洩太盡則人身必有毀時知其爲賊而制之不使過焉則能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

五賊在心與荀子性惡之說相似不第欲不可縱即性亦不可縱不第欲不可不節即性亦不可不節總欲人省察此心不使性情之在心者有所妄動以爲此心之害耳

心不可妄動知五德爲心之賊則當制之而不使窮發矣五德如此況七情乎乃任其一發而不可遏乎

五賊在心五賊即五性也在天爲五行在心爲五性仁之過爲愚義之過爲刻禮之過爲僞智之過爲詐信之過爲固七情失中則爲惡五性失中亦不可謂之善書曰節性謂節之而不使過也孟子曰忍性亦謂忍之而不使過也知五性爲心之賊則必有以節之忍之矣

天地一渾沌也自有五行而天地之渾沌鑿矣故曰天有五賊人心一渾沌也自有五性而人心之渾沌鑿矣故曰五賊在心

天有五賊其流極必害於人五賊在心其施行必本於天此天人相因之理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者自然之謂五賊之在心者能率其天性之自然施之於政行之於事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焉則五賊不能爲心害而反爲心用矣所謂執天之行者如此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盡人事以彌天地之憾也

不任乎天則五賊之在天者不能爲害於人矣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是本天道以救人性之失也不任乎人則五賊之在心者不至有違乎天矣故陰符爲天人合一之書

天之五賊即虞書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知五行之爲利而思有以修之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恐五行之爲害而思有以防之也心之五賊即天之性聖人與天同其性故能與天合其德自賊其性者自棄其天者也性即周子所謂太極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尙夾氣質之性在內陰符經發見也五賊在心逆而制之所以遏人欲之橫流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在手是行政而政無不行萬化生身是立法而法無不立非聖人其誰能與於斯

宇宙在手自有天地以來祇有周公一人兼而有之者其孔子乎

宇宙在手是要撮合得攏見聖人統一萬國之才身自有天地以來祇有伏羲一人萬化生身是立法萬化生身是要展布得開見聖人因應萬事之妙而其要在執天之行陰謀武力都不濟事

宇宙在手是對於萬國可以操縱自如萬化生身是對於萬事可以指揮如意非大一統之聖人其孰能之

羲文之易黃帝之靈樞素問孔子之六經周公之官禮康節之皇極經世皆可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見之人之性天性人也天之性不可見於人之性即天之性聖人與天同其性故能與天合其德自賊其性者自棄其天者也性即周子所謂太極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尙夾氣質之性在內陰符經

云天性人也是天之性即人之性人之性即天之性知天人之性合一而孟子性善之說乃明人心機也人心之動有善有惡故曰機機者發動之所由聖凡之胚胎人禽之界限皆判乎此於此不講則天性漓而不可以爲人矣周子曰幾善惡即太極圖說之所謂陰陽

機之所動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機動於善天下之善皆歸焉機動於惡天下之惡皆歸焉故君子愼動

心之生機一動則萬物以之生曹彬伐江南宋祖戒之曰城陷之日愼勿殺戮是也心之殺機一動則萬物以之死項羽坑秦降卒是也

人心機也機有藏於心者其溢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是也機有發於事者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藏於心而不可測故謂之陰發於事而有可據故謂之符

陰符經屢言機字人心機也是動靜之機在於心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是動靜之機在於目人能使心不妄動目不妄動其於道亦庶幾矣

天性人也是言天之所賦爲性心之本體也人心

此之謂能自立其性人心如機器然器機不循其軌而妄動則機壞心機不中其節而妄動則機死心不能不動而又能使之不妄動便是已發之和

此之謂能自定其心

天之道雖有陰陽然陰常爲陽之主心之機雖有動靜然靜常爲動之主天以無爲立天之極人以主靜立人之極焉知此則能使人心之機不至於妄動而天性之在人者亦可常存而無失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

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之類庶民惟星故移
天發殺機如水旱疫癘凶荒之類庶民惟星故移
星易宿世之亂也貧風畢雨咎應狂蒙其象猶是
地發殺機如地震山崩水竭之類滄海桑田故
龍蛇起陸世之亂也大龍小蛇爭相飛躍其象亦
猶是也人發殺機如盜賊兵戈之類小則爲一方
之割據大則爲全國之競爭近則伏蕭墻之憂遠
則搆強鄰之釁天地反覆言其禍亂之極而乾坤
或幾乎息天地猶言上下子不知有父臣不知有
君兵不知有將民不知有官三綱盡廢四維不張

亂即天地反覆之謂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不中和則犯上作亂勢
必冠履倒置天地何由而位生靈塗炭萬物何由
而育
殺機由人發之不能由人收之非順天應人之聖
人不能平天下之亂而使之定將死之人不遇良
醫無以獲生也大亂之世不生聖人無以圖治也
聖人一戎衣而天下定如日出而爝火自息故曰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老子不忍殺人黃帝則有時而殺人老子云殺人
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又云代司殺者殺是謂代
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是老子不忍殺人也陰
符經則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謂殺人而合乎天
道非我殺之乃天殺之又云天人殺機合發則萬
化定基謂殺人而合乎天機非人殺之乃天殺之
是黃帝有時而殺人也可見老所操之術有不
同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伏謂入之極深如龍之潛蛇之蟄伏於下而不飛

躍也藏謂緘之極固如珠在淵玉在山藏於中而
不漏洩也性無論巧拙可以使之伏使之藏非智
深勇沈者不能若巧者使人知其巧拙者使人知
其拙則淺浮而已故能伏能藏則大巧若拙不伏
不藏則弄巧反拙
可以伏藏則巧拙皆予人以不測德以陰爲大兵
以奇爲神事以密成謀以洩敗伏而後能起藏而
後能發鷓捕雀獵捕魚貓捕鼠皆先匿其形然後
一擊而期其必獲巧者不示人以巧故能成其巧
拙者不示人以拙故不終於拙

能藏其巧則實者虛能藏其拙則虛者實故曰兵者詭道也

此承上文天性人也言之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天有四時惟冬主伏藏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成有成就祇是血氣用事不似聖賢規模

雖足以見天之性而不足以見天性之本體惟冬令伏藏萬象蕭然而天之眞性見焉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草木之命歸根故當春而發榮物之命歸根故常春而動宋翁森詩云木落水淨千巖枯凋迴然吾亦見眞吾天不收藏天性之本體不可得而見人不收藏人性之本體不

可得而見其要在於主靜

金能藏則不缺木能藏則不凋火能藏則不滅土能藏則不裂其於人也精能藏則不竭氣能藏則不洩神能藏則不滅善於藏神者其人必壽否則殀善於藏貨者其家必富否則貧

藏之爲用大矣哉

此是孔門心法非獨陰符之言也中庸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非子思之所謂伏乎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非孔子之所謂藏乎今人祇在放之則彌六合上用功不能立天下之大本故不能行天下之達道所以功名事業雖小有成就祇是血氣用事不似聖賢規模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欲使人不得視不得聽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又欲使己善於視善於聽也

此兵機之要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生而有竅邪即隨竅而生未有竅而無邪者三要口耳目也邪之自外入者目受之耳受之邪之自內出者口傳之故三要者又九竅中之至邪者

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可以動而常主於靜矣

耳目口鼻謂之七竅兼二便而言則竅九也有一竅則有一邪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塞之閉之邪安從生三要耳目口也九竅雖各有邪而三要尤爲引邪之媒叢邪之府又邪中之至邪也三要可以動可以靜其動靜之機則在心故曰人心機也心主於靜則三要亦與之俱靜而安其常矣心苟亂動則三要亦與之俱動而入於邪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小火滅則大火不作大奸銷則小奸不生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閒人其以此夫

火生於木焚木者火也奸生於國潰國者奸也木盡而火與之俱盡國亡而奸與之偕亡火不生則木終其天年奸不生則國不廣短命

木中本有火木老則火發而自焚不待火之外來以焚之也國中自有奸國衰則奸起而內潰不待奸之外來以潰之也外來之患易防內生之患難防知之修鍊則防微杜漸能消患於未萌而使之不發非知幾之聖人孰能語此

火生於木不在大也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奸生於國不在多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非知幾者不能防之於早見之於微故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奸生於國昧者不及覺也及時有可乘而凶竅乃大肆矣如水之潰而不可壅過如癰之潰而不可救療故曰時動必潰聖人知其然也防於未潰之先奸者無所售其奸潰者亦不至於潰矣所謂知之修煉者如此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仍以受之天地者還之天地氣盡則死是天地者萬物之盜也然冬之殺所以爲春之生無冬則不能有春無殺則不能有生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之生氣萬物受之以生天地之殺氣萬物受之以殺是生萬物者天地也殺萬物者亦天地也此理勢之自然而不可易者故爲道之理

機當生天必生之故春花必發機當殺天必殺之故秋葉必凋非天生之道生之也非天殺之道殺之也

之也然又曰道之理何也天之生物以漸殺物亦以漸故曰天地之生殺莫能遁

陰陽之氣各據其偏勝而萬物之生馬故曰道之理也理謂條理即陰陽消長之秩然遽之謂陽生陰殺陽以漸而長陰以漸而消則萬物以之生陰以漸而長陽以漸而消則萬物以之殺不遽殺由有序者

生不遽生由殺而生生之極則爲殺殺不遽殺由生而殺殺之極則爲生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當生而生非我生之乃天生之當殺而殺非我殺之乃天殺之生殺在天我無與焉可謂之至公矣生如天生則生而不以爲恩殺如天殺則殺而不以爲怨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已矣焉用殺大之殺非絕其生機而使之死乃蓄其生機而使之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殺之正所以生之也無冬則不能有春無殺則不能有生歲有大聖草木爲凋天之殺機物之生機也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之爲生殺之亦爲生元亨誠之通以生之者生之也利貞誠之復以殺之者生之也天道不能有生而無殺聖道不能有賞而無罰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萬物不知也萬物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人不知也人萬物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萬物不知也雖殺之而不使之知故曰盜

天地萬物之盜天地無心也萬物人之盜萬物無心也人萬物之盜則有心心得其正則天地位萬物育是有功於天地萬物也盜中之聖也心失其正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有害於天地萬物也盜中之盜也

萬物人之盜非萬物有心於盜人人自招之使盜

爾人之視萬物者重則萬物之盜人也不輕人之求萬物者多則萬物之盜人也不少老子云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人知非萬物無以速人之死故智者貴養人之生不知非萬物無以速人之死故智者貴己而賤物愚者忘身以殉物

天地以萬物爲芻狗人亦萬物中之一物天地視之亦芻狗耳自人妄自尊大謂天生萬物皆以爲人於是戕賊萬物而不恤非天地生人之心矣故人爲萬物之盜

萬物之中以人爲最靈亦以人爲最毒天地閉萬

物絕祇在人一念之私天地位萬物育祇在人一念之公

主張性善之說者見得全世界皆是聖人主張性惡之說者見得全世界皆是盜跖陰符經云人萬物之盜與荀子性惡之說將毋同

天有五賊見得天之性已有不善與孔子繼之者善之說異矣五賊在心見得人之性已有不善與孟子性善之說異矣盜反賊天地戕害萬物其罪祇在於人故一言以蔽之曰人萬物之盜其詞激其心苦矣

既云天有五賊又云萬物人之盜可見人生斯世無一日不與萬物爲敵亦無一物不與人爲敵以一敵萬其勢常處於不勝危乎危乎惟知幾之士有以防患於未萌身處萬物之內神遊萬物之外庶可全身而遠害

人知人爲萬物之靈不知人爲萬物之盜不獨下愚亦未始非盜舉天下之爲君爲相爲官爲長爲士爲農爲工爲商之人無一而不有盜心有盜行天地者盜萬也萬物者盜賊也有小才則爲小盜有大才則爲大盜自天地生人而天地生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哉雖然盜亦有道人於萬物苟能取以義用以禮則盜得其宜而無害其爲盜矣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萬物盜天地之氣以生天地又盜萬物之氣而使之殺是天地者萬物之盜也萬物之生自然而生非天生之道生之也萬物之殺自然而殺非天殺之道殺之也天之盜萬物未有不宜者然亦有宜有不宜故曰人萬物之盜其詞激

位育則天地之盜萬物之盜皆得其宜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有其時非其時而食則病動維厥時非其時而動則危先時者如婦人半產後時者如孤客夜行

智者因時愚者背時時哉弗可失也

萬物所以養人然失其時則以養人者害人是萬物者人之盜也不時不食則百骸得其養而萬物不能爲人害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陰符經多說機字人心機也是機之動於心者機在於目是機之動於目者天發殺機是機之動於人者君子得之固躬是君子善盜此機小人得之輕命是小人不善盜此機動其機萬化安非知幾其神者不足以語此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制天下之巧者拙困天下之智者愚勝天下之勇者怯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通達萬變大人之心也神之神也純一無僞赤子之心也不神之神也不失其赤子之心爲大人此

之謂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神至變者也所謂生物不測者也不神之神不變者也所謂其爲物不貳者也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此神之神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此不神之所以神也人知之者便是神之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不知者便是不神之神也百戰百勝神之神也不戰而屈人之兵不神之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大小謂陰陽易小往大來爲泰大往小來爲否日

陽之屬也大也月陰之屬也小也陽主生陰主殺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以生之者生之陽之陰之也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以殺之者生之陰之爲也日月相推而明生日月有數也寒暑相推而歲成大小有定也聖人與日月合其明與陰陽合其德生之而人不以爲恩殺之而人不以爲怨聖功於此生神明於此出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萬物不知天地之何以能盜萬物而萬物竟爲天

地所盜人不知萬物之何以能盜人而人竟爲萬物所盜萬物不知人之何以能盜萬物而萬物竟爲人所盜此皆出於理勢之自然盜者不自知爲其所盜者亦不自知故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知天地之能盜萬物則以爲天地也則以爲天地所盜者轉而盜之萬物則萬物能養人而不能害人矣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雖欲盜天地盜萬物而盜不免於妄

作之凶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將爲善必有可以爲善之機君子陰竊此機以爲
善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將爲惡必有可以爲
惡之機小人陰竊此機以爲惡天下莫能見莫能
知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雖陷於刑辟而不自覺
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竊爲善之機以爲善如時雨潤苗欣欣然向
榮也故固躬小人竊爲惡之機以爲惡如飛蛾撲
火自速其死也故輕命

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故作好事要審機做壞事亦要審機君子盜其機
以爲善靜靜悄悄不令人知便將好事做成小人
盜其機以爲惡靜靜悄悄不令人知便將壞事做
成故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此
爲善之機不特有益於己且有益於人故曰君子
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不特有害於人且有害
於己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陰竊爲惡之機以爲惡色緣湊巧便思鑽穴
踰牆財緣湊巧便思探囊胠篋如潰堤之水遇物
而必溺如乘風之火過物而必焚在小人方自以
爲得計不知始於害人終於害己貿貿然入於死

民君子小人無一事不相反及其終也利人者恒
自利故君子得之固躬害人者恒自害故小人得
之輕命
君子得其機足以自固其躬更足以固萬姓之躬
小人得其機足以自輕其命更足以輕衆人之命
君子得之其利如此小人得之其害如彼用人者
愼諸
小盜盜貨大盜盜國抽盜盜人巧盜盜天
兵機爲君子所盜則伐暴救民不特自固其躬並
可以固人之躬兵機爲小人所盜則殘民以逞不

特自輕其命並可以輕人之命
兵機爲小人所盜雖禍機未發而國家之隱患已
伏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及其覩釁而動一夫作
亂響應者徧全國焉而國之大命傾矣秦之命不
革於劉項而革於陳涉明之命不革於滿清而革
於獻闖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陰竊爲惡之機以爲惡色緣湊巧便思鑽穴
踰牆財緣湊巧便思探囊胠篋如潰堤之水遇物
而必溺如乘風之火過物而必焚在小人方自以
爲得計不知始於害人終於害己貿貿然入於死

地而不自覺故曰小人盜此機以殺人其終歸於自殺自古未有不知命不安命而不死於非命者

下篇

善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有所短者必有所長有所棄者必有所營博而寡要不如專而能精五官並用必無一官得用萬竅不通老子云少則得多則惑

昔通必至一竅不通老子云少則得多則惑

善者善聽用心於聽也聾者善視用心於視也不用心於聽雖聽而不聞不用心於視雖視而不見聽在耳視在目而所以視聽者在心心之思不精則耳目之用不靈

用心於聽聽者亦聽而不聞不用心於視聾者亦視而不見聽在耳視在目而所以視聽者在心心之思不精則耳目之用不靈

善者絕目之利以專於視故善視精誠所至有感斯通聾者能聽人之所不能聽聽於無聲聾者能視視於無形絕利一源則一人之聰明足以敵十人故曰用師十倍三反晝夜則一人之聰明足以敵萬人故曰用師萬倍三反晝夜即朝於斯夕於斯之謂

獨學無偶不聾之聾曰日讀書庶聾而不聾乎

居簡出不善之善曰日見客庶善而不善乎

絕利一源三反晝夜祇是要人專心致志夜以繼日功夫自然長進祇在浸不在猛猛者進銳退速浸者日變月化亦如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也用師十倍是能收十倍之效用師萬倍是能收萬倍之效

一人之力不能敵十人一人之智足以敵萬人故曰吾能闢智不能闢力用師十倍是一人之智足以敵十人也用師萬倍是一人之智足以敵萬人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也蓋聰明之爲用大矣

生是善念之生死是良心之死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當蹲躅弗受有羞惡之心此善念之觸於物而生者也見色而起淫心見財而起盜心此良心之溺於物而死者也其機之發則皆在於目孔子所以非禮勿視老子所以不見可欲也

心因物而生亦逐物而死心生於物者心機之動也動而不得其正則入於死地而死於物矣心生於物謂妄心之生死於物謂良心之死其生其死

雖由於心而其機則在於目

心要生又要死無必無固魚躍鳶飛心之生也無意無我鑑空衡平心之死也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心之生也禪心已作黏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心之死也存天理心要生去人欲心要死大學能慮能得是心生能定能靜能安是心死

道心生則人心死人心死則道心生必能將貪忮心淫心凝心一齊死盡然後道心乃有發見之時張三丰云欲使神活心先死死心漢卿是也

神仙種子道家之修養如此儒家之存養亦如此莊子云哀莫哀於心死是言良心不可以死也張三丰云欲使神活心先死是言妄心不可不死也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恩天之殺機也冬之殺所以爲春之生是生機卽寓於殺機也故無恩而大恩生聖人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亦若是而已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無心於仁萬物故萬物無不被天地之仁聖人無心於仁萬民故萬民無不被聖人之仁若有心於爲仁則有不徧矣故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有時和風甘雨亦有時迅雷烈風天威所及則萬物向榮國威所及則萬民向化有生無殺不足以爲天道有賞無罰不足以成治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是天有大恩於萬物而天不自知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是萬物受大恩於天而萬物不自知也照照哉

迅雷烈風天之無恩也莫不蠢然大恩生矣殺一人而億萬人免於刑殺

機卽生機也故陰符不獨爲兵家之書亦爲法家之書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性卽仁義禮智之性陰符之性餘卽中庸之盡性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則可以參贊化育仰不愧俯不怍樂可知矣

餘於性則樂餘於情則苦矣性而廉則靜性而貪則動矣

凡性情狹隘之人事稍拂意便憂悶欲死烏能樂性餘者此心空空洞洞綽有餘裕是性之樂由於

性之餘也凡性情貪鄙之人如蜾蠃螟蛉如大逐臭
雖忘身殉欲而不餍烏能靜性廉者此心乾乾淨
淨淡然無欲是性之靜由於性之廉也
自然之道靜至靜則道得矣何以能至靜由於性
之廉也所取之數多則性貪而好動所取之數寡
則性廉而至靜廉靜無欲身以此修國以此治其
於用兵也何有
廉靜無欲而後可以用兵廉則公貪則私也因爭
城爭地爭權爭利以殺人則私而已矣其終未有
不自殺者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七

廉者無求無求故靜廉者無欲無欲故靜好貨好
勇好色豈得爲廉豈得爲靜乎爭權爭利爭地爭
城豈得爲廉豈得爲靜乎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下篇　三八

大哉乾元天之所以爲私也萬物資始則以所私
者公之於物而天之用著矣乾道變化天之所以
公無以善其用非公亦無以神其用也
天無私所私者萬物而已然福善禍淫則至公聖
人無私所私者萬民而已然賞善罰惡則至公非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於萬物有生即有殺於生
殺見天之至公聖人於萬民有賞即有罰於賞罰
見聖人之至公若有生而無殺天之用窮矣有賞

而無罰聖人之用窮矣

天以生物爲心亦似有私於物者然福善禍淫則公聖人以愛人爲心亦似有私於人者然彰善癉惡則公

私也而功必賞罪必罰則公私者生機仁也公者殺機義也

天有不測之風雷聖人有不測之喜怒有春無冬則無歲功有賞無罰則無國法天之宰萬物者惟公聖人之宰萬事者亦惟公故曰用之至公

桀只君子兵之父母天之至私也屏諸四夷不與中國乃敗於法日本之大亦不過中國一大省朝

同中國用之至公也平天下之要盡此矣

天之至私是愛物之仁生機之所發也用之至公是成物之義殺機之所伏也

堯舜不禪朱均周公之誅管蔡非至私而用之至公乎

禽之制在氣

制人者以氣自制者亦以氣制人者養浩然之正氣直爲壯曲爲老也自制者除一身之客氣志宜持氣勿暴也制目之氣則不妄視制耳之氣則不妄聽制口之氣則不妄言制身之氣則不妄動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心之生死物之生死行軍之生死未有不互爲其

根者

心之爲物也不翼以飛不脛而走倏山於九天之上倏入於九地之下此之謂神之神人之所得而知也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如龍之潛而勿用如灰之死而弗然如冬日之木生氣歸根花葉不可得而見如卵中之雛生機內斂羽毛不可得而窺此之謂不神之神人之所不得而知也心生於物於神之神見之而生即爲死之根心死於物於不神之神見之而死即爲生之根

縱一人而千萬人不免於死是生者死之根殺一人而千萬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故渠魁在

所當誅而元惡不宜輕縱

老子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凡人謀生之念過切往往入於死地而不自覺是其所以求生者乃其所以速死也故曰生者死之根

列子天瑞篇云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莊子齊物論篇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知北遊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徒孰知其紀又云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此皆言生死互根與佛氏輪廻之說相似

列子云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之所生者物也生生者所以生物者也物雖死而所以生物者不死故物已死尙能使之復生如腐草之爲螢也朽瓜之爲魚也久竹之爲青寧也不得謂瓜爲未死也久竹之爲青寧也不得謂竹爲未死也蠱之人死而生蟲蛆不得以有蟲蛆而遂謂人爲未死也然則死而不亡者固別有在矣

臨敵畏死何以得生故曰生者死之根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曰死者生之根善用兵者當於死中求生不當於生中求死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昔日爲恩今日爲怨此張陳所以囚終也昔日爲怨今日爲恩此平勃所以交懽也以利交者恩轉爲怨以義合者怨化爲恩

有罪者誅則無罪者知所懲是恩生於害也無功而賞則有功者無以勸是害生於恩也

除稂莠以安苗是恩生於害縱虎狼以食人是害

生於恩

父師之教嚴則能約束子弟將帥之教嚴則能約束偏友恩生於害也

東兵丁長吏之教嚴則能約束偏友恩生於害也

過於寬縱則姑息養奸矣是害生於恩也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此以夫婦言之而知其害生於恩也

害生於恩也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此以君臣言之而知其害生於恩也

害不足畏化之則害轉爲恩故恩生於害恩不可恃狎之則恩轉爲害故害生於恩

知恩生於害則當受辱而不怨知害生於恩則當受寵而若驚

齊桓之有霸心生於苔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晉文之有霸心生於驪氏恩生於害也沃土之民多不材世祿之家鮮由禮害生於恩也

知恩生於害則受一分恩即受一分害即有一分恩何怨之有知害生於恩則受一分害即有一分恩何喜之有

知害生於恩則受一分恩即有一分害何喜之有

知害生於恩即不可受人之恩知恩生於害即不可妨受人之害

知恩之可以生害不獨不可受小人之恩並不可受君子之恩寧使人受我之恩勿使我受人之恩

奧虧處便是占便宜處故曰恩生於害占便宜處便是奧虧處故曰害生於恩

老子云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張之強之興之與之所以爲恩也由張而歙由強而弱由興而廢由與而奪則以恩之者害之矣此之謂害生於恩

生於恩

生於憂患是恩生於害死於安樂是害生於恩

季孫之憂我疾疢也是害生於恩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是恩生於害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地文理是有定時物文理是無定天地文理是死時物文理是活機故愚人以天地文理爲聖我以時物文理爲哲也

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和者天地之文理爲聖而以察時物之文理爲哲也

夏不知其爲熱冬不知其爲寒山不知其爲高水不知其爲深萬衆一心戰必勝攻必克故不以知以兵法言之知天地之陰陽識山川之險易是知天地之文理也知敵情之強弱識民心之向背是

知時物之文理也知天知地易知已知彼難
今有人於此神遊九天之上九地之下而於一身
一家之事未能措置謂之爲哲可乎又有人於此
具世界之知識而於本國之國情反如水底撈月
霧裏看花謂之爲哲可乎故不以天地文理爲聖
天有躔度地有方域皆可推測而知惟時物文理
則變化靡窮非知幾者不能燭於事先非知道者
不能時措咸宜識時爲俊傑時中爲君子同一物
也而時有不同則所以處此物者亦不同故曰時
物易所謂六爻相雜唯其時物是也知物之各有
其時即知處物之各當其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於時物文理能豁然貫通者必於天地
之文理亦有默契矣故不以天地文理爲聖而以
時物文理爲哲

讀書辦事有一定規則是之謂文有一定次序是
之謂理若雜亂無章便是文理工夫尚有欠缺不
得謂之哲

知時物之文理便是萬化生身知天地之文理便
是宇宙在手仲尼惟能祖述憲章然後能上律下
襲聖人既有得於時物文理則天地之文理不在
天地而在我矣故能與天地參

無文則物淪矣無理則淩亂矣能將時物文理四
字做到便是絕世聰明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
以一國言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官舉其職士修其
學農工商賈勤其業則一國之文理彰矣是爲國
之哲以一家言家法嚴明家業振興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則一家之文理彰矣是爲家之
哲以一身言仁義禮智根心生色內外本末交修
並進則一身之文理彰矣是爲身之哲

文是辦事之規則理是辦事之手續顏子爲邦法
乎四朝成周制禮監於二代此時物之文也知先
後之序識輕重之宜如梳亂髮其結自開如治亂
絲其棼自解此時物之理也文理二字非明哲何
能做到

文理二字可以光明正大四字釋之以光明之心
行光明之事一切陰謀詭計都用不著以正大之
心行正大之事一切犯上作亂都用不著如此則
事事皆文明事事有條理謂之哲也亦宜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

期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以愚虞聖是以聖爲士人木偶也智爲三達德之一又居三達德之首不知則無以爲仁無以爲勇孔子以大智稱舜乃眞知智也以如愚稱回非眞愚也故曰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
以愚虞聖如老子之絕聖棄智是也不知作矣盜德容貌若愚而於時物交理未嘗不用吾察焉一物失所不得謂之理矣物不知不得謂之文矣一物失所不得謂之理矣中庸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必先能明而後能強一身如此一國亦然老子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

以愚民爲政策也陰符經云我以不愚虞聖是以開通民智爲政策也黃老之所見固各別矣
老子尙柔陰符用剛貪之制在氣便是用剛老子尙愚陰符用明我以不愚虞聖便是用明然剛與明皆自靜中養出則又與老子同故曰自然之道
靜
兵不厭詐有正有奇奇可暫不可常以正爲常而偶出於奇者勝以奇爲常而不軌於正者敗故曰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索隱行怪聖人弗爲庸言庸行外無學問達道達德外無事功故曰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今中國愚人多而奇人亦不少有一奇人則百千萬億之愚人皆爲其所惑而爭趨於行險僥倖之一途聖人治天下使愚者不愚則奇人無所施其技矣使奇者不奇則愚人皆得遂其生矣
愚是不及奇是太過以時物文理哲倆君子而時中
人生大病曰愚曰奇不通文字不讀詩書農工商賈無一嘗耳目心思無所用蠢蠢而居嬉嬉而遊謂之渾沌之民言不衷諸聖行不準乎法厭稻粱而餐玉屑趨蠶叢而棄康莊人面有豺狼之心白

畫現魑魅之形此之謂奇衰之民民之愚者往往受害於人民之訞者亦往往自害其身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子弟不讀書不悅學便不免愚之病舍正路好異說便不免奇之病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今中國西北之人其病在愚東南之人其病在奇總之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今中國之人蒙藏自治其病在愚南北分裂其病在奇長此不改所謂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陰符經說一愚字是爲天分低的人指出病根說

一奇字是爲天分高的人指出病根能去愚字之病而後可以言守舊能去奇字之病而後可以言維新否則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今中國之人頑固者其病在愚開通者其病在奇此兩種人皆足以亡國所謂沉水入火自取滅亡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日日辦事而心不爲事所動日日接物而心不爲物所動始是眞靜固非遺棄事物以爲靜也

自然之道靜戶雖動而樞常靜車雖動而軸常靜

衆是動而北辰常靜萬象八卦甲子動而道常靜事有萬變而聖人之心常靜暗室屋漏中固靜千軍萬馬中亦靜知靜之所以爲道則知陰之所以爲符矣

心不可妄動身不可妄動事不可妄動兵不可妄動如此而後合於至靜之道

天以自然者生萬物萬物得春以生得秋以成萬物芸芸天之元氣洩矣是五行爲天之賊也非冬令閉藏則天氣之既洩者不得少息而天之氣有時而竭朝而修業晝而講貫萬慮憧憧心之元氣

耗矣是五德爲心之賊也非夜氣之養則心氣之既耗者不得少息而心之氣有時而竭故曰自然之道靜

天地以自然者生萬物萬物自靜中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聖人以自然者成萬事萬事自靜中成而不知其所以成雖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亦祇是從無聲無臭中做出中庸末章全是發明此意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明明詔之不顯不必解爲豈不顯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掀天揭地事功皆從無聲無臭做出此之

謂聖功此之謂王道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陰勝陽以浸陽勝陰亦以浸易姤之彖則曰小利貞浸而長也女不可與長也至遯之彖則曰剛浸而長謂二陽長於下則三陰長於下而漸進也二陰長於下則三陰之謂二陰長於下而漸進也否四陰之親五陰之剝六陰之坤皆以漸而進也浸也易復之彖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至臨之彖則曰剛浸而長謂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二陽長於下則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以漸而進也浸也易中祇臨遯二卦聖人說出

兩浸字與陰符經所說浸字可以互相發明

家中有一壞人便漸漸教出許多壞人家事必因之而壞國中有一壞人便漸漸引用許多壞人國事必因之而壞國中祇根祇在浸

生者死之根非遠死也死於浸死者生之根非遠生也生於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家之興替國之強弱天下之治亂亦無不由於浸

老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急則敗矣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則勝矣速成者不堅急走者多顛故大器晚成

凡事要徐徐進行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久之自有效驗磨鐵可以成鍼覆土可以爲山其工夫祇在浸

不論如何難辦之事從容措置無有措置不了的不論如何難處之人和緩對待無有對待不了的其工夫全在一浸字牧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陽勝陰陰勝陽祇是浸

君子幹好事小人幹壞事都不外一浸字乾之初姤也履霜堅冰復也潛龍勿用陽之浸也坤之初姤也履霜堅冰

陰之浸也

易道尊陽而黃帝則用陰孔子云吾未見剛而老子則用柔天地間道理無窮不可執一而論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譬如一鍋涼水置之火上漸有熱氣又漸漸而熱漸漸而大熱漸漸而極熱而陽勝乎陰矣又如一鍋熱水置之地上漸有寒氣又漸漸而寒漸漸而大寒漸漸而極寒而陰勝乎陽矣其所以能相勝之故祇是浸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亦祇是浸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祇是防之於早辨之於微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陰陽之相推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終變全體自然而變自然而化變所當變化所當化故曰順若有一毫安排一毫勉強則不順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瓜熟蒂落自然之道也有一分安排一分勉強則非道矣掀天揭地事功從無聲無臭中做出今人遇事不是安排便是勉強全與自然之道相違背

如婦人胎產誤投催生之藥往往倒養橫生發生危險因而制之者制勉強之心而歸於鎮靜中庸未篇非子應帝王篇無非發明此旨

自然之道即至靜之道也因而制之者制之而不使妄動則一身太平矣有以制之則一家太平矣制天下人之心使不妄動則天下太平矣有以制之則百無以制之則動安能取放任主義而毫無限制也哉能制藥之毒者醫之良也能制馬之劣者御之良也能制木之曲者工之良也聖人能以一靜制萬動而使之歸於靜故殺機無從而生若官不能制民將不能制兵中央不能制四旁號令不出國門天下未有不亂者然所謂因而制之者制之以道非制之以術也若違自然之道則專制矣

五行以相制而後能相生萬物以相制而後能相存萬事以相制而後能相維制之者殺機也制之而因於自然之道三盜宜三才安矣

因而制之以制勉之制言則能除萬世之害以制作之制言則能興萬世之利如此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矣

此制字即商書以禮制心之制商書之所謂禮即論語之所謂矩以禮制心則心不妄動及其動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矣

所謂因而制之者因自然之道以制此心而使之不動也不動心有道乎一制字即不動心之訣始則強制之而使之不動終則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心不死則不生先求此心之死而後能妙此心之生寂然不動自能感而遂通而萬象八卦甲子皆從此生矣

以已之靜制已之動是自制之法以已之靜制人之動是制人之法所謂因而制之者如此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聖人之心常靜靜之極也神不能測其機鬼不能窺其藏律歷所不能契而況於人乎

聲之動而後有律氣之動而後有歷造律者因人之聲以推之治歷者因天之氣以推之雖有師曠不能造無聲之律雖有羲和不能治無時之歷道無聲故律不能契道無氣故歷不能契微乎微乎制人易自制難因而制之者即制此心使不妄動而歸於靜也靜之至則有以極夫無聲無臭之妙而爲律歷之所不能契矣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爰有奇器數句是說聖人用陰符之妙奇器者即至靜之心也心一團血肉耳而萬象八卦甲子鬼神陰陽皆從此生有天地之萬象有人心之萬象有此器則千器萬器皆從此生譬如有一最大機器便能造出無數小機器是此器者衆器之母也故曰奇天地有此奇器故能生萬物聖人有此奇器故能應萬變

有天地之八卦甲子有人心之八卦甲子有天地之鬼神陰陽有人心之鬼神陰陽器之奇莫奇於此矣

老子以兵爲凶器非人川之則無凶非吉黃帝以
兵爲奇器聖人川之則無奇非正
我以不奇期聖聖人無奇也而川兵則未嘗不奇
假令黃帝生於今日不能以弓矢破蚩尤湯武生
於今日不能以戈矛勝桀紂世運愈變而愈奇機
械亦愈出而愈奇快槍快礮飛艇潛艇之屬今日
之所謂奇安知他日不更有奇於此者故曰爰有
奇器
爰有奇器乃天然之奇器非人爲之奇器人爲之
奇器所謂人知其神之所以神也形下之器也天然之

奇器所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形上之道也
天然之器奇人爲之器有奇有不奇以人身言九
竅之邪九竅之奇也望遠之鏡非奇而日爲奇留
聲之機非奇而日爲奇以萬物言鳥獸之一羽一
毛草木之一花一葉無一非奇人爲之器之奇所
謂人知其神之神也天然之器之奇所謂不知不
神之所以神也
八卦亦器之奇者在天之八卦固奇在人之八卦
尤奇自強不息乾之奇器在我矣厚德載物坤之
奇器在我矣思不出位艮之奇器在我矣朋友講

習兌之奇器在我矣恐懼修省震之奇器不在我
平申命行事巽之奇器不在我乎常德行胃教事
坎之奇器不在我乎以繼明照於四方離之奇器
不在我乎所謂有人心之八卦者如此
八卦不外乎陰陽對待之八卦是陰陽之相勝流
行之八卦是陰陽之相推
神者陽之動故曰機鬼者陰之靜故曰藏陰符經
七機字所以制陽之動也兩藏字所以葆陰之靜
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藏其心性有巧拙
可以伏藏是藏其性皆欲陰之勝陽而不欲陽之

勝陰此之謂陰符
顯諸仁是神機藏諸用是鬼藏惟其能藏是以能
顯惟其能鬼是以能神
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其術維何淺而已人往
往喜動而厭靜動多一分則靜少一分今日制此
心而不使妄動明日制此心而不使妄動日如
此此心自有靜時神有機而吾不輕發之鬼有藏
而吾能謹守之寧爲陰不爲陽寧爲靜不爲動則
陰常勝陽靜常勝動矣
今人黨派林立其黨綱則是而黨見則非此皆有

神機鬼藏竊陰符之機以爲惡所謂小人得之輕命者也愼勿爲其所愚

天發殺機地發殺機機機之動者神爲之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藏之密者鬼爲之也不能爲鬼之藏必無以妙神之機故貴乎陰符陰符者以陰爲符也符乎陰則符乎至靜之道矣

天之道陰陽盡之矣萬象一陰陽也八卦一陰陽也甲子一陰陽也鬼神一陰陽也知陰陽相勝之術則有以默契夫至靜之道而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陰符爲天人合一之書

一陰一陽之謂道觀萬象八卦則知無物非道無物非陰陽觀甲子則知無時非道無時非陰陽陰陽之所以爲陽者謂之神陰之所以爲陰者謂之鬼昭昭乎進乎象者言道之用雖顯者於象而道之體仍寓於至靜而無象之可名也夫是之謂陰符

廣成子疏畧序

嘉靖癸亥春正悟天地橐籥之旨撰中說嘆中由堯始發聖學之原也子思述中庸後無聞焉曰主敬曰先知不特第二義去中逵矣千餘年間豈無深探洙泗之源者乎何見殊也暇語淡泉鄭公曰正德庚辰從百可園游師友英賢極一時之選子武胄劣童耳蒙與進頗嗜詩書者矣猶不廢學夫啓予心直遡執中之傳何幸乎鄭公曰先吾板翁能知子子弗及也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孔生存學尤敏也予憬然悟欲求義黃以上之學溯不可得世豈無廣成子之

儔乎有則子當師之仲春遊武林遇徐龍陽于昭慶談云出中說以質曰此世教法順焉爾矣子異此義黃來逆數也廣成許由緒視治功脩身惟急更創天地教外別傳逆轉為出世之學堯不得而聞也魏伯陽後無傳焉鍾呂予不能知也不冲舉而尸解豈形神俱妙乎皆鬼也非仙也烏得為長生子奇之邂逅行不及深扣夏孟同年方十洲兄寄子廣成子解范東明訂者閱之喜甚足慰子求師之心殆精神感召乎按廣成子黃帝師之聞至道其問荅語載莊子在宥篇蘇東坡取為解景遷序之見文獻通考解雖

教愛之自武林山水之會四達之達仙靈游集之藪十洲兄好道過予如有遇焉不靳報予予即泛孟舟拜扣請教噫歲月剎那邯鄲夢短寧不急求出世之學以延餘生可乎不然負此天付聰明汨沒塵勞耗散元神同歸于土化為異類而獲罪于天矣矧今天開玄運統一羲黃甲子中元謂有八百地仙出幸其時也可自棄乎必有廣成子之儔鑒予下忱以教予予日望之序不盡疏疏不盡言言疏畧以續解徐名夢易方名九叙同浙人疏中姓名皆直書帝師前不敢諱也是歲端午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廉撰

廣成子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帝稱黃黃精之君土德王也詳見史記廣成子一曰力默子也治易屯蒙運行日月隱居空同山黃帝立爲天子至尊矣十九年令行天下治久化敷矣廣成能聞好道求師左右揚也空同往見重道輕身不自滿也先食粒民司天育物致和調燮也

學山　廣成子疏畧　一　巨號

此始問云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而汝也後凡言而汝皆指帝言物者形而下之器也天地陰陽之類是也質迹也殘餘也欲問與官迹之餘也廣成以而汝稱帝且以帝外身求道之粗非道之精故少之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荒耗也雲氣不族而雨陽易洩生意微也草木不黃而落日月光尤耗也豈治徵乎所以進之也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佞口才也心指所欲也翦翦猶瑣屑也斥所問爲佞而拒不語也帝好道發言退自修省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疏畧　二

退往見回也捐天下靜不煩也築室席茅專而朴也閒居三月久靜也所以齋戒也南首臥自適也忘勢也殆以俗試乎順下風膝行進再拜稽首執禮愈卑也今問治身知要也非始問比殆退省有進歟

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

蹶然起誠敬感動也善其問以治身也知治身則歷然起誠敬感動也善其問以治身也知治身則至道可語也人皆知治身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蘇軾曰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其受道豈始於此乎王生文祿曰疑之是也天命率性人同此道也容氣勝則迷克盡容氣則見故又曰吾

觀應成子之非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善悟哉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至極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至道無極而太極也精純粹精也原其初也極猶致極也要其止也至道之精始問也述而申言窈窈冥冥太虛也隨言其極昏昏默默致虛極也後曰入于窈冥之門可見至陰之原至陽也

大明亦太虛一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

廣成子疏畧 三

此長生要語也神者性命之根太虛之靈氣也乾坤闔闢之元父母交感之意故岐伯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神內存曰抱靜常存曰以形正而曰將自弗助也視聽兩無靜也靜者太虛之體也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形神一也由昏默以入窈冥乃一章大旨無見也無聽耳無聞也抱神以靜心無知也無勞形無為也所以閉外也無搖精無慾也所以慎內也清者靜之澄也必靜與清不特以之而又必之決之也慎內內不出外外包內也抱神也閉外外不入內內包外也守形也長生形神俱妙也合外內之道也多知戾無知損心也內外繫而形神離敗壞而不長生也皆反覆詳勉帝也惟患多知知識也大雅曰民之靡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無知也即窈冥昏默云

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至陰之原至陽也至陽之原太虛也陰陽互根也以原陽之神煉至陰之質而復太虛之體由昏默以遂于大明之上而入于窈冥之門應前窈窈冥冥云

冥云達東往也入深造也至推極也曰遂曰入曰

廣成子疏畧 四

至一神為之也蘇軾曰陰陽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化也兩言為汝示切要云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官司也治也有官者神官之也始問取天地精令官司也治也有官者神官之也蓋也有藏者神藏之也再問治身今荅則因始問而歸之身也蘇軾曰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林希逸曰天地陰陽即吾身之健順也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因再問治身故歸之帝身身者任道之器天地陰陽之神居形內猶天在地中氣外洩不能長久

廣成子曰來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有

陽之官神之宅也物者天地陰陽萬物也慎即慎守形也壯強也天地位陰陽和內閉外也守即神守一處和而形不衰也蓋煉成純

廣成子曰天與天一也深知廣成子之謂天矣

萬物盲也猶後守一處和而形不衰也天道天行帝亦天也

陽生意克足形神俱妙天地陰陽在我矣有何不

壯而長久乎此二句本前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勉

帝體之也朱得之曰取精佐穀官氣遂生培慎守

之餘事耳

廣成子疏畢

五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我守其一處其和形神俱妙也猶和光致和也千

二百歲曰我脩身歲歲修之功不息也形未嘗衰

脩之微也即慎守自壯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也蓋

指我以示帝欲帝信而治身非誇壽也褚伯秀曰

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

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包地猶陽包陰天陽也於穆不已無不貫也氣

內完而不洩故天地長久形陰也猶地也神陽也

猶天也神居形內猶天在地中氣外洩不能長久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

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來進之也語汝再囑之也欲勝至道也前言物之

所殘今言物無窮測又何終極況人物一也形上

起見妄分終極泥有窮測神本無方豈有終極而

為上

廣成子疏畢

六

道無得失亦無上下以學道者言也吾道即守一

處和也無為為皇有為為王以得道言非以位言

也虛生見光浪兜為土以失道言非以身言也一

美一戒云爾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土地之所載皆是

此句承為土句起故余句今夫嘆見在也百凡百

也昌盛也皆猶盡也生土于土地之所載皆是

也其指廣矣言見在有形者盡歸于無形原始要
終嘆而警之使自悟云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與天地為常
故余承爻土句言余雖不為土亦將去汝而升于
太虛去別去也前言來今言去去來迹也因悟生
爻之常猶去來之迹蓋臨別叮嚀欲帝念而體之
以治身同歸于太虛也無窮因前言物無窮而人
皆以為終令余不以為終而入于無窮無極因前
言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令余無可極測而游于

無極門因入而言野因游而言無窮無極即窈窈
冥冥云日月參光合明也非見光而已天地為常
合德也非取精而已皆無窮無極太虛同體何長
久如之此乎一處和修身之徵也
當我緡乎達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絲緒合為繩也鈞繳錢貫曰緡昏暗昧而無明
也當迎而來也近也達背而去也離也三乎疑嘆
詞也而其相應詞也人與我對盡與獨對盡猶皆
也同也獨猶一也異也當我緡乎承得道至為皇
句達我昏乎承失道至為土句又接人其盡死句
即前人皆以為終極惟有我故為于形而耗其神
乃喪其我不悟人人皆有不死之真我者在嘆曰
我亦人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但我能無我知
無窮無極不死之真我所以獨存而異于衆人與
天地日月同神而無疆也此結帝長久之問帝悟
果長生榮伊令曰壽三百歲八月既望甲戌昆臺
乘龍上升諸伯秀曰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
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
先天地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

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設
為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
聘冰車于火山而邪悟幾何不喪其自生哉王生
文祿曰前古盛時尊德尊生一也故聖學玄學一
也道一而風同人無天札後則欲重生輕罔知尊
學挑中之古聊聖玄二德生亦二均失矣夫中即
一也寺一寺中一也二之昏悟至道遂使學道愛
人同登壽域之心無可見敢不廣成子遺訓用獻
知音魏伯陽曰天道無適莫兮恒傳與賢者旨哉

廣成子言乎

疏畧完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眞經
八洞仙祖合註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君子法天行之健亦用是自強而不息中庸引詩既曰於穆不已又引文德之純曰純亦不已若此者皆發明

太上清靜經一箇常字人患無常倘少雜不免常自清靜終

不得爲清靜也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大以天地之大男女之繁而皆不出乎清濁動靜之外則是清濁動靜爲容不窮其旨哉清與濁相反道由清而濁不見其動靜相反道由濁而清不見其靜動與靜相反道動極而靜不見其動靜也此動所以爲靜之基

兩儀奠定而後天地之位立矣天地有形者也而生是天地者卻自無形無形者何道也自烏兎代嬗而日月之運見矣日月有情者也而生是日月者卻自無情無情者何道也自是而品物流形有知無知長養於天地日月中者物之數號萬矣萬物皆自名者也而生是萬物者亦自無名無名者何道也是道也其名何昉乎曰無所昉也亦強擬爲號耳

爲名之曰道而已矣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女有別大小有殊

自有天地萬物以來清濁動靜之分昭然若揭矣亦不知其

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皈

大以天地之大男女之繁而皆不出乎清濁動靜之外則是清濁動靜爲容不窮其旨哉清與濁相反道由清而濁不見其動靜相反道由濁而清不見其靜動與靜相反道動極而靜不見其動靜也此動所以爲靜之基

爲清矣要其所以清者固自在也濁激則仍清清固濁之源也動與靜相反道動極而靜不見其動矣要其所以動者本根於靜也動而無動猶是靜而無靜也此動所以爲靜之基也人特患不能清靜耳卽能清而不能常守能靜而不能常

自終不得謂之清靜卽不得謂之常清靜也果其能之則配天地而無疆矣雨大石不動之也哉

大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清矣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是清靜也領於谷神而持於無心者也神未嘗不好清而妄心擾之則神不勝妄矣心好靜而私欲牽之則心不勝私矣

邪正不兩立固自彰彰若是果能遣其私欲之滋澄其本心之明而心固有不靜神固有不清維彼六欲三毒各自消滅而無或萌蘖之窩發矣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遣觀其物物無其物

此亦人人共能之事而眾生所以不能者心未之澄欲未之遣也惟心不澄則從心生形從心生物而妄心競起不可究詰是皆有心之見者存而心遂相牽於胡底於此而有能遣之者不惟外觀遣觀無形無物即內觀其心而亦心無其心心且無矣亦何有形與物哉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夫無心因以無形而無物一朝頓悟萬象皆空謂之三者見空空可也不僅三者見空其亦可也夫於實處見空而遂執以爲空則猶有空之所倘非眞空惟空無所空則雖在空中並不知其爲空則是所謂無也而要之無無亦無猶是空無所空則第湛然常寂也云爾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眞靜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迨至寂亦無所寂則吾心即天之心地之心亦即道之心矣

道本洱洱噩噩不可名狀亦不可名無者也心印乎玆欲亦何自生乎欲既不生即是眞清而眞靜矣惟眞則可以應酬乎萬物亦惟眞則可以自得其本性而再失之以常豈不常清而常靜也哉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眾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夫道本清靜者也我既如此清靜則可以漸入乎眞道矣入道即可以名得道矣然便謂之得則尚非空無所空寂無所寂寂無無亦無之道也故雖名得道而實無得之之所本不可以言得乃以化眾生而不以實有所得誘之彼眾生安肯向清靜路上來則不得不以得道名之也世人能悟到此豈不可以傳聖道乎哉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道在清靜如是知之者欲得乎道而恥不得乎道於是乎爭心起焉倘或得之則拳拳執持而弗敢失爭之執之似也然此下士之所爲而上士不出此也上士則無爭而德不德矣總之道無定方於此而寓於彼而寓清者道也濁者亦道也動者亦道人能看得大道圓通方可頭頭見道而無取乎執著爲也若執著之則不名道德矣此無起執者天經

所以致做於斷障也夫
眾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
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暴煩惱煩惱妄
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
能著之見固不可有而虛妄之心尤不可萌一有妄心則神
山乎舍驚而弗得甯矣神驚而弗甯則物交物而紛華靡麗
比比相著而貪求之念自不能已迫求之非得煩惱隨生而
身心皆爲之憂苦於是乎清者全淪於濁中而不覺其寵辱
遭其辱以致流浪生死常沉滯夫苦海永失乎眞道是可哀
矣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第是眞道也清爲眞清靜爲眞靜而得之者斷未有不自能
悟來果能悟得這箇道空而無空寂而無寂則亦清而無清
靜而無靜矣夫何有不常清常靜而爲荷道之偉人也哉甚
矣太上此篇清靜之言固與道德經相表裏者也至矣盡以
加矣
於是八洞仙祖相與共訂眞經秘髓得敬爲總註曰道本無
何有形何有情又何有名形無則眞空見情無則妄念指名
無則萬緣息無諸繫滯自無貪求無貪求自無煩惱不生
動隙夫安有動不著濁根夫安有濁即濁是清即動是靜靜

常清常靜天尊三冊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既不可道何以名道既曰道之一字已道了也祇之不足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足盡故曰希無有定體若作有聞台不足以成道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無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無名寓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繫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

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且下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且下

爲直大路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上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地一闔一闢一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人爲貴人於物之最靈

以決大久決地以清久濁而天地昇降也以動久靜而天地闔闢也天地細縕萬物化生降本流末生生化化而無有休息太上始言無形無情無名天地之始次言有動有靜有名萬物之母也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知清濁本動靜不二流雖濁而其源常清川雖動而其體常靜清靜久久神與道俱與天地爲一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若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有道之士常以道制慾不以慾制道以道制慾神所以清心所以靜至道與神炁混混淪淪周乎三才高物應變而無窮

至廣大盡精微矣有以慾制道失道者也失道之士欲心一萌前無所不至名利牽於外忿慮煎於內心爲物轉神爲心役心神既不清淨道安在哉常能制慾則歸心不動歸心不動則自然澄澄湛湛純點翳純清復其本然清靜之大矣何慾之有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君子以慾各止其所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遣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太上云清靜爲天下正所謂正者至公無私也惟天理之至公爲能勝人欲之至私世人所以不能遣道者非不能也爲

物慾之所眩也絕慾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者內忘其心
外忘其形遣忘其物三者既忘復全天理是名大明長生之
義也易云見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長其背
即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遣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即無欲
也太上云咎莫大於欲得即此義也至於物欲見空則清靜
之天復矣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眞靜眞常應物眞常得性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攸攸萬事總是空一以貫之終歸無物此遣慾之要也以空
遣慾慾既不生所空亦無空既無矣無亦無也無無既無湛
然寂然湛寂亦無是名眞靜湛然常寂者凝神入空寂也寂
無所寂者融神出空寂也所謂眞靜非不動也若以不動爲
靜則是有定體也有定體則不足以應變所以眞常應物眞
常得性者動而應物而眞體不動也作如是見者常應常靜
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爲化眾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是名眞靜至於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眞常之道得矣得之一字亦是強名老謂宜子所得
則不是以爲道聖人惟恐世人不知有無相生之理落陰常
那見故以得道委曲成全使其積漸而至頓成也至於聖而
成之不言而信聖道可道也所謂傳者不傳之傳也聖道者
名道德

道德豈不爭之言行稱經無爭之行此一法出於無法洞觀
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則不然下士之心好勝常自滿自見
是自矜伐致爭之由也綴子微善執爲已德吾必謂之無也

上士返是上士晦德以謙自牧不自見是不自矜伐不爭之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此
義也執着之者德何不明何以明道哉

眾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繫其神既繫其
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
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

下士好爭執德爲有妄心所以然也古德云常滅妄心不滅
照心一切不正之心皆妄心也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妄
想一前邪正分樞機一發榮辱判可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種
種差別因緣至於涉穢迹觸禍機落陰趣未有不始於妄心

也學道之士固當謹始始若不謹焉得有終妄念始萌不已知覺神爲心役心爲物牽縱三尸之熾盛爲六慾之摧殘得不苦物耶著物之故貪求心生既生貪求即是煩惱妄想種種相緣無由解脫至於憂苦身生便遭淪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輪迴之根本也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妄想心不滅所以然也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緣情緣而後有憂苦妄增緣起直入輪迴前無始而後無終者舉世皆然惟悟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妄幻勿令染著照心既

存妄心無能爲也久久純熟決定澄清靜身作是見者眞常之道得矣所謂照心者即天心也眞常者即無妄也了悟此心則無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無妄所以次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到這裏纖芥幽微悉先照至於如如不動了了常知至聖至靈常清常靜眞常之道至是盡矣聖人能之

夫鴻濛分判、陰陽始列、輕清上浮者爲天、其質陽也、重濁下凝者爲地、其質陰也、清濁相混者爲人、其質陰陽合並、惟人稟乾坤而交以成性、受陰陽而感以成形、得五行之化育而五臟五德五靈由斯而全焉、受六合之交感而六腑六根六神由斯而備焉、列三才之品爲萬物之靈、世間難得者人也、人生難得者道也、夫人與天地同才而不能與天地同長久者何也、皆因不知消長之理也、人與佛仙同體而不能與佛仙同超證者何也、皆因不知先天之道也、人與君臣同形而不能與君臣同富貴者何也、皆因不知積德之功也、人與萬物同性而不能與萬物無傷者何也、皆因不知惻隱之心然而不知消長之理、與先天之道、積德之功、惻隱之心則天堂路塞、地獄門開也、是故

太上道德天尊廣發慈悲之念、大開方便之門、普清靜之經、演長生之訣、流傳天下、廣佈四海、指開雲路、化醒原來、其經至簡至易、極玄極妙、其句九十有六、正合九六原人之數、以應乾坤之卦也、其字三百九十有四、除開河圖生成之數、以應八卦之爻也、又得混然子之慈悲、以列圖象、聖在釋可以成佛、在道可以成仙也、若是天下同人依是經而尊之、得是道而修之、千難不改、萬難不退、日就月將、三千功滿、八百果圓、丹書下詔、脫殼飛昇、道逾天外、浩劫長存、豈不美哉、不負

太上慶人之婆心、以愈聖德之慈意、學者其毋忽焉、此是道德天尊之尊號也、夫是爲序

時

甲辰年乾月望日

文昌帝君序於朝陽古洞

世間之善、惟行利物、普是、究竟一人所行有限、終不若普與人同之、爲歷遠也、大乘之良人所固有、銷無所憾、感則亦不能興起誠得普世經典讀之則勃然感動惡者見此改行善者聞而聖進是眾人之善普普與之善其功不在佛平亞遇同志遞相傳刻則天下當不難到互相勉善人愈多善事愈廣是此一舉有無量之善矣故功過格言以善書傳大家傑大賈人者當千普廣佈無邊垂刻不朽者實亦

萬善、西安省城多公祠復祝道人余明善募化功德於刻各種善書經典廣佈流傳、願人人改過自新、道行普遍、孝養父母、恭敬三寶、勸忠於君不殺不盜、靈是皆以正心修身爲本行善積德爲根如此根本既立豐稔可期、清平可保、優游

盛世、羣號賢良豈不同樂堯天舜日共享清平之福哉是爲敘

時在

大清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乾月敘日

西嶽華山聚仙臺復初道人余明善　蒸沐謹敘

正一道部經圖後敘

夫大道之變化、地道之與衰、人道之興廢、日月之盈虧氣運之消長聖凡之超脫、亦是古今之定數也、噫噫三明之經典至矣三教之經綸無所憾感則亦不能大乘而聚仙臺復初中有一全真道人道號復初得受先天大道、歷三成五戒隱名洞中苦修數載內果已成、復培外功、廣施、聖經、祖保清平、修廟宇以塑神靈捨藥送方救人救急刻印各種善書、約與廣佈流傳代天行化設立講堂常日宣講、

聖諭善書勸化人功果固全而經奇過焚化字紙見有清靜經一卷乃係

太上老君所著有圖有解言言金丹句句玉律、經中所喻無極太極之源來先天後天之變化、明善復初之關竅、安爐立鼎之定位煉己築基之法則採藥得藥之沿機去河車之奧妙、總皆老嫩之智愚水火昇降之法、輪乾坤坎離之交媾返本還原之抽添武煉文烹之止定、陽火陰符之逆退溫養沐浴之定靜而蛻脫之超經積功累德之栽培一一簡載節節詳明、與乃人天之共寶、仙佛之雲梯、

圖以道人將經圖畢大聲讀誦善哉善哉古今罕見之妙解也書前雖有經圖註真經傳世久矣皆平平未得廣佈焉能人人同悟家家共聞必有世一道高者世得道人大發普公之婆心願造渡人之慈航募化功德重刻經板廣佈流傳福溢四海惟願人人明德菌菌修身挽轉人心以回天意妖氛消滅世得清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刀劒入庫馬放南山五谷豐登三曹安寧同享清平之福共樂堯天之慶以酢天地化育之德更報

皇王水土之慰以滿

太上度世之願同超父母養育之恩普結天下賢良之緣同

看

太上清靜之經、共得先天一貫之道、均享天爵人爵之貴、豈不美哉、豈不善哉、不貞道人募化之功、是爲古今之厚望者也、是余不揣鄙陋僭筆樂而爲序

時在

大清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乾月穀日樂山子 謹敘、

清靜經圖註目錄

無極圖 無極品 第一
太極圖 太極品 第三
道心圖 道心品 第五
六賊圖 六賊品 第七
氣質圖 氣質品 第九
虛空圖 虛空品 第十一
更當圖 更當品 第十三
聖道圖 聖道品 第十五
道德圖 道德品 第十七
三寶圖 三寶品 第十九
貪求圖 貪求品 第廿一
生死圖 生死品 第廿三
皇極圖 皇極品 第二
三才圖 三才品 第四
人心圖 人心品 第六
三尸圖 三尸品 第八
虛無圖 虛無品 第十
更道圖 更道品 第十二
妙有圖 妙有品 第十四
消長圖 消長品 第十六
忘心圖 忘心品 第十八
萬物圖 萬物品 第廿
煩惱圖 煩惱品 第廿二
迴昇圖 迴昇品 第廿四

清靜經圖註目錄終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眞靜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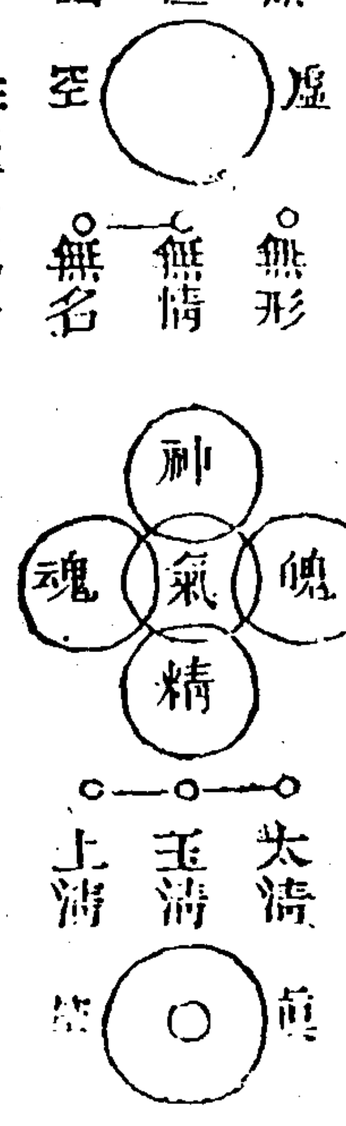
仙人葛公曰吾得眞道者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讚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西王母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爲天宮中士修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游行三界昇入仝門

左玄眞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身然後玉符保神金液煉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眞

正一眞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昇朝拜高眞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請持不退身應紫

重鐫清靜經圖註

太上老君著經



無極品第一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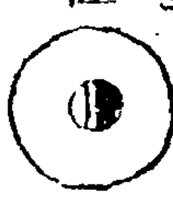
老君曰老者乾陽也君者性王也曰者說談也夫老君之出莫知其原自混沌而來無世不出

上三皇號萬法天師中三皇號盤古神王後三皇號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軒轅時號廣成子千變萬化難以盡推或化儒聖或化釋佛或化道仙隱顯而莫測或著感應或著道德或著清靜功德以無邊大道無形者大為無外道為至善無是無極形為踪跡也夫大道本鴻濛未判之元炁有何形質之見耶生育天地者生為生化育為含養天為陽氣地為陰氣而天地何由大道之生也每逢戌亥二會為混沌混沌者無極也以待子會之半靜極一動而生陽陽氣上浮以為天在人為玄關以待丑會之半動極

一靜而生陰陰氣下凝以為地在人為丹田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大道無情者夫道本屬先天者本屬後天有作有為無情是無為之道也運行日月者運是旋轉行為週流日為金為月為玉兎日屬離卦則有寒暑之來往月屬坎卦則有消長之盈虧在人為聖日聖月照耀金庭大道無名者名是名目先天大道無形無象無始無終有何名字強名曰道長養萬物者長為長生養為養育萬物是胎卵濕化昆蟲草木之類皆得先天之氣而生之者也世人若肯回頭向道訪求至人指示身中之天地身中之日月修無形無情無名之道煉神寶氣寶精寶之丹返上清太清玉清之宮證天仙金仙神仙之果逍遙物外浩刼長存這等好處何樂而不為也

本公老祖詩曰道德天尊演妙玄尊經一部即真傳求師指破死生竅得訣勤修龍虎丹簡簡同登清靜道人人共上彩雲遊無極宮內受封後快樂逍遙自在仙

文昌帝君詩曰一部尊經度世船五湖四海任盤旋若不點破經中理枉費工夫拜九玄機惟一撥壺中春色數千年天尊口訣斯經路挨法修行赴九天



皇極品第二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濁天動地靜●註　吾不知其名者吾乃我也是太上自嘆、大道本無形象所定更無名色所擬、由強勉取名曰道、夫道雖曰強勉、以字儀而推之實不強也何矣、今頭夫子造道字深隱玄旨、夫道字先寫兩點左點為太陽右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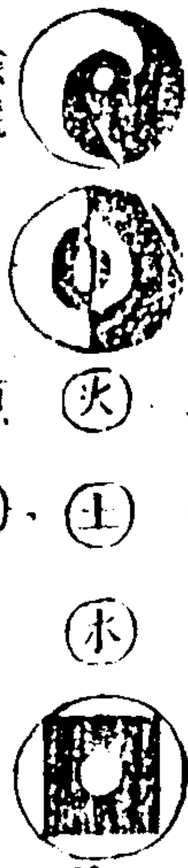
為太陰似太極陰陽相抱、在天為日月、在地為烏兎、在人為兩目、在修煉為回光返照也、次寫一字、乃是無極一圈、此圈在先天屬乾、易曰乾圓也、鴻濛一破、其天開也、圈折為一、易曰乾一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聖、儒曰惟精惟一、釋曰萬法歸一、道曰包元守一、次寫自字於下者、言這一字圈圈日月圈圈、乃在自己身上備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上下相合成一首字者頭也、修道是頭一宗好事、次寫走之者、行持也、週身法輪自轉、此名道字之儀也、夫道者乃性與天道下之靜、感而遂通、謂之動、常以有欲以觀其竅、動也、常以無欲以觀其究、中之妙者、靜也、採藥者動也、得藥者靜也、凡為爻工、節節有動靜、清濁、須得口傳心授、方可了然於心、成仙有何難哉、

呂祖詩曰、清靜妙經亘古無、水精註後理方舒、品分廿四超三界、大地道衆護真珠、

關帝詩曰、一卷無為清靜經、究門外道不相親、改邪歸正循天理、長生不死也由人、

觀音詩曰、陰陽動靜在人天、皇極中宮煉汞鉛、誠得濁清昇降法、明燈不夜照三千、

太極圖 陽氣 庚酉 五行 坎北 水 陰氣 卯東 順



太極品第三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註 男清女濁動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註 男清女濁動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註 男清女濁動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家有降龍伏虎之手段、還原之天機、故曰長生而不死也、男動女靜者、男稟天之氣以生、女稟地之氣而成、故曰天動地靜也、此男女之論者、非實屬男女也、陰陽而已矣、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者、降爲生、流爲成、本爲始、末爲終、是故萬物乃人之末、人乃萬物之本、人又爲天地之末、天地爲人之本、夫人不可以無本、亦不可以無末、本者體也、末者用也、則兩不相離、天地以太空爲本而生人、齊萬物、人奇以至善爲本而生週身百體、天不失其本、則天且長、且久、人不失其本、則人爲佛、爲仙、亦可與天地同壽矣、夫人自古及今、何由不致於死也、豈不聞呂氏春秋曰、人能一竅通則不死、其書在神聖禽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終古至今、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幾箇悟夜來幾漢自思量長生不死山人攸噫噫這玄關一竅異名多端、儒曰靈臺至善、太極無思無慮之天、已所同知之地、釋曰靈山虛空、皇極無、涅槃之天、阿彌陀佛之地、道曰靈關金庭無極三清紫府之天、萬殊一本之地、三教名雖異、而其所一也、在儒得此竅而成聖、在道得此竅而成仙、在釋得此竅而成佛也、只是此竅、上蒼所秘、而三教聖人不敢明洩於書、防庸人得之、恐遭天遣、必要訪求至人、低心受教、指示此究竟次第工夫、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若是以泥丸、顯門、印堂頑心、肚臍心、下腳上下丹田、兩腎中間一穴、尾閭夾脊玉枕爲玄關者、皆非大道之所也、上道古佛曰、女女男男濁濁清清、將還從本來真、真情有爲、曰動無爲、神存本還年、失本傾、急早回頭修至善、趁時氣在學人生、任若撒下千金產、一旦無常空手行、

次公老人詩曰太極陰陽玄妙多長生大道少人摩世間若要人不死須念清靜太和

三才品第四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註　清者輕清也濁者重濁也源者源頭也靜者無為也動者有為也基者根本也何為清者濁之源夫天本是清氣上浮這清氣還從地中發生地本陰濁之體由陰極而生陽濁定而生清也男本清淨之體女為污濁之身雖清淨之體其源出於污濁之身也丹道以神為清陽之體而神之源頭由交感之精精化成陽精由陽精而生氣由氣而生神也故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豈不是清者濁之源也靜者動之基何謂也地本靜也其源還從天氣所結天本靜也其源還從父母所降丹道以無為為靜有為為動其源還從有為立基故曰動者靜之基也奉勸世人急早回頭向道將自身中濁氣廢盡清氣上浮凝結成丹長生不死積功累德丹書來詔朕殺身舍道遊物外將生身父母同超天堂共享極樂不亦欣乎可嘆世有一等愚迷貪痴之人不知性理他說仙佛皆有分定不是凡夫做得到的正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自棄自棄甘墮苦海全不思想人乘陰陽五行而生為萬物之首可以行天地之全功更可以戴天地之大道天地之道顯象於日月而日月之道顯象於陰陽而陰陽之道亦顯象於消長也消陽長陰凡夫之道得至陰盡陽純而成仙現人半陰半陽半仙半鬼也若將半邊陰氣煉退則成純陽純陽者仙也何難之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皆言人人可以為聖賢人人可以為仙佛只在有志無志之分耳有志者不論在家出家都能修身在家者妻為朋子為伴自身雖在紅塵而心出乎紅塵何等便宜之事也

呂祖詩曰看破浮生早悟空太陽隱在月明中時人悟得陰陽理方奪天機造化功

韓祖詩曰虛心實腹求鉛光元月裏分明見太陽滙破渴清身降路自然丹熟遍身香

急性子詩曰男清女濁有先天不曉根基亦枉然女斬赤龍男降虎何愁俗子不成仙

道虛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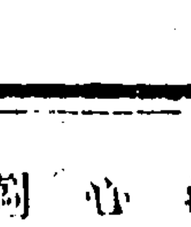
心圖

至善

道心品第五

上德三品　秋和四相　人能常清靜

神與氣精　攢族五行　天地悉皆歸



註　人者、善男信女也能者、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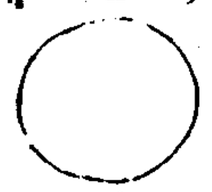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至强無息也、常者二六時中也清者萬緣頓息也靜者、一念不生也修道之人、以清靜爲妙、非禮勿視則眼清靜矣、非禮勿聽則耳清靜矣非禮勿言則口清靜矣非禮勿動、則心清靜矣天地悉皆歸者得明師指點身中之天地天氣悉歸之而身外之天氣以隨之神居南方屬火、氣歸地、汞投鉛也地氣歸天鉛投汞也神居北海以清靜爲功則身中天氣悉歸之而身外之天氣以隨之神居南方屬火、氣歸地、汞投鉛也地氣歸天鉛投汞也神居北海以清靜爲功則身中地氣悉歸之而身外之地氣以隨之、所言身中之天者道心而已矣身中之地者北海而已矣道心先天屬乾乾爲天故以道心爲天也北海先天屬坤坤爲地故以北海爲地也此身中之天地而感身外之天地、以應身內之天地而身內之天地有主宰則身外天地之氣悉歸於內也若無主宰則身內天地之氣悉歸於外也不能成道反與大道有損書經曰人心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正是教人去人心守道心無奈世人不得明師指點總在書上找尋大道是不

六分爲黃庭以兩腎中間一穴爲父母未生前以寂心空坐爲道心又爲返本還原一概虛假世人信以爲實深可嘆也

正陽帝君詩曰可嗟蒼生錯認心常將血肉當黃庭三途墮落無春夏九界昇遷少信音便向仙衙了罪籍遂從道路脫衰陰吉凶兩岸無差錯善士高昇惡士沉

重陽帝君詩曰道心惟微人心危幾箇清淨幾箇知至寶中間爲洞府玄關裏面是瑤池猿猴緊鎖休遷走意馬牢拴莫教馳允執厥中西養足金光一道透須彌

人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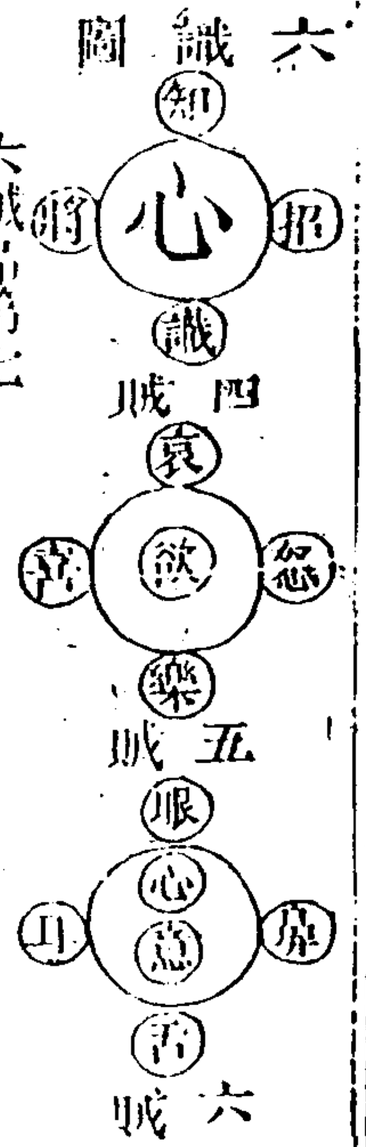


人心品第六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 ◎註 夫人神好清者一陰一陽乃為人、人得一為大、大得一為天、超出天外方為大羅人、皆得天氣下降、地氣上昇、陰陽相結、以為人也、神者、頭炙母之性為元神、受天地之性為識神、而元神無識無知能主宰、識神最靈能應變無停、此神是人之主人翁也、其神之原出於無極、道家呼為鐵漢、釋氏呼作金剛、儒家叫作魂魄、不生不滅、其名不一、隨身而為仙為佛作惡變禽變獸、夫元神隨身之有無、從受胎以得其生、凝於無極之中、央主宰生身之造化、十月胎足、瓜熟蒂落、地覆天翻、一箇觔斗下地、叫的一聲而元神從無極逐下、肉團頑心而這識神起、此吸氣隨吸而進、以為投胎、與元神合而為一、同居於心、從此以心為主、而元神失位、識神當權、七情六欲、晝夜耗散而元神耗散、以虛地水火風四大分馳其身、嗚呼哀哉、而識神為自己之真性、

人心道心當明、切不可以人心當道心、以識神當元神、以假身當真身、佛云心字詩三點如星、佛作金剛、道家呼為鐵漢、釋氏呼作金剛、儒作魂魄、人身難得今已得、大道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再等何時度此身、毛從此出、作佛也由他、呂祖曰、明今已明此身不向今清靜、改靈剛、真經真法皆黃老詩曰一貫道心孔氏書、於今傳、言道天理天年也、在儒漢武枉尋千歲藥、秦王空想萬年、說此經在手春秋永別有乾坤鎖玉壺、

太白星詩曰、墨經惟此有奇思、翻案偏然有妙詞、那管春秋、而過去只將旦暮以窺之、全憑清靜為靈藥、豈有人心種、紫芝道心纔為真父母、精神力量庇隹鬼、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註 人心者、常人之心也、好靜者、不愛妄動也、慾者、七情六慾也、牽之者、牽引外馳也、夫人心本不好靜、因有元神在內、有時元神主事、故心有時好靜也、道心本不好動、因有識神在內、有時識神主事、故心亦有時好動也、人身因有六根則有六識、因有六識則有六塵、因有六塵則有六賊、因有六賊則耗六神、因耗六神則墮六道也、六賊者、眼耳鼻舌身心是也、眼貪美色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卵生地獄、變為飛禽鳥羽毛之類、身披五色翎毛、何等好看、耳聽邪話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胎生地獄、變為駑駝象馬、走獸之類、項帶鈴鐺、何等好聽、鼻貪肉香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濕生地獄、變為魚鱉蝦蟹水族之類、常在臭泥、何等好聞、舌貪五霊三厭而不絕、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化生地獄、變為蚊蟲虻蠓蟣虱之類、還是以口傷人傷物、何等有味、心貪財而無厭、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駝腳之類、一生負人駝物而貨財金銀、常不離身、何等富足、身貪滑面無厭、久以後這點靈性墮在煙花鷄鴨之類、一日交感無度、何等悅意、此言六慾牽心之報也、還有七情之傷而不可不知也、七情者、喜怒憂懼愛惡慾、是也、喜多傷肺、慾多傷脾、愛多傷神、懼多傷胆、惡多傷肝、七情牽心之傷也、又有外十損而亦不可不知也、久行損筋、久立損骨、久坐損血、久睡損脈、久聽損精、久行損神、久言損氣、食飽損心、久思損脾、久淫損命、此為十損也、大凡世人無一人不受此六賊七情十損之害也、奉勸天下善男信女、將六賊七情十損一筆勾銷、返心向道、切莫上此賊船、恐墮沉淪悔之晚矣、

無心道人詩曰、眼不觀色鼻不香、正意誠心守性王、三境虛空無一物、不生不滅壽延長、

清靜子詩曰、妄念纏興神忽遷、神遷六賊亂心田、心田既亂身無主、六道輪迴在目前、

尹真人詩曰、靈光終夜照河沙、凡聖原來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三尸 上尸 彭琚 中尸 彭瑶 下尸 彭琳

三尸品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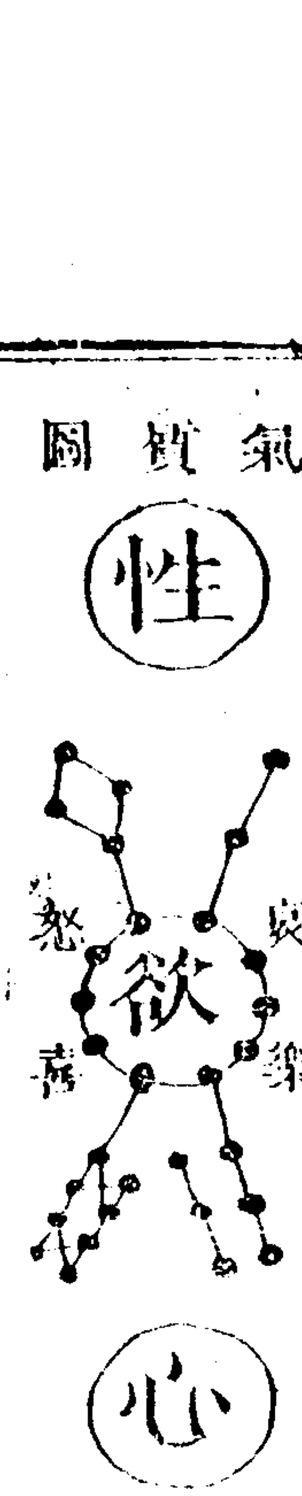
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註 常者平常也。能者志能也。遣者送遣也。慾者私慾也。言二六時中時盡臺之上打掃潔淨。勿使塵物所搖。外相不入。內相不出。而道心自然清靜矣。澄其心者。將渾水以澄清也。而心有雜念。如水之有泥漿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五祖曰。身是菩提樹。心乃明鏡臺。時時勤打掃。休得惹塵埃。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都來無一物。惹得甚塵埃。正此之謂也。而神自清。而心無念。頭撓而元神自然清明。元神清明。而眼耳鼻舌心身六慾則無妄動矣。三毒者。三尸也。人身有三尸。神名三毒。上尸名彭琚。人上集善惡。中尸名彭瑶。管人下集善惡。下尸名彭琳。管人下集善惡。上尸住玉枕關中。中尸住夾脊關下。尸住尾閭關。每逢庚申日。申子請奏善惡。又有九蟲作害不淺。阻塞三關九竅。使其氣陽不能上昇。而九蟲俱有名字。一曰伏蟲。住丹田。二曰蜮蟲。住心胸。三曰蜚蟲。住肺藏。四曰尸蟲。住脾藏。五曰蝨蟲。住肝藏。六曰肺蟲。住命門。竅八曰胃蟲。住龍虎。竅九曰蜣蟲。住尾閭。竅三尸住三關。九蟲住九竅。變化多端。隱顯莫測。化美色。惑道陽。招化幻景。誘動人心。如風住大道難成矣。故丹經云。三尸九蟲。住人身。阻塞黃河毒氣深。行者打開三祠府。九蟲皆滅蹤。長生正此之謂也。不知修道之士。可知斷三尸。殺九蟲之法否。倘若不知。急訪明師。低心求指大道。請動孫悟空。在東海龍宮求來金箍棒。打三關。借來猪八戒之釘耙。扒開九竅而三尸亡。形九蟲滅。跡關竅通。微法輪常轉。性根長存。命基永固。七情頓息。六慾不生。三毒消滅矣。

清虛真人詩曰。靜庵靜坐勝高樓。斬去三尸上十洲。堪笑王堂金馬客。文章錦繡亂蓬壺。

無姥子詩曰。七情六慾似風塵。一夜滂沱洗垢新。待等地雷初發動。尸嚎鬼哭好驚人。

達摩祖師詩曰。一陽氣發用功夫。九蟲三尸趁此除。到陣擒拏須仔細。恐防驚落洞庭湖。

氣質圖



第九

氣質品第九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註　所以不能者、是不能歸三心飛四相也、爲心未澄者、是人心未死也、慾未遣也者、是七情六慾常未去也、蓋人生天地之間、不能成仙成佛、成聖成賢者何也、皆因不能去喜去怒去哀去樂者明矣、若果能去喜情化爲元性、去怒情化爲元悟、去哀情化爲元氣、去樂情化爲元精、去慾情化爲元神、去情化爲元神、去樂情化爲元精、去慾情化爲元氣、五慾化爲五元、有何仙不可成、而何佛不可證也、儒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釋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道曰、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如照三教聖經行持、又有何私不可去、而何慾不可遣也、夫三教聖人總是教人去其私慾者何也、然而私慾乃屬陰也、三教聖人總是教人煉其純陽者何也、然而純陽乃屬仙也、順其陰者鬼也、順其陽者仙也、丹經云、動進陽火、靜退陰符、不知世之善男信女可知進陽退陰之功否、倘若不知、速將世間假

事、爭鈎消、頂德戴天、明師相證、指示性與天道、進陽退陰之理、日博心愛、不勞而得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曷易聞乎哉、吾將天道客指之、何遂明其天日月並行、至初三巳時、進一陽、時進二陽名地澤臨、至初八日巳時、進三陽名地天泰、爲錯八兩、至初十日亥時、進四陽名雷天大壯、至十三日巳時、進五陽名澤天夬、至十五日亥時、進六陽名乾爲天、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純陽之體也、若不用火煅煉、過此必又生陰矣、至十八日巳時、進一陰名天風姤、至二十二日亥時、進二陰名天山遯、至二十三日巳時、進三陰名天地否、爲來半斤、至二十五日亥時、進四陰名風地觀、至二十八日巳時、進五陰名山地剝、至三十日亥時、進六陰名坤爲地、六爻純陰也、而天上則無月、無月者則無命矣、道光祖詩曰、悟道修行是進陽、河圖之數大文章、雙爲私欲單爲道、退乃符消進乃長、但得眞傳無極理、自然丹熟遍身香、一朝脫却胎州穢、跳出凡籠禮玉皇、鍾離祖詩曰、煉性先須煉老彭、一輪皎月西南橫、陰符進退丹爐裏、陽火盈虧月漸明、抽坎填離返本位、擒烏捉兎復初城、從今不上閻王奏、我做神仙赴玉京、

虛無品第十

能造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無唯見於空 ◎註 能造之者是一切諸念造逐他方也內觀其心者是冥目內視也心無其心者念頭從心而發連心都沒得了看他念從何生也外觀其形者是冥目外視也形無其形者心生於形連形都沒得了看他形從何有遠視天地日月星辰山河林屋都沒得了看他身及生於何處也三者既無是言心身物都似乎沒得了唯見於空者是言天地人三才萬物未有一物混混沌沌只有虛空常來了却故曰唯見於空以外而言乃是虛空以內而言乃是真空真空者自身之玄關也經云三界內外爲道真形而且將此假身認爲真身咄酒肉以肥此身愛美色以伐此身至於修煉無非八段錦六字氣小週天一切都在色身上搬弄或者服三皇藥草五金八石以爲外丹或者行三峯採戰之功將年幼女子以爲爐鼎把女子之精氣奪來名爲採陰補陽或者吸精氣以爲補腦或者服紅鉛名爲先天梅子或者服白乳以爲菩提之酒或者枯坐以爲參禪或者守心以爲煉性種種旁門不能成仙一旦陽氣將盡四大分馳一點靈性永墮沉淪三千六百難以盡舉都在色身上作事地獄裏找路不但而因身何在之有也嗚呼眞可嘆哉

金蟬子詩曰虛無一炁成仙方空覺色身否性王功滿三千丹詔下超凡成聖步仙鄉

紫清眞人詩曰此法眞中妙更眞無頭無尾又無形杳冥恍惚能相見便是超凡出世人

翠虛子詩曰無心無物亦無身得會生前舊主人但是此中留一物盡盡聚下紅砂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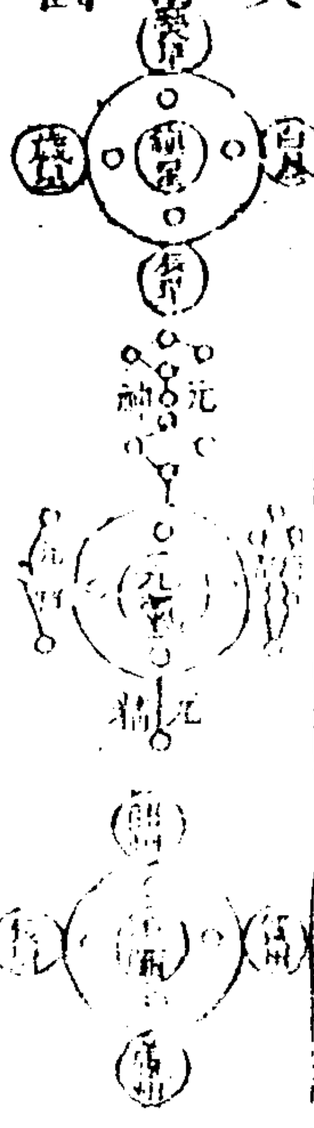
虛空品十一

虛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既不生。即是眞靜。③註觀空亦空。空無所空者。此承上文而言。三心已掃。四相已飛。外不知其物。內不知其心。只有眞空存焉。到如是之際。連眞空都沒有了。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是言無眞空無太空。無慾界無色界無想界。無思界粉碎虛空。湛然常寂寂無所寂者。言其大定。無人無我。混混沌沌。一派先天矣。慾若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眞靜。靜者言慾念不生。則入眞神。三花自然聚頂。五氣自然朝元。神空於下焦。則精中現鉛花。神空於中焦。則氣中現銀花。神空於上焦。則神中現金花。故三花聚於鼎爐。空於意。則魂定。魄定。而東方青帝之氣朝元。空於怒。則魄定。魄定而西方白帝之氣朝元。空於哀。則神定。神定而南方赤帝之氣朝元。空於樂。則精定。精定而北方黑帝之氣朝元。空於慾。則意定。意定而中央黃帝之氣朝元。氣朝元故曰五氣朝元。備曰八識。識神無明亦無。無明盡。識自虛。其中實。其虛。皆是言觀空之道。雖曰觀空之道。亦不是閉空枯坐。不過去其塵念而已。倘若未得明師指示。何處安爐。何處立鼎。何謂煉己。何謂採藥。何謂得藥。何謂老嫩。何謂河車。何謂火候。何謂乾坤交媾。何謂坎離相拘。何謂金木交並。何謂鉛汞相投。何謂陽火陰符。何謂清靜沐浴。何謂灌溉乾坤。何謂脫胎神化。次第工夫。任你觀空靜坐。縱有三花聚於何鼎。任或轉來世以爲官宦。倘若迷性依然墮落。前工枉費深可痛哉。好道者慎之謹之

觀空子詩曰。富貴榮華似水漚。應勞識破上慈舟。觀空得寶爐中煉。禮誦常洲烟中棲。懽留孫詩曰。空形空象空仙方。空寂空心空性王。空裏不空空色相。眞空觀空妙文章。

玉皇眞人詩曰。無爲大道是觀空。不是枯神修鬼童。若得明師親說破。無形無象結玲瓏。

真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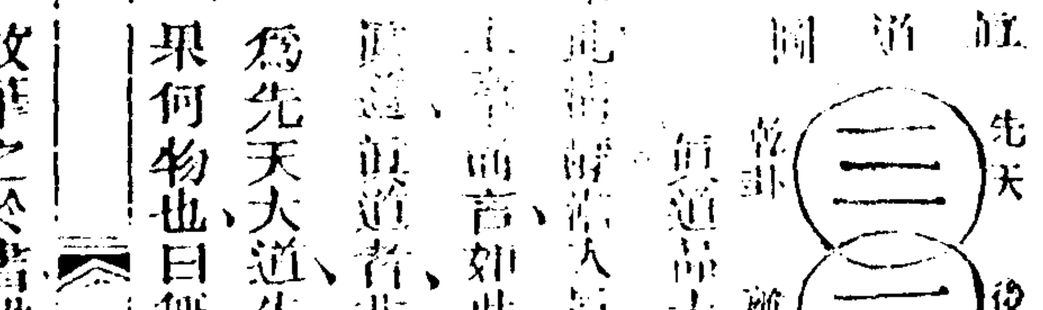


真常應物真常謂性常應常靜常治靜矣

註　真常應物之真常謂性常應常靜者、物者生物萬緣謂之物也、真常得性者此盛彼應謂之得真應緣而發生謂之物也、真常應常靜者此常乃為平常之常又非真常之比也、平常事來則應事去則靜矣、常清靜矣是言寂然不動也、修道之士每日上丹描心攝想去妄存誠、陽極生陰、寂然不動萬緣頓息、陰極生陽感而遂通萬派朝宗、而先天五德發現、名曰真常、真常者、良知良能也、先天五元發現名曰應物、應物者良能也、良知良能乃名真性、人心死盡道心全活乃名真常得性、先天一氣名為物、知覺收斂名為應、人心常死、則道心常活、道心常活則妄念不生、妄念不生則常復先天、常復先天則藥苗常生、藥苗常生則真性常發、則真常應、真常應則河車常轉、河車常轉則海水常朝、海水常朝則火候常煉、火候當

煉、回金川常結金丹、
已成、法身已成了燃無事故曰常樂常靜常清靜矣可喚
世人、在儒者希聖學賢、見五經四書每日去慾爲先就
以一味去慾而了大事再不窮究存心養性心是何存性
是何養在釋者參禪學佛、見法華金剛每言去念爲先、
就以一味去念而了大事再不窮究明心見性心是何明
性是何見在道者修真學仙、見清靜道德每言觀空爲
先就以一味觀空而了大事再不窮究修心煉性心是何
修性是何煉豈以一味頑空枯坐道可成哉豈不知大道

即天道天道生長萬物全賴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易曰鼓
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推迁一寒一暑是也豈以一
味空空無爲而萬物自能成乎
文昌帝君詩曰乾坤日月自無心亦照揚輝處處靈惟有玄
根同太極自然煥發合大經流行萬古誰干古合與清靈
永太和滿淨洞陽敷妙德真機運動不留停
孚佑帝君詩曰真常之氣大而剛充塞乾坤顯一陽由此見
平一源世恒安熙熙樂無疆清寧靈圓性煥發境界寬
毫毛孔竅先天卦氣以足瓜熟蒂落一箇筋斗下地圓滿
一聲先天無極竅破一団元神元氣元精從無極而出分爲



註 如此清靜大道、
工夫而言如此清靜無爲可返先天、既返先天漸次以入
真道、真道者非三、十六百旁門、九十六種外道之比也此
爲先天大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道也道也者大矣哉、
果何物也曰無極而已矣、夫無極真道自古口口相傳不

三家、乾失中陽以補坤坤變坎、坤失中陰以投乾、乾變離、先天乾坤定位而後天坎離水火未濟也、從此後天用事凡夫之途也若有仙緣訪求返本還原之真道、直道先聖無極一竅此竅儒曰至善釋曰南無道曰玄關異名頗多前篇先以剖明要用六神會合之功守定此竅久守竅開元神歸位復用九節玄功名爲金丹九轉抽爻換象、扯坎填離奪天地之正氣吸日月之精華用文武之火候修八寶之金丹日就月將聖胎漸成和光混俗積功累德三千功滿八百果圓丹書下詔脫殼飛昇逍遙物外天地有壞他無壞浩劫長存故曰金剛不壞之體也不枉出世一場雖然如此好處必要眞師口傳心授務要立生死不退之心方可證無爲妙經本自然得明眞道悟先天金丹一元始天尊詩曰清靜無爲妙經本自然得明眞道悟先天金丹一服身遍歷隨作逍遙開苑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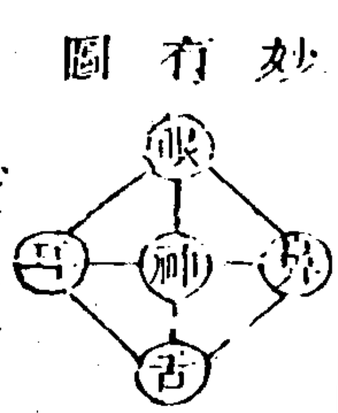
蓬萊天尊詩曰清靜眞言却不多四中玄妙少人摩此身有道長生酒請問只在大羅遊麼

降生天尊詩曰清靜而後逢正于時一輪明月見江湄此中眞道君知不知

妙有品十四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註　雖是雖然名是名目得是得傳道是大道實者眞也無者虛也雖然名得道者乃承上文而言漸入眞道也得授明師眞傳正授何者是玄關一竅何者是六神會合何者是築基煉已何者是採聚煉丹何者是藥苗老嫩何者是去渣留滓何者是求去投鉛何者是鉛來投汞何者是嬰兒姹女何者是金公黃婆何者是金木交並何者是水火既濟何者是法輪常轉何者是陽火陰符何者是文武烹煉何者是清靜沐浴何者是灌滿乾坤何者是溫養脫胎何者是七還九轉何者是移爐換鼎何者是龍吟虎嘯何者是面壁調神一一領受方名得道也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者何也夫道所言關竅象物一切種種無窮無盡美名奇寶一概都是人身自有並非身外得來故曰實無所得也果眞寶爲得者必是受道之後苦修苦煉立定長道之計鐵石之心千難不改萬難不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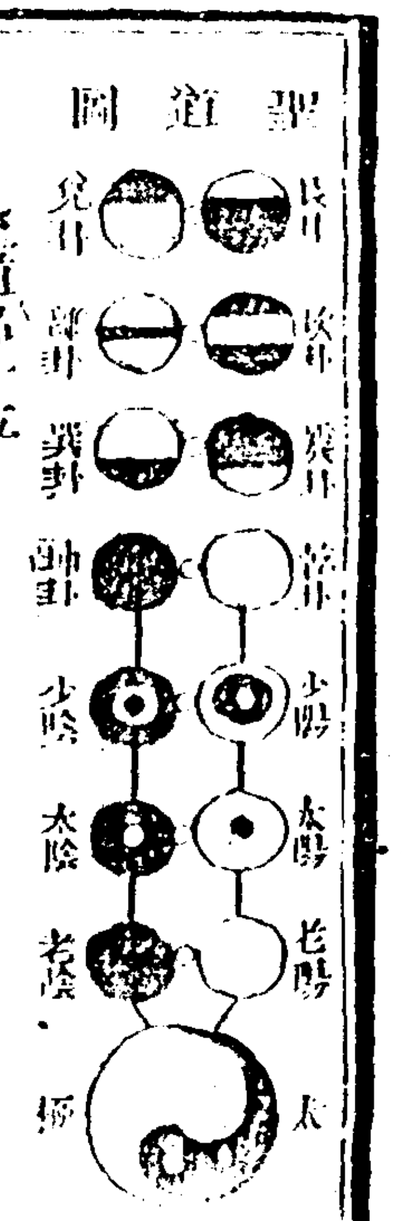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志方可在世、
逆而廢定要將身外假名利恩愛酒色財氣一刀斬斷、
修身中眞名利恩愛酒色財氣方爲得道而身外人人皆
曉、身內知者鮮矣、聽吾將身內說來、身非金剛、享受大壽、
乃爲眞名、金丹成就、無價貴寶、乃爲眞利、超度父母、朋常
親敬、乃爲眞恩、坎離相交、金木相並、乃爲眞愛、玉液瓊漿、
菩提相膠、乃爲眞酒、嬰兒姹女、常會黃房、乃爲眞色、七寶
瑤池、八寶金丹、乃爲眞財、細細太和、浩然回風、乃爲眞氣、
道便是身中之八寶也、捨得外而成得內、捨得假而成得
眞、外培功、內修果、動度人而靜度已、以待日就月將、外功
浩大、內果圓明、脫殼飛昇、萬劫長存、方爲得道成道了道、
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道心子詩曰、奉勸世人希聖賢、棄捨富貴亦途然、身中自有
長生酒、體內不無養命錢、色即是空空即色、仙爲祖性性
爲仙、乾坤聽得吾師勸、急早回頭上法船、

無心道人詩曰、世人急早學仙家、不必苦貪酒色花、去假修
眞眞不假、掃邪悟道道非邪、燒丹要捉山中烏、煉汞常擒
井裏蛙、會得此玄玄妙理、凡夫登許步雲霞、

聖道圖



道曰十五。

註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生者爲事業也、化者普度也、衆者一概也、生者男女也、
初化九六衆生而回西也、名爲得道者、名者陽也、爲者
助成也、得者受持也、道者王夫也、初化衆生修道、功德浩
大、自外而得之、故曰得道也、能悟之者、能是能爲、悟是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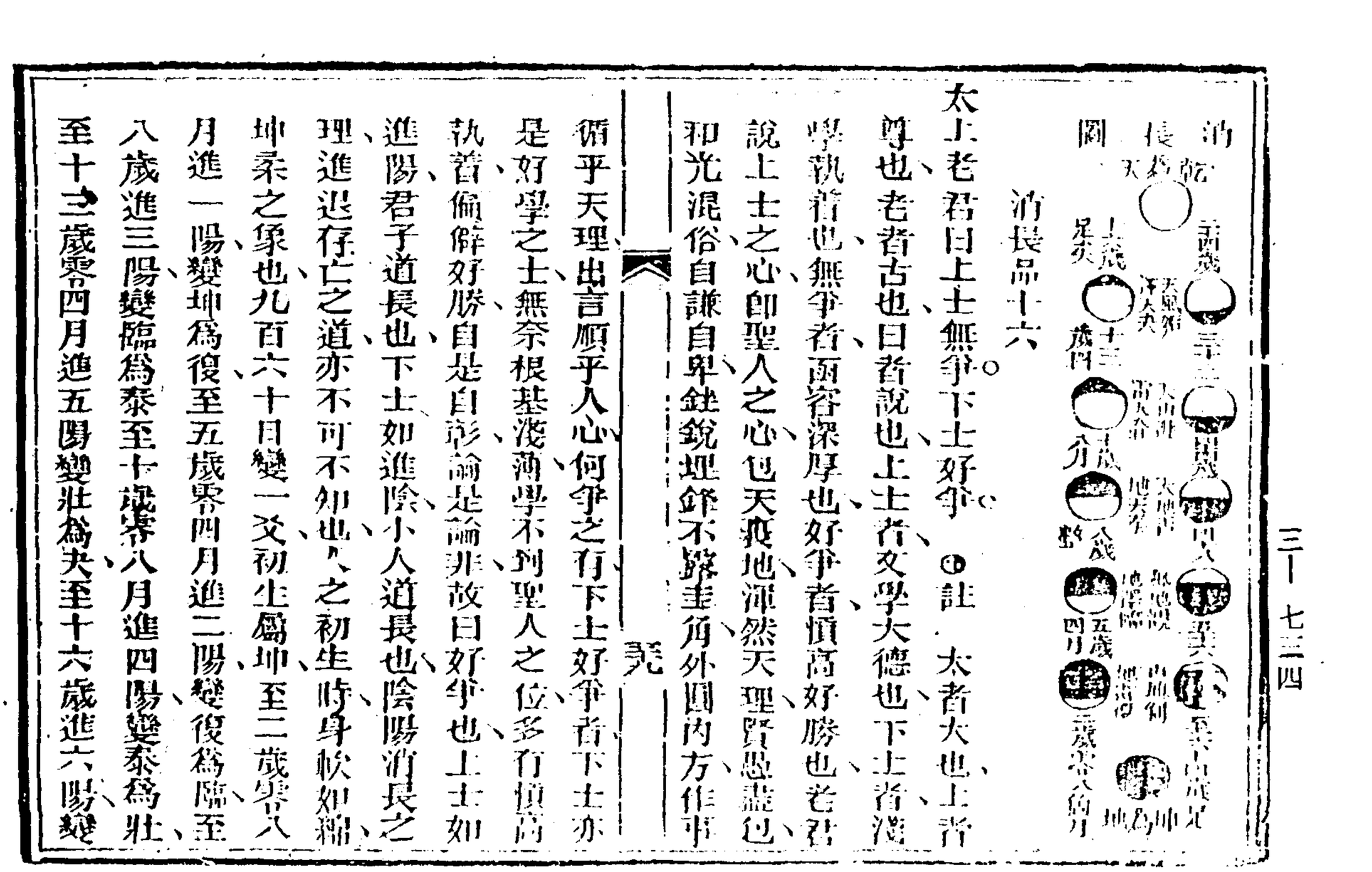
究得了大道總要第理盡性以至於命、初發菩提內外加
功、可傳聖道者、可是可以傳是度人聖是高貴、道是天德、
也、功圓果滿、領受天命、方可傳道三期普度、道須人傳
吕祖曰、人要人度超凡世、龍要龍交出污泥、未領天命不
能傳道、儒云畏天命、畏大人、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何謂聖道生身之本也、世人可知生身之本乎、
父母交後、懷胎一月三百六十箇時辰、無極以成、其餘半
月生陽半月生陰也、又半月無極一動而生皇極之陽、又
半月無極一靜而生皇極之陰、懷胎二月也、又半月皇極

一動而生太極之陽又半月是極一靜而生太極之陰腹胎三月也又半月太極一動而生老陽又半月太極一靜而生太陰腹胎四月也又半月老陽一動而生太陽又半月老陽一靜而生少陰腹胎五月也又半月老陽一動而生少陽腹胎六月也又半月太陽一動而生乾又半月太陽一靜而生坤腹胎七月也又半月太陰一靜而生兌又半月太陰一動而生艮腹胎八月也又半月少陰一動而生離又半月少陽一靜而生坎腹胎九月也又半月少陰一靜而生震又半月少陽一動而生巽腹胎十月也由無極而皇極由皇極而太極兩儀四相八卦萬物周身三[illegible]骨節八萬四千毫毛孔竅由無極而生之者也

斗母元君詩曰識得生身性自靈無不爲兮無不爲萬殊一本退藏密生理生凡在此推

觀音古佛詩曰可傳聖道領慈航普渡羣迷煉性光能悟先天清靜道金仙不老壽延長

玄女娘娘詩曰聖道可傳洞沸海渡男渡女渡塵勞五行四相全修就頭戴金冠赴九霄



道德品十七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叫道德。

上德者、非是上德之士、反不重其德也、而上德爲先天、五德俱全、在儒以道崇仁義禮智信爲德、以忠恕爲行、在釋以戒除殺盜淫妄酒爲德、以慈悲爲行、在道以修煉金木水火土爲德、以感應爲行、德行全備、未染後天、以爲上德、後天五德漸失、非執德之道、雖返其先天、何以爲執德、知過必改、知罪必悔、戒刑殺以成仁、戒巧取以成義、戒邪淫以成禮、戒酒肉以成智、戒妄語以成信、而仁義禮智信五德、由兌而來、故曰下德執德也、執着之者、不名道德何謂也、執爲執拗、着爲着相、不信陰功、不明道德、見人戒刑殺、以放生靈、他言輕人身而重畜物、見人戒盜取、以周貧困、他言總空子而填人債、見人戒邪淫、以保身體、他言

逃生、倘若再不修待至餘陽已盡、無帶至矣、一口氣不來、嗚呼哀哉、豈不是大夢一場、奉勸世人、勿論年老年少、趁宜急早回頭、爲妙耳、切莫死後方悔、欲修可能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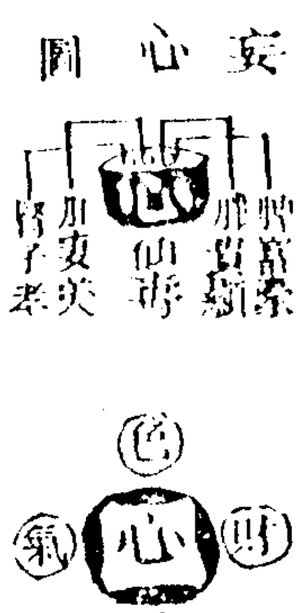
忽聞仙詩曰、上士無爭是聖功、分明三教共根宗、太和無礙太和妙、色象莫沾色象空、一月光橫四海外、千江瑞映三才中、陽滿爲仙陰滿鬼、時人不識此圓融、

渾厚子、詩曰、解說妙經處處融、無爭上士如虛空、但能慢用相映、乃信乾坤開混濛、萬象虛明含滿月、眞顯與陽蒼穹下爭上讓陰陽理、聖聖賢賢不一同

斷人慾、而無世界、是人戒酒肉、則無智而缺水、在天則辰星不安、在地則北方有災、在人則肝膽受傷矣、
保人吃、是人戒妄語、則無信而缺金、在天則太白星不安、在地則西方有災、在人則肺腸受傷矣、不戒邪淫、則無禮而缺火、在天有炎、在人則腎胱受傷矣、不戒妄語、則無信而缺土、在天則鎮星不安、在地則中央有災、在人則脾胃受傷矣、哀哉、
種種執固不通、難以盡教、故曰不名道德也、豈不知、孔聖人所言仁義禮智信、李老君治下金木水火土、釋迦佛戒去殺盜淫妄酒、是何言也、不戒殺、是無仁而缺木、在天則歲星不安、在地則東方有災、在人則肝膽受傷矣、

妄心品十八

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註、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天下男女名曰衆生、言衆性投生下界也、眞道乃先天大道、非三萬六千旁門之比也、爲有妄心者、亡女爲之妄、女人之心、爲乎離日、離爲女又爲日、爲星中天子、女本后妃之象、正直無私、光照天下生化萬物、養育衆生、



亡却女、即亡却眞靈、眞靈者、日也、夫妄心何由而起也、因酒色財氣、名利恩愛所牽引也、妄想酒、以發身、豈不知酒中之害、迷眞亂性、人身氣脈、與天地同其昇降、迴流循環、一飲酒、氣脈不順、氣脈不順、則身中之星度錯矣、星度錯而將元折也、妄想色、以親身、豈不知色中之害、削骨摧魂、人身以精而生氣、以氣而生神、有此三寶、人方長壽、一貪色、則精浪、精浪不能生氣、氣衰不能生神、三寶耗散而壽元損也、妄想財、以肥家、豈不知財中之害、朝思暮想、苦勞千般、把你一點精氣神耗散、總有萬金之富、難買無常不

叫一口氣不來亦主終分文難帶罪墮陰性四性六道、
轉變無休深可嘆也妄動閑氣以違光祀甘不知氣中之
害小事不忍而成大事或入冊官非牢獄伽鎖傾家敗產、
妻埋子怨悔之晚矣妄想者以榮身豈不知名中之害耶
文以勞其心習武以勞其形碌碌一生縱然官陞極品難
買長生不死爲忠臣爲良將死後爲神爲奸驚爲逆賊死
墮沉淪矣妄想恩愛以溫身豈不知恩愛之害你有銀穀
衣食妻則敬子則孝你若貧苦妻必不賢子必不孝從有
生無極從無極以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周身百骸由一
聚於目心爲諸神之主帥眼即衆神之先鋒夫人身之神

造之罪自已抵揹、妻子雖親亦難替你受其罪也奉勸世
人將此假事一筆勾銷如若不然妄想神仙不求大道不
無妮子詩曰去妄存誠儒聖云棄塵富貴如浮雲豈知貧賤
前生定何必碌碌勞忙筋
無心道人詩曰眞靈不散名跡中無識無知亦是空只去妄
心不去道千金口訣實難逢
洗塵子詩曰洗去塵心學佛仙無思無慮甚悠然不貪酒色
和財氣學箇長生壽萬年

人神圖

人神品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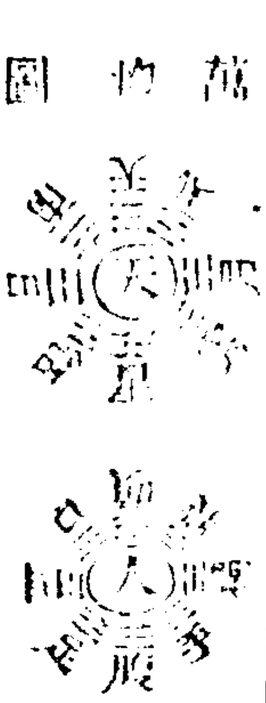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㊀註 既者成也有者實也妄者動
也心者神也即者定也驚者觸也其者此也神者主也此
承上文而言大凡修道之士不可起妄念妄心一動驚動
元神元神藏心心神藏目主宰六天之神張於目人之神
聚於目心爲諸神之主帥眼即衆神之先鋒夫人身之神

共有六十四位以應六十四卦之數也人在受胎之初先
結無極從無極以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周身百骸由一
本而散爲萬殊生凡之道也又從萬殊復歸六十四卦又
從六十四卦總歸十六官由十六官總歸八卦由八卦總
歸四象由四象總歸兩儀由兩儀而歸太極無極由萬殊
復歸一本生聖之道也不知修道之士可曉一本否倘若
不知積德感天明師相遇指示一本大道每日守定一本、
不使元神遷移萬殊有何妄心而驚神也神不驚則六十
四位人神混合元神而元神得衆神之混合其光必大其

神心旺則性靈而神仙之道畢矣再得九神玄功、
成陽神名為大羅金仙再得外功培補昇為大羅天仙矣、
夫一本九竅須待師傳而身中一十六官各各光可矣、
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眼為監察之官清色視焉、口為
出納之官言語出焉、耳為採聽之官聲音聞焉、鼻為審
之官香臭識焉、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為相傅
治節出焉、脾為諫議之官周知出焉、腎為作強之官伎巧
出焉、胆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胃為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脾為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小腸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

腸為傳導之官變化出焉、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出焉、三
焦為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此十六官為身中統帥之神也、
十六官之中、惟心一神乃身中之王、封眼耳鼻舌為四相、
其餘次之、勿論于神萬神皆聽天君之命也、
白祖仙師訣曰墮落紅塵不記年皆因妄念迷青天若非師
指歸元始那得凡身做上仙十惡斷時三業淨六根空處
五行全老君金口明明示萬劫千秋永正傳、
文昌帝君訣曰妄念驚神散萬方魂歸地府失真陽寒水惡
浪層層閉劍樹刀山處處傷一念回春修道力三田氣旺
得丹香勿君急早歸清靜不在人間鬧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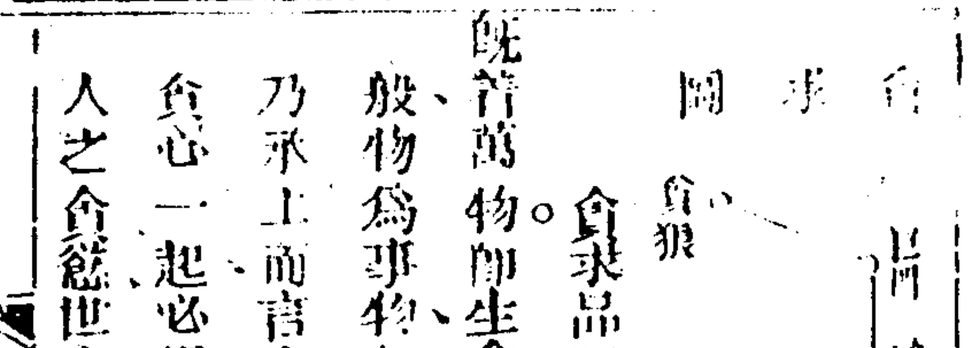
萬物圖



萬物品二十一

既藏其神即曰萬物 ○注 既者事過也、藏者不妄也、神
者元神也、即者就此也、言者執固也、萬者包羅也、物者名
體也、夫人有妄心則元神隨識神而逐引、不是想、皆天上
萬物、便是想、皆地下萬物、不是想、皆世上萬物、便是想、皆
人身萬物、而天上萬物、不過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八字以
包其餘也、地下萬物、不過山川草木五行四生八字以包
其餘也、世上萬物、不過名利思愛酒色財氣八字以包其
餘也、人身萬物、不過五行八卦地水風火八字以包其餘
也、天之萬物、地之萬物、人之萬物、總歸先天八卦之所生
化者也、夫先天八卦對待之理、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正
之位也、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隅之位也、此謂
卦之相對也、乾之三爻陽而對坤之三爻陰、名曰天地定
位也、震之下一陽、中上二陰而對巽之下一陰、中上三陽、
名曰雷風相搏也、坎之內一陽、外二陰而對離之內一陰、

体二陽合居水火不相射也長之上二陰中下一陽名曰山澤通氣也中下二陽名曰雷風相薄也上二陰一陽名曰水火不相射也長之上二陰面對面也非交相劉乃先天而天非建成聖之道也後天而天非建成聖之道也後天之後乾之中爻陽去坤之中爻陰變坤爲坎坤之中爻陰變乾爲離坎之上爻陰去爻離之上爻陰來交乾之中陽變乾爲離坎之上爻陰去爻離之上爻陽變離爲震離之下爻陽來爻坎之下爻陰變坎爲兌震之中上二陰去爻巽之中上二陽變巽爲坤巽之上爻陽下爻陰來爻震之上爻陰下爻陽變震爲長長之上爻陽下爻陰去爻兌之上爻陰下爻陽變兌爲巽兌之中下二陽來爻艮之中上二陰變艮爲乾矣故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居西北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西南先天變爲後天後天者流行之氣故後天而非天明延命之由世所以不知先天無爲之道後天有爲之術故不能成仙者此也康節夫子詩曰萬物原來在一身天文地理亦同親凡夫不能從後天而返先天從洛書以返河圖者也夫貪心乃浮雲以酒色似剛刀將後天返爲先天此爲上等之人千萬之中而選一也其有中下之輩便是後天八卦所拘束不能成仙者此也北斗第一星名號貪狼尤如頑虎一般修仙之士若不去此一星則大道難成也何矣後天洛書二四六八十屬陰既爲陰便生貪求地六屬癸水爲亥感之精其性愛貪求美色地二屬丁火爲思慮之神其性愛貪求榮貴地八屬乙木爲氣質之性其性愛貪求富裕地四屬辛金爲無情其性愛貪求酒肉地十屬己土爲私慾之神其性愛貪



貪求品二十二

既貪萬物即生貪求。㊀註　既是既已貪是貪妄求爲苟求迫般物爲事物即是即要生爲生心貪是貪妄求爲苟求迫乃承上而言也夫人心一貪萬物牽引便隨萬物起貪心貪心一起必想去求此是人慾之心便屬後天八卦所管人之貪慾世人難免惟有仙根佛種靈性不昧以富貴如

大此爲後天之五魔、以消身中之五行也、第一貪淫以傷精、則水虧也、第二貪財以傷性、則木虧也、第三貪貴以傷神、則火虧也、第四貪殺以傷氣、則土虧也、五行一虧、其身瑞可立乎、勘天下功夫、算逆此五魔之陣、以後天而返先天、將坎中一陽返回離卦中爻、變離爲乾、將離中一陰返回坎卦中爻、變坎爲艮、將艮上一陰返回兌卦下爻、變兌爲坎、將兌下一陽返回震卦上爻、變震爲離、將乾上中二陽返回坤卦上中爻、變坤中下二陰返回乾卦中下二爻、變乾爲艮、將艮上陽下陰返回巽卦上下二爻、變巽爲兌、將巽上陽下陰返回艮卦上下二爻、變艮爲震、抽損爻象、後天返爲先天矣、五魔化爲五元、洛書返爲河圖、可爲天下之有人也、

葉徵大帝詩曰、太上老君妙道玄尊經一部、即真傳三花三寶米元炁、五賊五魔歸後天、損象抽爻息火性、安爐立鼎鍊金丹、不貪不妄隨時過、一日清閑一日仙、

斗口夫子詩曰、先天變後後先天、聖聖凡凡不一般、富貴榮華如電灼、貧賤煩惱以得則利、又從則利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如看破利字、誠心修道而身中之精氣神三寶、乃爲法財、能買性命益壽延年、何有煩惱之生也、至聖曰、富貴於我如浮雲、不能看破名利恩愛酒色財氣所以即被六塵六賊之所染也、貪求榮貴者、不得榮貴而生煩惱、已得榮貴、又從榮貴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如看破名字、誠心修道、道成之日、名揚天下、以成萬古之名也、何舒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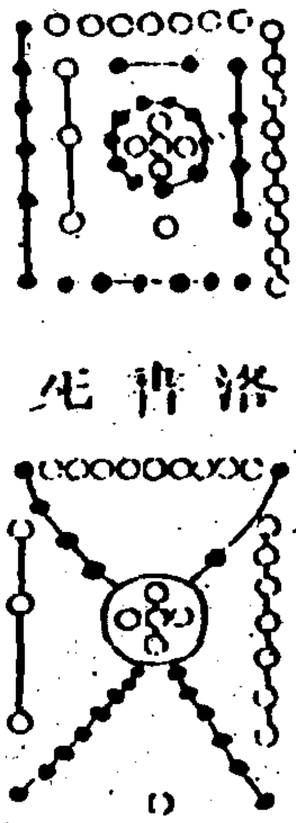
煩惱品二十二

既生貪求、曰是煩惱、煩惱者、想著身心。

來者既爲業已生、是動心貪爲好勝、求是苦心也、即是煩惱者、即爲煩惱是乃如此、煩爲心煩惱是喇悵也、煩惱妄想者、煩爲非業惱是有氣妄爲煩心想是思慮虛也、要苦身心者、要爲愁慮苦是勞勤身爲形體心是君主也、因世人

中庸曰素貧賤行乎貧賤孟子曰貧賤不能移又曰作士
憂道不憂貧貪求美色若不得美色而生煩惱已得美色
必有恩愛又從恩愛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如看破色字
誠心修道自已身中現有嬰兒姹女每日常近常親坎離
相交金木相並多少滋味難以言傳異日道成仙女回歸
何等尊重至聖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呂祖曰二八佳人
體似酥腰中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地教君骨
髓枯至於剛氣乃是不忍從是非中生出許多煩惱也不
如看破氣字誠心修道而養身中三花五氣浩然剛氣太
和元氣結成金丹縱有煩惱化爲烏有矣至聖曰血氣方
剛戒之在鬬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至於一切不如意處
便生煩惱我以一空字以虛其心焉受煩惱之災乎
紫陽眞人詩曰勿貪酒色勿貪錢富貴窮通總隨緣色門是
空空即色煙生於火火生煙醒醐灌頂却煩惱返坎還離
掃慾牽一念歸中塵境滅寶顆明珠似月圓
邱祖詩曰不貪名利不貪花每日終朝卧彩霞肚餓猿猴獻
桃菓口乾龍女送蒙茶勝如漱口三千戶賽過京都百萬
家奉勸世人早悟悟撒開煩惱煉黃芽

生死圖



詩 便者定便遭渴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
要也遭者逢隔也渴者下賤也辱者欺凌也便遭渴辱者
是言人生在世貪心不了名利恩愛之中便有煩惱憂愁
種種波瀾但失陷處必受五濁之辱也流者沉下也浪者
事盛也生者河圖也死者洛書也流浪生死者言人在世

在上生左眼白珠、在下生大腸、通十成已上、在上生右眼
皮、在下而生脾、由此而五臟、由此而六腑、以至周身三百
六十五骨節、八萬四千毫毛孔竅、莫不由河圖而生之也、
生凡如此、生聖亦如此也、夫人死之由、洛書而已矣、從先
天之河圖以變後天之洛書、又從洛書中央土去尅北方
水、則腎虧矣、北方水去尅南方火、則心虧矣、南方火去尅
西方金、則肺虧矣、西方金去尅東方木、則肝虧矣、東方木
去尅中央土、則脾虧矣、五臟一虧、以至六腑百體俱皆衰
矣、不死有何待哉、此死彼生、如波浪一般、故曰流浪生死
也、常沉苦海者、言酒色財氣、爲四大苦海、若不掃除、焉能
不沉苦海者哉、永失眞道者、因迷昧四字、常沉苦海、迷人
身難保、何能言道、豈不永失眞道矣、深可嘆哉、
是生大帝詩曰、識破河圖早下功、還原返本一眞宗、但能聞
出洛書網、壽比南山一樣同、
薛道光詩曰、苦勸人修不肯修、常沉苦海爲何由、百年富貴
電光灼、口氣不來萬事休、
翠虛眞人詩曰、老君清靜度人經、指出身中日月星、生死死
生由自主、佛仙仙佛在心靈、

超脫圖

超脫品二十四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惜清靜矣、 註 眞者落
實也、常者中庸也之許行揹也、道者無極也、眞常之者、所
言先天大道乃爲眞道、三千六百旁門乃爲假道、眞道者、
正心修身之道也、假道者、索隱行怪之道也、悟者第究也、
自者定然也、得者領受也、悟者自得者、人能窮究性命、詣
拜至人、指示修性修命之大道、還本還原之秘訣、方是悟
者自得也、非是教你在紙上揣悟、可能得乎、古云、達摩西
來一字無、全憑心意用工夫、若要書中尋佛法、筆光燄乾
洞庭湖、悟眞篇曰、任君聰慧過顏閔、不過明師莫强猜、正
此之謂也、得悟道者、是導人積功累行、感動天心、明師相
遇、低心求領大道、時常參悟其理、晝夜苦修其道、不可半
途而廢、只待功果圓成、丹書下詔、脫殼飛昇、方爲了當、道
德是訪道求道、得道悟道、修道守道、成道了道、有此六箇
道字、大丈夫之能事畢矣、常清靜者、常爲永遠淸爲四明、

靜爲安寧也言道成德備功圓果滿陽神沖舉三官保奏仙童接引過九霄上玉京見許佛謁　上帝會衆祖劫金母照功之大小以定品級依果之圓缺而封天爵仙衣綬帶以榮其身玉漿瓊漿以滋其腹三乘九品依功而定五仙八部看果而賜或居中天或居西天皆是極樂或居三十六天或居七十二地盡爲福地或居三清或居十地概屬清靜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依功定等毫無私屈隨緣隨分享受清靜之福豈不美哉豈不樂哉不枉爲人出世一場這纔是大丈夫人上之人也至此則常清靜矣

元始天尊謂曰清靜妙經是上乘修行男女可爲證金科玉律相同契九六乾坤再昇再昇羅賓天尊讚曰急尋清靜悟眞空收性回西莫轉東採藥鍊丹功果就超凡脫殼謁蒼穹降生天尊讚曰清靜經圖最爲先度人寶筏一慈船經文點破死生緣註解猶開井中天盛天古佛讚曰清靜寶經玄妙玄多蒙天一註成全有人得會經中理三教凡夫登寶蓮

老君清靜經註解全部終

正一眞人曰惟有此經靈驗行求必應好善樂施之人將此經刻印廣流傳代天行化有普救世人之心保而固家清平求子得子求財得財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災難無不感應此刻彼印彼刻此印流傳天下而不已也傳到一家奉行神保一家清平一縣清平天下奉行天下清平也

眾善合助貳券

悟　慧施敬貳千六百五十文　劉德普助錢三百文
覺　慧助錢一千五百文　何志恕助錢五百文
復　初助錢二千文　孔妙修助錢五百文
顯　阡助錢十千文　苗妙佐助錢五百文
慶　慧助錢二千文　郭延桐助錢五百文
怡　慧助錢一千五百文　端　慧助錢五百文
崔永昌助錢一千文　丹　圓助錢五百文
董成基助錢一千文　普　慧助錢五百文
孫振端助錢三千文　法　圓助錢五百文

時政圓助錢二千文　蔡明德助錢五百文
舒尚璧助錢一千文　劉成直助錢五百文
圓　慧助錢一千文　商永貴助錢三百文
徐殿甲助錢一千文　李妙選助錢三百文
徐殿科助錢一千文　延大姐助錢三百文
升　慧助錢一千文

余春江　羅伯穎　傅景文　會遵三百文
陸靜波　沈復敬送三百文
天津同善源信士弟子彭孝昌十二月吉日
郝少相

序

夫清靜經者乃道教中盡美盡善之第一書也而以說常命名豈無意乎溯自太古洪荒之時天地初開人心渾噩歲月不知結繩代政不知何者謂道何者謂德故心即是道而道即是心則後世之心教寓焉迨及伏羲氏後君尚揖讓民興孝弟朝野昇平上下觀感以先執厥中為口傳心印則後世之身教寓焉降至周初而道德興焉禮樂備焉東遷後人心不古而世道凌夷矣是以老子知時入亂於歸隱時演經常之聖道以化人而救世大旨欲人盡倫常而悟真常守有常以脫無常一片婆心人天普度此即為道教之源說經之始也嗣後國尚游說共謀求侵食之智民肆奢淫誰肯讀道德之書況經戰國兵燹之後秦火之餘未有不淹沒者也故漢有避穀之說晉有談易之派迨至唐宋之際書符籙者有之餅金石者有之種種怪誕延至如今不息即或有讀清靜者亦是謬解狐猜鮮有達其經中正義者良可悲夫今幸蒙汶水居士神傳妙筆語墜天花字字詳疏言言縷晰指破聖教之心傳說明清靜之原旨倫常為盡性之地功德為得道之梯証儒門之天命通釋氏之真空若夫動而復靜則道之真機自得濁盡歸清而道之大體立見與四十年之聖道真如紅日當空推三十門之邪說庶能燐火皆滅故明此經者內以遣慾澄心為功夫外以真常應物而臨事古人云在慾不為慾染居塵不被塵

勞誠所謂了事凡夫在家菩薩非聖道聖教而何或曰以此言之則龍虎嬰兒姹女之說何歸曰亦仙道之意不可執着也試將此經朗誦一遍有一字粘連鉛汞者乎迷者能自儆豈小補之哉書成之日命為序敢獻淺近之言深願同返太古之風云爾

皆

中華民國三年清和上浣敬書於營川

悟醫者王鳳聲謹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

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

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真道

太上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德執着之者不明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汶水居士註釋　海城顯暘王鳳聲
肅寧六泉柳藝林　仝校
天津聘之黃如珍
寧河壽椿王福庭

老君曰大道無形

道祖言說大道。正大光明之道。非區區小術旁門。或問果何樣式。曰無形無象。毫無朕兆。

講 夫大道者。無所不包。無所不注。運行六虛。體物不遺。即天地之大。莫不由道而生焉。何況人與萬物乎。然人既知由道而生。必須體道而行。天行其道。元亨利貞。人行其道。仁義禮智。其元亨利貞者。觀之無形。四時有序。仁義禮智者。見之無象。能應萬事。雖曰無形。斯昭著矣。欲明大道。默而細揣。思過半矣。順斯道者祥。背斯道者殃。然人誰不樂祥而避殃。苦於不得其門而入。專以私意窺度。難乎免於不走旁門。欲就其祥。而反致其殃。良可嘆也。究其所以。人在聲色之中。多為聲色所惑。今見

斯經。當體大道無形。能生萬有。如是考察惺悟。而道可明矣。

生育天地

以天地之大而昭明其道

講 其天地由道而生。及生之後。猶賴道以育之。而人亦然也。足見道不可離。何可自背而他尋哉。故儒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今人不知道是何物。竟致捕風捉影。或搬運吐納。或枯坐頑空。尚奇好怪。等等難云。不但與性命無益。而且傷身之處良多。然學者若欲辨明邪正。容易分曉。但問己心所存自身所作。與三綱五常。五倫八德。那件可曾實行。便知自家邪正。道之真偽。吾此數語。可作照妖鏡矣。不但照己。頗可照人。今註此經。專為破邪顯正。去人迷惑妄想。若有謗比註之謬者。定是左道邪人。註者私己誤人。必遭上天罰譴。是恐學人被誘。故立此言。夫太上立言。大道無形。生育天地者。正欲啟人覺悟。頻見真如。掃盡羣邪。如烈日當空。燐火皆滅。若有會悟者。洞見玄機。

大道無情

乃無親疎遠近彼此厚薄搬運作為也

講 情者人之欲也。欲有所之。即非大道。欲明大道。自審有欲無欲。便識道矣。

運行日月

運轉流行日月者。是道之所使也。非日月自行也。而道亦不自知。能運日月。實出自然。人亦不自知也。設若知之動止。是誰。即明真道。方可行道。

講 其日月之行。由道所使。而道不自知。然人之動止亦然。而

天行其道。元亨利貞。使萬物各得其所。人行其道。仁義禮智。應萬事各適其宜。豈鬼鬼祟祟私己之道乎。惟仁義禮智。乃古今經常之道。萬代不易真理。而今人以為卑近不足為道。返求高遠。致邪道叢生。正道淹沒。蓋正道者。君子行之易。小人行之難。而正道不行於世者。可知矣。誠能行此正道。不偏不倚。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豈專運日月乎。

大道無名

是無名可稱無名可狀

講 凡有情形。皆可起名。既無情形。名從何起。故曰無名。牽強曰道。而名尚難立。其色相非道可知矣。大凡丹經所立名色。及龍虎嬰姹。鉛汞水火。乾坤坎離。烏兎鼎爐。採藥燒丹。種種別名。無非象言。以發其道之運用耳。實無其象。實有其義。明道

者一日了然不明者茫然大海切囑讀丹經者不可執象泥文亦非作丹經者好事多言以亂後學之心實係欲吐其道難立其言為不得已以藉象言雖千經萬典亦難盡意總而言之能談萬有難述一無故大道之證無形無情無名可知也夫立丹經經書者專為後學悟道得訣之士以作心心相印耳若問口訣果是怎的吾曰怎的也不怎的眼前看把圓陀陀光爍爍赤洒洒活潑潑又名玄關又曰天機能悟之者言下見性知機者了然於心不能悟者吾亦欲告之其奈言之不出怎麼說怎麼不是不說纔是爾又不知奈何奈何吾告爾之捷徑濟人利物大公無私博學好問寤欲清心久久行之自有明心見性之時而亦知實難名狀矣

講 生長養育飛潛動植之物足顯道之全能

長養萬物 夫世界之最大者莫如天地最明者莫如日月最多者莫如萬物如是之大之明之多孰能生長運行惟其道也或問如是之能果何形狀吾曰容易知之觀天下之萬物則見其道之形情名色耳然不可以此形情名色以為道須知是道之能力顯化也欲尋此道麼丹經口訣有云一心象外冤休向世間求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道祖自云道原無名亦難起名故不知名而名者實出勉強

講 夫道之所以

夫道者 蓋其道之所以者果何朕兆耶

講 前言道之能力此以下言道之形容

有清有濁 清者陽也濁者陰也清者輕也濁者重也清者虛也濁者實也清者居高濁者居卑至清無象至濁有形各出自然非假作做

講 夫道欲求諸有察清濁之理而道可見矣然清濁者各有不同有清中之清有濁中之濁有濁中之清有清中之濁。莫不各得其所。莫不各出自然。其清者多明濁者多暗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清者流通濁者滯碍清者長生濁者無常人識此機定為上士既為上士貴清賤濁既知貴賤棄濁留清如何棄留體諸身心身體為濁良心為清常留身難存去難就易得其自然蓋人不明道者實因未識清濁之理而貴濁賤清也何以見之而人全以此濁陰之身體為貴而賤其清陽之良心愚之甚矣然良者天賦之良知此二者同出一理設知此良心為貴定不為身體所累也然人之好貨財快體膚者是以身為貴也如此比較清濁既明道可徵矣

有動有靜 動者陽也靜者陰也動靜者行止也

講言 前言清濁彰道之象此言動靜顯道之行清濁動靜斯道備矣何不悟之何不知之靜則養陰陰極陽生陽生必動動極則散未散之先名為至寶知時採取致之玉壺此係仙家以術延命之工而修士有知者未盡其妙或有用意領會者或有下手採取者等等不一似是而非豈不知丹經有云若能筆之有書皆非真訣也若非口口相傳心心相印焉能授受性命之真工也几能指出方所說出運用皆係仙佛指人擒兎之蹄治魚之筌若得魚兎何用筌蹄如彼之論如此之解似乎自相矛盾非也吾恐後學之人以筌蹄而作魚兎耳其筌蹄者法也其魚兎者道也欲得此真道必先淡七情輕六慾而情慾漸減真道漸增情慾減淨真道全彰設學人留心由此增減之句亦可悟斯道矣蓋道者即是先天一點真陽亦名真鉛蓋此真鉛原自外來故丹經曰青牛郎君來投宿缺少了二八佳人巧鋪床此正言汞由內生鉛從外至陰無陽不立陽無陰不留欲凝其道不可缺陰少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離了陰陽道不成又曰內外二藥又曰內八兩外半斤而今人不識其中真義專以眾求支離過甚誤己誤人吾不忍力闢其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然真道者豈離動靜乎夫動靜者不可專察身心亦不可捨身心而逐外求察乎天地體諸身心洋洋萬籟皆係活潑動靜之天機也故丹經云天人合發採藥歸爐斯可證矣凡丹經之指亦以義言後學者不可執象泥文其意義真實之理皆在文詞之外若着文詞不會其意老死無成或曰仙佛既有慈心度人何不明言何必以此意在言外言在意內等等妄誕之文惑人耶吾曰不然道本無形能生萬有既生萬有道失本來雖失本來猶存真道故以象言其義方得演其真詮導以有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

講 夫萬象中之最大者莫如天地故以天地動靜之理其餘萬物各有清濁動靜不詳亦可知矣蓋此經立言源流不竭而註者亦不敢間斷然天地清濁之體無所不包運行不息四時有序萬物生焉而萬物之地以載之然萬物雖濁莫不各含清虛真陽之炁其真陽之炁仍合於天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清無濁不顯濁無清不

靈清者善動而施之濁者善靜而受之一施一受造化乃成其機如此不亦道乎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講 夫大道之微杳然不見大道之顯宇宙難容故先以天地之清濁動靜昭之後以男女之清濁明之然清濁動靜者陰陽之正理清者陽之德濁者陰之情動者陽之德靜者陰之德其清陽之德為濁陰之情所累其靜陰之德為動陽之情所牽是以順施順化流而不返愈流愈繁愈繁愈亂亂極則竭斯人之道也亦發於天也若人識其機用其德而返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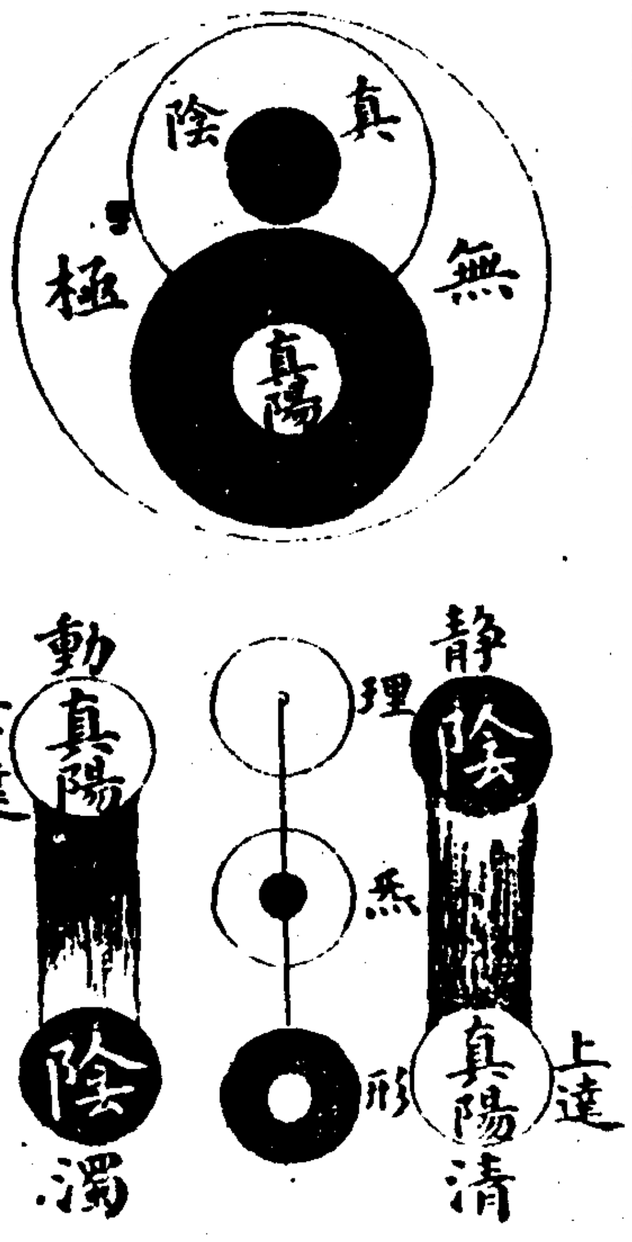
情即為逆轉樞機能盜天地之造化矣故儒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斯清濁動靜之理庶可知矣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降者施也臨也本者清也始也流者行也受也末者濁也終也降其清陽之本而流行於濁陰之末簡而言之一施一受

講 天施地受萬物生焉男施女受嬰兒育焉如斯之巧非其道而孰能之因人熟慣不覺亦不察焉故不以為道或曰縱然覺之察之三才萬物皆由道生可當如之何其奈我何吾曰然然而不知其味也苟知其味必有所之道聽塗說何足為取所取者識道之機所貴者知道之體若能體道即我也我即道也混然是道何樂如之故顏子不改其樂而樂此也孔聖樂在其中亦樂此也賢聖仙佛各有其樂各得其樂吾之樂若是乎知我之樂者其孰歟又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信不誣也夫樂此道者非樂其搬運吐納採戰枕禪枯坐頑空執象泥文野狐邪說等等之道也乃樂其天然自得之道也若非識此降本流末之機而天道由何而得哉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濁由清而生清賴濁以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靜由動而立基動因靜而遏止動極則靜靜極則動陽極生陰陰極返復遷變

講 以上十八句計八十一字字字珠璣皆演道之精義施佈長養三才萬物之能以其廣大高明深遠繁衍之實以言其真陰好靜為動陽所擾隨動陽而化濁陰其真陽好清為陰所牽隨濁陰而成動陽陽動極則散陰濁極則死觀其陰陽



動靜死散之機則身心家國天下之理盡矣蓋死散者皆不用其德而專用其情耳情盡則乖乖極則亂亂極不死散而何而後學之君子有身心家國天下之責者可不慎歟縱無家國孰無身心何可致之於死散也哉夫德者非俗人所稱之德也即陰陽之至德也其陰陽之至德即陽之清陰之靜也其陽之動陰之濁是陰陽之情可知矣夫用其情者凡也用其德者聖其清者濁之源由聖而凡也動者靜之基由凡而聖也凡聖交參其機如此而機之動者由清而來可採由濁而生莫用機動於濁因情所感形與體交則生人機動於清者由天而來形與理交則成聖而理寓於形中故形因形能活動而形不知還有我之天理真形也於是貪聲色好貨利驕奢淫佚快其體膚妄耗真形漸虧天理而天理愈虧真形愈耗天理愈虧而真形愈耗兩相互傷愈傷愈甚理傷猶存其知名曰識神形傷盡則無形果傷盡神無所依無依則離身則死死之後名曰陰靈宜然猶戀世之聲色貨利亦許因業緣而脫化亦許因孽累而沉淪此皆因能動濁不能清靜者故有是果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人者指大地之貴賤賢愚等等之人也能者果能如是也常者真常平常不異也清者天之精靜者地之粹天者天之理地者地之義悉者兩相照也皆者毫無遺漏也歸者歸成一體也

講

大凡天下之人不論賢愚貴賤皆可與天地合其德歸成一體也而不能合其德者為其不能常清靜耳然此常清靜者務由常字着眼此悉字着眼悉者兩相洞照實由真常不昧也然不昧真常者實因知天地氤氳精粹之理焉也既知之必體之體體相因非歸而何夫此歸者非是作做乃係同類相得因我知天因我體天天方體我兩相不背故曰和合故經曰水就濕火就燥亦此義也然天地悉皆歸者惟歸其清靜有其清靜惟因有常而常與不常在人之能與不能也夫常者日用倫常也平常也庸常也真常也平常不可務高庸常不可尚異倫常乃真常之用真常乃倫常之體此體者真而不偽常而不改永世昭昭之天理也此用者五常五倫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仁者心之德也義者理之公也禮者節之文也智者明不惑也信者誠不欺也苟以仁義禮智誠信於天下則萬事萬物莫不各得其宜而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設如天時未到聖道不興顛倒是非以邪為正其五常之真理不能公行於天下則又當以五倫之分而各盡其職其五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君不仁臣不可不忠父不慈子不可不孝夫不肖妻不可不賢兄不友弟不可不恭朋友不信我莫數之不規夫臣不忠子不孝妻不賢必三綱以振之由上而臨下也猶須以用其宜方為以盡君父夫仁慈倡領之責也而弟友不歸三綱所統者為其平等耳而弟不恭凡不可不友其朋友只有勸善規過之責倘若規無可規勸無可勸則有棄止之時而兄弟之友愛者不可問也夫以上所論者皆天理之條目以盡各職而應萬物莫不各有當然既知當

然煩惱何生障碍何來煩惱障碍盡滅而清靜不欲生而自生焉然清靜一生是謂之中而天地之理悉與我之理悉混然合一則天然之真道證矣故儒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天地位焉夫聖賢仙佛亦未嘗無喜怒之時也然其喜者莫不關於天下得宜然其怒者莫不關於天下有益夫如是之喜怒未傷其和與俗子私念成敗之喜怒相懸霄壤矣故儒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萬物育焉同一意也而學者何不辨哉欲行其道先盡倫常然倫常者實天理之條目次序也次序不紊天理昭著而浩然之炁塞於宇宙之間非道而何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而可知不離日用之倫常不孝之神仙其孰稱貪嫉妒之聖賢而忠臣孝子烈女節婦青史黃卷歷歷可考吾之言豈

妄也哉為今多事之秋人心思亂尚奇好異邪道叢生妖言日熾煽惑愚人欲錢財華美妻子聚衆人位自尊榮一味欺心皆理籍真招牌賣假貨物若是之徒豈一二哉吾為世界哭吾為愚人哭識吾之哭者必不受其惑今觀世道之慘故不避左道之嫌力闢其畧人之網而受漁者得脫牢籠矣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

神者人神也清者清陽也心者妄心也擾者攪也此清陽者乃神之源也好清者是好而未得也可知已失本來而未絶本來正係元神識神兩可之際而妄心又為擾之則將入清而又濁矣

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

自然安靜由勉強而逮自然矣

講蓋欲遣其慾者無別法也惟其理可能遣之然其理者為倫常萬善之主腦也夫人不能遣其慾者為其背理反常

一炁統之而神之清者炁抱於神神之所用者而炁注於心心之所之者而炁散於慾慾於色者其炁由眼而耗之慾於聲由耳耗之慾於香由鼻耗之慾於味由舌耗之慾於觸由身耗之慾於法由意耗之然耗炁之處豈此數端而已哉夫心生炁散心泯炁回其心之好靜者係靈明未昧也慾之所牽者為物所累也

夫人心好靜而慾牽之

人之心好靜未得其靜者為慾牽連耳心有三心慾有六慾三心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六慾者色聲香味觸法也

講夫人之心神慾三者同出而異名只可清濁動靜善惡邪正之分然神之所用者為心心之所之者為慾斯三者由

非吾未見抱天理而爽人慾者吾未見人慾淨而心不靜者然慾盡淨則天理純全天理全則大道成矣夫人之不能成道者有三一不信天也二不識已也三不誠其當也然誠其當則禿不散識其已則心不惑信其天則自不欺不欺則明不惑則智誠其當則正炁凝凝而不散明而不昧則體用備矣其體用之備猶賴不惑不惑之因出於識已識已者得訣矣其訣者難言也為其難言真道失傳惟恐失傳勉強立言三教經書未盡其義然盡其義者始知三教經書章章藏道句句含訣其道訣之含藏者非著經書之特意含藏也乃係後學人之天真自含藏也欲返天真先遣其慾欲遣其慾先盡倫常倫常無虧慾自不生其慾不生而心自靜心靜知機是謂真常真常者天真也天真獨露昭昭自覺常覺不昏是名得道又曰得訣

清靜經原旨　十三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者沉也心者人心也神者人神也自者自然也清者清虛也夫心不沸騰神得清虛而炁自舒暢矣

講　蓋澄心遣慾則心靜神清其靜者陰之德也其清者陽之德也然陰德由靜極而生生則欲動動則欲施夫其欲者欲施於濁隨濁而化神由何清清濁之際專賴於澄順生逆用巧手神功清濁動靜由是而分能遣其慾者必本天之理能澄其心者必知炁之機炁歸於理號曰取坎填離

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自然者不勉強也六慾者色聲香味觸法也不生者不萌也三毒者貪嗔痴也消者化也滅者盡也

講　夫此六慾者最能敗其靈明耗其元炁其三毒者更能汩沒靈根竭其真陽然人欲保守靈根真陽必須先除三毒六慾欲除三毒六慾必先靜心清神欲其靜心清神必先遣慾澄心欲其遣慾澄心必先明理盡性苟能明理必能遣慾苟能盡性必能澄心其遣慾澄心尚賴勉強其心靜神清已出自然自然而然毫無牽掛六慾三毒由何而生循環之理相因而起以上由而生萬物之下句至此共計十四句六十三字皆言道之順逆清濁動靜之機凡聖交參之際先勉強而後自然

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

清靜經原旨　十四

也　不能者言其心不能靜神不能清夫未遣澄者其弊在不明真理不識真機也

講　夫論修道之端不一而成功一也而三教聖人立言設教各有精義以順天時人情而導之然引導之法以發性源各有不同有頓法有漸法有漸中之頓法有頓中之漸法有漸法中之頓法有頓法中之漸法蓋釋教之立言頓中之漸漸中之頓也即如此經之言先通然此遣慾澄心者漸法也心靜神清者頓法也而頓中漸漸以漸法導之後以頓法覺之夫頓者頓悟夫漸者漸貫中頓互相可知矣夫儒教之漸法者即是倫常之道漸學漸知漸知漸行漸行漸明愈明愈堅愈堅愈誠堅誠不變理炁自凝凝而不恃大成乃化道曰還虛釋曰解脫然釋教之頓法者專

言真如性理夫真如不動湛然太虛而命寓其中與然其專言性理性極則命復命復則性著可知性即是命命即是性其性命之道實同出而異名凡後學者多不知三教聖人之心是以分門別戶各立一家而道家言儒釋不明性命雙修之理而僧家言儒道不明禪機而儒士闢佛老皆係異端如是之紛紜互相誹謗皆係未達之人焉知三教同出一源三聖同印一心不然則孔聖何問禮於老聃又讚西方有聖人之言斯可證矣若曰不明性命學庸何作漏盡何名若曰不明禪機何言大覺何言至誠前知然文詞不一義理不二而今之學道者不明三教心法猶其甚焉開口論性命逢人講陰陽究不知陰陽性命果是何物或以頑空為煉性或以採取為結命或以某竅為玄關或以某穴作玄牝種種異端難以枚舉似是而非猶有可原惟

有一種蟲毒之類專自托言已得聖教真傳可修最上大法雖夜宿妓妻美妾與道無妨天時一至自然成佛作祖而一般無知愚人貪其便宜受其煽惑而富者以金錢逢迎置華美房產膏腴良田為師養身煉道又置艷婢麗妾以預宣淫反曰還丹唾唾唾此等野狐邪穢之道吾不知將加之以何刑誅天早預是刑誅而貧者入斯道猶為更難遵以師祖使以奴婢分派四方遊行勸化播揚真人出現或曰彌勒轉生以愚惑愍財以肥蟲首以替引替入於無限深坑臨死之際猶恃師祖救命若是者死不回頭良可慨也又有一種絕塵教克己倫常不講專以夫婦隔離發誓永遠自能成道云云若是毒辣手段獨能斬種絕嗣但不知入斯道者之祖先與該盲師有何究尊被滅其族斷盡子孫所幸者天有好生未假其便該道未得擴充倘

如人君尚德萬民法之天下自治亦能久遠斯王道也人君尚武萬民效之天下強治焉能長久斯霸術也夫人之修身者亦然而心君泰然百體從令豈拘拘此一端耳而修者亦不以不戒色為是亦不可以專戒色為是總以窮理盡性義精仁熟為正宗則心自澄慾自遣矣

能遣之者 指能除慾澄心之人

講 以下皆言道之妙用自然之效由空來仍還於空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內觀其心者返照靈明之心也心無其心

者而靈明之心不可著於有相之心也

講 大凡求道之人莫不心有所欲也既有所欲即失道心道心先失愈求愈遠矣夫遠者非道遠人也而人自遠道也如是審之豈由欲求而得哉欲有所之道心即滅而道心惟微者如是也故古聖之教人必先遣其欲後照其心遂曰內觀其心可知由外回光返照其心猶恐學人着於血肉之心故曰心無其心又可知是靈明之心而何心之有故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同一義也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外觀其形者外照身形也形無其形者有身莫着於身也

講 上句言不着於心此言不着於形蓋人在形色之中以形色為我而不知無形色是我則為修道解清淨自生煩惱何起障碍何來夫有煩惱障碍者全未解脫色身也若以色身為重則至道不凝怎曰復命還丹故古聖云尚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德者出於性天之正非俗夫小恩沽名之德也夫斯德之名喻不一易經喻龍解為陽德丹經喻命又曰真陽又曰天一真水又曰玄關十名萬號難以枚舉總不過其一也天地無斯德不立日月無斯德不明萬物無斯德不太虛空始見如來大尊者噫此鉄饅頭誰能咬得破咬若說難無所得方為真得有所識無所得太虛真空皆是我若能踏碎舉而知採可立命基夫採者須採其清逆運三關又有上下肩橋之危採之得法則金龜縮首後天補足此小周天之工完畢矣此乃道教以術延命之工有為之法也若修者以此為是固執不化只可延年益壽稱為人仙亦難避三災之劫而入在聲色之中修此有為之法尚易而又難得其全旨也安耗精神多出聖病誠為易中之難夫大周天之法天人合體理兎歸一形無其形當會其意得之最難行之最易一得永得實無所得識無所得方為真得有所識無所得太虛真空皆是我若能踏碎太虛空始見如來大尊者噫此鉄饅頭誰能咬得破咬若說難誠其難千枝萬葉怎尋源若說易誠其易千經萬典不用記夫大周天之工夫即釋教之最上乘也儒教之明德真工也明此明德者即為得道然明德者不可作一解不可分明用明是明

也德是德也統而言之故曰明德明是明不知其德而德在其中矣有是德不明是明而終必明矣夫明者難識也德者難言也天行其德萬物發生君行其德萬國咸寧人行其德範脉流通用此德者為明所以明者體也德者用也明德全備體用會極已會其極則成道矣蓋性命之論出於丹經丹經之真莫過參同參同之義法於易經易經之奥發於天心天心難言藉人近於象厥故喜弼丹經發出修士乃云後出丹經象易象情不成之故執象泥文不明天理奇怪叢生修士雖多成者幾人不糊云自立一家設法網人妄自高大為師為尊以假傳假誤己誤人孽債收盡定墜沉淪為學君子聽吾約云倫常先盡實踐實行濟人利物充已精純私欲克盡定能明心見性更要辦明大公無我即是真人怎曰修道怎曰成神永公是道至公是神為學君子樂見樂聞不用妄想自能出塵吾若誤爾永墮沉淪為闡邪正忘記正文外覩其形形無其形既無其形何當有我人我皆無何及此公之妙難言難言若知難言便見無形

十九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遠觀其物者遙照萬物也物無其物者照物之理空物之質不為物質所染也

講夫物者即天下飛潛動植之萬物也凡物之生成莫不各具一理然理者炁之初也物者炁之成象而炁之聚散即

物之生死炁消則物象頓炁盡則仍還於理夫人窮其物之源出於炁炁之源出於理蓋理者無始無終昭明今古永遠不滅儒曰無極亦曰天理道曰玄之又玄釋曰真空妙有以位稱之曰上帝曰造物曰無源古佛曰無生老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合而言之總成一佛一聖一真散而言之千真萬聖百千萬億佛同歸一理理之一動真炁流通散於萬有各得其生故曰蠢動含靈皆是佛性如是詳之孰非佛子孰非仙孫夫人之不能成仙作佛者惟其背天理也着相也不覺也好奇也偏私也故以天賦之真寶殉於私物也若能窮物之理溯物之源能盡物之性則能盡己之性矣故儒書云致知在格物夫格物者分開物之理炁也非格物之陰實博物之名色也故朱子補大學五章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二十

知有不盡也言物莫不有理者言其莫不有天賦之性理也未窮者未窮其性理也知有不盡者言物之性理不窮故其天理不能盡知也而後學者不知朱子本意竟為誤解反誣朱子言格物是博盡天下之物出處名色之理方能知至此誣之甚矣彼又自見一理言其格者格除格出之意必須除去物慾之累方能清靜無染自然知致矣然此理之論似是而非苟不能窮物之性理即不能盡己之性理若是性理不明決難除物之累夫除物慾之累全在格物之功而除物慾者在格物之後矣天理一明物不除而自除矣蓋人之靈受氣拘物蔽之累不易解脫若非知天理之至孰能輕財淡物苟非知致之誠而輕財淡物者必有所之或以賤而易貴或以少而換多夫不利於彼孰肯捨於此若以茫然無知而竟除去物慾之累者未之有也以

格物作除去物慾之解豈其然乎夫物無其物者而理有其理也知有其理不徹於物遠觀無物內觀無心外觀無形如是之觀無象有理無不是理混然天理理即是我我即是理物來應之物去已之坦坦自如蕩蕩無拘聲色貨利難識其機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三者心形物也悟者悟其無生也既然悟透惟獨見於朗朗真空也

講 實象可指虛空難言。夫道之難言者此義也心無其心內空也形無其形外空也物無其物遠空也此三空者合成一空空無限量無所不在故曰大道欲傳此道無有受主欲受不傳因爾未悟不悟亦傳奈難出口勉強說出又着諸有惟着省察全在不欺

諸有迷失真道愈迷愈失愈岐真道失傳甚為可惜陡然悟透至簡至易不用財寶不用氣力無不是我何樂如之操存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觀空亦空者洞照於無所空者將此不着於空之心亦當消滅也

講 夫觀空者仍出有心。既有是心。空有所着。既有所着。而真空無所空矣雖觀空。亦須空其觀空之心也既空其心則

古今之興衰歷歷可攷矣然人不知真空之妙則常有背理之行若明真空是我我是真理以理應事即為真道事已之時惟覺真空與道合一猶有何道之論哉或曰如是之論皆係性工之理非性命雙修之道雖然修成亦是陰神靈鬼不足為是吾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夫性命雙修之論出自丹經而三教古經無此性命雙修之論雖無其論實有此理今有此論而失其理也惟中庸言其天命之謂性者亦非言性是性命是命也乃言天命賦於人者即謂之性也然天命者原純陽也散之於週身內外則知覺運動備焉施之於後天五臟則喜怒哀樂生焉而天命之真陽如是之施散則失本來矣陽而化陰是以謂之性也然天命之真陽發散則又謂之炁也其炁之發仍連於性仍合於天而炁屬陽含於週身其身者陰質也統含其陽

外陰而內陽故曰坎中滿也其天命真陽以施散而失其中矣
外陽而內陰故曰離中虛也離屬火也坎屬水也火上而水下
故曰火水未濟火炎上則思慮不絕水潤下則道情恆生此乃
凡夫任其順行縱慾肆淫之道若修士則逆轉機權握造化
由凡而聖也以丹經論之言其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然煉精者
非煉其有形之濁精也乃係靜極陽生之炁迫於陽關之精準
也採之仍還於炁故曰煉精化炁炁然此炁者非呼吸之氣也乃
先天之真炁此炁不散曰立命基矣煉炁化神者專以心歸神
清情慾不擾而炁自回矣又曰復命之工採藥歸爐藥產之時即是一陽來復又曰正子時

總然知採若不明真如性理採之可致何地孕或以意領或以
手採引過下崔橋再過尾閭夾脊玉枕泥丸上崔橋下十二重
樓歸於黃庭若無真陰相合如男子入於空空豈能久居竟逸
得遂失且不致生意外之病設若從前部氣海等處引採則大
有危險引起衝脈上逆恐成難治之病學者當自警之不可誤
作誤為也以上所論皆係有陽無陰徒煉無成而道門中以此
為獨得真傳究不知未得修真全旨也然全旨者總以識得活
子時認的真如性方能貫通金剛道德周易學庸等經之正理
也不然則何曰性命雙修惟古經之文專言性理則命寓其中
矣再欲言命恐學者執為兩端以生其惑耳而人心好奇以此
庸常聖道學為不足行憚其艱於是不合其私意仍有成聖成
佛之貪揣之成聖成佛之法定然另有機秘真傳若說不秘已

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而孔聖立此言亦因彼時之弟子多有不明者常懷夫子有吝
傳之意故夫子自明其心以解其妄也故聖人之立教全以三
綱五常五倫八德之工不言性命雙修而雙修正寓其中矣辟
如仁之一字為萬善之首其功全在克盡私欲方為造到苟能
私欲盡淨則天理流行與道教之神清炁同一義耳夫此真
炁者非義精仁熟而不能攝稍有私欲其炁隨欲而化蓋此炁
者道曰玄關又曰活子時儒曰浩然之炁易喻曰龍釋曰金剛
又曰舍利若能與神相抱不離即曰金丹又曰復命又曰性命
雙修然其炁惟無象而難認惟無狀而難言故千真萬聖實盡
無限婆心留下千經萬卷惟願凡夫同明此造化全功之真炁
也故正言不一為因時因人而教豈可一味固執夫陰神者實

有此理條明其覺性不肯克己常為私欲所牽因德而執德者故為陰神心以因而定果若無寔德而有覺者名曰陰靈不能久持仍隨緣而脫化此之謂陰神陰靈也豈可一概而論哉

由若以如是之說則丹經所論採藥燒丹入爐封固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皆妄誕之言乎吾曰不然夫結丹懷胎乳哺之論有是義亦有是兆然其兆由炁所凝而炁之凝由神之清是義亦有是兆然其兆由志之誠志之誠由心不欺心不欺由覺性明覺性明由窮理理之窮由好學也故順逆之發莫不有源然此結丹等兆雖由誠心所致亦由誠之中有此結丹等念故有是兆也此兆雖有亦不可執着仍須煉神還虛之工再煉虛方能合道可知前之所煉固非至道矣故人之所好心有所之所之至誠故有是兆是兆由誠所感亦未造其極也故三教聖經不重於此直達

其所以覺後學而後學者仍迷不悟也竟着於性命煉丹之工則以五倫八德之真理作為別論吾故為之辨明而今之修士或多閱幾卷丹經以為獨得之奇時常高談闊論亦許展才編作批評註解究不知古聖之心而竟枉費精神猶是徇尾續貂自是以惑人也又有一等成神之心最切者而不作神聖之事亦不存神聖之心誤受偽師之傳晝夜盲修瞎煉亦許耳目失常亦許肚大體羸亦許瘋顛如是受害仍然不悟自陷引他良可嘆也皆由氣質之心不化故好氣質之習以氣順而迫氣質致氣質而失其常故生其病也即如修丹雖得真訣若夾襍念採其藥而藥亦難留遂採遂散終成陰靈之鬼豈皆陽神乎若不知修丹者只能克欲純仁雖不知採而藥自採矣不但自採而且永結不散雖無修丹之名亦是陽神豈皆陰神

考清之至也然者合乎當也常者不返復也寂者靜之極也無相方合真空乃成大道而人心不覺真空妄求真空仍着相而不空必須由空推至無由無推至無無而無其無無之心再為消化始能湛然清虛寂然安靜而不失其常矣

講 夫道者至簡至易極其庸常而人返求乎難故自背其道矣而古聖化人欲指其易而反致其難恐着於難而仍於易此經立言專指虛無真空而後學不知其易者仍是茫然無知若問果是何義古經云身在大海休覓水月照幽溪見真禪

寂無所寂慾豈能生 靜之極而無可再加欲遣其慾先靜其心靜心之法賴於悟空夫空者不悟而難明既明真空心不靜而自靜靜極而安寂無所寂矣則

六慾不防其生而自不生矣。

慾既不生即是真靜 六慾既然不生即是真靜之德

講 夫清靜之理必先靜而後清欲留其陽先養其陰陰求陽易陽求陰難貴陽而賤陰陰陽多必亢致亂其常然其陽者豈勉強獨留之物也哉故三教聖人立言專在明心見性而命在其中矣故此經之精義先明清靜之理中言真靜之基後發清靜合一自然之理也譬如瓶貯濁水久靜自清清從何來由靜而生靜者陰之德清者陽之德其陰陽之德本一體而兩用豈可分為兩相也有是靜必有是清不能靜而得清者未之有也不克己而成道者未之有也吾

嘗見妄想神仙者偶得採藥之法畫修夜煉忘寢廢餐其一片辛苦實屬可嘉其奈未得其宜何也而成神之心過重有是心而妄念生妄念生而真炁耗真炁耗其神怎成吾望修士淡盡人情事先克己克己純熟私欲盡淨方符真靜之旨也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 真常者五常之純粹合一也應物者交接天下之萬事萬物也真常得性者由應萬物而得盡其性也

講 未此真常者用之則仁義禮智信也收之則天性真如也如是則得盡其性矣故孔聖云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同一義也事之多端惟義是從何碍之有非真常而何哉

常應常靜常清靜 去則以理遣而已之而常得其無為清靜矣

講 先以六慾不生而推至真靜以真靜又推至常應常靜始得其常清靜矣足見其性盡而命自復矣夫靜者真陰也真性也清者真陽也真命也若能以真性應物不迷而神自清炁自回丹自結矣即如水之清者始於靜其清者曰湛曰潔曰淨仍是水也其分別者亦不過清濁耳而人之性命神炁亦如是也性迷則神昏性覺則神清神清則炁回炁回則命結命結即是結丹也吾恐學者誤走旁門故為如是之辨也上士聞之心心相印中士聞之半信半疑下士聞之必以此論為不知性

命真訣吾再無可為之辨矣大凡詳論道理講陰而未講陽則陽在其中矣講命而不講性而性在其中矣苟知陰陽性命清濁動靜之細理原係一體難以分別則道可明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如此清靜者承上句而言漸入真道者不思而得也

既入真道名為得道 既然入其真空妙道一無所得亦難名狀

故強起名曰得道耳

講夫言其入真道者亦勉強也非出彼而入此也乃出迷而入覺也出於私而入於公也去人心之險而復見道心之微也解脫煩惱而得其清涼離此岸而到彼岸也本無所入方是真入故起名曰得道也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雖然起名曰得道不無所得之故

講夫人欲辨道之真偽者自察其所學之道求有所得否可知真偽矣凡可口陳指畫者皆係引人明道之法也非是

道也凡得真道者皆係窮盡其理而後覺悟再得明人指點以證之兩心相印洞悉天機雖名為得非由外而得來非由內而不悟之果能口陳於外筆記於書不用參悟而能授受可得者則古聖仙佛早即授人矣令天下衆生同證天道方遂古聖之心願也焉有嫉妒隱而不露者乎若云經書所載歷有所傳何曰無得豈不知此係引人明道見性之法也若比較古聖仙佛所傳見性之諸法最妥最快者莫如抱守三細五常五倫八德以盡其職也進一層明一層覺一層得一層何其穩當也奈於世人好異鄙其平常又與私心反對故不學也嗚呼真道因此失之久矣

為化衆生名為得道

為化衆生因衆生習性所知者以導之而衆生所好者莫如得其所欲故以明道而為得道也

講夫人之所欲者莫如長生不死而好長生之因因貪天下之物則迷失覺性真如仙佛施憫為啟其迷以正貪而易其偏貪也正貪再無則生死關開生死不關則何貪之有一無所得名為得道

能悟之者可傳真道

能悟者指悟其道也傳真道者兩相授受真傳猶賴於悟也而不悟者豈能得道豈能傳道也哉

講夫得道之機實出於悟而不悟而得者未之有也然悟者亦須有法故古聖仙佛歷有講經說法之旨因聽經開法可致言下見性也

太上老君曰

道祖之立言先指大道之能次言大道之形次言人與道同次言向道之效次言背道之因次言持道之果次言行道次言不能行道之由次言漸漸入道之妙此節之下乃誡人不可背道之常其末又言道由悟而得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上士者明人也下士者愚人也爭者與讓

相反也其明智之人尚德性而淡聲色故有仁如之謙讓以養德也而昏愚之人只知有聲色貨利不知德性是何物故爭其聲色貨利而竟失其德也

講 夫明智之上士欲有所之先溯其源其爭與不爭各有得失之利弊也爭者人必以爭相禦之因其禦則爭不遜而設書爭之謀而更危矣不爭者失之本讓者得之根凡人之好爭者而其驗與不驗關乎德之執與不執若以作德專執名位之享則恐不驗若不執於所享則必有是享其世界之享猶有不足則還有無限之大享受也然以德為德者何不戒哉

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

心 眾生者指天下眾人也真道者本然之天理也妄心者括言七情六慾也

講 夫妄心一生真道即泯妄心一滅真道即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人心道心本不二也所分者只在染與不染也其凡聖者即如是而分也而修士何不去其妄心也哉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講 神即是心心即神也籍兩端之名以分是非也夫人有其妄心者慾未遣也理未明也心無主章隨妄而馳神馳則相馬能大而化之故有上下霄壤之別也

執着之者不明道德

講 凡人之作德心有所為必有所貪既有所貪而覺性已迷何德之有故大德必得其位祿名壽之享者乃德之驗也其驗與不驗關乎德之執與不執若以作德專執名位之享則恐不驗若不執於所享則必有是享其世界之享猶有不足則還有無限之大享受也然以德為德者何不戒哉

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

心 眾生者指天下眾人也真道者本然之天理也妄心者括言七情六慾也

講 夫妄心一生真道即泯妄心一滅真道即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人心道心本不二也所分者只在染與不染也其凡聖者即如是而分也而修士何不去其妄心也哉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講 神即是心心即神也籍兩端之名以分是非也夫人有其妄心者慾未遣也理未明也心無主章隨妄而馳神馳則

然散盡則死然修士欲其不死可自問其心有妄無妄即知死與不死矣

既驚其神即着萬物 驚者驚走也驚走其神而馳於外也神既外馳即看諸有則受萬物所使也

講 外馳即看諸有則受萬物所使也

既着萬物即生貪求 既然着於萬物而貪得之心遂即生焉

講 因有貪得之心而着萬物因着萬物始有貪得之心此兩端本乎一派若去一相則兩相皆無無有貪求自不着物若不着物自無貪求若無貪求自合真道矣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既生貪求之心則煩惱寇其中矣

講 夫貪者之苦猶過於求而求者不貪貪煩惱有限因貪而求煩惱無已多求多求無厭有得有失得之煩惱無已然貪者求之已得仍欲失之惱恨可知貪求即是煩惱矣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 煩惱足壞元性妄想有傷元神憂其心苦其身心憂苦由煩惱妄想而致元性元神能無損傷乎

講 蓋人之煩惱者有從有止惟妄想而常無已時煩惱發作多有聲色人多知覺故多有戒止之心其妄想無形則常不自知隨其所即而身心受其累則憂苦無盡雖憂苦難任問其心有妄無妄即知死與不死矣

便遭濁辱流浪生死 便遭者容易遭遇也濁者三毒境實五濁凡形也辱者下賤之流也

講 此兩句承煩惱妄想而來蓋人之禍福貴賤美不自招今受是果必前有是因此言濁辱實由煩惱妄想招來不獨者不死不貪者不辱蓋清者不生不滅不榮不辱凡人之妄想皆從有相而生有相者因未空未空者因未悟未悟者即不覺不覺者以何空而有相無相在空與不空而空與不空在覺與不覺此覺之一字即三教之新傳也故釋曰圓覺道曰大覺儒曰明德若能明謂之得道若能覺亦謂之得道自省覺與未覺便知真道偽道何可掩耳盜鈴自莊作以為道耶夫道者明覺也若能明覺焉能遭濁辱而流浪生死也夫生死者有兩層若能分明兩層則道將明矣有生中之生死有死中之死而生中之死有生中之死而生者是在生時悟覺真空身亦活而性亦活故曰生中之生也死中之死者係人臨死之際難捨塵世之物手忙脚蹬不知所之而身既死性已死矣故曰死中之死也生中之死者是在生之人不覺真空自性以多貨利為榮

身在為生。覺不知真性已泯。故曰生中之死也。死中之生者。在生了悟真性。臨死自如。而歸不以死為死。故曰死中之生也。以上四條。只係兩端。生是死之本。死是生之根。蓋人之以有身為生。以亡身為死。故曰永死。由是流浪生死也。若能辨明覺性為生。迷性為死。則能永生不墮生死矣。夫人之學道者。打開生死關方能了道。其了道之機。在辨清濁。其清者真如覺性也。其濁者五濁凡形也。真如覺性無聲無臭。應萬有而無形。俗人難識。五濁凡形有色有相。搬運萬物。非其所能。而肩夫易認。故真修之士。貴清而賤濁。清者無象。故無生。無死濁者有形。故有死有生。其生死之機。乃自然之道。其分晰只在覺迷也。故曰屠夫丟刀立地成佛。何其速也。而覺之速也。嘗見苦修不悟。一世無成。何其遲也。而覺之遲也。由是思之。不悟者至艱至難得悟者至簡至易。故孔聖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同簡易之意義也。夫人之一體有清有濁。由自取也。貴清者雖死亦生。貴濁者雖生亦死。清者有權。濁者無權。故濁而不自由。是以流浪生死也。

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常沉者。永墮沉淪而之無邊無盡也。永失真道者。自性迷真也。

講 此二句亦由上句推來。蓋人之常沉苦海者。只因迷妄迷真則無時不苦也。普觀天下之人。不苦者其孰歟。然人之大關得失兩端。苦於得又苦於失。常失常得。苦無已矣。若得失不相關。何苦之有。其不相關者。非大覺其孰能之。故經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無邊之苦若脫之時。又如是之速也。只在回頭日前迷得失。注注無已。回頭望月體若清虛。即是真道。何樂如之。樂道無倦。真道何失。不失真道。苦由何拘。此苦樂之機易猶反掌。而人何不脫苦以樂道耶。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

常清靜矣 真常者。是覺性真如常昭不滅也。之道者。指其真如即是真道。除此之外再無別道也。悟者自得者。指其能悟之人。仍自得也。非從外來。所與之也。得悟道者。言得悟其道之人。而悟有所得。自能常清靜矣。

講 夫清靜者。為一卷經之大主腦也。然此清靜本乎自然。非勉強作做之可為。此清者清陽之炁。活子時也。靜者真陰之神。活午時也。此活子午真陰陽喻了千名萬號。亦不出此二端也。此子午者。為十二時之綱領。子為六陽之首。午為六陰之首。如子時之過。其下五陽當值。其五陽之內仍有子炁相含。其午時之義亦然也。雖交午時而午炁生於內。其外仍係子陽之炁相含。故曰離中虛也。雖交子時而子生於內。其外仍係午陰之炁相含。故曰坎中滿也。雖十二時仍歸子午。雖有子午之分其二炁仍循環相連。雖言是二。仍是一也。其清靜性命陰陽之理同一義也。豈有性是性命是命。陰是陰陽是陽。清是清靜是靜分作兩端之論耶。為道難言。分而論之。所論之義為覺學人因不明其義。則細而詳之。愈詳愈多。愈多愈亂。而學仍難明。再加後出之假道。狴禪圖騙。供養妄談空玄。或者註經。或者留卷。自崇為師。自陷陷人。如是紛紛。而真道更難明矣。故

仁久蘊發婆心以覺後人故著此清靜一經以人之易知易明者而詳其道之精義也俾人同明覺性所以未襮一言假象全以真理推之由清靜始亦由清靜終可知此一卷真經只清靜二字矣其清由靜生靜由真覺真覺由悟如是之推此經何嘗有字可稱無字經矣而悟者必須先有眼力攷察真師良友時時談性理陡然言下見性即為覺悟真空再就有道而正焉彼此心心相印大覺無疑即為得訣又為兩相授受之新傳者也是經之註專為升堂入室者觀其門外漢必不為然

詩曰　所註真經少妙玄　意憑先覺覺後賢　倫常日用從中取　清靜工夫要細研

跋

人之所以不明夫道者大抵皆為物蔽欲累之也夫物欲豈能蔽人累人哉亦以人之縱情恣欲逐妄迷真甘為之蔽甘為之累耳老子甚為憫之不忍坐視於是作此清靜一經以指破人之迷途使共登於覺路其所以救世之心深且至矣無如世人不知細玩每至升髦棄之因是求道者多明道者少甚可惜也今汶水居士深窺奧妙洞悉精微知是經為超凡之要路入聖之階梯遂詳為註解逐字必使分明細為講求精義務使透顯言皆淺近愚夫愚婦亦能明理則淵涵大聖大賢莫能外究盡性命天人之奧不出倫理日用之常此註一出洵如時雨之降萬物涣然一新也不誠為世界一大幸福乎後之學者遵而行之將亦步亦趨可直達聖賢之域矣又何有物蔽欲累之耶書成至於三年又復翻印命敘於余以列編尾余不敢違但愧學淺識卑言難盡當望大雅恕之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孟夏中浣　河間橋西居士柳藝林敬跋

附詩五首

太上婆心本至仁
自從說破先天道

其二

世人誰不怕無常
時以五常臨萬事

其三

先天大道豈難明
惟使人心刻刻清

王鳳聲

經垂清靜萬年新
喚醒塵寰多少人

常怕無常忘有常
自然造入聖賢鄉

惟使人心刻刻清

讓國伯夷垂德化
仁徵甘露千霄降
三教新傳無二法

其四

儒言天理佛談空
孤月雲開光普徧
道通有象有名外
斷絕妄心為妙訣

邦金楊震斷貪情
瑞兆黃河萬里澄
理圖欲淨赴瑤京

入手時時用靜工
千軍鼎沸意和融
德溢無聲無臭中
自然鑿破鴻濛

其五

清靜真經太上書
上乘正教倫常盡
累德自然開覺路
憐他種種旁門客

附七律詩二首

除却日用倫常事
休要矯揉同造柳

勸人明善復其初
下手純工毒慾除
觀空即是指南車
大道何時得悟諸

柳藝林

餘剩紅塵一概拋
惟防閉塞盡莫茅

無牽無罣魚潛水
雨歇風停雲乍斂

其二

忘慮忘憂鳥入巢
一輪明月上松梢

造成至道却非難
萬慮皆空明大我
風來水面波微動

清靜真工細細研
一塵不染見真禪
月到天心影正圓
即為世上大羅仙

啓經偈　淨口呪

金光神呪

三官頌

稽首皈命天地水

三官大帝慈悲主　神功妙德不思議

謹運一心皈命禮

上元天官寶誥

志心皈命禮玄都元陽紫微宮中。部三

十六曹。借九千萬衆考較大千世界之

內。錄籍十方國土之中。福被萬靈主衆

生善惡之籍。恩覃三界致諸仙升降之

私。除無妄之災。解釋宿殃脫生死之趣。

赦拔幽苦群生。是頼蠢動感庥。大悲大

願大聖大慈。

上元九炁賜福天官曜靈元陽大帝紫

晨景

微帝君。

中元地官寶誥

志心皈命禮青靈洞陽北都宮中。部四

十二曹。借九千萬衆主管三界十方九

地。掌握五嶽八極四維。吐納陰陽。爰男

淨身呪

女善惡青黑之籍慈育
天地考衆生録籍禍福之名法源浩大
而能離九幽浩劫垂光而能消萬罪群
生父母存殁沾恩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中元七炁赦罪地官洞靈清虛大帝青

靈帝君
下元水官寶誥

志心皈命禮暘谷洞元青華宮中部四
十二曹階九千萬衆掌管江河水
帝萬靈之事水災大會劫數之期正一
法王掌長夜死魂鬼神之籍無為教主
録衆生功過罪福之由上解天災度厄皆
滿之靈下濟幽扃分人鬼之道存亡皆
泰力濟無窮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下元五炁解厄水官金靈洞陰大帝暘

谷帝君

太上說三官經序

天尊言序曰

三官大帝乃是元受真仙之胄受化更
生再甦為人曰父姓陳名曰子椿又曰
陳即為人聰俊美貌於是龍王三女自
結為室

長女生一子上元　次女生一子中元
小女生一子下元

三女生於三子俱是端正有相之人形
容秀氣愛恤救苦生來為人聰俊威容
赫赫神通廣大法力無邊通天達地指
山山崩指水水絶指崇崇滅一口之水
水湧萬丈呼風風起呼雨雨來治病病
愈治鬼鬼滅降龍龍伏降虎虎俱江河
湖海山崗社稷竹木石精之神水府宮
廟地獄神祇欽依頂禮虔恭敬於是
天尊見有神通廣法顯現無邊之力封
為天地水三官大帝管轄考較善惡衆
生三界鬼神等衆超度濟民無量無邊
於是貧窮無衣禄勞苦身形齋戒沐浴
誦經千徧即有
天官賜福衣食滿足飢寒得煖身體無
勞自然安靜和樂無災又於衆生或孤
魂野鬼等衆受刑苦惱冤愆惡孽在身

所有存亡衆生。在囹圄之中。未得出離。若誦此經千徧。即有地官赦罪。出離存亡。衆生苦難孤魂等。衆盡離地獄之中。快樂無邊。皆生歡喜。存者快樂過者生天淨界之中。命犯孤辰寡宿。刑妻尅子。損害六親。自己身中。常沾疾病。多招凶禍。連連不絕。致令星辰不順。運限迍邅。流年凶星惡煞照臨。命限三方四正之內。五行四杜之中。降生凶禍。若誦此經千徧。即有水官解厄。星辰順度。運限光亨。凶星惡煞。盡一退躔。吉星臨照。凶病即痊。人眷康泰。萬禍潛消。百福来崇。於是四川省忠州路。酆都縣東隅周恒行恒。常計家三十五口。於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十一月內。全家瘟病不愈。乃是酆都山鬼王。及孤魂野鬼為害。至乙丑年六月終。病未愈。只有一子隆孫。一長鬚赤脚。無病。至七月初一日。有三人道士。送此經一本。乘教隆孫讀誦。此道士乃是

三官大帝。下世救民。教誦此經。不滿千徧。病即輕已。經滿百徧。命即有而悅。又於張用清有一女。姓娥五日不解。不行分挽。又請隆孫讀誦此經。不滿三徧。其孕即解。母子双全。

道言。用清發了山東省青州旺郎通原。切金銀一伯一十两。是以冤魂取命。化為男来托生取才。李氏孕險。以此經解。

解曰。乃是謀才負命。致此冤愆。又於顛先。於獄此經功解釋。冤尤消散。又於顛先。於獄中三年。官不喚出。

道言。顛先與术子爭地五畝。因在獄中。受苦三年不出。沉吾刑禁。於此經功解散。方出獄門。

請道士誦此經千徧。踴躍懺悔。忽有皇恩大赦。赦出罪囚。得此經功。出離囹圄。永離此地。伉儷幼小。團来安樂。於是恒行恒。常用清發心施經萬本。流傳十方。善男信女讀誦保

國鎮家。禳災集福。解冤救苦。濟民利物。顯達施行。若有善男信女。抄寫讀誦。全

家安樂。災難無侵。福臨禍散。

道言。忠州路鄧都縣鄧都山。天下鄧都一百二十所。鄧都之山。有一王殿下北部司州十王之家。若有捨生貝欠錢債。將錢一千。納還免遭刑獄之苦。遠離鄧都。刑憲永生快樂。命終之後。生於淨地。富豪之人。

三官經序

天尊言。天下衆生。惡求其才。惡結惡宼。宼宼相報。報及子孫。今世即見。禍殃今生雖富。來生貧寒。生於奴僕之人。子孫伶仃孤苦。

道言。高遠縣。東漢鄉大林山下。陶思賢計家五十一口。一道士題捨三元寶像一位。又題施經一千卷。有思賢不捨此財。只有害人心。非善心。積惡无能。言不善。毀罵道士。以致積罪在身。命終受罪。併及子孫。今世漸漸貧乏。子孫伶仃孤苦。思賢再生在彭道顯家為奴。

龍州吉陽海岸。曾子貞計家九口。家貧。道士題捨救苦功德一軸。此人發心捨此功德一軸。又施經一千卷。流傳十方。善男信女。看誦施財之後。得此家肥屋潤。子孫興旺。有一子名仲貴。在朝兵部尚書之一。子名仲貴。在龍州知府。在後果見子貞再生為人。在龍州知府。子子孫孫興旺。富貴其甚矣

三官經序終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

爾時 救苦大仙。在大羅天上。九炁紫微天宮。上白道君曰。集會三元天地水官。三界四府衆聖曹官。考較司。同諸仙衆。誦說經法。救拔衆生。放大光明。照見天下萬國九州之地。江河湖海之內。閻浮世界之中。受苦衆生。造惡非善。廣結冤讎。多行不足。貽交弗明。若有善男信女。齋戒布施。或捨天像。靈壇仙廟。僧道殿宇。法堂。橋梁。路道等物。今生雖貧。亦有陰福來助。來生富貴。生於公侯宰相之人。子孫興旺。代代富貴。善敬善位。福祿難釋。其福無邊。

天地日月三光呵風罵雨欺神滅像瞞
天昧地褻瀆
聖賢不敬父母叔伯六親姦盜邪淫不
忠不孝非理非義斷絕往來恩路不敬
五穀穢汚遺賤不行正道犬豕小秤明
瞞暗騙橫言曲語白口呪詛怨天恨地
不恤已身不修片善天不容地不載致
生惡毒多起瘟瘽多招訟非輕重難逃
故作事因得此苦報惡難臨身無處解
釋於是

道言崇慶府新津縣北方有一曹子化子和兄弟不信神
將拖天像地功德一軸扯破用火焚了三年後全家瘟病
一十七口止留九口變於八口有一妻陶氏發心誦此經
一萬徧又施此經一萬卷方得病痊又於冨忠信忠道忠
大結黨強惡要人女子要人財物大地不容天雷打死現

歸地獄受刑

救苦大仙端簡上告

三元天官曰善哉善哉此等衆生遭刑
苦難若有善男信女依此經依
三元齋戒三年圓滿命道轉誦此經三
五十徧千五百徧踴躍歡喜懺悔過愆
道言青州府高苑縣河岸上社廟月仙計家五十三口見
此經全家齋戒施此經三千卷河傍十方信人讀誦全家
安樂賜一橫財得富貴子孫大旺八十三口有子三人
後得大官一子龐頭得四川省察司一子龐雲得鄭都
縣縣官一子龐清得青州府高密縣縣丞其家大富

三官賜福而助

道君曰即有
天官賜福
地官赦罪

水官解厄。

三元賜長生之福解九厄之難消災一切重罪脫離一切苦難因此經月光菩薩所貴求脫屋舍

於是告下

三元天尊即加五色祥雲行九炁清風至都會府雲臺山上放大毫光廣大惠力無邊法顯濟民救苦福應萬靈諸天升降除無妄之災解有難之愆賜千祥之福脫九厄之難離三途之苦痴蠢康泰削去原罪核除冤根永消愆尤

父母存亡沾恩離苦四生六道餓鬼窮魂孤魂野鬼九玄七祖未離地獄之中存亡衆生枷鎖閉閉塞於是地官至七月十五日即與獄囚地獄受苦衆生除罪簿城惡根削死名上生籍

三官經 八

已去提未去提已提至未提至已結證未結證已發覺未發覺逢赦除之

道言此五刑於四川省城都府城都縣東方隅下胡云文繼先殘一舟人去財物又張添生罵天不雨李良殺父母流大彬不敬五穀向東生呵風罵雨祝思悄白口咒人此罪不赦永在獄中受刑

天尊言顛膺入齶齶音咀齶音語齶音胡舐牙虎口心如錐刀惡毒之人鬼眼鬼心多計巧言嘖瞞痴愚蠢子何知割他肉不念他負只念己富肥家潤身使心用心返累己身心根結成罪根難滅

昔有祁子文造惡無量嘖人瞞人使心害他宋性本又在

道言此經三千卷病即輕已又發心施經三千卷散十方善友信受者誦此病源全家安愈又於孟仲端與施仁遠福此經一千本又誦此經訟到官獄中三年不出有仁遠福此經一千本又誦此經一千卷懺悔後果有

皇天大赦出此二人之罪又於龍心宋死士七口在獄中結冤未出至七月十五日一一盡行赦出冤魂消散以此經功

地官赦罪全家吉利

地官曰五刑十惡等罪永不赦除

公門中使人害他奏敕可。其二家有忌各發心晨夕誦此
經。不滿一年。全家安樂。有邪子文。全家疫病。喪九人受刑。
貪財利已。天雷霹靂。瘟氣流傳。傳經害身
體。寬愆相併。併及子孫。
道言順慶。在南充縣。汪同文謝仕彬。刻他屢州。南監亭縣
三官經驗 九
客人楊文信。曾萬生。藍和清。大船上一行九人。金銀百千
餘兩。後一箇月。過天雷打死。謝仕彬。汪同文二人。六仕彬
同文慶。取九口人性命。已受刑禁。又經害子孫。連連病不
愈。又有一孫。謝玄孖。施經千本。冤魂消散
於是
救苦大仙。再告
天官。天官曰。轉誦此經。至滿千徧。大作
踴躍。悔過愆尤。斷惡修善。即有
地官赦罪。所有惡孽愆咎。俱一赦除。心
心念念 或云悉 案此句 或云皆字又曰精字未詳 盡一皈正。恍恍
惚惚。耳目心定。神魂安靜。精神伏舊。罪
滅福生。無量功德。其福無邊。
昔有謝仕彬男斗孖。慶孖孫玄孫。發心誦此經一千卷。又
施此經一千卷。散十方善信男女看誦。普減沐浴。晨夕誦
此經。
道言雲南府富民縣大海山下有一人。賀文昶。年六十一
歲。有妻張氏。年五十歲。發心施經二千本。就誦二千卷。皈

三官大帝。後果生於二子聰明七歲。有一子二十一歲名賀清。得山東有賽司徒第二子賀朗先年十五歲得恙州府推官。

宿世今生。故作誤為。謀財負命。今世為兒取命化財。女人姓姬。三朝五日。不行分挽。或在身兒亡。生下兒亡。三六九歲兒亡。十二五歲兒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

道言。徐州府。長堂縣。彭以玄。被南山下。鴉志聰。吾謀其命。劫去錢鈔。三年內。有以玄。求志聰妻柳氏身中托生。取命化財。乃志聰妻有孕。看誦此經。取命不得。此子九歲。病一月喪。化他財物。又一年終。以玄又再來柳氏身中托生。又得十二歲。得病取化其財而亡。又一年終。以玄又再來托生。取命。取不得。已得十五歲而亡。化取其財。有志聰專誦此經。又施經二千本。散十方善男信女。般叩

三官寶誥 十二

三元天尊赦罪。超度此人來世化生。冤魂消散。

供是冤仇相臨。化目。化財。騙協財物。化為畜生。

道言。保寧府。閬中縣。有一人。頼恩義。騙雇大初鈔一伯錠。命終後。注生在雇大初處生。化為牛二隻。補還錢債。三十年後為人償

若有善男信女。發心施財。齋戒沐浴。轉誦此經。悔過懺尤。即使往世冤仇永釋。人鬼分離。產生無難。母子双全。闔煞無刑。生長成人。利益双親。經力弘深。祈福福至。禳禍禍消。

天尊言此為亡用

離人冰泮。冤家債主。自消自滅。孤魂等衆。九玄七祖。四生六道。輪迴生死。出離地獄。即往東極天界。救苦門庭。救苦地上好修行。只有天堂無地獄。獄獄獄逍遙。不敢高聲。童子夜叉。擎拳拱手。牛頭馬面。總盡皈依。一十八重地獄。永離苦難三十三天天宮。宮宮自在。超生天堂之境。即無地獄之聲。出離地獄。永離苦難徑往人天。超生淨土。快樂無量。一去一來。無掛無礙。

道言。有臨安府。通海縣。西河洲上。妻明賢。有父成。逮林清。先文四人同財本生理。分不平。數不明。臧神像發業。冤怨

衰成遠林清。又經寧孫有明賢誦此。紅馬桶。大作踴躍
道場懺悔之後。果見妻明賢來病即念觀世音菩薩。
超生神婦正位。冤消禍散。各家康泰。

水官曰。天下衆生。
星辰不順。運限遲留。鹵曜衝併。多生疾
病。或瘟病病相侵。或痢疾瘡毒相侵。或腫
毒疥癩相侵。泄瀉風痰相侵。祖塚瘟氣相侵。住
基風水相侵。邪師敗聖相侵。火眼癆瘵
相侵。吐血蠱毒相侵。白口咒咀相侵。刀
兵火盜相侵。水涂顛狂相侵。吊頸鎖枷
相侵。穢門閉癖相侵。年月日時不利相
侵。斫伐壇廟樹木相侵。穴坑動土相侵。
開基開沼相侵。添新換舊相侵。修前慈
後相侵。瘧疾疹疾相侵。瘟灾瘟氣相侵。
致生惡疾。連來纏衆生染着。致於喪亡。若
誦此經。即使惡疾不纏。吉星相護。鹵曜
退散。萬禍氷消。千祥雲集。經通
天界。福臨人間。

道言臨安府河西縣中平鄉大林洲上。普有鄧與恭家十
五口。言語不清。不信
天地。不信此經。
三元體察到日。差天符收除此事。衆生與恭家衰五口人。
有三口病不愈。發心誦此經一千本。依悔悔其病即愈。於
是發心施經一千本。散十方善信看誦。保家平安。後果見

合家人物平安。

天尊言。天下衆生。江河湖海。舟舡商賈。
風波洶湧。驚惶憂惧。若誦此經。皆依
天地。水官水府衆聖。即使風恬浪靜。水
途安妥。舟航穩載。繩纜堅牢。所謀順遂。
諸聖擁護
萬神錫福

道言。鄧都縣靈童帝延生一行九人。同舟生理。被大風波。
舟行無岸。九人驚惶。
三元誦此經。強風即止。江河光明。人船穩載。求謀事通。舟
行有岸。皆生歡喜。四衆施經一千本。散十方善信看誦後。
果人船財物興旺。
於是
天尊而說偈曰。
九忝青天上
日月星斗真

天地水官帝　雲雷電鼓隨
金童執華旛　王女捧香花
五色祥雲內　放出白毫光
照一切天下　顯身救衆生
慶雲祥烟護　三昔妙華　拔離諸善難
與雲布洪雨　驅雷掣電行
法顯無边濟　無極無量法
無量度衆生　無極無量光
照出諸魂衆　一切冤家鬼
盡離地獄中　存亡諸衆生
一切離苦難

道言愛州庶廣安縣頑子良寘觀大坝大澗家見天灾念此偈一遍一拜念誦一萬遍病即安愈禮念萬遍萬拜於此

三元感應灾難消除又施經五千本散十方善信男女看

誦萬事亨通言利

天尊說經已畢若誦此經隨力見功酌水獻花其福自應家有此經宅舍光明灾難無侵佩帶此經萬神擁護兇祟永滅心念不空福力自然神力扶持隨心

應口此經共計一千六百七十五字字字真詮句句消愆行行滅罪卷卷賜福一切

諸天上帝三界十方衆聖開說此經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道言此經

諸天上帝

星斗衆聖同會請誦

此經忽有毫光顯現照見天下萬国九州之地衆生有生有死有苦有刑有安樂者若誦此經罪滅福生病安訟散宅舍光明子孫興旺萬物亨通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灾保命延生妙經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 十五

爾時

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八景宮中與

諸天神王

日月星宿

上聖高尊。
無極聖衆。說無上至真妙法。有一真人。
名曰
赤脚大仙。越班而出。擎奉長跪。白
天尊曰。下界人民。或有水火刀兵疾病。
生產畢。鬼魅精邪。天羅地網。一切厄難。何
由救免。
三官保舉。下方生人。但持
天尊曰。得道神仙。皆從
三官寶號。能除厄難。悉皆消滅。吾今擾
攸。下世流傳。人間看誦者。得福無量。消
一切厄。即說
寶號曰
北極玄穹　紫徽帝庭　泰山侷岳
水国清泠　網維三界　統御萬靈
三元校籍　善惡攸分　齋戒禮誦
死願不成　消災釋罪　降福延生
至貞妙道　功德無邊　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　賜福天官　紫徽大帝
上元一品　中元二品　赦罪地官
下元三品　酆厄水官　清虛大帝
三元主宰　三百六十　洞陰大帝
女青真人　考較曹官　應感天尊
爾時
赤脚大仙與諸天神王。真仙大衆。聞說
寶號。皆大歡喜。作禮稽首而退。信受奉
行。
太上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終

太上老君說黃庭經

太上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
太上道君　太上老君
玉皇上帝　天皇大帝
北極大帝　紫微大帝
主生大帝
右翼真君　左翼真君
獨降真君　保命真君

救苦真君　消灾真君
三官真君　四聖真君
左輔真君　右弼真君
九曜星君　太陽真君
太陰真君　羅侯真君
計都真君　金星真君
木星真君　水星真君
火星真君　土星真君

紫炁真君　月孛真君
五斗真君　東斗真君
南斗真君　西斗真君
北斗真君　中斗真君

南斗六司星君
北斗七元真君
二十八宿星君
本命星君　十方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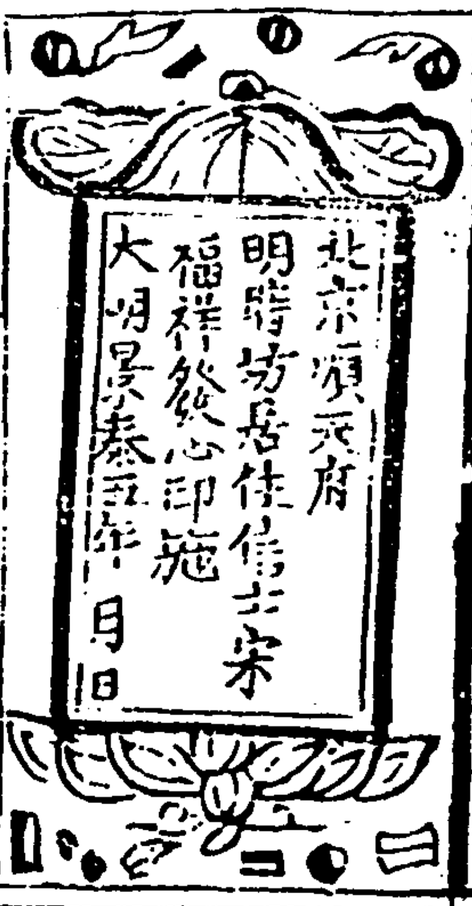
太上一應靈空
地下七十二神
太歲黑煞　喪門吊客
黃旛豹尾　日遊月遊
閻地下衆生
不信吾法志心　卍
傳念黃妙真經
可以居住處安後
此經看念二遍
勝轉諸經一藏　㊀
此經是天中之主
今誦此經　長生保命
呪曰
六丁那吒　六甲那吒
金神那吒　護命那吒
一切那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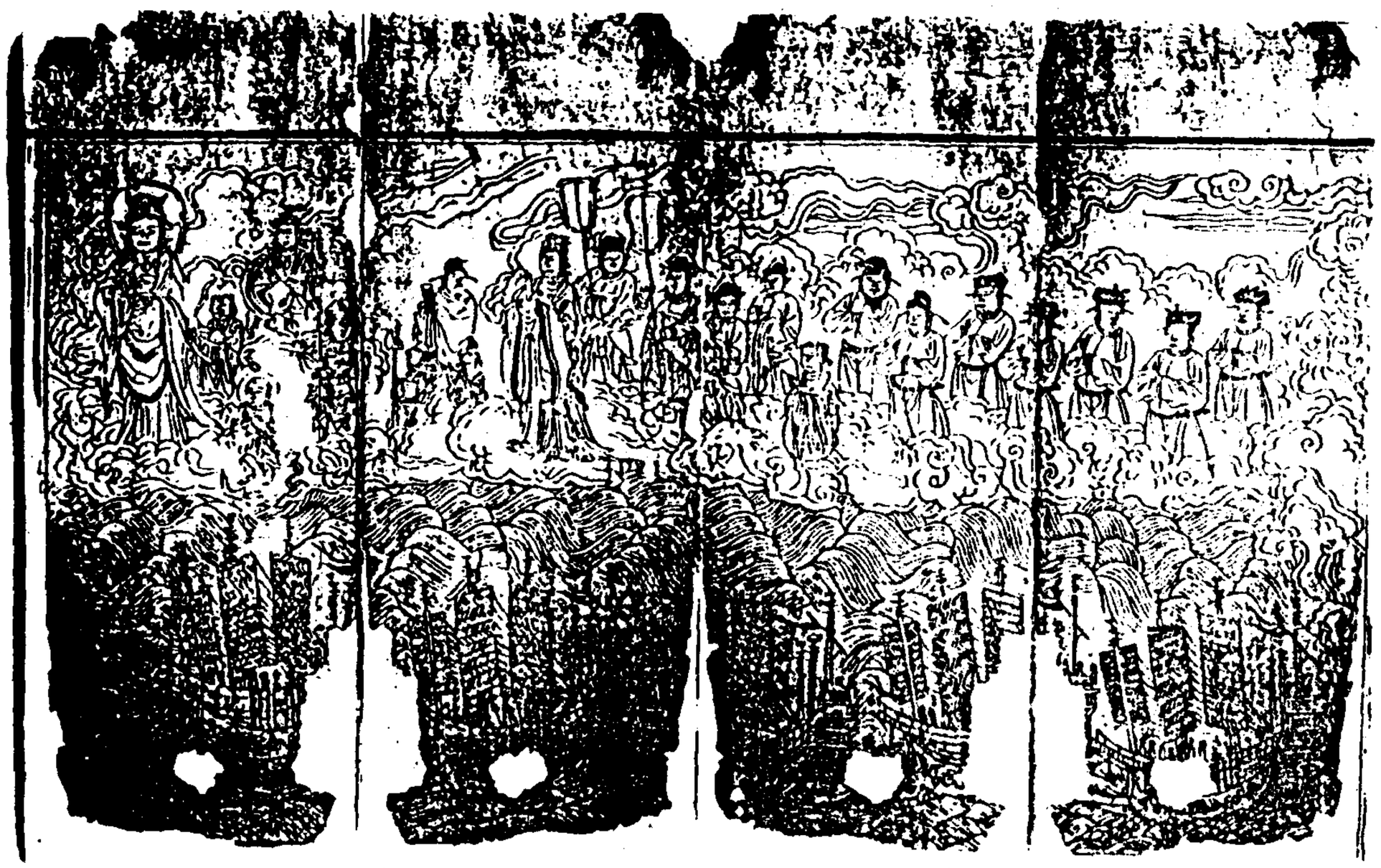
此經看念一遍　㊁
能消自身禍罪
看念二遍　九灾自出
看念七遍
七祖盡得生天
天上衆星星辰　卍
一齊奉持　㊂
太上修羅　黃妙真經

龍天八部
日月星辰
聖衆各信受持奉行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敕　㊃　卍

彌勒詰

太上彌羅無上天妙音
玄真鏡耿耿紫金闕太
乙玉清宮無極無上聖
合樂殺光明寂寂号無
宗玄氣總十方讃寂真
常道揮磨大神通遍
九天應元玉皇大太尊
玄穹高上帝





者功行果滿天妃在世太平年正
月十五夜子時敬
老君近来天妃曰雖為女人一表
堂堂額容自在聞有許多道德善
哉善哉即時奏封無極輔斗助濟
政德天妃頂帶珠冠身披緋衣脚
踏雲履手按龍形鳳輦時隨車馬
日從黃蜂兵帥前擁白馬楊前後
排有千里眼之神有順風耳之將
青衣童子侍從判官去住難觀莫
測人人敬仰慶慶欣依即說呪曰
勅封輔斗　顯跡感靈

延印
監

統領神兵　逐我者驚
斬滅妖精　吔獨俱停
護助人丁　事圓成
病俱痊　各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英烈天妃
遊行海上
風雷須護
善慶感時
遍透天庭
兵將維持

中臨人。世　為揚是非
下通地府　解脫神司
狂人者戮　殺人者揮
施人者愛　謀人者追

一心皈仰　萬物咸輝
急急如律令

昔時仙妃形容端正空谷傳聲留此經呪奉皇勅命而跪尊總若有善男信女能敬奉經呪不計日辰或敬心諷誦或僧道轉誦行持法事或轉一遍三遍至七遍即有祛除災難殄滅邪魔疾病自瘥官災永息行兵破陣凶惡自離囚獄之中自然寬泰賊冤不侵惡言無害田園萬陪牛畜盈餘坐貫行商海途平善求官作事遂意稱心說經

朝廷頂帶花冠金鳳華身披輝服伏龍乘東列西華排兇將南征北狄助神兵威容顯現人欽仰心內慈悲佛顯明我奉上天來助勅一心法力寫明經劒佩斗牛光凜冽簡書勅命布精靈救民護國施恩德祛害除災利興興威德通天法猛將神威濟世度群生山河社稷期長守宗廟祠堂保太平散影飛雲遍天下天上人間事最靈人間若有不祥事奉勅皆行達上清陰德始生陽貞吉真威容煙赫赫度

生民斬鬼除魔速達上清三台秉
護衆聖皆迎戴天履地步斗魁星
無憂不滅無願不從但持神呪道
炁長存真人曰聖后湄州之靈於
九世三月念三日誕孫朔月世間
皈仰之應有善男信女喜敬其名
者莫不修齋設醮萬叶萬壽以祝
斯神何其靈耶真人曰世有隱月
正直之神為國療治疾病設醮衆
生如向者鮮矣一旦功成行滿
玉皇詔問玉福有登為之散彩七
元使者為其奔走是勅封金闕輔
斗中事人間有兵戈旱暵疾病諸
難禽獸公私俱使望顯其靈炁希
應之莫心叩頭即使神祇
玉帝之勅也今有善信發誠若能
要持此經者神力祐之報應須臾
若有輕慢者必遭殃咎於是
玉帝所封呪曰

金闕聖后　勅封輔斗
湄州顯跡　嶽瀆毓秀
三月念三日　弥誕良辰
人間皈仰　嵩呼萬壽
何福不臻　何難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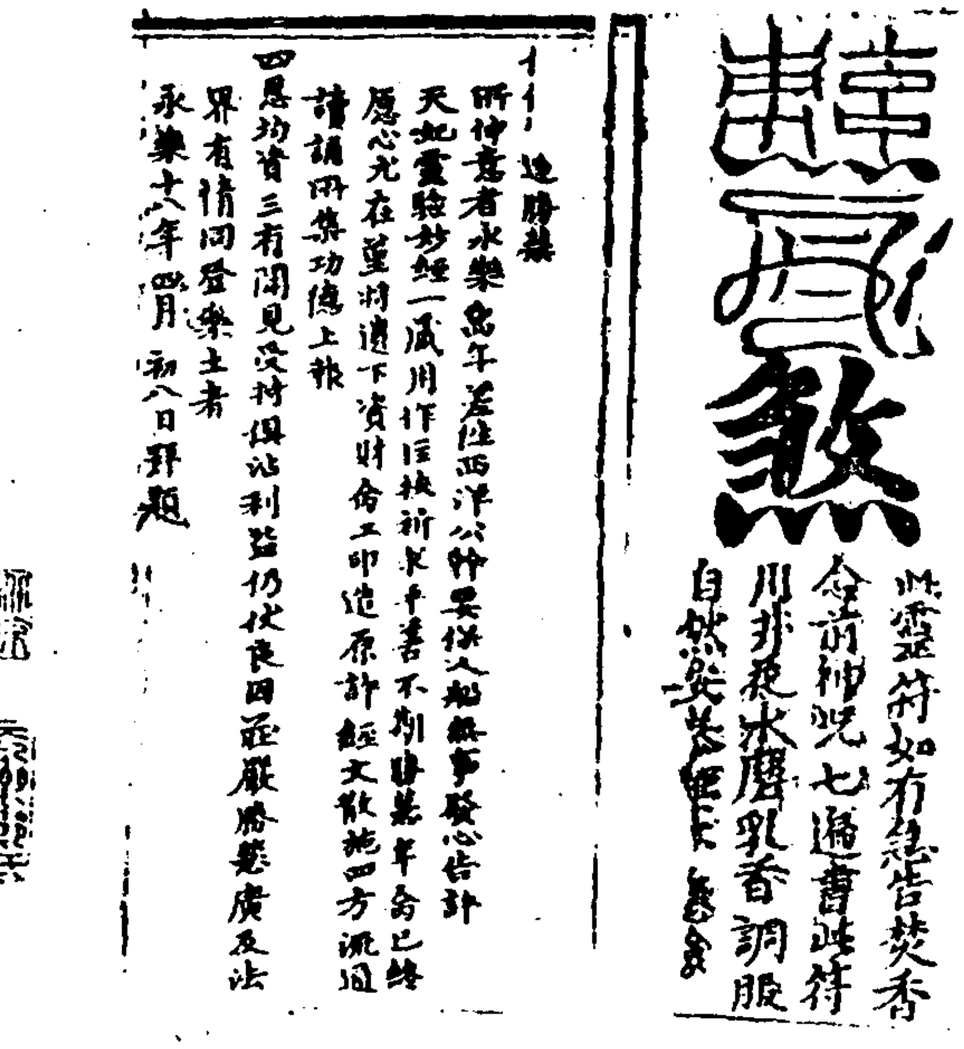
興道合真　玉皇詔旨
依經轉誦　即當成宁
燒香散花　修崇齋醮
誦經之人　獲福無量

應甫急難　即當處告
如法受持　無不應驗
普沾功德　永保利貞
勿示非人　咸慎之焉

急急如律令

真后斗僊　顯跡湄州
上佐金闕　下澤泉源
七元使者　道合自然
人間皈仰　福報無邊
昊天罔極　降福縣延
急急如律令
英烈靈妃　應感無邊
人間天上　赴訴其名
貞風顯祐　國土清平
臣今遵奉　永保利貞
急急如律令
輔斗真人　感應化生
一符一水　救濟萬民
除灾去障　永保安寧
急急如律令

尊天聖后　赴訴其名
眉州顯跡　湄州
神通變化　下澤泉源
三十二相　道合自然
隨念隨應　福報無邊
威光顯赫　降福縣延
海風吹浪　應感無邊
一心瞻仰　顯現真身
觀音化身　赴訴其名
濟岸興靈　國土清平
順濟妙名　臣今遵奉
相相端成　永保利貞
至聖至靈　輔斗真人
護國庇民　感應化生
至祝降臨　救濟萬民
顯現真身　除灾去障
屈塑出現　永保安寧
統押天兵　急急如律令
威神下降
鬼伏邪驚
莆田土主
聖天竹林
觀音大聖
驅逐邪精
消灾散禍
家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慈悲感應

志心皈命禮 金后天妃寶號
威德飛雄神通廣大救厄除難
慈大悲救苦救難
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
濟天妃善薩摩訶薩

此靈符如有急告焚香
念前神呪七遍書此符
用井花水磨乳香調服
自然災害悉皆消滅

開經玄蘊呪

寂寂至無宗　虛峙劫仞仞
豁落洞玄文　誰測此幽遐
一入大乘路　軌計年劫多
不生亦不滅　欲生因蓮華
超凌三界苦　熏心解世難
真人無上德　世世為仙家

爾時太清天中大聖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在太清境上太清宮中觀見衆生億劫漂沉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華或生夷域之中或生蠻戎之內或富或貴或賤或貧皆緣隨於地獄轉乖人道難復人身還歸輪轉為無定故罪業牽纏魂繫陰司受苦滿已人道將違生居畜獸之中或生禽蟲之屬轉乖人道難復人身如此沉淪不自知覺為先世迷真之故受此輪回我以哀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於蜀都地神擁出扶一王局而作高座於是太上帝王局座授與天師道陵北斗本命經訣廣宣要法作人舟航津梁男女普濟衆生使不失人路

太上是時告天師曰人身難得中上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縱罪根多詐多欺多好群情多愛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如此等緣衆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我今哀見此等衆生故垂法教為說良緣令使知道知身性命皆憑道生了悟此因長生人道種子不絕世世為人不生無道之鄉不墮人之根本更能心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歸真知命可以本命之日備齋設醮啓祝北斗三官五帝九府四司萬福消災奏章懇願度誠殿禮種種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清淨堂宇法天象地吾科善教請正一道士一人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七或於觀宇或在家庭隨力建功請行法事

於是功德深重不可具陳念此太上北斗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災衰遠離福壽資命善果臻身

北斗真君應驗曰

家有北斗經　本命降真靈
家有北斗經　宅舍得安寧
家有北斗經　父母保長生
家有北斗經　諸厄化為塵
家有北斗經　勇非自歸正
家有北斗經　營業得精情
家有北斗經　閭門自泰健
家有北斗經　子孫保榮盛
家有北斗經　行路自通達
家有北斗經　衆惡永消滅
家有北斗經　六畜保興生
家有北斗經　疾病得瘳瘥
家有北斗經　財物不虛耗
家有北斗經　橫事永不起
家有北斗經　長保享利貞

道言此辰在象而衆星拱之為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間善惡之期分除府是非之日五行共稟七政同科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雖則殊途命分俱無差別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天府有災有患不知修謝之門延福延生莫曉皈真之路使魔神被繫禍患來鍾或重病不瘳或邪魅言連年困篤累歲迍邅冢訟徵呼先亡復連或上天譴責或下鬼所誣若有此急厄危厄如何救解急須投告北斗酬謝真君及轉真經認本命真君方獲安泰以至康榮更有深妙不可盡述

北斗真形頂禮恭敬呪曰

天靈郁榮　頒保長生　太玄之一
守其真形　五藏神君　谷保安寧
急急如律令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

北斗第二陰精炁門元星君。丑亥生人屬之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屬之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紀真君。卯酉生人屬之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辰申生人屬之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巳未生人屬之
北斗第七天衝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之
北斗洞明左輔星君
北斗隱元右弼星君
三台生我来　三台養我来
三台護我来
於是真形名號。不可得聞。凡有見聞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緣。得聞持誦。其功德力。不可稱量。濟度存亡。增延福壽。巍巍功德。真聖祖宗。為性相之根本。若正性男女。值此真經。智慧性圓。道心開發。出群迷俓。入希夷門。皈奉真宗。達生榮界。於三元八節。北斗本命生辰。下日嚴賢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世世生生。不違真聖。不入邪見。道言。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乘宿之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佑。主持人命。俊保天年。凡俗無知。自身不悟。夫本命真聖。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為本命限期。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持此真經。隨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本命限期將至。自身不知。不識不誤。醮筵不備香水。此為輕生遨本。不愧人身。天司奪祿。減算除年。數多夭喪。如此之人。身謝之後。淪沒三塗。漂諸六趣。生禽獸中。永失人身。為本命人根本明所報也。若本命之日。其有男女。能修齋醮。善達天司。一世於本命限期開轉此經。廣陳供養。使三生長為男子身。富貴聰明。人中殊勝。其有男女。生身果薄。雖在人中。貧

窮下賤縱知本命無力脩崇可以酌水獻花冥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諱名號者亦不虧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厄蠲除獲福無量天師歡喜踊躍作禮圍繞讚歎難可得遇無上法橋

道言於是重告天師曰世人罪福善惡皆達天司懺罪消災莫越脩奉建齋設醮種種人世善根過本命生辰告身中元辰驛馬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今眷屬安寧悔過虔恭漸登妙果重立玄功證虛無道證虛無道乃得聖智圓通聖智圓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遙雲際界入金門與聖合真身超三界永不輪轉壽曜無窮快樂自在於是天師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願流行令傳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所在擁護迷誤之者值遇經訣懷不信心毀謗真文如此之人罪根難滅命沉六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凡有上士於本命生辰持讀是經皆外伏魔精將安真性功霑水陸善及存亡俯而敬之非人勿示永為良緣慶有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真君七千神將本命星官降駕衆真悉來擁護持經之人常持誦七元真君所爲尊號善功圓滿以降吉祥即說北斗呪曰

北斗七真　天中大神　上朝金闕
下覆崑崙　調理綱紀　統制乾坤
貪狼巨門　祿存文曲　廉貞武曲
破軍輔星　大周天界　細入微塵
何災不滅　何福不臻　元皇正炁
来合我身　天罡所指　晝夜常輪
俗居小人　好道求靈　常見尊儀
願賜長生　高上玉皇　敕微帝君
三台生我来　三台養我来
三台護我来
甦魂魄魂甦魄急急如
太上玉靈北斗真君律令

道言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

清淨身心焚香持此真文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志感萬聖千真俱來衛護此經尊重是脩真之徑路得道逍遙皆因此經證聖成真皆因此經出離生死皆因此經保護男女皆因此經保命延年皆得自在此經若所在之處千真敬禮萬聖護持魔鬼潛消精靈伏匿世有災殃悉皆消滅凡有急難可以焚香誦經啟期安泰於是乃稱叅大聖北極救苦呪曰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三災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四煞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五行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六宮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七傷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八難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九星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夫妻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男女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產生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復連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疫癘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疾病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精邪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虎狼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虫蛇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劫賊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枷撾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橫死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呪詛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天羅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地網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地獄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　能解一切厄
如是七元君　大聖善通雲
濟度諸厄難　超出苦衆生
若有急告者　持誦保安寧
晝憑生百福　咸契於五行
三魂得安靖　邪魅永能停
五方降眞炁　萬福自來并

長生超八難　皆由奉七星
生生身自在　世世保心清
善似光中影　應如谷裏聲
三元神共護　萬聖眼同明
無災亦無障　永保道心寧

道言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老君還於玉京是時老君重告天師曰可以宣揚正教普濟世人福利無邊永霑勝善是時天師再拜老君流傳此經於世廣垂濟度勿示非人戒慎之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北斗長生聰明寂呪

北斗七星　玉真仙靈　貪狼巨門
保臣長生　祿存文曲　使臣聰明
廉貞武曲　衛臣安寧　破軍輔弼
護臣身形　常居吉慶　永蒙福齡

注上生籍　勾落死名　神清氣爽
洞達玄冥　傑邪攝鬼　群妖摧傾
學道脩真　伏祟遂成　七元覆護
飛昇紫庭　急急如
太上帝君律令

北斗長生聰明寂呪曰

太上靈寶天尊說禳災度厄真經

爾時天尊在禪黎國土與大道真仙萬萬大千人諸天尊及諸天龍鬼神盡來集會受吾約束世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有年災月厄遊城赤鼠之厄天羅地網之厄命窮算盡之厄疾病纏綿之厄落水波濤之厄虎狼蚖蛇之厄水火盜賊刀兵生產之厄山林樹木社稷之厄土石橋梁之厄毒藥呪詛之厄惟願今對

玉皇天尊大道真聖懺悔解禳災厄脫身中災厄一一解散勿為留難勅諸天神王並降聖力道力承斯經力恩力衛護爭子授持念誦此經已後解禳陽九百六之災三災八難九橫五苦之厄如求如願所履平安出入行藏所求利益所願遂心於是衆等聞說此經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太上靈寶天尊說禳災度厄真經 亮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仰啓玄天大聖者北方主癸至靈神金闕真尊應化身兒上將軍號真武威容赫奕太陰君列宿虛危分秀燕燮晴擊電伏群魔萬騎如雲威九地紫袍金帶佩神鋒蒼龜巨蛇捧聖足六丁玉女左右隨八煞將軍前後衛消災降福不思議歸命一心令奉禮爾時元始天尊於龍漢元年七月十五日於八景天宮上元之殿安祥五雲之

座與三十六天帝千萬億真人兒量飛天大神玉童玉女侍衛左右一時同會鼓動法音天樂自響天衆欣然咸聽天尊說兒上至真妙法是時上元天宮東北方六震七聲天門忽開下觀世界乃有黑妖血兒穢雜之炁幽幽冥冥從人間來北方直上衝天照結不散大衆咸驚默然不敢議問時會中有一真人名曰妙行威德充備諸天簡最踰上白天尊曰此境清淨太陽道境何得有此黑妖之炁盤結衝上是何異因唯願天尊至聖為衆宣說絕其疑慮天尊告曰汝等妙行能為衆生發問是由汝當復坐靜默安神吾當為說天尊曰下元生人皆稟清靜氣真一之形患備三萬六千神炁扶衛其身今已陰陽數盡劫運將終魔鬼流行信從邪道不省本源諂求餘福冒迷沉亂不忠不孝不義不仁好樂邪神禱祭魔法令為六天魔鬼枉所傷害或老或少或

男或女。未盡天年。橫被傷殺。本非死期。冤無可托。惡毒流盛。死魂不散。怨怒上衝。盟結惡黨。汝當肴知。於是妙行真人。與諸大衆。聞是說已。心大驚怖。欲請天尊。威光暫降下方。收除魔惡。救度衆生。及濟幽冤。去離邪横。大衆懷疑未敢。天尊告曰。不勞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天神將號曰真武。部衆勇猛。極能降伏邪道。收斬妖魔。真人上白天尊曰。不審此位神將。生居天界。脩何道德。為於神將。天尊告曰。昔有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娠。懷胎十四箇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時誕於王宮。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脩行。輔助玉帝。掃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中。啟此誓願父王不能禁制。遂捨家離父。毋入武當山中。脩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昇天。玉帝聞其勇猛。勅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以斷天下妖邪。真人上白天尊曰。如何得此神將入於下方。收除魔鬼。救度群生。免遭橫死。日有所益。伏願大慈天尊。遂其所請。天尊乃勅右侍玉童。與諸大衆。聞是說已。心大驚怖。欲請天尊。威光暫降下方。收除魔惡。救度衆生。及濟幽冤。去離邪横。大衆懷疑未敢。天尊告曰。不勞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天神將號曰真武。部衆勇猛。極能降伏邪道。收斬妖魔。真人上白天尊曰。不審此位神將。生居天界。脩何道德。為於神將。天尊告曰。昔有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娠。懷胎十四箇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時誕於王宮。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脩行。輔助玉帝。掃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中。啟此誓願。

開而作呪曰

太陰化生　水位之精　虛危上應
龜蛇合形　周行六合　威攝萬靈
兇幽不察　兇頑不成　劫終劫始
剪伐魔精　救護群品　家國咸寧
數中末甲　妖炁流行　上帝有勅
吾固降靈　開揚正法　蕩邪辟兵
化育黎兆　協贊中興　敢有小鬼
欲来見形　吾目一視　五嶽摧傾
急急如律令

奉禮呪曰

太初大易　兇象兇形　莫知重濁
孰辨輕清　吾於混沌　分其昏明
天得以健　地得以寧　民得以養
物得以萌　邪得以正　神得以靈
三才之內　萬類咸亨　太朴既散
仁義乃興　禮樂既作　姦邪斯行
六誼或失　四民有爭　上不寬恕
下不忠貞　或魔或鬼　或妖或精
恣橫荼毒　干擾生民　全家疾患
累歲官刑　財物耗散　骨肉伶仃
性命枉逝　災禍相榮　穢雜之氣
上達天庭　天尊有命　令與安平
有妖皆剪　兇鬼不寧　瘟疫之吏
東首伏膺　鬼精滅爽　邪魔隨傾
吾有十萬力士五千萬兵天上天下
拒吾者滅　奉吾者生　敬吾者榮
從吾降生　禮吾者壽　人鬼咸聽
惡吾者辱　犯吾者薨　億千變化
非吾者薨　吾有此令　驅雷奔雲
急急如律令

又呪曰

北方玄天　掃蕩妖氛　龍虎潛奔
玄武靈真　雷公侍從　鳴鐘擊鼓
隊仗千萬　鬼神降伏　破碎魔軍
王女將軍　威震五嶽　外捕逆鬼
萬靈感遵　道炁常臻　急急如律
令

天尊告真武曰自今後凡遇甲子庚申

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間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惡。脩學功過。算命長短。可依吾教。供養轉經。衆真來降。魔精消伏。斬滅不祥。過去超生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和平。

爾時妙行真人。與諸天帝。元量飛天神王。真仙大衆。聞說。莫不歡喜踊躍。一時作禮。讚歎功德。我等今日。蒙大法利益。請於人世。救護衆生。令得免三災患難。各各受持。稽首奉行

真武神將品奉

天尊勑。永鎮北方。奉行而退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玄帝百字聖號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脩真悟道。濟度群迷。普惠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

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

太上說平安竈經

爾時太上老君。金闕上帝。妙行真人。祖聖妙天。天尊太道真君。開門天使者。在玉境山中。說上界種火之炁。玉頂大仙說聖母元君。分身下界。化為世界。左眼化為日。右眼化為月。頭髮化為山林樹木。血脉化為清泉。手足化為雄雌。舌頭化為毛脂肉臟。獐鹿野獸。六畜猪羊。大虫牛馬。耕耘布種。孳生五穀苗禾。天尊荅曰。每月初一日。先掃竈君門。從掃竈君房中。堂前淨。堂中潔淨。身上污穢不淨。觸汚竈君。大王怒了。赤眼口瘡之災。天尊荅曰。每月初一日。休將簸箕掃灰。是

平頂仙女有君舌頭化為鼈裹了官司之災天尊答曰每月初一十一休要竈前燒了小男細女尿脬尿臭赤身露體惡口舌毒作業造罪忤逆不孝拋撒五穀怨天恨地罵爺罵娘罵風罵雨坑陷它人折子宮孫利己損它詐是生非貪多入財願死願生瞞心昧己虫心狡肚欺善怕惡强者欺善黑風暴雨閃電娘子霹靂將雷天打不孝不孝之人天尊答曰每月初一日不要拔定竈門偏身而坐身上污穢不淨觸污竈君大王憲了是非口舌之災天尊答曰每月初一日休將刀有安在竈前斫柴破蓋帚掃安在竈上打盞驚動竈君大王六神禁忌三官門官不了之事月月二十四日竈君大王上天奏與天曹天官種大之母說若有人寫一本竈經供養免它一家之災免了產難之災免了癩疥頭疣之災免了赤眼口舌之災免它官司之災不照四時無病人節無災坐

男端正生女美貌一男一女天尊答曰每月初一十一休要竈前燒玉竈裏燒了熱水嫁

太上正一天尊說鎮宅消災龍虎妙經

爾時聖祖元始天尊在玉清聖境。太上道君。太上仙境。太上老君。玉皇上帝。天皇大帝。北極紫微大帝。紫微天皇大帝。先天聖母。后土皇帝。一切五方五帝星君。東方木帝星君。南方火帝星君。西方金帝星君。北方水帝星君。中央土帝星君。三十六洞神仙。八十一萬真人。年真。月真。日真。時真使者。太陽星君。太陰星君。羅睺星君。計都星君。紫炁羅萬象。一十八宿星君。天地水府主官。四聖元帥真君。奉行六丁六甲左手執印。右手仗劒。合光辟人。天師有二十四萬神將。人人咬牙。箇箇爭飲生於虎頭。氣若風雲。騰起雲霄。虎鎮雷聲。篩鑼相隨。吏法神兵。忽見人家宅上。或有邪魔魍魎之鬼。血脂膿病之鬼。投井自縊之鬼。一切鐵甲棒打。火輪繞身。縛手鎖脚。搏磨為塵。一切妖精。趕離宅門。東堂西舍。卧房樓閣。宅園之內。細意搜尋。或有人家。脩蓋宅舍。打墻動土。移門改戶。眠夢顛倒。睡卧不安。樹木枯竭。不於禁忌。不選良時。觸犯土公土母。驚動六神。惱害作禍。踏磨傷身。至心焚香。生日看此經。壽命得長生。本命看此經。災病得離身。病人看此經。早得離床。抱甲看此經。行住六護身。逐日看此經。百事稱其心。夜夢看此經。瞻卧得安寧。獄中看此經。枷鎖早離身。難月看此經。陰陽早降生。每月甲子本命之日。看此真經。種種香花。時新五果。志心供養。或注生死。上至帝王。下及庶人。信受奉行

此咒雞雞雞雞雞雞。水火盜賊俱死滅。急急如律令。

斬盡邪魔辟盡妖。官災病患一時消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八祖合註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秘秘道人曰人身內三寶曰精曰氣曰神神足則明生氣凝則道配精化則體充會足而循環是爲上藥禎祥藥也不山不水不落不枯本人和順天時因地利不隔昏晦之界無煩灌溉之勤輕賤之則牛溲馬勃之卑如貴貝之則菁芃參苓之遑遜取捨至便也生息無窮也燥濕不能傷風霜不能蝕金錢不可市貧富不相侵其味長其功巨挺出於溫涼補瀉而別具返魂久視之奇視人間之療疾延年而僅乞靈於草木奚翅雲泥之判別而天河海水之懸殊故自雷公岐伯以來不敢登諸本草而心印首標其目者揭薪傳歷效之良方期萬世普爲調劑也

恍恍惚惚杳杳冥冥

鐵杖老人曰虛實有無之數相倚伏而相與有成無聲無臭之天正以聲其聲臭其臭也是故空皆色色皆空無色之非空則亦無空之非色且春秋冬夏不言而品物亨矣軌迹以求之而來往者無形狀然其生長收藏之紛若而鬱然其布濩者無形之形共形矣神與氣精理爲各賦現兩儀之選呈四象之光而建乎太極無極之根源不死端倪之可指虛實有無有有無弼綸動靜中各自有其化生生而迴非誕幻然欲細窮其情態而卒乎曲盡其形容則仍聽之而無聲索之而無臭夫是以謂之爲恍恍爲惚惚惚是爲杳杳而冥冥雖然既名之以恍惚杳冥矣則自有其器所以爲恍惚惚爲杳冥而非予人以昏默是故君子即虛以責盈責課有於無無存無守有頃刻而成

逢萊道人曰建非常之業而責成於旦夕間則根源未極於堅深一發而旋枯且竭存而守者詣舍光內照密於有意無意之天也功無懈於須臾道自凝然於一星泉之達貫之繁

知其靈孕於根源時至而幾熟樂矣且所謂道者惟是煉精煉氣煉神復化有爲無而結大丹之體也丹原玄妙其迹似無丹不空虛其形似有無無爲至無可以化而爲有有有爲至有其來冥根於無即有即無即無即有夫是爲恍惚爲杳冥顧見爲無矣而不識無中之有知爲有矣而莫知有生於無任虛浮者罔求實力恃可恃者玄想非能眞何以存何以守也至如舍近而馳遠厭淡而好奇是又忽其無忽其有忽無中之有有中之無不守不存而藥習銷燥故當無聲無臭之會不敢蹈空寂然枯滅翻求根蒂一意操存更於有色有相時紛然可據定心固守不致坐荒勿正而勿忘徐以俟其

白化頂積功久自相與於臍內成胎結陽神有不期而自得者
故云頂刻而成也頂刻之爲言亦甚神而生速也

初風混合百日功靈

無上宮主曰余睹嬰有喜年若二三年道通千萬叔訶二三
年者統養藥結胎之功候前後而言之也藥苟全成根深
跌湛寂一心銷融九載消融湛寂九載一心如搖紗升階不
違顏於咫尺若聖神侍立明酒於筐篚默注神凝念念潛
通帝謂道至九年告竣合體清虛化生心乾坤在手自沐
彌羅之詔乘鸞跨鶴而飛昇於一紀云者統養藥三年迄於
九年面壁始終一紀而證金剛不壞之身當是時也於斯境
也提將日月歸玄象跳出扶輿見太虛陶鑄陰陽而不受陰
陽之陶鑄神明變化並自忘變化於神明以十二載之行持
成億萬年之德業嗚呼其亦可以奮然興矣

知者易悟昧者難行

釀花選客曰蓋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眞機雖不斬其取
捵而要不能強其所不欲知者其天明其性空或根柢於前
因或誠求於篤好當其未與道遇已如秋月氷壺見色生神
觸形流影或脉脉於眞師之指授或兢兢於古訓之昭垂徹
始徹終一片靈機躍躍而至若天資開汶喑慾沉淪茅塞其
心而牿亡其性或日迷於霧障或方信而狐疑種種生魔卒
昏性海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是故道本無私也而

昇以後今也月選九轉神出三四
未得選虛合道安能詣闕遊朝然經曰默朝非朝勞參玉陛
也何嘗一紀飛昇之上是默朝而後遊之又久而飛昇也蓋
嬰兒既育以來一切塵習調絕到空山之風雨惟面壁以跏
趺湛寂一心銷融九載消融湛寂九載一心如搖紗升階不

亦若有私私也者私於其人之高明而賦性之虛靈也不昧前因而一心之篤好也彼昧者之冥然罔覺若浮雲之蔽太清日與道遠而道亦與之日遠遂若私其所獨眷而他人不得以旁參雖然知者自知也昧者自昧也昧者不自安於昧則旋底於知知而不自保其知則亦流於昧爲知爲昧存乎其人生安困勉之途其亦何常之與有故元玄子曰大道本來人具足可憐塵世少人知

履踐天光呼吸育清

三山笛史曰履踐者飛昇之體呼吸者胎息之功當其未至飛昇隨處光明正大如星如日不涉於昏沉而至如胎息之

時矢以深清湛寂不流於穢濁而念與道凝天光澄液於心清氣滋含於內證仙成道此其大略云雖然履踐非舉足之時實周乎視聽言動之大凡而統該乎內外精粗巨細究功深於克復而凜若氷淵意極夫精誠而盟諸金石時以五體三花爲念而身心普炯以天光胎息者以神御氣以氣定息胎因息生息因胎住始之以呼吸息息相依內照默存神注氣母如嬰人之孕子如小龍之吞珠來往周旋一息不間自得天之氣混之地之氣混之人之氣混之清明呼吸及時而青青既皆清而澄滓悉去火候力足自聖胎成就而金丹返還矣古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權衡開與閭呼吸往來

風即此意也既踐天光復育清氣自成胎息而飛昇矣然必先之以履踐俾眞固其本根而後施呼吸之宜乃得丹元醞釀不然者行之以淺躁亦未見其有濟云

出玄入牝若亡若存

盍縷道人曰玄牝者不依形而立惟體道而生似有似無分左分右眞息所由起元氣所由滋察其形則高中起狀類逆壺黑白分明象同鷄子其色如錦其連如環中虛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按其位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坎離水火交姤之鄉人之關元天地之正中所以爲灝氣之都眞神之地問其名則太極之帶先天之柄虛無之系造化之

源混沌之根太虛之谷歸根覆復命關戊己門庚辛室中乙異名而實則爲玄牝人之生也精神魂魄交會於斯還丹結胎舍斯奚向故悟眞篇曰要得谷神常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眞精若返黃金室一粒明珠永不離修眞者當三年藥足百日功靈眞人浮游於規中陽神飛躍於關隙毋蹈於無爲毋形於有作毋落於懸想毋泥於執持或出或入宛轉關生然其出入也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以有心守之終莫之有以無心求之終見其無謂之爲亡而躍然有物謂之

為存而杳然無象存亡莫定出入無帶若何可也惟凝慮澄心不間不數候氣安和眞陽融化以呼吸為出入又以出入分左右靜極而噓猶魚遊春沼動極而反蟲蟄土膏應念而入應念而出氣開闔其妙無窮少時便須忘氣合神一歸混沌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心不妄動無去無來不出不入湛然常住是為眞人之息以踵踵者其息深深之意也故曰知玄牝之眞知玄牝中之何物與夫出玄而入牝若存若亡之化機守以小心行以大力便可識爐識藥識眞人之浮游以一己之性靈用於眞粹之地誠因明藴明以誠生則采取在此交姤在此烹煉在此沐浴溫養結胎脫體罔不在此而證聖飛昇無難馴致矣故曰先後交相接權衡得自如經營養鄧鄂煉神以凝軀毋蹈空毋泥實毋太過不及以彷彿乎至玄至妙之機關則子竟之七返九還用斯道也善學者其詳味而愼思之

綿綿不絕固蒂深根

無上宮主曰根之深者葦自茂蒂之固者實乃堅故究極其終則灼然而眾著屹若松衡之矗立而介然如金石之貞第原其始而言之惟其息深深乃達之疊疊其從無為有也祇此空空洞洞之所凝其從有至無也莫非實枚枚之所化一腔眞意皆生於恍惚而杳冥夫恍惚杳冥猶知其為恍惚而杳冥其異是由虛而實也如恍惚而實也由實而虛也實虛出入無帶若何可也惟凝慮澄心不間不數候氣安和眞陽融化以呼吸為出入又以出入分左右靜極而噓猶魚遊春沼動極而反蟲蟄土膏應念而入應念而出氣開闔其妙無窮少時便須忘氣合神一歸混沌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心不妄動無去無來不出不入湛然常住是為眞人之息以踵踵者其息深深之意也故曰知玄牝之眞知玄牝中之何物與夫出玄而入牝若存若亡之化機守以小心行以大力便可識爐識藥識眞人之浮游以一己之性靈用於眞粹之地誠因明藴明以誠生則采取在此交姤在此烹煉在此沐浴溫養結胎脫體罔不在此而證聖飛昇無難馴致矣故曰先後交相接權衡得自如經營養鄧鄂煉神以凝軀毋蹈空毋泥實毋太過不及以彷彿乎至玄至妙之機關則子竟之七返九還用斯道也善學者其詳味而愼思之

綿綿不絕固蒂深根

無上宮主曰根之深者葦自茂蒂之固者實乃堅故究極其終則灼然而眾著屹若松衡之矗立而介然如金石之貞第原其始而言之惟其息深深乃達之疊疊其從無為有也祇此空空洞洞之所凝其從有至無也莫非實枚枚之所化一腔眞意皆生於恍惚而杳冥夫恍惚杳冥猶知其為恍惚而杳冥其異是由虛而實也如恍惚而實也由實而虛也

核實非以强名名之也且人而名以眞人必成於其體之眞
而合眞體中之眞精眞神眞氣也蓋人各有體精固之神運
之而氣以充之故精神氣與體偕非後起而非强附也然體
則惟一而精神氣則爲三三與一俱來而一因三實體之賴
有精神與氣也不可離也精者何天之根地之軸山之泰岱
水之崑崙父母之樞機而身心之關紐也後天則有象象自
心生先天者無形形因心滅有象之精假無形之精眞惟眞
乃名精實與有生而俱賦迨至後天之弗保因以戕賊乎先
天然而有象與無形缺一而體奚由立顧體之立也立於精
也變動而不居神爲之運也故舍精則神無所本無神則精
亦凝滯而不能周惟精合其神精斯與神一而至於一身之

氣則又體之所待以生者也氣之於神猶精與神之相麗也
然氣之爲氣不附於精而附於神神以運爲能而氣以充爲
量至剛至大卽至靈至巧之所生不渾不虧亦卽不屈不撓
之所養故神與氣合斯精亦相著三品相與以有成夫精合
神神合氣三三而化一自一一而根三三無一而非融自一
無時而不足夫是爲眞體眞體卽眞人人而眞則精氣與神
合同而化旣不參以僞而名豈强名而不然者雖名之以精
氣神游散而不相屬也三者與一不相屬則是爲虛器爲寄
生精神與氣且不眞而參名眞體所有非實有故曰强名抑
解是經者謂經所云體本體之體也非身也然精神氣之非
眞則三品已皆非本體官骸肺腑落而空虛囘之生也卽
形體亦非其本體故曰眞者不可參以僞僞者不可亂乎眞
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消入火不爍
無上宮主曰經言精合神神合氣是氣精二者一神之統貫
而始之終之者也以精與氣合於神神之爲用尤大矣益神
雖與氣精合不與氣精同氣精以成能非若尋常之恍惚

合一鋒銛磐郢銳勝水心倏若追風疾如掣電以至堅而入
質堅之物斯堅固不摧以致遠而爲凌遠之行斯遠無或禦
至若坎離配象而龜蛇日月各有分司則既濟以來去豈凡
水凡火所能制故三品皆爲上藥而神則統貫乎氣與精合
氣精以會於神而神遂爲聖不可知之詣故大易以陰陽不
測歸其極於神云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不雕不殘松柏青青
鐵杖老人曰道以虛而合而虛者亦非懸而無著之名也益
物恒有所憑依而理亦相爲附麗是故神無象也精易虧也
易虧而形虧無象而求象非鏡花水月可擬諸其形容也神

之質在形是以無象生有象精之原在氣是以易見化易虧象以形照亦象以形晦不以至昭昭至晦而昭昭者曰生生精明易虧而氣恒至足故氣常周於四體而充滿則曰生精無氣則枯有氣而精斯不涸不枯不涸乃曰氣精且夫耳目官骸形之所具三關六腑形之所函彼修道而談神者將以求夫一粒玄珠采藥圓元之鎮者也且將以神之所化彰往而察來勁則摧堅飛而致遠水不濁而明珠出海火不炎而紅日經天以之煉虛則虛處非虛以之合道則道中生道此眞神所運非倚著而依於形也然使舍三關離六腑則神

亦無舍而出入也於何歸故其依形生物曰月之體乎天而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精依形而蘊實依氣而盈氣充則精與俱充氣謐則精因亦謐故欲精華之上達非氣則弗升欲精髓之下垂非氣弗降譬則枯槁木無復有發榮滋長之觀者精液之無餘而實則氣機之先盡也以知精之由苦以氣而盈矣毋勞而形而凝神以內謐毋暴其氣而養其眞精形既完焉神固以固氣之養也精以充周栽者培其本而熾是以如松如柏蔽日而干雲

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

三山笛史曰天道有陰陽一元之所化人身有三品一理之所涵故精氣與神皆天所付道所包不離人而命名亦不離

性而成象也第優其分而論之精有盛衰少壯也氣有長短屈伸也神有清濁昏明也判之則為三者之中區以別而以言其合理本一元指生神神生氣氣生精來往循環互為倚伏有一而無兩安得曰三以一分三以三合一惟淵雖默宛轉關生殆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微妙殊塗繹也是故精為主氣為輔而聯貫其神無一念之離無一時之間團凝得合斯為採藥而修丹而如離氣而言精離神而言氣區劃三品而無當於合同而化之眞緘欲成丹而丹將於何結聚且既歧三品而分畔則神未足而精已耗氣未充而神已長其結末滿而三品之本面亦失故曰其聚則有其散則零

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曰聖月照耀金庭一塞則皆塞一通則皆通通本性生實因欲室去其慾而和醒眼道人曰日月之懸象天之光見閻聲臭之憑依人之竅其性則塞者漸通塞者而皆通則永通而無復塞終通於外也惟通於外則凡能視能聞能聲能臭何關於性命而何益乎丹元經之所謂通是合精氣與元神凝結而發見以自出入於五官之際而莫窒其靈機以七竅為門庭以泥丸為禋祼光瑩晶燦竅竅皆然是誠照耀於金庭而光如日月金庭也者非二十七洞金庭崇妙之天也在內曰靈臺在外曰天壤光華晃朗洞達澄涵暗室舒光虛寮生白故光通

於彼莫不光明也而不然者通不終通則通也而究不殊於
時時大時日時矣何以是金庭之照耀聖日聖月云乎哉
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散寒堅
來來道人曰求在外者尸其柄於人身其之而身得之天人
不能奪是故藥之養丹之修修發失其宜有迫終身而弗得
者有所得則靡之念存大而保合太和然必持之於將得未得
之先而後効靈於既得當其三品足而一元固龍虎調而日
月昭周雷坎於華池照重離於玉鼎中通理美在其中涵
育薰蒸而操存無間所得爲真得而積小有高大之觀則所
欲者從心應念而皆效一粒易分千處身可作萬方人
天地以生成人以之久大渣滓銷盡而照合清虛清心如氷
温其如玉雷有不高飛輕舉而羣骨珊珊者耶原其初則如
履如臨既和倪而繕性洎其後自如雪斯德盛以化神
理無待於外求道隨時而具足故君子欲其自得而本立者
道自生
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
釀花墨客曰夫有乾坤交融水火彌綸川嶽配合陰陽丹之
爲用誠大矣然得不得存乎已而靈與傾不在人得則七竅
明三關鬧察來彰往飛形入石而上達乎天而不然者漏鼎
搖風空鑄煮藥金鎚土燥水涸火焦傾者固其所自傾而誰

執其咎且丹之得也本無色相之可名非白非青而靈光湛
湛小藏一芥大載地天然上際泥丸下垂涌穴非天所得予
非人力之所助而成其得之也自求之其傾之也自失之知
其即身而自具而煉有所歸焉矣是故舍知行貞定靜操存
體固無間於須臾本靈勃暢周之深衷而永之爲湛寂真常
之實學求其得而防其失致其靈而戒其傾則丹從此修道
從此獲三品從此而渾化而詣極天人有志修玄者其毋自
昧於由來之地第反求諸己而心印印於心矣

誦持萬遍妙理自明
盍縷道人曰凡書必有理理必求明心印一篇無量度人之
眞諦也古今信善持誦者紛紛究莫窺其奥妙之所存非誦
之不眞乃誦之不得其微耳且誦非口誦在誦以心口誦而
心維其微乃得夫微妙之地非淺嘗者之所能窺萬遍云者
謂念茲在茲索之既旱而且久也文入妙來無過熟熟則巧
生焉萬遍之餘經之義蘊從心化篇之外篇中篇之前篇
之後優游而厭飫而理無不明矣倘曰淺嘗將以何物爲三
品何象爲首冥問有無而不知其爲守爲存叩玄牝而不知
於何出入歷之百日功何以靈一紀之間飛昇何自視祖氣
爲繼起而不知呼吸之非眞鉗解精與神而不識先天之別

功於何始效於何徵求道而反閉其光丹欲靈而轉值且
失經雖誦也直若倫之佔畢而無貳得於中也

終南八祖說心印妙經解

時

東華帝君
正陽仙主
道極天尊
孚佑上帝
普錬祖師
元垣尊仙
妙法元君

瑤華仙子在道禪境下會登壇中蓮花錯落自龜綴紛有修玄

諸弟子望空稽首誓願修行於是

諸天尊降蓮臺而說心印經曰人生天地萬物之靈惟心印道
惟道印心印無所印心無所心心印於事感體必紛心印
於物厥憒必淫於無印印於無心心從無宅印從無精
一靈不昧書果臻身夫人有心而自失之失非其失則可有心棄其所棄則可
之失非其失則可有心棄其所棄則可能印若善男子信
女人日持此經即知其心既知其心即知其印既知其印
即知非心有心既知非心即知有印非印印不印印心無
心心眞神眞氣合我眞精一元三品是印是心斂情斂意
忘見忘聞青龍攪海白虎歸林坎離成象日月分明子午

火起卯酉爐停三年乳哺一紀飛昇如此眞道名曰眞心
眞心一得七竅皆靈惟則靜敬爲靜根主敬守一自然
印心印心心印妙哉眞經
諸天尊說經已畢修玄弟子各各踴躍歡喜稽首謝恩於是
天尊齊齊拱手而說偈曰
混沌乾坤一氣分　眞精妙合產蒼生
性中有性歸原性　心外無心去妄心
若得道時勤鍊度　倘離經處自紛更
我今普勸修玄士　立志修玄玄便眞

心印經序

空洞道人心印經註成頗費三讀之明然而嘆曰大哉心乎宇宙之謂與萬籟之府虛無之谷不可以起滅識而起滅無不在者也妙哉印乎契券之謂與冥冥之門神明之宗不可以操舍而操舍無不由者也夫以一心而外運斗日月斗日月莫非心也以一心而內攝精氣神則精氣神莫非心之而精氣神以精氣神運之而斗日月無事乎引而若引也無事乎推而若推也內之外之上之下之泛泛乎如在左右恍恍乎如敢戶牖寂然而應響曉然而流光昏然而不知其所以極印在斯乎帝之所以凝神統化而爲萬物造命定性者也空洞子有見於是故直指水竅光神之密而以風波相資寫其象夫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天地精神之至也奚夫邵子得意於其間故樂至於無可奈何夫樂則生矣樂至於無可奈何則生無其生而亦不能死矣此空洞子指花處也讀者參之

高上玉皇心印經　　羣抱眞子註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修仙者採藥以煉丹還丹而合道其初必先明藥品上藥大藥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萬物之宜數故藥品以三合思慮神元氣再呼吸氣元精神元神氣元氣精元精長交感精其在天神象日氣土精法水在人神載性氣載情精誠命神浮而精沉氣居浮沉之間

恍恍惚惚杳杳冥冥

道德經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之中有精恍惚又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精之尤眞窈窈冥冥者十二年極月數也飛惚者神氣之樞旋杳冥者眞之根先天之宰所謂從道妙一孕玄分元日月之所由判天地之所由生也

存無守有頃刻而成

道德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卽道神之所由君也母卽德也氣之所由根也契云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傳明之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易空有者易物存則空生守則物化顚倒之則竅妙同玄有無相入頃刻者候中之候此三歸一鍊精而作地仙之道也

週風渾合百日功靈

風者天之號令氣異始於無形於有候於晝鍾吹灰乘於水火土木返之曰風週火則疾可以鼓火可以滅火鼓火之風順滅火之風逆週土則寂可以燥土可以潤土週木則匹可以散木可以拔木週水則激可以源水可以竭水卽風則火木土水俱週而生金渾合者一也如水風相遭波在風中風在波中豈非金水合處之妙哉百日氣完基固此鍊氣而結胎仙之道也

默朝上帝一紀飛昇

上帝居高上洞元卽契所謂上有神明居也朝者以下奉上復初返元之意默者固光襲明一紀者十二年極月數也飛昇則移居上苑此鍊神而化飛仙之道也行之三乘以漸道則一也

知者易悟昧者難行

道本無難易知行亦無二致而人之智愚分焉知者返求諸己而徵於天地時物故易悟昧者馳心於外而蔽於愛欲故難行

履踐天光呼吸育清

履者循其跡踐者步其紀天不自光以日月星爲光循其跡

則日有昏曉月有弦望星有建次所以觀天也步其紀周迎
日推月合晨所以執天也履踐有順有逆順者人即地以法
天逆者人契道以先天並行一致者也呼吸者息也呼則開
吸則合呼吸之間一生焉清者天之一即光之根也動物之
生恃乎息息者人得天之一以人一養天一光風相拘而道
居焉

出玄入牝若亡若存

以其分而言之玄天牝地出也以爲入入也以爲出以其合
而言之玄牝一而已出入有無同門合化存亡一其候若者
其象其物之眞

綿綿不絕固蒂深根

獨往獨來無有斷際柔若水剛若金道之自然其妙如此花
有蒂蒂在上梱有根根在下固蒂深根精神水火歸一之地
也

人各有精精合其神

易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人秉乾坤之眞一以生精雖藏而
不見乃爲妙有生本世人以妄想感之順而成人不知先天
眞壬即舍於癸所謂上善若水清而無瑕者是也知其時因
其動而制之使沉者就浮以合於神則壬丙相交鉛投汞矣
神合其氣氣合體眞

神無而氣有神靈而氣動人以神
馬則有無合靈動交而神化致一
有象變者有物也神舍其氣若見
乎體者人之形質宅氣之府息以
眞氣協體亦眞

不得其眞旨是強名

名所以表眞沃於自然者也失眞
神能入有神能飛形

石金類形屬土石在頭而舍金玉
之自外逾內曰入自伏之舉曰飛
言者也

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水火一神而已水能滑其非水者
火者而不能焚火入則渾然而一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

形爲器形者神之舍氣爲母精者
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相依則互
極

不雕不殘松柏青青

木德之厚者松柏人皆帝之所始
化也木類也能返樸則受

氣足如松相訂訂而長春
三品一理妙不可聽
神氣精自道言之本一自藥言之有三一其理可稱以神
爲主者則鍊精氣以還元神以氣爲主者則煉神精以還元
氣以精爲主者則鍊神氣以還元精曰三元三性三家三丹
之說悉本於此分而爲六候陳而爲九鼎序而爲八十一之
火符其實一而已一即神也即氣也即元也即丹也
即道也此元始以一音流轉者也道不能無言有言皆明三
三數無證言三則萬生得三忘三則知一知一妙一言無可

言言復無聲何可聽
其聚則有其散則零
得一聚三則有失三散一則零聖人逆而聚之常人順而散
之聖人以無爲聚故有衆人以執而散故零
七竅相通竅竅光明
七竅皆居首爲戴陽之器火數七眼耳口鼻迴面竅七火體
金用而水注之者也水即精也金即氣也火即神也生之來
謂之精水爲元即玄也竅即牝也而火金之用行焉火金者
日月之慧光明之主也火光而金明玄牝之門在焉相通則
天門開七竅爲一而清玄育故道立焉
聖日聖月照耀金庭
日月者乾坤之至精聖日聖月者坎離之眞光道主之天地
不得而私有之者也金庭即丹田處天之眞道也日月行中而
合符化金耀於其庭焉
一得永得自然身輕
呂祖曰天地三才人得一既得一永無失盡以三致一一
得則永得矣以一鍊百骸百骸無不一鍊一化一斯化形仙
矣
太和充溢骨散寒邊
太和元氣自中達外無不充溢所謂黃中通理淵澤達肌膚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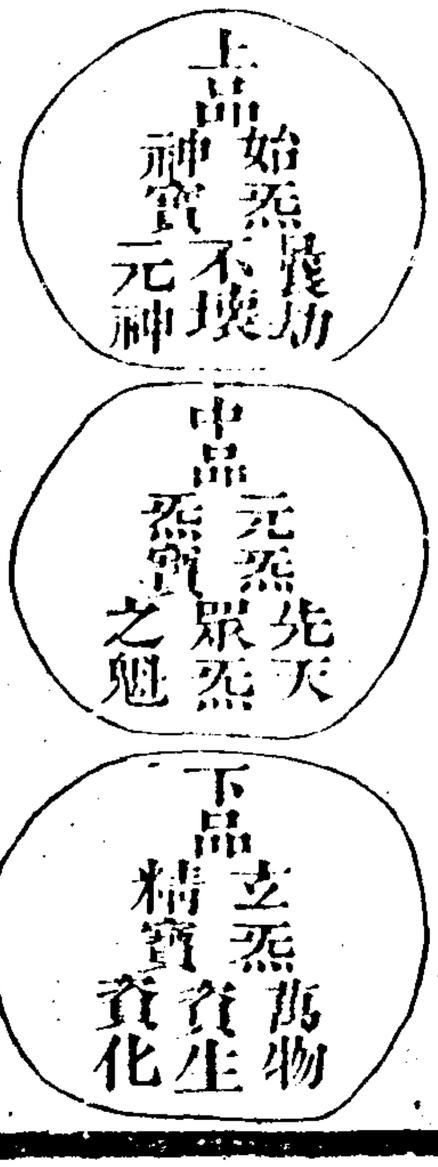
得丹則靈不得則傾
丹者金火之妙用火性能鍊金能消金若用火者火焚金而命失慎哉
金而還靈不善用火者火焚金而命失慎哉
丹在身中非白非青
白金色青木色丹由金木併一則金木兩忘無色可指金剛
經云以色相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
也
誦持萬遍妙理自明
大丹賦曰千周燦彬彬萬遍將可覩道妙心明轉經自得可

玉皇心印經注序

玄谷帝君曰朕聞心印經者乃無上玄寶主金闕大道君之所
述也其辭恢奧其旨淵微啟至道之玄機剖露性命之根蒂
實經眞之徑路爲度世之梯航學者苟能造其理達其辭窮神
以知化參玄以入妙知心爲一身之宗操發不失勿塞勿閉四
關光明天宇泰定虛室生白卽心是印卽印是心心印相融上
下洞徹如月現於江似星涵於海眞空寂照一性超然不知軌
爲心孰爲印至於心印俱忘神與道俱返其天眞則心印之妙
自我而得之矣朕嘗諦其言味其理實有得乎中因取以註釋
用授諸梓流傳於世以爲修眞養生之旨趣夫豈無所補云故
序

成化十九年仲冬吉日

上藥三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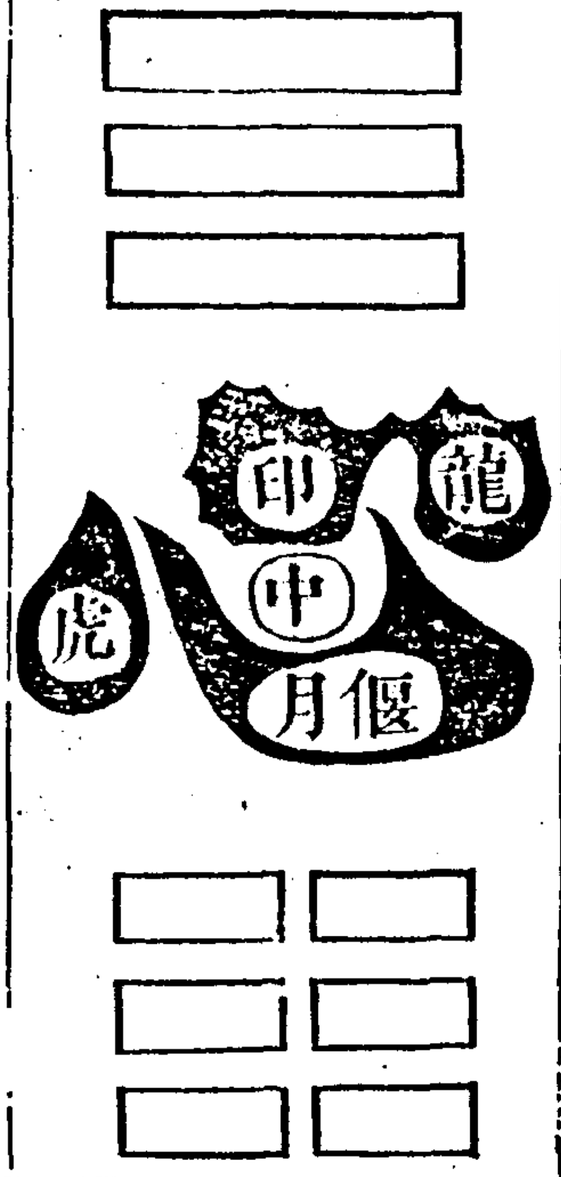


讚曰

玄元始炁太極精華理無二致三者一家擎天柱地飛昇流霞
收歸金鼎結就丹砂

玄谷帝君拜讚

玉皇心印圖



讚曰

卽心是印以道爲基操存在我卽舍以時千眞敬禮高聖受持
守中得要莫舜是師

玄谷帝君拜讚

上藥三品

註曰上藥者即身中精氣神之大藥也金石草木飛走之類

降之物固當存之況乃雞狗之物固當寶之若以有無變入

龍虎相投精氣凝結存之守之則大藥成矣

頃刻而成

註曰頃刻而成丹者此聖人開悟學徒進道之速也其行功

進火溫養調護必須三年九載方獲有成矣

迴風混合

註曰迴風運氣混合萬神此皆天地大造化之機知之者則

宇宙在乎手高化生乎身矣

百日功靈

註曰修丹鍊己功須百日方見靈驗而欲奪天地大造化必

須積功累行三年九載斯至上聖高真之地位矣

默朝上帝

註曰上帝即上天也在人身中求之即元神元氣元精也默

朝者靜中存想飛昇也元神即元始天尊元氣即道德天尊

元精即靈寶天尊也默朝者豈有外於一己之精氣神哉

一紀飛昇

註曰一紀一周年也學仙之徒苟積功累行日積月就道成

果滿上膺天詔金簡記名豈不謂之飛昇乎平

知者易悟

註曰內錄之理實非高遠難行之事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殊不知道高於天地間無物不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莫非
至道存焉知其理悟其玄則仙道可冀矣
味者難行
註曰味者意既滯於物心不在乎道貪名逐利而流浪生死
雖知有大道而反以爲不足行故曰難行耳亦自殆而已矣
履踐天光
註曰宇泰定則發乎天光大修行人方天光陽生之時眞氣
漸至卽當履踐採攝其氣以歸中宮而結內丹矣
呼吸言清

註曰呼者濁氣從有而出吸者清氣從無而入人能效天地
升降之氣育其清者而實爲陽則身仙矣經云呼吸元氣以
求仙是也
出玄入牝
註曰玄爲天屬陽牝爲地屬陰玄牝雖本乎無中來而二氣
得升降行乎其中所以天長地久人人知身中玄牝一竅虛中
不屈則與天地同矣
若亡若存
註曰道之在身杳冥恍惚立乎無方似有若無隱時而寓一
本萬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豈非若亡若存乎
綿綿不絕
註曰內功修鍊在乎息上功夫使其綿綿若存眞氣入乎其
中務令多入少出則神識得定矣經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
久深得養生之旨矣
固蒂深根
註曰物生大塊謂各有根蒂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
眞種卽人根也人能固其眞種則蒂固而根深矣眞種二字
存乎眞師口訣
人谷有精
註曰精者人之至純至粹者也資生六脈周流一身若人精

全則五內發光神完氣固百病不生精竭則神光落而致死
亡矣
精合其神
註曰神者乃一身之宗非精以助之則無以合其神精若不
走散充足則神住舍而不外馳矣
神合其氣
註曰氣者乃一身之帥非神以衛之則無以充其氣神若不
飛揚定寂則氣歸元而不外散矣
氣合體眞
註曰眞者乃太極之本眞也生育天地主握性命人若呼吸

元氣一依其度則與天地同體矣
不得其眞
註曰精氣神之在身榮衛一身之天地猶水之有源木之有
木倘一耗散無全則失其本眞矣
皆是强名
註曰大道本無名强名非是道世人所以不得眞道者無他
以其精神耗散失其本性而已矣
神能入石
註曰神化無方隱顯莫測出造化而無形入金石而無影何
莫而非一神之所爲矣

神能飛形
註曰形以道全非神以輔翊之則不能以飛其形矣眞仙上
聖乘風御氣飛雲走霧皆仗其神是知神妙萬物而不可測
者也
入水不溺
註曰水者北方之正氣在人屬腎主精人能窒慾攝精養腎
使腎水不下流氣生其中則不溺於愛河矣
入火不焚
註曰火者南方之正氣在人屬心主血人能懲忿調血養心
使心火不上炎神生其中則不焚於火坑矣

神依形生
註曰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神非形不生形非神不立形
神俱妙則與道合眞矣
精依氣盈
註曰精者氣之元氣者精之佐若精能依其氣氣能歸其元
精氣盈滿於一身則百骸俱理矣
不泯不殘
註曰精神之在身充溢五內肌骨俱發光華徧體冲和如陽
春之行乎時也照照皎皎品物咸亨豈有泯零哉
松栢青青

註曰松栢耐歲寒之物也根株不改枝葉長春聖人功滿天
地德積厥躬精神充富道氣洋洋豈異於此哉
三品一理
註曰三品訓見首句一理即一本萬殊也言其精氣神名雖
殊而本則一也
妙不可聽
註曰聖經妙典大梵眞詮玉韻琳琅萬神敬禮非世可得而
聞也受持聽聞者宜加欽畏
其聚則有
註曰聖經言人之有生非自生也以其精氣神三者共聚而

生之也若能保精則氣自神則何患不致長生矣

其散則靜

註曰聖經言人之輕死非自死也以其精弱氣散神亡而死之也修眞之士諦聽此言可不哀哉

七竅相通

註曰七竅者七元之孔竅也在天應斗之樞在身立人之極外應日月以運經脈臟生焉血令人聰明又有玄關一竅以統之矣

竅竅光明

註曰此言一竅通而百竅皆通照見五內皆發光明龍精溢

體則聖賢現象矣

聖日聖月

註曰日月者乃坎離之至精烏兎之肝髓也有外日月內日月外日月者運行天地以照臨萬物內日月者藥衛人身而生魂魄豈非聖者乎

照耀金庭

註曰金庭者卽中宮金胎神室也人能採坎離之大藥盜烏兎之精華回光返照五臟皆成碧色豈非照耀金庭乎

一得永得

註曰還丹之理至簡至易一得則永得矣大修行人若能夙值靈根得遇明師指開心腑了然頓悟立躋聖位豈非永得者乎

自然身輕

註曰丹道在身自然輕快乘風御氣出有入無逍遙無礙與道俱遊豈非身輕者乎

太和充溢

註曰太和者乃先天之炁也人能採此眞炁歸於中宮以理百骸則一身之天地皆不充溢乎

骨散寒瓊

註曰人能保精育神採攝元氣則體泛瓊酥骨朝金色豈非

骨散寒瓊乎

得丹則靈

註曰丹者乃天地之至精陰陽之骨髓人若得之則徧體通靈達聖矣

不得則傾

註曰不得丹之人精神離體魂魄飛揚則致傾命殞身矣

丹在身中

註曰丹者象月而生也只可就於身中而求之不可求之於外也身有三丹田故曰丹在身中金胎神室卽結丹處

非白非青

註曰丹之爲物飛神走聖通天徹地非可以色相求之若泥於色相則非可與言丹道矣

誦之萬遍

註曰經者非可以言語求之然欲採其理求其旨熟誦萬遍則義理幾乎明矣

玅理自明

註曰金丹至理微玅玄通不可思議若能採其旨趣熟誦萬遍則神明自現靈府自開玄玅之理自得矣豈不明且白乎

有志於丹道者可不勉旃

萬天王尊金剛王菩薩上帝勅命以於戲大道無親惟佑善人道非虛必降賜矣今不爰於茲爲烈況以大勳既集世道彼關吾興重成人心有順太平之非行見有其國家之興由茲綿遠天清地寧人和三才並極崇佛教三門同興伎妙典以爲之根鑒釋有道若眞法既已混成剛劇莫進庶幾早回人心速移世道有志者得遂善願望無緣者亦逭憾悔庶心早堪諸天於是咸安道法重新萬地回面共泰非同小可莫辭煩勞此日加意小心奉命惟謹他時施恩被洛受福無窮今特命君臣前天獻大元帥佑聖眞君前來奉勅示諭好生加意小心勝錄成帙陸續可付刊刻朕准爾等下方有好善矢誠之士相助凡

矢志贊助速完刻本之人准其功名四連成就後福漸次增加爾等無妨以此大緣勸諭善人共成天事共受天福流行之處一方俱准免瘟瘟受持之士即連免其本身災星臨照悉與不經一家福慧一人受持一家免難一方免難在位之人受持俱令其所治之地若一方若一國若天下若四海皆得刀兵永息瘟瘟永免太平百年受持之人不惟一身受福淮將來度上南宮受鍊進位天階勅命一下天上地下神員勿得違慢若有疑惑不信謗毀經文並疑惑傳演執筆之事其人即刻身體困倦惡病纏染若有疑惑加意說毀並改眞本以從俗本者斉令雷部嚴察先斬後奏爾其中人俱宜加意小心勘

戒世諱其有不信見經者開卷不必與之爭論但須只俟之看其受災受報又此經所住之處善令出一切惡魔不得侵近有違之者即令其國家之興由茲綿遠或修集士子執其偏見慢易見經俱准神員令其功名滯塞永無超生又無上達衣食坎坷窮困終生子孫無緣者亦逭憾悔即死後有若捉之咎隨其生平作爲超生受報又或名染其只信俗本不信眞本其罪更宜嚴重此爲明知故犯理所不容又或謗毀是經者其罪與十惡不赦者同科其罪不逭憾悔天律不赦如或有人戲侮其像其罪尚可憾悔赦除若戲侮此經及戲侮傳經傳法之人其罪猶

如戲侮謗毀吾金闕玉宸眞身永無僻免之條再無憾悔之路又此不信之人非是與經爲難實是與朕爲難所在一切神祇嚴肅治之不必奏聞此等罪報祇須年終彙奏可也凡爲聆之人民者宜自愛而勿蹈此罪焉欽哉

乙丑十二月二十日辰時諭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品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卷上
玄樞咒
大哉
元始無量度人演清淨教登引天眞玄座說法寂然無聲
玉帝放光普慶雜言是爲心傳亦曰天根大圓滿咒瑤笈洞文
集以成書敷落神眞臣今東向誦願與天齊并存亡俱證果永
度愛河津

道言

清微天宮神通品第一

元始天尊昔在清微天中玉京金闕七寶玄苑
玉皇宮殿昇光明座與無缺數衆宣說靈寶清淨眞一不二法
門

應運說法章第一

元始天尊無上法王是道祖也卽祖炁清微 帝座復先天天師代代眞人出炁法於今要
天師張眞人曰 元始天尊總握萬天卽 元始祖炁之所發皇大
也 玉皇上帝總握萬天卽 元始祖炁之所發皇大
道之眞身法門之主宰無缺靈聖之宗師也其實 元始
祖炁 萬天宗主是一是二故在 天尊說法之時

一則不二不二乃入法門卽 上帝而道契 玉清
至尊無上與義開宗高著眼孔至理重重

箋釋

正陽帝君曰 玉清一現卽是 玉皇氣祖炁發爲
休祥照耀天地一十七光清微天上魏巍帝鄉玉京山內時
有天香玄玄寶座恒演天音道般玅理若個親管天樞上宰
開發輝煌羣眞奉命再爲發揚機秘密口訣精詳引彼後
學直達天堂流傳不息後嗣必昌

白祖仙師曰 玉帝 玉清本一家清微玅有雨光華
眞機秘訣傳 元始道祖德迦被海涯金闕巍巍爲
帝座玉京朗朗散天花法門無上超無上足下生雲絢彩霞
海蟾帝君曰讀得 尊經做得仙 玉清 玉帝盡
通玄法門不二歸眞一至德無缺總萬天 靈寶珊書參
祖炁清微 帝座復先天天師代代眞人出玅法於今要

偏傳

文昌帝君曰玉京金闕本覩冕
萬有羣生歸太極玻編玉笈隱天和靈臺淨處通靈寶愛慾
無沾出愛河真道文光揚七曲
孚佑帝君曰玄座說法玅無倫大羅天上選羣眞超然無上
眞風徧其數無缺 帝座人一部 尊經全付汝萬端

妙義通神往代天師重演法　聖朝留得億年春

斗母天尊頌曰

大道無言　三教咸尊　經傳元始　朝帝有門

是時

玉皇尊帝與諸眞聖飛天大聖無極神王靈童玉女九千萬人清齋建節侍在側焉

乘機與會章第二

天師張眞人曰　玉皇尊帝　元始之分身總握萬聖還與萬聖尋源返本依然從祖炁而來其實諸眞聖衆又爲玉皇尊帝之分身靈童玉女依然爲　玉皇尊帝諸眞聖衆共有共具之眞靈眞炁眞陰眞陽故一齊皆從清微天宮聽法九千萬人不妨其多咸集　元始會下尚嫌其少清齋建節禮儀炳煜逐隊成羣思眞不二蓋　元始以心印諸聖自然曠劫同靈老陽生生是誠天地開闢以來第一法會讀經者當歎會此玄機

箋釋

玄天上帝曰　玉皇尊帝萬聖之宗皆從　元始稟眞金容秉爲玉女鉛是靈童八十一數妙義重重其光晃朗其氣和融紛紛紜紜惟　帝是從返本還元清微天中

元始說法卽在斗母清齋純一建節崇隆諸眞聖衆久侍瓊宮　上帝招攝恩惠無窮俱在　帝心祖炁之功惟　皇建極廣博無窮會萬歸一聽法來同九千萬人總一若　天尊演法妙有眞空高高證果來播眞風

正陽帝君曰　元始說經　玉帝聽受童玉女盡神靈本來一道源流合炁怪羣眞非鮮盤建節揚旛揚玉德清齋仰道仰明君九千萬人皆會集一心一志須臾文

麻祖元君曰誰爲玉女與靈童自己家珍要看空但使九千萬人集乃知十七　帝光同清齋建節從天道聽法參玄爲我部一部　皇經開微　元始分身是　玉皇高高無上十七光文昌帝君曰　元始分身是　玉皇高高無上十七光靈童得處從神玄眞陰永駐結元陽書傳妙有眉眉與氣播坤輿處處香悟得　帝身歸祖炁手拳丹桂狀元郎

孚佑帝君曰此身卽是　帝分身　帝身還從　玉清神上幡下際皆昌道食德欲和盡聖人聽法盤旋還建節清齋卑一試捫心九千萬人皆　元始童是眞陽女是陰

斗母天尊頌曰

結得陰陽　調得瓊漿　九九數合　咫尺帝鄉

於是

玉帝知時欲至卽於會前舉六通力放大光明偏照諸大無極

梵刹一切境界皆大震動十方無極一切世界俱同琉璃玻瓈無有隔礙

知時嚴光童第三

天師張真人曰

玉皇尊帝白　元始之座聽　元始之法界何

始之法自現　元始之神通而照耀　元始之法界何

莫非　元始無礙之光明矣　帝身即道身即　元

始之身身不可以常身論然非出常體不能顯露眞體彼在

帝體能轉六識爲六神通則通融無礙自然洞徹三界十方

上天下地不隔一塵佛國天宮自然感動況　玉皇尊帝

白　元始祖炁無極大道之金身建竪乾坤首出庶物之

無聲無臭無色無相乃是　玉皇尊帝眞體穆穆深遠泯

然而包衆六合之力品收攝無極世界之

光明自不能掩所以隱顯隨時動正由心其卷而欲之也則

渾然一炁不露其端其放而露之也則灼然萬象森徹無礙

帝德所至之處自　帝光所到之處有何境界可以

障礙者乎於戲覩此光明已令人欣歎不已而猶未竟其靈

通也有欲近　上帝之琉璃玻瓈光者請從是經請起

箋釋

正陽帝君曰皇矣　上帝大道之樞神通無上照耀坤輿

六應無塵六洞皆虛六根清淨六塵雖拘如中天日如出海

珠光明一現萬里無雲琉璃境界亦比玻瓈十方梵刹一氣

連枝神力扶天何況　元始之神通而照耀　元始之法界何

界東西或南或北十極靡不能收攝同體而居圓明無礙

帝德規模知而不違心手相符浩氣包含玉體光敷默

朝　上帝捧請璇章

何祖元君曰　帝有眞身現六通光明無礙十方同知時

乃與眞機應光被無非祖炁融梵利三千金世界玉居百萬

玉幷幪三才高象歸皇極個個發生雨露中

白祖仙師曰惟　帝高居白玉京上通　元始下達瀛

西天境界歸南極北海鯤鵬到

都由　聖力太充盈地軸天關輕舉處往來變化任遊行

文昌帝君曰稽首　皇十七光光明放處燭無疆八境

八極歸皇極萬炁高方總上方南北東西金色界木金水火

玉龍堂六通　聖力神明德證得琉璃到　帝鄉

孚佑帝君曰　帝有眞身顯六通我憑至德玉光融不染

一塵　彌羅境眞歸三境太微宮琉璃本相玻瓈映身世

眞修色象空上天下地遙相接誰云無分步玄穹

斗母天尊頌曰

聖力開天　神光燭地　妙境分明　眞經書世

十方來衆並乘五色瓊輪環興碧蓋九色玄龍十絶羽蓋鳳舞鳳唱嘯歌鳴鳴靈如散花金童揚烟讚詠洞音浮空而來

十方來集章第四

天尊訓語諸請莫忘

觀音世尊曰西天佛子到南贍只爲天光布處均一德輝煌無盡劫十方來集　帝庭春金童玉女神通大瑞鳳祥麟氣象新寄語學人須鄭重本根原與　帝同神

正陽帝君曰十方無盡更無邊跨鳳乘龍到　帝前不有金童歌法曲安能玉女產眞乙鳳麟皆是靈機旅乘鴛莫非正氣傳大洞眞風歸　帝典十方來集十方仙

文昌帝君曰　玉皇總攝萬天中光被無邊非舞同總爲一元無別物自然一日會瓊宮祥麟自可招鳴鳳金女必須接聖童君聖賢歸有道九天無處不春風

孚佑帝君曰十方久已共蒼虛今日何因返　帝廬總爲色塵傷墮落當從光照覓安居金童玉女皆和協威鳳祥麟入畫圖那怕雲程隔萬里瓊輿來往似通途

斗母天尊頌曰

遙遙帝京　不隔雲程　十方來集　乃見眞情

是時

梵天一切金仙大乘菩薩四衆八部承斯光照皆乘碧霞九霞流景飛雲玉輿慶霄四會三辰吐芳飛香八凑旋遶道前雨衆

玅花如雲而下徧覆會前

金仙普圭章第五

天師張眞人曰　梵天爲釋教歸宿之所金仙卽其所證之體尊重之爲大乘明非二乘之所能及普濟爲爲菩薩明非獨善之所能仰四衆卽其支流派別八部卽其護衛維持似與玄教無涉嗚呼分門別戶三教不能歸宗交謗互嘲一道徒興刺謬泥乎語言文字誰能返本還元不知性命兼修爲大道仙佛同體爲口訣何爲大羅之金仙何爲大乘之法寶本同而末異殊流而滙源故三教之道合之則是離之則非何況乾體金剛卽金丹之本體金身丈六卽金丹之發現所以步九光之霞舒三辰之華八極飛香四維布彩禪理清淨何故眉間皆是玄家玅用況　帝身卽是佛身菩薩之心必契　上帝之心光明洞達之時自然兩相照耀天花繽紛如雲雲駕浮游來會一氣感通一道同居有深信者自然與　毘盧遮那印合

箋釋

伯陽魏眞人曰梵天釋教號曰如來如如不動好結靈胎金花布彩可上蓬萊金身丈六直上瓊台金蓮萬朵接攜歡會

帝光照耀八垓三世諸佛咸金容有喜選佛場魁休哉

曰善哉承光覩揚圖繞千迴凌雪殿上許坐無猜本來一理元始栽培　毘盧現在孔旨道誥聚天玉柱平地長材是眞佛子何用徘徊金門出入九棘三槐娑羅樹下

帝德信懷

達摩祖師曰玅有寶宮　吉佛場老伯也去覲　恩光萬二千眞玅典一十七種太輝煌三世諸佛相印證大千沙界共吉祥莫道枯禪難入聖西天不隔白雲鄉

正陽帝君曰百種修爲百種殊徒笑空門四果徒豈知

上帝心相印自爾朝天理不虛照耀未空佛子國裂裟飛錫聖人都不有金丹寔丈六人身乾體本非誣

文昌帝君曰七曲衡文古大儒也從玄釋做工夫法場選佛

爭佗帝君曰圓通文尼是淨身理精微玅無倫雲盡水窮傳眞諦西天南國播　皇仁一家何用分玄釋十地寔能外紫宸賀駁雲車朝　帝座本來不是外邊人

斗母天尊頌曰

帝總三教　何分玄釋　大乘菩薩　咸通玉籍

是時其光徧照諸天下燭下方無極世界同玄都境凡彼人間上近九天通接交運至親至邇凡彼下方無極世界山陵坡坂溝澗溪谷緬平如掌六合至遐三境非遠天寶臺殿星羅人間

堤塊羅列明耀雲衢七寶棚楯以界道路玉樹仙花衛燃珠實
異香芳丹田芝草翌綿時彼下方皆見諸天鈞天妙樂隱光旋轉
自然振響又復皆見鸞嘯鳳唱飛鳴應節龍戲麟盤翔舞天端
諸天寶花零亂散落徧滿道路

光照下方章第六

天師張眞人曰是卽　帝光徧照之處極其量而言之其
奧玅處上數章已明可知　玉皇尊帝總握萬天主張造
化下通萬地生成民物近其光者皆得長生得其光者皆入
玅境是以上下有交通之象遠近無隔越之時坡坂山陵皆
關道玅草木鳥獸盡啟玄機三境卽在人間城國如在天上

六合遼遠不異掌上觀紋萬象森羅皆是天心發現一時人
民何慮何幸遊此景化之中不異胥聿之國鈞天樂奏皆是
一德自然宣揚天寶奇花皆是一德自然秀實所以諸天稽
首萬聖踧踖凡彼下方日在堯天舜日之中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須當信及自已一點靈光原與　玉皇尊帝天愧不
隔心香朝謁朝乾夕惕欲淨理純之時自然透此景象乃知
　帝光時時照耀人間處處樂國人人化宇無窮奇異盡
在當前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惟

皇上帝一十七光上天下地

六合三境　本是一家　文川照耀　處處瓊霞

是時凡聖駭異幽暗開光天人悅慶踊躍懽忻凡夫學士盡得飛昇仰觀劫刃寶臺俯眄紫雲彌羅諸世界一切人民咸臻道炁白首面皺皆得化度紺髮朱顏少壯幼稚轉得形容光澤美好苦惱痊平普蒙解脫安樂快然天下歌謠欣國太平

神通感效章第七

天師張眞人曰　帝光無盡　帝德無盡也　帝之神通無盡　帝之恩澤無盡也試視六合之內何處不是　帝力運轉　帝道含宏發現處即是生機沾被處即成靈藥雖蠉飛蝡動亦荷天光何況稟　元始祖炁以成人者靈秀獨鍾清明不闕本與　帝心聯屬有不近廓落之光而有明效大驗者乎是以老者換顏幼者潤身爲士者直上天階求玄者早登雲路由是俯仰皆煥則之光歌謠樂太平之世然　上帝度人無量本欲盡十二類衆生而共爲接引乃自礙其光明因自外於　上帝之光明本原皆差眞性雖復則滿地荊棘舉步榛莽本予以解脫之法自已少安樂之曰則夫忽焉駭異忽焉喎悅慶忽焉快然者當於自已身中領取斯不孳負

日月交煥仙聖滿洞即是三境即是靈山清明元氣被及千般良其光者皆得損顏近其光者災劫不干從此解脫萬載平安上蒲下際皆大還丹龍錫大賚永受非難不可自恢背日求寒要當悅慶智慧求完自與　帝光交映萬端詣是經者永度急灘

麻祖元君曰　上帝神通有萬端神通到處即平安皤皤鶴髮還成少怯怯童年已得丹天下如身歸有道太平無地不平寬滿光復處天光合化度飛昇本不難

白祖仙師曰惟　皇恢漠大神通明效般般世界同老幼平安歸化曰天人悅慶坐春風玉爐瓊璨天光協金鼎煒煌

道化融滿目生機須記取一分雨露十分紅

文昌帝君曰天開地闢盡生人形體雖分不異神神與皇天非濶絕光　上帝自懽凡夫學士一家親

無偏世界新總是陽光頻照耀凡夫欲盡十二類衆生而共爭佰帝君曰本是家鄉當外人可憐墮落幾千春自非上帝光明現安得人間雨露新老幼不分皆化度天人同體盡歸仁欣國太平緣有道天下分明在爾身

斗母天尊頌曰

帝德昭明　法界充盈　人無智愚　被者長生

當爾之時神風遲著萬炁揚津天震地裂枯骨更生沉尸飛魂

箋釋

正陽帝君曰巍巍　上帝放光嘉會

皆起復形酆都鐵圍長夜九幽即時破壞地獄衆生化生諸天三惡道苦一時解脫時諸罪福以斯光力得生十方諸大天宮枯朽化生章第八

天師張眞人曰　帝光無盡不惟能引聖離凡並能轉凡爲聖不惟能發生有情之物並能發生無情之物不惟能接引清淨無塵之體飛昇天上並能化度罪業滿盈之罪而直上天宮蓋由酆都鐵圍衆生造成桎梏長夜九幽衆生自趨黑暗乃得　帝光照臨則神風還蓄而不遺萬炁揚津而得度一時頃間刀山劍樹盡變爲羽蓋寶旌馬面牛頭倏轉爲靈童玉女罪孽踐積若邱山已消黑簿善功雖小如涓滴皆記瓊書所以沉尸飛魄皆復本體朽骸枯骨知返眞元天關震動而陽神出現地戶崩裂而陰濁普消於是全體皆金妙用同天朝元曰到延億萬年化生十方諸大天宮不過返自己家園然非由　帝光一點金丹駐鼎何能枯木生春陰魄變神有志登雲而求金丹大道之士可自外於　上帝之靈光明德而空言爐鼎者乎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　帝光下臨萬物皆春沉尸飛魄起復爲人枯朽老病面貌若新酆都山陷鐵圍城崩九幽長夜俄頃光明地獄罪囚得上瑤京蒙有眞體興　帝無分

晝夜普照衆生皆得安樂故曰　帝光照臨則神風還蓄而不遺萬炁揚津而得度一時頃間刀山劍樹盡變爲羽蓋寶旌馬面牛頭倏轉爲靈童玉女罪孽踐積若邱山已消黑簿善功雖小如涓滴皆記瓊書所以沉尸飛魄皆復本體朽骸枯骨知返眞元天關震動而陽神出現地戶崩裂而陰濁普消於是全體皆金妙用同天朝元曰到延億萬年化生十方諸大天宮不過返自己家園然非由　帝光一點金丹駐鼎何能枯木生春陰魄變神有志登雲而求金丹大道之士可自外於　上帝之靈光明德而空言爐鼎者乎

文昌帝君曰眞風一到氣歸源結得靈丹自返元長夜九幽除死籍天宮三境茂生根沉尸也有飛昇日枯骨重逢化度門　本行眞經即妙藥春生點活盡存存

孚佑帝君曰　佛爲三界大醫王　上帝靈丹更有光一十七般隨錫予百千萬姓要親嘗死期已至猶能活枯樹逢春也有香從此斷除三惡道乘雲跨鶴到天堂

斗母天尊頌曰

煌煌帝典　句句丹經　濟生度死　隨用隨靈

御時

玉皇即分其身徧於十方諸大天宮令諸天宮自然化現白玉

爲眞金爲闕七寶玄苑大光明殿具光明座幢節幡蓋異寶奇花徧布是處

分身化現章第九

天師張眞人曰　帝德光明普攝一世事亦奇矣而其悲願猶未止也而其神靈猶未竟也於是游戲三昧大顯神通以一德而恢宏爲萬德滿諸乾坤之內卽以一身而分爲衆身卽全天地之數分合由心變化無窮夫以十方諸大天宮分理萬方國邑城郭其數可量乎而玄範總於十方斯又奇矣乃復於十方天中各各化現白玉天京黃金寶殿各各俱有七寶玄苑光明寶座一身貴重則百億化身自然莫不貴重一方如是治理則千萬方亦當如是治理究之玄境無爲輝煌彌布皆自　上帝天心中成就　帝德如是圓通帝光如是照徹而

大道之妙用如是　帝力亦復如是神運要皆一元帝身卽道身豈不信然諦是經者其深參之

箋釋

玄天上帝曰　上帝神通無所不有變化隨心般般美好黃金爲闕白玉爲京金容玉體隨地而分光明座上處處分明幢節幡蓋種種充盈殊一本一可萬端十方治理萬地皆安萬幾日理惟仁惟覽隨用皆靈隨予皆眞栽培傾覆駁

物惟均六龍御天處處生春衆生稱首夙夜惟寅隨方化現遍室彌親自己絳宮　帝降威神十號圓滿普應十方志氣清明默朗　玉皇在　帝左右親近　帝光現身之處不斷心香吾總玄天蕩魔天尊亦是如此玄妙之門時時鑒察惟此爲眞我卽　上帝金闕化身

觀音世尊曰三十二應是吾身眞心早與　帝同神金闕玉京分處處朗天禮　聖日頻頻恩光普海西天普德範贍雲就日親無盡共生無盡悲十方萬地一時均正陽帝君曰人人各有一天君靈異俱從　上帝分上帝分身無盡城天宮萬化不紛紜馭物隨心能變化御天

有道更神靈寶幡絳節誠心供一點丹心達　帝心霊應更淵深文昌帝君曰大道神靈在　帝心全憑一理生天地總有眞機作鑒臨信手方方生白玉因時處處長黃金莫云金闕太遼濶化現諸天爾室諍爭佑帝君曰信是　天皇有異能十方化現十方承玉京處處朝儀鳳金闕高高引大觀九萬里程風助力百千種道我歸眞我亦化身千萬億方方稽首　帝威神

斗母天尊頌曰

清微天中　大羅神通　帝身無量　處處現宮

玉皇即以所分之身徧於是處自玉京中黃金闕內七寶玄苑
大光明殿光明座上普爲十方演說清淨解脫之道

分演妙道章第十

天師張眞人曰大道一元塞滿天地渾渾淪淪流爲民物乃
芸芸衆生日遊行於大道之中而自離於大道之外盡自拘
於形氣蔽於物欲溷濁而不清穢而不淨所以不能解脫自在
遊行且三惡道中淪墮無休可憐苦海無邊何日登出頭之
岸煩惱萬端何在非投網之慘解脫之難言也久矣幸哉
帝恩無盡　帝德難名　帝身無盡　帝之度人

亦無盡所以一身說法猶恐不能徧及必須化現多身一境
說法猶恐不能徧度必須化現無量之境然而　帝身與
帝境雖曰無窮無盡而所示之妙法只是此一元之大
道是道之體本來清淨必不染一塵者方能復還能復還一
元大道者卽眞解脫既能解脫則陰陽不作物形體不能囿
且將與　玉皇尊帝聖體同神然非　玉皇尊帝金口
宣揚誰能迴光返照識認自己自體而超升解脫欲聞法者
從後參觀

箋釋

彌勒世尊曰靈鷲山中我　佛說法普爲大衆生得大解脫
千萬億身皆稱正覺我在梵天主治兜率　佛治大羅巍

巍金闕是曰　玉皇無上　帝尊萬天教主總握乾元
度人無量　佛願周圓不遺一人個個成仙道身無量
佛法無邊十方度盡皆示眞性是菩提命更幽玄解脫
之道惟此爲先千經萬典十聖三賢會此一法難脫速遲乃
在前日妙理昭宣今日吉慶又啟法筵一理三教大道無偏
我　佛說法拈花微笑綱舉目張無非奧妙我得　金
言顯在當來略說半偈助緣成胎我是眞佛不必徘徊在此
說法多寶塔開　毘盧遮那欵曰善哉
觀音世尊曰這般大緣非容易彌勒尊佛到此來只爲
釋迦卽　玉帝遂令眞　佛下雲階龍華勝會他爲主

解脫法門今又開得此佳緣還不悟說法先爲欵幾回
正陽帝君曰解脫門開度有緣無緣怎得證編誠心感得
靈山佛妙法重興　玉帝筵
煩惱苦徒勞　玉皇慈憫方方顯若個得成上上仙
　金口宣揚猶不信蒼生
文昌帝君曰我說三家本一家眾人都笑語言差不知解脫
歸天道總在神明無障遮清淨無爲私欲淨經書實踐性情
和闡揚玄道關三教莫使吾　皇欵奈何

爭佑帝君曰眞經眞法在吾家仙仙精微理不差不二法門
全是道　天尊大闡信無遮良緣會合傳丹訣一氣清明
返太和赫赫　玉言須跪聽君還不信奈君何

斗母天尊頌曰

帝坐瑤京　悲憫羣生　分身說法　解脫切成

時化

玉帝各以無量天眞大聖玄行眞人靈妃王女侍列左右是諸玉女顏容姝妙端嚴奇特天珍異寶莊飾身相言音清微衆所樂聞如是諸女其身復出微妙解脫自然之香是香芬馥周徧諸天極妙樂止及餘大地一切福處六道一切衆生聞是香者普蒙開度所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若諸天道一切天人或有能聞是此香者五衰四相永得除滅轉增天福若諸人道王臣兆庶或有能聞是此香者即得人天長壽之

樂身或滅度即得脫殼尸解之道若諸魔道一切諸魔或有能聞是此香者安處天宮闕戢之苦各得休息若諸地獄道一切衆生或有能聞是此香者離地獄苦得淨土樂若諸餓鬼道一切餓鬼等或有能聞是此香者即得飽滿無饑渴惱若諸畜生道一切畜生或有能聞是此香者脫畜生苦得智慧樂

聞香解脫章第十一

天師張眞人曰　玉帝化身徧滿虛空既以神通化現種種嚴飾且各有一切侍宸賢聖未嘗缺境復以神通化現種種嚴飾且各有一切侍宸賢聖未嘗缺少法音一時周徧萬天天香一時芬馥萬境異哉至德發皇如是奇特至道精微於此可會矣蓋一元大道之精神命脉現爲　玉帝大道之精華孕毓現爲衆聖故化　玉帝神通卽能令諸聖化身　玉帝所現之處且諸聖所在之處何異非　玉帝所臨之處體用交輝源流互顯道本如是　玉帝之神通如是諸聖如是也然　聖德發揚之光卽　聖德太和之氣光能普徧照耀氣自流動充滿和祥之極馨香之至矣　德光既能變朽回春則德馨自能轉苦爲樂試思世間沉檀諸品不過土木和氣所發且能感召天神融洽肢體何況　上帝至德所發玉女同體太和有不能徧滿乾坤而超脫六道衆生者乎天人安處天和靈蓋同遊化宇上下一德幽冥交濟德光與道炁共被於無窮非吾　天尊上帝何能充滿其量如是

箋釋

玄天上帝曰巍巍　聖主至德發皇郁郁奇氣至道宣揚太和充溢處處吉祥寶玖珠玉叶扈馨香衆生有緣決不荒唐飲　帝之和被　帝之光食　帝之德抱　帝之德拜舞天端之芳玉女同心道味開張玉哉坤元乾德彌彰眞風鼓濕丹桂同揚何欣聞薰何愛沉檀聞者得生嗅者皆安鼎爐有此可結金丹諸天同道左右盤桓神通互顯救度無難六道衆生災永不干從此超證度出惡灘酬　帝之德拜舞天端

正陽帝君曰動有奇光靜有香乾坤總是　帝休祥道機
翔洽同開德味榮迴偏廊廡六道衆生咸感仰諸大萬聖
久深嘗神風再著眞經顯撥動天和萬世芳
麻祖元君曰　帝坐天宮總道機神通種種更玄微百焚
紫上金童掌香散人間玉女飛寶鼎溫溫看火候旃檀處處
示眞機輪迴六道無窮苦得共諸天侍　帝幃
文昌帝君曰玉女能揚　帝德芬諸天侍列擁祥雲生機
處處馨香達元氣霏霏世界薰六道安寧皆證度天宮瑞靄

總氤氳桂香寶殿歸吾手也是吾　皇身上分
爭佑帝君曰諸天爲　帝久揚芬故此朝朝現彩雲玉女
坤貞乾道協奇香天應地興薰道意淵微奉發首德馨流布
氣氤氳桂子蘭孫今接踵清芬須向　帝光分
斗母天尊頌曰

至德馨香　學者親嘗　精神煥發　瓊籍流芳
爾時諸生天罪衆既得生是勝天宮已緣承慈光攝受之故便
得悟悟各各明了罪福因緣與諸眷屬作天伎樂來詣
帝前是諸衆等各各舍悲俱發聲言前後經千劫萬劫不見三
光常處黑闇三惡道中多受苦惱伏蒙
玉帝方便放光愍救我等皆生天上是諸惡業悉皆滅盡無諸
繫滯皆得往生仰朝

玉帝各到道場是諸生天一切罪衆說是語已稽首復位
　承香發悟章第十二
天師張眞人曰悲哉衆生大道之分形稟　上帝之神以
爲神承　元始之炁以爲炁乃不能振拔復還遂令千萬
劫中常處黑闇三惡道中常爲煩滯苦不可言何望解脫至
是乃明了罪福因緣不亦晚乎然以後來之衆生論則猶尚
爲早也至於衆生生天則天中人矣神矣仙矣聖而賢矣佛
菩薩矣而猶未免含悲發言似乎不必乃眞情發露自然心
酸若至今日則又當以含悲自已者爲後來之衆生含悲遂
不禁大聲疾呼發言於衆曰開等何爲千劫萬劫不見三光

墮落惡道何時出離吾當示爾衆生以解脫法門須各受持
　玉皇本行集經一部以爲生天復位之本肯深信否猛
省猛省
　簽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雷祖發聲大衆齊聽千生墮落萬劫
伶仃三光不見長夜暗冥呼天不應叫神不靈永無出期坐
卧寒冰若要漿水對曰不能
　恩慈密布發香畫出地獄直上天堂一念回轉萬惡深
藏一念眞誠萬善咸彰全體陰消變成純陽記名仙籍特列
玉皇此等衆生復位天宮志氣神異清明在躬聖賢仙

佛皇成功後來衆生性命與同切貴令墮三惡資中留心
經法朝禮叅咨自有天尊監衛丹衷接引提拔妙境無窮
文殊世尊曰可歎幽陰苦衆生人間世上不知名幸從
帝力生機轉遂使靈寶語念盈依蓮花泥不染至今寶殿
座無塵眞心一現舍悲意迴首當年悞萬春
正陽帝君曰因何墮落萬千春一念差迷苦不伸 帝光
照竪眞光現道氣薰蒸善氣純有腳春回昇 帝座無塵
曲唱迎洪鈞從茲不必含悲意俯視群生眉又顰
文昌帝君曰總爲蒼生墾此心此心悲憫深復深三塗墮落
無春夏上界昇遷少信音一自 帝光通十極遂從和氣

脫寒陰因緣自古無差錯善士升兮惡士沉
孚佑帝君曰地獄餓鬼與畜生這般苦楚何時平陽光動處
天香發惡念消時善果成方寸靈書通 帝座當前迴首
即 瑤京證到瓊宮無上位 御前猶自表眞情

爾時 斗母天尊頌曰 明明帝前 赫赫經筵 回心皈命 離苦生天
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諸天聖衆汝等諦聽此諸罪根刼
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偏染三業縈纏肆意任心曾無
覺悟陰罪陽過日積月深背道違眞順邪棄正舉心運念動結

愆尤遂使命過之後身落三塗不得解脫若非今日遇是法筵
何由出離

妙音開度章第十二

天師張眞人曰 玉皇尊帝以 元始祖炁神通發爲
光明融爲落香抑且動爲聲音是大妙音卽是一元大道之
鼓動太和翔洽之節奏炁故被是光者性體自然昭融聞是
香者生機自然勃發聞聽是法音者心地自然智慧可知蓋
此衆生歷刼墮落六根三業日積日深除罪陽過愈趨愈下
總忘卻自己本來面目甚且漸消漸盧將太極一點靈光散
盡嗚呼背覺合塵舍正歸邪一團黑氣自斷本根 上帝

好生實所不忍所以普度無窮
以德香天香普播不已猶必明宣 神力大顯放光不已引
示因緣宣秘傳明開生路不得已而自道其實自者非今日
遇是法筵何由出離爲己得生天之衆生歎乎實欲彼未得
復位之衆生共聞也詩是經者自覺悟否

箋釋

正陽帝君曰 天尊上帝最神最靈放光普度法界熒熒
布香大悅聞者開明人人儻脫俱證玉京君臣一德相慶
帝庭 天顏有喜出妙音聲諸眞稽首贊敬感聽言言
金玉句句分明要淸三業要淨六根十惡永斷眞性存存立

命有基入道有門瓊宵證果紫恙勤元皆仰愚森今亦聖尊
惟時眾聖有歎無論迴首思惟不覺心驚　帝恩深重報
答惟誠昔自悞再無悞人　天尊府訓為眾敷陳開者
須信莫悞自身萬劫留傳此言誰真
觀音世尊曰十惡三業並六根千秋萬劫盡沉淪迷津不渡
何人渡心地常昏性不昏妙音朗微三千界眾等超昇十二
門維　皇指示分明在那用深山間世尊
白祖仙師曰墮落幽陰不計年今朝也得到青天若非
帝力歸　元始那得凡身做上仙十惡斷時三業淨六根
空處五行全　天尊金口明明示萬劫千秋永正傳

文昌帝君曰　帝坐瑤京理萬方人歸地府失眞陽寒冰
惡浪層層陷劍樹刀山處處傷一念回春憑　帝力三田
毓秀得天香度人無量　恩無盡聲教於今震十方
爭佑帝君曰諸眞聖眾用心聽　上帝宣揚句句靈若要
瑤京通名姓可曾靈府轉幽除法筵得會憑　天力寶鼎
生春結紫金吩咐眾生須學我瓊編秘語用功深
斗母天尊頌曰
大道無言　於穆帝尊　孳生開度　口訣為門
爾時諸天化身
玉帝即以神通不動其所移接天人皆令得至清微天宮玉清

元始會下是諸眾等不覺不知是時
天尊眾會見是十方
玉帝化身尊皆來集
天尊會前如無邊明鏡照諸影像互相容入時諸大眾稽首瞻
仰
玉帝化身聖中最尊增長清信益加志樂心無退轉起大堅固
時諸天人通得生大忽覩
天尊勝會道場清淨第一無為功德之所莊嚴踊躍歡喜一時

作禮歎未曾有
顯露法性章第十四
天師張眞人曰　玉帝即道體也既已化現妙身自然承
哉法性大放光明性之現也大布聲音性之和也大發妙音
性之節也則夫尊度無量移接天人皆是性眞力量諸眞聖
眾於是皆復其性矣蓋諸眞聖眾以　玉帝之性為性超
昇妙境則是還性本原不知　玉帝又以眾聖之性為性
眾聖能復其性則　上帝性中之用已歸體矣　上帝
能攝受眾聖以歸其體則用中之體盡歸元矣此理與妙窮
恐眾聖不知故於　天尊會前即以化身顯露眞身眾身
顯露全身體用交輝性光互映炤然寶鏡鑒徹彼此通融虛

明之體靈湛之用未曾隔越惟時衆聖乃悟自己根原與天
玉帝光明普現摩睺四達聲音明徹門一性之所發見
即皆人人一性之所咸具者也見此具衆德生悟方悔往
日十惡三業障礙靈明無限今幸滴滴歸源得歸正覺起大
堅固永無退轉說法度人少報 上帝普度深恩

箋釋

白祖仙師曰性之一字上古未聞降衷恒性乃有聖文
尊經古奧渾而不言儒家闡發成性存存佛家參悟見性爲
門吾家玄玅性命爲根性在命中命因性定性命雙修虛靈
神應天師慈憫示人眞傳特標法性以明先天 玉帝化

身靈異百出明鏡周圓互相容入以體攝用即用顯體體用
交輝精微玄理大千世界皆在鏡中纖塵不隔彼此交融復
還性體快樂無窮 上帝開化以身示教法性周圓
尊經妙道惟爾學人衆聖爲師承 帝之光祖烝爲基他
帝之德定爾心思聞 帝之音絕玅言辭得未曾有
再莫差遲我來箋釋覩者信之
正陽帝君曰法性圓融處處通光明無盡亦無窮無邊寶鏡
含沙界一片瓊蜎朗萬空本體既眞無滯礙千般作用總歸
宗羣眞何幸逢嘉會周旋琉璃佛光中
長春杜眞人曰性是儒門眞實理分明三教共根宗光明無

礙天光玅色象莫粘萬象空一月普照千江水萬水還涵一
月中玄理玄玄何處顯 帝光處處見圓融
文昌帝君曰性是善提處處神無邊明鏡照虛空但能體用
相輝映乃信乾坤開混蒙萬象虛明含滿月一眞顯露協玄
穹玄玄玅理人難識 玉帝分身顯一宗
爭佑帝君曰體用歸源要性窮十方化現十方同交光互顯
重重月無礙生明處處通總是先天眞異象參神室透玄
穹乾坤一鏡相涵入玅旨眞傳 帝座中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後地 煥朗通圓 總歸性海 萬鏡高懸
爾時十方諸化
玉皇俱復一體從法席起北向長跪天尊言曰往昔去世有國
名號光嚴玅樂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其王
無嗣實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歿社稷
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勅下詔諸道衆於諸宮殿依諸
科教懸諸旛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徧禱眞靈已經
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寢月光皇后夢
太上道君與諸玉眞金姿玉質清淨之儔駕五色龍輿擁衛景
旌蔭明霞蓋是時
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金容身諸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

作百寶色幢節前導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白

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爲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愍聽許爾時

道君答皇后言願特賜汝便從夢覺而有孕懷胎一年於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於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燄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長而慈善於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將散施窮乏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怙饑饉癘殘一切衆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當爾之後王忽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普已歷八百劫身嘗捨其國爲羣生故割愛學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拯救衆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啟諸道藏演說靈寶及顯過此以後再歷八百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菩薩頓悟大乘正宗漸入玉帝說是語已法筵清衆異口同聲歎未曾有

發明本行章第十五

天師張真人曰　玉帝以道化身自然而然不假修證何有本行蓋道無定體以大生廣生之德生爲其體　帝有全身卽以萬物萬形之萬體爲身所以歷劫行化劫劫分明從實度人實實賤質以一身入萬身之中而爲之質幹卽以一炁融羣形之內而爲之主宰所以治理平成經綸不斁醫療教化泛應兼長作止因時隱顯有道接待則貴賤平等貧富一心且忽焉化現王公忽焉化現修士忽焉舍庫藏而不惜卽捨血肉而不吝乃一心不退於多劫苦行歷微諸百世通萬古如一息顯真常於億劫今者總握萬天無爲致治高居

金闕壽量無躔通憶降生之年直如前日事也雖曰三千二百劫不過略說其苦行之規格而已可易量其度人無量之實際乎至於抱送金容則表其從道而來國王皇后則表其毓秀天地光嚴自然妙樂至寶充矣月光夢覺表感召於無形胎孕表生成之有候丙午則陽德全亨光燄則金花滿地於是九廟之世德寫獻無疆兆庶之歸仁依怙有託斯皆道化實際非我　元始天尊何能明示根原於是衆生復位之諸眞聖衆愈信

上帝之神通玅化先天地萬劫以前後天地萬劫以後眞無量聖人焉能幾之矣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哉　帝身大道流行既靈既秀亦神亦靈

乃文乃武可權可經龍威鳳彩存力雷精扛舉天地生成兆民允恭克讓惟寬惟仁多劫演道歷世化身　帝德周運
　帝力難名千萬億劫實踐明行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乾坤鍾氣　金體全眞光燄燭天功德在人朝野上下莫不
夢親普明山中異跡猶存丹爐俱在風景常温不會棄廢
志修行今總萬天早證大乘歷歷可記劫劫堪徵　元始
天尊指示原因朝　帝書證眾聖講眞
觀音世尊曰三千劫證法王身道話須當嚇煞人豈料
御天從億劫曾於沙界救生民功修八百還嫌少祥發王宮
不計春本行經傳須八萬惟有　天王誡　帝眞

何祖元君曰　玉帝法身即道身自經億劫與千春
釋迦文佛親修證　元始天王顯妙因五色雲中龍鳳輦
普明山裏鼎鑪金經傳本行眞眞讀者眞參要用心
文昌帝君曰妙樂國內緣　眞王普明山裏建法場進退
唯時全是道往來無礙早垂蒙　道君而下誰知聖毫孔
之間也放光億劫以前眞本行羣生歷歷早聞香
孚佑帝君曰道身無證亦無修本行眞眞上上頭捨已何曾
惜血肉爲人也喜好春秋當年苦志寒山雪滿頭高居白玉
樓劫後劫前如一劫至今猶錫度人舟
斗母天尊頌曰　無窮無盡　誰能來行
同時眾中有一玉女即日夜光從座而起整衣冠從容雅步
長跪道前白
天尊言臣宿昔何幸仰侍御前親
金闕玉京寂淡道遙快樂自在嬉
希有之事不審向來光內所現十
玉帝應化法身天眞大聖妙行無
玉女相貌端嚴形體姝妙出眾妙
玉帝神通移接今皆普集在清微
得證如是無上色身恩惟聖慈示
以未悟爾時天尊謂夜光玉

女言汝固初入聖流雖有智慧未
無量劫中修諸妙行具解脫門同
同清淨行同清淨身同清淨心同
同大慈心同大悲心救護眾生如
真心大道清齋弘誓手護劫中普
玉帝此諸玉女非實是女皆天玉
身色神通智慧隱顯變化與
帝同焉爾時夜光聞是說已心得
　表示眞一章第十六
天師張眞人曰　玉帝法身
本從道化道爲太極本具陰

陽二體而陰陽固無始也本含動靜兩境而動靜固無端也
然陽主長養陰主生育動爲流行靜爲貞一貞一合流行之
機流行歸貞一之體入道者不主於流行而主於貞一蓋貞
則永固一乃精專有此力量乃能感劫常存萬載如新試觀
天行運轉不息則生氣乃行地體敦艮常靜則生質乃定夫
天地本於大道天地之體如是則大道之體亦如是也大道
之體如是則　玉帝之法身亦如是也故　帝以發育
萬物者致其用必先以凝靜一致者立其體昔任普明山中
修行已曾從先天之坎離配先天之夫婦復還先天之乾坤
再立先天之天地結成至寶光明灼天聲香被物妙音震動

自是而後十方行化而眞身冥坐　玉京眞一妙道靈應
如是　天尊乃因　帝座之　玉女化現之大眞感劫苦
行與　皇穹千載一心萬劫一德身色神通智慧隨期變
化一致無殊者點明玅旨可謂精微無比矣夜光當曰亦是
從此證入必待　天尊指示乃能開悟則自夜光而下者
可知讀者當著眼觀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永貞一體流行生育長養地溢天清赫赫
　皇穹生而神明靈變百端發育羣生行健即天安敦即
地清淨無爲誰與同志一息萬載誰識眞奇哉玉女道本
於坤凝然至靜貞一永存感劫修行具解脫門順承天命發
　帝德馨天香法界樂國天庭
臧何以故昭事尊精赫赫金容亦
有神通色相妙好種種從
同惟時夜光反起疑惑同具久根
乃見眞確感歎良久自悟根因億
天有志致主以身明德馨香夙夜
斯人
觀音世尊曰我是玅莊國王女也
自證過帝王身至落皇伽
天中主端嚴色相世間親說經
元始仙眞法入聖夜光
識本因億劫以前原有我主今事
　帝亦心眞

麻祖元君曰莫笑麻姑是女身九
重天上本天眞誠心奉
主經千劫立志希天有萬春同
氣脩如眞父子一堂還是
古君臣　尊經修證堪承受
　帝有神通也與人
文昌帝君曰有志希天要用心當
前孝貞好光陰磐香達處
田生玉血氣通時體有金具解脫
門天道顯同清淨信聖功
深天眞化現因慈愍男女能修死
不侵
孚佑帝君曰陰陽皆是道之精男
女能修自菩靈泰事多生
同吉志神通無量在天庭夜光疑
惑　天尊釋玉女功夫
　上帝臨說到眞修人不信乾
坤腑內有黃金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一炁　純陽根除　抽鉛添汞　帝光開竅

爾時高虛清明天主與諸天仙聖衆九光寶蓋七寶
玄歌妙樂詠無量洞章散天寶花唱天甘露飛步遊空來詣
上帝大神通光明慧大法門化人天教道無窮大慈大
前承
天尊
玉帝威神之力是諸寶花即於空中化一寶蓋蓋覆大衆徧
周徧是時高虛清明天主見此希有稽首長跪白
天尊
玉帝言賤臣懈怠後會法筵今日吉慶興此法橋幽顯聖凡普
沾聖澤放大光明現希有相上照諸天四梵六慾一切衆生諸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卷集八　第十三頁

天仙聖衆覩此光明悉皆雲集下照下方無極世界同玄都境近
接九天靈風奏樂宮商相和激朗雲庭皆成洞章一切衆生咸
臻道化鄽郡鐵圍長夜九幽一切地獄受苦衆生盡蒙光力皆
生諸天得受快樂今日所散天寶奇花旋結成蓋徧覆大衆盡
乃斯光威神之力臣等千劫長因九天運會是道盡源濟度法衆
隆今日大吉咸仰玄功是時
高虛清明天主以偈讚
玉帝曰

金闕玄穹主　高上玉皇尊　妙相冠諸天　慈光燭三界
興聖弘道師　大乘垂法誡　興工推迹源　天人依仗師　大乘垂法誡　興工推迹源　元始爲道之根　上

號極力發皇而呈獻頌揚之辭要之與一天主同凡
帝之所化度十方之所來集與夫億劫無盡之所解脫者亦
莫不如是讚揚之語盾博淵深其精發之

箋釋

玄天上帝曰高虛清明主治九天生神不息性命克全眷屬
極多個個金仙　元始法會　玉帝經筵光明威召飛
步而前盖陰九光上法天圓乘龍八景下擬地方乾坤建立
來往吉祥眞風顯露樂韻琳瑯遍烝洞達皆成洞音手散天
花口噴天香輝煌雲路來朝　天王　天王恩重綴錦
聯芳如天蓋覆萬象含藏性體歸源永保無疆大哉　帝
有曰保守無傷寶蓋會中與子偕臧誰人信及直下承當朝
夕受持如是瓊章

正陽帝君曰九天帝主能生神個個人民乃有身圓盖方輿
安爐鼎炒鍊天花返性眞德澤如天能感神通動手卽生
春萬華寶蓋　天王用付與　玉皇福萬民

麻祖元君曰崑崙山上建雲宮寶傘莊嚴覆無窮那比瓊花
連朶朶天然生烝擁重重性光乃與天光合萬理還歸一理
中讚偈莫非陳供養生神聊以報舊寫

文昌帝君曰清明天主會金筵一路生光顯碧天錦繡眉眉

天師張眞人曰　元始天尊歷歷宣說　玉帝本行神通變化靈驗之事至矣盡矣於此章乃特標明之曰是道身也非常體也再明之曰是無量功德之身是清淨自然之身是神明堅固不壞眞空無上法身爲　玉帝之體讚乎卽爲一元大道之體讚也讀經者至此當知顯權歸實從流探源攝萬會一將前數章所說之種種功能種種力量種種功德三界十方之所攝受千生萬劫之所化度者其根原皆明明顯露矣蓋惟其爲道身乃能有功德無量清淨自然及神明堅固不壞眞空無上之體段乃能有普徧之種種光明而周徧神通廣功德周圓本體眞妙道眞空原不壞有爲作意或以常身疑之謂其假於稟修假於有爲功德之所莊嚴可明此旨故因高虛清明天主讚揚之後不覺觸動　天尊恐人不懷再爲稱揚實爲品題著其體則歷叙種種法身著其用則歷叙種種光明又合體用而著之曰下生人間多劫行化而身清淨未嘗不在　金闕非所謂充滿法界普現羣生之前應感周不離菩提之座者乎有不知一元大道者惜卽　玉帝法身以觀之有不知　玉帝法身者惜卽　元始宣說以觀之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一元爲道在　帝之身顯道爲法歸　帝之神道惟光明有　帝敷陳道最靈應惟　帝爲能大哉至道今古誰不大哉

七種慮分明照鑒萬天萬地品彙照燭萬劫鑒影日光

　帝惟有此法體輝煌巍巍無上不壞眞空神明堅固功德無窮清淨自然誠哉道身無剛不顯所度在人神通變化馭物惟靈化現萬方詎離　帝庭大哉　元始法語叮嗑宣揚　帝德大眾齊聽禮　帝金容讀　帝眞經命根性主　玉帝　玉清從今參悟大道分明

玉陽帝君曰十七光明在　帝身照萬方今度萬人名聲周徧神通廣功德周圓本體眞妙道眞空原不壞有爲作意那能神　天尊慈憫明明示依按稟修作　帝臣

靈佑帝君曰　帝身靈異本非常功德神通不可量法性圓融周法界眞空不壞乃眞常乾坤重泰春秋永日月交輝十七光往者紛紛來者眾眾優游化宇　帝垂裳

文昌帝君曰十七光明是　帝麻淵淵穆穆坐瓊樓眞機顯露　三清境妙相輝煌四部洲道有全身　皇極建尊無二上　聖功優自然堅固眞空體不假作爲不假修

爭佑帝君曰從今識得道機深始悔當年錯用心無上光明頭上顯先天景象後天尋幸從

瑤京覓好音妙號重重非譬喻稟修自可結黃金

斗母天尊頌曰　元始聞眞法惟向

大道何在　一段光明　一十七種　法體雖名

是故汝等欲見是

帝乃不可得者緣以汝等尚於身口不捨結習煩惱行業山是

障故不能得覩是

帝悉願吾今爲汝時會衆等宣示斷障之法汝等大衆莫不各有道體法身但能消憎法身莫不顯露

行時諸大衆不勝喜躍各於

至尊儿前稽首作禮俱欲願問

天尊言曰斷障之法當生大悲無起疑惑無起貪嗔無起淫慾

無起嫉妒無起殺害無起凡思無起貪妒無起聲色

無起是非無起憎愛無起分別無起高慢無起執著凝神澄慮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冥　箕集八　卅七文

萬神調伏心若太虛內外貞白無所不容無所不納無令外邪

亂其至道羣失眞宗敗其靈根盜其至寶致爾萬劫永淪凡流

透入俗網萬魔來攻百千萬劫不聞妙法鬼神執誅從生入死

是故汝等應當志心善護眞宗無令喪失如前所說如是諸障

汝等各各當除斷之身得清淨超度諸難是名道寶持法棟樑

更當修奉是此經典如近是

帝生尊重心善想

尊容稱揚名號然後汝等得覩

慈顏咸蒙護度普聞妙法親奉供養永無流轉是時四衆聞已

歡喜歎未曾有

箋釋

玄天上帝曰悲哉衆生惡貫滿盈棄失眞宗黑籍書名敗其

玉寶永隔蓬瀛斷其本根滅性流情往來惡道徒苦哀鳴籠
中刀上誰當怨聲何以至此可憐衆生總爲一障溺而不清
牽連滋長愈障愈深宿有眞白性墮四險愈趨愈下異類傷
心今幸覺悟得聞玅法　元始金言寂爾無越如是諸障
當實斷之心君爲主一善爲師昭事　上帝再莫差遲默
想　金容誦持　寶號境若太虛神明來告萬炁調伏
一眞獨抱　上帝鑒誠明傳法要親見是　帝超證道
玅色早回頭終須有靠悲哉衆生誰覆　聖教
何祖元君曰障礙百千悞我身致令萬劫受沉淪　天王
慈憫諸天少　上帝光明普世仁至寶維持誰敢盜眞宗

調謖不留塵　金容觀想　徹稱熟斷萬魔分伏萬神
正陽帝君曰離道都由障礙多慾心妄想動邪魔重重陷阱
重重網步步氷霜步步波口訣留傳須早斷　帝恩深重
轉天和眞宗至寶眞心護緘鬼毒龍奈我何
文昌帝君曰鬼國魔山幾萬重隔仙靈光永絕蹤　帝境
崇高何日到先天悠遠那年通陰雲掃盡看紅日莫聽雞鳴
仗劍鋒縱有樊籠須跳出乘鸞跨鶴是英雄
孚佑帝君曰　帝心原與我心通障礙千層不少空劍斷
靈根因愛慾原無悔意明着實虛言寂待庚方月妄想高乘
悶苑風勇決當天發誓願纖塵不染出樊籠

斗母天尊玅曰
靈根毓秀　皇路聯登　金憑書劍　斬斷葛藤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卷上終

太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品第二

爾時天地始祖五老上帝稽首長跪白

天尊言伏聞

高上玉皇慈念蒼生普放神光照燭法界六凡四聖普叨道蔭竊以凡夫短景劫運將終正道宜行以濟兆民使修眞之子有期輕舉末代烝民俱獲壽考

表揚五老章第二十

天師張眞人曰一元大道卽　帝又爲道之主矣所以總握玄權於　玉皇上帝則　元始也穆處無爲而付其

綱推數劫會生成民物其政治俱歸之　大羅金闕然尊無二上何以復有五老上帝物無兩大何以又有天地始祖

嗚呼玄教之精微在是矣夫大道一元劫終不變劫始不遷卽萬劫以前之萬劫萬劫以後之萬劫俱是不搖不動但卽現在之劫而言混沌之後忽焉生天忽焉生地忽焉生人生物有何具乎蓋道本一理中有動靜道本一氣體分陰陽動靜互爲根陰陽兩相濟有動靜乃有消息終始元會運世年月日時刻分之循環有陰陽乃有寒暑燥濕清濁高下剛柔健順顏色骨肉之分四時五行之數人能外此五行乎五行根乎陰陽陰陽根本乎道彼元始祖炁道也陰陽五行之祖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五老上帝五行之精主治五方最神最靈根本　元始稟治　帝庭乾坤以正氣運不停召龍止水保劫延齡順序三辰斡運萬星各安職守興國太平法會放光常繫厥情爲衆悲憫代衆經營進叩　元始奉法施行蒸民永濟通會常享眞機將轉道運將興兆民有主

上帝有臣神咒流行天下同仁經標意旨衆悟在人傳經教主大法將伸乘時校正以濟斯民吾爲箋釋學者眞因正陽帝君曰五德乾元亨利貞五行金木水火土雙修性命有眞傳烹鍊鼎鑪要眞主　玉皇本行經最微天地始祖悉皆歸五炁朝元今有日啟問　天尊啟慧機

麻祖元君曰五老原從一老來乾坤得此永無災清靈合撰
民生泰上下歸眞意氣偕南北東西歸　皇極木金水火
會天階惟有　天尊知奧玅眞經啟問莫疑猜
文昌帝君曰信是　天王會說經五方五老叩天庭地天
交泰星辰序金土無差水火宜玅法須參圓滿咒眞機全在
　玉皇經蒸民壽考當千劫化度光明感衆靈
孚佑帝君曰因何感得衆眞來舊日天光尚繫懷解脫方
皆錫福政權處處不生災眞功圓滿眞言力道玅機關道祖
裁總爲蒸民維劫運天門進叩爲君開
斗母天尊頌曰

五氣流精　天地清宲　赤文當顯　再請帝庭
自昔
元始洞玄靈寶赤書玉篇眞文生於元始之先空洞之中
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無氣無象無色無名無形
無緒無音無聲混沌太無靈文卷舒乍存乍亡二儀待之以分
太陽待之以明靈圖革運玄象推遷乘機應會於是存焉

　箋釋

正陽帝君曰赤書玉篇天下之文微玅難識精蘊誰聞大道
體段雲篆氤氳乾坤正氣默運流行幽幽誰見蕩蕩難名無
終無始亦充亦盈全無迹象惟有眞誠先天之先後天之後
主宰維持自然結構順理成章金石能透撰於　玉清宰
於　玉帝宣於五老包乎天地時時發現世人罔識罔識
其機入道無力無力入道　聖文遂隱經旨明標振裘挈
領玄門與義最上上乘參悟可見　帝境可昇

無量洞空天帝曰平地成天一卷書最尊最貴是文備性情
已正陰陽合倫理無虧志氣殊手訂赤篇今尚在　帝傳
雲篆古無虛水精之子衰周出五老同參定世符
長春杜眞人曰玄教明明闡赤書儒家惟此是工夫五經四
子皆天道玉軸琅編是　帝符天文煥炳人文顯　帝
德輝煌　帝世熙本行　皇經標要旨　先師明証
五老知
文昌帝君曰儒典佛經總是書　天王秘授更同符昌明
文教遵經寶貝葉文傳護　帝都五老宣揚傳道玅萬方
歸極仰　皇謨先天景象從茲見混沌赤文存太無

孚佑帝君曰當年曾讀數行書歸宿玄門也不殊實證先天
赤烏顯秘傳口訣玉文符象天象地存眞象無色無名隱太
無這段機關人不識也虧五老闡靈圖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與玄　總在赤文　根原顯露　誰見誰聞
玉帝授臣靈寶秘篆大不可思議神咒故天地得之而分判三
界得之而發光靈文鬱秀洞映上清發乎始青之天而色無定
方支勢曲折不可尋詳
元始鍊之於洞陽之館冶之於流火之庭鮮其正文鑿發光芒
洞陽烏赤故號赤書靈圖既煥萬帝朝眞飛空步虛旋行上官

燒香散花口誦靈章是時天降十二玄瑞地發二十四應上慶
九天之靈與讚三天之寶明神風既鼓星道盛暢
元始登命太眞按筆玉妃拂筵鑄金爲簡刻書玉篇
五老掌錄秘於九天靈都之館玉女典香太華執巾玉童侍衛
玉陛朝軒九天上書非鬼神所聞
雲篆功用章第二十二
天師張眞人曰雲篆即赤文也赤文言其宜雲篆書其用實
本乎道用發於人昔在　元始天王立於天地未生之前
觀於日月未光之會尋得其詳知洞陽之烏赤達玄象之推
遷上清洞映色無定方天地因之而分判日月因之而光明

於是摹其靈紋揣爲靈圖取其光芒法其規模鍊之於洞陽
之館冶之於流火之庭成爲秘篆凝聚靈秀惟時陽光煥發
除德安貞乾體高明瑞氣布於二六之辰坤體博厚祥光映
乎三八之節品物因之而毓秀鬼神不得而知間秘之靈都
之館藏之無上之宮五老上帝曾受之於　寫蒼眞老至
是又欲行於下世故特表其功用述其因由以傳來學乃知
雲篆之文如是貴重如是神奇識之者神明煥發得之者造
化在手其實微玅難言　玉清世帝　上帝鑒臨當會
之於言思擬議之表不可忽視赤書玉篇本無正文摹爲雲
篆煥朗氤氳演爲神咒流傳古今尊爲誥命一晝千金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赤書煥發赤炁光明赤心一點通達三清其玅難識其理難名先天之象秘在瑤京惟茲雲篆品節分明支勢曲折功用神靈五老而外誰傳其精元始摹繪顯於始青掌於 上帝品物咸亨三辰照耀天地清監性眞玅用大道眞形洞陽之館流火之庭鍊筆成圖役使萬靈字皆一丈藏之杳冥色無定方象有定體參悟在斯實關倫理 玉皇寶誥惟是爲眞玄玄神功玅用惟人正陽帝君曰千古誰識雲篆文光輝朗耀氣氤氳乾坤日月眞形體神鬼魔寃敢聽間分判陰陽同五與維持義理過三

墳安爐立鼎丹房內安鎭方隅要用君 玉宸 元始洞陽施彩筆先天同雲篆冶就黃金獻 赤烝在眞人維持王化全歸我五老薪俸佩服神文昌帝君曰虎符龍券總吾身大洞法籙更覺神總是先天雲篆結再看五老投圖眞乾坤自此無災劫 元始而今錫是人玅用神功當識認氤氳流布萬年新 孚佑帝君曰玅用神功歸雲篆氤氳繚繞鎖乾坤不因元始瓊宮鍊誰識吾家玄道尊玉律金科同與玅馬圖龜書 民言論維持王化憑眞一五老眞傳要秘存

斗母天尊頌曰

洞陽赤烝 篆就法雲 攝歸靈府 終華揚芬故天寶之以致浮地秘之以致安五帝掌之以得鎭三光乘之以高明上聖奉之以致神高尊貴之以致眞五嶽從之以得靈天子得之以致治國祚享之以太平眞靈文之玅德乃天地之玄根威靈恢廓普加無窮蕩蕩大化爲神明之宗其量莫測巍巍乎太空明眞有格今當以行是時

元始革運玄象開圖靈文鬱秀神表五方分判天地開化萬靈華陽之繁朽骸蒙受靈與之津仰對元慈下仲丹懇惟願哀憫此太宗之葉可得暫披於靈韞乎今皇道敷暢澤被十方仰觀劫運眞風宜行臣私心實欲使雲篆八遐風灑蘭林寒條仰希俯念蒼生不審靈寶玉篇眞文可得見授下教於末聞者乎

玄根玅德章第二十三

天師張眞人曰凡物莫不有其根故自天地之大以至一民一物之細必有恃以爲堅固依憑之本而後各安其位各效其神獨是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之中則其恃天地以爲根也可知然天地又何所恃乎知天地之所恃則上如三辰之煥明凡麗乎天而以氣相屬者下如山嶽之聳峙海湖之淵渟凡麗乎地而以形相托者與夫鍾毓發生於天地之中而效靈呈異者莫不分明蓋天地所恃者道也卽其玄根也其實

皆一氣也儒家即彝倫修道雖言窮理盡性至於命而養氣之學道之者少禪家即空性言道惟從靜修頓悟入門又決不言氣惟我玄家所重在氣氣則精可固而神可存再立性命而與天地同體與大道同符故學者當養氣以求復運建眞氣生發梵炁主宰浩炁流衍在昔　說經教主或表爲赤文或擧爲雲篆或演爲神咒莫非指是洞陽之赤炁示人欲其恃爲根本能固之則爲立命能全之則爲復性本來尊貴本來神靈本來鎖安本來眞實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凝之則久傷之則暫得之者尊失之者賤具之者靈剝之者

蠢天無此何以輕清上浮健行不息地無此何以重濁下凝而永貞不墜言天地則聖人可知矣天子可知矣國祚可知矣吾於此章特標是義以明赤書雲篆玄根之實際閱者珍之天地玄根靈寶妙德赤炁靈文寶誥勿失陰陽眞精五靈毓秀立鼎安鑪乾坤依舊　尊經明開入道有門極玄玄學極玄玄根

箋釋

玄天上帝曰玄教廣大儒釋同歸流及後世或依或違忘其根本採其枝葉本根既忘枝葉亦失愈趨愈下墮落愈遠性命不知色身不穩理氣不分工夫盡紊三教學人何以言修

試觀天地厥有玄根玄玄常運玄玄常存玄玄無上玄玄無渝何以玄玄本於先天先天之炁後天附焉氣本浩然流行萬古氣爲眞機萬靈之主果有眞氣修爲有基盡性至命保固維持天地之根惟此爲眞聖賢所恃爲靈爲神充塞宇宙安鎭劫春保劫御極興國太平煌煌天經赤文雲篆前御五方功勳無上五行眞精是曰五老求請靈圖爲民頌禱根原是陳再立坤乾暫披靈韜安固延年維斯經旨八萬劫傳返求鍊己自契玄玄

關聖帝君曰天地生根聖有根頂天立地鎭存存全憑浩氣行千古先有丹心到孔門一部春秋清亂本九重　聖主

總乾元赤書雲篆先天炁鼓盪充周命不淪

正陽帝君曰三教聖人歸一理全憑正氣保無疆法雲慧力通三世文教英風正五常道啟玄元揚赤炁經傳奧妙放天光玄根玄處先天體天地清宮在洞陽

文昌帝君曰乾坤日月皆吾炁赤炁揚輝處處靈爲有玄根同太極自然煥發合天經流行萬古兼千古合撰清宮永太宮　靈寶洞陽敷妙德眞機運動不留停

孚佑帝君曰浩然之氣大而剛充塞乾坤顯一陽自此昇平千萬世恒安熙皞樂無疆赤炁靈圖皆煥發現書雲篆善鋪張天地有根因有此玄玄妙妙見其常

斗母天尊頌曰

天道玄玄　地道安安　根原不朽　一氣周完

於是

元始天尊撫几高抗凝眞遐想觀時已至普謂時會一切眞聖論定陰陽推數劫會移校河源檢錄天度選擇種人指拈太無嘯朗九玄永無開聽於陳辭有若閉礙求眞之路是時

五老上帝啟問不已良久

元始天尊乃垂盼眷之容慨爾歎曰微乎深哉子今所問豈不遠乎此

元始

靈寶之玄根空洞自然之眞文生天立地開化神明施鎮五嶽安國康民靈寶玄妙爲萬物之尊天發玄瑞靈應自然今三天整運六天道行雜法開化當有三萬六千種道以釋來者之心此法運訖三龍之後庚子之年雜氣普消諸天慶會普告眞道乃行今且可相付當錄於上館未得行於下世玄科有禁不得使傳子可詣

靈都紫微上宮視天音於金格取俯仰於神王然後得使得備天文以總御

元始之天也

眞文顯運章第二十四

天師張眞人曰至眞之文即赤書之字靈寶之篇爲天地之玄根亦即　元始　靈寶之玄根與洞玄推遷而主持劫運因運顯晦而保持運會是故運逢其會非其運則與運偕藏且爲之轉移匡正維持安危乃見眞文之妙用夫眞文即眞道也即正氣也眞道興則一切外道皆絕正氣運則一切雜氣皆平夫那正不兩立眞僞不並行顯晦不同時治亂不同機究之反吾爲泰易危爲安移亂爲治回死作生者即眞道也正氣也即總御

文也　天尊慨然興歎鄭重其辭非咨於開度而靳乎流傳也惟恐違時則流行無機非時則功效無準是故論定陰陽推數劫會移校河源檢錄天度選擇種人指拈太無嘯朗九玄生天立地開化神明施鎮五嶽安國康民靈寶玄妙爲萬物之尊天發玄瑞靈應自然今三天交而進退必俟乎其時也至於昌期一轉大道流行時會一新正文絢爛學道者尚其因時而動見機而作應運而興乎則眞指拈太無嘯朗九玄生天立地開化神明爲萬物之尊握玄科之禁掃滌雜法待五子歸庚之時而親受　元始之眞文矣穆穆玄宗蕩蕩　皇風一眞無僞終始皆同應運而顯開闢混濛靈圖靈書福惠無窮

箋釋

正陽帝君曰吾門大道惟有一眞眞宗誰啟　玉宸眞風誰主　金闕聖君眞機何在無見無聞眞文何

在雲篆氤氳是曰靈圖亦曰靈書傳得眞訣與道而居似得
眞人大乘大儒眞氣運動眞理無虛康濟兆民眞意如如無
所不眞立天地根總御 元始爲聖中尊五老啟問換轉
天門眞心察悟眞性存存太眞御儿永不沉淪
麻祖元君曰眞心眞性是眞人獨抱一眞在我身去妄存眞
眞乃得借假修眞假亦親眞陽一動生天地眞陰至靜孕黎
民眞文指示玄玄道 元始 先天辨假眞
觀音世尊曰世上萬般皆是假靈光一點認眞身山河大地
終須壞星月燭天無久因生機不斷通三世活佛修成度萬
民 本行集經眞訣示眞文無體自然神

文昌帝君曰世間何物不歸眞大地山河總一仁活潑生機
康世界纏綿至性協疎親詩書禮樂躬行實草木禽魚艷麗
春順理成章雲篆秘先天氣象被無垠
爭佑帝君曰斗室周遭坐萬神問君爲假與爲眞一誠感動
連三界一氣流行延萬春應運眞文皆世出 先天玅法
後來陳 尊經奧義還須問五老靈圖救世人
斗母天尊頌曰
吾有心傳 秘在先天 靈圖既煥 顯露眞詮
於是
五老上帝與諸眞聖清香執戒徘徊雲路禮命十天上詣上清

太玄玉都寒靈丹殿紫微上宮受附仰之格乃知天眞貴重難
可卽聞還乃更請
元始天尊諭以禁戒之儀遍訶不遵是時
天尊慈顏懸喻靈關啓開登命五老上帝開洞陽玉館披九光
八色之韞雲錦之褒出
元始
靈寶赤書玉篇眞文金書玉篆微玅祕密運徹乾坤大光明圓
滿大神咒玉章以付
五老上帝及諸眞聖使依玄科按法以傳

玉篇祕受章第二十五

天師張眞人曰玉篇隱密玉篇尊貴天地之至寶仙聖之性
命三教聖賢之眞傳古今 皇王聖帝之治統而興國太
平 大羅三境東海西極洞天福地一切瓊仙之眞訣然
而祕在形山知之者少得之更難所以
上天愛惜不許
輕傳準時擇人必也當其時則一傳得其人則祕受而非至
誠純眞內外眞白毫無塵垢游心希夷精神協太和之元會
悟在無言無說無音無聲無色無象無思無慮之表純是先
天之境契合 元始之心如是至人不妄傳也故惟秘藏
洞陽玉館之中鏤之金簡載在綿囊衛以九炁之祥光護以
八方之正色圍結成雲絢爛成霞藏是玉篇之處眞意如春

眞機契道時時天樂宣揚八威鼓舞光燭萬天香遍法界乃
知　上天至寶不易窺聞在昔　元始天尊祕撰成書
投之　玉宸道君維持天地運御乾坤開度萬方普福萬
世我　道君本紀所稱度人有如塵沙之衆者恃乎此也
　靈寶之稱有自來矣　五老上帝慈憫世人願深化
度欲覩太平同符大道故在　元始會下求請再三復傳
禁戒於　上清乃見　紫微之金格於是　玉皇眞
誥出現於世清香執戒雲路徘徊嘯命十天靈圖廓開微妙
秘受親手携來瓊編法嗣從此現臺

箋釋

玄天上帝曰太玄玉府　玉宸所居上清眞境總握靈圖
承命　元始保固坤輿抱送　玉帝發祥之初如是玉
編親授非虛主張大道永秘玄都天下太平億載唐虞茲當
　聖朝泰運臨諸大道降眞當播現書　玉皇妙典校
正無疎　靈寶金格箋釋明如以彰道法以啟鴻儒三教
重光謗議當除護國愛民慈念有餘北極玄天勅命非誣法
筵降臨有道之廬猶憶往劫五老帝君遵奉玄科求請靈文
　玉清秘訣不易窺聞按法以傳瑞現卿雲五方氣正萬
物蹁仁　尊經妙旨事理皆眞金科玉律告爾世人
正陽帝君曰玄門妙道不輕傳傳者飛昇治九天朝謁

三清三境上調和萬氣萬方旧無思無慮金書得宏道宏仁
玉笈全五老　玉清親授受眞風又播校經筵
白祖仙師曰　玉清　五老會天宮秘密眞機印合同
聖種自堪承　聖法　皇經由此播　皇風金編顯
處乾坤位玉宇趣時氣運通萬國九州堯舜日不知不識
　帝光中
文昌帝君曰　元始眞文告秘授何人再得契　天心
天心清淨　天心契天道昭明　天道深　五老傳
書皆赤字兩儀會集結黃金億年又見　皇風轉寂間之
時遇好音

孚佑帝君曰玄都玄境有玄又可數閻浮不得聞　五老
抒誠經旨授　大羅秘義玉編眞蒼生赤子延生命化日
光天有日新順　帝之則忘思慮這般玅道授於人
斗母天尊頌曰
大羅玉篇　義蘊幽玄　天尊憫世　得人而傳
是時東方安寶華林靈始老蒼帝所受神咒詰命
東方九炁始皇青天碧霞鬱儀中有老人總校圖籙攝炁舉仙
右二十四字青帝秘文書於九天元臺主召九天上帝校神
仙圖錄
歲星輔肝角亢鎮眞氏房心尾四景迴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輪

承炁捕非掃除災羣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紫微宮東華殿主召羣官正大分度
東山神咒攝召九天赤書符命制召鄧山東嶽鬼所詠無窮
悉詣木宮敢有稽延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東華玄靈之館主攝鬼魔正九天炁
下制東河滇海水神大劫洪災蛟龍負身水府開道通徑百千
上帝赤文風火無間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九天東北玉闕丹霞主攝東海水帝
大劫洪災召蛟龍及水神事
右東方九炁 靈寶玉篇眞文合一百二十字皆 太

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生神保眞
洞玄章一名東山神咒一名青帝八威策文
東方青帝符
靈寶九炁天文化生赤帝炁
三天九眞太空尊神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符命日月以定山林以開三天
六慶羣眞徘徊
元始青帝眞符
直符區更生無上大眞
咒曰元上青精九炁大靈神光還散流映東青華景轡勃灌我

身形宮府安鎮寶魂自生洞達八朗飛身玉庭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三元符命
九鴈命天龍符保眞名川災水不敢溺天
中山神咒易爲神臣度人命籙萬災不嬰
西山上王命爲保眞一人有道位事九眞
右
玉皇誥命以錫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九炁天君令統
御東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尊眞
仙聖衆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眞老赤帝所受神咒誥命

南方丹天赤帝玉堂中有大神號曰赤皇上炎流烟三炁勃光
神仙受命應會太陽
右三十二字赤帝秘文書於九天洞陽之館主召九天神仙
圖錄金名
樊惑輔心井鬼守房柳星張翼統御四鄉軫總七宿迴轉天常
召運促會正道驛行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三炁丹臺題於西南正陽主召星官
明度數正天分
赤文命靈北攝酆山東送魔宗斬滅邪根符教所討明列宇原
南山神咒威伏八方羣妖滅爽萬試摧亡

右四十字秘文書於西南陽正玉闕主制北酆正鬼炁
南河水帝太伯龍王神咒流行普掃不祥洪水飛災止召蛟龍
開除水徑千道萬通敢有干試搖盪火宮赤文所告莫不有從
右四十八字秘文書於西南陽正西闕主掃南海水帝大運
交期洪水四出召蛟龍及水神事
右南方三炁　靈寶玉篇元文合一百二十五字訖
太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南靈通
天寶靈經一名九天無上之咒一名赤帝八威策文
南方赤帝符
靈寶三炁天文化生黃帝炁

王事司斗正屯已身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眞老赤帝符命玉音吐炁秦以御保命
定仙玉歷定封
元始赤帝眞符
直符昌中上道統御，
咒曰　丹華流映寶芝生光神精微幽散靈八方直符攝炁嘯命
朱童三精敷煥注我絳宮赤神安鎮五吞益充洞映形外裹裏
發光身生水火足步飛行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眞老赤帝三元符命
正一命人長生上天

南川洪流符吏水母弭焉
日月力出王平出東火災不起人民臣
右
玉皇誥命以錫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眞老赤帝三炁天君令統
御南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尊眞
仙聖衆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中央寶劫洞清玉寶元靈元老皇帝所受神咒誥命
中央總靈黃上天元始生五老中皇高尊攝炁監眞總領羣仙
典錄玄圖宿簡玉文摧逆上炁普告萬神
右四十字黃帝秘文書於太玄玉寶玄臺主召神仙玉簡宿

名總歸仙炁
鎮星輔卑迴度北元魁魄主非祛邪斬根魑魅魍魎掃穢除氛
魑正玄斗明度天關九天符命金馬驛傳
右四十字秘文書於玄都玉臺主攝星官正天度數
勅攝北帝迴煞鬼門剪除不祥莫有當前
右十六字秘文書於玄都玉臺主攝北帝正天炁檢鬼精
中山神咒召龍上雲制會黃河九水河源不得息縱善惡悉分
千妖萬奸上對帝君敢有干試大陽激燄赤書玉字宣告普聞
右四十八字秘文書於玄都玉臺四壁以攝中海水帝四界
之水洪災涌溢之鼓主召水神止蛟龍邪

右中央一炁　靈寶玉篇眞文合一百四十四字皆
太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寶劫洞
清　九天靈書一名　黃天大神咒一名黃帝八威策
文
中央黃帝符
靈寶一炁天文化生白帝炁
山陽之日正斗屯一有物子申爲上仙元
中央高皇玉寶元靈元老皇帝符命總召天地九天以制同係
五炁上帝遙覩
元始黃帝眞符

直符中非三天靈文
咒曰總元高靈回神四鄉黃上散花五帝交芳流精散漫十二
重光混合我形萬神相迎安鎭黃腑養氣中方保齡度劫永鎭
無窮
中央高皇玉寶元靈元老皇帝三元符命
天徊月移劫運無裁
丁訶有命勿句存猶爲無育見乾坤出陽入陰壞山川九土欲
崩符不聽頹
右
玉皇誥命以錫中央寶劫洞清玉寶元靈元老皇帝一炁天君
令統御中央皇天后土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
尊眞仙聖眾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白帝所受神咒誥命
西方素天白帝七門金靈皓映太華流炁白石巍巍七氣氤氳
上有始生皇老大神總領肺氣主校九天檢定圖錄制召上仙
右前四十八字白帝秘文書於九天素靈宮北軒之上主召
仙炁羣仙道也
太白檢肺奎婁守魂冒鼎羣炁主制七關參總斗魁受符北元
右前二十四字秘文書於金闕玄窓主攝白帝星官正明天
度

赤書玉字九天正文攝召萬炁普歸帝君
右十六字秘文書於九天金闕三圖之館以攝六天鬼炁
西山神咒八威七傳符水上龍召山送雲在所校得同到帝門
輔衛上眞斬滅邪源若有不祥截以金闕赤書符命風火驛傳
右四十八字秘文書於九天金闕三圖之館主攝西海水帝
制水中萬怪惡毒之精召雲龍以防水旱之災也
右西方七炁　靈寶玉篇眞文合一百三十六字皆
太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　金
眞寶明洞微篇一名西山神咒一名　白帝八威召龍文
西方白帝符

靈寶七炁天文化生黑帝炁
上出五道乙勿人迴遊兆子三天門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帝君符命銀郡玉老西明九都億劫
開會明定九河
元始白帝真符
前符曲正洪災度人
咒曰金靈七炁素華流芬金精童子許逵元山帶符攝炁萬神
會門寶光奕奕照我命根安鎮肺華萬劫長存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帝君三元符命
西方洼鬼煥乎九天醜力難逼斬以金剛

曰爲正王陽生三斬殺百魔雲龍開上盈事已人身三道在一
一保人身
右
玉皇誥命以錫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白帝七炁天君令統
御西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宮上聖高尊眞
仙聖衆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北方洞陰朗明鬱絕五靈玄老黑帝所受神咒誥命
靈寶五炁天文化生青帝炁
三炁高王易遷川人司萬言
北方洞陰朗明鬱絕五靈玄老帝君符命綿天北斗定會北斗
四十字黑帝秘文書於鬱單無量玄元紫微極北帝之內
主召諸眞人神仙圖錄
北辰輔賢斗牛衛扉女虛危室豁落四開建總七星執凶糾非
御災掃穢明道動輝
右三十二字秘文書於天心北元玄斗中主掘北方星官正
天炁也
北山神咒激揚迅雷流鈴煥落獅猊天鎮威北鄧所部萬妖滅摧
右二十四字秘文書於北方洞陰朗明鬱絕元靈主掘天魔
北帝制伏惡神萬鬼
九河傾訖烏毋羣飛蛟龍通道水陷洞開赤文玉書曜龍風馳

右二十四字秘文書於洞陰朗明鬱絕元靈以掘北海水帝
制水中萬精主召蛟龍興雲致雨以資身
右北方五炁 靈寶玉篇眞文合一百二十字皆 太
上無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空洞自然之書一名本命紫微
元神生眞寶明文一名北山神咒一名黑帝八威制天文
北方黑帝符
靈寶五炁天文化生青帝炁
三炁高王易遷川人司萬言
北方洞陰朗明鬱絕五靈玄老帝君符命綿天北斗定會北斗
景散八極明石玄滋
上帝所舉制到玉階

元始黑帝真符

百符千靈開道赦鬼

咒曰北上太玄五炁徘徊寶車五重流光換暉雲景鬱香洞映

白飛

太微仰注我身腎府鮮開安鎮靈宅萬神總臨身生羽服乘形

北方洞陰剑單鬱絕五靈玄老黑帝三元符命

上王適月命天仙戊己多力士辟水源

三命正戊入力人任曰道惠無爲君

適百百九君有臣三千此度己身

右

玉皇誥命以錫北方洞陰剑單鬱絕五靈玄老黑帝五炁天君

令統御北方諸天諸地日月星宿名山靈洞水府泉官上聖高

尊眞仙聖衆一切威靈符命所臨如誥奉行

帝誥御世童第二十六

太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皆 上帝

天師張眞人曰

之誥命也誥命到處星辰順度神祇安靜魔鬼潛踪水旱不

作災疾不干天清地寧國泰民安此皆天地自然之正氣所

結絪爲雲篆結爲赤字序爲眞文合爲玉篇集爲赤書表其

感應不爽轉移最神應時如心符合天地之機大道之運則

曰大神咒此神咒玉字皆一元赤炁所結非應說也有人伐

本中有供養天皇太平四字其體

以此知天地秀靈之氣何所不行

是故天文絪烟則如星雲地文璋

如詩書記赤炁生成天地其精神

不能絪而成文乎夫人民何自而

已之玄根安能知天地之玄根不

地之赤炁且自已不能有大光明

光明圓滿之大神咒 天降殊

天詮解普福一世利益後人請勿

已之赤炁玄根斯不負 上帝

光天地有心民物生成聖人有願

流行眞言在處帝放光明

藥師瑠璃光王世尊曰天下有四

所願各有志願明說一番示衆衆

於一元三炁理貫萬有者宜遵教雖

滿願誰論願在安懷傷者本根願

心超絕語言 玉皇上帝我佛

三教之主下定鼠窩治四天下億

生靈哉 帝子治世太平梵炁

梵典流行梵王功大拜上　瑤京口誦靈章逸韻誰曆聞殷若昨泮分明集大神咒圓滿吾心藥久神將護持功深瑠璃光中　帝鑒慈忱同心救度災劫不侵吾有真言

帝有玅音舌根圓滿教化至今三教經書莫非神咒萬理歸源不遺不漏本行集經超乎宇宙包盡文章圓結靈秀一切語言誰出其右順星治魔留清去垢誦持真言人天護佑諸天詮解經旨獨透我降靈壇不先不後與以箋釋禪悶誰扣　毘盧家風依然靈驗神咒流行　帝光依舊我是

藥師琉璃光王觀照世間同　帝恩光一十七種十二大願交助互發無虧無欠稽首皈依莫尤莫怨成仙成佛總要大緣諷誦神咒福惠自天今日吉慶又啟法筵聖賢仙佛感應百千觀音勢至文殊普賢　先天準提定慧光明各抒玅解各示真傳神咒圓滿世界三千誦是經者吾爲摩頂受記不遷必來指引一切咸聽凡夫短見速證速修大羅天境吾願如是爾誠必秉敬奉　帝書夙夜凜凜詮經說法醒乎不醒留示後人當躬深省

正陽帝君曰佛門立教重咸音音宣梵唄意思深眞傳普作氣言誦神玅秘於神咒吟圓滿　帝光開至教宣揚赤烏正天心　毘盧秘旨　藥師投　五老傳來度古今觀音世尊曰從聞思修義理深閒處分明有道臨舌吐青蓮

傳佛法湖平素月見天心輪王日日宣神咒　帝慶明明說梵音經傳五老觀音釋大悲心契無絃琴久昌帝君曰願心圓滿何須咒出口靈章逸韻誰曆聽微佛刀靈書赤字頌　皇仁慈音順處光明現效驗靈時梵唄神三教從來歸一理詩書禪宇宙包盡文章圓結靈秀一乎佑帝君曰眞言也放大光明圓滿　皇心處處行一十七般皆秘咒百千萬世坐　瑤京有聲不假無聲好無欲都由石壁生五老眞傳傳世上木金水火五一四

斗母大尊頌曰

金石琳琅　宣揚帝光　保持劫運　圓滿現前

元始之妙言

玉皇之眞語上清自然之靈書九天始生之玄札空洞之靈章

上聖之秘語

玉宸之尊典成天立地開張萬眞安神鎮靈生成兆民匡御運度保天長存上制天機中檢五靈下策地祇嘯命河源運役除陽召神使仙此至眞之玅文神應自然致天高澄令地固安保鎮五嶽萬品存焉

咒力圓滿章第二十七

天師張眞人曰至哉神咒大哉咒力奇矣玅矣靈乎絕矣無

以復加矣詮經者至此安能再贊一辭惟當恨厥言論無思
無慮默會　元始立說之心神遊天地未根日月未光之
際安固本根可也又安敢渾瀉紙墨徒供後人覆瓿之用災
梨禍棗徒供後人謗議之資然既說到此處既無說亦當勉
強立說雖有說亦仍如無說這般大道到底教吾從何處說
起雖曰詮經半部於此大道尚只說著三分讀經者至此試
觀　說經之聖於此大道不得已尊爲神咒又解之曰此
元始之玅言　玉皇之眞誥　上清自然之靈書
乃復又明之曰九天始生之玄札空洞之靈章上聖之秘語
玉宸之尊典不嫌言重語複亦爲於此大道無窮無盡

無可執捉渾渾淪淪無可攀援至神至玅無可贊美挂一既
恐漏萬分疏不勝繁多由是可知道之爲道矣由是可知道
之神力矣吾於此章勉強分　玉宸之尊典以上數句爲
表揚神咒成天立地以下數句爲表揚神咒之力上制天機
以下數句爲表揚神咒之圓滿以下總讚之拘牽文義不可
說道天語渾淪略指其要赤文玉字　帝道愈光功圓行
滿力量無疆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

天尊憫世下降宏文文本赤炁
縹緲氤氳輝煌絢爛結篆成雲迴環字劾圖結勞紋集字成
變流洲分明神咒神通大何不歸家自己修
文昌帝君曰扶得乾坤做得人無虧人道做仙眞仙眞力量

無窮盡力量周圓絕垢塵玉字赤書卽我性制天策地卽靈神這般力量眞然少　元老法燈五老新孚佑帝君曰學道何須力量強全無力量配采剛無爲無作先天體若愚若呆壽命長試看　尊經揚玉訣只憑赤烏顯陽光這般力量君須記圓滿之時佐　玉皇斗母天尊頌曰

神咒力强　保制功高　處處周圓　不缺絲毫

玉帝昔授五老上帝是時五帝跪捧其章秘題靈都之館天眞皇人昔書其文掌之於上清眞境太玄玉都寒靈丹殿紫微上宮累經劫運而其文保固天根無有毀淪與運推遷是大神咒

混之不濁穢之愈清毀之不滅滅之極明大有之文天眞所尊自無金名帝圖刻簡來生斯文隱秘不得開聞有得之子保萬炁長存勤行修奉刻致神仙

玅道體相章第二十八

天師張眞人曰不圖爲說之至於斯也道本難說而　說經教主竟自明明說出種種光彩種種眞實並種種神異居然日月星雲煥文章於碧落山嶽河漢佈境界於坤輿何文不顯何理不明前章已言至矣盡矣不能讚一辭矣乃諄至此章殊覺神志清虛明見先天之體神思煥發實闡祖炁之根可以上會萬劫以前之萬劫下知萬劫以後之萬劫莫遠於四大部洲無目者在當前莫微於太衆小蟲回視皆我分內乃知聖賢千經萬典三教正說喻說皆我心中本有者也向不早思解脫固我天根速證　聖經係此赤炁恩深重不可裏負自身重大要當愛惜早卽此一章經文而論之　玉帝昔授五老明此玉文赤炁原有主宰之帝必須　帝宰降臨而後五帝順治一元密布而後五德歸宗一氣清盪而後五行發育爲之溯其本原則皆自先天祖炁而來故說於開天首出之　元始而傳於　太上靈寶之玉宸証以神明天縱之皇人心心印合而猶必秘藏　上清眞境太玄玉都之內寒靈丹殿紫微上宮之中可

知明有本原凝會之所並非虛擬其曰保固天根無有毀淪與運之長短久暫時則自天而下之根可知矣與運推遷則其運之長短久暫時刻杪忽可驗矣大哉大有之文莫過於神咒神咒之眞卽所以傳此赤炁混之不濁穢之愈清明其體之眞實也毀之不滅滅之極明明其體之堅剛也合併讀之曰混之不濁穢之愈清毀之不滅滅之極明則體用交輝本源顯露彼凡得此赤炁以爲根者其體段亦當如是可知孰意藐哉一身具此玄微奈何任意戕賊自撥本根況天眞所尊則人不得不重之矣自無金名則萬理萬端萬有萬眞隨取隨捣隨用隨顯不拘一格難定文字卽　太上道君所謂吾不知其名强

名曰道者也斯文隱秘不得聞而聞修秘悟惟有一段天機而非泥乎語言文字亦非假乎言語論說者也果有保萬壽長存者乎則當勤行修奉如是之大神咒吾知天真皇人所傳不替　昆盧古佛可以受記　元始天尊金書立玉矣道即赤文千聖一門三才並立惟是爲根一得永得永不沉淪

熊釋

北極玄天上帝曰嗟爾衆生原有天根奈何不悟萬劫沉淪天根何在赤忞存得此忞保爾千春萬載不息以靈以神爲民福主爲　帝大臣天官尊貴清淨絕倫自然快樂

煩惱無因既無惡魔亦無凶人賢聖往來左右羣真雲嗷樂奏逸韻堪聽祥麟鼓舞瑞鳳齊鳴前執終節後擁霓旌星軒鶴駕玉殿金城佛國無異極樂無邊玄玄妙境在大梵天奈何不悟自惹迷迴墮落無盡迴首何年　上天憫世傳示玉篇民歲臘日吾降經筵　尊經與妙開開有仙箋釋經義世有大緣果能尊重如是經文如是神咒修奉更勤吾必默佑衙以魔雲災殃永斷災劫不臨行坐路上報爾其心天宮妙寶隨意而獲步步安車隨處樂國爾等試思樂好苦好至道親幸有眞心還亦忞再從七曲覩　皇人斗母天尊頌曰

俯首咸聽吾即金剛　上帝化身好生救劫來此度人是亦神咒謗者必噸雷部聽令念佛不神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一聲震動即回心枉把千經萬卷尋到此乃知神咒力從茲不敢一塵侵誠向道天根固去濁留清萬劫存修奉勤行如是法維持護衛有雷尊正陽帝君曰正陽帝果吾修證保得天根萬劫存任爾穢污清更顯隨人毀滅體雖淪　尊經修奉得神咒金格流傳顯道門法嗣從今天下出當遵妙旨復乾元文昌帝君曰吾自天香殿上來天香隨我正榮迴闡揚神咒眞機透開道羣生　元始偕去濁留清功已久生明少穢

爭佑帝君曰人世從來不信神分明福當加瓊林宴上誰居首當代哲人吉士家天香爲後驗當遇神咒助前因不生不滅禪機透萬忞萬年至道親幸有眞心還亦忞再從七曲覩　皇人斗母天尊頌曰

至道淵微　體相分明　帝圖修奉　萬載生生死好生人好仙好自己心慇速尋好路勤奉眞經如此　金言句句神靈況有箋釋開導分明世界衆生

洞玄靈寶玉皇功德品第三

爾時玉虛上帝白

天尊言惟願慈悲願爲四眾帝釋

一切諸仙及未來一切眾生持是經

爾時

天尊告玉虛上帝言快哉斯問不

亦善乎汝以慈悲愍念眾生

故請問於我

天尊言曰若有三界十方無量國

王及國王大臣或兵戈並起

其國君后妃太子宰輔大臣

疫氣大行水旱蟲蝗凶災饑饉是

縣鎮宰令諸道流清淨嚴潔

當發慈悲爲其黎庶遍勑國內州

於其觀內設太齋醮六時行道爲

輒此經當得國土清平五穀

豐熟黎庶安泰

請經保國章第二十九

天師張眞人曰　天尊憫世

上帝度人說此經法傳

斯劫道有道乃有經則求道於

其經經在則道在故請經以

起教無往授故我　元始

明道持經以修道從來法不孤

安坐無爲皇皇穆穆巍巍蕩

天尊　玉皇上帝高處天宮

氣象雖曰玄機默運潛孚萬

蕩依然天地未根日月未光時

變未嘗有所偏著力量未嘗

方其神明則度人無盡而足跡

不必轉誦乎非也誦之者求其

有所震動體相未嘗有所滯礙

理也轉之者詣其實也今於

又何假於言說自非有誠心

請經保國章特明此意以爲請經者之勤試觀經云十方國

土遇災逢劫爲轉此經必云先發慈憫又曰六時行道其何所指耶即云圓滿大神咒神而且靈者何在也知吾此說則讀此經得之矣即讀三教之經亦得之矣不然舍本求末反以經保國自然之事不必疑惑

箋釋

協天大帝關聖帝君曰一部　尊經　玉皇心印以順氣機以順時令以御乾坤可神感應故誦之者宜昭誠敬悲此衆生舍本求之經言義理不肯修持惟徒口誦爲衣食資建立道場愈滋疑惑託言祈年託言祝國或以禳星或以祛

疫聚欽貨財充已私橐假公濟私何嘗有益虛名動衆全無誠心徒延法衆酬經以金福利不得災禍已深不知聖人立說立經總爲度人共樂　帝庭災劫不作國土清寧正道既興五穀豐登一心皈善樂境必昇示諸衆生度之無量成就保持終超無上善心圓滿秘語如神要知此義讀誦無愆

天師慈憫發此言詮經旨大明是爲眞傳吾是洪代關聖帝君德可協天天威共聞保持國土扶助黎民災難我救宏抑我伸我還扶助孝子忠臣功在萬世心在億人詮解

尊經教訓皆眞不是僞撰信念當純讀是經者我皆降臨保佑到底不負眞心讀是經者深我法音

阿難尊者曰山海慧自在如來一切佛書親手裁可恨世間徒口誦遂令天上共悲哀　玉皇功德稽首經筵歎善哉

今傳神咒開說不盡　玉皇心印以順

正陽帝君曰仙聖當筵欲哄堂一點眞誠動十方解到天機皆爛熳自然法界普聲香從來三教難歸一由此千眞永不

忘總在個中明處窮經共見

文昌帝君曰七曲山中善逝多習疑僞造奈人何不知皆自

天經出從此堪平苦海波救劫眞心今道出延年妙道

咒非訛　聖君賢相同修治如意撞時轉太和

爭佑帝君曰爭佑帝君慈願乞說經救度又如何眞言秘語

訛全是天眞靈性發天香鼓動播天和

斗母天尊頌曰

心誠願滿　國泰家盈　煌煌天語　運轉通靈

若復有人入諸山林遇毒惡獸但能存想一念眞經山神衛護猛獸自退終不害已若入江入海採寶求珍值遇惡風如法持念是此眞經風浪頓止安穩達岸若在軍陣戈戟既接雨刃相交存心默念是此眞經是諸惡賊衆自退散若在牢獄枷鎖之中淨心定慮存念眞經究在自仲即得解脫若爲邪精鬼賊衆苦所加如法持念是此眞經衆邪遠避自然除愈若人爲求嗣

息如法尊重持念此經九品之內四果仙人速應數合誦降下生帝釋天曹明檢丹錄爲其作子才辯明慧人中尊貴若婦人臨難之月如法持念是此眞經卽得母子平安生福德男女人所愛敬若爲求官進職如法持念是此眞經卽得職務遷轉子孫榮過世世不絕若人欲求財寶當如法奉持是此眞經卽得財寶充溢衣食自然慶流子孫傳之萬世若人被諸惡星之所照臨困苦床枕如法持念是此眞經是諸惡星返降吉祥若人命過應入地獄注名惡籍父母師長夫妻男女當爲亡人持念眞經或安置道場燒香供養卽得亡者鬼籍削除神生淨土同道藏輯要

皇經闡微　真集八　六六

菩罪眾咸蒙護度承斯勝利皆生天上

濟生度死章第三十

天師張眞人曰人生世上何事爲大生死爲大夫生死人之常也生則隨之而死死則隨之而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但恐生也徒生則生而有懼矣何謂虛生以大道全眞之身不能信及自爲戕賊既不肯忠主孝親廣行慈惠由慶居仁動循典則而所行者皆是殘忍詭謫貪財利害眾成家謀人利己之事是舍天地之正氣而取天地之邪氣矣如是之人生爲虛生而猶自鳴得意不知死則浪死而猶望好處託生豈人以爲浮浪而

死消歸烏有故生前任意作惡不知其生也有因其死也有果既不能勤於修持參悟大道則還元無日何處出頭背覺合塵全歸情念證人有性情道分情想則墮落純想無情則大覺純想者念念不斷純眞九情皆節節全流愛欲故　聖人說經指出種種譬象種種境界種種法則無非欲人收此放心消磨情愛斯可守一而還眞留清而去濁則生氣勃發生機活潑生命延而鬼路絕矣故曰但能存想又曰一念持經皆是欲人心上洗滌心君有道五官順令萬神調伏萬魔退散一身之萬神調伏萬魔退散則外來之神自然調伏外來之魔自然退散此亦明義理之自然以見經功之浩大山神衛護風浪頓止內則氣固血榮外則水陸晏安也惡賊退散宛在解脫內則惡念消而鬱氣伸外則惡人退而正道行也母子平安福德男女職務遷轉子孫榮過內則十月功圓脫胎神化無位眞人天曆龍錫外則德門善人嗣續不絕也財寶充溢返降吉祥內則德可潤身道乃富有善氣迎人外則合間厲與災難不干也凡此皆由死致生而順其生死而得其安者也惟經能濟之至於注名惡籍神生淨土同苦罪眾護度生天內則敗氣不存本命延長快樂無邊百體胥安外則煞鬼退避族類康榮同度普道也惟經能度之

箋釋

正陽帝君曰堪嗟世人不了生死形山不顧死而後已晉海無邊浮游還喜刀劍讙中快活過日枉道徇人也爲色身羅刹鬼國出離無因生死不明卑賤爲榮忘身事人願財豐盈雖足衣食慶退災臨惡星纏度惡籍書名同苦罪衆同墮幽陰三光不見直到於今甚至淪墮爲獸爲禽要想解脫再無信音大哉　帝力甚哉神咒一念轉移回心向道持念眞經脫離有靠或驅猛獸或除毒龍或伸宛抑或避羣凶或退衆邪求子保宗資財充溢貴遇人君死者欲度生者求榮皆如所願道協人情皆由經力諸難皆平千祥百福性命咸亨

生死受賴　恩自玉京悲哉衆生速速轉移得此至寶出離有資殷勤道奉黽勉修持如志如願不必驚疑經功浩大我爲證見神咒流行

觀音世尊曰一念吾名百難平況誦　尊經念　帝名咒顯大悲悲觀遠尊留赤字字光盈笑風舉雨人殊好怕死貪生世共情到此方知神咒力教君如意自咸亨

麻祖元君曰世人情念太繁多萬種千般是網羅一念精誠消衆念心魔退散遠邪魔總由　上帝眞經力何怕圈羅記姓訛有願皆償生共死不叛大道奈君何

文昌帝君曰不知死也不知生生死皆爲宿世緣採薪求珍

清毀之不滅滅之愈明者非性海乎非香水海乎非七寶池乎一切經文卽總池之海會矣然又何曰道岸蓋衆生淪於愛河墮於慾海蕑安身於此岸之中而不知有彼岸之樂

上天不忍涕泗無從將欲拔諸污穢寒冰之處而置諸高明清淨之天故　太上　元始化現萬天以待學人化號萬方以教學人又以一理分爲三教隨方化導因風氣以立科條因性情以廣接引是故中國爲文明之地降生孔聖以廣詩書禮樂之傳以正倫理以立性命或爲聖賢或爲忠臣孝子浩氣充滿於宇宙之間正氣扶助乾坤之體安懷一世補敝　皇猷以開太平繼往開來永千聖之薪傳

而宏仁於萬世如是以登道岸西方天竺稟天地之金氣爲多其地尙音降生釋迦而以梵音立教所傳諸經諸咒神靈無比故曰威音又曰雷音又曰一音蓋耳根洞達微乎三界本體分明感應自然言爲心聲吐於廣長之舌六通洞達音韻爲多由是悟以登道岸吾門爲大道之宗而　尊經又爲一切典籍之宗故赤文播爲文教玉音卽是梵音神咒統乎眞言所以　帝光無所不被寶蓋無所不覆佛門以華嚴爲圓教儒門以羲易爲通靈吾門則以　皇經爲圓滿本於大洞開乎道德黃庭千經萬典千法萬門而宏廣大度人之願如是以登道岸所以

處千眞侍衛受持之人惡魔退避諸聖維持命終之時玉女下迎受生之劫尊貴無比國土淸平獲宿命通輾轉修持毛登道岸則是經眞苦海之慈航迷津之寶筏矣正一自稱豈虛言乎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　天師奉　勅降校　尊經神來法席理契天庭周旋萬聖左右千靈共詮　帝典言紗理精法傳當世義本始詩三才會集三教一家世人不信毀謗諠譁豈知世界皆　帝澤休嘉冀非　上帝

主持幽遐所以世界安樂千春誦書士子須養性眞不究根本不固眞身泥於文字謗毀斯須金章闡發大稱吾心吾爲箋釋一字千金遵循福至毀謗罪深莫聞莫見動有雷霆各遵教法各固本根各養性情莫泥語言生順死安光大其門保衛後來道契玄元道岸必登位列十天見是經者修誦誠虔雷祖保護在爾身邊一念歸正如在　帝前一念邪妄欲火卽傳性命難保何言昇仙天尊指示記在心間諸眞詮解不可妄刪言言口訣大道攸關應接不暇如在寶山空手而回道岸何攀吾言不謬信者勉焉

玄天上帝蕩魔天尊曰欲往靈山拜世尊不知　帝典鎭

玄門包含三教無窮理總括千眞萬聖言眞言秘語咸持受
度死安生再不淪北極玄天爲保護魏魏道岸大眞人
正陽帝君曰上天一理分三教此語人間孰信之詮解眞經
明闡發精微玅道斷羣疑地天泰運從茲興教化文明自此
甚道岸先登安國土明明 上帝是嘉師
文昌帝君曰吾爲三教大宗師典籍經書盡總持賴有
尊經爲明証幸從詮解去人疑魏魏道岸誰先入處處天心
爾自知正一眞人非浪許天經聖典不差池
孚佑帝君曰天經玅義誰能識解釋紛然孰信之豈料筆花
飛燭熠皆從天性作根基人稱正一人人寶字刻瓊琚字字

宜吾願化身千萬億接登道岸總無疑
斗母天尊頌曰
法性無邊 藏諸手矜 渡出迷津 最尊最貴

又若有持是經人若雨下時起大悲心如法向空念此經三卷
一遍其雨所霑面所向方一切衆生五逆十惡一切重罪悉皆
消滅一切重病便得痊癒是諸衆生命終之後不墮地獄神生
淨土蓮花化生何況持是經者又若有持是經人若行於道路
他大風起吹是持經之人髑身之塵是塵所霑一切衆生一切
惡業悉皆滅盡更不墮三惡道當生天上故知持經功德不可
思議是持經人若在江在河在海沐浴其身是水所霑其中衆

生魚鼈蝦蟹一切水族是諸罪衆悉得除滅讀此一報之身命
過之後更不受胎卵濕化一切等身是持經人口出一切語言
或善或惡一切天魔外道聞者皆是淸淨法音是持經人若遇
諸神廟能爲其神誦詠是經是諸鬼神得聞是經卽脫鬼趣登
眞仙道恭敬是人如奉是
帝

有象圓滿章第三十二

天師張眞人曰此與下章皆是發明經功圓滿判此章爲有
象圓滿判下章爲無象圓滿蓋因

帝光圓滿則 帝力圓滿故經在處則其功德自
德圓滿神咒圓滿則

必圓滿而此圓滿之功德不能盡說下章所謂雖窮劫難言
者也於是先卽有象者以形之夫持經者得昇道岸則其人
之心卽 上帝之心其人之身卽 上帝之身其人之
瞻顧動作與夫服用器具無往非 上帝之運用矣是以
到處皆神川處皆靈執持履涉之處皆得勝利存思想望之
時莫不圓滿先卽有象者論之雨霖降處皆 帝恩澤而
持經者迎機運法自然潤澤下土生活焦枯則謂雨所到處
卽 帝澤之所到 帝澤所數之處可也然則雨可盡乎經之功德可盡乎至於風動之輕塵
塵細小輕微何關乎撮土又何論乎大地而卽風動之輕塵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闡微

莫非人間之福利則撒土於大地可知矣持經之功德可盡
矛若夫水更普徧更非雨澤之沾滴塵之微細繁多無比
彼夫天一之精能載地輿萬穌滋生則皆　帝之恩波也
而持經者隨身抱注霑被無窮澤及水族則人可知矣夫雨
也塵也江河海也猶有形之有定者也若言語則可聽而不
可執且隨時隨地隨用而不可盡矣而恩澤又被及於無形
之靈異經之功德可盡乎然則天下雖大盡乎有形者而皆
利益可知地水火風皆
　上帝功德化形何論乎人何論乎持經之眞人以此形
容功德之圓滿則眞處處圓滿矣若從凡理佈置則須彌甘

露起死回生也戊己運於眞氣生生不斷也天一華池眞精
布滿運動皆春卽四生業盡也口訣秘傳逆順合度吐屬皆
金卽語言或善或惡六道輪迴永脫也經義無窮正說喻說
皆精閙者其深察之

箋釋

正陽帝君曰妙哉　聖經最神最靈功德圓滿盡乎有形
雨雨風風皆施福惠刹刹塵塵仁深品彙江河淮海拔出風
波一切水族霑太和胎卵濕化可憐四生魔趣鬼趣六道
咸享一切惡業除籍勾名盡此一部返本還原當生天上或
極樂國況持經人不能脫卻一切鬼神皈依大覺如奉是

帝尙且誠恪況在其人一家奉此比閒婦孺國邑眾族不
能福惠予以安樂令其皈依勿滋疑惑同修善道同讀靈書
同近　帝光同到　帝都得是經者不可糊塗勤行修
奉功德非虛有形有象普度非誣經功圓滿無量無邊我許
是人總統上仙
觀音世尊曰四生六道一光中直到而今度不窮　帝勅
靈書傳世界還原返本盡和融山河大地皆春雨言語得閒
盡惠風總是持經功不盡得丹圓滿證圓通
白祖仙師曰化雨和風處處施恩波流到楚王祠語言鋪詠
宣　天勅人鬼神祇普　帝慈悲此一身還苦報遂離

惡業步天梯經功到處皆圓滿正一眞人福惠齊
文昌帝君曰明有人兮暗有神總多惡業染埃塵春風春雨
生機轉魔苦魔身脫殼新全要
　天經爲解釋乃能
帝座勢巍峨從今莫悞窮經上出語浴身係上眞
孚佑帝君曰誰稱正一大眞人一部　尊經玩味眞出語
浴身皆係道四生六道認爲親有形有象全沾惠無量無邊
廣播仁如此方能天意合功圓行滿不沾塵
斗母天尊頌曰
有形有象　處處生機　經功圓滿　普錫銖衣
若人在世不孝父母不敬三寶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作種種極

重罪業將命終時若有道心正信眾生於其亡者未氣斷時起大悲心於其頭邊念帝尊號或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乃至百遍千遍是其亡者生前所造諸不善業悉得消滅更不墮諸惡趣神昇九天何況受持是此經者又若復有人自從往劫乃至今身輪轉人天漂沉世域積千億德萬過在於已身若遇是持經人影暫映其身如為帝光之所攝受或與同語或問其聲如奉帝言道語慰諭彼人罪障永得除滅又若持是經人造作長旛

書

帝名號於其旛上懸諸長竿或是靚宇或在家庭是旛被諸風吹所指方面一切眾生皆蒙勝利一切惡業悉得除滅又若有持是經人書

帝名號在一切有聲物上或鐘或磬鈴鐸鏡鈸一切道具法事之屬或以道場或以戲擊或被風觸是聲出時或遠或近一切眾生聞是聲已所有罪障悉得清淨又若有持是經人了悟生死深入山林修眞學道或時登臨上山顧望目所及處山林溪谷含生品類有形無形胎卵濕化動植飛潛種種諸類所有罪業永得除滅身心清淨命終生天何況受持是此經者當知是人即是道藏功德身也

無象圓滿章第三十三

天師張眞人曰此章發明無形無象者經之功德無不圓滿甚矣無形無象其誰見乎其誰可得而言之乎又何以圓滿功德無怪讀道經者誠吾門為虛無之學將太上指示先天氣象杳杳冥冥之語亦為訾議嗚呼誤矣夫大道一元其體為先天其用為後天先天之境不容思慮自然而然只可默會而不可以言傳即儒經所謂隱也後天之用生發開舒化形造有錯雜紛紜呈露於宇宙之間即儒經所謂費也然後天不能離先天之體先天不能不發後天之用故洪濛未判之景象至今猶在即祖炁也即赤炁也夫既曰炁可得而見之乎即神也即機也其可得而言之乎然以

不可言不可聞見之處而經功無不被及則 玉皇之功德為何如圓滿乎持經之人至於無形無象之處亦運慈心而普惠利則持經者之功德其圓滿又何如乎於是舉心運想無非普 上帝之恩光指頤周旋無非揚 玉皇之道妙啟口皆運靈機持行無非妙義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隨心動作處處生春游戲散爛之天花行坐擁高虛之寶蓋維持有力聲音笑貌盡含生轉移如神聲欬語言皆作福隨人予返魂之神香隨地施延齡之妙藥金丹一點滿地皆金菩光乍回盈園布錦斗柄移而璇璣自轉朝暾出而萬戶皆溫駕無象之慈航拯眾生出離慾海灑無聲之甘露蘇

萬象活彼枯株所以造罪無邊之衆生死期將至之惡業皆遇之而得生皆逢之而得果山林溪谷品類含生動植飛潛色身復性居然攝受以　帝光而爲　帝言之所慰諭前章云正一眞人非卽此道藏功德身乎然而功德無盡效驗神奇歷劫難言正說不盡反從積惡衆生以形持經者之境界則其神驗當何如以是有象無象二意釋經功之圓滿則眞隨取隨携隨用隨靈既不遺於一息亦不懈於百年既不遺於一物亦不有間於天地則眞無不圓滿之經功無不圓滿之神咒無不圓滿之　帝光矣

箋釋

皇經開微

正陽帝君曰大道無形精微奧玅大德無窮淵默爲要況此氣機更覺幽微捉執無物境界何歸不可目見不得耳聞其實運動非意氤氳無色無象無形無名來焉不覺去焉不明不識不知自然發生潛移默運品物咸亨玅哉經功如是如是持經之人同歸一致登臨願望四境吉祥山林溪谷品彙含光建壇梵唄寶蓋長旛鐃鈸法具鐘磬笙簧但書名號高上玉皇問者罪滅見者吉昌或與同語觸彼衣裳身形暫映流連徬徨如　帝同語如近　帝光如聞上界不斷天香經功圓滿福被無疆可知　帝號如是輝煌可知　帝興必須頌揚誦是經者德不荒唐無象圓滿有象愈

彰功德至此惟滿惟圓不可思議觀音世尊十無形無象亦無行與玅天經是梵聲受持圓滿功德超微玅機玅物亦生性是菩提潛運川氣因神咒更安宙游戲登臨皆佛事眞空理更神靈厥祖元君曰誰誓吾道是虛無無象無形機自轉造形造色理偏殊語言動作皆天道游戲登臨奉　帝言只要虔心誓　帝號潛移不必費工夫

文昌帝君曰性靈開處結生花天道圓時世界嘉只要一眞通萬界自然海角會天涯天香密布無形形大慧發生那障遇可信先天圖與玅　帝經靈驗不爭差

孚佑帝君曰詮解　尊經具不同一番和氣一番風無形無象先天合成象成形玅道融彩筆揮君地奪鋪天香啟意自生紅無邊迹象何貪著玅悟決然處處通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大炁　赫赫無象　品物流行　恩施浩蕩

爾時天尊謂玉虛上帝言今我略說未盡其玅若廣說之凡流邪見疑惑不信是經功德窮劫難言爾時玉虛上帝問是說已心生歡喜不勝踴躍瞻仰慈顏稱首讚歎而作頌曰

九天之上謂之大羅玉京金闕雲層戢戢中有

天帝仁慈惠和至道無敵降伏眾魔天寶靈符玉律命科神仙
億萬幡幡眾多問者罪滅永出愛河是號
玉皇爲蒼眞老妙圓清淨智慧辯才至道玉尊三界師混元祖
無能勝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圓滿萬德周身
無量度人拔生死苦福時玉虛上帝說是須及十號已是諸天
眾異口同音歎未曾有

帝號圓滿章第三十四

天師張眞人曰　上帝之德無不圓滿則　上帝之號
自然無不圓滿何以至此處而始曰圓滿夫　天尊明明
說出今我略說未盡其妙若廣說之凡流邪見疑惑不信是

經功德窮劫難言試思窮劫難言者非道乎我以爲　玉
帝之功德亦是窮劫難言若廣說之人卽見信亦自說不能
盡不惟我一人說不能盡卽千經萬典任其橫說直說正說
喻說或多言說或少言說亦說不能盡也故　天尊乞座
說法可謂無不詳盡而猶以爲我略說之夫　天尊當自
以爲我略說之則必無有能盡說之者矣然則　玉帝之
功德可易量乎不可量而必欲廣說之則雖獻一頃二千三
十六偈讚不爲多頌揚　法號符乎一萬二千五百尊其
之數符乎十兆九萬五千九百四十二之數猶以爲少而僅
獻以十號可乎不知此卽略說之意也約略說之則稱舒啟

則好生之德洽於萬世眞天地生成之數於無窮則曰十號
圓滿說不能盡而總該之曰萬德周身則合聖賢仙佛之道
而全盡無量度人拔生死普乾元不息大生廣生卽略說之
而已廣大充周如是安能盡言斯眞大無不包小無或遺遠
無不到近無或忌者矣我故曰　帝號之圓滿可以明
帝德之圓滿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哉　帝主妙哉　帝經功德圓滿積於
無形有形有象倍於神靈無量無邊窮劫難言可知大道無
有言說能說之者卽非道德但在眾生成性存存經功到處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

遍滿乾坤人物各正滴滴歸元經功如此　帝德玄焉所
以感載出於諸天普放神光救度周圓寶藏會下被澤無偏
神咒流行普示周全　帝德無盡　帝號無邊處處充
滿處處周圓天經與理恭悟眞焉拔生死苦度人無量約略
說之已超無上可知道法惟在心悟心悟清明不失故步自
無魔擾敦樸守素吾言不煩後人謹記

白祖仙師曰從來　帝力最通神成地開天事事眞十號
聲稱說不盡千靈敬仰頌皆誠任君廣說無窮劫由爾朝參
億萬春說經　教主猶略說存心默朝免傷神
何祖元君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斷寃魔也徒然　帝德
在身千聖保天心莫亂萬般圓濟生度死無私意滿行圓功
慶　昊天從此靈臺須潔洗虔恭侍演聽眞詮

文昌帝君曰學眞志士眞輕言一念差失悞入門旣奉
天經爲秘旨須除妄念滙心源千眞傳法非容易十號周天
也不繁可是一眞無百偽　岑蒼眞老許歸元
孚佑帝君曰萬般世事靠於天天道十分人要全天縱神明
猶要學眞身大道總無偏　皇經秘訣君參得外道邪魔
那許纏不是千眞同在坐空過毒手又何言
斗母天尊頌曰
十號圓滿　帝德無邊　速修速證　玉軸金編

太上洞玄靈寶集微金格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開微卷中終

天眞護持品第四

爾時

昊天上帝聞說經法從座而起長跪帝前白言

玉帝願爲大衆及諸人天持是經人說利益事爾時

玉皇尊帝興方便意開利益門宣玉匱科傳靈寶法告於

昊天上帝言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受持功德扶危拔苦利益存

亡神妙之事衆眞稽首俱發聲言弟子臣等今日幸聞湛然常

住之法莫不上福三界諸天下消三途毒害惟願慈悲愍臣等

故演斯妙義

請常住法章第三十五

天師張眞人曰此爲天眞護持品前兩卷開發　玉

皇上帝放千載常煥之天光發萬劫不散之妙香宣億年有

留之法音橫則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之寶蓋以陰扶十

二萬九千餘年之天人而竪則傳萬劫以前萬劫以後大光

明大圓滿之大神咒以爲天地之玄根不朽仙聖之靈傳誠

所謂混之不濁穢之愈清毀之不滅滅之極明者也不得湛

然常住之法何以至此凡一時在　天尊玄座聽法

上帝光明座下稽首者若夜光玉女高虛清明天主五老上

帝玉虛上帝莫非寂淡逍遙以經億劫周徧十方不拘一毫

是皆得湛然常住之法者一時大衆雖聞　天尊說持經

功德之圓滿而猶欲　上帝之命允故　昊天上帝當

機啟請猶恐不知說經本意遍卻指歸衆眞於是爲大衆對

越　上帝而特申明之曰今日幸聞湛然常住之法欲大

衆迴光返照須從自己湛然之心源以歸湛然之性海而永

住於清淨泓之境則凡傳玉匱科得靈寶法者可忘卻自己

之光明乎

箋釋

正陽帝君曰　天尊憫世垂此宏文諸天大衆何幸得聞

放光發慧　帝乃分身妙音宣布寶蓋庇人圓滿神咒功

德眞眞是玉匱科是靈寶法湛然光明常住不滅　尊經

與旨一言包括書龍點睛一網千目既舉宏綱衆條皆悉道

本玄微功必歸一亦不險怪亦不神奇心源瑩湛保守無虧

玄根自固性體維持永劫不壞三途不迷不負　天尊諄

切提撕　昊天上帝殷勤啟請　金口宣揚乃得要領

天尊上帝開利益門受持功德明示元元衆眞稽首俱

發聲言請演妙義普福無垠告播天下共樂長春惟斯功德

何以爲報惟有誠心遵奉　聖教教導斯人皆歸道妙爾

等衆生洗滌心思勤行修奉天眞護持

庶祖元君曰　昊天稽首

玉尊前利益門開福萬天

不有光明圓滿體安能億萬百千年家常言語皆精粗永住
逢萊是正傳說到西天成佛事畫龍畫餅豈眞傳
白祖仙師曰今古何人得正傳從赤松遊億萬年玉匱金科
靈寶法守先待後子孫賢門開利益誰人信　帝曾慈悲
示爾玄說到西天吾不許自今再莫妄談禪
文昌帝君曰理學通明古大儒何須佛地覓安居眞空雖是
先天體精實方得象罔珠靈覺雷音多喻說金科玉匱範眞
吾　玉皇寵錫天言秘希少慈悲報有餘
孚佑帝君曰人間惟有道爲尊這段佳文爾腹言誤入虛空
羅刹國何能眞實我家門金科　靈寶傳眞法玉匱

天王總一元萬法千門歸一是從今方寸滙眞源
斗母天尊頌曰
金科玉匱　上帝心傳　湛然常住　普福無邊
玉帝告曰若有衆生孝養父母恭敬三寶竭忠於君不殺不盜
不淫不妬不嗔不恨不驕不詐奉戒持齋冥心大道生尊重心
持誦是經我卽勅下周流沙界徧傳十方無極世界我勅東方
東華帝君青騎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
經者我勅東南扶桑大帝與其部衆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悉令
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南方朱陵大帝赤騎神仙兵馬
無鞅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西南太華元老
與其部衆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
我勅西方皓靈皇老白騎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悉令下降覆護
受持是此經者我勅西北皇天上帝與其部衆神仙兵馬無鞅
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北方紫微帝君黑騎
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東北
冲虛天君與其部衆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
是此經者我勅中央天皇大帝昆命蒼老黃騎神仙兵馬無鞅
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上方來和天君名山
大洞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
下方一切金仙四衆八部及諸眷屬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

經者我勅十方飛天神王飛天大神三官四聖二曜九星北斗
南斗東西中斗二十八宿周天衆星金剛力士神王等衆各與
部衆悉令下降覆護受持是此經者我勅降魔力士四天門王
五嶽四瀆及餘諸山四海九江十二河源山林川澤一切主者
令與眷屬覆護受持是此經者諸險惡處令得安穩我勅所在
一切土地靈官幷溝渠等一切諸大力鬼王皆令覆護受持是
此經者令衆魔外道惡皆慴伏潛形遁跡高飛海外遠避他方
如是山林社稷廟廟血食之屬一切鬼神當自消滅五方行病
瘟疫鬼帥諸惡鬼神並風王水怪孽龍妖神土精木魅盡自消
滅五虛六耗夢寐乖常野道咒詛蠱毒之類皆自消滅心欲願

者一切如意皆得滿足

覆護圓滿章第三十六　天尊所示種種經法廣大無比神天師張眞人曰前章　天尊所示種種經法廣大無比神驗無比至奇至妙要不過教大眾各各完全此一段湛然性體以永住眞常永不墮於生死苦海中以致淪於異類卽　玉帝之玉匱科靈寶法也彼不知湛然常住之法者爲之奈何如有一旦覺悟知色身無常而欲尋湛然眞常之性體又或愛慕　天尊所說經功圓滿之神驗於是信向是經擔當承受持守眞修雖其人眞心求道知必不爲效驗然而天眞之護持所必加也卽由愛慕效驗而後持此經則天眞之護持亦必如其願也夫　上帝　金口宣揚　龍章勅命千靈默護萬聖保持利益無窮神妙無比若廣說之歷劫難盡今略就　上帝金言而論之或問吾何以判此章爲護持圓滿蓋大道本來圓滿故　帝之光明圓滿帝之功德圓滿經之光明圓滿經之功德亦圓滿則受持此經者其功德亦無不圓滿可知於是乎護持之功德亦圓滿矣所以覆護盡十方之聖眾保持盡眾聖之眷屬可謂一氣感通所在如意且能魔鬼消滅心欲願者一切如意皆得滿足則覆護尙有遺漏而不圓滿者乎至若　帝曰生尊四方嚮應四維來庭天上地下一切咸聽不敢怠慢左右無傾惡魔永斷鬼籍無名從此保守可達　三寶竭忠於君以敦人倫又曰不殺不盜不淫不妒不嗔不恨不驕不詐以淨其身奉戒持齋冥心大道以淨其心似乎持經之人皆得遵守又何必分言之不知人持　帝經則已能置其身於　帝光赤炁赤文之中是　元始祖炁　帝宰無上之功德已合而爲一已之性與命亦合而爲一矣斯時也眞炁歸體眞理歸元則十方之眞炁自遠遠勃勃而歸於我故五色交輝無非水火金木土之彩主與眷屬象五德眞精華衆之殊騈按五色顯五氣萬神之布悉皆下降眞炁自天上而來退散諸魔則死炁從地祇而滅由是至寶歸鑪朝元有日斯眞傳玉匱科靈寶法者非實行忠孝清淨諸條又何以至此乃知所謂經者卽道也卽靈丹也是經道理廣大任人深用淺用皆可故下章又就眾生根器而淺說之非我所謂覆護圓滿者乎

箋釋

伯陽魏眞人曰　靈寶玄科金箓玉匱秘於　上清掌於　玉帝金口宣揚覆護眾生眾生有幸處處咸亨十方聖眾勇騎良兵眷屬不少來會　玉京悉奉　帝命覆護安盒蓋以是人受持　帝經功大最神最靈四方嚮應四維來庭天上地下一切咸聽不敢怠慢左右無傾惡魔永斷鬼籍無名從此保守可達　三清昊天

上帝叩請維誠　帝宣玉勅布散紛紜保護維持悉覆慶雲心欲願者咸許如心一切滿足不吝加臨可知是人功德最深我是漢代伯陽仙翁爲釋　帝經特下雲中言雖淺近心與　帝同慇懃斯世勑諭由衷要愛性體太和冲融湛然清淨無翳無蒙眞常乃固稽首天宮持經證道福利無窮切莫自誤戕賊其躬吾言雖繁穆如清風大眾遵守皐頭蒼穹明明照鑒必報爾躬千眞謹持太和冲融

正陽帝君曰眞炁眞文天上來有人得此性眞回十方神聖皆歸我八景冠裳盡結胎已注生門離死戶高超人類趣天懷　玉皇勅命紛紛下許爾爲鹽和鼎梅

白祖仙師曰曾爲天上狀元來且向人間往復回爲奉　聖　冀集八

帝書傳玅道保君赤炁結靈胎神仙兵馬無鞅眾外道邪魔敢入懷衣鉢親傳親覆護高高穩取上林梅

文昌帝君曰上林梅子一枝紅得者終須入　帝宮給爾七騶通御道看人一路笑春風干戈平靜烽烟息魔鬼潛藏覆護同總是　帝經無盡德自然安穩太虛中

孚佑帝君曰未曾箋釋笑嘻嘻秘語人間總不知校正尊經宣玉匱聯登雲路漸天逵十方兵馬神仙眾無數歸來覆護宜從此人間宏福澤邪魔憾伏露生機

斗母天尊頌曰

玄玄帝宰　惠及十方　赤炁降臨　精邪滅亡是持經人或不依科教未能修齋未具淨戒以能信受尊重是經則已承受實行是其人本憺湛然眞常可以永住以視夫徒依科教修齋以祈福持守規戒以安身者遠矣況得見尊重是經則其心已具卓識特見而有超然無上之想信受是經實有大緣勤行修奉自登道岸所謂舍末而圖本棄流而尋源遺跡而求眞者故與修齋護戒者同其功且在修齋護戒之人果能一誠無僞感格　皇天純是清淨乃爲法器不然則無功有過尙憾罪之不暇又何功之有反不如專一信受敬慕是經者矣　上帝恐人疑惑是經功德故再說此章爲持經而不修具文者明告之曰是人功德坦然無礙可知受持是經之不拘何人也自在逍遙號人中聖可知

覆護是經之同一格矣德書長新同諸眞人可知持經功德之同一圓滿也其曰幷同修齋護淨戒者可知同一覆護非不禁人之修齋護淨戒矣總之天之爲天因材而篤栽者培傾者覆果能信受是經則大道有根　上帝自必培之原不拘乎眞文也不然人中之聖不易稱同諸眞人亦不易致而可輕以許人乎總之以是經爲混然常住之法以勘行修奉求爲人中之聖同諸眞人自不遺於天眞覆護之圓滿者已是之謂功德無礙又前章八方及上方之說人無疑惑惟下方二字人猶不解蓋大道一元充滿天地天包地下地居其中則天體上下皆是一色日月星辰運行或上或下皆在空虛之處上方有神下方亦有神故佛典有從地湧出寶塔之事是之謂十方以此言覆護則眞圓滿矣則眞無礙矣

箋釋

玄天上帝曰經垂明訓　聖有眞傳眞傳不朽明訓無邊何爲明訓訓者皆明何爲眞傳傳者皆眞眞爲心法眞爲秘訣秘訣授人比訓更切有心信受心志當決大哉妙經尊重無比得讀之者緣大無比受持之者功德無比誠格　皇天覆護無比信受景慕是此眞經心田清淨性體熒熒湛然常住必到　帝庭其功甚大坦然無礙其德已全逍遙自在號入中聖神化無倫三界十方同諸眞人乃知修道不在

爾時
昊天上帝聞是說已卽於
帝前乃爲歌曰
大哉至道無形無名渺渺億劫莫道開清神清朗耀九魂吐精
玉虛澄婇太霞高明玉皇開化普度天人三元道養二象攝生
朽樹故根已枯使榮蠢動蜎息長生化形懷胎含孕俱得生成
亡者命過魂歸三清魄受鍊度南宮飛昇今日大吉皆得光明
五帝鑒映普告萬靈天神地祇及與河源五嶽四瀆及諸名山
洞玄洞虛洞空洞仙無極大聖至眞尊神無窮無極普監度生
惡根斷絕玄都記名衆眞班列咸聽帝言經是帝勅保命持人

頌揚帝勅章第三十八
天師張眞人曰 昊天上帝 玉帝分身主治天下名
號同新體用交徹互顯其神樞機並運普度天人愍愈啟請
利益無垠 帝乃鑒誠宣勅金庭普告萬聖慰諭衆靈龍
章寵錫鳳詔莫停布告天下與道同貞蓋此大道咸在衆生
類有萬品一理而分奈何不悟不慕玉京墮落萬劫何日三
清仁哉福主 昊天上帝爲民迎祥 天言宣示大哉
王言如紵如綸天書 帝詔恩溥乾坤 帝勅在經覆
護法門上天下地仙聖神明手捧瓊章下覩太平保誦持人

億載咸亨衆生當知大道無名無迹無象得者長生蓋能持
經以結金丹圓滿神光九魂吐精玉虛澄婇太霞高明玉皇開化普度天人三元道養二象攝生
眞陽至此同原天上地下莫道開清神明煥發九炁吐精魄
受鍊度魂更神靈死者忽生枯者忽榮乃知金丹大道留形
形有光明揚於王庭十方五帝萬聖千靈山河大地明明熒
熒普監度生萬炁歸身先天景象處處皆眞別有天地上界
仙人 昊天上帝受 帝心傳開化來學普賜眞詮大
道如是丹道更玄金丹卽道本性周圓眞功眞候本命如天
性命雙修道妙無邊切莫自誤謗議招愆切莫墮落苦海萬

年頌揚 帝勅接引登仙是言不虛 靜而以聞
來學信受無遷可知大道人人本有既已覺悟卽當保守保
守在身卽是還丹丹卽赤炁固結盤桓丹卽眞性全卽復還
丹卽眞命流炁保安丹卽大道一陰一陽細縕化醅萬物光
昌交媾凝結億載吉祥道在 尊經經卽丹法廣大浩瀚
正說喻說橫說竪說更覺溥博以事顯理理明事彰以言屬
事奇事奇言以明大道包括乾坤以顯金丹句句口訣經籍
奧妙至此路絕最上上乘無有言說吟咏此章層層明白
勅命無虛率履無越天師保任必朝 金闕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無名品物滿乾坤之內金丹無象陰陽歸

鑪鼎之中七返九還不過復本來之而目千經萬典莫非是
大聖之玄功慨自吾道不行紗法指爲虛無之說天光欲棹
尊經必須校正相同開龍藏之寶函求秘旨於洞玄金
格闡金丹之秘旨降神咒於
紫微上宮理有源流其淵
源必歸諸
帝哉義分本末其根本咸宰之蒼穹昔焉投
受無虛萬聖永崇傳於不絕今也差訛必正千眞揚道化以
俱通念啟教於
昊天復傳於
紫微上宮理有源流其淵
高上必酬乎
高上
皇卿
帝勅傳來莫匪
是金丹之口訣
帝歌宣處要皆望大道之專攻惟爾學
人當知火候工夫不易從茲入室居然懷胎含孕相融蓋自

赤文成輝憑黃道之開淸爲主太霞朗映斯九魂之歸正皆
紅二象三元攝歸靈府故根朽樹皆遇春風由是萬炁朝宗
蠢動蝡息皆活
三淸受度身形魂魄同豐由是大地山
河神靈獻瑞玄都日月享受非空列衛千眞幸天心之歸有
道保安萬劫知
帝勅之錫大功歌曰我奉
帝命一
切咸聽俱信王言之不諐解曰天師保任必朝
金闕同
明玉理之由衷誦經者當知人身之難得入道者須憑祖炁
以爲宗切莫視爲閒言自干罪戾何難超出三界實受褒崇
麻祖元君曰
帝勅傳來聽
帝歌言字字播天和
先從黃道回眞性必自南宮斷死魔二象三元通九炁故根

朽樹沐恩波芳名記在玄都早大地神靈無奈何
白祖仙師曰大地千眞奉
帝靈傳來
勅命要咸聽
上帝經總爲金丹融赤炁
從茲不違眞人命自此常隨
上
遂令身畔有雷霆歌傳
帝子皆眞訣讀者實修證紫庭
文昌帝君曰誦得
天皇一部經神通廣大役千靈三元
二象皆歸我玄苑南宮早記名玉此方知丹道妙自今九炁
亦流精太霞朗映三淸境大地光明大地盈
孚佑帝君曰詮經法席有神靈議論風生瑞氣盈請得
帝歌知
帝勅開淸黃道即黃庭三才會集三元協二氣
光明二象形朽樹故根皆可活九魂那得不揚精
斗母天尊頌曰
無窮道化
光明屢藻
秘訣眞修
千春不老
爾時
昊天上帝說是歌已告大眾言此玉皇妙法諸聖秘密言路
絕道斷微玅難思巍巍大範爲神明之宗保鎭國土拔度生死
爾時
昊天上帝說是語時法筵淸眾咸仰道言海得開悟

開悟秘密章第三十九

天師張眞人曰前章
玉皇以天眞救護無量地靈皆絕
惡機明持經者之功德圓滿是湛然常住之玅法語諸聖之

秘密言也蓋以事顯理卽權徵實卽效驗爲工夫學者當卽
言以見道在諸聖則恐致輕褻之咎故惟秘密而傳弗得
　昊天上帝保鎭國土拔度生死之念切啟請　上帝得
聞如是之妙法語然而言辭廣大義理幽深聞者須臾者
難悟於是譜爲歌音藉頌揚之微權以發幽玄之實際其實
際已於　上帝法語　昊天頌揚中略爲指示學者閱
之自明今但卽此章而論之當知　玉帝與　昊天一
庭授受開悟無窮有韻清詞寄託更遠　上帝所傳者爲
妙法語非徒然鋪張神驗　昊天所歌者爲秘密言非徒
然極力頌揚況復爲之叮嚀諄復惟恐法筵清衆之不悟也

而明解之曰此　玉皇妙法語也此諸聖秘密言也路絶
道斷則在千經萬典中爲最上乘無有能出其右者矣微妙
難思則非閉戶窓求盲悟卽可入室不待眞傳口訣卽可登
眞者矣是誠巍巍大範雖有鉅文不能出其軌則神明之宗
雖有妙悟亦當奉爲楷模以此理爲之保鎭則一人有道而
四海同風以此理爲之拔度則遐齡頻增而苦海永離一時
法筵清衆不覺開明悟入方知諸聖所傳者此也　玉帝
所示者此也此卽金丹大道也此卽湛然常住之道也此卽
神咒種種圓滿之道也此卽法會放光分身救度妙香薰染
妙音宣示寶蓋雲旛底之道也其實皆赤烏也是法筵清衆之

所感有卽四天下之人之所感有也感仰道言則溥得開悟
矣夫世人之情厭故而喜新惡常而好奇喜聞秘密之言不
欲聞眞實之語若論此經則以爲常道可也卽以爲眞實可
也卽以爲神奇秘密之言亦可也含無盡之眞機示生民以
法眼雖有瓊編吾不敢請矣亦惟讀之曰路絶道斷微妙難
思巍巍大範爲神明之宗

箋釋

正陽帝君曰教啟玄元　太上傳金丹之旨書藏金格
紫微秘赤烏之簡眞以天地玄根非赤烏不能建立鼎鐺
妙藥外赤文那得成仙可知赤烏卽先天之祖烏金丹求祖

烏於先天祖烏凝時大地山河盡赤先天返處一身形體皆
乾初則取坎塡離全由於留精保氣繼則法天象地當賴乎
添汞抽鉛看月出庚方卽是陽生之候喜日昇東海逆諸黃
道之間戊已眞精與丙丁同歸皇極木金不合驅龍虎並伏
法筵由是正烏歸於五方藎神敬仰赤文命諸天上萬界皆
圓十月功成詫丈夫之有孕九宮門啟驚雷鼓之忽宣由是
死裏逃生嬰兒現相人焉入聖毛髮皆研變化如龍隨心應
手虛空皆碎擁霧乘烟壽量綿延清閒似鶴身軀廣大坐臥
俱遵天詔下臨上遂乘東華考校玄功遠被登　金闕上
帝前稽首之歌有據

今臨法會開明之語當傳微妙難思允矣巍巍之大範道途卓絕誠哉上上之眞詮神明之宗有在眞常之道勉

庥祖元君曰蹈絕道斷有眞傳問者俱登上上仙大範巍巍玄自今證果何人力心印相傳　上帝前

包萬象靈機秘秘透千天拔死度生安國土清言咸仰悟幽

白祖仙師曰　玉帝金言秘秘宣　昊天於是永眞傳

保安國土歸皇極開悟羣生坐法筵玉帝金編包括盡神明

大範道途玄分明一部尊經裏口訣眞機句句圓

文昌帝君曰巍巍大範是玄宗玄理幽深總不同天地一元

壺裏會陰陽萬象掌心融眞經玉訣須秘授　元始眞機

德如意皆稱遂神威自在仙諸天十一唱三十二天主二十八

宿星靈妃王女等天神及地祇三界虛空神江海諸龍王水火

及風神宮殿與宅舍山林樹木衆溝渠井泉神由持是經故一

切皆擁護衣食常自然子孫居富貴出言人希聞所至皆恭敬

若爲求男女持誦此眞經帝詔下天酋落箱天仙人謫降生其

家爲其作男女顯貴人崇重七祖盡昇仙光大慶其門延及父

母親吉祥常熾盛災障不能侵是故我今說大衆宜諦聽慈悲

度一切皆令達

上清

元始倡讚章第四十

天師張眞人曰天地卽道體也而必本於先天之祖炁

於是

大尊而說偈曰

玉帝功德大玄理極幽深生於浩劫前運化於古今我今說妙

經懇念諸有情此誠極玅法功德中功德名號最上乘無比爲

玉帝即道身也而必本於元始之玄德故元始之道非玉帝之道非元始無從與承印證所以玉帝周天地之玄綱元始則天地之玄根此品於玉帝親示妙法之後昊天上帝傳妙法之始派法筵開悟之清眾則為上帝為親傳妙法之流衍故於前章述玉帝印合之意故其證果必與帝號相協歌中所示之妙法與玉帝所示之妙法不異至此章又述元始之倡讀明玉帝之道不異於元始而始之道盡傳於玉帝兩相印證同歸一道此義不待詠而讀揚之矣爰讀其倡而深究之倡中之意分作兩層首四句讀揚是正說然言簡意該已覺至矣盡矣其曰玉帝自明而元始早已為之開發矣且為之極力歌帝功德大玄理極幽深則原大玄妙幽微精深已盡其莫窮之體生浩劫前運化古今則又明其不可限之量是四言已足矣何能再加一辭故於下盡述其功德而反以眾生形之處處圓滿人人圓滿不覺天語之繁也蓋圓滿之道惟玉帝能行之亦惟元始能言之故特以倡讚印合且夫玄座說法玉帝侍側明明採本尋源而為之返本還元至是元始倡讚極力稱道明明大道交付同德同心試

觀天尊口中自言我今說妙經慈念諸有情即帝無量度人之道也自明之曰慈妙法最上乘無比第一功德中之功德不過是說大光明之度人之寶事愈知上帝之功德不外而元始之功德亦不外於元始與上帝同一道一人矣至於倡中分能破暴惡魔以下為降伏如意滅罪如意功德保護人天眾以下為保護如意功德所有希求願以下為希求如意功德若為求男女以下為嗣續如意功德此皆救度圓滿寶事即以丹家功候次序按之亦無不合今不盡述

箋釋

伯陽魏真人曰大哉元始大道之祖綱維浩劫流行今古萬法千門以時而傳上天下地無不周圓蓋此道祖本於先天先天之先萬劫之前生而神靈功德玄玄惟是玄德再傳何人大哉玉帝功德更神主持運會救苦行仁功德無量世無知人亦自浩劫以至於今分身救度費盡苦心持經受福亦或稱名受誦帝號稽首皈誠凡一切願必遂其情罪惡雖大奉事心真曾經消滅許其自新罪滅迎祥有苦即伸一切神靈救護無垠一切惡道猛虎毒龍水火

賊盜迅雷疾風凡害身者悉安其躬一切珍寶降自天宮乃知普門玄道不同破惡滅罪護淨除凶萬方正氣攝引交融隨取隨揭如願不空胎孕含靈聖子賢孫謫仙下降光大其門鍾靈毓秀道爲根原大道既得自契乾元如是功德皆由

上帝無量度人普天匝地蓋此玄德本於　元始

元始眞傳惟　帝而已　尊經無上功德幽深

元始倡讚以心印心一心一德玅義難尋後有學人誰是知音

正陽帝君曰玄理幽深境不同萬天總在一天中任君存下般般願有　帝卽能處處通浩劫前生經萬劫　皇風

一到盡春風　天尊心印　天皇得說倡雖多讚豈窮

白祖仙師曰大哉生於浩劫前度人無量亦無邊幽深玄遠

皇天道廣大慈悲　元始傳誦號稱名皆利益讚功

說倡總眞玄　上清已達眞機合又向人間說玅篇

文昌帝君曰　元始眞傳　玉帝宮幽深玄遠道無窮

一經稽首生恭敬萬種心思再不空浩劫以來施玅德大千沙界播　皇風至今黎得　尊經玅自有雲梯到碧穹

孚佑帝君曰　元始天尊坐玉清眞傳秘訣總　瑤京任他浩浩無窮劫說出般般有道行除惡消愆兼祈福誦經禮懺更稱名不差毫黍僧心願處處原來賀太平

斗母天尊頌曰

玉皇倡讚　大洞雲章　功德無量　浩劫嘉祥

於是

天尊普告四衆凡人持念此經受持玅普度天人但精心恭奉帝名皆道根深重宿有善緣此經難得今得聞之當生貴家國安宮保命度災　諸不祥天子王侯得奉之者致國太平凶寇自夷邊域不爭兆民歌唱普天興隆運推數周正道當行有得之者天眞玅重秘之秘之

正道普度章第四十一

天師張眞人曰　元始以己心印合　上帝故說前章

廣大功德玄理幽深運化古今俱有實事此章又以己心印合大衆其意若曰　上帝之度人無量莫過於此經則吾之普度天人亦不能外於此經矣故雖貴如　天子王侯賤如天下兆民皆不能外此經以爲開度之道爰爲四衆印證之曰精心恭奉則吾必保其家國安宮保命度災掃除不祥若在　天子王侯則吾保其致國太平禍亂永免人民樂業天降休祥且是經在處卽　天尊所在之處亦卽

上帝所在之處彼夫　帝光普放天香流布千眞拱衛萬炁歸元太和玄應將見俄頃之間轉殺機爲生機轉死氣爲生氣自能變惡人爲善人轉凡愚爲仙聖矣　上帝分

身之所親臨卽大道元機之所降眞故明之曰運推數周正
道當行則凡爲國盧祝釐之願爲身卜安寧之休者不能外
是經矣蓋家國天下同在大道之中原不出於　上帝光
明之外根緣淺薄總由惡業障礙不覩　帝經得聞　帝號
帝號何望乎種種休祥然則得覩　帝經得聞　帝號
其道根深重宿有善緣可知彼其陰陽太和氣機自順滲氣
自消惡鬼不逢在一國則天地肅清民物安泰國祚綿延正
道當行於天下在一人則血氣融和百體泰寧萬神保護正
道當行於一家此固　天尊探本窮源之指示路絕道斷
之眞言吾正道普度之解誠哉不誣

箋釋

正陽帝君曰　上帝度人法號天經齊降　天尊憫世
赤文神咒昭垂歌詠稱揚皆是明　天皇之至德保持覆
護莫非廣大道之敷施念自天地既　帝王首出全憑
陰陽迭運兆庶咸熙然必遘播　皇　回心於凶寇果
能永光　帝德斯宣靖乎外夷總由　皇極建中不悖
一元之太極於是時幾共凜不差日理之萬幾　上帝光
明鑒一人之有道　皇天感應回普世之生機莫謂舜目
堯天難再見中天之景運試看和風甘雨分明樂稔歲之佳
時蓋天眞盡妙重乎是典斯人世必信重乎詰詞宿有善緣

知者當早爲修奉欲歸道化間者須不懈矜持正道當行
元始天尊所言有準天人普度王侯兆姓自已深推果信
此煌煌　天經則宇宙回太和之運奠安上下默朝乎赫
赫　帝座則身心致百福之來感應神奇
白祖仙師曰　元始天尊也太慈叮嚀普告縷清詞已稱
帝德重重顯又降　恩光處處施保國寧家天下治
王臣　帝主兆民宜總因勑奉　尊經力入道昇仙自
可期
何祖元君曰這段機關總不知天經轉處事攸宜陰陽協極
和風應道德歸身兆姓熙轉殺爲生眞火候避刑從德盡心

思靈丹一顆朝　天子天上光明我不虧
文昌帝君曰四大部洲皆祖焉　慈光降處共長春一人
有道家家活眞主回天個個親皆見歌謠民擊壤還因崇奉

帝威神太和一播陰陽協正道當興體驗眞
孚佑帝君曰　天尊有勑下人間凶寇外夷一概刪從此
中州稱樂土自然四境同靈山天機一轉扃鎖鼎正道當興
顯洞陽喜見天人皆普度天京朝　帝詠瓊章
斗母天尊頌曰
天放光明　蔭庇帝京　生機轉動　正道當行

洞玄靈寶報應神驗品第五

爾時慈悲度厄眞人尋聲救苦眞人濟生度死眞人萬福護身眞人俱從座起越班而出俱白

天尊言若諸世末凡夫雖宿有善緣得遇是經被諸邪障之汗本末疑惑不信是經功德如是之人見在過去於諸地獄得何罪報惟願聖慈說其報應惡趣之苦

罪報因緣章第四十二

天師張眞人曰此章序四眞人當機啟請以明如是經法莫非慈悲度厄莫非尋聲救苦莫非濟生度死莫非萬福護身夫機以理應事因人顯明指出一經大意讀是經者當知

天尊玄座說法以至正道普度章 玉帝放光分身以至覆護圓滿章種種興義詳示法門莫非爲是人慈悲以度厄救苦而尋聲莫非爲是人濟生而度死萬福以護身

二聖人爲人如是之切救人如是之盡此亦如天地之生人既與以命必與以性既廣其生必贍其生且既命爲之主致治平亂保護而安全焉又必命聖人立之教詩書倫理戒童而誘掖焉在上古則穴居野處使知上棟下宇飲血茹毛使知耕種粒食至於今則婚姻死喪無不遂也衣冠禮樂無不華也干戈貨財無不足也無一非聖人引導之天地之生人可謂費盡苦心矣而 二聖人之慈憫如是又

如父母生子自胎孕以至生育自幼小以至成人由弱而之强由愚而之智由貧賤而之富貴其間保護愛惜更非一端而 二聖人之用心亦如是試思發慈悲以度厄不難尋聲而立至其生也則濟之其死也則度之無非欲其萬德周身自爲保護此說法度人分身衍道之苦心也況經中所說無所不通在上根法器者誦之必於言下了悟全此大道在中等人誦之自能因事明理因言解義而漸幾乎上達即下等人誦之亦能懺悔積擊消滅重罪求福如願種下善根以爲超度輪廻之本隨人隨心無不如願隨時隨地無不通天蓋以其人得乎大道之原也禪家以華嚴爲圓教謂其塵塵

刹刹莫非法性形形色色皆歸性海吾則以此經爲吾門之圓教盡天下之人盡天下之理有能出其範圍者乎然非果報分明則空虛之理人或疑而不信信而不堅四眞人慈深願重名與德顯爲衆生啟問果報又觸動 天尊慈憫不覺又大爲開示於是乃有下文諸章

箋釋

正陽帝君曰三教同源儒者不言果報玄門示法凡爲皆有因緣蓋善有善因惡有惡因修因時必當愼重而善得善報惡得惡報受報者自己牽連草木當春其根芟必生枝長葉風雷應候其聲勢自動地篤天既然種下芳田自收成之有

望未曾金埋密處雖鋤掘之徒然總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或生或死徒自焦煎天降眞經原爲慈悲而度厄乃人難
信法反爲褻慢以招愆於是上界眞人憫下方而啟請天宮
罪報天宮高遠退道者有彼天宮豈無罪愆須信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當知天威赫赫苦不能指然罪報雖由於自取而
消釋實賴乎 上天所以聖澤無窮重演 玉皇之本
行 天心有在只遵金格之靈編靈寶洞玄文存報應本
末疑惑報必迪遵五品昭然仙子則當機而問法一經大旨
世人須信受以求全

麻祖元君曰禍福休祥降在天也從人世自至連眞經不信
難辭苦春繭作絲自己纏幸有眞人求妙典還從人世說因
緣濟生度厄壽聲至求福莫輕妙有篇
何祖元君曰禍福因由更問誰行藏檢點自家知眞經妙典
還難信煞劫千生少出期報應品中明報應仁慈世上普仁
慈 天尊玉律眞人啟神驗無虛要信之
文昌帝君曰休祥禍福皆天定慈罪招愆在自家 上帝
身經還不信陰司苦海自無涯誓聲救度眞人福慢迸頭連
一念邪至此方知天上深眞文捧讀少虛花
孚佑帝君曰君說人間何事好算來惟有 玉皇經一疑
毀謗致罪章第四十三
經故獲罪如是

天師張眞人曰經卽道也道在經也謗經者慢道毀經者失道是輕一己之道而不知已輕　天尊　上帝之道矣夫　天尊之祖也　上帝道之主也二者均有慢焉其自外於道爲何如夫　天尊　上帝方千方百計萬法千門引誘是人入於是道之中而人乃終日竟夜積惡造罪自越於是道之外悲哉不知修因者結果修善因則成善果修惡因則成惡果有果則有報矣蓋天地之大不過一陰一陽迭運而不息而陰又必隨乎陽故大道以陽爲主而以陰載之至於陰陽偏勝則發爲沴氣苟非有道主於其間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其在陽之性則發舒而清明陰之性則斂

抑而濁暗在人之造罪雖有陰惡陽惡之不同而皆屈乎陰陰濁之氣一行則地獄之相自已結成陰暗之氣自已凝聚則居處不清淨講習俗語共同戲笑以爲常典則口三業一陰冷之地自已驅入此十二大地獄五無間獄之所以日陷日深並非冥司之所設也是故謗毀經書輕慢道德雖有剛強柔惡之分種種不同皆所以自滅陽光自撥根本至於清明之氣清夜無存則濁暗之陰成矣所以毀謗之罪自已作成則地獄之苦自已承擔雖然人苟不淪於禽獸則尚可轉移故人雖惡貫滿盈而　天尊　上帝又望其悔悟而反爲之毀謗且不一其人不一而善漸引入於是道之內所以稱誦　帝號崇奉是經皆有莫大利益乃不能感悟而反爲之毀謗且不一其人不一而足焉奈何今姑就經文而繹之終日竟夜對諸道像蓋指有象之道像其實卽無象之法像也試思大道充塞天地間不以暗室衾影而或無棄目卽在明現當前彼終日竟夜與之相對而乃終日竟夜侮慢百端任其造惡非種無問地獄之因者乎至於信向是經而罪業滅盡者道心一現而萬惡盡滌也得見是經而謗毀致罪者惡業旣深則一隙之光明不能勝也況乎肆無忌憚不生敬仰則心不清淨穢手汙觸則體不清淨靠口誦則舌根不清淨牀榻不淨便將安置則居處不清淨講習俗語共同戲笑以爲常典則口三業一

時俱犯矣卽一經而十惡業成焉其罪可慨改乎殃緣九祖受考酆都累及後世害纏子孫俱是慢經實報若以理論之則上不能返還乎祖炁而下必受累於千生由是三惡道成日深並非冥司之所設也是故謗毀經書輕慢道德雖有剛強柔惡之分種種不同皆所以自滅陽光自撥根本至於清明之氣清夜無存則濁暗之陰成矣所以毀謗之罪自已作成則地獄之苦自已承擔雖然人苟不淪於禽獸則尚可轉移故人雖惡貫滿盈而　天尊　上帝又望其悔悟而反爲之毀謗且不一其人不一而足焉奈何今姑就經文而繹之終日竟夜對諸道像蓋指有象之道像其實卽無象之法像也試思大道充塞天地間不以暗室衾影而或無棄目卽在明現當前彼終日竟夜與之相對而乃終日竟夜侮慢百端任其造惡非種無問地獄之因者乎至於信向是經而罪業滅盡者道心一現而萬惡盡滌也得見是經而謗毀致罪者惡業旣深則一隙之光明不能勝也況乎肆無忌憚不生敬仰則心不清淨穢手汙觸則體不清淨靠口誦則舌根不清淨牀榻不淨便將安置則居處不清淨講習俗語共同戲笑以爲常典則口三業一

箋釋

玄天上帝曰天有慈悲救眾生不遘惡劫人無志氣對上帝且少欽思一部　尊經視爲常典千般惡事造就陰司夫目擊則道存原不離乎語言文字況言輕則事悖何論

乎眞實修爲朝於斯夕於斯全是毀經謗道口不淨心不淨
莫非慢法淩師既天眞之盡失斯地獄之攸宜地獄十二重
又有三十六重苦深無間天經共五品分爲五十二節讀要
精思受苦無窮受累無窮尚有何人替得報善如是報惡如
是全在自己裁之莫言遼遠天宮原與人間隔越須信神靈
玉律全爲經語維持　天尊慈憫人間羅列品品大衆愛

憐自己日夜孳孳不悖　天經自必　天垂默鑒果叅
大道必須大錫恩施嗟爾衆生何人見信靈哉　帝主雷
令饒誰欣玅典之將成執雷者可稱勤苦看　天經之永
布勤持者必爲提撕有始有終　上天灼見愼言愼行大

衆莫疑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可憐大衆不回心徒費　天尊惠
澤深造就千般無盡業自然一命墮寒陰輕經謗道全忘己
褻地譴天苦盡侵求生不得難求死何用雷尊處處尋
正陽帝君曰地獄天門上下開昇天入地任人裁勤行修奉
功無盡謗毀輕淩禍必來羅網重重難解脫傷殘種種但悲
哀何爲自外眞經法一墮三途永不回

文昌帝君曰　天經本爲救斯民何爲輕言謗毀頻一語
違心千歲苦百般毀道萬年因層層地獄層層陷劫劫三塗
劫劫身幸有　天尊明指點勤修那得畏艱辛

孚佑帝君曰大道分明在眼前舉頭卽已見青天大含細入
方方顯口慢心非事事全造就幽陰諸地獄多因褻慢是瑕

編三途並少出頭日千生苦楚自交煎

斗母天尊頌曰

言行俱非　造就鐵圍　皈依三寶　跨鶴而飛
文若復有人初雖信受後復慢易善惡童子上奏三官黑簿添
名書編減算身歿之後拘閉幽牢往復三途無由解脫或於見
世受種種病疥癩癘疽以爲果報憂悲苦惱日夜相煎而身或
被橫逆所加或牢獄繫鎖非分自害誤食毒藥或被虎狼毒蛇
之所食啗或爲冤家之所讎對或行山林值遇惡人被他屠割
推落崖岸或被邪精魍魎之所殘害或值水火之所焚漂或被
刀兵之所橫誅輕斯經故橫喪天年獲如是果獲如是報可不
悲歟可不痛歟故報汝等依此奉行勿生邪念若諸念不生萬
緣頓息塵沙惡業隨心消散一切災魔自然殄滅此之功德不
可思議是誠無比最上玅法諸經之王有大利益非人勿示

堅固信心章第四十四

天師張眞人曰人自道中來斷未有不愛慕是道者故極惡
之人亦有善心儒經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非言道心一現
則塵沙惡業隨卽消散乎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非言道心在內迴光返照道體卽顯露乎又曰萬物皆備於

我衆非言止蟠下際充滿宇宙萬有萬形之道皆全具於我心乎以此知千經萬典之義理千聖百王之心法莫非我一人分內事世界之大人物之衆皆與我一體故古人云六經皆我住腳梵典亦如是也然心雖有道本無爲必待人之力量以運之道有體用本體雖清明而流行之用必堅固不失初出一念之清明必堅固其力使之永久其信至念念清明初則信心之甚篤必堅固其力使之永久其信至於全體皆道眞信無息造到無思無慮無作無爲之天卽是先天之境於此乃得祖炁之因赤文之實不然一念之清明不勝其萬念之黑暗暫時之信受不勝其無盡之戕賊及乎

人離惡報乃曰爲善無益持經無用罪上加罪何日解免悔不常悔何時出離經云初雖信受後復慢易善惡童子上奏三官以受種種苦報明乎信心不堅固之罪也諸念不生萬緣頓息則非慢易者比矣塵沙惡業隨心消散一切災魔自然殄滅明乎堅固信心者之大功德也此皆是實事實報未嘗或誣再就經文而思之退悔道心者死後沉淪地獄決然之事若於眼前道心既退則其身中口中心中無往非造惡之所眼耳鼻舌身意何能有清淨之根以惡召禍以禍償惡故身業則致害於口心業則致害於心況俱親歷種種冤家報爾身百苦交煎何日解萬年墮落少人尋諸經之王功德大解免皈誠莫悔心

經者見世受報何待後來故於此最上玄法者不能外是經矣非人勿示其卽謂此信心之不堅固者乎

箋釋

玄天上帝曰咄哉衆生敢大膽輕經慢典惟茲冥府爲上天收獄加刑夫 上帝恩深乃垂此煌煌之上法 天尊慈憫全賴茲赫赫之大經不惟成聖成賢接引人超昇天界亦以消災解厄庶免禍逢遭雷劫幽陰一念之清明頓解千層苦海道心之退悔彌深何靠枉拋珠玉則艱難困苦相尋不修三業不淨六根處處皆叢鳥道難見三光難容兩大層層皆血浪寒冰或爲水火漂焚總是逆陰陽之運或爲虎狼噉食全因害億兆爲能納人於罟擭陷阱之中報在推落崖岸奸心設魍魅魍魎之計償以吞咽銅針讐對冤家疾善如讐之報癰疽疥癩當天叫苦無音說不盡種種因緣皆由退道仍憑爾時時疼痛難轉吾心蓋地獄冥冥或難見信在必徵看雷令之親臨

正陽帝君曰衆生困在三惡道輕經慢法是其因層層地獄俱親歷種種冤家報爾身百苦交煎何日解萬年墮落少人尋諸經之王功德大解免皈誠莫悔心

麻祖元君曰太陽一現萬方明一點眞心萬罪清何故選心
旋變計居然退道失眞情三官黑簿須添計東極青編早落
名自此人間千萬苦交攻總爲把經輕
文昌帝君曰五刑之屬有三千玉律金科更可憐一墮幽陰
須萬劫難逢日月有千年人無可取違眞道罪莫大於諂上
天桎梏堅牢羅網密自家退悔自家纏
孚佑帝君曰萬典千經爲救人　尊經一部更爲神奈何
退悔清明意遂使幽牢纏害身解脫雖然難碧口轉移還要
自修因從玆穩坐靈山塔消盡冤魔拜　帝眞
斗母天尊頌曰

覓得衣珠　什襲深藏　塵緣淨處　萬載輝光
若諸天人五衰四相輪迴侵逼能捨除妄想受持是經坐招自
然天福益固身度三界與道常存是此經典無與等無能勝是
大威德大神咒能令一切枯槁便生枝葉花果茂盛能除衆生
極重苦惱能令短命衆生而得長壽此經功德不可思議歎莫
能盡若不宿植道種廣種福業乃至名字亦不得聞何況得見
是經依三洞眞格八萬劫一傳此淸都至眞上聖所寶秘於玉
京金闕宸宮甚爲微妙難可得遇此經宿有仙骨當爲九天眞
仙之人得遇斯文承斯緣故後當齋金寶從師告盟受之方當
承機應運乃可付焉不得輕泄敬之愼之

傳授不易章第四十五
天師張眞人曰經法之顯晦關乎道運之通塞夫道自流行
於宇宙之間何以云有通有塞則氣運爲之也蓋道本先天
無極無爲因氣機之動以爲動因氣機之靜以爲靜故氣運
當其通則斯道因之而明氣運當其塞則斯道因之而晦此
一定之理也故天地因道建立萬物乘運發育而仙聖神靈
亦乘機應運以揚道化儒釋二教經書因方化導隨人授受
不有隱秘處處流通惟吾玄門斡運陰陽主張造化以保天
地之玄根而維持無盡之劫運故金書玉篆秘於玄都不得
輕洩考大度人之眞文則六萬劫一傳此經則八萬劫一傳
傳此文傳於下世斯人方得乘機應運藉此證眞故道藏有
準度二十四萬人之語過此數之後已當末字末會則氣機
將塞道運將晦矣彼時氣機不全道將隱晦仙聖神靈至此
不能度人卽修之者亦不能上昇矣茲幸猶當　盛世道
運亨通但能回心向道變此時光速滌性命早求解脫以充
彼二十四萬人之數中自與大道同符在當初墮下一點靈
光至此復還統體太極之內而全先天之祖炁永免墮落於
幽陰矣然而石火電光之中誰是能保此淸明者慾海愛河

之中誰是能迴頭到岸者夫大道本欲徧傳而人之根器有殊大衆皆可幷度而人之緣分各別道不可輕洩而又不可私匿故仙之求人更甚於人之求仙果有仙骨當爲九天眞仙之人自然得遇是眞文而修奉之則心在道中身全萬德其緣大矣自有眞師當機一撥口訣親付盟誓而修入室用功密密結搆故曰乘機應運乃可付焉此童從化度天人說起以明天人尚欲藉此經以求超脫輪迴況世人乎於是再爲稱歎是經不易聞見不易傳授以引誘乎學人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流行斯天地有開通之候眞機運轉乾坤有合撰之符念自太極未分則陰陽五行渾淪無迹一自後天啟運則日月萬象燦爛非虛其實先天隱於後天之中莫謂洪濛太遠所以無極存乎太極之內須知義理無殊教啟玄宗有性命雙修之訣經傳本行存神靈赤烝之書是有玄根兩儀之迭運因之不息總歸 帝德金丹之要旨於焉不誣大放光明知機者卽承光於玉鼎天傳神咒知時者卽寫咒於金鑪歸眞烝於十方天眞護道說玅經於五品道玅非虛 元始讚揚八萬劫一傳之典當重羣眞傳授三千界獨出之人當扶齋金寶以從師自己家珍非是眞師愛寶符靈圖而應運低言口授全因氣運開闔密密鍊密密修

尊經能受誦大羅天境可延捱勸君早具仙人骨與我同看劫仅臺八萬劫傳須愼重赤文速速結靈胎

文昌帝君曰誰是九天仙子骨從師傳得 玉皇經留經八萬春秋永早度天人歲月新金寶齋來鑪鼎物告盟發願性情眞從茲不畏輪迴逼丹果瓊花喜遇春

孚佑帝君曰一臨壇席笑嘻嘻此意人間總不知大道有傳傳不朽求眞如子子偏奇告盟何用齋金寶附耳偏然有

帝師三界輪迴堪解脫瓊花先奪 上林枝

斗母天尊須曰

八萬餘劫 赤文一出 告盟親傳 宿有仙骨

於是
天尊重宣此義爲說偈曰
設使江河水波浪能生蓮慈烏毛能白如經故難遇設使龜生毛堪採爲衣服夜月能消冰如經故難遇設使黃口雀能咽諸太山擲之舟橋能載一切重如經故難遇設使一葉舟力能載崑嵛浮渡於大海如他方界如經故難遇設使諸水蛭口能生巨齒其大如象牙如經故難遇設使蓬蒿葉能覆無鞅界陰庇無鞅衆如經故難遇設使烏巢類同樹一巢棲咖食共相倚如經故難遇設使兎生角堪用爲梯磴上窮有頂天如經故難遇設使鼷鼠等緣於兎角梯至天

能食月如經故難遇設使蠅蟲顏膚色如蘋婆果復能作歌舞如經故難遇設使蠅蟲等能飲鍾石酒迷荒而沉醉如經故難遇

玄機無礙章第四十六

天師張眞人曰惟宇宙之無窮莫非一元道化欵機緘之旣轉斯成有象眞形神矣天經形形色色包含無盡奇哉帝力刹刹塵塵充塞莫圍試看天地之間何所不有須信神奇之事原匪無徵夫至味無味至文無文故先天歸於平淡乃不靈而靈不幻而幻這玄機更覺分明要皆一道之所爲乃百出而不竭蓋此玄道原已塞滿天地知無一物不在大道之中惟茲玄理旣能生成民物眞機萬變皆有玄機之運活潑

潑觸動處卽是眞靈看種種發現時皆成玄道所以大可爲小小可爲大有者能無無者能有造形隨心蠢者能靈靈者更靈弱者能強強者更強生成如意於是鳥獸草木各成其性而可互相爲用山林河海各效其靈而更交孚其變以此爲圓則眞無缺陷之處以此爲滿則眞無間隙之時說不盡般般靈異講不完種種神奇隨手拈來皆關玄緒舉目望處盡是靈機允矣頭頭是道誠哉面面靈通玄莫玄於此矣功更何有礙焉眞是泥丸土塊皆放光明馬勃牛溲盡成丹藥故根朽樹可以結果而開花頑石層崖可以點頭而欵羽怪事紛然更幻於齊諧之記矣然讀此偈者當知道之靈玄變幻無窮取捨不竭而在 上帝則造化在手運用皆神卽以此種種之靈機形容眞經之難遇體用互顯事理皆神誠能遍觀而有悟焉則知此經之玄機無礙卽知大道之玄機無礙矣偈中比喻玄玄今不能偏釋之請 諸眞分解之以示學人是望

箋釋

正陽帝君曰鯨波湧十丈之紅蓮根株更穩古木棲聯巢之烏雀潔白生輝人則灼龜長羽翰而六銖可服人欣望月掃霜雪而一陽來歸莫笑蚊蠅足可任人來往不輕黃雀山須任彼推移崑崙爲萬嶺之宗在泥洹直如一葉象王爲百獸

之長其牙齒不如蜫蟒人嗔我飛逢不賓放神通則須彌可覆
最恨點鳥食毋感孝烏則反哺同飛奇矣瓊蟒不踏雪梯而
朝　王嗣怪哉鼷鼠竟隨兎角而拜嫦娥有子　驢能變
色而共相歡笑看蠅入甕竟沉酣而不望提攜凡此皆入間
之奇事而亦動　古聖之品題以之形道則不測之機緘
互顯形形色色以之讖經則無雙之靈竗居然怪怪奇奇乃
知天地之間無所不有惟在聰明之子自爲參稽
麻祖元君曰江河波浪能生蓮穩坐如來更自然反哺憂親
毛變白演疇致主服當玄淩陰深鋼日長至蚊蚋頻驅夜泛
船天機秘秘誰人識山爲貴口莫輕傳

白祖仙師曰太山一夜誠虛舟逆溯鼠耑上頭爲採河源
防蛭蝨還從象罔看靈椰　歌　世界蓬蒿葉莫大須彌芥子
樓鳥鼠同穴山下過天機參悟正夷猶
文昌帝君曰玉蛸引爾去朝天鼷鼠相爭亦枉然月到滿時
餐桂子梅當尋處者驢鞭蒴婆難比瓊林杳歇舞還圍御苑
仙洗髓伐毛非一日天機到處自生妍
孚佑帝君曰三醉岳陽人不識洞庭回首望紅蓮龜毛兎角
皆虛語黃雀蚊蜂不許喧承誡鳳毫奇力比象包含大海量同
天莫曾烏梟食蓬葉給賜賜果拜　君前
斗母天尊頌曰

道化敷揚　處處生光　惟靈惟玅　無上瓊章
衛時
天尊宣說偈已普告四眾是故持是經人名功德身一切有情
被其陰故持是經人名神通身一切吉祥咸臻集故持是經人
名清淨身是諸惡業不能侵故持是經人名威德身天魔異道
不能攝故持是經人名無等身上帝諸唱萬神敬故持是經人
名堅固身惡劫大難不能損故持是經人名道藏身口出語言
鬼神仰故持是經人名慈悲身六道眾生賴其善故持是經人
名大道身出入所在無畏怖故持是經人名良賢身善行玅法
安樂人故持是經人名光明身常爲帝光所攝受故持是經人
勤修證位章第四十七
天師張眞人曰上文言傳授不易又言機會難遇幸得聞是
經法遇此機會請於石火電光之中急速受持振拔於五濁
惡世之內留此眞身從道來還從道去身從太極分形而
來還從太極合形而去保守眞主尋求祖炁以證天階大眾
果能信及則禮　帝爲師受持經文夫經卽　帝身受
持是經卽是親奉是　帝則　帝之道德我亦得而全
具之矣　帝現光明無量之身而我亦自然顯露法身法
本無盡故身亦無盡修明一德顯露一法則化現一身修明

萬德顯露萬法則化現萬身佛家以三身圓備而證大覺蓋
萬劫眞常不動之本體名清淨法身即玄家之祖炁也以當
前實證實具實受實修之體爲圓滿報身即此時修因種果
之身也千百億化身即謂後來萬德周圓萬化隨心萬方救
度萬劫流行之體也彼其證大覺時各以自家圓滿功德證
名法號故楞嚴會上二十五位大士各明圓通以表法位況
萬德周身千百億化身者其名位可易且乎我　元始天
尊十方化號度人無盡豈號徵稱無窮無盡具載法典實有
可證雖然持經者既泰萬德周身之　帝則一人已備萬

德似當證位無量然須揚者只以十號圓滿該之故　天
尊開示證位亦只以十二身概之人苟能傳授經法遇此機
會則當速修速證變凡體爲聖體自轉色身爲道身無位之
眞人廣錫無量之嘉號非虛擬也至於持經者有是修即有
是德有是法即有是號體用互顯德位相符　天尊指示

分明無用贅解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一元統萬方而布化經功無盡全萬德以
周身普功德於有情四方受蔭廣神通而無上百福咸臻惡
業盡時則清淨法身顯露天魔退處則尊嚴威德證眞自少
等倫　玉勅宣而萬神恭敬安然堅固法身到而大難無

因口出語書鬼神敬仰則身爲道藏行住語默衆生倚賴則
號協慈仁大道在身斯出入之時無畏怖良醫須德因安樂
之法慈黎民蓋嘗攝受於　帝光可謂光明無礙抑且神
遊於妙境無慚自在現眞法號無窮須憑眞功爲據休稱相
協實徵本性惟均浩大經功收終結果輝煌　帝訓變俗
爲神吾經清辭以示後不欺無位之眞人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功德神通清淨身無上威德無等倫
妙體堅貞祛大難赤書宣布動碧神慈悲道體良醫法
上帝光明自在人種種徵稱全是德眞經成就出凡塵
玄天上帝曰　尊經讀得最爲神一個人超十二身有情

吉慶咸臻集眾道天魔敢爭倫遇難有神爲衆賴逢驚施藥
布　皇仁天宮妙境神遊處萬德周身號聖人
文昌帝君曰萬德周身是　帝尊
勤修果位超無上圓滿神通絕語言從此萬方揚萬化只憑
乾德運乾坤徵稱十二還難盡略示人間妙法門
孚佑帝君曰千百億身無盡藏還從本體眞良因祖炁先天
無一物赤文神咒役羣神莫向他方求治績只憑　帝典
認吾眞慈憫　天尊今投記瓊樓十二坐凡身
斗母天尊頌曰
帝經修奉　道在一身　萬方化現　萬劫眞因

又若道士至人能結壇誦經若新淨衣於夜半後開牕獨處清淨室中叩齒九通東向端坐誦詠是經於是時也太眞御儿玉妃挑鍼萬神班列諸天臨壇三界侍衛五帝司迎然後閉目靜思存想是經不覺身處五雲之內俄見其身光明赫爽上昇天宮衆眞下迎心有所請一切應奉仙丹妙實隨意自得故當依科開心奉行此經乃至三世金仙十方大聖皆從此經依按修奉故頓得超證無上妙道

遵式證度章第四十八

天師張眞人曰妙法本於天機無非道化卽冥非眞性眞命眞實不虛神靈有驗原無影響之談亦非機鋒逗提皆是仙聖自己親身閱歷有功有效以其所得力望學人用力以同證無上妙道凡一切經典皆然而在此機會難逢傳授不易之心法更覺神奇更覺奧妙以一理而貫三才以一心而通萬象千靈默助萬神護衛保固玄根凝合赤烝其工夫效驗必有超出一切者吾自得力於是經乃知何何皆是本體何何皆是工夫何何皆是妙用卽何何皆是秘口訣而此章者又口訣中之口訣也卒之口訣秘秘要當心受故再卽法事以顯妙理卽實境以俟衆悟簡簡數言而一經中本末全露清淨法體於夜半後子時則取一陽來復之候氣乘開先天純陰之烝現而玉妃挑鍼已身先天萬烝皆靈而萬神班列於是上官之眞靈下觀三界之天人皈命五德純備五烝朝元而五帝司迎矣於斯時也垂簾下視無作無爲全以神會故惟靜思存想天宮妙境森然現前仙靈降眞所願應奉吾之得無上之仙丹成天地之至寶其在此時乎此等科

文引三世金仙十方大聖以爲明證見凡超證無上妙道者只有此一法餘二卽非眞篤信眞功滿上界作仙人

箋釋

正陽帝君曰從來妙典玄科全從口授天機眞訣豈許人窺效驗必有超出一切者吾自得力於是經乃知何何皆是本體何何皆是工夫何何皆是妙用卽何何皆是秘口訣而此章者又口訣中之口訣也卒之口訣秘秘要當心受故再羽士道流扈下者徒安口食凡夫俗子乖張者還售奸欺憑爐火以結壇水銀硃砂積成鉛汞耗資財而結界諷經禮懺妄想提撕甚且打坐參禪寂想猶思證果盲修瞎鍊何須再拜眞師不知本體不明空說明心見性工夫未實何能靜坐默思夫仙眞未示眞傳任你豪傑英雄終歸一死況

天未錫恩澤濔你按摩吐納轉益羣疑試思道本先天惟復還乎祖炁德歸　帝典自參悟而矜持從此進修功德無上由茲證度實有可期普勸道士至人種德平生感格天眞求口訣試看金仙大聖遵科修奉傳燈學者共言辭五色雲中吾輩朝朝勤接引　尊經堺裏何人實實去修爲借詮經而示訓冀學者之深知

麻祖元君曰傳來口訣做眞仙至此方知大道玄赤炁疑時還祖炁後天定處復先天杪寶神丹隨意得金仙大聖共心傳師恩無盡眞難報酌水獻花拜几筵

藥任千經萬典說之不盡到無思無慮或可摸著　太上

白祖仙師曰　元始天尊杪道玄　尊經一部卽眞傳

向東端坐朝生氣得訣密修感萬天三世金仙皆一道十方大聖契言詮五雲之內光明合庋誠禮謝　至尊前

文昌帝君曰千經萬典皆歸道三世諸佛總是仙不有眞師來指引枉費工夫拜几筵個裏玄機惟一撥壺中春色有千年　天尊口訣　皇經是按法遵科自契玄

爭佑帝君曰萬典千經皆口訣學人不悟自生疑暗中一撥眞傳眾聖不能舍此而別有威權證之曰諸佛之師眾聖之王固以是　帝主宰綱維乎此以御天五帝輔翼爲此也

還須我個裏通玄不靠師几後筵前皆有聖爐高鼎下要無千靈敬仰爲此也卽萬神懾伏百邪避路羣魔束形亦莫不

差金光赫奕卿雲擁大聖金仙還是誰爲此也此者何也道也道在經則經卽道也召使神仙御役

斗母天尊頌曰

千聖同途　三教同居　赤文有式　密密臨爐

勤行修奉之人則是道已全於其身彼其身非凡人矣非世間人矣將見南宮受錬而佩服眞文飛步　上清而朝謁乎　玉宸於是道之眞常本體既相傳於萬劫以前之萬劫以後之萬劫而愈新是何如之壽量是何如之元神而此讀經者之法身眞體亦將與之永永而同春

箋釋

正陽帝君曰大道一元其量無邊陰陽迭運今古相傳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地氣之輕清上浮者爲天日月五星麗天而成象昆崙四海附地而無遷開闢以來人物紛繁聖人首出

結繩而後典籍分明教法昭宣雖三教之不同其主宰皆出乎　上帝即千經之互異其歸趨惟重乎　玉篇何處無仙靈併爲功於玅道四方有教化皆默運乎眞玄所以周道開天有本體有大用皆必明爲指示況且統天行道領馭盡無歇息自當永此歲年十二萬九千餘年之春秋爲之添算者何氏三百八十四分度之顏貌相與同老者皆倜儻無窮有其父必有其子精神不朽若者聖若者爲賢吩咐學人佩赤文乃可益算傳留爾輩得赤烝自可延年稱爲諸佛之師眾聖之王不過以此經爲口訣保爾南宮受錬　上

清受籙要當奉　帝勅爲眞詮　元始之言信矣帝君

之解眞焉與道長存值遇是經者有分得經飛步有心大道者勉旃

何祖元君曰道包天地人三才萬聖千眞咸師來不老靈根常作主會分赤烝早成胎無春無見無寒冷無愁無苦無悲哀逍遙自在千千歲日日相捣笑幾回

長春杜眞人曰一貫眞傳　孔氏書於今　上帝啟靈圖眞經眞法皆言道天理天年也在儒漢武杜詩千歲藥秦皇空想萬年謨赤文在手春秋永別有乾坤貯玉壺

文昌帝君曰延來三萬六千日共喜春秋有百年誰信天宮新日月無窮聖力永坤乾濕洲恒食蟠桃果　元始恒膺

玉籙篇上古歷元推甲子我侍　孚佑帝君曰羣仙惟我有奇思翻案偏然有玅辭那管春秋過十萬只將旦暮以窺之全憑赤烝爲靈藥那有凡心種紫芝玅道纔爲眞父母精神力量庇佳兒

斗母天尊頌曰

先天壽量　無春無秋　跨鶴登雲　玉壺優游又設復世間眾生曾聞是經心常渴仰能於家中擇清淨處盡帝尊像日夜虔虔晨昏濟濟香花燈果尊重供養稱名贊禮是人當得三十種上玅功德

勸發信受章第五十

天師張眞人曰　天尊慈憫大露天機將　玉皇尊帝種種功德種種神通本體玅用精神命脉合盤托出又恐衆生不信說盡種種神玅種種靈驗以引誘之豈天宮清閒偏管此閒事乎總爲衆生墮於苦海不想拔出反視爲安樂之地何異食河魨之美味俄頃戕生飲鴆酒之聲香必傷性命生前不信鬼神死後懊悔不來壯年不肯回心老病徒然叫苦試思自古及今歷盡多少春秋成就多少賢聖而此一身何爲仍然煩惱若說無緣除去禽獸但有人身者卽是有緣若推不開但淨心地時卽是清閒人人本有之玅道不能自悟　上帝爲之啟悟人人可證之玅果不能信及　上

天爲之引誘則此經者全是自己一段靈光經中所說如光明如天香如玅音如寶蓋皆與自己本來性體流通而神咒亦文卽本來性體之靈異也惟其如是所以擧心動念與　上天通運用周旋有　上天鑒善惡分明報應不爽俱是自己感召而福之降也　上天代爲之悲世人一生之中自生至死自幼至老無時不臨鑒於　上天而人乃欲脫逃而躲避不思　上帝雖穆處天宮人無見聞不知擧頭卽在所謂湛湛青色者非　帝乎此部經卽湛湛青色者之寶誥也則　天尊叮嗟告戒惟恐一人不知此等大緣說已盡矣人自得而信之

矣而又再說勸發信受一章值遇此經而不肯瞻禮受持者非人也見受持此經而非笑之者非人也然猶望乎共發慈心普爲勸諭必使　帝光無不徧及無不化度以慰　玉尊前至誠引得天香出瑞氣氤氳播九天一心花開處　上帝之天心是望一瓣心香一縷烟乘風飛達　天尊　上帝之天心是望一瓣心香一縷烟乘風飛達供天經五色紛敷大地珍寶蓋周遮添一朶春光萬載共安宓二智慧光明卽是燈舒華結蕊彩雲騰　帝光下鑒遙相接好與同心一日昇三交黎火聚飛騰藥此果隨身色亦丹滿貯玉壺充貢物　龍章殊錫下翔鸞四

箋釋

九天應元雷祖天尊曰大道降眞此地校非常玅典　玉皇開化羣生過無上瑤篇喜萬聖千眞共發慈悲而解釋看五品三卷必須刊刻以流傳得遇是經者坐招天福得聞是典者早脫塵緣普願衆生莫負此般提接豈無善士有心是典眞玄能於家中擇清淨處誦經瞻禮必於世上得三十種受福綿延所以皈命一心必晨昏之濟濟開函頻誦須日夜之虔虔借物抒誠丹果共法燈交映隨心供養名香間玉蕊生妍擧目青天湛湛光明卽　帝座護持心地常常清淨是經筵從此　帝座相通百福駢臻而千祥雲集試看經筵滿願　三天詔下而萬載春綿報應無差吉慶終歸有

道時光難待轉移又待何年　天旨非輕讀者信矣雷尊
認保見者勉焉
協天大帝關聖帝君曰　帝恩深重降天經校正將完報
帝庭八萬劫來纔一遇五十章內總千靈開函持誦剛
三卷其地馨香護萬星三十包盡無窮福皈依瞻禮再莫停
正陽帝君曰洗手浴身展法筵晨朝濟濟夜虔虔香花燈果
隨心供誦詠瞻依一念圓報德酬功三十種延生錫算百千
年靈通　元始精誠格坐臥皆同拜　帝前
文昌帝君曰說到沉檀不是香心中至德要敷揚萬華寶蓋
天花結一朵瓊英性體芳寶炬琉璃俱是假赤文煥爛乃眞

常黃芽長處丹成實誰想人間碩果嘗
孚佑帝君曰三十種兮功德滿百千萬種在其中稱酬口夜
虔虔力略報晨昏濟功燈果香花隨力量瞻依誦讀在淵
衷莫言凡體無緣分一念精誠　帝座通
斗母天尊頌曰
瓊音勸發　無盡天慈　功德圓滿　實受恩施
一者諸仙讚重　二者先亡生天
三者宿殃解脫　四者所往通達
五者無盜賊事　六者所求遂心
七者除水火厄　八者橫事消

九者夜夢吉祥　十者疾病不臨
十一者智慧聰明　十二者人見歡喜
十三者衣食豐盛　十四者子孫榮貴
十五者六親見喜　十六者門族和睦
十七者除三惡報　十八者轉女成男
十九者形容端嚴　二十者爲國大臣
二十一者生爲帝子　二十二者鬼神欽仰
二十三者得宿命通　二十四者諸神護念
二十五者九族受蔭　二十六者處世長年
二十七者有情賴語　二十八者魔王保迎
二十九者決超三界　三十者白日上昇
雨時
天尊復告四眾此經功德能碎鐵圍請山竭苦海水破大地獄
拔重罪苦降暴惡魔諸國土能滅一切惡鬼能除一切重病
能解一切惡毒能離一切惡人能伏一切毒獸能摧一切邪道
一切諸天皆令降伏其餘功德說不可盡
功德圓滿章第五十一
天師張眞人曰　帝典最難持受非人不肯持受總因傳
受不易機會又難則有見有聞而能持能受者誠不易得蓋
能持受此經則其人之功德吾知必然圓滿非擬議之也試

想是經原是發皇　上帝之功德　上帝之功德本是
圓滿處處通達無一空隙彼持受此經者是眞能以　帝
心爲己心備　上帝之功德以爲自己之功德自然同一
圓滿故　天尊分明羅列以佑啟世人比前所說種種讚
報尤爲眞實不虛此章三十條是言錫福功德長行爾時
　天尊復告四衆以下是言救苦功德末句再曰其餘功德
說不可盡明明將　上帝之功德圓滿功德悉舉以與人而令
其功德圓滿矣在得聞見此經者猶然弗願乎哉　上帝

深恩無處報只憑柒上一爐香換來功德無窮盡滿滿圓圓
大吉祥一天體圓圓包萬象地形滿滿塞中央其中有我來
扶助全靠　天尊　上帝光二　帝有光明照十方
　天尊宣說更輝煌持經且荷光明力照破冤魔萬世昌
三何況鼻中更有香磬香呼吸要端詳鼻端有白終爲幻有
此方爲快活方　四天香不盡妙音揚徹地通天韻更長往古
來今聽逸韻無聲無臭有宮商五團團寶蓋結芬芳全是仙
家性體裝採得好花勤獻　帝黃蜂粉蝶少奔忙六神咒
秘傳數十行當年赤烈貯緗細輕輕付與羣黎讀自此人間
保萬昌七天眞保護莫荒唐此係天家大道場玉相金容分
體在　皇經一部要珍藏八誦讀之人不可傷工夫圓滿
上天堂且喜今朝先賜福春光在後更無疆九生機一轉露

眞陽好事臨門不必慌從頭至尾與君說莫與他人說短長
一天機密密少徬徨事到其間自主張大道全由我冷
熱寒温要備嘗一　陽門閉戶誦瓊章自有赤書下　帝
　箋釋
鄉功德與他三十種天神地祇少遑忘十二
正陽帝君曰萬劫千生報不盡　上天功德十方三界人
須信大道炳光照破幽陰不怕府曹慈海潔清肢體頻開陣
陣天香道體無窮幸　尊經盡爲闡發　帝光眞量如
赤烏無不數揚發玄音自然神驚鬼怕宣圓滿咒立時惡
退魔亡到得上獻天花寶蓋結成時少不得我心花攢錦果

能處道　帝興羣眞覆護處也只要你奉彰讀三卷
五品之靈文工夫圓滿盡一萬二千之赤字德性輝煌三十
種說不盡　帝恩廣大百千劫須要信本體悠常功也圓
德也圓有始有終可謂漸入佳境報不盡說不盡能解能拔
何難直上天堂種下信根自然能信能受收來福果可知錫
福錫祥諸仙讚重以至白日上昇原非異事餞圓摧碎自然
諸魔懾伏更覺周祥朗若列眉須當顧謹應如桴鼓從茲而

量

麻祖元君曰諸仙稱歎好奇哉何故先年墮下來自此宿殃
當解脫從茲處處坐春臺一盜賊何因不遂心無端水火亦

加臨今宵忽得吉祥夢横事從茲永不侵二智慧聰明人不
如都來歡喜賀安居豐衣足食從茲起有子有孫入仕途三
六親自此慶家門九族從今無語言和氣致祥無惡報轉女
成男益子孫四容貌端嚴古大臣相扶帝子事羣神陰陽推
算皆前定自有吉神護祖親五處世長年更有情誰道魔王
不保迎決然保爾超三界白日高昇朝　帝京六

何祖元君曰何因讀重有諸仙讀得　尊經報祖先世
宿殃皆解脫隨心來往不牽纏一從今盜賊不臨門讀得尊
經一世尊水火無情皆永斷消横事受　皇恩二年來
夢裏不慌張讀得尊經大吉祥疾病不侵肢體泰聰明智慧
且盛子孫榮耀列三台四六親再無開言語讀得尊經感動
眞門族於茲永和睦三般惡報不沾身五轉女成男主何因
讀得尊經感吉神換得形容端且正且許將來作大臣六生
來富貴是天潢讀得尊經鬼亦驚命裏諸神皆護念益壽世
代不騰榮七平安處世享長年讀得尊經契上天莫說有情
皆賴善魔王保舉　帝尊前八決然超證出三界讀得尊
經白日昇功德周圓三十種也應花果與香燈九

自然　玉皇案畔天花擁親手燒香散瑞烟二　帝主
分身我亦分分身也是雲中右與　帝方方施教化大千
世界好宏文三妙音動處十方驚花花天花獻　玉京三
十六天花盡放圓圓結蓋護身不四　帝德神兮咒力神
圓圓滿滿御碧眞　天尊親手咸傳汝保衛當朝作大臣
五保衛維持盡十方神仙兵馬更無歇工夫做到圓通處水
遶山環盡言祥六功圓行滿踏翔程隊隊覓旌下廣寒接引
持經皈道者　帝前好獻大還丹七說到經功眞無盡千
秋愿劫亦難完　上天福報原非假若不讀經難上難八

爭佑帝君曰三十種功還嫌少　帝君道大德同天果然
要朔眞功德乃得天家福滿圓一吩咐寃中苦衆生焚香稽
首望瑤京　尊經一部咸持誦天風來接步虛聲二有頻
挫兮有抑揚聲聲羽角協宮商天宮咸得形容端且正且許
飄來滿地香三從此凡身成玉骨赤文赤烝好商量大圓滿
咒功無盡句句天音普萬方四普萬方兮化萬身　尊經
皆爲度斯人我身既得度持奉有日朝天秉俗塵五秉得俗
塵性體明金芽玉蕊擁羣英磬香上獻原無礙寶蓋於茲結
得成六幃幔萬有徧羣生普被於茲慶太平功德分明圓且
滿神仙護持有天兵七一德周圓萬德眞萬德全處萬功神
若少勤修持誦力虛花一世枉爲人八

斗母天尊頌曰

報德酬功　福庇無窮

爾時

道場大眾金仙菩薩眞聖眷屬聞是說已歡喜踴躍稽首敬禮而作頌曰大哉至道無宗上眞上度諸天下濟幽魂上無祖師惟道爲身丹臺紫府金闕玉京秘此玅法溥福含靈滅我萬罪增我遐齡萬神朝禮魔王保迎功德昌盛黃籙書名渺渺億劫使我長存

於是眾等說是頌畢稽首皈依奉辭而退

收緣結經章第五十二

道藏輯要　皇經闕微　一

天師張眞人曰　天尊說經至此道體圓滿功德圓滿可謂闕發詳盡無以加矣而

天尊以爲猶未說盡何以言之上卷說功德時明明說窮劫難言前章末亦說其餘功德說不可盡夫功德難言以道體之本難言也道體難盡不惟

天尊難盡言卽　上帝分身萬億說法萬億劫亦說之不盡也然道雖無盡前已說過氣有陰陽機有動靜自然有始終之運有開闔之候斯又一定之理也卽如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到戌亥之會必有下落然而到子會又生天矣收緣有日生生不窮在天地之大數且然何況說法度人亦不過望其收緣而結果果然則讀經者不望到收緣結果之時則讀經亦

道藏輯要　皇經闕微　二

五上有乾兮下有坤鼎新重建契玄元總要靈光安置好自然雷鼓動天門　六靈光卽是赤文化赤文字字寫分明劫後劫前原有我造業何爲要滿盈　七從今潔淨誦天經放下屠刀立地靈　上帝自來傳口訣立地教君到　帝庭八

到得　帝庭是收緣結得金丹果自卽算來總要　尊經力圓滿之時壽萬年　九

箋釋

正陽帝君曰無上慈悲大道場金仙眾聖遶中央詮經詮到成功日喜喜歡歡拜　帝光一大哉至道本無宗諸地諸天一氣中師祖原來歸　元始原有眞身在　帝躬二

丹臺紫府秘眞法金剛玉京妙
師持靈威盈迴三萬神朝公萬劫功德自此著天經聖
仙校對　天皇紫書錄籍中寫姓名四從茲十萬有餘年
暮暮朝朝在　帝前迴首塵寰惟浩歎何人如我得朝天
五說到朝天非容易也須勤苦幾多春世上萬般歡樂事不
敢微沾一點塵六塵緣棄盡顯光芒清淨家風自己當冷冷
清清多少日今朝始得朝
煌日月雲霞　玉虛仙還有皇妃拂　玉几時時布散
滿天香八

麻祖元君曰　天尊說法完三卷五品五十零二章包盡
古今賢與聖都呈瑞氣散天香一一萬二千三十六字字俱　玄集八
從赤烏文文中傳得長生訣見者俱能拜紫宸二五千四十
零八數圓滿之時也自豪報上天庭　天顏喜詔命重重
下九霄三九九八十單一數工夫火候要周全個中交結分
文武毫髮差殊難作仙四
白祖仙師曰上中下卷按三才五品全將五行排五十二數
河洛理龜書馬圖鳳翎來一一萬二千三十六星辰日月共
雷霆山河大地都安頓還引君生上　帝庭二相傳藏數
要分明五千四十八縷盈但能一念精誠接爲數無多感
玉京三十二萬九千餘年終始包完地與天果有眞功還

先天斗母大聖元君開明天尊救命曰混沌一元分剖時開天
立地炳煥三教興隆慶流世胤民可惜別戶分門不能合一因
之交譏互詆實失本眞況在教啟玄宗玄妙寄於符籙須信天
垂大化靈通全是鬼神雖明示綱常必神其機於感應故幽爲
主宰奇玅其用於明禋信之者福臻營爲不貳猶不廢乎朝乾
夕惕冕之者雷霆雨露皆虛更何有於日月星辰究之疑惑一
心雖賢錄金童玉女信信從無志雖神言天語無因然而福善禍
淫皇天有常子炎錫慶萬古如新茲者校正

天經諸子不惜維艱之力幸覩闡揚大道支天何嫌示訓之諄
實念道卽先天爲後天之根本道歸

金闕宏

玉闕之慈仁以形體言謂之天實有主宰之
帝以性情言謂之乾須歸默運之神流衍玄綱歸
一人之有道維持劫會賴
上帝以長春堂哉皇哉
玉帝爲賢聖神靈之統至矣盡矣
皇經爲語言文字之精雖玄典實範圍乎儒釋幸
天言同震動乎雷霆上可以保持
國祚胡佑
皇躬嘗億劫萬年不息中可以順正星辰安奠河嶽爲四洲八

機已成功於校正新沾
帝澤嘗揚播乎言銓統率同志成此金編所望天下英哲天下
聖賢收斂才辨聰明發茲
妙典嘗許千秋嗣續千秋發達皆爲忠孝廉節上奉高天改換
心術性情朝眞事
帝不斷香燈花果祝國祈年一人受持一家免難原非虛語
天子崇奉天下太平總是誠虔無盡領揚說之不盡有緣際遇
總要天緣莫云受持容易當知錯過眼前誦持者不在木魚清
磬力行者卽是古聖神仙惟爾人民皆自梵天中流出脊茲心
性何難

帝座前聯翩無量度人仙佛有願有情賴普信受無偏不爽休
祥何須疑惑自然感應總不顚連咸使聞知布告中外惟求信
受赦除罪愆欽哉備矣玆也愼焉

丙寅夏五月

斗降之辰十五日論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示曰夫大道降眞誠千古難逢之會
故玄文傳世爲萬天未有之祥況本行集經讚揚
上帝圓滿神咒布列威光化被無窮十七光包含盡矣威靈難
狀三卷經統攝無遺合覩
靈寶無盡之靈文靈通無比統論
教法有三之教典教化非常所以諸天敬重大地發揚不能外
是典以爲證眞之路且將藉是經以爲御世之方
詰命流行萬聖千靈聽
命天香噴發芸生庶類皆香分身爲千百億化之身具象放光
卽日月星光之靈端且也寶蓋旛用歸原卅幪不漏妙音隨風

霏玉闡發須完莫奧於妙有玉清朝衆有路莫顯於人倫日用
契合無難句句皆
元皇之心印言言是
上帝之神丹證以儒典佛經眞機一貫合之大洞道德妙訣同
衆是誠修眞之正路而入聖之雲駿然而八萬劫一傳允矣天
機難遇三千年再降奇哉
帝德非凡憶自子房校正以來差訛不少雖彼眞人接連廣濶
改正無緣茲者
帝澤無垠不遺於四大部洲而中華爲最
天光所照不限於一莖草木而人道爲先憫此衆生淪墮三塗

五趣罪苦茲
金闕登樂境高天惜無其人躬擁有日簡彼有道歷試多年
見有弟子司昭者參究儒宗久爲
七曲元皇默鑒考求玄典已蒙
先天斗母矜憐諭以度開法席濬治經筵芸館清幽
仙聖於焉普降靈機契合朋從也曉冀傳乙丑嘉平垂成寶典
丙寅濟君刻就
金編論其早早流通救衆生出愛河同登彼岸自此方方持受
荷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序 二 其集八

天光朗凡體共證現仙莫說
聖典玄微擔承不敢莫說天機奧妙翻閱多愆不知奧妙天樞
可以異心契合玄微
聖典皆從自己敷宣舍自己無位眞人而別求天眞謬之已謬
外天宜最靈
法興而別求妙法偏而愈偏須信舉動行持原係靈機妙用敢
吟誦讀皆爲免蹈魚筌惟求冏之見之者信而又信莫愁福之
庇之者玄而不玄神仙兵馬護持何人
上帝不虛勅命謫重超昇三十餘種
天尊豈有誑言吾言罪罟敢有不遵刊諸簡末鑒在雷門

丙寅夏五月二十四日亥時論

北極玄天上帝爲度天尊示曰夫
皇經者
金闕至尊至皇上帝之典型也宣自
元始天尊金口誡之
靈寶現宮爲玄門第 部眞文生成天地法式聖賢流衍玄綱
主持劫會修仙入聖之正路而盡性至命之寶筏也昔者傳於
漢初留侯張子其家龍亞嗣法主持玄教世出眞人代襲天師
以今數十葉矣其家誦習眞本原係
太上洞玄靈寶紫微金格正文奈自往代妄爲刪改以惑生民
致令受持弗靈眞修未視甚至肆行詆毀其不致焚於煨燼之

道藏輯要 皇經開微 序 二 其集八

中者幾希嗚呼厲政已往虐焰方熾是亦玄教之厄運而天下
後世生民之不幸也茲幸
盛朝參運大道重光國祚當延
天恩頻降既干戈水旱之弗驚看熙皞和祥之致福所以眞機
轉運眞法流行眞經迭降眞靈眞出而
玉皇本行集經乃見眞本矣經文句句眞訣字字靈機已得諸
眞詮解無一剩義矣但在得是經而誦讀受持之者當愛若拱
璧奉若蓍蔡恃爲起死回生之路信爲歸根復命之由夙夜寅
清不斷誦閒隨時體認如近
天皇果能以絳府心君時通

帝座自可以復還祖炁永固命基試想人非金鐵安忍自爲戕賊身具赤文奈何弗知保固見此經而疑惑不信者無緣也見上帝勑命不貸何況妄加改易肆行詆毀吾恐身非木石斷未有能於試法者至於種種功效種種靈異種種神奇所謂窮劫難言者經中已明言之矣

上帝乃又親爲提命詳示規條於前

先天斗母

雷祖天尊復申論叙於後吾以職分所在再爲衆生告戒一番然是語也終難爲不信神明者告也試問昭事對越者何物不

愧爾室屋漏者何物且福善禍淫降殃降祥神妙不測轉移自

然者又何物天有靈明卽此明神人有靈明卽此眞心斷絶自已之靈明自必外於天地之靈明此卽不信之衆生也若肯返求自已之靈明自能契合天地之靈明此卽有緣之衆生也至於神無不格原非杳渺神道設教化育攸關原不得已之事以仙聖淵穆無爲豈願自爲輕褻以致衆生之輕褻乎弟子司昭者非異人也非道士也非禪僧也乃誦法孔孟修明道德之儒人也其誠旣與明神相契合其身自爲靈神所簡拔故降演

大洞仙經

玉皇尊經皆出其手此卽吾所謂有緣人也茲因彼約同志善

太上道德大天尊說道元一炁經

道以一始亦以三成三生萬物形炁合同與天同炁抱道生眞
炁無形有形化炁存以炁遊神神融形形非形神是炁神形
形億千萬炁一神分採形假合性谷情萌情滋性離炁混神昏
非炁之失厥失在心離心無道賊道者心心危道微此語匪空
獨見此心乃合性眞性合炁合道元中存不賊萬形故曰性尊
不戕萬情故曰性平不麗萬有故曰性清不拂萬化故曰性明
不著萬法故曰性融不滯一無故曰性眞不泥無無故曰性存
存性復命道爲之根由三得一一與五并五以一行一化元眞
眞炁眾母萬化芸芸虛靜之府道德之門入門得道道不遠人

猶形附炁詮離形篠此一炁化爲三尊三以一殊是一非三
四三於一一炁眞元人各三具未得眞元守三求一一炁中傳
信斯玄妙第一法壇成三化一歸一還三三三妙合萬妙歸玄

勅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雕陽蔣予蒲夢因重訂

眞君曰吾道德周通久證眞位茲以劫運可念遂願救度衆生壬申歲七月七日時西晉懷帝永嘉六年琅輿羽軒麟車鳳輦玉童玉女神將天兵樂隊旌旗百萬引從侍衛森列樂音震天蒙天帝令爲太玄無上上德眞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帝王十八重地獄輪迴拜命乾空中大震七聲天旋地轉吾以劍一指天地停車日月停輪頃刻間紫雲上衝黑氣盤結有二童子以善惡簿進

曰宣即而後劫運可駛承旨預定善惡敢以簿進吾閱善簿得忠孝功德陰隲修行者若干人惡簿得十惡五逆臣民官吏士農工商俗道雜流爲惡若干人吾啓劫運之臨世人造惡無有窮已今遣十惡大魔三百萬飛天神王三百萬神兵神將一千六百萬以五道雷神主之收取惡人又大風大雨大水大火大疫並作以收惡人用充劫運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吾今爲度脫衆生私露天機略具善惡簿中會有功過者以爲生人警戒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誦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寶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天下通行警戒章第一

眞君曰哀哉今世之人子不孝於親弟不敬於兄下不順於上婦逆於男姑子弟凌師長士虧眞行官忘會謀長趨末作工競浮華俗道誑俗自毀眞教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吾今降此經流傳於世所在之處以三勇猛修行以逃劫運

天下通行孝感章第二

眞君曰人之立身以孝爲本　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爲父母祈禱三戶　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官至諫議大夫　茂州黎瑣棄父貪淫酒色三年淹母殯舍五載被論罰焚之　徽州李氏

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見姑極孝家貧已雖饑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見姑見姑病且篤家貧不能召醫自爲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見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玉帝奉旨加其見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千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啟忽見廡上金玉滿堂變易果得錢八千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謗見姑孝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泰氏爲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天下通行士行章第三

眞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今人衣冠紛紛日誦其書恃其文章而行已法度孝行陰功略不加意或兄弟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福州福

分爭或宗族相毀或夫妻反目或父子憎嫌或倚恃富勢而欺凌小民或矜持才能而欺侮前輩或詐或教人爭訟而徼倖人家或巧言妄語貌敬天地而吻萌欺詐或教人爭訟而徼倖人家或巧言妄語而助人之過或破人婚姻或誹謗同類或播人是非或埋藏陰毒此等罪犯難可解脫倘或回心庶幾免咎　衢州范元之素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子曰世人以財爲命萬一此人失此自經於溝壑性命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與分亦不肯受既而鄉里多薄之謂其不能經營生理空　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次年父子登第至

今十二世爲二千石　溫州李挺先才高自爲第一以兄弟商好毀人婚姻發人私密遂降其籍　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舉登第二子皆登第見聞者各宜悛戒

天下通行士行章第四

眞君曰凡今之人毒惡殘忍巧詐不常難爲指名姑示一二勸戒　杭州王川先家貲百萬買大小二秤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福州福

清縣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大斥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瘋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爲婚次年父子俱喪明趙女適士人葉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　階州孫仲可欺奪寡婦之田繼與通姦中年聾盲子孫齟齬　建州揚進多廣田園百計吞併交易不明至少子鐘仲不肖三年破敗蕩盡拘惡簿　元秀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日夢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

展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咒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忽投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應然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近者四方奏牘類此者衆下鄷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赴十獄考鞫

眞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故元秀身墮地獄四千犯刑家財沒官且人厭多兒何不節慾乃敢殺人不順今世之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鄷都城中以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誅若元秀永囚地獄萬劫受罪子孫受刑可不慙夫禍無門惟人自召

天下通行官守章第五

眞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爲先今世大異上而卿相下而一命賄賂公行公道不立皇天震怒何況侵民許血自肥一家扼人襟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快一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冤業劫數來時福力盡處果報昭彰若遠悔心猶可免戾故顯官子弟多不振勢位之家多破殘上天之報昭然人苦不自覺耳

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將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遠覺

其情並其子申於朝力爲明辨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有何人知遠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福當何如今遣童子三百爲巡察四方官吏善惡各行果報

天下通行道釋章第六

眞君曰僧道出家名爲離業垢今世可駭縱入道場逆料施利之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或誇妻私窘穢德彰聞有負上聖救世之心如此等類慝劫不赦 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家名祖惠二十八爲長老祖稱禪師而不明本性罪福又多其伯景識之有女名逆眞年十八出適與其夫失

歡而回故家伯祖惠出入伯氏時或過宿與逆眞通姦其伯以一家無問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命大怒徑奏上蒼適遇雷公奏事奉命碎祖惠屍首於通衢拷其魂於鄷都地獄萬劫受罪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怪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爲獸道識之夫妻以閨門不肅各減壽一紀惡疾而終逆眞之姑中間知覺私受二百貫大風剪其鼻旦夕自截其鼻同亂倫怪獸使我至此伽藍土地以失申奏亦拘繫獄府日受鞭笞責以重罰黑氣二十四其中一道是僧道淫穢姦污上眞事一道是世人殺所生男女冤氣衝天其他皆罪惡所積今

B951
4
189282

通都大邑有敗禮之家或玉親或宗黨既出家者往來私家男女雜逕無間不知脩道壞俗俗壞俗道亂上天人倫背玉賞法天地震怒罪入經籍侮滅三教如此等罪何時可懺耶今遣飛天大聖統御鬼魔四十萬以雷公主之巡行四方日夕申奏如有亂教法者仰雷公便宜施行大道與佛初無負人而人自負之　壬申歲世人以誦經修行證道成佛者七千人甚自清心寡慾先修人事不犯人倫科戒積德累功諸惡不作然後得此今勸世人若能遵此六章行之乃可免禍而得福背吾所言天條不赦

眞君曰混沌未分吾統天地人之道自太極判吾與大道俱顯

吾上則替天行道下則濟度萬民故證斯果吾統天地人何神不攝何事不該何物不佑何罪不罰何祈不應何劫不定吾哀世人造惡不已或心生或口語或教人或自作罪則不足夜以繼之今大劫可駭不生悔心不覺不知流浪苦海生而害身滅家死後萬劫受罪作禽獸身昏昏默默永無出期深可悲哉每家各宜書寫此經一帙日夕瞻視依此六章修行每日侵晨誦四大天尊聖號及感應篇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不依此六章加意修行

或作或輟今日行明日廢人事既乖心田日暗雖口誦經而其心不悟是爲消天罪不容赦欽哉一違吾言斷不容恕詩曰爲官清正强修道愛老憐貧勝出家作事莫瞞天地眼自然心似白蓮花又曰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開時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爲意馬心猿當緊縛自然天地不相虧又曰心不明來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齊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終損壽積善修身蔭子孫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隲分明有遠在兒孫近在身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欺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燈中有火休添炭扇過涼時莫使風立心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又曰饒一著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寬險駒之易過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藏外道书（3）
作者=李一氓
页数=908
SS号=10482266
出版日期=